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五冊目次

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 （宋）汪元量撰 亡宋舊宮人詩一卷亡宋舊宮人詞一卷
水雲集附錄三卷 清乾隆三十年鮑氏知不足齋刻本 〇〇一
有宋福建莆陽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五卷 （宋）黄仲元撰 明嘉靖二十一年黄文炳刻本 〇六五
霽山先生文集五卷 （宋）林景熙撰 明天順七年呂洪刻本 一五八
真山民詩集四卷 （宋）真山民撰 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刻宋元詩四十二種本 二一二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 （金）元好問撰 附錄一卷 明弘治刻本 二三一

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

（宋）汪元量撰

亡宋舊宫人詩一卷亡宋舊宫人詞一卷

水雲集附録三卷

清乾隆三十年鮑氏知不足齋刻本

湖山類稾五卷水雲集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汪元量撰。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度宗時以善琴供奉掖庭。宋亡，隨三宮入燕，久之爲黃冠南歸，往來匡廬彭蠡間。元陳泰所安遺集中尚有送錢塘琴士汪水雲詩。泰延祐二年進士，則元量亦云老壽矣。其詩多慷慨悲歌，有故宮離黍之感。於宋末諸事，皆可據以徵信。故李鶴田湖山類稾跋稱其記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開元天寶之事記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云云。其品題頗當。惟集中醉歌一篇，記宋亡之事曰：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投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以本朝太后，直斥其名，殊爲非體。春秋責備賢者，於元量不能無譏。然元量以一供奉琴士，不預士大夫之列，而眷懷故主，終始不渝。宋季公卿，實視之有愧。其節槩亦不可及。筆墨之間，偶然失檢，視無禮於君者，其事固殊。是又當取其大端，恕其一眚者矣。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湖山類稾十三卷，水雲詞三卷，久失流傳。此本爲劉辰翁所選，祗五卷，前脫四翻，間存評語。近時鮑廷博因復採宋遺民錄，補入辰翁元序，合水雲集刻之。以二本參互校訂，詩多重複，今亦姑仍原本焉。

湖山類稾

知不足齋開彫

湖山類稾敘

杭汪水雲以布衣攜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爲太皇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銀鐺所爲之作拘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縶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清夜釋羈旅耶何其客之至此也琴本出于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雪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如出乎人間落乎天上殆泊與淡相遭而卒歸於無有其亦有足樂耶歸江南入名山著黃冠據槁梧以終又起而出乎江湖遁者名人勝士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悲恨嘆無不有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蹟凡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解其囊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余蓋不忍觀之孰不游也以琴遇少琴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計之而不勝其壹鬱也則復使之進琴焉廬陵須溪劉辰翁會孟書

湖山類稾卷之一

水雲汪　元量　大有　行吟
須溪劉　辰翁　會孟　批點

知不足齋正本

地動兵前草木挾風寒計窮但覺歸降易事定方
知進退難獻宅乞爲祈請使酣歌食肉愧田單

和徐雪江郎事

萬里起青烟旌旗若湧泉國家開氣數陵谷見推
遷避難渾無地偷生賴有天夜來聞大母已自納
降箋

二月初八日左丞相吳堅右
樞密使謝堂參政密

危江海蛟　母子悲
征詩

望海樓獨立

風吹腥氣滿樓臺獨倚闌干十二回天入
逝去雨昏吳市燕飛來旌旗閃閃千帆過簾幙重
重一笛哀惆悵玉環何處在海棠猶自向人開

吳山曉望

城南城北草芊芊滿地干戈已惘然燕燕鶯鶯隨
戰馬風風雨雨渡江船小儒愁劇吟如哭老子歌
闌醉欲眠一夜春寒花命薄亂飄紅紫下平川

同毛敏仲出湖上由萬松嶺過浙江亭

錢塘門外看新晴舞蝶游蜂沒一星風挾斷雲橫
北嶼烟隨飛雨度南屏蘇隄柳樹照波綠吳苑麥
苗連地青邂逅壽詩過嶺去鼓鞞聲震浙江亭

客感和林石田

細柳和烟舞溼雲落花隨水送歸春門東
應噪江上白鷗誰肯馴朱子不仁唐逆賊
誰漢忠臣離亭一笛悲風急君賦秦州

感慈元殿事

翠華扶輦出形庭蜜炬星繁天

上別熊羆從駕雨中行綠波森森浮三殿紫禁波
沈斷六更惟有過遭山似洛不堪回首淚縱橫

錢塘歌 此詩脫老杜題慶年中越王作又超出

錢塘江上龍光死錢王宮闕今如此白髮宮娃作
遠游漠漠平沙千萬里西北高樓白雲齊欲落未
落日已低古人不見今人去江水東流烏夜啼

別楊駙馬

去去馬空冀北行行鶴度遼東彈鋏三千客裏囊
錐十九人中杜子肯依嚴武孔融不下曹公南八
男兒如此殺身方是英雄

清明

避難不知寒食和愁又過清明都下紛紛躍馬湖邊恰恰啼鶯

讀史

餓死首陽二子偷生商嶺四翁劉項稱王稱霸關張無命無功

廢宅

王侯多第宅草滿玉闌干縱有春光在人誰看牡丹

越女

越女爲驅虜朝來攬鏡慵欲梳新墮馬忍

兵後登大内芙蓉閣宮人梳洗處

粲粲芙蓉閣我登雙眼明手拊沈香闌美人征美人未去時朝理綠雲鬟暮吹紫鸞笙美人既去時閣下麋鹿走閣上鴟梟鳴江山咫尺生烟霧萬年枝上悲風生空有遺鈿碎珥堆玉案空有金蓮寶炬錯落懸珠楹楊柳兮青青芙蓉兮冥冥美人不見空淚零錦梁雙燕來又去夜夜蟾蜍窺玉屏

醉歌 此十歌與江南野史

呂將軍在守襄陽十載襄陽鐵脊梁坐斷援兵無信息聲聲罵殺賈平章

援兵不遣事堪哀食肉權臣大不才見說襄樊投拜了千軍萬馬過江來

淮襄州郡盡歸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國母已無心聽政書生空有淚成行

六宮宮女淚漣漣事主誰知不盡年太后傳宣許降國伯顏丞相到簾前讀之墮淚

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忍見忍見

衣冠不改只如先關會通行滿市廛北客南人成買賣京師依舊使銅錢

北師要討撒花銀官府行移逼市民丞相伯顏猶有語學中要揀秀才人

湧金門外雨晴初多少紅船上下趨龍管鳳笙無韻調卻過戰鼓下西湖

南苑西宮棘露芽萬年枝上亂啼鴉北人環立闌干曲手指紅梅作杏花

伯顏丞相呂將軍收了江南不殺人昨日太皇請

茶飯滿朝朱紫盡降臣

賈魏公府

葛嶺當年宰相家游人不敢此行過柳陰夾道鶯成市花影壓闌蜂鬧衙六載襄陽圍已解三更骨港事如何棟梁今日皆焦土新有閭丁種火麻重門猶釘舊桃牌惆悵行人去不回萬種好花環曲徑一泓流水遶香階高臺已見胡羊走喬木惟聞蜀鳥哀籬外竹梅森似束鄰翁時剪作燒柴湖邊不見碾香車斷珥遺鈿滿路塗門逕風輕飛野馬亭臺火盡及池魚海棠花下生青杞石竹叢

邊出紫蘇卻憶相公游賞日三千衛士立階除

杭州雜詩和林石田 此數詩老杜秦州詩

石田林處士吟境靜無塵亂後長如醉愁來不爲貧飯蔬畱好客筆硯老斯人近法秦州體篇篇妙入神

先生忘富貴久客幸平安鬓已千莖白心猶一寸丹衣冠前進士家世舊郎官醉入烏程里吟登李杜壇

逃難藏深隱重逢出近詩乾坤一反掌今古兩愁眉我作新亭泣君生舊國悲向來行樂地夜雨走狐狸

蝎也吞聲哭潛行到水頭人誰包馬革子獨衣羊裘北面生何益南冠死則休百年如過翼撫掌笑孫劉

一春雲羃羃三月雨淋淋魚菜不歸市鶯花空滿林人行官巷口軍簇御街心老子猖狂甚猶歌梁甫吟

烽火來千里狼烟度六橋嶺寒蒼兕叫江曉白魚跳壯士披金甲佳人弄玉簫偶餘尊酒在聊以永今朝

有客腸回九無人髮握三關中新約法江左舊清談鐵騎來天北樓船過海南一枝巢越鳥八繭熟吳蠶

躡足封韓信剖心嗔比干河山千古淚風雨一番寒世指鹿爲馬人呼烏作鸞江頭潮洶洶城脚水漫漫

吟身春共瘦獨立望江亭越水荒荒白吳山了了青軍降欣解甲民喜罷抽丁拍碎闌干曲吞聲血淚零

天也今如此人乎可奈何臺邊西子去宮裏北人

過玉樹歌方息金銅淚已多旌旗遮御路舟楫滿
官河

此夕知何夕游船雜戰船山河空百二宮闕設三
千雨歇雲垂地潮平水接天惜哉無祖逖誰肯著
先鞭

陵廟成焦土宮牆沒野蒿亡秦皆趙李佐漢獨蕭
曹國子乘黃貴山人著白高飛埃猶黯黯逝水正
滔滔

靜看從衡士番成買賣兒禁中驚戰鼓城上出降
旗魏操非無漢唐淵不有隋從茲更革後寧復太

平期

偶出西湖上新蒲綠未齊攜來鯿縮項買得蟹團
臍問酒入新店喚船行舊隄亂離多殺戮水畔幾
人啼

天目絲絲雨江頭颯颯風鼓鞞千艇合刁斗萬家
同金馬僯焦土銅駝壓草叢杞天愁欲墮黑入太
陰中

日月往來轂乾坤生殺機江春蛟妾舞塞暖雁奴
歸遊旅詩添債愁城酒破圍如何秦相國昨夜鴆
韓非

如此只如此無聊酒一樽江山猶昨日笳鼓又新
元黑潦迷行路黃埃入禁門高亭山頂上百萬漢
軍屯

世變長椎髻時更短後衣魏庭翁仲泣唐殿子孫
非樹禿鴉爭集梁空燕自歸斷橋春已暮無賴柳
花飛

春去雨方歇水流花自飛人生螻蟻夢世道
衣日月東西驛乾坤闔闢扉斯令無二子空有首
陽薇 雜老杜詩中不辨

假途虞滅虢嘗膽越吞吳黑白一棋局方圓八陣

圖是翁猶矍鑠諸老自揶揄喟嘆投麟筆悲歌擊
唾壺

竟夕柴門掩無心接搢紳山中多樂事世上少全
人諸呂幾亡漢商翁不仕秦柴桑淺僻處亦有晉
遺民

天下愁無盡生前樂有涯文章一小技富貴總虛
花塵入金張宅草生王謝家可憐三月火不見八
姨車

休休休休休干戈盡白頭諸公雲北去萬事水東
流春雨不知止晚山相對愁呼童攜斗酒我欲一

登樓

送琴師毛敬仲北行 三詩似山谷

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

五里十里亭長短千帆萬帆船去來請君收淚向前去要看幽州金築臺

蘇子瞻喫惠州飯黃魯直度鬼門關今日君行淸淚落他年勛業勒燕山

吳兒

玉貌兒童淚盈把辮髮垂肩行酒斝將軍又去打

蘇州出門指使敎牽馬

苔林石田

南朝千古傷心事每閱陳編淚滿襟我更傷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傷心

浙江亭別客

諸公來此欲憑闌禿樹粘雲溼不乾小燕正嫌三月雨老鶯又愛一春寒樓頭呼酒盡情飲江上遇花隨意看貰怨人生有離別人生到此別離難

江上

大學諸齋掠秀才出門何處是金臺棣花風緊子規急楊柳烟昏黃鳥哀湖落湖生天外去人歌人哭水邊來推篷坐對吳山月幾度關門擊柝回

曉行 此情何以堪

癡坐靑窗待曉鐘背燈無語意無窮一家骨肉正愁絕四海弟兄如夢同西舍東鄰今日別北魚南鴈幾時通行行忍見御溝水流出滿江花片紅

淚盡詩盡

湖山類稿卷之一終

湖山類稾卷之二

水雲汪　元量　大有　行唫

須溪劉　辰翁　會孟　批點

北征

北師有嚴程挽我投燕京挾此萬卷書明發萬里行出門隔山嶽未知死與生三宮錦帆張粉陣吹鸞笙遺氓拜路傍號哭皆失聲吳山何青青吳水何泠泠山水豈有極天地終無情回首叫重華蒼梧雲正横

吳江

吳江潮水化蟲沙兩岸垂楊噪亂鴉舟子魚羹分宰相路人麥飯進官家莫思後事悲前事且向天涯到海涯回首尚憐西去路臨平山下有荷花

蘇臺

閭閻門外草如霜到此躊躇欲斷腸紅陣教成人已去黃池會罷事堪傷將雛野鹿銜枯蘚挾子宮烏噪夕陽越蠡扁舟渺無所五湖風浪白茫茫

虎丘

維舟與客訪興亡寺有殘僧說故王寶物已銷龍虎氣奎章猶射斗牛光爲妖塡女花藏墓說法生公月滿堂邂逅一樽歸路遠樵歌牧笛送斜陽

惠山值雨

惠山寺裏北人過古柏萋萋伐盡柯三世佛身猶破相一泓泉水亦生波山林雖樂元非樂塵世多魔未是魔舉似于人何以故坐聽閑看雨滂沱

晝溪酒邊

夜來飲酒醉如何酒醒方知事轉多趙國未衰廉藺在齊城將下酈韓過鵲飛月樹無依所龍入風江謾作波忽有好詩來眼底晝溪榔板唱漁歌

常州

渡頭風起柳搖絲丁卯橋邊屋已稀河草青青淮馬健江花冉冉海鷗肥一樽酒對三人飲八字帆分兩岸飛天末有人難問訊仲連東去不須歸

重游甘露寺

小留甘露莫開船我欲題詩寄佛軒犬下脩廊迎宿客僧歸曲巷背樓門梅邊拂石安棊局竹外鳴琴薦酒尊卻憶市朝無事日笙歌日日醉昏昏

多景樓

多景樓中晝掩扉黃梁不敢住烏衣禪房花木兵燒殺佛寺干戈僧怕歸山雨欲來淮樹立潮風初

起海雲飛酒尊未盡登舟急更過金焦看落暉

金山

楊柳隄邊看渡船金山山上訪金仙一江風起塵揚海兩岸潮來浪拍天龍化老人頻問法狐爲少婦竊聽禪此機何與書生事且借方牀熟晝眠

焦山

焦山寺裏白雲堆百尺危樓百尺臺持咒聖僧漂海去尋詩閒客渡江來雷轟古樹蛟公出日轉虛簷燕子回桉上楞嚴都好在昆明又見有新灰

京口野望

傷岸人家插酒旗受降城下客行稀南徐白晝虎成陣北固黃昏鴉打圍亂後江山元歷歷愁邊楊柳極依依櫂歌漁子無些事網得時魚換酒歸

揚子江

揚子津頭客子愁孤舟欲渡意綢繆蛟龍洶洶爭新穴鷗鷺輕輕下故洲水捲岸沙連地去風掀江浪接天流試披陸羽圖經看洗鼎煎茶更少留

揚州

江都王氣逐浮漚舊說維揚第一州銀燭夜攢喧鳳吹金鞍曉織衙龍舟綠蕪城上軍聲合紅藥階

前客淚收雲散月明天在水誤疑身世落瀛洲

淮安水驛

薄莫舟維楊柳隄手攀楊柳立多時漢兒快意歌荷葉越女含愁舞柘枝月溼江花和露泣潮搖淮樹帶風悲長亭一夜渾無寐與客傳盃更和詩

邳州

身如傳舍任西東夜榻荒郵四壁空鄉夢漸生燈影外客愁多在雨聲中淮南火後居民少河北兵前戰鼓雄萬里別離心正苦帛書何日寄歸鴻

徐州

白楊獵獵起悲風滿目黃埃漲太空野壁山牆彭祖宅廢花荒草項王宮古今盡付三杯外豪傑同歸一夢中更上層樓見城郭亂鴉古木夕陽紅

戲馬臺

臺空馬盡始知休枳棘叢邊鹿自游泗水不關興廢事佛龕空鎖古今愁風吹野甸稻花晚雨暗山城楓葉秋欲弔英靈何處在髑髏無數滿長洲

燕子樓

樓頹瓦解草如氈燕子不來風獵獵倚筇搔首重徘徊野花叢裏飛蝴蝶

呂梁

呂梁三十仞縣水莫知源雨歇山如沃波狂岸欲翻黃雲撲古寒青草織平原最是關情處秋霜一夜猿

歌風臺

百尺荒臺禾黍悲沈思往事似輪飛洛中車駕秦皇去沛上風雲漢帝歸鷹入寒榆銜鴈陣鵲穿城樹破鴉闌東徐多少英雄恨覇輿行人歇是非

觀魚臺

高臺留古跡不見隱公游白日悲風起淸河逆水流潛魚投別浦狡兔據荒丘應笑臧僖伯何如諫得休

東平官舍

曉鞭驛馬入東州瘦骨稜嶒怯素秋天地不仁人去國江山如待客登樓市沽昏酒難爲醉座咽胡笳易得愁日暮悲關窮目力一行征鴈塞邊頭

通州道中

一片秋雲妬太虛窮荒漠漠走羣狐西瓜黃處藤如織北棗紅時樹若屠雪塞擣砧人戍遠霜營吹角客愁孤幾回兀坐穹廬下賴有葡萄酒熟初

幽州會同館

六花飛舞下天衢萬里羈人心正孤收拾碎甎砌煖炕掘穿平地結寒爐行廚日給官中粟遞驛時供塞上酥忽報傳宣雙勅使玉門今欲試齊竽

黃金臺和吳實堂韻

把酒上金臺傷心淚落杯君臣難再得天地不重來古木巢蒼鶻殘碑枕碧苔倚闌休北望萬里起黃埃

幽州歌

漢兒辮髮籠氈笠日暮黃金臺上立臂鷹解帶忽放飛一行塞鴈南征急

御宴蓬萊島

曉入重闈對冕旒內家開宴擁歌謳駝峯屢割分金盌馬嬭時傾泛玉甌禁苑風生亭北角寢園日轉殿西頭山前山後花如錦一朵紅雲侍輦游

幽州寒食游江鄉園

曉出城南信杖藜江鄉小圃有花開伶倫妓女騎驢去頂笠僧官躍馬來幾架秋千紅嫋娜數行簫管綠低徊隔河小艇人歌舞搖蕩春光不肯回

登薊門用家則堂韻

薊門高處小凝眸雨後林巒翠欲流車笠自來還自去笳簫如怨復如愁珍珠絡臂誇燕舞紗帽蒙頭笑楚囚忽憶舊家行樂地春風花柳十三樓

燕山送黄千戸之盱江

萬里關河道路迂出門一笑意何如來時雨雪侵駝褐歸日風霜驕騶車玉座嘗聞黄石策金臺榮拜紫泥書野人無以效芹獻一斗酒邊雙鯉魚

盧奉御自上都回見訪

詩人騎馬接官回解后居庸懷抱開冷地不禁風聒聒炎天長見雪堆堆昨宵我夢中南去今日君從直北來說盡窮陰無限事呼童攜酒上金臺

筠溪王奉御寄詩次韻呈厓松盧奉御

新詩嘗遠寄客路不勝秋同谷歌臣甫新豐醉客周君今嫌作吏我已厭封侯何日西湖曲紅船上下游

幽州秋日聽王昭儀琴

瑤池宴罷夜何其拂拭朱絃落指遲彈到急時聲不亂曲當終處意尤奇雪深沙磧王嬙怨月滿關山蔡琰悲羈客相看默無語一襟愁思自心知

薊北春望

江南二月蕨筍肥江北客行殊未歸怕上西樓酒鄉淚東風吹雨溼征衣

燕歌行

北風刮地愁雲彤草木爛死黄塵蒙撾鞞伐鼓聲鼕鼕金鞍鐵馬搖玲瓏將軍浩氣吞長虹幽并健兒膽力雄戰車軋軋馳先鋒甲戈相撥聲摩空雁行魚貫彎角弓披霜踏雪度海東關血浸野吹腥風捐軀報國効死忠鼓衰矢竭誰收功將軍卸甲入九重錦袍宣賜金團龍天子錫宴蒲萄宮烹龍炰鳳割駝峯紫霞激灔琉璃鍾天顏有喜春融融乞與窮兜雙芙蓉虎符腰佩官爵崇歸來賀客皆

王公戟門和氣春風中美人左右如花紅朝歌夜舞何時窮豈知沙場雨溼悲風急冤魂戰鬼成行泣

秋日酬王昭儀

愁到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黄金臺隗少知己碧玉調湘客好音萬葉秋風孤館夢一燈夜雨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語勁氣蕭蕭入短襟

平原郡公夜宴月下待瀛國公歸寓府

春事闌珊夢裏休他鄉相見淚空流柳搖楚館牽

新恨花落吳宮憶舊游渴想和羹梅已熟飢思進
飯麥初收瀛洲歸去琅玕長月朔風薰十二樓

燕山九日

九日淒涼戲馬臺龍山高會亦塵埃天翻地覆英
雄盡暑往寒來歲月催人隔關河歸未得客逢時
節轉堪哀十年舊夢風吹過忍對黃花把酒杯

幽州雪霽翰林諸公分韻得明字

寒雪初晴冷氣清地爐火活漸春生嬾騎
人戶滿酌肥羔朝帝京屋破玉川貧亦樂
鳩貴何榮道心自得鍾儀趣一操南音

庚辰正月旦早朝呈留忠齋

庭燎明如晝金壺漏水平爐烟搖曉色欄
聲三祝聖人壽一忠臣子情新元奏封事
蒼生

妾薄命呈文山道人

妾初未嫁時晨夕深閨中年當十五餘顏色如花
紅千里遠結婚出門山重重與君盛容飾一笑開
芙蓉君不顧妾色劍氣干長虹耿耿丈夫
天下雄結髮未逾歲倏然各西東妾獨
養姑與翁姑翁去年春長夢隨飄風思君
青信安可通諒無雙飛翼焉得長相從自服嫁時
衣荊釵淡爲容誓以守貞潔與君生死間君當立
高節殺身以爲忠豈無春秋筆爲君紀其功
文山集杜句和韻云靖陳初亂時哭廟灰燼中落日照大旗雲淡爲之紅本朝再樹上乘輿安九重惜哉瑤池飲禍戀綉芙蓉翠華蒙塵飛影若揚白虹丈夫誓許國人馬皆自雄南游炎海句編造石城東稍合社稷安萬里狎魚翁虜騎速如鬼一一灰悲風魂斷蒼梧帝淒涼信不通壯士血相覷征伐聽別從中夜問道歸咫尺或未容豈知英雄士古來倜儻同平生白羽扇蹉此功小忠再光中與業何人第一功

幽州送景僧錄歸錢塘

天目山前景老禪長安傳法舊沙門十年不見身
爲累萬里相逢舌尚存漠漠塵埃凝破衲淒淒風
露襲歸轅到家定有秋光在報答黃花滿故園

冬至日同舍會拜

燕市人爭看秀才團欒此日會金臺蒲萄酒熟澆
駝髓蘿蔔羹甜煮鹿胎硯筆寂寥茶酒淚管絃嗚
咽自生哀雪寒門戶賓朋少且撥紅爐守泰來

自笑

釋氏掀天官府道家隨世功名俗子執鞭亦貴書
生無用分明

斡魯朵觀獵

黑風滿天紅日出千里萬里棲寒烟快鷹已落薊水畔獵馬更在燕山前白旄黃鉞左右繞璧房殿帳東西旋海青眇然從此去天鵝正墜陰崖巔

幽州月夜酒邊賦西湖月

西湖月光皎潔曾照錢王九重闕錢王歌舞戀春風月亦有情光不歇一朝歌舞成塵土斷礎荒宮走狐兎月亦傷心不肯明人亦吞聲淚如雨西湖月幾度圓幾度缺人生南北岐路多幾度相逢幾度別去年月圓時我在西湖十里荷花香月吞酒巵今年月缺時我在燕山萬里來酒

招月來勸月酒一杯我酒飲盡飲胡爲乎來哉停杯問月月變色嫌窄人生如白駒之過隙若不痛飲眞可惜物如流水何如月照金樽裏首陽二子忍工盜跖成螻蟻我有長鯨吸川口倒挽銀河添我酒我酒千年飲不乾月光與我長相守酒酣拔劍斫地歌錢王宮闕生白波西湖月光更多有酒不飲將如之何

瀘溝橋王昭儀見寄回文次韻

溝水瀘邊落木疎舊家天遠寄來書秋風冷驛官

行未夜月虛牕客夢初流鴈斷鴻飛曠野舞鸞離鶴別穹廬裘貂醉盡一樽酒愁散方知獨上車

幽州除夜

十年旅食在天涯到處身安只是家雪塞春回鄒衍律霜營寒入禰衡撾壺傾卯酒杯浮粟廚出辛盤飣蔟花奴僕不須喧鼓吹恐驚櫪馬與林鴉

關山月

關山月關山月東邊來西邊沒夜夜照關山多戰骨男兒莫去學弓刀女兒莫嫁關山母啼送爺去當軍今年妻啼送夫去當

老妻年少養子嫁夫不得力關山月關山月見月圓月月見月缺萬里征夫淚流血將軍大羽箭沙場格鬬無休歇誰最苦兮誰出戍當門戶只今頭白未還鄉母死妻亡業無主關山月關山月生離別死離別爺娘妻子顧不得努力戎行當報國

出居庸關

平生愛讀書反被讀書誤今辰出長城未知死何處下馬古戰場荊榛莽回互群狐正從橫野梟號古樹黑雲滿天飛白日翳復吐移時風揚沙人馬

俱失路躊躇默吞聲聊歌遠游賦

長城外

飲馬長城窟馬繫木枯竭水竭將奈何馬嘶不肯歇君看長城中盡是骷髏骨骷髏幾千年猶且未滅沒空銜千年冤此冤何時雪祖龍去已遠長城久迸裂嘆息此骷髏夜夜泣秋月

寰州道中

窮荒六月天地有一尺雪孤兒可憐人哀哀淚流血靑作不忍啼尸坐愁欲絕鼙鼓夜達明角笳競於邑此時入骨寒指墮膚亦裂萬里不同天江南正炎熱

李陵臺

伊昔李少卿築臺望漢月月落淚從橫悽然腸斷裂當時不愛死心懷歸漢闕豈謂壯士身中道有摧折我行到寰州悠然見突兀下馬登斯臺臺荒草如雪妖氛靄冥濛六合何恍惚傷彼古豪雄淸淚泣不歇吟君五言詩朔風共嗚咽

蘇武洲氈房夜坐

明發敵帳房冷氣逆將入飢鷹傷人飛瘦馬對人立禦寒披貂裘蒙頭帽氈笠淒然絕火烟陰雲壓身溼賴有葡萄醅借煖敵風急

居延

憶昔蘇子卿持節入異域淹留十九年風霜毒顏色嚙氈嘗牧羝跣足涉沙磧日夕思漢君恨不生羽翼一朝天氣淸持節入漢國亂子生別離回視如塊礫丈夫抱赤心安肯淚沾臆

昭君墓

一昔王昭君遠嫁單于去上馬出宮門琵琶語如訴昔爲漢宮妃今作胡虜婦別來歲月深竟入泉下路還知身後名靑草覆孤墓

開平雪霽

雪霽山崔嵬平荒絕人跡獵獵大風寒杳杳遠天碧腐儒策蹇驢覓句繞沙磧一吟三徘徊日卓人影直孤鴻雲中來對我聲嚦嚦迺知晴天好物類各有適頃刻片雲生雪花大如席偉哉復偉哉造物眞戲劇

天山觀雪王昭儀相邀割駝肉

北征已十年壹鬱悲局促拄杖看天山雪光皎如玉滿目鷂鷹飛晴天獵鴻鵠羈人竈無炊竟夕囂其腹美人塞邊來邀我分豆粥手持并鐵刀欣然

割駝肉勿誚草堂翁一飽死亦足

草地

齷齪復齷齪昔聞今始見一月不梳頭一月不洗面飢則嚼乾糧渴則嚥雪片困來臥氈房重裘頗相戀故衣連百結蟣蝨似珠串平明獵陰山鷹犬逐人轉呱呱凍欲僵老娃淚如霰忽有使臣來宣賜尚方饍

開平

冷霰撒行車呻吟獨搔首須臾大如席風卷半空走毋子鼻酸辛依依自相守書生倒行囊樽酒暫時借溫和耳熱豈長久萬木舞陰風言語冰在口氈房耿無眠兀兀聽刁斗

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

少年讀杜詩頗厭其枯槁斯時熟讀之始知句句好書生挾蠹魚流行萬里道朱顏日以衰元髮日已老耿耿不囘腳寧方自爲皂舉目無寸覩憂傷入懷抱炎天冷如冰磧地不生草我馬跑沙石我飢面蒼昊人馬不相離凍死俱未保何當囘白日陰雲盡一掃

陰山觀獵和趙待制回文

閱獵看人放海青黑山峽口路交橫飛鴻山澤兵天遠去馬風寒雪塞平歸客北邊關柝擊過軍西畔寨燈明巍巍殿帳氈房煖衣鐵冷笳更鼓鳴

萬安殿夜直

鳳銜紫詔下雲端下拜明良際會難金闕早朝天表近玉堂夜直月光寒宮衣屢賜恩榮重御宴時開禮數寬卻憶玄都人去後桃花零落倚闌干

送張舍人從軍

大笑出門去誰能筆硯因卜年渾不調萬里欲先侯衰犇吾將老飛揚子未休他年身退遁肯伴赤松游

文山丞相丙子自京口脫去變姓名作清江劉洙今日相對得非夢耶

昔年變姓走淮濱虎豹從橫獨愴神青海茫茫迷故國黃塵黯黯泣孤臣魏睢張祿夢中夢越蠡陶朱身後身今日相看論往事劉洙元是姓文人

讀文山詩藁

一朝禽獬海孤影落窮荒恨極心難雪愁濃鬢易霜燕荆歌易水蘇李泣河梁讀到艱難際梅花鐵石腸

送張總管歸廣西

燕玉成行把酒卮酒卮未盡卽言離賓鴻冒雨回峰日旅燕衝風過海時棹撥蓼灣秋研膾劍飛梅嶺夜吟詩明年有約重來否一騎紅塵貢荔枝

過河所歷如賦史傳可喜可喜

湖山類稾卷之二終

湖山類稾卷之三

水雲汪 元量 大有 行唫
須溪劉 辰翁 會孟 批點

易水

蘆葦蕭森古渡頭征鞍卸卻上孤舟烟籠古木猿啼夜月印平沙鴈叫秋砧杵遠聞添客淚鼓鞞纔動起人愁當年擊筑悲歌處一片寒光凝不流

北嶽降香呈嚴學士

萬里溟濛起戰埃翩翩勒馬出金臺同君遠使山頭去如朕親行嶽頂來野廟橫斜拔老樹古碑顛倒枕荒苔瞻天只有丹心在香篆爐熏達九垓

太華峯

華山山木亂紛紛鐵鎖垂垂裊裊猿石齒齒前光爍爍壁巖巖後勢奔奔奇奇怪怪雲根聳鬱鬱葱葱霧氣昏上上上上頭仍上上最高高處有乾坤

商山廟

寒柏枯松枕廟門獨瞻遺像酹清尊紫芝奕奕浮香氣碧草纖纖沒燒痕羽翼已成猶有說腹心相視更何言高歌一曲歸來隱靜看山禽哺子孫

孟津

寒蘆風颯颯時節近昏黄木脱千山瘦江空一水長雲高鵬北運天潤鴈南翔讀盡焚舟賦持觴酹子桑

少室山

巖巖路徑入空濛中有幽人舊日宮野草敗垣供暮雨斷碑古木管秋風山川融結千年秀天地包籠一世雄從此不須高索價高名過眼總飄蓬

天壇山

我登天壇山洒然清吟目睪峯如兒孫羅列三十六支藤陟會嶺中有少室屋山人化飛仙庭除生

苜蓿古碑野火燒剝落字難讀雛鹿臥幽岩孤鳥響空谷解鞍小遲留偸閑半日足長嘯歸去來題詩紀幽獨

阿房宮故基

祖龍築長城雄關百二所阿房高接天六國收歌女跨海覓仙方蓬萊眇何許欲爲不死人萬代秦宮主風吹鮑魚腥玆事竟虚語乾坤反掌間山河淚如雨誰憐素車兒奉璽納季父楚人斬關來一炬成焦土空餘此餘基千秋泣禾黍

洛陽橋

日西來到洛陽城下馬橋邊信步行紅紫已無花爛熳青黄只有草從横風吹渭水秋砧急月滿秦川夜柝清我醉欲眠眠不得更聽人唱楚歌聲

馬嵬坡

霓裳驚破出宮門馬上香羅拭淚痕到此竟爲山下鬼不堪鞞鼓似招魂

北邙山

芒芒北邙山高墳盡無主惟有石麒麟相向立秋雨

天津橋

白楊獵獵柳青青怒浿高低不肯平一自堯夫分手後更無人聽杜鵑聲

華清池

一夜春寒事可知海棠無地避風吹溫泉自向東流去不管飛紅出禁池

終南山館

夜涼金氣轉淒其正是羇孤不寐時千古傷心南渡曲一襟清淚北征詩霜凝鞞鼓星横劍風卷旌旗月滿卮旅鴈已離榆塞去帛書搖曳過江遲

函谷關

西風吹我度函關古甃泉聲靜白閣老子騎牛沙上去仙人化鶴苑中還斷壓木脫縣殘日絕域雲橫失好山舊說度關朱顏客一聲雞唱翠微間

潼關

蔽日烏雲撥不開昏昏勒馬度關來綠蕪遲路人千里黃葉郵亭酒一杯事去空垂悲國淚愁來莫上望鄉臺桃林塞外秋風起大漠天寒鬼哭哀

秦嶺

峻嶺登臨最上層飛埃漠漠草稜稜百年世路多翻覆千古河山幾廢興紅樹青烟秦祖隴黃茅白

葦漢家陵因思馬上昌黎伯回首雲橫淚溼膺

藍田

寒更客起卷花氈又勒青驄過玉田一劍歸心千澗外十分秋思兩峯前藍關月冷猿啼木秦嶺風高鴈貼天北望茂陵應咫尺髑髏沙白草芊芊

嵩山　二詩好

客行天地中嵩峯何突兀烏道阻且脩馬煩行復歇一入玉女窗便覺幽興發好鳥鳴嚶嚶細草亂如髮石城陰青松瓊壁白噴雪中有神聖居飛甍半摧折寶繪翳苔莓古碑字亦滅莫辯千載事焉能踏仙轍徒有感慨復脈脈淚不絕行行太室峯秋聲若鳴鏑流目矚崎嶇蓬萊應咫尺上有神仙區下有穆王宅徘徊復徘徊泫然感疇昔八駿不重來秋山空月白安得會瑤留共作瑤池客

七月初七夜渡黃河

長河界破東南天怒濤日夜如奔川此行適逢七月夕妖氛散作空中烟牛郎織女涉清淺支機石上今何年揚帆一縱萬里目身世恍若槎中仙仰看銀河忽倒瀉月明風露何娟娟狂來拔劍斫河

水欲與祖逖爭雄鞭扣舷把酒酹河伯低頭細看河清漣平生此懷良已久到此欲說空回旋嗟予不曉神禹意咫尺雷雨心茫然

汴都紀行

尋僧入相國寺領客過太師橋行到汴隄西畔柳陰陰處魚跳

夷山醉歌　二詩甚宕

楚狂醉歌歌正發更上梁臺望明月朔風獵獵吹我衣絕代佳人皎如雪撾鞨鼓彈箜篌烹羊宰牛坐糟丘一笑再笑揚清謳遙看汴水波聲小錦欄

忘還事多少昨日金明池上來艮嶽淒涼麋鹿遊
麥青青黍離離萬年枝上鴉亂啼二龍北狩不復
返六龍南渡無還期金銅淚迸露盤澀晝闌桂柱
酸風急鳩居鵲構著隼人蛇出燕巢白狐立東南
地陷妖氛黑雙鳳高飛海南陌吳山日落天沈沈
母子同行向天北關河萬里雨露深小儒何必悲
苦辛歸來耳熱忘頭白買笑揮金莫相失呼奚奴
吹篳篥美人縱復橫今夕復何夕楚狂醉歌歌欲
輟老猿為我啼竹裂
嗚呼再歌兮花滿臺好月為我光徘徊人生在世

不滿百紛華過眼皆成灰夷山青青汴水綠西北
高樓咽絲竹美人十指纖如玉為我行觴歌一曲
合宮嚼徵當窗牖露腳斜飛溼楊梛就中有客話
陳橋如此山河落人手客且住聽我語楚漢中分
兩丌上七雄爭戰總塵埃三國鶯花消無上咸陽
宮殿不復都華清池沼溫泉枯世間興廢奔如電
滄海桑田幾回變人生得意且盡歡何須苦苦為
高官人生有命且行樂何必區區嘆牢落遮莫金
章與玉珂何如桐江披釣蓑遮莫貂蟬貴此身何
如柴桑漉酒巾君不見海上看羊手持節飢來和
雪和氈嚙又不見飯顆山頭人見嗤愁吟痛飲真
吾師美人美人勸我酒有客有客聽我歌須臾客
醉美人睡我亦不知天與地嗚呼再歌兮無人聽
月白落兮酒未醒

濟瀆

玉簡投潭洞金樽出石隈龍光蟠窟宅簪氣結樓
臺吞地風雷起掀天雨雹來人間為濟瀆水底即
蓬萊

孔子舊宅

本出天家一瓣香著鞭東魯謁靈光堂堂聖像垂

龍衮濟濟賢生列鳳行屋壁詩書今絕響衣冠人
物只堪傷可憐杏老空壇上惟有寒鴉噪夕陽

泰山

勅使聯鑣上翠岑飛泉躍澗吼雷音凌高一覽知
天遠迂曲千蹊覺洞深龍蟄滄溟蛟舞壑梟橫碧
落鳳歸林山靈護得神居在苔蝕秦碑古樹陰

降香回燕

一從得旨勒馬出幽燕起河北與河南一萬九千
里

大元皇后游蓬萊島

午夜紅雲滿太清曉來王母下瑤京日從萬歲山頭出人在九重天上行

太皇謝太后挽章

羯鼓喧吳越傷心國破時雨闌花灑淚烟苑柳攢肴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舊臣相弔後巢月墮燕支

大漠陰風起羈孤血淚懸忽聞天下母已赴月中仙哀樂浮雲外榮枯逝水前遺書乞骸骨歸葬越山邊

青陽提刑哀些

提刑辭宋國奉使到燕都入貢能全璧懷歸不獻圖看羊居北海化鶴返西湖楚客歌哀些臨棺奠酒壺

女道士王昭儀仙游詞

吳國生如夢幽州死未寒金閨詩卷在玉案道書閑苦霧蒙丹旐酸風射素棺人間無葬地海上有仙山

平原郡公趙福王挽章

大王無起日草木盡傷悲生在太平世死當離亂時南冠流遠路北面幸全屍舊客行霜霰呼天淚溼麾

文山道人事畢壬午臘月初九日

厓山禽得到燕山此老從容就義難生愧夷齊尚周粟死同巡遠只唐官雪平絕塞魂何往月滿通衢骨未寒一劍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與人看

瀛國公入西域為僧號木波講師

木老西天去袈裟說梵文生前從此別去後不相聞忍聽北方雁愁看西域雲永懷心未已梁月白紛紛

全太后為尼

南國舊王母西方新世尊頭顱歸妙相富貴悟空門傳法優婆域誦經孤獨園夜闌清磬罷趺坐雪花繁

幽州會飲

客路相逢在異鄉佐尊先得杜韋娘舞迴錦臂花爭艷醉吸金波月闕光他日未忘今日樂老年須記少年狂五陵游俠休相笑歸去奚奴有錦囊

余將南歸燕趙諸公子攜妓把酒餞別醉中作把酒聽歌行二詩有氣魄

君把酒聽我歌君不見陌上桑鶉奔奔兮鵲彊彊

高堂今夕燈燭光燕姝趙女吹笙簧君把酒聽我歌美人美人美如此傾城傾國良有以周惑褒姒烽火起紂惑妲己賢人死君把酒聽我歌漢家之亂呂太后唐家之亂武則天魏公銅臺化焦土隋煬月殿成飛烟君把酒聽我歌美人美人色可食美人美人笑可愛美人命薄爭奈何美人色衰相棄背美人一笑難再得美人絕色今何在君不見馬嵬坡下楊太真天生尤物不足珍得及唐虞九婦人千古萬古名不滓

我把酒聽君歌美人婥約花灼灼月照金樽光綽約有酒有歌君亦愁把酒聽歌君亦樂我有鸚鵡杯君有鸕鷀杓一杯一杯復一杯酒盡還沽共君酌我把酒聽君歌天不荒地不老人生百年休草草對花對酒且高歌蓋世功名亦枯槁滿堂金玉守者誰萬事何如酒杯好君不見巢父許由空洗耳伯夷叔齊空餓死范蠡扁舟挾西子五湖風浪兼天起又不見相如懷璧空歸來廉頗善飯何壯哉謝安攜妓入東山蒼生望霖雨乾把酒勸君飲請君爲我歌燕昭築臺金滿地郭隗登臺多意氣劉琨夢裏起聽雞班超萬里封侯歸君不見浣花溪頭老翁哭白首爲儒守茅屋

出自薊門行

出自薊門行行望天北何處愁殺人黑風走沙石華裾者誰子意氣萬人敵金鞍鞁白馬奮飛虎生翼書生爾何爲不草相如檄徒有經濟心壯年已斑白

涿州

瀘溝橋下水泠泠落木無邊秋正清牛馬亂鋪黃帝野鷹鸇高磨涿州城柳亭日射旌旗影花館風傳鼓吹聲歸客偶然舒望眼酒邊觸景又詩成

眞定官舍

使君數問夜如何燈燭高張照綺羅白酒千杯澆客醉紅粧一面惱人多風烟漠漠庭前樹霜月娟娟沼内荷驛吏出門相語及城南便是滹沱河

雲臺

荒亭駐馬酌金罍風卷黃埃丑上來滿地山河無漢業趙州留得古雲臺

比干墓

衛州三十里荒墩草無數忽聽路人言此葬比干處下馬拊石碑三歎不能去斐然成歌章聊書墓

頭樹我弔比干心不弔比干墓世間賢與愚同盡
成黃土斯人亦人爾千千萬萬古

封丘

今夜宿封丘明朝過汴州雲横遮遠塞水落見長
洲樹折鶉初刹藤枯瓜未收傾囊沽一斗聊以慰
羈愁

花石綱

假山雖假總非真未必中間可隱身若使此山身
可隱上皇不作遠行人

西游諸詩如窮險積雪萬馬折關又如灞陵
風雪中驢子上覓句果然果然

湖山類稿卷之三終

湖山類稿卷之四

水雲汪　元量　大有　行唫
須溪劉　辰翁　會孟　批點

揚州

重到揚州十載餘畫橋雨過月模糊后皇廟裏花
何在煬帝隄邊柳亦枯跛麥青青嘶亂馬城蕪冉
冉落萃烏人生聚散愁無盡且小停鞭向酒罏

金陵

只見空城不見臺客行搔首重徘徊風雲舊日龍
南渡宇宙新秋鴈北來三國衣冠同草莽六朝宮
殿總塵埃交游相見休相問把手江頭且一杯

鳳凰臺

草沒高臺鳳不游大江日夜自東流齊梁地廢鴉
千樹王謝家空蟻一丘騎馬僧爭淮口渡捕魚人
據石頭洲玉簫聲斷悲風起不見長安李白愁

石頭城

石頭城上小徘徊世換僧殘寺已灰地接汴淮山
北去江吞吳越水東來健魚奮擬驚鮫鬬快鶻飄
身獵鴈回一片降旗千古淚前人留與後人哀

采石

夜泊青山下江空不受塵只看波底月便是謫仙人

凌歊臺

百尺凌歊事已非古碑巖畔上苔衣禁園風暖草爭發廢殿雨寒花亂飛海北天高鵰得運江南春盡鴈知歸三千歌舞今何處惟有姑溪遶翠微

烏江

平生英烈世無雙渶騎飛來肯受降早與虞姬帳下死不教戰血到烏江

胥港

搏徒無計解其紛夜半鳴鉦潰萬軍胥港朔風掀惡浪吳山寒日駐愁雲周褒嫡已終亡國孟德欺孤忍負君大木已顛天柱折錢塘江上鴈成羣

星子驛別客

星江彼此繫行舟我向南州君北州彭澤初歸元亮醉沙場遠使子卿愁人生離合花間蝶世事浮沉柳外鷗明日沾襟各分手相思何處倚高樓

豫章驛

豫章門外盡青原高閣臨江昔尚存鶯舌澗翻嘲鶴靜鷗心恬淡厭蛙喧綠波淼淼投書渚翠竹森森寫韻軒約客不來人已遠滿天風雨又黃昏

臨川水驛

羊角山高鎖戰塵春風吹草綠孤城鵲巢遜與鳩夫婦燕幙能容鴈弟兄今古廢興棋一著萍蓬聚散酒三行悲歌曲盡故人去笛響長江月正明

歲暮過信州靈溪

不彈長鋏嘆無車獨倚枯笻面碧虛兵破鄉村人仕少火燒橋道客行疎雲低天濶鷹呼隼木落溪喧獺趁魚東鶩西馳歸未得明朝又是歲將除

三衢官舍和王府教

十年牢落走窮荒萬里歸來行路長坐上佳賓能鼓瑟窗前細雨好燒香武淹某澤常思漢甫寓鄜州只念唐秉燭相看真夢寐夜闌無語意茫茫

釣臺

灘沙疊疊是潮痕古木蒼然叫斷猿此老不干天子貴故人方訝布衣尊雨甜春水魚龍動風暖寒林鳥雀喧我恰扁舟臺下過樹花香處月黃昏

錢塘

躑躅吞聲淚暗傾杖藜徐步浙江行青蕪古路人烟絕綠樹新墟鬼火明事去玉環沈異域愁來金

盌出佳城十年草木都糜爛留得南枝照淺清

浙江亭和徐雪江

朱甍突兀倚雲寒潮打孤城寂寞還荒草斷烟新
驛路夕陽古木舊江山英雄聚散闌干外今古興
亡欸乃間一曲尊前空擊劍西風白髮淚斑斑

答林石田見訪有詩相勞

偶攜降幟立詩壇剪燭西窗共笑歡落魄蘇秦今
席煖猖狂阮籍尚氈寒山中客老千艱白海上人
歸一寸丹世事本來愁不得乾坤只好醉時看

孤山和李鶴田

湖上悲風舞白楊英雄凋盡只堪傷花飛廢苑憐
銅馬草沒荒墳臥石羊人在醉中春已晚客於愁
處日偏長林西樓觀青紅溼又逐僧官燕梵王

湖山堂

高堂寂寞爭開門草沒頹牆竹滿園雨過湖天籠
白晝雲歸山市鎖黃昏忘機今古鷗來往說夢興
亡燕語言行盡六橋吟更好萬松嶺上一聲猿

答徐雪江

十載高居白玉堂陳情一表乞還鄉孤雲落日渡
遼水匹馬西風上太行行橐尚留官裏俸賜衣猶

帶御前香只今對客難爲答千古中原話柄長

歌樓感事

昔年同輦看花仙此日登樓籍妓員恩賜舞衣香
未歇御書歌扇墨猶鮮碧尖翠翼金釵滑紅雪翩
翩玉珮圓御把向來供奉曲酒邊對客續朱絃

九日次周蓑山

杜陵清瘦不禁寒白髮蕭蕭强笑歡階下決明難
獨立庭前甘菊好誰看一錢留得囊羞澁九日沾
來酒帶酸御憶大明朝謁罷紫萸擎出賜千官

寄李鶴田

文江別後又三年別後三年詩幾篇老去莫思身
外事命窮甘作飲中仙天陰雨溼龍歸
輕鶴在田回首西湖湖上路新蒲細柳爲

讀李鶴田錢塘百詠

南浦亭邊話別時孤舟東下浙江湄偏將越國千
年事吟作錢塘百詠詩無火可能燒券卓有刀恨
不斬高斯五陵佳氣飛揚盡淚灑西風兩鬢絲

宮人爲尼

白髮今如此無依實可憐聖恩空昔想佛相又新
圓鏡曉容顏別鐘昏夢寐懸百年心上事懷古淚

漣漣

重訪馬碧梧

萬里遠行役十年良可哀前輩古風在故人今兩
來絕口不言事挽鬚惟把杯種得碧梧樹春風花
自開

別章杭山

抱琴曾北鄉彈鋏復南圖李泌游衡嶽知章賜鑑
湖杜頭仙是鶴濠上子非魚此夜同聯鼎他年莫
寄書

曾平山招飲

老貌不隨俗固窮而隱居一塢百竿竹八窗千卷
書酌以旋䓊酒薦之新鯽魚興盡出門去晚涼山
雨餘

東湖送春和陳自堂

十年南北競故舊幾人存兵後誰知我城中獨見
君東湖徐孺宅北海孔融樽宛轉留春意吟詩到
夜分

南歸對客 此詩學簡齋

北行十三載癡懶身羈孤勒馬向天山咄咄空踟
躕窮陰六月內白雪飛穹廬冷氣刺骨髓寒風割
肌膚飢飡羹與粟渴飲酪與酥棄置勿復言言之
則成迂前年走河北荆榛鬱丘墟夜宿古戰場鬼
物聲嗚嗚去年及淮南黃塵翳行裾長流漂白骨
滿目皆畏途今年歸湖山喬木依故居堂前雙老
親粲粲色敷腴壁間豈無琴牀頭亦有書友朋日
過從可嬉仍可娛開軒眺晴色梅花繞庭除呼兒
斫海鱠新䓊酒盈壺偶爾得生還相對真夢如萬
事一畫餅百年捋髭鬚向來誤儒冠今也無壯圖
且願休王師努力加飯蔬

湖山類稿卷之四終

水雲汪　元量　大有　行唫
須溪劉　辰翁　會孟　批點

滿江紅

吳江秋夜

一箇蘭舟雙桂槳順流東去但滿口銀光萬頃淒其風露漁火已歸鴻鴈汉櫂歌更在鴛鴦浦漸夜深蘆葉冷颼颼臨平路　吹鐵笛鳴金鼓絲玉膾傾香醑且浩歌痛飲藕花深處秋水長天迷遠望曉風殘月空凝竚問人間今夕是何年清如許

金人奉露盤

越州越王臺

越山雲越江水越王臺箇中景儘可徘徊凌高放目使人胸次共崔嵬黃鸝紫燕報春晚勸我銜杯　古時事今時淚前人喜後人哀正醉裏歌管成灰新愁舊恨一時分付與潮回鷓鴣啼歇夕陽去滿地風埃

琴調相思引

越上賞花

曉拂菱花巧畫眉猩羅新剪作春衣恐春歸去無處看花枝　已恨東風成去客更教飛燕舞些時惜花人醉頭上插花歸

長相思

越上寄雪江

吳山深越山深空谷佳人金玉音有誰知此心　夜沉沉漏沉沉閒抑梅花一曲琴月高松竹林

傳言玉女

錢塘元夕

一片風流今夕與誰同樂月臺花館慨塵埃漠漠豪華蕩盡只有青山如洛錢塘依舊潮生潮落

萬點燈光羞照舞鈿歌箔玉梅消瘦恨東皇命薄昭君淚流手撚琵琶絃索離愁聊寄畫樓哀角

好事近

浙江樓聞笛

獨倚浙江樓滿耳怨笳哀笛猶有梨園聲在念那人天北　海棠顛顫怯春寒風雨怎禁得回首華清池畔渺露蕪烟荻

洞仙歌

毘陵趙府兵後僧多占作佛屋

西園春暮亂草迷行路風卷殘花墮紅雨念舊巢

燕子飛傷誰家斜陽外長笛一聲今古　繁華流
水去舞歌歇沈忍見遺鈿種香土漸橘樹方生桑
枝纔長都付與沙門爲主便關防不放貴游來又
突兀梯空梵王宮宇

鶯啼序

重過金陵

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樓迢遞嗟倦客又此憑高檻
外已少佳致更落盡梨花飛盡楊花春也成憔悴
問青山三國英雄六朝奇偉　麥甸葵丘荒臺敗
壘鹿豕銜枯薺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陽影裏聽樓

頭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漸夜深月滿秦淮
烟籠寒水　悽悽慘慘冷冷清清燈火渡頭市慨
商女不知興廢隔江猶唱庭花餘音亹亹傷心千
古淚痕如洗烏衣巷口青蕪路認依稀王謝舊鄰
里臨春結綺可憐紅粉成灰蕭索白楊風起　因
思疇昔鐵索千尋謾沈江底揮羽扇障西塵便好
角巾私第清談到底成何事回首新亭風景今如
此楚囚對泣何時已歎人間今古真兒戲東風歲
歲還來吹入鍾山幾重翠

六州歌頭

江都

綠蕪城上懷古恨依依淮山碎江波逝昔人非今
人悲惆悵隋天子錦帆裏環珠履叢香綺展旌旗
盪漾漪擊鼓撾金擁瓊璈玉吹恣意游嬉斜日暉
暉亂鶯啼　銷魂此際君臣醉貔貅弊事如飛山
河墜烟塵起風淒淒雨霏霏草木皆垂淚家國棄
竟忘歸笙歌地歡娛地盡荒畦惟有當時皓月依
然挂楊柳青枝聽堤邊漁叟一笛醉中吹興廢誰
知

水龍吟

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聲

鼓鞞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
金泣此行良苦駝背模糊馬頭匼匝朝朝暮暮自
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　目斷東南
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淒涼
酸楚粉陣紅圍夜深人靜誰賓誰主對漁燈一點
羈愁一搦譜琴中語

望江南

幽州九日

官舍悄坐到月西斜永夜角聲悲自語客心愁破

正思家南北各天涯　腸斷裂撥首一長嗟綺席象牀寒玉枕美人何處醉黃花和淚撚琵琶

卜算子

河南送妓移居河西

我向河南來伊向河西去客裏相逢只片時無計留伊住　去住總由伊莫把眉頭聚安得并州快剪刀割斷相思路

滿江紅

和王昭儀韻

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被午夜漏聲催箭曉

光侵闕花覆千官鸞閣外香浮九鼎龍樓側恨黑風吹雨溼霓裳歌聲歇　人去後書應絕腸斷處心難說更那堪杜宇滿山啼血事去空流東汴水愁來不見西湖月有誰知海上泣嬋娟菱花缺

王昭儀詞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生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無限事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鄉國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垂顧肯相容從圓缺　結句欠商量

滿江紅

吳山

一霎浮雲都掩盡日無光色遙望處浮屠對峙梵王新闕燕子自飛關北外楊花開度樓西側慨金鞍玉勒早朝人經年歇　昭君去空愁絕文姬去難言說想琵琶哀怨淚流成血蝴蝶夢中千種恨杜鵑聲裏三更月最無情鴻鴈自南飛音書缺

一剪梅

懷舊

十年愁眼淚巴巴今日思家明日思家一團燕月照窗紗樓上胡笳塞上胡笳　玉人勸我酌流霞急撚琵琶緩撚琵琶一從別後各天涯欲寄梅花莫寄梅花

惜分飛

歌樓別客

燕子西歸君欲去征馬頻嘶不住握手空相覷淚珠成縷眉峯聚　恨入金徽孤鳳語愁得文君更苦今夜西窗雨斷腸能賦江南句

唐多令

吳江中秋

莎草被長洲吳江拍岸流憶故家西北高樓十載客窗憔悴損搔短鬢獨悲秋　人在塞邊頭斷鴻書寄不記當年一片閑愁舞罷羽衣塵滿面誰伴

我廣寒游

鷓鴣天

瀲灧湖光綠正肥蘇隄十里柳絲垂輕便燕子低低舞小巧鶯兒恰恰啼　花似錦酒成池對花對酒兩相宜水邊莫話長安事且請卿卿喫蛤蜊

眼兒媚

記得年時賞荼蘼蝴蝶滿園飛一雙寶馬兩行簫管月下扶歸　而今寂寞人何處脈脈淚沾衣空房獨守風穿簾子雨隔窗兒

憶王孫集句數首甚婉娩情至可觀

漢家宮闕動高秋人自傷心水自流今日晴明獨上樓恨悠悠白盡梨園子弟頭

憶王孫

吳王此地有樓臺風雨誰知長綠苔半醉閑吟獨自來小徘徊惟見江流去不回

憶王孫

長安不見使人愁物換星移幾度秋一自佳人墜玉樓莫淹留遠別秦城萬里游

憶王孫

陣前金甲受降時園客爭偷御果枝白髮宮娃不解悲理征衣一片春帆帶雨飛

憶王孫

鷓鴣飛上越王臺燒接黃雲慘不開有客新從趙地回轉堪哀歲晚古碑空綠苔

憶王孫

離宮別苑草萋萋對此如何不淚垂滿檻山川漾落暉昔人非惟有年年秋鴈飛

憶王孫

上陽宮裏斷腸時春半如秋意轉迷獨坐紗窗刺繡遲淚沾衣不見人歸見燕歸

憶王孫

華清宮樹不勝秋雲物淒涼拂曙流七夕何人望斗牛一登樓水遠山長步步愁

憶王孫

五陵無樹起秋風千里黃雲與斷蓬人物蕭條市井空思無窮惟有青山似洛中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於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子長之游嗟夫異哉乃爲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絃北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

之淵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百五日廬陵文
山文天祥履善甫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訪見余且臥病强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慨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槖求余爲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潸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余病復作不能爲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

余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爲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壠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晚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肯爲婉孌含蓄千載之下人間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爲悲咽正平操撾聽之者三叠俱無聲韻噫水雲之詩眞能使人至如是至如是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絡燕雲之日慨易水之風則水雲續集余尚能無感能無喜古盱義山周方方叔

讀汪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謝后及王昭儀暨國亡親見蒼黃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留燕日久尚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爲青塚存者爲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紀于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東上之嘆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寫爲詩幽憂沉痛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飄然興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

嘗君悲也及爲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嬰兒豎子採樵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泣焉承瞼因引琴而鼓之孟嘗君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況余亡國賤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泣焉承瞼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爲先生鼓之何如余拭淚而謝之曰止止廬陵青山趙文儀可往時讀泣血錄爲之淚下因歎德祐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予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

雲出示類稾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耶留詩與後人愁耶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山吉人鶴田李珏元輝

按晉江黃氏書目汪水雲湖山類稿凡十三卷又水雲詞三卷訪之藏書家均未之見也此五卷爲劉須溪選定前脫四繇歲久紙敝墨渝字句復多缺蝕今刻本已不復存輾轉傳鈔並其批點失之闕存評隲數語而已予從宋遺民錄補入須溪元序及同時諸賢題識五首因合水雲詩集刻之所惜與文山先生獄中倡和之作及過易之所云章丞相鑑鄧禮部光薦謝疊山枋得三序無從錄補耳

乾隆乙酉五月既望得閒居士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亡宋舊宮人詩

水雲留金臺一紀琴書相與無虛日秋風天際束書告行此懷愴然定知夜夢先過黃河也一時同人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賦詩爲贈他時海上相逢當各說神仙人語又豈以世間聲律爲拘拘耶

王清惠

朔風獵獵割人面萬里歸人淚如霰江南江北路茫茫粟酒千鍾爲君勸

陳真淑

天山雪子落紛紛醉擁貂裘坐夜分明日馬頭南地去琴邊應是有文君

黃慧真

萬疊燕山冰雪勁萬里長城風雨橫君衣雲錦勒花驄此酒一杯何日更

何鳳儀

十年燕客身如病一曲剡溪心不競憑君寄語愛梅仙天理現時人事盡

周靜真

燕山雪花大如席馬上吟詩無紙筆他時若遇隴

頭人折寄梅枝須一一

葉靜慧

塞上砧聲響似雷憐君騎馬望南回今宵且向穹
廬醉後夜相思無此杯

孔淸貞

瘦馬長吟塞驢吼坐聽三軍擎刁斗歸人鞍馬不
須怯爲我更酹葡萄酒

鄭惠貞

琵琶撥盡昭君泣蘆葉吹殘蔡琰啼歸見林通煩
說似唐僧三藏入天西

方妙靜

萬里秦城風淅淅一望薊州雲羃羃君今得旨歸
故鄉反鎖衙門勿輕出

翁懿淑

金門夜醉紫霞觴乞得黃冠還故鄉一似陳搏歸
華嶽又如李泌過衡陽

章妙懿

一從騎馬逐鈴鑾過了千山又萬山君已歸裝向
南去不堪腸斷唱陽關

蔣懿順

十年牢落醉穹廬不用歸榮駟馬車他日儻思入
在北音書還寄鴈來無

林順德

歸舟夜泊西興渡坐看潮來又潮去江草江花春
復春山青水綠原如故

袁正淑

抱琴歸去海東濱莫逐成連覓子春十里西湖明
月在孤山尋訪種梅人

昭儀王淸惠字冲華

李陵臺上望苔子五言詩客路八千里鄉心十二

時孟勞欣已稅匡脫未相離忽報江南使新來貢
荔枝 右李陵臺和水雲韻

妾命薄如葉流離萬里行黃塵燕塞外愁坐聽衣
聲 右擣衣詩呈水雲

萬里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
雲 右秋夜寄水月水雲昆玉

亡宋舊宮人詞

水雲歸吳寄聲長相思

章麗貞

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流
風颼颼雨颼颼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

袁正真

南高峯北高峯南北高峯雲淡濃湖山圖畫中
采芙蓉賞芙蓉小小紅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

水雲還家小詞爲賸聲寄望江南

金德淑

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帶六街燈火已闌珊人在玉樓間

附錄

李嘉謨以鄉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獨歌曰萬里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隣頻有倚樓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叩之曰客非昨暮悲歌人乎李答曰昨所歌詩實非己作有同舟人自杭來每吟此句故能記之爾德淑泣曰此亡宋昭儀黃惠清寄汪水雲詩我亦宋宮人也昭儀舊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各流落異鄉彼且爲泉下人矣夜聞君歌其詩不勝悽感因言當日吾輩皆有詩贈水雲因自舉其所作望江南詞歌畢又泣下

右楊夢羽儀金奴別傳一則其所傳詩詞與此集所載無少異惟以王清惠爲黃惠清或傳寫之訛耳又按西湖志餘云水雲南還日有故宮人張瓊英贈詩云客有黃金白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杯今卷中作葉靜慧詩首二語亦不同并誌以俟考

乾隆乙酉中春日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知不足齋合刻汪水雲詩序

錢塘 吳 城 撰

藏書之家大率以多聚鈔本相尚其搆一人間祕冊褁以古錦置之重扃數傳而後如烟雲過眼莫可蹤跡金石之物有時而泐書則尤易銷燬從歷劫之後幸而獲謂吉光片羽爭覩爲快又徒助其縹緗之富不復以流播是亟無惑乎善本之日就湮晦矣同里鮑子以文有憂之由是五湖三泖一舸時往來其間頻年收拾篋衍所儲悉故家珍祕乙酉之夏校定其插架湖山類稾水雲集鋟之按

水雲湖山類稾十三卷水雲詞三卷見於千頃堂書目茲刊者爲須溪選本五卷首脫四番與 先子錄本相同水雲集虞山檢自雲間癡籍中手寫成帙皆非原書晉江黃氏之本未知仍在天壤否相距百餘年殘缺若此亦藝林之恨也且水雲以琴事謝后未嘗得與國政及守土之任伯顏兵下臨安其時柄臣或易服遁去或僉名降表水雲初不必就其拘囚猶復隨侍戎間相依患難比至大都與文山公倡和勉以致身造厓山事敗瀛國就封潔然以黃冠歸老葢其詩固風人小雅之遺也

而況三宮北徙匆殉社稷後世必有議之者水雲若預知國史之不能止喙於行營之瑣事元主之祟禮莫不三致意焉至其痛君后之流離撫江山之愴怳口詠筆伐使喪師敗國諸事歷歷可數洵詩史矣鮑子之爲是刻也非惟存水雲之詩亦藉以証小朝廷之結局爲差勝于五國城云抑予更有幸者凡南宋金元先賢著述迄今未盡磨滅即予家兩世收藏亦不下百餘種合海內之晋傳則更夥矣嗜古之士廣其傳鈔之意踵吾鮑子後家自爲刻舉一切遺編墜簡咸登棃棗亦庶足以息

蠹車覆瓿之燔此則鮑子之素志而乞予訟言于士君子之前者也于是乎書

水雲集

錢唐汪　元量　大有　著

湖州歌九十八首

丙子正月十有三撾鞞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上(吳本下)青烟起宰執相看似醉酣

萬馬如雲在外間玉階仙仗罷趨班三宮北面議方定遣使皋亭慰伯顔

殿上羣臣嘿不言伯顔丞相趣降箋三宮共在珠簾下萬騎虬鬚遶殿前

謝了天恩出內門駕前喝道上將軍白旄黃鉞分行立一點猩紅似幼君

一舸吳山在眼中樓臺柴柴(吳本疊疊)間青紅錦𩙪後夜烟江上手抱琵琶憶故宮

北望燕雲不盡頭大江東去水悠悠夕陽一片寒鴉外目斷東西四百州

十數年來國事乖大臣無計逐時挨三宮今日燕山去春草萋萋上玉階

錦𩙪高揭繡簾開鼉鼓聲悲鳳管哀月子纖纖雲裏見吳江不盡暮潮來

一出宮門上畫船紅紅白白艷神仙山長水遠愁無那又見江南月上弦

太湖風起(吳本作)浪頭高錦柁搖搖坐不牢靠著篷窗垂兩目船頭船尾爛弓刀

昨夜三更浪溼腮伍胥何事夢中來三宮從此相分別自勒潮頭白馬迴

受降城下草離離寒食清明只自悲漢寢秦陵何處在鶯花無主雨如絲

金陵昨夜有降書更說揚州一戰輸淮北淮南清未了又添軍馬下東吳

鐵甕城頭馬亂嘶金陵城下砲如飛黑風捲地鼓鼙急昨夜常州又受圍

曉來宮裡去如飛掠削(吳本長)鬟雲淺畫眉風雨淒淒能自遣三三五五坐彈棊

暮雨瀟瀟酒力微江頭楊柳正依依宮娥抱膝船窗坐紅淚千行溼繡衣

曉鬢鬅鬆懶不梳忽聽人說是南徐手中明鏡拋船上半揭篷窗看打魚

京口沿河賣酒家東邊楊柳北邊花柳搖花謝人分散一向天涯一海涯

滿船明月夜鳴榔船上宮人燒夜香好是燒香得

神力片帆穩送到漁陽
一片淮山落照中開船忽遇打頭風行軍元帥傳
言語別撥官軍下浙東
揚子江頭潮退遲三宮船傍釣魚磯須臾風定過
江去不奈林間杜宇啼
一半淮江半浙江怒潮日夜自相撞揚州昨夜軍
書至說道淮安未肯降
曉來潮信暫相留滿耳驚濤愁復愁月殿不知何
處在錦帆搖曳到揚州
金屋煌煌麗九天朝歌夜舞艷神仙尋常只道西

湖好不識淮南是極邊
風雨聲中聽櫂歌山寒野饌奈愁何雪花淮(吳本堆)白
甜如蜜不減江珧滋味多
九出(吳本尺)瓊花一夜開無雙亭曲小徘徊可憐后土
空祠宇望斷韋郎不見來
兩淮戰鼓不停撾萬騎精兵賽夜叉破陣焚舟彌
指頃漢人猶悞(吳本偶)夏爺爺
官軍兩岸護龍舟麥飯魚羹進不休宮女垂頭空
作惡暗抛珠淚落船頭
都人不識有干戈羅綺叢中樂事多一夜月明天

漢漢漢人歌罷楚人歌
太皇太后過江都遙指淮山似(吳本是)畫圖抛卻故家
風雨外夜來歸夢遶西湖
萬騎橫江泣鼓鼙千枝畫角一行吹淮南今夜好
明月船上美人空淚垂
蘆荻颼颼風亂吹戰場白骨暴沙泥淮南兵後人
烟絕新鬼啾啾舊鬼啼
不堪回首淚盈盈萬里淮河聽雨聲莫問萍虀併
豆粥且餐麥飯與魚羹
宰執連鑣向北行淮南(吳本西)夜夜鬼燈青雖然適意

無南北生死難逃節下星
更闌炙燭繡簷(吳本筵)邊卸卻金鈿與翠花心似亂絲
眠不得江樓中夜咽悲笳
兩淮極目草芊芊野渡灰餘屋數椽兵馬渡江人
走盡民船拘斂作官船
宮人清夜按瑤琴不識明妃出塞心十八拍中無
限恨轉絃又奏廣陵音
青天澹澹月荒荒兩岸淮田盡戰場宮女不眠開
眼坐更聽人唱哭襄陽
翠鬟半嚲倦梳粧楊柳風前陣陣涼絃索懶拈縮

纖手龍涎猶嚼口脂香

鳳管龍笙處處吹都民欣樂(吳本歡喜)太平時宮娥不識興亡事猶唱宣和御製詞

可憐河畔草青青錦纜牽江且緩行愛此淮南山水好問天乞得片時晴

丞相催人急放舟舟中兒女淚交流淮南漸遠波聲小猶見揚州望火樓

撥盡琵琶意欲悲新愁舊夢兩依依江樓吹笛三更後細雨燈前醉玉妃

篷窗倚坐酒微酣淮水無波似蔚藍雙櫓咿啞搖

不住望中猶自是江南

銷金帳下忽天明夢裏無情亦有情何處亂山可埋(吳本堆)骨暫時相對坐調笙

宮人夜泊近人家瞥(吳本忽)見紅檣三四了猶說(吳本記)初離行在所玉闌無數牡丹花

絲雨綿雲五月寒淮壖遺老笑儒冠行軍元帥來相探折送駝峯炙一盤

江頭(吳本南)楊柳舞婆娑萬馬成羣嘶短莎北客醉中齊拍手隔船又(吳本猶)唱采茶歌

長淮風定浪濤寬錦櫂搖搖上下灣兵後人烟絕稀少可勝戰骨白如山

使臣閒闊過高郵楊柳絲絲拂去舟宮女開(吳本推)篷猶自笑鬧拋金彈打沙鷗

邵伯津頭聞未聞山城鼓角不勝哀一川霞錦供行客且掬荷香進酒杯

北風吹雨入篷間宮女腰肢瘦怯寒阿監隔船相借問計程今日到淮安

寶應城南柳數枝(吳本株)葭牆芡席是民居眼前境逆沒(吳本無)詩興忽有小舟來賣魚

船泊邳州古岸傍斜風細雨送昏黃美人十二(吳本十十)

船中坐猶把金猊炷好香

徐州城上見黃樓四壁詩章讀不休更欲登臺看戲馬州官攜酒共嬉遊

歌風臺畔水浤浤地面宮人餽酒漿宮女上船嬉一霎不禁塵土污衣裙

新濟州來舊濟州柳門西畔兩三鷗酒邊笑謔消長日弄竹彈絲盡勝流

一更船泊鄆州城城外巡軍夜柝鳴如此月圓如此客猶能把酒到天明

琵琶切切更嘈嘈高柳羣蟬遂(吳本逞)不號一片夕陽

無限好汶河西上酒樓高
錦帆百幅礙斜陽遙望陵州里許長車馬爭馳迎
把盞走來船上看花娘
兀兀篷窻坐似禪景州城外更淒然官河宛轉無
風力馬曳驢拖鼓子船
灌州河水曲如弓青草坪邊路向東船過州南忽
奇絕一如湖上藕花風
船到滄州且少留客來同上酒家樓沿河樹折聚
初剝滿地蘼枯瓜未收
牙檣暫住獻州城鷺去鷗來管送迎臥笑宮人擲
骰子金錢癡兇卜輸贏
日中轉柁到河間萬里羈人强自寬此夜此歌如
此酒長安月色好誰看
長蘆轉柁是通津盡是東西南北人日暮烟花簫
鼓鬧紅樓爛醉楚州春
恰到楊邨舊馬頭北風吹雨便成秋嗚嗚鬼物(吳本哭)
敗人輿掩卻篷窻且睡休
滿朝宰相出通州迎接三宮晏不休六十里天圍
錦帳素車白馬月中游
會同館裏紫蒙茸蘭麝飄來陣陣風簫鼓沸天迴

雁舞黃羅幔幔燕三宮
皇帝初開第一筵天顔問勞思(吳本意)綿綿太元皇后
同茶飯宴罷歸來月滿天
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峯割罷行
酥酪又進雕(吳本散)盤嫩韭(吳本剝嫩)葱
第三筵開在蓬萊丞相行杯不放杯割馬燒羊熬
解粥三宮宴罷謝恩迴
第四排筵(吳本羅開)在廣寒蒲萄酒釅(吳本釅)色如丹并刀細
割天雞肉宴罷歸來月滿鞍
第五華筵正大宮轆轤引酒吸長虹金盤堆起胡
羊肉臠(吳本臠)指三千響碧空
第六筵開在禁庭蒸糜燒鹿薦杯行三宮滿飲天
顔喜月下笙歌入舊城
第七筵排極整齊三宮游處軟輿提杏漿新沃燒
熊肉更進鵪鶉野雉雞
第八筵開在北亭三宮豐燕已恩榮諸行百戲都
呈藝樂局伶官叫點名
第九筵開盡帝妃三宮端坐受金卮須臾殿上都
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兒
第十瓊筵敞禁庭兩廂(吳本邊)丞相把壺瓶君王自勸

三宮酒更送天香近玉屏
一人不殺謝乾坤萬里來來謁帝閽高下受官隨
品從九流藝術亦蒙盡沾恩
僧道恩榮已受封上庠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
原郡幼主新封瀛國公
金屋粧成物色新三宮日用御廚珍其餘宮女千
餘箇分嫁幽州老斲輪
每月支糧萬石鈞日支羊肉六千斤御廚請給葡
萄酒別賜天鵞與野麋
三宮寢室異香飄貂鼠氈簾錦繡標花毯褥裀三

萬件織金鳳被八千條
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
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
雪裏天家賜羖羊兩壺九醖紫霞觴三宮夜給千
條燭更賜高麗黑玉香
三殿加餐強自寬內家日日問平安大元皇后來
相探特賜絲紬二百單
萬里倦途似夢中天家賜予意無窮昭儀別館香
雲煖自把詩書授國公
萬里羈孤夜憶家邊城吹角更吹笳須臾敕使傳
言語今日天庭賞雪花
雪子飛飛塞面寒地爐石炭共團欒天家賜酒十
銀甕熊掌天鵞三玉盤
江南郡守列金階內裏華筵日日排文武官僚多
二品還鄉盡帶虎頭牌
四川昝帥尚饞豪萬馬來燕貢一遭奏授虎符三
百面內家更賜織金袍
九重黃燭照簾櫳三殿乘輿去賀冬金面垂慈多
喜色史官書瑞奏年豐
曉望燕雲正雪天閉門氈帳忽高眠內家遣鈔三

千錠添賜三宮日用錢
東宮雪裏燕三宮妃子殷勤把酒鍾百十箜篌彈
玉指兩行珠翠擊金鏞
夜來酒醒四更過漸覺衾裯冷氣多踏雪敲門雙
敕使傳言太子送天鵞
兩下金欄障御階異香縹緲五門開都人罷市從
容立迎接南朝駙馬來
杭州萬里到幽州百咏歌成意未休燕玉偶然通
一笑歌喉宛轉作吳謳

越州歌二十首

淮南西（吳本四）畔草離離萬艘千艘水上飛旗幟蔽江
金鼓震伯顔丞相過江時
東南半壁日昏昏萬騎臨軒趣㓜君三十六宮隨
輦去不堪回首望吳雲
一陣西風滿地烟千軍萬馬浙江邊官司把斷西
興渡要奪漁船作戰船
兩（吳本西）峯雲鎖幾時開昨夜京城戰鼓哀漁父生來
載歌舞滿頭白髮見兵來
秋風吹雨暗天涯越鳥巢翻何以家嶺上萬松都
斫盡西湖新路欲排叉

師相平章誤我朝千秋萬古恨難銷蕭牆禍起非
今日不賞軍功在斷橋
蒼生慟哭入雲霄內苑瓊林已作樵打斷六更天
未曉禁庭兩桁耗盤燒
魯港當年傀儡場六軍盡笑賈平章三聲鑼響三
更後不見人呼大魏王
脫卻黃袍心莫欺魏王事業止於斯孤舟走過揚
州去表奏朝廷乞太師
賈廟巍巍蠱敎封秦齊兩國受恩同木棉菴下無
依鬼合策麒麟第一功

集芳園裏策奇功丞相南行面發紅留得紫綿三
百曲風吹雨打併成空
羣臣上疏納忠言國害分明在目前只論不章行
不法公田之後又私田
甲子初秋柳宿乖皇天無雨只空雷正當七月初
三夜帝勸長星酒一杯
絲風毛雨共淒涼燕子樓空恨恨長今日客逢新
酒熟夜來春去落花忙
月夜（吳本落）湖歌歌正長船來船去水茫茫上塘歌了
下塘唱更唱吳王與越王

昨夢吳山僊苑開風吹仙樂下瑤臺翠圍紅陣知
多少半揭珠簾看駕來
鼇山燈月照人嬉宣德門前萬玉姬（吳本妃）記得那年
三五夜快行擎駕倒行歸
內湖三月賞新荷錦纜龍舟緩緩拖醉裏君王宣
樂部隔花敎唱採蓮歌
年年宮柳好春光百囀黃鸝遶建章冶杏夭桃紅
勝錦牡丹屏（吳本亭）裏燕諸王
昔夢吳山列御筵三千宮女燭金蓮而今莫說夢
中夢夢裏吳山只自憐

醉歌

呂將軍在守襄陽十載襄陽鐵脊梁望斷援兵無信息聲聲罵殺賈平章

援兵不遣事堪哀食肉權臣大不才見說襄樊投拜了千軍萬馬過江來

淮襄州郡盡歸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國母已無心聽政書生空有淚成行（吳本千行）

六宮宮女淚漣漣事主誰知不盡年太后宣傳（頒聚傳宣）許降國伯顏丞相到簾前

亂點連聲（一作花底傳宣）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一作風吹庭燎滅還明）

侍臣已寫歸降表（一作奏還降元表）臣妾僉名謝道清

衣冠不改只如先關會通行滿市廛北客南人成買賣京城依舊使銅錢（吳本詩錢）

北師要討撒花銀官府行移（吳本移行）逼市民丞相伯顏猶有語學中要揀秀才人

涌金門外雨晴初多少紅船上下趨龍管鳳笙無韻調卻搊戰鼓下西湖

南苑西宮棘露牙萬年枝上亂啼鴉北人環立闌干曲手指紅梅作杏花

伯顏丞相呂將軍收了江南不殺人昨日太皇請茶飯滿朝朱紫盡降臣

賈魏公出師

綦罷出師表翻然辭廟堂千艘空寶玉萬馬下錢塘■許命真主欺孤欲假王可能清海岱宗社再昌唐

孫殿帥從魏公出師

我宋麒麟閣公（吳本功）當向上名出師休背主誓死莫偷生社稷逢今日英雄在此行忽（吳本勿）爲兒女態一笑欲傾城

魯港敗北

夜半檛（吳本撾）金鼓南邊事已休三軍坑魯港一舸走揚州星殞天應泣（吳本行）江喧地欲流欺孤生異志回首媿巢由（吳本媿暮口）

北師駐臯亭山

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垂淚濕鈴鸞童兒空想（一作將遣）追徐福癘鬼終朝（吳本宿）滅賀蘭苦議和親休練卒（一作君說和親能互鬪）嬋娟剩遣（一作應是）嫁呼韓

杭州雜詩和林石田

石田林處士吟境（吳本境）靜無塵亂後長如醉愁來不

爲貧飯蔬酤好客筆硯老斯人近法秦州體篇篇
妙入神
先生忘富貴久客幸平安髮已千莖白心猶一寸
丹衣冠前進士家世舊郎官醉入烏程里吟登李
杜壇
逃難藏深隱重逵(吳本海)出近詩乾坤一反掌今古兩
愁眉我作新亭泣(吳本淚)君生舊國悲向來行樂地夜
雨走狐狸
蠋也吞聲哭潛行到水頭人誰包馬革子獨衣(吳本取)
羊裘北面生何益南冠死則休百年如過翼撫掌

笑孫劉
一春雲羃羃三月雨淋淋魚菜不歸市鶯花空滿
林人行官巷口軍(吳本兵)簇御街心老子猖狂甚猶歌
梁父吟
烽火來千里狼烟度六橋嶺寒蒼兕吽江曉白魚
跳壯士披金甲佳人弄玉簫偶餘尊酒在聊以永
今朝
有客腸回九無人髮握三關中新約法江左舊清
談鐵騎來天北樓船過海南一枝巢越鳥八繭熟
吳蠶

躡足封韓信剖心嗔比干河山千古淚風雨一番
寒世指鹿爲馬人呼烏作鸞江頭潮洶洶城腳水
漫漫
吟身春共瘦獨立望江亭越水荒荒白吳山了了
青軍降欣解甲民喜罷抽丁拍碎闌干曲吞聲血
淚零
天也今如此人乎可奈何臺邊西子去宮裏北人
過玉樹歌方息金銅淚已多旌旗遮御路舟楫滿
官河
此夕知誰(吳本何)夕游船雜戰船山河空百二宮闕誤

三千雨歇雲垂地潮平水接天惜哉無祖逖誰肯
著先鞭
陵廟成焦土宮牆沒野蒿亡秦皆趙李佐漢獨蕭
曹國子乘黃貴山人著(吳本衣)白高飛埃猶黯黯逝水
正滔滔
靜看縱衡(吳本橫)士翻成買賣兒禁中驚戰鼓城上出
降旗魏操非無漢唐淵(吳本尙)不有隋從茲更革後寧
復太平期
偶出西湖上新蒲綠未齊攜來鯿縮項買得蟹團
臍問酒入新店喚船行舊隄亂離多殺戮水畔幾

人啼

天目絲絲雨江頭翦翦風鼓鞞千艇合刁斗萬家同金馬憐焦土銅駝壓草叢杞天愁欲墮黑入太陰中

日月往來轂乾坤生殺機江春蛟妾舞塞煖雁奴歸逆旅(吳本送客)詩添債愁城酒破圍如何秦相國昨夜鴆韓非

如此只如此無聊酒一尊江山猶昨日笳鼓又新元黑潦迷行路黃埃入禁門皐亭山頂上百萬漢軍屯

世變長稚(吳本垂)髫時更短後衣魏庭翁仲泣唐殿子孫非樹禿鵶爭集梁空燕自歸斷橋春已暮無賴(吳本限)柳花飛

春去雨方歇水流花自飛人生螻蟻夢世道犬羊衣日月東西驛乾坤闔闢扉斯令無二子空有首陽薇

假途虞滅虢嘗膽越呑吳黑白一棋局方圓八陣圖是翁猶矍鑠諸老自揶揄喟嘆投麟筆悲歌擊唾壺

竟夕柴門掩無心接縉紳山中多樂事世上少全人諸呂幾亡漢商翁不仕秦柴桑深僻處亦有晉遺民

天下愁無盡生前樂有涯文章一小技富貴總虛華塵入金張宅草生王謝家可憐三月火不見八姨車

休休休休休干戈盡白頭諸公雲北去萬事水東流春雨不知止曉山相對愁呼童攜斗酒我欲一登樓

錢塘

躑躅呑聲淚暗傾杖藜徐步浙江行青(吳本平)蕪古路

人烟絕綠樹新墟鬼火明事去玉環沉異域愁來金盌出佳城十年草木都糜爛留得南枝照淺清

錢塘歌

錢塘江上龍光死錢王宮闕今如此白髮宮娃作遠游漠漠平沙千萬里西北高樓白雲齊欲落未落日已低古人不見今人去江水東流烏夜啼

又(按湖山類稿有送琴師毛敏仲北行詩二首此其第一首也)

西塞山邊([illegible])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

北征

北師（吳本帥）有嚴程挽我投燕京挾此萬卷書明發萬
里行出門隔山嶽未知死與生三宮錦帆張（吳本級錦帆）
粉陣吹鸞笙遺氓（吳本民）拜路傍號哭皆失聲吳山何
青青吳水何冷冷山水豈有極天地終無情回首
叫重華蒼梧雲正横

宋宮人分嫁北匠

皎皎千嬋娟盈盈翠紅圍雜來路迢遞梳鬟理征
衣復采鴛鴦花綴之連理枝憂愁忽已失歡樂當
自茲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再令出宮掖相看
淚交垂分配老斲輪强顔相追隨舊恩棄如土新

寵豈所宜誰謂事當爾苦樂心自知含情理金徽
煩聲亂朱絲一彈丹鳳離再彈黃鵠飛已恨聽者
少更傷知音（吳本者）稀吞聲不忍哭寄曲宣餘悲可憐
薄命身萬里榮華衰江南天一涯流落將安歸向
來承恩地月落夜烏啼

酬王昭儀（湖山類稾酬王昭儀上有秋日二字）

愁到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愧（類稾作隗）
少知己碧玉調將（類稾作湘）容好音萬葉秋風孤館夢一
燈夜雨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語勁氣蕭蕭入短
襟

太皇謝太后挽章

羯鼓喧吳越傷心國破時雨闌花灑淚烟苑柳縈
眉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舊臣相弔後寒月墮
燕支

大漠陰風起羈孤血淚懸忽聞天下母已赴月中
仙哀樂浮雲外榮枯逝水前遺書乞骸骨歸葬越
山邊

平原郡公夜宴（湖山類稾有月下待瀛國公歸寓府九字）

春事闌珊夢裏休他鄉相見淚空流柳搖楚館牽
新恨花落吳宮（吳本山）憶舊游渴想和羹梅已熟飢思

進飯麥初收瀛洲歸去琅玕長月朗風薰十二樓

平原郡公趙福王挽章

大王無起日草木盡傷悲生在太平際（類稾世）死當離
亂時南冠流遠路北面幸全屍舊客行霜霰呼天
淚溼靡

答同舍杜德機

北風吹我上金臺忍見蛾眉墮馬嵬宴罷蟠桃王
母去江南腸斷賀方回

答林石田（吳本答方石田）

南朝千古傷心事每閱陳編淚滿襟我更傷心成

野史人看野史更傷心

答徐雪江

十載高居白玉堂陳情一表乞還鄉孤雲落日渡遼水匹馬西風上太行行槖尚餘官裏俸賜衣猶帶御前香只今對客難爲答千古中原話柄長

御宴蓬萊島

曉日(類稿入)重闌對冕旒內家開宴擁歌謳駝峯縷(類稿屬)割分金盤馬乳(類稿酒)時傾泛玉甌禁苑風生亭北曲(類稿角)寢園月(類稿日)轉殿西頭山前山後花如錦一朶紅雲侍輦游

幽州歌

漢兒辮髮籠氈笠日暮黃金臺上立臂鷹解帶忽放飛一行塞雁南征急(吳本泣)

幽州除夜醉歌

燕姬壓酒春宵永列炬搖光拂紅影銀鴨香烘雲母屏綺窗繡閣流芳馨(吳本暖)管犟含蘭氣嬌鳳釵拖頭烏雲飄錦瑟無端促絃急纖蛾斂翠翻成泣雕籠啁哳雞鳴早一笑紅顏鏡中老

除夕同舍集飲

萬里陰寒淚欲流暫時歡笑且忘憂已呼赤腳來烹雁更遣蒼頭爲割牛燕姬女來情不惡男子在話難投卻憐半夜朝天去霜瓦差差十二(吳本錄玉)樓

幽州會飲(一本飲)

客路相逢在異鄉佐樽先得杜韋娘舞迴錦臂花爭艷醉吸金波月闘光他日未忘今日樂老年須記少年狂五陵游俠休相笑歸去奚奴有錦囊

夷山醉歌

楚狂醉歌歌正發更上梁臺望明月朔(吳本西)風獵獵吹我衣絕代佳人皎如雪撾羯鼓彈箜篌烹羊宰牛坐糟丘一笑再笑揚清謳遙看汴水波聲小錦纜(類稿帆)忘還事多少昨日金明池上來艮嶽淒涼麋鹿遶麥青青黍離離萬年枝上鴉亂啼二龍北狩不復返六龍南渡無還期金銅淚迸露盤澤畫闌桂柱酸風急鳩居鵲構蒼隼入蛇出燕巢白狐立東南地陷妖氛黑雙鳳高飛海南陌吳山日落天沈沈母子同行向天北闕河萬里雨露淡小儒何必悲苦辛(類稿心)歸來耳熱忘頭白買笑揮金莫相失呼奚奴吹篳篥美人縱復橫今夕復何夕楚狂醉歌歌欲輟老猿爲我啼竹裂

嗚呼再歌兮花滿臺好月爲我光徘徊人生在世

不滿百紛華過眼皆成灰夷山青青汴水綠西北
高樓咽絲竹美人十指纖如玉爲我行觴歌一曲
含宮嚼徵當窻牖露脚斜飛溼楊柳就中有客話
陳橋如此山河落人手客且住聽我語楚漢中分
兩丑土七雄爭戰總塵埃三國鶯花浩無主咸陽
宮殿不復都華清池沼溫泉枯世間興廢奔如電
滄海桑田幾回變人生得意且盡歡何須苦苦爲
高官人生有命且行樂何必區區嘆牢落遮莫金
章與玉珂何如桐江披釣蓑遮莫貂蟬貴此身何
如柴桑漉酒巾君不見海上看羊手持節飢來和

雪和氈齧又不見飯顆山頭人見嗤愁吟痛飲具
吾師美人美人勸我酒有客有客聽我歌須臾客
醉美人睡我亦不知天與地嗚呼再歌兮無人聽
月自落兮酒未醒

燕歌行

北風刮地愁雲形草木爛死黃塵蒙（椎胡將　椎鼓）鞞伐鼓
聲鼕鼕金鞍鐵馬搖玲瓏將軍浩氣吞長虹幽并
健兒膽力雄戰車軋軋馳先衛（绊衛揭）甲戈相撥聲摩
空雁行魚貫彎角弓披霜踏雪渡海東鬬血浸野
吹腥風捐軀報國效死忠鼓衰矢竭誰收（吳本取）功將
軍卸甲入九重錦袍宣賜金圍龍天子錫（吳本賜）宴蓬
萊宮烹龍炰鳳割駝峯紫霞瀲灩琉璃鍾天顏有
喜春融融乞與窮窕雙芙蓉虎符腰佩官益穹歸
來賀客皆王公戟門和氣春風中美人左右如（吳本好）
花紅朝歌夜舞何時窮豈知沙場雨溼悲風急冤
魂戰鬼成行泣

居延

憶昔蘇子卿持節入異域淹留十九年風霜毒顏
色齧氈曾牧羝跣足涉（吳本步）沙磧日夕思漢君恨不
生羽翼一朝天氣清持節入漢國亂子生別離回
視如塊（吳本摧）礫丈夫抱赤心安肯淚沾臆

長城外

飲馬長城窟馬煩水枯竭水竭將奈何馬嘶不肯
歇君看長城中盡是骷髏骨骷髏幾千年猶且未
滅沒空銜千年冤此冤何時雪祖龍去已遠長城
久迸裂嘆息此骷髏夜夜泣秋月

襄州道中

窮荒六月天地有一尺雪孤兒可憐痛（人鴉）哀哉淚
流血書生不忍啼尸坐愁欲絕鼙鼓夜達明角笳
競於悒此時入骨寒指墮膚亦裂萬里不同天江

南正炎熱

山東飛放

天子出獵山之東臂鷹健卒豪且雄我欲從之出雲中坐看萬馬如游龍

潼關

蔽日烏雲撥不開昏昏勒馬度關來綠蕪迢遞路人千里黃葉郵亭酒一杯事去空垂悲國淚愁來莫上望鄉臺桃林塞外愁烟（類編飆）起大漠天寒鬼哭哀

函谷關

西風吹我度函關古壑泉聲靜自閒老子騎牛沙上去仙人化鶴苑中還斷厓木脫縣殘日絕域雲横失好山舊說度關朱履客一聲雞唱翠微開

畫溪酒邊

夜來飲酒醉（吳本更）如何酒醒方知事轉多趙國未衰廉蔺在齊城將下酈韓過鵲飛月樹無依所龍入風江謾作波忽有好詩來眼底畫溪楊柳板唱漁歌

常州

渡頭風起柳搖絲丁卯橋邊屋已稀河草青青淮馬健江花冉冉海鷗肥一樽酒對三人飲八字帆分兩岸飛天末有人難問信（類編不）仲連東去不須歸

石頭城

石頭城上小徘徊世換僧殘寺（吳本事）已灰地接汴淮山北去江吞吳越水東來健魚奮鬣隨蛟舞快鶻翻身獵雁回一片降旗千古淚前人留與後人哀

金陵

只見空城不見臺客行搔首重（吳本共）徘徊風雲舊日龍南渡宇宙新秋雁北來三國衣冠同草莽六朝宮殿總塵埃交游相見休相問把手江頭且一杯

揚州

重到揚州十載餘畫橋雨過月模糊后皇廟裏花何在煬帝隄邊柳亦枯陂麥青青嘶亂馬城蕪冉冉落羣烏人生聚散愁（一本悲）無盡且小停鞭向酒壚

徐州

白楊獵獵起悲風滿目黃埃漲太空野壁山牆彭祖宅塵花黃草項王宮古今盡付三杯外豪傑同歸一夢中更上層樓見城郭亂鴉古木夕陽紅

邳州

身如傳舍任西東夜榻荒郵四壁空鄉夢漸生燈影外客愁多在雨聲中淮南火後居民少河北兵前戰鼓雄萬里別離心正苦帛書何日寄歸鴻

涿州

盧溝橋下水冷冷落木無邊秋正清牛馬亂鋪黃帝野鷹鶻高劈涿州城柳亭日射旌旗影花館風傳鼓吹聲歸客偶然舒望眼酒邊觸景又詩成

通州道中

一片秋雲妬太虛窮荒漠漠亂(之鴉)羣狐西瓜黃處藤如織北棗紅時樹若屠雪塞擣砧人戍遠霜營吹角客愁孤幾回兀坐穹廬下賴有蒲萄酒熟初

封丘

今夜宿封丘明朝過汴州雲横遮遠塞水落見長洲樹折棗初剝藤枯瓜未收傾囊沽一斗聊以慰羈愁

江陵

月到荆江上輕帆莫遠揚水搖龍影動風送雁聲長北斗回秋柄南辰耿夜光徘徊舒一嘯詩興落瀟湘

巴陵

車到巴陵秋正清岳陽城下繫孤舲江湖萬里水雲潤天地一涼河漢明月出洞庭魚婢舞氣蒸雲夢(吳本夢䕶)雁奴腥篙工又鼓瀟湘柁漁笛漁鄉上下鳴

蜀道

蜀道難行高接天秦關勒馬望西川峩眉岑峍知何處劍閣崔嵬若箇邊

長沙

洞庭過了浪猶高河伯欣然止怒濤倚岸買魚仍問米登樓呼酒更持螯湘汀暮雨幽蘭溼野渡寒風古樹號詩到巴陵吟不得屈原千古有離騷

成都

錦城滿目是烟花處處紅樓賣酒家坐看浮雲横玉壘(吳本坐看紅雲浮玉壘)行觀流水盪金沙巴童棧道騎高馬蜀卒城門射老鴉見說近來多盜跖夜深戰鼓不停撾

聞父老說(吳本談)兵

昔聞天兵入西蜀鞞鼓亂撾裂巖谷金鞍戰馬踏雲梯日射旌旗紅簌簌黑霧壓城塵漲天西方殺氣成愁烟釣魚臺畔古戰場六軍戰血平三川天寒日落愁無色將軍一劍萬人敵婦女多在官軍中兵氣不揚長太息

昝相公席上

燕雲遠使棧雲開便遣郫筒助客歡閃閃白魚來

丙穴綿綿紫鶴（吳本崔）出巴山神仙縹緲艷金屋城郭繁華號錦官萬里橋西一回首黑雲遮斷劍門關

歌妓許冬冬攜酒郊外小集

益州歌妓許冬冬客裏相逢似燕鴻醉擁蜀琴抽白雪舞迴班扇割西風山魚野饌荒山裏浪蘂浮花古寺中偶爾畱連借餘景出門一笑夕陽紅

隆州

歇馬隆州借夕涼壺中薄酒似酸湯城濠寨（吳本角）屋偏栽柳市井人家卻種桑官逼（吳本迫）稅糧多作孽民窮田土盡拋荒年來士子多差（吳本卷）役隸籍鹽場與錦坊

彭州

我到彭州酒一觴遺儒相與話淒涼渡江九廟歸塵土出塞三宮坐雪霜岐路茫茫空望眼興亡滾滾入愁腸此行歷盡艱難處明日（吳本月）繁華是錦鄉

彭州歌

彭州昔號小成都城市繁華錦不如尚有遺儒頭雪白見人猶自問詩書

彭州又曰牡丹鄉花月人稱小雒陽自笑我來逢八月手攀枯幹舉清觴

漢州

馬踏巉巖緩著鞭漢州城外看青天雲橫疊（吳本古）嶂吞殘日風捲崇岡起曉（吳本燒）烟地拔翠峯森似筍溪明錦石小如錢官郵足出門去信口語言詩未圓

綿州

綿州八月秋氣深芙蓉溪上花陰陰使君喚船復載酒書生快意仍長吟擊鼓吹笙歡（吳本勸）客飲脫巾露髮看日沉歸來不知其所往但見月高松樹林

永康軍

錦城飛馬過青城無奈風聲更雨聲一夜不眠何似者籌花賭酒到天明

萬州

槎牙鳥道沒人烟狼虎交橫馬不前回首（吳本四面）青山藏白骨萬州城下草連天

重慶府

鐵作篙師鐵（吳本紙）作舟風撞浪涌可無憂林開麋鹿遙相望峽裏蛟龍橫不休目斷弔橋空悄悄頭昏伏枕自悠悠錦城秋色追隨盡好處山川更一游

涪州

曉立驗橋烏時聞烏獸呼斯須風力健遮莫水程
迂赤岸石稠壘白鹽山獨孤眼前猶有險不盡更
危途

瀘州

復作瀘州去輕舟疾復徐峽深藏虎豹谷暗隱樵
漁西望青羌遠南瞻白帝迂晴（吳本晴）嵐侵簟枕寒露
溼衣裾野洛荷將盡山園荔已疎長官相見後置
酒斫鯨魚

榮州

醉倚高樓上裁詩得五言蠶叢雲羅羅鳥道月昏

昏妓女吹金管庖丁洗玉盆客癡渾不寐府主更
開樽

戎州

豪士家園爲我開樹頭樹底錦堆堆書生大嚼員
快意不枉戎州走一迴

錦荔戎州第一奇大如雞子壓枝垂金刀剪下三
千顆對客從容把酒巵

害（吳本客）馬勞人事已灰長安無復使臣（吳本人）來滿園蓊
蔚千千樹盡是楊妃死後栽

錦樹高枝（吳本低）種萬窠（吳本顆）歲收百斛足生涯八錢買
得一斤重啓直詩中特地誇

錦殼中開玉一團樹高數丈實難攀瀘戎顆顆甜
如蜜葵梓纍纍味薄酸

潼州府（吳本臥）

潼江（吳本州）待我洗吟眸如此江山是勝遊紅袖闘歌
纖拍手綠鬟對舞盡纏頭箜篌急撚風生座鞸鼓
連撾月上樓一夜不眠雞戒曉又騎鋪馬過綿州

興元府

秋風吹我入興元下馬荒郵倚竹門詩句未成雲
渡水酒杯方舉月臨軒山川寂寞非常態市井蕭

條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餓死棄兒孫

利州

雲棧遙遙馬不前風吹紅樹帶青烟城因兵破慳
歌舞民爲官差失井田巖谷捜羅追獵戶江湖刻
剝及漁船酒邊父老猶能說五十年前好四川

隆慶府

雁山突兀插青天劍閣西來接劍泉如此江山快
人意滿船載酒下潼川

閬州

閬州城南海棠溪客子不可無新詩正嫌風攪浪

花碎更被雨衝雲棄垂野鷗出沒底心性山禽飛
舞猶威儀江南或問閩州景錦屏山水天下奇

鳳州

鳳州山館有清輝古木扶疎散陸離紅尾錦雞鳴
古堠綠頭花鴨盪幽池荷聲策策秋來後桂影團
團月上時病馬嚙蒭思故櫪驚鳥遶樹衙何枝三
分割據人如夢滿目興亡客自（吳本似）癡走筆成詩聊
紀實岷峨風土出蹲鴟

鳳州歌

鳳州南去是南岐大散橫盤勢更危躍馬紫金河
畔路萬株（吳本枝）楊柳撒金絲

去路迢迢入兩當三千三百到華陽黃花川上黃
花驛千百猿聲斷客腸

和人賀楊僕射致政（吳本仕）

蓮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拄朱輪從軍幕下三
千客開禮庭中七十人飾帳麗詞推北巷畫堂清
樂掩南隣豈同王謝山陰會笑敘流杯醉暮春

初菴傅學士歸田里

燕臺同看杏花天別後音書雁不傳紫閣笑談爲
職長彤闈朝謁在班前揮毫屢掃三千字把酒時
呼十四絃聞已掛冠歸故里尚方（吳本多）宣賜鈔成船

酬方塘趙待制（吳本待御）見贈

久謂儒冠誤窮愁方棄書十年心不展萬里意何
如司馬歸無屋馮驩出有車吾曹猶未化爛醉且
穹廬

酬隱者劉桃岡

食既彈長鋏囊懸少錯刀功名須汝輩詩酒且吾
曹强項貧而樂揚舲氣自豪北來魚字密南去雁
書高擬折淵明柳重尋夢得桃明珠忽委贈價重
九方皋

會平山招飲

老貌不隨俗固窮而隱居一塢百竿竹八窗千卷
書酌以旋篘酒薦之新網魚興盡出門去晚涼山
雨餘

答林石田見（吳本過）訪有詩相勞

偶攜降幟立詩壇翦燭西窗共笑歡（吳本靚）落魄蘇秦
今席煖猖狂阮籍尚氈寒山中客老千莖白海上
人歸一寸丹世事本來愁不得乾坤只好醉時看

答閒先老子萬一山

廬山五老招我此行我琴不鼓無虧無成

萬安殿夜直

鳳銜紫詔下雲端千載明良際會（吳本作遇）難金闕早朝（吳本作曉）天表近玉堂夜直月光寒宮衣屢賜恩榮重御宴時開禮數寛卻憶元都人去後桃花零落倚闌干

張平章席上

兩鬢蕭蕭不耐秋與來今日謁公侯舞餘燕玉錦纏頭又著紅鞾蹋繡毬

鳳鸞雙舞

慈元殿熏風寶鼎散香雲飄墜環立翠羽雙歌麗調舞腰新束舞纓新綴金蓮步輕搖彩鳳兒翩翩作勢便似月裏仙娥謫來人間天上一番游戲聖人樂意任樂部箾韶聲沸衆妃歡也漸調笑微醉競奉霞觴深深願聖母壽如松栢逍遙更萬年千歲

題王導像（見遂昌山人雜錄）

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洒新亭

生挽文丞相（類稾題云文山道人事畢○此首元本不載今據吳氏續谷亭本補錄）

厓山擒得到燕山此老從容就義難生愧夷齊尚

周粟死同巡遠只唐官雪平絕塞魂何在月滿通衢骨未寒一劍故知公所欠要留青史與人看

浮丘道人招魂歌（見文丞相集附錄）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囓氊雪窖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蒼穹睢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男兒忠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忍埋玉骨崖山側蓼莪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拔舌剖心命何惜地結萇宏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憶魂招不來長歎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信不通雁飛絕獨處空廬坐纍纍短衣凍指（成化杭州府志作猶凍）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體裂此時與汝成永訣汝予何處收兒骨嗚呼三歌兮歌聲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長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兒跣足行雪霜萬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飢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

狼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挾虞姬右陵母一劍捐
身剛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為忠臣妻烈女嗚
呼五歌兮歌聲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罪皮肉凍死傷其寒蓬容煨爐不
得安叫怒索飯飢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荊棘蹲
坐膺不完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摧心肝嗚
呼六歌兮歌欲殘魂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毋曉粧顏如玉（成化杭州府志云孝女姚姓面如玉）憶
昔狼狼走空谷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毀亂多殺
戮白日驅人夜燒屋一雙白璧委溝瀆日暮潛行
向天哭嗚呼七歌兮歌不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噴香汁杜陵寶唾手
親拾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護
呵六丁立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濕嗚
呼八歌兮歌轉急魂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
漂蕩鐵漢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
間留好樣惜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
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蘇臺懷古 見元詩體要

靈巖寺古樹森羅滿目興亡落逝波越相舟中西
子去楚王宮裏北人過歌臺日暖遊麋鹿禁苑風
高走駱駝卻羨老僧無一事白攜瓶錫入烟蘿

汪水雲詩祇見於鄭明德遂昌雜錄陶九成
輟耕錄瞿宗吉詩話及程克勤宋遺民錄者不
過三四首夏日曬書理雲間人鈔詩舊冊得水
雲詩二百二十餘首錄成一帙然逈賢序水雲
詩以為多記國亡時事此帙多有之而所謂與
文丞相獄中倡和者概未之見也惟浮邱道人
招魂歌擬杜少陵七歌體製者今見文丞相集
後水雲詩集劉辰翁批點刊行者藏書家必
有全本當更與好古者共購之

史辰伯先生從琴川錢太史家借錄崇禎壬申
夏四月廿一日鈔完研隱老人記於吳門之西
郊草堂

乙酉夏六月十八日避亂鄧尉山印可僧寮覽
竟淚沾胸臆嘉穎時年六十有八

余又得水雲湖山類稿一帙係元刻劉須溪評
本与此編互有不同暇日校對研朱點出因知水
雲詩散落者多矣二本缺一不可牧齋尚書

以不得見類稿爲恨余益得插架殊可喜也

雍正癸卯中元風起作涼書堂撿討因筆

揉花居士

水雲集詩二百餘首刻於石門吳氏詩鈔者悞書錯簡往往而是讀者病之偶得陸平原柔薇堂舊鈔陸傳於史辰伯史借於　流傳有自允爲善本秘之篋衍十年於茲矣今年春從吳甌亭先生假繡谷遺書重加勘定合湖山類稿刊之成合璧焉集中詩與類稿互有增損桐鄉汪氏刪其重見者錄爲湖山外稿於昔人持擇之意或未盡符予故一仍其舊云

乾隆三十年五月望後百古歙鮑廷博識

水雲以布衣流離絕域寄哀詩騷人品既高詩亦有楚騷天問之遺以文發其幽光刊以行世洵不朽之盛業也詩以紀之

乾坤清氣得來多遺稿天留不可磨一
自斯人發潛德人間齊聽水仙歌

秋室余集

仁和陳載周刻

附錄上

恭宗皇帝送汪大有南還詩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讀汪水雲詩集　　趙　賢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皇帝嘗命奏琴因賜爲黃冠師南歸時幼主瀛國公福王平原郡公趙與芮駙馬右丞楊鎮故相吳堅留夢炎叅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青陽夢炎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水雲之詩多紀其國亡時事與文丞相獄中唱和之作文丞相又與馬丞相廷鸞章丞相鑑鄧禮部光薦謝國史枋得劉太博辰翁序其詩集劉公又爲批點余問閒危太史言曰水雲長身玉立修髯廣顙而音若洪鐘北歸數來往匡廬彭蠡之間若飄風行雲世莫能測其去留之迹江右之人以爲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像至今有存者其諸公所賦墨蹟嘗見於臨川僧舍云及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讀而哀

之偶成二律以識其后

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客過殷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容白頭

續琴操哀江南　謝翙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聞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遷從之行畱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噫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爲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覩彼翼軫客星光光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無罪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睇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縲絏姦黨心寒健兒膽裂黃河萬里冰雪峩峩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酹我酒風摧我髮冰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爲別淚昔也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爲期

輿言自古四之四

輿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游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褰回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忘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黎闔雲散羽林烏沒吞聲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胡獨不哀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翙作讀其辭其悲因其辭以推其心時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翙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大兵壓境兩宮且以琴再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常以壺觴自隨盡日不醉權臣弃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閒蓋必有以塞塞其耳日蠱惑其心志而然歔否則慄慄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爲一龜益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報講謀者

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
屈欣擒身困縱幕鞋拔刀所校不得栫嘻宋季
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之不為
鄒忌必為雍門周縱不能一語主聴使共少有
更張亦能使之泣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
之聲窮窮焉兩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共心快
快犇走為里若不釋然者喑亦曉矣天寶盛時
歌者李龜年恩遇無北祿山亂聽年流落江南
舞歌數閼四座負不嘆息泣下又況天地聽然
山可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席不有以泣聽年者
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昔之人而有
所守者翔之於韵句欸馬故録之若日南風不
鏡國自占見之公南何言哉尚何言哉金華吳
茉跋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貴戚玉麟兒會逐鑾車入紫闈王母窗前窺面日太眞膝上蘆舛時滄濱水闊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

送汪水雲入湘　吳仁傑

碧水波翻海亦摧奮身龍背護蓬萊忍隨天上紅雲散卻馭關中紫氣回天道有常須變化元關無鑰任敲推攜琴更拜蒼梧野想南薰入調來

送汪水雲之湘　摸魚兒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霖鈴忍按新闋杜鵑枝上東風曉點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曾識關山月怨絃易絕奈笑罷顰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浮雲事又作南柯夢徹一簪聊寄華髮乾坤桑海無窮事不歷昆明初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梅花蠻黃花送客休更問湘魂獨醒何在沈醉浩歌發

送錢塘琴士汪水雲　陳泰

三十年來喪耆舊天下彈琴水雲叟猶疑朕氣世間無自說蹉跎晚何有漢宮麗華陰貴人臣忝近歲居宮門東觀初令習書史寶詔再直行絲綸熙明殿中晝朝罷仗內玉輦扶皇君脂容傳詔促侍燕屏棄傳樂嬿繽紛調絃始學鳳皇語度曲便覺聲有神銀山千片潮捲雪天馬萬匹風驅雲龍顏正色動一笑錦纏勸醉葡萄春今時富貴眼看盡異域飄零心尚存流傳翁子竟誰在散落江湖嗟獨聞人生底用誇長健白首青衫淚如綫尊前指法鬪呼韓玉腕香餘夢中見

題呂仲善所藏汪水雲草蟲卷子　并序　陳讜

卷中百蟲各極情態而終以大小數鴈豈所謂江南破百鴈來乎水雲寓黍離之感於畫圖覩者淒斷

瑤琴理罷松風長嬾上湖船看歌舞行雲流水有

心期野草閑花各天趣紛紛蟲羽恣飛揚散入毫端無遯處尋香逐艷何從來含睇凝情如欲語黃荃崔白稱好手研吮朱鉛眩童竪不肥不瘦潤有餘墨暈生春獨清楚脩然如處女短不出叢秀骨嫵夏芷仙人白紵袍長身玉立風生宇何當石根容我步烏紗節竹從容賦漆園蒙莊知道者夢裏化爲蝴蝶去蘧蘧栩栩情態多什什伍伍花閒佳顛魂無定抑無歸粉翅纖紋何用許象房守宮半夜走玉帳佳人成白首絡緯蕭條蟋蟀寒山河已落他人手籬根爆爆牽牛花瓜蔓藤枝亦何有西湖清淺綠荷彫畫橋依約春風柳海潮不至天目傾七寶金鞭從北狩雙雙朔鴈俱南翔蓉苕菰米連瀟湘飛鳴宿食各自得豈有繒繳仍須防道人蒿目難爲傷銅山淚盡天亦荒琴歌既斷賦無續畫圖彷彿存興亡平川呂氏好古者不鄙謂予題此畫忽憶秦皇漢武年萬事輸實如走馬

書汪水雲集後

潘　耒

汪水雲詩元名人共相推許有詩史之目其詠宋

幼主降元後事皆得之目擊多史傳所未載而聲情悽惋悲歌當泣故國故君之思斯須不忘可以愧食祿之臣矣虞山錢氏跋其詩摘二絕句云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峯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又引挽謝后詩云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乃云合而觀之紫蓋入雒青衣行酒豈足痛哉讀畢不覺流涕漬紙一似有深恥而不忍言者是大不然考之宋史理宗謝皇后寶慶三年冊立垂四十年而度

宗嗣位尊為皇太后又十年而幼主立尊為太皇太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二年宋亡北徙越七年而終壽七十四則至燕時已六十七矣元世祖崩於至元三十一年壽八十滅宋在十三年壽已六十二寧有劉曜羊后之嫌所云謝家田土免輸糧者當是以謝后舉國納降之故優恤其宗耳豈有他哉其歷敘宴會之豐自皋帝初開第一筵至第十瓊筵敞禁廷凡十章據云君王把酒后妃進卮三宮坐受極其隆禮且屢云宴罷歸來未嘗暫留元宮也始至而十開筵宴猶以客禮待之既乃

加封爵給第宅賚錦綺免后家之稅授降臣之官見於諸詩歷歷有序不當節取二章深致感慨也元人以宋為大國不意其君臣不戰迎降喜慰過望故不戮一人而遇母后幼君有加禮於此見世祖之寬厚水雲又詠宋宮人分嫁北匠云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則世祖為人可知矣元史又稱宏吉剌皇后之賢見宋幼主入朝而不樂視宋府庫物一無所取又為宋全太后不習水土代奏乞回江南帝不許退而厚待之則知禮數優渥復有賢后之助焉大抵既封幼主為瀛國公則必別置

邸第母子宮眷當仍聚居其中觀水雲詩云昭儀別館香雲暖手把詩書授國公則王昭儀亦未嘗入元宮也令其為元妃嬪安得與水雲時相倡酬哉至謝太后沒而後全后為尼瀛國作講師悉見於集若不詳考本末而獨摘新旨免糧二語殊足動後人深疑德祐之事已是古今至辱余不忍三朝國母重遭汙衊且使水雲有遺累也故書此詳辨之　右見遂初堂集

湖山類稾後序

汪森

汪水雲湖山類稾五卷為劉辰翁批點無敘引及

鋟刻年月卷首脫落四版集中字句間有漫漶而不可讀者因檢錢虞山所藏雲間舊鈔二百二十餘首互爲參訂複者去之闕者存之編爲外稾附于五卷之末又從宋遺民錄取廼賢劉辰翁文天祥馬廷鸞周方趙文李珏諸序并錄之以冠簡編但賢敘中所謂章丞相鑑鄧禮部光薦謝國史枋得三序并與文丞相獄中倡和詩槩未之見也夫時有代謝物有存亡浩氣之精英發爲光怪終不可磨滅豐城之劒與合浦之珠是已況精誠感天地者乎則其所脫遺者猶有待也水雲先生遭時

改步隨三宮北徙瑣尾流離冰天沙塞魂銷骨折九死而不一生其見諸詩歌怨而不怒悱而不激憂愁摧敗而舊國故都不忘寤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可謂有守不辱之士矣臣之事君貴知命而守義不幸而家國淪喪委之天運莫回一旦以榮祿動心則殷都麥秀周室黍離不足繫行役之感其爲反身事讐亦復何限安有富貴類浮雲忠節貫金石如先生者哉先生由杭入燕道里所經皆百戰之地黃塵白月敗垣蔽棘對之而傷心言之而隕涕去國千程覊身一紀嘆瀛公之說梵哀王母之空門謝后挽章提刑哀些金閨之詩卷何存玉案之道書長在以至南冠遠路北面全屍月滿通衢雪平絕塞之作不待搔首問天椎心泣血者矣其他賦情指事種種悲涼先生以片言隻語形容畧盡令讀者如身經目擊當時號曰詩史夫豈吾欺予故悲其遇感其辭備錄而珍之令精英之氣不沒于天地閒也及讀王昭儀秋夜寄水月水雲二昆玉絕句水月之爲人不少槩見其詩亦絕無傳者又爽然自失矣悲夫時康熙二十又六年歲次丁卯清明日休陽宗後學森題

右見汪氏鈔本

附錄下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門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鸞童兒賸遺追徐福癘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輟耕錄

水雲汪元量宋亡以善琴召赴大都見世祖不願仕賜黃冠遣還幼主送詩云黃金臺上客底事又

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宋宮人多以詩送行者有云客有黃金共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意極悽惋元量有詩一帙皆敘宋亡事如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僉名謝道清餘詩大抵類是可備野史元馬易之題其帙後云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閑雲一釣蓑 歸田詩話

按前卷所列少帝送水雲南還詩與此首意同辭異前詩見于陶九成輟耕錄羅存齋所記不知見于何書又日下舊聞以此詩爲水雲歸後少帝追懷之作應並存之以俟考

汪大有字元量爲詩感慨有氣節嘗以善琴受知紹陵宋亡從三宮北去留燕甚久時故宮人王清惠張瓊英皆善詩相見輒涕泣倡和語極悲壯或至文文山銀鐺所作拘幽十操文山倚歌和之元主聞其名召入鼓琴一再行乞爲黃冠歸錢塘與故宮人十八人釃酒城隅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往來匡廬彭蠡間若飄風行雲莫能測其去留之跡自號水雲子有水雲集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所

歷皇王帝霸故都遺蹟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者皆收拾于詩劉辰翁馬廷鸞目曰詩史 錢塘縣志文苑傳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出入宋宮掖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留宿薊門數年文丞相被執在獄汪謁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元世祖命奏琴賜爲黃冠師南歸故幼主瀛國公故福王平原公故相吳堅留夢炎叅政家鉉翁文及翁宮人王昭儀等分韻賦詩餞行有水雲詩一卷多紀國亡時事親見耆黃歸附展轉北行元帝后賜三宮燕賚宋宮人分嫁北匠有種種悲歎其酬王昭

儀及平原公第夜宴謝太后挽詩尤悽絶故相馬
廷鸞章鑑謝枋得咸序曰詩史後往來匡廬彭蠡
之間人莫測其去留之蹟南宋書
水雲以善琴供奉國亡隨三宮入燕久之請爲黃
冠南歸藏有賜硯背刻天錫永寶四字分書右刻
水雲二篆字左刻楷書絶句云斧柯片石伴幽閒
堪與遺民共號頑試憶當時承賜事墨痕如淚盡
成斑其北征古詩有云北師有嚴程挽我投燕京
挾此萬卷書明發萬里行則硯必並載入燕以詩
書授瀛國公皆此硯矣改蟲齋筆疏

度宗時汪水雲以善琴出入宮掖元兵入城賦詩
云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
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鑾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
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
頃之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
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
愁到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劒淚痕深黃金臺迥少
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窗寒
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蕭蕭入短襟堯
山堂外紀

汪大有字元量號水雲浮梁人咸淳進士官兵部
侍郎工詩清麗可喜臨安旣失其詩曰西塞山邊
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
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
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鸞童兒賸
遣追徐福癘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
娟應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
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
亭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其指敎
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敎之所著詩有水雲
集西江詩話

按水雲錢塘布衣以琴師出入禁中見于劉辰
翁文文山諸公題詠此云浮梁人官兵部侍郎
不知何所據也

有宋福建莆陽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五卷

（宋）黄仲元撰

明嘉靖二十一年黄文炳刻本

四如集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黄仲元撰。仲元有四如講稿，已著錄。是集前有咸淳甲戌余謙一序，所作夢華記附焉。又有至治三年傅定保序，似猶原本。然考宋濂潛溪集中有仲元集序，稱其門人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爲六卷，其子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爲五卷，其曾孫至又裒其遺文爲十卷，而請濂序之。是仲元原集實合講義雜文共爲二十一卷。今講義已別本單行，不入集內。此本止文四卷，附錄一卷，與其子所輯之五卷既不相合，而其曾孫所續輯之十卷亦不在其內，是散佚之餘，重爲掇拾成帙，非其舊矣。集內諸文皆有註釋，不著名氏，疑或即其子之所作歟。仲元在宋末講學諸家，特爲篤實，其出處亦均合道義，故其文章不事馳騁，而自有端厚樸直之氣。知近裏之言與囂爭門戶者固有殊也。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前序

莆前一輩四如黃先生爲名進士爲經學老師爲詞章大家數異時艾軒翁以經學鳴遭際阜陵致身法從莆士之談性理者率皆其徒二劉後人則有若樗庵翁以詞章著穆陵眷之厚當兩制躋文昌莆士之工詞章者多師之若四如翁則瓜山先生之嫡孫行家庭師友究之經學邃矣演迤而爲詞章汪洋大

肆若記序若碑銘若題跋蒼然之光淵然之色未嘗求合於古也而制雅未嘗務去陳言也而意新未嘗求異於人之說也而自不能不異蓋以詩書禮易春秋爲之本而旁推交通若國語之博雜騷之幽太史公之潔無不備焉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達世屏居戶饑常瀕使其逢則旃廈扉垣蓋先生券内物惜乎兼經學詞章之長而卒不施

宰物者孰從詰之哉吾又觀於莆有夾漈鄭漁仲先生白首窮經尤精於史學鄉也雖以布衣召而終老丘園爲可恨四如翁不爲艾樗之顯甘同漁仲之晦然位雖不顯而書則傳身雖晦而名則彰通志之行夾漈之顯也文集之傳四如翁之顯也士君子患無令名之難窮達顯晦不足計也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之子子材學世其家而文彪於時

今爲長汀郡慔以翁與予咸淳辛未歲聯榜帖梓翁之文若干篇將鋟而傳之不鄙囑予敘于於翁何能爲役辭不獲命乃喟然曰翁之文傳則湛輩亦托不朽幸也遂忘其僭而爲之叙云

元至治三禩清明後一日前進士清源傅定保書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前序

濂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藍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蹟然後志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之十二代孫世爲儒家其父績師事瓜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

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爲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爲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

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爲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爲文辭務以理勝不暇如他文士馳騁葩藻以爲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爲六卷刊之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爲五卷而刊

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裒聚爲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濂爲叙以傳濂聞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者如歸市江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来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

氣澤所薰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瓜山復齋之起推闡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敷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教矻矻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旨所宣皆天地之秘藏有未涯涘者奈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爲之惜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俱化若併其遺文同就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爲務可謂不死者矣濂年耄而昏避求文者若避鋒敵甚不得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慕鱸之久勉循至等所請而躬叙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能行世亦不藉區區之文而后傳也先生黄氏諱仲元字善甫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老人云

洪武八年秋七月己未朔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府宋濂謹序

有宋福建莆陽黄仲元四如先生文藁目録

卷之一

芸筆記　族祠思敬堂記
學稼軒記　半山精舍記
葯房記　居安堂記
小孤山記　一粟窩記
劉氏厚堂記　委成齋記
讀書堂記　還笏樓記
孝節郭公祠堂記　仙遊縣學尊道堂記
莆田縣廟學聖像記　自得齋記

虚已遊世之堂記　質谷記
昭武危西仲寄傲軒記
命隱室記　灌畦記
愚丘記　二友亭記
意足亭記　萬竹胡希道見思堂記
劉氏復本堂記　尹氏萃貞堂後記
東埜書房記　魚我亭記
南劒路新社稷壇記　將樂縣桃源橋記
聖墪順濟祖廟新建蕃釐殿記
張天師正殿記
汀州路重造府治定光吉祥寺記
韻鄉記

卷之二

蒙古字學題名記序　鄭雲我存藁序
題漫翁林春山草韻序
鄭雲我孔子年譜序　講春秋序
忠經輯要後序　李氏家集序
通志序　姚野庵詩解序
表兄陳可山序　送歐陽臣夫序
送術者龜峰序　序贈吳丹陽

贈楊愚谷序　送林理齋序
春臺易圖序　忠經序
題宋蜀翁北遊詩卷後
題黄耕叟存藁　跋方正叔正通庸言
劉畏獨答何

卷之三

誨林子高冠辭　歐陽學脩字訓
方天覺字重甫字訓
學孔字訓　夾谷可與字訓
姚平山仲一字訓　字汝亦說

夢雲夢雷伯仲字訓
伯俊字訓　彥聖字訓
明卿字訓　林則特字說
顏舜可字說　傅彌年字訓
林于高三子字祝辭引
師說祝辭　師孔祝辭
師旦祝辭　以辯以順字訓
林起東字訓
甥孫郭啓翁智遠字訓
林景惠字說　洪與我字說
陳汝作字說　陳耀卿字敘
大年字訓　昌年字訓
喬年字訓
卷之四
清逸處士春山林君墓誌銘
韶溪姚君墓銘
書宋故龍川史君姚公墓誌後
歐陽君厚墓誌銘　李仁可墓銘
故中山處士林明甫墓銘
故進士謝春塘墓誌銘

架閣通直劉君墓誌銘
太學錄此堂葉公墓銘
隱君子林君亨之墓銘
貢士洪德章墓誌銘　夏宣武將軍墓誌銘
薛君立墓誌銘
故通守太學博士介山林公墓銘
故梅西先生郭教授墓銘
太孺人林氏墓誌銘　壽藏自誌
卷之全
上古心先生書　祭文　祝文　事述　世次附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槀卷之壹

夢筆記

丙戌歲夏五八日午漏三刻後學黃天叟淵課兒講易罷坐而假寐夢一神人坐于龕龕音堪諦視之吾夫子燕居像也亟再拜稽首子曰女來前吾授女筆二淵敬受又拜子曰勿拜退懷其一窺其一圍徑三寸許漬墨瀋甚柚而請業於夫子偶角丱來覓句丱音貫遂覺驚喜相半迺自占曰筆者述也述事而書之者也其斯文之祥乎吾夫子筆絕於獲麟今一千八百年矣當時闕里弟子賢哲七十七人此筆奚不授孟子車車音居而後五季而上豈無大儒此筆奚不夢夫子嘗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必如吾夫子而後以斯文爲已任夢者夫人所有而聖人之夢與夫人不同吾夫子復嘗夢見周公於斯文聞而知之乎哉必如吾夫子而後精神心術與周公胥契於寤寐之間淵於斯文未聞萬分一世古人今思執筆從二孺子後不可得安敢步趨吾夫子雖然吾夫子所以授筆於淵者何春秋感麟而作作起於獲麟則筆止於所起春秋經也續之僭或書帝正月或書陽正月皆叛經者然獲麟以後之史猶可得修乎漢司馬子長史記

始黃帝終麟止而十二國世表起成周共和庚申以上傳疑矣班孟堅專志西漢史而秦伯莽盜世經微寓書法迺以更始帝著紀宜劃遷固而下無譏焉唐陳伯玉自漢武迄唐爲後史記未及竟亦不傳宋邵堯夫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爲編年譜黜呂娥媧進孺子嬰以土后魏附梁以宇文周附陳夫豈無見而書少帝恒山王書曹魏接獻帝或者疑焉張敬夫經世紀年夏少康出處復國甚悉所假立惠帝子不得紀元關涉世運稍大而最可議者山陽公尚存即絕漢而予蜀司馬君實先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名爲通志後作通鑑劉道原之力居多而是非予奪一出君手秦以前或即通志也舉要曆稽古錄歷年圖俱助此書之不及其曾孫伋經緯離析圖又惟與兩漢西晉隋唐以一統然一統與正統異一統而正者若唐虞夏商周其次漢唐與宋若西晉若隋雖一而未正朱元晦綱目於始皇二十六年大書而不分註意謂前亡後繫朝覲皆歸即爲正統當送一難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實周貞定王之五年也孫貞定王戊寅距威烈王丁丑六十載間於史闕如此大欠事呂伯恭以魯史左氏國策史記說苑諸

書修之曰大事記上接西狩下止征和（漢武）繫楚義帝繫
高后一失一得識者自識然於周魯七國事跡疎畧
此史之所以不可不修繼周者百世可知或者吾夫
子授筆之意其在玆乎雖然史未易脩也乾坤未毁
老身長在無憂衣食亂其心此夢决不負負獨念家
無屋壁之藏世多遺軼之書（軼與逸同）畜眼未見下筆恐
未精妙惟吾夫子陰隲之俾昌斯文又昌我後之人
淵遂次前語爲夢筆記

淵舊讀一書記夫子作孝經時簪筆拜北辰老忘
所出何休序公羊傳曰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此二經者夫子二筆與孝經當時授之子
輿而春秋筆削子夏不能贊一辭宋元晦謂孝經
曾氏門人所記若以爲夫子自著可笑之尤吾鄉
鄭漁仲又疑夫子所取魯史之筆適至獲麟時欲
修之而未及修然非與後乎此復夢夫子記問此
事記成之明日淵敬跋

族祠思敬堂記

堂以祠名即古家廟或曰影堂東里族黃氏春秋享
祀歲節序拜之所也堂以思敬名何祭之所思主乎
敬也所以有斯堂者何堂即族伯通守府君諱時之

舊聽事某與弟神國曰新直公（即仲祿公）姪現祖與權（朱公）
得之不欲分而有之願移爲堂而祠吾族祖所自出
御史公諱遁以下若而人評事公諱陟以下大宗小
宗繼別繼禰若而人（古者諸侯適子之弟爲別子別子長子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別子之大子以其長子繼己謂之繼禰爲小宗五世則遷大宗一小宗四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上
治旁治下治序以昭穆凡十三代（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亦曰天之生物一本也
子孫孫子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不
則何以貫世系聯族屬接文獻而相與維持禮法於
永年哉雖然不敬惡惡可敬所以致愛也所以致慤

也（致愛極其愛親之心致慤極其敬親之心）而所以致愛致慤者又存乎
心惟有怵惕悽愴（怵惕驚動親悽愴悲傷親）之心（春有怵惕之心秋有悽愴之心）
故祭之前期思其居處笑語思其所樂所嗜（居處笑語樂嗜）
（往而不反非有實也豈形体所能交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以已之精明而與儀
惚交然後祭之質明（比而始行事記）其立敬以詘其進敬以愉
其薦敬以欲（身詘而爲之變色愉而致其親心欲而冀其享已斂而退色不絕於面則慎終）
（如始矣）徹退敬齊之色陶陶遂遂（陶陶思親心存乎內遂遂思親心達乎外）
夫如是則所思者敬而各敬爾思也若悠悠而來不
顧不享祭畢餕餘泯泯而去此豈足以稱斯堂之名
之義仲元竊念花樹常家宗法畜眼所未及見（族人逮來）

焉會貫族雖無事亦月爲之肃事宗會法可老蘇族譜一引弟姪雲仍讀之
油然而生孝弟蘇氏族譜譜蘇氏族獨所自出得拜與享譜明允作也會引拜於斯饗
於斯思之無射敬之無射先祖是聽介爾景福豈不
休哉或曰新斯堂也費焉須曰節縮祭田之贏勾稽
山林之入弟姪親表間佽音次助焉或微乎微具刻牲
碑此不書後來者墻屋之或當脩器具之或當庀音譬
吾宗有顯融者良與者脩之庀之循今之年庶俾勿
壞書之又不一書書已系之詩曰

徛歟吾族餘四百祼人世趨新宗法不隆聿升斯
堂老至穉雅雅孝孫虔祀神保致嘏數世之後毋自
封昣演迤扶將勿替有引

學稼軒記

癸未六月哉生魄天叟記學稼軒何以記記爲傅君
德陽作也德陽者何心田翁景周之子也不名而字
之何前進士也以學稼名軒何稼農事士學之志常
業也昔之民無不農之士後之民皆不士之農故九
井廢四民分農之子常爲農士之子常爲士農農而
已巽鈇擕儷巽邑名鈇人名都其姓也沮溺結耦雖農不農問稼
於士哆然而對多音宅大口貌吾食舊德非服先疇士士而
已此格物之學所以不明也農夫以百畝不易爲憂
君子以一物不知爲羞不必種粟而後食也神農二
十篇宰氏十七篇亦不必談與不必耒耜吾家操也
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亦不必問與稼者稼也有生
之義稼之地某宜一易某宜再易某宜三種某宜五
種中地一易休一歲乃復種下地再易休二歲乃復種不易美地稼之名某種當早
某種當晚某種最先某熟最後稼之器曷爲錢鎛曷
爲穀芨曷爲槍刈曷爲椎銍錢鎛田器詩庤乃錢鎛鎛音博芨音撥椎木棒
銍穫禾短鎌稼之政曷用人耦曷用牛耦此二句言耕曷用貆
麋曷用羊豕貆音桓貉子此二句言糞止水以何寫水以何周禮稻人
掌稼下地以防止水以澮寫水坊堤也先雨何待時雨何挾先雨耜耨以待時雨

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從事田野出管子周禮云隨師田以簡稽注云簡閱也稽計也又當
稼事所當簡稽也有爲國鄉者於苗曰少也眴眴乎
眴音絢目動何其孺子壯也莊莊乎何其士成也由由乎
何其君子有爲王子者於田曰深耕概種概音字立苗
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此漢朱虛侯酒令之詞士何事曷不
尚論古之人于耜納禾三之日于耜十月納禾稼其始播百穀皆豳風詩始
播百穀與豳父老爲周旋人卒焉起焉作勞無一日
之休旆旆穟穟幪幪唪唪音捧模寫稷射稼時物物景
狀後老師耆儒塗易一字不得二詩者非周公決不
能作此等趣味千載下何人獨解平疇交遠風良苗

亦懷新領此惟一元亮乂菁飯之半牛力晩來新識
此惟一子美東皐下濮官張杜曲（此四地稼所也）或視穫或
補畦崎嶇往來寞空自若亦曰士而未仕則耕仕巳
又耕常也今章逢者以首苧蒲身襏襫爲恥（苧蒲草笠襏襫）
（蓑衣管子云首戴苧蒲身服襏襫此之謂農）山林者以載嬪息服疆畝爲
名（嬪婦也出嬪于虞息子也有賤息弱息）不得書中有粟之高談（書中自有
千鍾粟眞宗勸學歌）則出豆落爲箕之怨語（種一頃豆落而爲萁漢楊惲失位怨
望詩）回視陶杜孰眞孰僞（德陽）仕而已者也俯不恥細
民之賤前不慕退士之名有溪可撈（進船也音撈）有田可
饘粥耕且種還讀我書如讀山海經時在家早起憂

國願豐又如詠吾宗孫子時信居寵之虛榮不如爲
農之可樂雖然井飲田食出作入息農曰稼士曰學
百畝五畝以事父兄農曰稼士曰學耕野皆堯舜之
道農桑卽王道之始百姓日用由之而不知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陶杜可謂知稼穡之興
語學未到周公地位古今無兩周公德陽顧學者何
年年秔熟約叟重客往來阡陌尋浣花（子美）溪酌彭澤
（陶令）酒相與歌風雅於碑山之南使田更（夫也）野叟擊壤
群和曰吾儕小人亦學稼者而有此樂乎不也豈不
爲山中淸話叟叟何黃姓（淵）名自號韻鄉老居士

半山精舍記

癸酉歲莆邑昉起學宮博士張君肖李實來丙子冬
學宮成時樞相宜關如心陳公以博士名聞于朝巳
攺合入宮矣居無何莆更兵燹余館外弟宇下距環
泉（環泉地名）尺有咫後三年庚辰春博士寓環泉之南過
存相勞苦夜闌語軟時或酬倡余貧到骨博士父子
不相聊少日感頻相告吾遠父母國有年昔昔烏吟
（昔夜也越人莊舃仕楚而病思吟則越聲列子云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秋半戒途無
以實索小人有閭廬曰半山精舍願徵子文輝擢捲
樞余輾（音展）多曰子謂吾文其與可竹（文同字與可善畫竹四方求者足相

躡）廷珪墨（李廷珪墨能削木墨水經月不壞）與迂何甚後五月又相促
迫子迺更端而問曷名乎半山博士曰昔王文公築
第白下門外爲道之中後捨報寧人以半山名寺（文公
子雱死公坐鍾山恍惚見雱荷枷杻如重囚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荐福）黃太史遂稱
公爲半山老人吾精舍在莒溪山半因用其名名之
非慕此老也然則孰名之曰杜公康侯名之且大書
然則面勢何鄕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
來然則經營何始斷手何年（斷手字晉魏以來之語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
（美杜工部題工外草堂詩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曰先君子庀（具也）徒於甲
午落祭於乙未歲丙午漂於水唯棟扁坋汙泥淤中

濯溉如新殆若陰相遺我後人又四年己酉六月誅茅編竹苟完一區吾精舍雖不加闢成先志也然則精舍之名昉于何時曰漢仲承(劉仲承也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教數百人辟不就)並文有(檀敷也家貧而志清舉孝廉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子良(包咸也習魯詩論語住東海立精舍教授)諸儒以之講授(絕句)蜀元直(徐庶也[illegible]少好俠後感激折節學問精舍聽習經業義理精熟)皆以之聽習(絕句)魏譙東(魏曹操也讀書精舍)宋石壁(謝靈運也石壁靈運精舍有詩云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武帝立精舍於內殿引沙門居之)以之讀書(絕句)逮晉武帝奉佛引沙門內殿名義胥失之(句)吾精舍書室也非緇廬也(緇廬僧寺也出唐李庾西都賦)有田可耕有池可魚蕭雖信美然非吾土携書

歸隱不失故吾則走也幸余蹴然曰苕山之半甲午以前樵夫野老之所同有甲午以後皆蔽處奇士之所獨擅端平距淳祐甲午幾何時而此舍已荒田野草丙午距己酉又幾何時而荒田野草又爲幽人之廬己酉距庚辰又幾何時間關濡滯在天一握(一握小說孤雲)(雨角小天一握)在安知伊威不在室蠨蛸不在戶也(伊威婦也蠨蛸)(蠨蛸小蜘蛛也無人亦有之)戶博士於癸卯壬子兩隨計吏俱試奉常屈戊辰叨恩僅授縣師家食六載方告戍期何分寸之難躋攀官蕭終更(終更今考滿也會宗終更而還)民遄脫選調寵晉兩階又何朝適而昔(夜也)至突未黔事乃大謬不

然盎無儲米囊慳一錢栖栖萬狀又何頭方命薄舉翮觸四隅使瞽者揣聽又未知博士相法當何如陰陽儲與千變萬紾曷爲從類曷爲居方索之不得求之招搖之下然昔人觀園囿之興廢知洛陽之盛衰(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博士行歸故都視城郭而猶如故蒼生而各環堵豈惟爲平泉(李德裕平泉莊周圍十里)一樹一石喜過比隣訪故舊或各隔異方或無家可問晨煙夕露莽蒼滅沒使人意象惘然甫也草堂(杜子美草堂在成都城外)亦無顏色直有感也夫然予聞管仲父曰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支堅固可以爲精舍博士春秋高精力完無

一點老人衰憊氣壽猶方將未已不知返予之舍種瓜采薇穿花藉草尚憶吾天叟否(秦東陵侯邵平秦破種瓜長安城東)(張籍曰香米南山蔬飲三江水足矣)天叟名淵姓黃自號韻鄉博士樵之拏川人名靖夫李出也爲處士夢庚叔建後(句)可謂能爲之子矣因記而授之歸且與苕山結緣庚他日不作生客(予由作栖賢堂記云僕爲書之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作生客)

葯房記

房書室也命以葯何(葯白芷也淮南子秋葯被風)喻芳潔也正則(屈原名見離騷)九歌謂芷爲葯芷楚草也一名白茝一名澤芬蜀與楚接壤而蜀產尤多然草之芳潔者何限而

獨取於葯者又喻檢束約敕之義此公所以葯命房也公意若曰天地間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者禮義束其心廉耻敕其躬故明光俊偉正大洞達烺烺炳炳如青天白日磊磊落落如高山大川師師儀儀如瑞麟祥鳳嚴光李少單抱道懷德無營當世使人油油翼翼歆慕不已千載下芬猶未沫與小人肆而無忌憚頑而無羞惡溺深壞速然後泄泄沓沓甚虺蜴蜩螗之幽陰虺蜴毒惡蜩螗蟬聲幡幡音番翻也捷捷貪權花石厌之榮利子雲允南伯玉諸人谷永亦字子雲譙周字允南勸後主降魏陳子昂字伯玉上周受命頌以媚悅武后糞壤同腐識者爲之喙噎胃嘔

矣匡喙之吐胃之逆也人之爲人而不別芳臭不辯清濁可與不諳也以公之識趣如此則公之律身可知已公孝友如密李密信義如忳王忳誠直如輔孔輔道非但以政事文學表表自見於世者襟懷光霽無一點宿生葷酒而又沃以經傳芳潤故處樂如處約人不得以是顛倒之乾坤回互岷峨愴悽浮家江南澼絖之封莊子曰宋人洴澼絖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客買其方百金以說吳王大敗越兵吳裂地而封之支離之粟非子曰支離之卒受三鍾之粟循得全其天年苟活其孥而公嚼齏麻飡苻蘺不改度也蕭麻苻蘺芷別名應葯字之天外飛鴻偶留方壺方壺蕭爲壺之方也八回首白雲浩然謝事昔人以官滿歸

熱行得清涼館況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無一可恨者豈不菲菲芳其彌章龜鶴翁史祐陵目爲八葉翁史祐陵皆蜀人公親擢乙科見可翁史坡老以師事之蜀非無賢士大夫要非其極也公以學齋之嫡超諸老之右萬卷遮坐不知年數於其將行賦長短句一節雙檴吃了離支歸去離支即荔支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荅遝離支白居易爲荔支圖序曰若離本支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記之言本於此然而離支不如葯也離支三日則色香味俱變芷未嘗變而不芳也僕欽枉清芬有年矣因記葯房以爲公別公禾馨香以遺所思否公名某少中大夫前典

化路總管僕則蕭四如居士黃淵也年月日大德閼逢甲也執徐辰也歲白露節旦

居安堂記

居安者吾友居之所居之堂之名也居之鐵庵先生之世也承先緒如捧盈視浮榮不滿睫宜衹黃而緼袍敗絮宜膏粱而脫粟寒葅以是爲居安乎居之曰貴者佴軒冕爲素有不知包周身之防吾就吾閒居庶乎安富者謂金玉可長守不知非無贋之患吾散吾積居庶乎安世故憂患來如疾風甚雨在彼者常漂搖在我者常靜以俟其定時乎携琴觴問松菊燕

喜詩毋樂爾妻孥此一安也時乎駕長舸並鷺瀾與漁爭隈延緣葦間此又一安也時乎巾屨徜徉對彌明聯句進士陳師服校書郎侯喜與衡山道士軒轅彌明指鑪中石鼎聯句採松煑瀑解腰共飯此又一安也時乎蒲團曲几共遠公入社遠師結蓮社備淨招淵明明曰許飲即往遠許之遂造焉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青山白雲開遮自在此又一安也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客共曰然雖若此險易之相尋也聚散之無定也幽賞之未能遂其極也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尚有大方之家數仞之墻長高深廣平闊無閑精藏脩時敎時以正業有息遊有息居退學時以惟意所適是中國非坐馳所

能止止不止於當不會於柱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鶩不息謂之坐馳止止集也亦豈視爲蘧廬者所能托宿一蘧廬猶傳舍止可宿而不可久處肯堂肯構嗣前人功出門如見大賓入虛如有人敬常勝怠志常帥氣我常爲主物常爲客則安居也廣宅也余敢以是爲居之勉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君子一也由易而進孟子之天居之安者渾然之本所居而安者粲然之用由孟子而進易之地居之安者至之之事所居而安者終之之事非所居而安奚居之安惟居之安故所居而安富貴行乎富貴貧

賤行乎貧賤患難行乎患難斯謂居易以俟命爲子止孝爲臣主忠然後東西南北不擇地而安予敢以是爲居之勉雖若此相與居由乎詩書之府安處乎道德之奧豈可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有友五人皆無孟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而與之友則仁者助守義者助行智者助謀勇者助決使間居不爲不善宴安不懷耽毒又使賢子弟日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來者弗納於邪庶幾稱斯堂之名之義余敢以是爲居之勉雖若此時運之盛已隔天外文獻之遺猶在眼邊丁斯時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

日凄凄冬日烈烈升斯堂也思昔之遺我以安者今如之何燕燕居息勿替引之也其爲感詠深矣何如居之曰願識斯語以俟他日居之名廣翁予則四如居士黃善甫年月日則已卯丁丑

小孤山記

天叟知命之年外兄孤山處士記余韻鄉授使者曰爲我語天叟以孤山記見還諸之宿明年夏五孤山又自以記來風月花鳥松篁泉石一一在眼携孫課詩對客論文二三社翁乞火煑茗如畫入圖想吾孤山扙屨相羊徜徉其閒豈復更知有塵事抑前此日舒

風薰居雖尋常之室食雖苟簡之田（老子曰食於苟簡之田苟簡易養也）
（註云且從間故易養）其古梅橫前老栢樹後雲縠春亭或釣或
弋或琴或歌或同鷄豚（韓愈云願爲同社人鷄豚宴春秋）或持杯螯
（車螯海蛤畢卓云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睥睨天壤評裁古今藉有問
予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二句李白詩）吾孤山不
失爲幽人之貞龍蛇起陸天地反覆貴豈不仁視汝
蓬蒿跼高蹐厚猶恐鎮厭（音壓）濺淚驚心何可貴議孤
雲縱海都無定出个青山入个山吾孤山雖有此不
樂也今水雲黑白霜樹青紅（此和靖孤山景物之嘉）吾孤山之
景物猶前也吟中看山睛起引鶴（孤山閒靜之趣）吾孤山之閒

靜猶前也疎影橫斜晴香浮動（孤山詠梅之清淡也）吾孤山之
清淡猶前也非秦甲子有晉春秋（孤山著述之語）吾孤山之
文之學又猶前也山叟寄藥野僧留詩（孤山幽客之詩）吾孤
山之友之客又猶前也所居無古杭西湖之勝吾孤
山獨甘陳（舊也）槁（枯也）之味其世非景德（眞宗）天聖（仁宗）之舊
吾孤山獨成嘯傲之趣（和靖當景德天聖豪孤山古杭西湖間有林處士墓在明南京）
（戶部蕭黃女墓褙東）於此可以言有道矣和靖千載人後來者
未能或之雙吾孤山與之並行清亦清乎哉高亦高
乎哉雖然前孤山易後孤山難心事數莖白髮生涯
一片青山（二句林和靖詩）焉知此樂不自苦中間來乎俗人

不知吾孤山者叟知吾孤山者造廬有約當分孤山
一半（張乖崖見陳希夷請分華山一半）對兄劇談且以記往記到童
子放鶴（林逋常泛西湖有客至逋所童子延客坐開籠縱鶴良久逋棹小船歸）候孤山
歸刻之石上曰黃淵作

一粟窩記

大化起伏陰陽錯置（此二句冒下分二股）人民草木澌澌泯泯
而農不廢（一股）天下學士逃難解散而書不廢（一股）隘巷
平林稷獨成人千載下爲田家師（此段應農不廢意）始皇斧
六國肉老伏生寶氏抱遺經倚巖穴（秦焚書至漢文末書時惟齊南）
（伏生老不能行口授見錯二十八篇又何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山堂）漢一再傳猶活

（此段應書不廢意）迺知人生定分不應餓死溝壑死兵革者
天與人俱不能殺而憂患風雨窮通寒暑正農者之
時也（此總結上二意而末之農以農與書言也）歸進士方君芳年華月坎
壈（音覽）於時屋隘如困書富如京磨丹漬墨日田其間
暇日語余秦菁曰種一粟而千萬之粟滋吾以命吾
書窩廢生意兮方將四如居士幸印可居士曰一粒
之粟道何從來生於寅壯於午老於戌其蓄而弱也
欲相與俱其孰也欲相與扶堅好穎粟然後刈之盈
手春榆簸蹂然後米而藏之可易易得乎（此段應首言農聖）
而少壯老堅如仲尼十有五至于七十猶非一朝一

夕之故夫人焉可須臾不學此應首段言書深耕熟耰稷稷
在秋寒之落矣然而有稷有黍有禾有秬農視其稷
先視其播此言農人莫不讀書六經猶五穀也諸子百
家猶稗稗也此言書末事言讀書世有一輩人漫不省立身行
已大丈夫事日出小技驕稗朋儕文章滄海一粟爾
焉能名世此非讀書者又有一輩人好利惡衰厭苦逐樂色
色隨無名種子中虛名浮利世界一粟耳何足介意
皆非讀書者此亦非讀書者故結曰皆非讀書者吾家山谷嘗云吾輩
但勿令書種斷絕若夫成功則天居士試看轉語看
下何種語百丈和尚作一頌之此三語又云請和尚代一轉語某曰此真一粟

窩記大歲己卯土正月丙寅火十六甲子金書于種
讀所

劉氏厚堂記

劉氏厚堂成有年矣歲壬午吉月之陽朔吾友有賓
始來謁記韻鄉老人黃淵曰古立厚爲屋字從土字
宙間最厚者莫如土故居中宮而生百昌古尚書說
呂氏春秋以土爲心心官天地府萬物故厚前千載
已往後千載未來人所傳者心耳世之論人子孫嘗
推本其父祖曰世德之積也書澤之深也說厚字以世德之積書澤之深作骨下以傳人激演仁意此一篇大旨余謂父祖之有子孫不過

傳身子孫之肖父祖斯謂傳人傳身者一氣而屬同
體而壽傳人則心之廣大實似之父祖猶夏屋有傳
人則後弗棄基父祖猶喬木有傳人則枝葉類本根
忠信孝悌皆爲世德後之人亦必行忠言信入孝出
弟以培其厚否則陵夷仁義禮樂皆爲書澤後之人
亦必率仁由義立禮成樂以養其厚否則不肖矣雖
然傳人難事也伊之後一陟呂之後一伋曾之後惟
參與回孟之後惟軻上而世德之厚莫厚於周公其
從來非一朝一夕伯禽君陳於書僖公於詩差強人
意大而書澤之厚莫厚於孔聖廟食幾二千年鯉也

詩禮伋也中庸次則安國也穎達也傳疏間代適始
一見俗日下無西周之文獻道日喪無洙泗之淵源
傳人抑又難難建慶隆貴時萬石君尚無恙未再傳
而孝謹衰慶爲相時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太丘
聲譽如雷公慙卿卿慙長寔子紀爲大鴻臚紀子群爲司空天下以爲公慙云云
位益高名益下德渥於前而薄於後也芇孟至賢
一經始振鄒魯少子爲相殊又不及迺翁韋孟作詩諷諫楚王
戊自孟五世至賢賢號鄒魯大儒後爲丞相致仕少子玄成歷位至丞相守正持重不及賢河汾
家世時傳中說勃名文章成就董薑音耳耳學於昔
者未深而今尤淺也人又有言傳人非難天分良難

便儇皎厲非進道之資碩大且儼斯載道之具望之太山喬岳必廊廟人聽之黃鍾無間必禮樂器吾多之(麁載道之具句言厚)濯濯春柳類美少年飄飄遊雲類淺丈夫吾劣諸(麁非進道之資句言不厚)昔退之叙北平王三世鸞鵠之停峙視龍虎之猙魁蘭芽之茁秀視竹梧之翠碧人物已有次第書澤世德又不與焉余曰比目論非以心論德勝氣雖言吶不出口而稱爲長者學變質雖容貌不能動人而人不敢輕其書邑厲內荏者無德以將外澤內寙者無學以充資實政不足恃也(鑾)(造理之言錄數推起敎)劉名家福門有實雅子闓孫前徽未沫

(音昧 徵晦也)手澤猶存然德難嗣也細不矜大之累惟四端可以廣心書難繼也術少差學之偏惟六經可以養心兩漢而下不足學孔周而上不易學(此二段又特立議論)(道味自別)余願有實之滋世德近如韓門之持國范氏之淳夫馬家之公休然後謂之傳人又願有實之衍書澤近如吏部(朱松)之文公(松子)太史(呂本中)之成公(中子祖謙)(諡成)忠獻(張浚)之宣公(浚子栻)然後謂之傳人誰謂華(山名)高企其齊而且詔子孫孫子無斁有實(號)梅翁北山先生嘗目之爲良壻云(文字如精金美玉長江大河誠一唱三歎而有餘音然不莊鍋)

委成齋記

天叟記厚堂之明年有實更名希夷且命其息游之室曰委成齋齋一榻且盥頮(音誨 所謂頮面)已爐熏燕坐徐呻咕(音佔 呻吟視簡讀之畢 所視簡之文見學記吟誦)少倦假寐覺又繙架上之書矣(往見之繙帶之亂不取 孔子西藏書周室 繙十二經以說)性淡泊未免與世闊疎客去亦睡客來亦睡知者不以爲簡時升沉所以卷舒由我是非一切斷絕日夢遊乎無何知者不以爲放叟曰委成二言於書矣自於義何居委和委順宋人子休外篇語也(子休莊子也有內外篇委和積)(委順乃外篇知北遊中語)郭子玄曰明委結而自成耳成玄英曰天地陰陽結聚和順之氣成汝身形性命委成之名

昉此乎人身藐然與天地通乾坤吾體坎離吾用坎精離氣坎泉離火以神運精與氣自然凝成內丹後漢伯陽故借爻象納甲之法以寓行持進退之候委成之義昉乎此(莊子遊云身是天地之委形生是天地之委和性命是天地之委順子孫是天地之委蛻 魏伯陽作參同契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論作丹之意)有實曰唐儒孔氏疏儒行記以委訓聚近世賈氏群經音辯以委訓隨聚一義也隨又一義也宇宙中間成者自成果孰爲之又孰使之天地有時傾陷山川有時震墜日星有時隕蝕蒼狗浮雲(浮雲如白衣斯須變蒼狗)滄海桑田古有此事氣運有泰有否世事有險有易人境有逆有順前

侯後反(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滅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朝耕暮相(甯戚飯牛扣歌牛角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又有此事詳言之萬事萬理隨其自然約
言之强曰委成吾之委成意而子之乘成(意而子賢士也乘成乘可成之)
道冉相氏之隨成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聖王居空以隨時時自成)叟
又曰隨其自然為天理行其自然為人事天理通徹
人事棄置以栩栩然為夢(栩栩喜貌)蘧蘧然為覺(蘧蘧有形貌)吾
謂汝夢亦夢汝覺亦覺有實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所以正形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所以長生(此六句廣成子之言)
(出在宥篇無視三句言忘視聽而自見聞則神不授而形不邪無勞三句言任其自動故閒靜不夭)廣
成子之卧非卧也卧時工夫起時受用吾之委成如

廣成子然後可以言天叟又曰子舍伯陽而學子休
乎有實曰學伯陽而不成則不運吾身自然之水火
而術流於幻妄學子休而不成則不達吾生自然之
性命而談入於玄空亦非也吾全吾真吾養吾氣在
我者存其自然在彼者隨其自然不必學伯陽不必
學子休但學希夷先生斯可矣雜家小說多謂先生
睡或半載數月近亦不止月餘不知真人無夢至人
無睡東方未晞顛倒裳衣不容不欹枕看兒戲耳叟
亟揺手慎勿多言且打一覺睡抵別人三覺睡

讀書堂記

堂以讀書名何吾宗春臺居士至樂之所也堂祠文
公朱氏讀書二字公墨蹟也春之韶夏之薰冬之餘
居士課子若孫各治一經非城南燈火之陋(韓文公送符讀書城南有燈火稍可親之句)有彭澤種讀之閑(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異流俗矣雖然讀書二言昉於何昉乎魯論
書何書文籍既生以來豈無書乎唯詩書禮樂易春
秋耕桑之文(所謂布帛之文粟菽之味者也)行世某某人誰不讀所
讀者又何秦焚項炬漢儒補葺樂竟亡傳他非全書
傳註固不可無然亦難以盡信書存孔(孔安國傳書五十八篇謂之古文尚書蔡氏曰今文多艱澁古文反平易)禮守鄭(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

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易宗輔嗣(王輔嗣註易上下經著易論五篇)詩主毛
鄭(趙人毛萇著詩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漢鄭玄註毛詩箋謂毛詩鄭箋)春秋惟優左杜
(左丘明為春秋傳三十卷晉杜預為經傳集解發明甚多古今稱之)抵牾半矣讖諱雜
之教為高遠者欲徑造不屑讀安卑近者止記誦苟焉
讀穿穴新奇者讀之僻勦説雷同者讀之雜皆非也
我思古人尚友千載曾中叟由志于學至不踰矩或
十五或十年自覺其進而人不知顏氏子初仰鑽瞻
忽中博文約禮終欲罷不能曾之至善自格知正心
誠意始思之明誠自學問思辯篤行入孟之閫知自
居安資深逢原來亖言六經句句六經後乎此文公

集周邵程張之大成者也詩傳凡幾析衷本義最爲簡要經傳通解卷猶未完書止三篇與皇極辯春秋不敢直下注脚於四書用功良多雖暮年猶屢刪改惟山林之日長故學問之功深斯文之宰(宰主也)止有斯人居士喜讀文公書者然當循序致精居敬持志因文公師賢聖因賢聖師六經虛心涵泳適得自趣之妙切己省察庶不當仁之讓書特陳迹耳雖然天下未有無用之體亦未有無體之用講道撫世元非兩事朞月之可(孔)今時之易(孟)聖賢正患不用用則皐夔稷契伊傅周召擊壤云(邵堯夫詩集)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居士其印可余言余即記文峯書堂者於居士爲同姓伯仲遂筆而授之俾刻于堂之左

還笏樓記

前民曹省吾葉君書樓藏諸峯間以還笏扁徵余記一再余曰環樓皆山獨名笏何省吾曰笏山起於東南環內而面斯樓也矗矗又山之傑然者古字假借環還通用音亦相通故名余曰笏君家故物也取義於還猶還璽之義與雖然古者以適公所執笏書思對命備遺忘也大夫魚須士竹象(魚須竹象皆笏名)本制有等差豈以此爲龍光哉(古有龍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諱年壽疑龍光即此人也出南部新書)下之世歲時家宴積笏榻上(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臣主問答亦曰笏(余公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今甘棠猶謂此家寶也(魏徵五世孫謩對文宗曰維故笏在帝曰此笏乃今之甘棠)爲子若孫而知寶之則知得之難而守之又難策天子廷中進士第然後賜笏通籍陞朝銀緋金紫然後以象易槐得之難如跂秀實(朱泚欲僭位段秀實以象笏擊泚流血被面)如顏少連(裴延齡方橫少連曰秀實笏擊賊臣吾笏擊奸臣)如孔道輔(道輔爲寧州推官真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瞻拜之道輔揚笏擊蛇首)然後無負此笏不者倒持手板汗流沾衣(桓溫將移晉室王坦之欲於座害之坦之倒持云云)豈不有辱此笏信夫守之難難或曰還笏有固實乎曰昔有諫立昭儀叩頭還笏(帝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納置笏殿前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芳名姱(音誇好也)節焜燿史冊守之矣若但以昔之得異今之還此特淺淺者誇詡庸儒耳一時富貴如槿如灰孔光張禹輩不爲三公邪省吾名崧南文昌東石公之嗣東石之學之行之節鄉前脩尚能言之正不以奪高科登禁從爲此笏榮也省吾學聖人學久處約而不移長處樂而不淫亦不在笏之還未還也余語省吾酌酒祝此山曰山亦有知日當料理又酌酒祝此笏曰

笏如有知勃然而起是爲還笏樓記年月則大德丁未孟陬（音諏 正月）余名淵字天叟自號四如老人七十七醉作此筆

孝節郭公祠堂記

天下前代名人遺跡不得毁折此至元十三年間令甲也行臺揚監察某過蕭廉訪商副使某案部俱謁博士郭廷偉重建廼祖孝子坊祠此大德元禩（年也）孟冬二公所敎屬也人世有新故民彝無今昔孝之原情性關風俗如此聖上之宅天衷位人極以此君倡臣和氣感機應與化厲賢鑠乎盛哉昔孝節公之葬

母夫人而廬于墓也亦曰母之於子也常裕子之於母也裕猶不裕子貢忘喪其師冢傍築室尙未忍離況母喪未期乎瑞露降慈烏馴明神知之殊類知之公不知也若國子生若邑大夫若守師悉以氏名送官朝省知之公不知也（公以大學生客于錢塘聞母喪徒跣奔歸一慟幾絕嘔血聚土爲墳廬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紹興十三年郡上其事表其閭閭）表門閭傳國史復其身及子孫天子知之史官知之公不知也是心何來事亡若存誠至慮一唯知有母耳今博士君之敬其五世祖也亦曰自高以上服簡情疎此陋儒耳目之學人而忘本非薄則誣小戴禮云顯揚先祖

所以崇孝況知而不傳君子所恥乎廼白府縣而禁經踰相翔（按周禮脩閭氏有禁徑踰者註云不由正路此經字蓋徑字之誤也）行廼謀族尊而計徒庸功程陶埴桷榲（陶作瓦器埴黏土 人埏埴以爲器桷榱也榲柱也）扣囊共（平聲）事廢者與而華表矗如舊者新而堂宇翬如像嚴貌古典刑如昨舟行者彌擢輿行者憑式游者觀者皆顧者來下焉題詠鄉役於丁酉冬祭落於戊戌春（宮室始成祭之曰落）又募司鑰者而屋之而穀之（俻理也）俾勿壞是心亦非外至氣體之流通學問之肫切自然而然也噫嘻孝節公之祠初不待記而顯然德輶如毛民鮮克擧如先生者後絶嗣前無鄰子孫

而不論撰先世之美何以昜後之人博士君之名亦豈待記而重然精神氣貌議論風猎有光慶曾家庭愉悅洞洞屬屬前乎此迫從王事祗畏簡書朝望夕思與雲俱至昉乎此有薦于朝辭牒歸養此豈慕人爵以爲親榮哉昔齊聘曾子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老（句）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子與所以爲孝博士君之學子與之學者如之何不書四如翁黃淵於是喜爲公記且羨公之有聞孫也公諱義重字處仁行義年則鄉先達艾軒老筆炯炯此不書博士字景文滄邉其號前甲戌進士兩任清

漳儒學教授堂顏則儒學提舉吳濤書年月日則辛丑孟春初吉

仙遊縣學尊道堂記

莆邑三仙遊爲壯邑舊廟學直縣南百步許學有尊道堂世變風移講肆馬隊周鑽之與學生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過者嘈嘈至元丙戌邑長官雖搆禮殿於講堂猶未皇也大德壬寅秋文學掾方平釋菜云初鄭注云什某禮輕也惟什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凡始立學什奠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正義云天子出征反什奠于學以訊馘告走云什某賁帛禮先師也職思其憂亟謁之郡府佐孟某慕掾孔某檄縣起廢塵材計庸揆日攻位是年冬也癸

卯春令尹王某來官事事李贊府某又從吏之逮良月輪奐美凡爲間五楹廿有八深尺五十廣倍其三不侈不陋衿佩訢訢然曰是不可不記學者宿徵記於天叟黃仲元叟謹記曰夫子之道日月萬古著在人心不以有堂而後尊士而自尊其道是即尊夫子也與夫子並世者尊吾道獨子貢一人耳去夫子未遠者尊吾道獨孟氏一人耳爲子貢且難難況孟氏乎升斯堂者如子貢與孟氏而後夫子之道尊不者武叔子禽之徒此堂得以移之夷之相辛之學此堂得以攻之雖然此爲學子言也若夫宰百里者皆以吾夫子學道之語而俾習弦歌此堂孰得而議之長庠序者皆如吾夫子學不厭而誨不倦此堂可得而登之必如是而後夫子之道尊子曰尊五美斯可以從政矣宰百里者而記斯言又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長庠序者而記斯言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學者而記斯言庶無負昔人命堂之意堂額令執書之命筆張公某也又孰立之郡侯史公某也令佐後期會先教化文學賢稱前文學掾方平也前於永陽修泮水恒與誦令數茲邑獲上信友又起學宮學宮學之宮舍也文翁修起學宮於成都俱可記年月日甲辰清明旦

莆田縣廟學聖像記

莆邑舊未有學儒隸郡博士弟子員遠學官成天地與新矣學左爲廟廟者貌也先聖先師之所宴娭先聖夫子先師顏曾思孟娭音依漢安世樂神來宴娭顏師古曰戲官吏師生朔望貢謁春秋薦幣唯謹至元癸巳教諭高元子感夢之明月始繪泗水侯右方三十五人于廡之右單父侯左方之十五人于廡之左巳事舍菜須禮威如按孔象唯家廟小影爲真聖貴亦曰先君生無須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敬生並世者又曰脩上趍下末僂後耳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云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子趨音促下短也上謂頭前未

(謂背儕卻近後)耳漢成都學始有石刻席地跪坐唐開元像先聖堂西東向先師則東北南向有神位而無像設下之世雍泮都邑偶塑轉異美髯長髮未審奚據從祀雖應禮圖歲深人古太史公亦謂鈞之未覩容貌不知有子果似聖人子羽果狀甚惡子羔果長不盈五尺不也然道貌天形非有縱目卬鼻四手八足之怪但生知者爲聖學知者爲賢耳形狀末也心之誠與洋乎如在心不誠與視而不見諸賢來於宋齊衛陳蔡秦楚之邦與曾君子學道洙泗之上立問坐答更唱迭和論語二十篇儒宮墻也游斯廟者求諸心

踐諸身有孝弟爲仁崇德辯惑者不有三復白圭克伐怨欲不行者不有君子若人吾斯未能信者不有行不由徑舍瑟詠歸者不皆入或教不先承不謹侗好佚遊宵人(非明正之徒爲宵夜之行私子)顛冥富貴相隨以利者勿入非表甍之於旅語(禮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亦萬其辭之令弟子辭也(儀禮古者賓主投壺以弟子年稚者或相褻御故令魯辭戒令之曰毋撫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元子甫之良與者當事自當爾何敢以闕牢稟辭講堂齋廬門序瓬碱(音戚石也)俱欲華好尚藉力於令長貳最哉無數月日不書

自得齋記

自得二言何始乎始於放勳命契之辭也然猶有待於使然而後然也宇宙中間鳶飛魚躍蟲芍能天物之所自得者也昭文於琴(莊子曰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柴桑於酒(柴桑淵明所居擇菊東籬見白衣送酒而喜)謫仙於詩(李白號謫仙李陽冰曰太白多天仙之詞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而已)人之自得者也扁斲輪梓削鐻(鐻樂器形似夾鍾削木爲之)痀瘻累丸又精於伎者之自得也況有道者乎子思子無入而不自得此以人事言也子車子深造欲其自得此以天理言也天下無事外之理亦無理外之事素位而行

觸事而與理俱左右逢原理熟而隨事見由上下察而極於無聲無臭之至由根於心而形四體不言而喻之妙之二子者所得有自來矣進而求之子淵子其未得也仰瞻鑽忽既得則欲罷不能如有所立卓爾上而求之吾夫子生知而猶志學其未得也發憤忘食既得則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但簞瓢陋巷疏食飲水而寓自得哉前二子者之言自得趣固不淺一聖一賢之不言自得味猶深長自之爲言由己而不屬乎人得之爲言誠中而無待乎外睎聖與賢正未易易下之世元凱皆士耳其序左氏傳謂將

今學者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豈惟讀左氏法凡讀六經四書皆然元凱惡足語此河東李侯以文獻之餘襲風聲之舊窮理之學常惺惺經世之志活潑潑蓋難與俗人言故命其書齋曰自得夫豈自得之名之贅記之又贅然不記則無以見左右逢原之天素位而行之地又無以見所樂者何於是濡筆記之余即記虛已遊世之堂者名氏與年月日不書（文字絕今古愈讀愈有味）

虛已遊世之堂記

貞嶠號李侯名所居堂曰虛已遊世余耄矣不及登侯之門兒梓至自鐔津傳侯教曰歸語而翁爲記數語余答梓曰斯堂斯名合內外之道廓乎大哉虛已者無爲也遊世者無不爲也已之所以虛者心心之所以虛者道猶之水以虛而明須眉可燭猶之鏡以虛而鑒肝膽亦見不知已之有我但見宰之者天已之外皆人也已生於人世不能不與世接既與世接不能皆靜而無動皆休而無作皆處而無出於是乎時與之遊焉然是遊也非奔車之上非塵垢之外彼爲嬰兒此亦與之爲嬰兒彼無町畦此亦與之無町畦（爲嬰兒喻無意無町畦喻無威儀皆謂其不小立圭角也）而是非不亂於心利害不變於已未嘗爲種種者役役者（好知之亂天下舍夫種種之民悅夫役役之佞）雖人之合即天之合也孔孟之道不行學鄭列宋莊書者皆曰吾虛湛寥泊可以遊方之外不知之二子所謂虛者有仁義無嗜欲不將不迎以道集虛泰宇定而發天光（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又不知二子所謂遊者觀其所變非觀所見或出入六合九州或縱觀江海山林順人而不失已莫非與天者遊學是書者何嘗夢到莊列妙處侯無書不讀耶乎二書亦造其微謂莊即列也養生主即虛已之道（養生主人間世皆莊內篇）人間世即遊世之方（惟至人乃能遊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註本）（無我我何失焉）唯虛已故能遊世雖遊世而實虛已故擬莊書四言以扁斯堂反而求之易大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二子且反高閣梓其爲余謝侯之屬可則書於堂額之左不者雖帳下兒勿與之讀（劉荊州作書與孫策示禰正平平曰將使策帳下兒讀之邪使張子布讀之邪）侯倜名士弘字河東人前集賢侍讀學士今中大夫南劍路總管貞嶠與逸其自號也歲至大戊申月孟冬癸亥日庚子望莆四如老人黃淵彥安七十八筆

篔（音員）簹谷記

莆之支邑曰游洋其西有山兩谷對峙俗號谷目境與人勝而陳氏族於斯西軒先生與老艾同一輩人邑庠祠之裔孫仲和名以節字屋後有竹一畝取文與可名竹之名自號篔谷兩爲儒祭酒令玆再調鄞江學正此豈足爲以節榮哉將之戍告別於叟叟贈言曰竹之類三十九而名亦夥篔當其一也房千里竹室以氣爲主白樂天養竹以賢爲異然皆不如衛詩之與君子去之二千餘載想其人而不可見而竹亦無知音者晉賢之遊溺於酒流於虛於竹秪辱獨二仲也房白差强人意又不可得而友矣唐賢詠竹最

多唯錦里翁淨香一聯最爲絕唱杜少陵詠嚴鄭公宅竹詩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竹之淨易吟也竹之香誰嗅哉大抵人生斯世同流合汚皆非豪傑之士唯特立獨行而拔乎流俗然後可以對此君也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孰不種竹而此之以千戶侯陋矣史貨殖傳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孰不愛竹而比之以十萬丈夫鄙矣杜牧眞竹爲軍中十萬丈夫坡仙云無竹令人俗士俗不可醫篔谷非俗士也知谷者愛谷者第以詞翰器之則俗矣竹惟淨故不俗以素衣而染緇塵乎陸士衡詩句竹惟香故不俗不流芳而遺臭乎其知竹者愛竹者當以此而觀篔谷谷家有留陰堂西軒賦之稚子解褐斑斑有文絶句王謝子弟生長見聞霜雪貿貿不改其度美哉斯堂伯夷之築叟敢以此贈君知谷者愛谷者如羊裘則持以出客蔣元卿舍下竹中開三逕有羊仲裘仲者與之同遊蔣詡字元卿不否音則不顧主人而去時屠維巳也作噩酉也歲余月芒種日韻鄉七十九翁黃彦安記敍竹以淨香二字作骨以知谷愛谷爲意中用事宛轉反覆讀之味雋永

昭武危西仲寄傲軒記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此避俗翁停雲四言也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此避俗翁飲酒五言也避俗翁謂陶靖節停雲四言飲酒五言皆陶詩東坡嘗和之東軒翁疇昔琴書之所故時時

寄傲於其間翁之寄以天翁之傲以天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此又翁歸去來兮第一章也不知翁者賞識其文知翁者以退爲高無有解詰翁韻者翁辭三章俱寄傲者也停雲四言乎哉飲酒伍言乎哉此翁胷中度世於道悟入悟入神閑意遠邈出宇宙未可與俗人言坡老和翁四言五言風味大畧相似及和翁辭自許爲翁後身畢竟道着翁意落在何處此十字爲一句後來坡以寄傲爲軒翁千載人坡亦百世士也坡去翁幾何年叟去坡又幾何年揭天地以趍新貟山岳而舍故宦于東嘉之歲叟以歸去來爲幸

活于環泉之歲叟以得此生爲幸門無舊雨之車時誦停雲之句新吾大殊故吾六字一句以新故爲字眼寄傲之樂無有乎爾後十年丁亥客至自樵曰族危氏不遠徵記於天叟黃淵叟問所以記何曰記寄傲軒軒以寄傲名何曰先世開家也今猶鐵鑪步琴川福地也今非小桃源美禽戀舊林魚思故淵人兮能無情乎背山面溪架樓敞軒畧容卧起煙雲獻狀風月入懷差侑觴詠樵漁寄此生不是傲當時叟曰子不誦避俗翁語乎寄非如子休子休繕性篇云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也所謂軒冕物之倘來寄也傲非如退之所謂旣傲翰林又

傲相國也亦非視世直逆旅與夫林泉人物草木蟲魚託興以爲寄亦非離人立於獨與夫談諧雜俗醒醉相笑以爲傲倘解翁韻唯我與爾或恍唐虞上或問魯中叟或結耦沮溺或多謝綺角子之寄此翁之寄或稱葛天民或秉藍輿入州或與田父飮或掉頭遠公社子之傲此翁之傲或仕則求吏不爲嫌或隱則解綬不爲矯或無則扣門而謁食或有則雞黍以迎客子之寄傲此翁之寄傲雖然子車馬有行色韻處恐落翁後有兄可友有親可娛有田可粟有溪可漁有軒可吟有案可書在世無須言息其廬庶幾樂

此翁之樂歟不爾畏途馳狂歸路夢迷子身客寄乎東西何時傲笑乎山溪廼記翁語以壯客歸客名公鎭字西仲鄉貢郎南仲之季在軒黃君之後也叙事精密

肯妙詞約而理與論者宜玩索

命隱室記

命隱室何處士林君讀書所也隱之名多矣其上聖隱其次賢隱談隱斯爲下揚子雲曰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人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不耀天隱未及於聖文中子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夫子光字不耀王通時人季齋名隱殆庶乎賢或問揚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英字季齊明經書推步嚬帝微不出隱壺山不求名曼倩東方

朔人隱談者之流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詭遊混俗不求自潔來人非天非名非人而以命隱盖不然天不尤人而不求名之人也之人也伯休邪韓康字伯休漢桓時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君平邪漢嚴君平隱於城都以卜爲業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講老子伯休隱於醫君平隱於卜隱於醫者活人隱於卜者知天然而二子者不可得兼援引隱事頗鑿出非宿學不能昔有河汾隱者以銅川夫人好樂始著方以芮城府君好陰陽始著曆銅川夫人通之母芮城府君通之兄也爲芮城令儒固無不通也之人也殆若人與前說隱後說命以芮城引起自是用意不足雖然學醫者人貴談何容易視色而名不出家視毫毛而名不出門扁鵲答魏文侯

(日長兄視色而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而名不出門)今有斯人乎否太史公傳
秦民淳于氏不與日者龜筴傳接或者疑之過矣三
命是律五星是曆律曆猶可誣也人為萬物靈雖天
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人能測之律造於伶倫
曆造於容成甲子始於大撓星算專於師曠迨軌革
之書出(管輅字光明漢魏時人善占術軌革之書乃其所著也)前千萬年之已
往後千萬年之方來興廢盛衰治亂禍福皆於此乎
占凡人初生年月日辰生勝衰旺窮通壽夭亦於此
乎推(太史公至軌革數段專爲命字立論此與林處士室占地步作文不可無此意)謂有耶
未必有謂無耶非果無聖人不言命賢者安乎命人

不能皆聖賢也然後決於命惟決於命名之在前命
之在後斯自取爾善言命者莫如易澤水困君子以
致命遂志水在澤下坳堂爾所以困君子居之(坳不平凹)
(也莊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芥爲之舟)以莫之致者聽之命以所得爲
者遂其志不恐懼於險難不隕穫於窮厄從吾所好
而已故困而不失其所亨此吾處士名其室曰命隱
之意(引易以下總結本文命隱之意圓融變化自是機軸)記者誰韻鄉老人黃
天叟淵也年月日不記

灌畦記

州東行不百步有進士家曰歐陽氏治其書室榜曰
灌畦蓋當家事也來速子記凡四月餘眡(即視字)畦之
齋縱橫一席地經史筆研外無敗意物(說畦之齋)畦之所
廣四尋有半深半之(說畦地)畦之蔬早韭晚菘可菹可湘
(說蔬或問茱米周顒曰春初早韭並秋末晚菘菜為菹相烹也)畦之花春蘭秋菊可
佩可觴(說花)夫婦持甕出汲老奚(僕名)剖竹走泉稚子掬
水弄月(說灌畦)可入圖畫客時外來酒三行嗅花而去
斯人也而有斯樂也(結上數段)然吾聞勺水濡沫不如井
澤之流澍(音注)機舂潺湲不如天驟之滴瀝人力所至
不及則渴過則溓(音粘泥黏也)不如空中推洒無有疎密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天有時以生暍一噓而萬物生有時以殺伐一吸而萬物)

(敘)日出杲杲時田汚萊民菜色一草一木亦爲憔悴
枯槁(天有時至枯槁句下文作一段不屬)賜也桔槔(子貢告漢陰丈人曰鑿木爲機前重)
(後輕挈水若抽名爲桔槔)俯仰隨人幾何膏潤(桔槔下二句說桔槔之勞當作一段)
甫也連筒(杜詩云連筒灌水園甫少貧客蔬有趙客秦州負薪採橡自給)吳南北羈
遊不皇寧息(連筒下二句說連寄之旁作一段)樂乎不也春膏脉脉
兗之壤周之野惟夭惟條實苞實茂泉阡西陌件件
生意矣獨此畦之人之蔬之花(十字爲一句)主人適(音[illegible])然曰
斯時也富者囿池不復守貧者置圖(儲糞之所)無所吾灌
吾畦猶有葱肆可業(一段呂僧珍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建貴封侯況子求官僧珍)
(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不避其求)有饑未及麥者有致書吾求

蘿者吾灌吾畦猶有菜根可咬(二段)夏屋渠渠壞垣納
車汚敗檗毁吾灌吾畦有馬逸踐吾葵否(三段 魯漆室邑之女
曰昔有客馬逸踐吾葵吾終歲不飽葵)吾井邑聚落旦暮吏來叫囂隳突
吾灌吾畦有催租人敗吾菊否(四段)天公憒憒妹不可
曉吾致吾男無妨吾畦(此四句結上四段)余對以易坎陽一陰二
爲雲爲雨(此二句說坎卦不接下句)雷與雲薄於卦爲屯天造草
昧此一時也(此四句說屯之時)雨與雷交於卦爲解甲者皆
圻此一時也(此四句說解之時)屯必解天之道子之畦吾將
賀姑少俟灌此畦者臣夫名梓記此畦者四如居士

愚丘記

愚號也丘姓也姓同而號獨也愚之號類君子而非
君子問何以故醉與狂與假混沌與學嬰兒與丘曰
不然巧不如拙語不如默明不如晦詐不如直人軒
軒卭(我也)落落人役役卭舒舒人蹻蹻卭種種人晏晏
卭劬劬(種種謹慤貌享厚也 役思慮貌有爲人也)寧爲舌不爲齒(舌柔齒剛)
(老子曰齒敝舌存)寧爲萬不爲規(萬方規員考工記曰可規可萬萬卽矩字)寧爲
鹿不爲馬(鹿是馬非秦書記 趙高指鹿爲馬)寧爲龜不爲犧(龜犧論俱見莊)
子吾爲號吾曰愚也宜萬夫九衢深巷四科司空城
旦(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坐日諸役使司空 瞻過律云浣鮮輸邊晝夜妨寇暮夜築長城)時
吾誦仲尼居劒士語難(中勇士憤氣積於胄古不流利也)時吾作衆

氏吟(莊子曰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裘地名)杖折委弃時吾
衣鶉逢掖青衿顚頓時吾爲漢博士生匪鳶匪鮪予
天于淵未離人世有此倒顚吾而號吾曰愚也宜蹉
跎陶唐鞭撻日月推數步曆吾不如西州智士(前漢方士洛下
閎多智善推筭曆數班固贊曰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妙術通玄吾不如竺國澄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 公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屢驗
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揲蓍布卦吾不如河東關生(關朗
字子明河東人也謂王彥曰請命蓍卦以百年爲期于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實曰今大運不過二年存
傳改命至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禍始宮按)經世觀物吾不如伊川丈人
一燈萬卷育人觀棋縱浪大化喜懼不知吾而號吾

曰愚也宜嗟嗞乎生之後不如生之初逍遙暇豫之吾
吾不蘧蒢而戚施(蘧蒢編竹爲囷不能俯首龜胸者 戚施布囊不能仰瞻背者陳氏
曰好今承之能以之)芊擁腫之與居(擁腫無知貌料也)太行王屋奔車
覆車自鞭古心庭歸境塗惟愚故道可載與俱然而
通國斬儒不孰何予此吾所以專承曰愚叟試語
昔有愚夫十襲石以爲寶見玄服以出容客見之而
盧胡(掩口而笑也)主人猶志爲石(十襲以帛十重封之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
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匱客見之俛而掩口笑曰此
燕石也與瓦甓等主人大怒藏之愈固)予之愚毋若宋人然雖然叟懼
其不果愚也矰弋上罻羅下(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兮見楚辭惜

誦篇法重心駭室交徧讁詩室人交徧讁我讁責也或未免於投虎
自衛也木石居鹿豕遊離人立獨群吠所怪或亦難
乎休陰息影也昔芳草今蕭艾芳草比君子賤草比小人楚辭賢者
齊平也言與民齊民變俱俗流或不得以脩吾初服也前講
肆後馬隊周續之與學生祖企謝景夷二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咈
耳搔心林迫西東或何暇而歸尋舊書也子之於愚
且喜且笑竊不自料吾言而中悔前轍之不遂偭常
度而遽改楚辭曰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愚不辱子子能辱愚柰何
乎丘雖然佹詩不云乎弟子勉學天不忘聖人共手
荀卿所作卿既爲蘭陵令客有說春申君曰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爲君危之荀子去之趙旣又

使人請之荀子不還而遺之賦時幾將荀佹詩云子毋以愚爲疑叟尚能
爲予歌之丘名某字臣甫蕭良士叟無名族故與歲
月日不記

愚丘之號不過如昔人稱短李迂辛耳李紳短形能詩辛太
丘姓嘗稱迂記者類於丘姓辭費且用回甯柳子爲故
實然回之愚著一如宋似然似不然甯之愚著一
則宋時然而後然柳之愚其然豈其然叟此作上
不及回中不及甯下不及柳不欲屋下架屋也客
有問丘請代叟對如前云云

二友亭記

亭名二友何主人志也賓曰孟獻子之友樂正裘牧
仲與李元禮之友荀淑陳寔與主人曰非也賓敢問
主人曰木植物也木之有心者莫如松可冬可夏李膺與陳荀爲交友同許州襄城人仲尼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木之有節者
莫如竹宜風宜雪二陶愛松而不愛竹二陶元亮有三徑之松弘景愛松庭院皆植松二仲喜竹而不喜松二仲羊仲裘仲俱有其一
而遺其一杜陵野老東西南北所至誅茅覓松分竹
淨香一聯人道不到千年老意相期華皓成都若非
故居來往往來入門而四松在步堞而萬竹踈奇可
知已吾守莆客莆第之左小亭踈明僅墨尺許牕之

北松槮槮音森木長貌而有拄明堂之規符載論松根植黃泉枝摩青天可以柱明堂棟大厦左右鄉竹叟叟音尺進也而可等封君之榮封君榮即千戶侯
吾朝夕斯坐卧斯二美合并如宿素交吾是
以名吾亭賓曰淇奧綠竹衛人以興武公時公九十
有五德盛善至民不能忘徂徠之松魯邦以美僖侯
祝侯黃髮兒齒何以使人稱願如此雖然俱一也而
非二也我主人心立獨故畸於人侔於天節高世故
貴不淫賤不移可冠劒而廷議可兵甲而環侍或處
或逸或公或相無適而不與二友俱會衛風斯下矣
昔左史李公牧廬陵日手植松竹堂扁二友命郡人

胡澹庵記之我主人政成化舒不減左史賔退士豈
庵前一輩主人有命賔安敢辭遂筆答問爲斯亭記
主人族信氏名世昌號中隱東平人莆州尊也賔謂
誰四如老叟黄淵也主人韻二友韻老叟亦韻此豈
可與俗子道年月日至元甲午孟夏戊子也至元世祖年號

意足亭記

天叟每誦司馬公花庵獨坐詩荒園才一畝意足已
爲多語兒孫曰意足二言可命吾亭第不窺園三十
載非舊種讀時也異日叟訪友人德輔林兄開樽延
坐亭上亭之前架蒲萄小盆池三植以菌萏級石爲

臺臺之上與左右山皆奇石也有海棠南天竹有荼
柳月季花亭之後架荼蘼東西則木香刺紅而那悉
茗四繚其旁蘭松雜花百餘本竹與拒霜又在亭之
南宅果木不登數雖不丘壑如隱辟蘿吾德輔可以
適意矣德輔曰斯亭名何亭爲吾擇令名名之叟遂
命曰意足德輔曰曷謂之足叟曰士或以功名爲足
而未免浪泊之歎悔或以衣食爲足而不知郭墻之
羞訕或以林泉爲足而又貽北山之嘲謝孔稚圭作北山移文
以讒諂用驟假匿之三者皆未知所謂足也德輔非汲汲於
青紫印綬者非區區於肥甘輕煖者又非枯槁於飡

霞煮石者坐斯亭也四時靜佳衆芳暄妍山石之崮
醋諳崒崪草木之葱倩迎風揖月課兒觴客洒然無累於
外而充然有得於中此不爲足又奚足德輔又曰余
深顧長慮而畀來年子孫孫子勿替引之斯亭若不
得天叟記於煩閒豈得方之東池之勝叟逌爾然對
紫桑翁紫桑靖節所居村名不云乎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
於是欣欣落筆德輔名某唐忠義藴之裔孫望族也
亭在少府聽解事之左世美堂之右廣深各六丈有
奇餘大德初迄甲辰冬始完天叟則四如老人黄仲
元是日曷日日南至年經說冬至有三義一日陰極之至二陽氣始至三日行南至

萬竹胡希道見思堂記

歲甲申夏六月黄黄淵天叟異姓兄可山陳文翁客
温陵胡君希道所以書抵叟吾主人文雅醞藉美無
可揀吾里如心陳公奇貴之令爲相國尊客所居有
玉槩萬玉槩竹也東坡云千株玉槩撑雲立堂顏見思字美人言晶字大也
日坐其下使意也消願屬叟記其秋句叟愛友平山
姚勉至自泉申主人之辭曰天地間何物最韻曰抱
節君晉士雅愛此君自子猷諸賢始晉王徽之字子猷寄居空宅中
便令種竹嘯詠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然其幹也不恭後三百年唐詞人
俱喜吟詠少陵淨香一聯郤退餘子然未免求於聲

色臭味聞香山老坐東亭（香山老白居易也香山有九老會）以人觀物不以物觀物是時年壯氣銳猶以遭不遭爲幸不幸洎居洛第靜對寒碧吟醉醉吟浮雲富貴矣退省此老平生初以直道爭安危中不附離權勢終完節自高異日想像四等人物今皆歷歷踐言元微之劉夢得視之顙泚（微之始峭直欲立名中見斥喪所守附宦貴得相晩節彌喪加康節不歸夢得初附王叔文多中傷士類憲宗嗣位坐貶朗州久召還作詩譏忿當路出播州後又召還作詩譏權近聞者益薄之端心怨望晩年益蹇寡合）雖然此猶唐士（句）奮百世上風百世下者誰（句）衛武公之詩三（句）賓筵（詩一）譬如新篁（句）得時張王勢欲騰騫懿戒（詩二）又如脩林（句）禁持風雨猶欠

料簡淇奧（詩三）則如遠根宿幹聲陽賁亮老歲月飽雪霜（此三段敷演武公三詩言竹之美如此）然後以美君子瞻瞻（句）嚮慕之切猗猗（句）盛美之極詩人工於興物如此君子。成德之名不可諼不能忘之至詩人深於愛賢如此（此段說詩人以竹稱美衛武公上三詩之意細玩自可見）約後來者子曾子猶好他人不好。余十四五時有晉士（獻）王子之雅而無晉士之弊年強仕慕香山（白居易）之節而得香山之趣今者老誦武公之詩則師武公之德叟吾同甲又同好敢温前請叟讀已逌然曰此人有此韻煩吾兩山（可山平山）問信希道叟號韻鄉有圖種讀歲寒老伴數竿自足

彼美丈夫盈庭鸞鵠誰與戶外羊求（解見上）隣卜人各天方娟娟在目彼心我心我竹彼竹晉風流迂唐文章俗大學典刑老成淇奧鶴鳴子和君倡余讀務力華晧元身圭玉幽人之貞大過之獨黨印斯言持扣九曲兩山曰是即見思堂記當爲叟報希道龕于壁（此文始王子猷中白樂天終衛武公立三柱以形容愛竹之意復以自己愛竹轉爲三事末又謳詠以足其意結曲起伏宛轉不窮讀之當具一眼）

劉氏復本堂記

劉氏之堂以復本名何用簡（名）復乃祖知本（名）之舊也人生乎祖一念之復祖其相（去声）而子孫孫子書澤

演迤方將未艾堂之東西有亭各二浩浩碠者養本然之氣怡怡碠者全一本之貞小小碠者心誠以事本初之元悠悠碠者力久以充本體之實由身及家事天如親是本也根於方寸溥之萬有鉅無不包細無或遺邇而無間遠而不測其中庸所謂大本者乎雖然談何易。易惟學問可以配浩浩惟孝友可以樂。怡怡惟嚴恭可以翼小小惟純一可以致悠悠談何易。易雖然在易之復初九一爻爲德之本造化由是復元氣之初人心由是復真性之初進而上之二臨三泰皆初爻所生也天運復則人事復則君子之朋

亦復而亭矣君子之亨則劉氏聲名赫奕又象乃祖可以爲斯堂之光余記舊年後村(舊爲劉丞相第)桃衕(舊爲陳僕射第)相頡頏時二老壽俱八袠之上城市陵谷之後禁從家聲空有鐵爐步之名(鐵爐步見韓文盖傳地改而名存也)實重烏衣巷之歎(此歎後村之零落也烏衣巷王謝盛時故宅)惟桃衕堂宇浩浩兒孫怡怡跼(音局)天蹐(音脊)地(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蹐)畏心小小課子讀書尊禮賢士未嘗付吾道於悠悠以家觀家復劉氏者其在用簡乎落筆至此感慨亦當何如至大庚戌小雪後記(至大元武宗年號)

尹氏萃貞堂後記

尹氏鄭圃(地名)官族也良臣彥士也萃貞堂尹氏先塋孝享之地也名斯堂記斯堂者誰西疇楚人施某(名堂)安慶郡博士謝某(記堂)也此復記何情無窮文亦無窮也然則堂所以命萃貞者於義何曰萃之義一貞之義四萃者聚也人之身父祖之身也陰精陽神二氣之聚斯爲人若父若祖魂升魄降氣之變則散矣散者曷使之聚於是祠之(此釋萃字之義)有其心信於禮無一毫而不中斯之謂正。祭不欲數(去聲)又不欲疏春雨而怵惕秋霜而悽愴或朔望或薦新以時思之斯之謂常天地有升降而貞者常觀日月有盈虧而貞者

常明人世有新故而貞者常一夫如是然後可以言固(此三段解釋貞字四義)不者視時汚隆爲已敬簡僾愾之心何自而生(僾彷也愾太息)豈先民報本反始之義哉亦豈尹氏翁季所望於來昆雲仍哉(來者玄孫之子昆者來孫之子仍者昆孫之子雲者仍孫之子)或曰萃之繇(即爻字)爲有天下者設尹氏名斯堂何曰易不可爲典要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學者有學者用公卿大夫士農工賈隨所用而用之斯堂獨不可以萃貞名乎遂濡毫而記其義於後若夫尹氏之家乘堂之年月此不書是記也莆四如老人黃淵彥安七十九筆(此題與重平實富作時義文章看)

東埜書房記

叟宦客樵川富沙匯江芝山瑞安時傾囊置書歸里朱墨校讎唯謹丙子戊寅間兵蹂其半盜藏其半然後歎藏書之難廿餘年來新進小生以科舉不行而輟讀與刀筆相從事者不暇讀吟風月以爲工者又他讀間知課兒燈火尋行數墨而不知其所以讀叟雖未離清淨業然聰明不及中年開卷如生捲卷旋忘迺又歎讀書之難或喜攉訐訛鈌穿究叢瑣騁韶姸鈎聱擧而斲木不勝任製錦不中度不爲行沔之禹貢則爲理財之周官惟讀錯故用錯叟髮種種不

諧於時益重歎用書之難噫嘻藏而不善讀猶不藏也讀而不善用猶不讀也三山謝採汪君學仕俱優有房庋音閣也君書萬卷朝夕彷徉其間慨然忻感今古介傳士涂音塗姓君囑叟記數語叟喜君之善藏又善讀且善用也故以其所感歎樂為君道之前代元夫鉅人宅三事者書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三公也惟受用論語一句兩句用書正不在多此語又惟東埜領會幸勿他容見曰我輩學問止論語汪君名某新安人叟謂誰莆四如老人黃淵字天叟記已授涂君復之俾留東埜壁間以為吾兒異日邂逅一笑話柄

魚我亭記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物皆我性分之所有也以物觀物則物自物以道觀物則物即我魚雖天地間物耿然小哉而大易之信可及中孚彖曰信及豚魚中庸之至可察在淵或渚則知理之無定在潛伏孔昭則又獨之所當謹孰謂我自我而魚自魚莊惠二子亦豪快士惠曰子安知魚之樂莊曰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見儵魚出遊二人問答惠固辯矣莊未為真知魚其說為吾夫子之言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然不過謂魚與人各自足而相忘耳聖賢之學不然東

埜汪君穿池養魚蓋悟詩易中庸之理而非惠莊灑落玄虛之誇但此我與我道而我難與俗言叟與埜俱不相知以道觀我則埜同乎我而非異乎我獨魚我之謂我而非我之謂我乎彼魚也獨庚氏之魚而非辛氏之魚乎庚氏穴池養魚以木為梘欄登之者其声堂堂每梘欄投餌魚必躍而出辛氏云不投餌但聞箸箸之声魚亦出是庚氏之魚可名堂堂辛氏之魚可名箸箸出宋齊丘化書遂筆以授魚我埜寄聲曰賢者亦樂此乎叟又復曰儻與我共我將魚我從而聽叟即記東埜書房者年月不書

南紉路新社稷壇記

河東李侯以前集賢侍讀學士中大夫守南紉路總管府政成之明年喜溪山之如昨慨社稷之弗稱與侯之進初教切作也左傳子使平達氏之趣程侯謀撤而新之程姓亦願庀其事計徒於己酉某月訖役於某月某日壇在郡西山之麓面勢址壝丈尺崇殺齋廬門垣一如禮法左右掖則公風雨雷而壇之尊祀典重農事也侯寓書徵莆黃淵記淵敬記曰社稷之示音祇各一而所配之神亦各一社與稷若二而實一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土爰稼穡於穀為重穀非土不長土無穀則耗故稷與社等祭社必祭稷風雷天之號令雨其

水澤也土非雷風奚其動奚其散穀非雨奚其潤奚
其化歲之上下係焉(仁社稷與風雷雨相需通祀之意非末學可到)於是郡
國得以通祭祭于北墉答陰義也祭日惟戊用剛辰
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土穀得冲和之氣然後由貞
而元亨利也竊嘗怪下之世春秋祭外陰陽之或沴
雨暘之不時高士泥閉縱之術齊民信巫覡之禱於
社稷漫不省至謂箕畢之不神百里之不足震驚(箕風)
(星畢雨星百里震驚雷也應上二神之義)吁陋矣農所依者二侯二侯所
依者神土穀之神與天同功而能召風雷上雨澤者
也不此神之告若何彌水旱順豊年哉我二侯之仁

於民敬於神神亦體二侯之意不孜孜爾農且麻于民
田更野叟樂歲終身飽雖神之賜亦二侯之賜也而
今而後語僚屬府史曰予二侯者非干譽以徼福也
為爾後之人後之人繇上逮下以和召和庶證(音徵)咸
若萬分一潦若旱有謁從欲非瀆非僭勿怠勿壞李
侯名偶自號貞嶠眞逸程侯名文流號西樓南劍總
管府判官淵號四如老叟年月日至大二年立冬乙
巳

將樂縣桃源橋記

將樂南劍路支邑也邑十里南曰桃源溪古渡也溪
有橋汀廣午道也東西行者利之歲異月殊水磯橫
斷並溪之民或塗以茅庋(音支)以木繩以笮(音昨竹索)夏潦
秋霖茅朽木蠹笮亦解坼(音拆裂也)涉者病焉今總管李侯
士弘始下車惻然曰橋梁不脩誰之過諉邑簿徐某
前廣德路同知吳某董其事掌禮胥德首受役要繇是
善勝金明(皆名)僧等有輸財者捐粟者助工庸者絫石
為址楕(音惰器員而大)而方之釃渠為洪導而四之不低不仰架梁
其上左右埂(音梗坑也)丈六十有咫環築以石直欄橫檻崇巃
堅緻輿者行者如行九逵靡楮一萬萬餘而民不以
為苦且勞(句)興役於大德丁未十月竣事於至大戊

申七月癸𩛿之日仕於此邑者邑之已任未仕者田
更野叟共祝橋壽余於是賀此橋之遭也不可不記
記已賦以詩曰

穹壤間水有利有害其害橫流其利沃漑川陂澤
梁關國之政昔人以此覘陳議鄭仁哉我侯說以
使民相厥桃源通旅敬賓水既昏(星也)正土功乃興
梁空以行不夙而成鎮蛟龍淵跨鼇背上天造地
設蓬瀛蕩蕩萬口一詞我侯之德侯曰當然牧守
之職旄倪祝侯如傳植(音著)鰭(音耆魚脊)濟彼巨川舟之楫之誰
能詩乎洙漢以歌俾侯黃耇等橋之高

聖懿順濟祖廟新建蕃釐殿記

妃號累封前此有年矣宇宙趍新
眞人啓運祀秩百禮命申一再護國者功庇民者德
明著則神之誠不可掩也盛矣哉聖懿廟幾三百祺
歲月老正殿陋李君清叔承先志敬神揄龜筮卿士
庶民協從繇寢及殿易而新之鳩工於大德己亥癸
落於癸卯臘月五六年間始克就難矣哉按舊記妃
族林氏湄州故家有祠即姑射神人之處子也泉南
楚越淮淛川峽海島在在奉甞即補陁大士之千億
化身也而莆聖懿實源廟之祖墩以聖命之何妃馮

浮槎現祥光徧夢於墩之父老遂祠之賜順濟始於
何時妃護夕郎路公允迪使高麗舟國使李公振請
于朝也廟前曰殿半以後曰寢乙殿居甲丙間建於
何年自制幹李公富奉妃像正位序始殿無名蕃釐
地示其賠稱媼釐者福也百順故蕃釐則法從祛陳公
讜立則李令尹茹存舊也殿之木焉須妃陰隲民之
精爽不貳者曰山之西有木鉅甚工師求之果如神
言盡售其材以歸殿之費焉出四方之善信樂施諸
也殿之役誰助教役屬功則鄉之寓士者宿奔走跡
附則里之千夫百夫長也雖人也亦神使之也始者

乘槎而宴娭於斯今茲揞木而輸奠於斯吁異矣哉
或曰神妙萬物御風乘雲變化無方矣必留瓊館於
人間曰不然妃猶日也日必有次妃猶星也星必有
舍他所謂神者以死生禍福驚動人唯妃生人福人
未嘗以死與禍恐之故人人事妃愛敬如母中心鄉
嚮之然後於廟饗之廟言貌也其求諸神於彼乎於
此乎適有寢有殿有正殿神之報乎人猶親之愛其
子孫故是饗是宜穀我士女降福而亦穰簡此殿之
所以扁蕃釐於是大書特書若夫妃禦大菑捍大患
應在祀典此不書清叔廉靜謙和而老於事廟東湄

嶼移星轉漢有識者巳亦不書其前殿觀瞻未稱清
叔有志竟成將不一書某甲午冬甞夢妃 以記相
諉忽焉十載而李君清叔奉妃之命來不敢以老醜辭
故畧牽以印前夢書旣系以詩曰穆穆 天子前
聖後聖上昭下漏靡神弗敬灑澤龍宮河圖輝映莆
僻海陬曠歡拜命淇茫茫公家有齊季女生也賢哲
獄鍾瀆聚殁也神靈雲飛電吐不識不知自成功所
淇天回地游否泰消息殷墟周京化爲黍麥矣哉乾
元坤順合德斯廟耽耽千年血食淇福地仙居珠簾
玉坐帝子天孫容衞右左木從西來神受人造駿駛

(音巨峩)嶙峋方壺翠鶡(其四)春秋歲時謁欵穰穰(上声)迎兮何至遲兮何往神而宇之其中忽蠁(音恕)聽爾六祝(去声)嘏爾景貺(其五)

張天師正殿記

昔有船訪蓬萊日候神人見跡甚巨(漢武從船遣公孫卿求蓬萊神人卿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不見見其跡甚巨類禽獸云)喜以爲仙者又有老翁拆葉爲舟與客泛渭登旬抵家者(陳季卿十年不歸一日值終南山翁拆竹葉置家灞渭水中變見一舟甚大登舟旬餘至江南)謂無邪載之史及他書謂有邪知者蓋未盡信孰有駕鐵舸留靈跡如我仙師與(平声)師以仙名分形散景通神變化豈塵凡所能測識舸雖於(音縮)騰爲虬爲龍而步嶂留石可尺二許甚彰彰也易溪流而平崗驅黎民於境上襄祈穀麥而雨應商禱艤檣而風若盜賊不作呰(音子)癘不生此又有功於民者捍災御患於祀典宜師之廟福清州峯頭王蜍山之左始刱於天禧初重搆於治平三年前殿則首事於紹興二其賜額昭靈則又八禩也師之錫號保禧熙寧之十進封妙應顯祐惠應妙濟福順皆紹興三十年以後淳祐德祐間也記是宮者進士陳(良)官族黃頴(榮)也然前記謂按圖史而無所載未知何許時人後記書師之諱曰(存)或有所考與(平声)抑以疑傳疑遂信而徵與(平声)嘗聞翊聖眞君降言於守眞之子汝父遭逢於吾故令子孫受福正一眞人亦逢聖代得道之後世世不絕竊意師非翊聖之裔即正一二十三代諸孫行(音杭)故親傳祕訣與道合眞乘雲御風其來勃勃(音拂)其去縹縹入鐵透鐵入石透石有如飛鳴偶留指爪夫豈疑滯於物以人間冕服宮室爲戀哉雖然此一福地與他蕞祠不同黨非後寢前廟若何而栖神靈繇是姚(勉)募編列新正殿敞閣室闢步廊僝功於至元乙酉癸落於丙戌碧牕朱栱眑眑(音幼)皇皇非前日之柱穿蜂溜燕舞帷塵矣洎丁亥春攺塑神儀瑞氣徹天侍衛導從如朝通明無有有無恍然上界官府今登天矣余舊遊斯廟覽江山之奇美蓬萊之樂裴回久不忍去因記太史公曰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遂脩辭紀實於麗牲之石而系以詩曰

至人學道師赤松神姿逈氣心夫蓉手五明扇腰
雌雄馮虛駕鐵超鴻濛玉距痕深雕鍬(音秋)巨跡千
古鎭蜍峰狂颶怒濤鎖魚龍夜醒月凉水笙鏞騎
吏無鞅鸞鶴從朝侍玉堂雲朶紅天樂隱隱聲徹
空俗耳可聞不可逢眇視齊州等蟣蠓滄海有時

揚塵風獨此瓊館留人封神仙之說非夢夢士民
尸祝社稷同椒醑鞠䠠(曲跪)瓜棗供余非紫陽山人
翁若為詩之銘新宮(叙事若虛而實文法必老學乃能)

汀州路重造府治定光吉祥寺記

鄞江府治之東寺曰吉祥白衣菩薩伏虎禪師主賓
真相奉嘗于茲有年矣俗姓法名地產僧臘先後封
號有銘塔者有狀事蹟者有碑記者有賛頌歌詠之
者具載實錄此不書第偈句九十五首各書贈以之
中或隱語或名氏不可測知耳二師大抵以本尊本
而心法勝以願為願而氣力大故覺道威靈豪出諸

大士之右若貴賤若賢愚若小中大乘人遊我門繞
我座禮我足皆傾府空藏(去聲)以修其祠宇攻木礲石
以紀其功德至元丙子不幸奇劫寺燼(音大[illegible]火)于兵豈物巨
細各有數師亦不得例而有邪然壞固有數興亦有
時郡侯黃公去疾議僧寶興起廢未成而去同知薛
公(元禎)亦議之構均慶院都元帥李公(梅)剌孫端請
見堂老(以性)充事繇是大殿前後殿成天寶閣成三
門兩廡言言嶷嶷上凌煙空(性)老戊戌年西歸屬護
者西堂(宏)刻意專用力勤營度有序(宏)弟子(慧鏡)補
見堂處質偉行潔對師發誓了大莊嚴以次法輪藏
殿羅漢堂毗盧觀音二閣寢殿坐禪亭丈室水火池
一時壯觀寶相梵儀宛如本來面目(叙事明倫老學小心如此)然
宏之功居多抑師有相之道歟宣慰劉公巡部又於
比坡架萬歲亭以表嵩呼之祝遠邇走集唯見佛尊
猗與盛哉萧四如居士(黃淵)耄矣敲[illegible]戶懶去乞水
洗眼至大己酉秋(鏡)介(鏡道名介使也)鄉友汀庠學正陳(徘)
和前蓮邑典史方(元善)徵余記余恐當筆不過遲半
載而速至再三余乃歎曰於戲道之威師以誠動宮
之侈師兮何心師與諸佛不生不滅鏡為龍象出勢
力心下始大安隱(去聲)起戊戌迄庚戌拮据蓄祖亦十

三載甫就豈不難難居士嘗聞佛法似一隻船祖師
東來付兒孫大家把纜要到彼岸直待時節因緣爍
性撐向須彌峯頂下觀三千大千世界鏡老駕舟不
至須彌峯頂不歇且與後人作古(居士)又竊歎大浮
屠辦堅固心如水穿石儒童菩薩直下傳燈幾宮幾
人能如居士前所聞佛法否又能如鏡老光輝道場
故果月成白月否居士雖喜為鏡老記亦重為斯文
媿遂併書於記末鏡萧遊泮林司業之後自號明心
法門尊足也記已系之辭曰白衣隱去是空非空魔
化為檀歸歸祠宮瀟山泉石十里松風千萬億年庇

陰人封日月神通相百歲翁覓偈四句贈之以中至
大三年淸明日蒲四如居士黃淵記

韻鄕記

此鄕何鄕四達皇皇（無門無房四達皇皇也莊云）山澗川媚月湛霜明有天叟者遊處中央宇泰定而發乎天光（宇器宇也德宇泰然靜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四如居士一日徑造主人叟杖藜應門（子貢乘大車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顏色種瘡（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種瘡註云羽緒也又盎虛不常之親）而眼如點漆（晉杜佑眼如點漆）妙處正在阿堵（顧愷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謂眼也）擧止寒澀若無甚技解（音蟹）然不言而四時之氣備（晉書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坐

良久沃三蕉葉（東坡云吾少望酒杯而醉今亦能飮三蕉葉蕉葉即爲花之葉）情浩浩笑云云飮罷蕎茗啇較一水兩水（建安鬪茶以水痕列久較勝負）（相去一水洞水）居士曰昔叔度何如人並世者時月不見鄙吝復萌（同郡人陳蕃周擧常相謂曰云云）或往從之累日方還（郭林宗）莫議其將少閒願聞此鄕之風叟曰春之朝縞花淨擢香入肌骨夏之日竹陰淸閟門自可款（韓詩誰家多竹門可款）秋之月鮮鮮寒榮愈晩愈好冬之雪踈枝冷蘂㤗奇奇此鄕之勝致也蓬茨（蓋屋）桑樞牖室褐塞（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門庭藩落皆着紙筆（晉左思欲作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落皆著紙筆遇得一句便書之）一榻

炷香人意幽遠堂上九十餘尊舍飴弄孫（飴米餳漢馬后曰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眉間漏出喜色伯仲如塤（噴好）如箎（由好）夫婦如鴻（梁）如光（孟）此鄕之居室也架無多書古文六經外惟左氏語（左丘明春秋傳）蒙莊書（莊子蒙人著南華眞經）馬遷史子雲玄淵明少陵詩昌黎柳州集不貯他物此鄕之簡素也湮蠹沈鼎（古器之遺）遺款隆刻（古文之遺）偶有流落人間者收於几按餘則無絃琴一（陶淵明）折脚鐺一（古德和尚白折脚鐺子煑飯喫）老瓦盆一（杜云田家瓦盆盛酒）此鄕之器玩也暑被白練裙寒著百衲衣（晉羊欣著白練裙書裴休披百衲衣）時捉蒲葵（謝安扇）揮麈尾（麈鹿屬尾能生風辟蠅蚋王衍揮玉柄麈尾善談老莊見晉史）炊雕胡飯（菰蔣也米黑宋

（玉賦炊彫胡之飯）釀眞一酒（東坡）送菊苗虀（山谷碾新茶薦以菊苗）蘆菔鮓（蘆菔菜名後漢吏始傳洛陽宮女攜以蘆菔根食之俗作蘆蔔自樂天齋鬻禹錫作鮓以饋之）此鄕之服食也或安山林內枕流漱石（晉孫楚語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礪其齒）不纓塵垢氣太鵬六月而有間意（莊子大鵬去以六月息者也蓋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或著富貴中一龜一鶴（趙淸獻入蜀）旁無姬侍淸規粹德與雲俱潔或寓京師未嘗候公卿門人欲即之終不可即或浮湛（音沉）里閭同鷄豚社對田父飮坐深而鄕黨敬（韓詩云愿爲同社人鷄豚宴春秋社詩并遊篇云坐深鄕黨敬日覺死生忙）或遇儁人勝流飮酣論豪語古純孝貞烈從吏尚友千載或恥徇財每生之失（鵩賦云貪夫徇財歸濟每生）

慷慨劇談直欲不與同世胷中雖竟一紙識不肯讀人間非聖書（李白不讀人間非聖書邵堯夫詩亦有此語）文雖未至小好大好（韓云時時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慙及示人慙以為好小慙以為小好大慙以為大好）古氣可以參彖繫詩雖不能天然可愛口中時有稷契輩語碩膚几几之似周公威儀抑抑之似衛武侃如誾如襜如翼如似夫子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似孟軻陋巷簞瓢不改其樂似回春莫舞雩浴沂詠歸似點道學自脩盛德至善似參簡文溫理似伋不屈其志不累其身夷惠之間似蜀賢人（或問李仲元揚子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在夷惠可否之間實名之不彰也）鼓有虞琴賡文王操優游高明似唐儒生（韓文云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歆有虞之南方胄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此鄉之老成人也居士曰入其國其敎不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深於詩疏通知遠深於書廣博易良深於樂恭儉莊敬深於禮（見禮記經解孔子之言）此鄉此人之謂與雖然願聞先生之風叟曰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知居士之所以為居士者此則知叟之所以為叟者亦此居士曰不知叟之為居士兮不知居士之為叟與相視一笑乃相與忘言乎此鄉之天退而書為韻鄉記（天叟名淵與居士同姓同時人）

黃四如先生文藁卷一　葉標寫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卷之二

蒙古字學題名記序

蒙古字學者何上之人所以達書名于四方也是學也以韻起字非以字起韻韻耳學字眼學（學辨字二）韻有經緯字有子母正未易精也學之所何莆地褊小以舊廣文館為之禮殿頖（泮字）宮居其左可以觀俎豆可以邇弦誦肅如也學之齋何齋有四曰同文者今天下書同文也曰正心者心正則筆正也曰升俊者升於學曰俊士也曰興賢者攷其藝而興賢者也孰書之又孰名之翰林直學士雲溪張公也孰董之博士黃夢舉則行甫也學其學者誰國之貴遊子弟與秀才之能為士者餘五十員學是學者復其身設科為最優藏於斯脩於斯（學記曰藏焉脩焉時教必有正業）毋苟免學是學者必以時術業然後專用而志凝而神毋自欺曰試宜熟曰試宜精曰課宜密月課宜嚴（皆說字學之要）尚書御史實錄茲選（漢蕭何草律著法曰試以六體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徵令而比試之勸戒而糾之必有籍雖然字藝也學道也無藝無道無道無藝古人小學教以六書形聲假借一一皆理六經中有奇字有俗字有讀如某字有平音有側音又讀如某音而一字或該數義君子之道

孰先孰後藝云乎哉（此說字學皆道）褻點之語語也曾薛之令令也（褻點之旅語曾薛之令弟子詳見蕭田廟學記）告而諸生字字從子（謂字之字從孖也）學字從子（學之字亦從子也）事父母則爲人子必孝侍先生則爲弟子必恭循天理則爲君子必義孝者恭者義者皆籍非斯人者勿籍（此二句應上必有籍句）

題漫翁林春山草韻序

歲辛巳冬十月漫翁草韻成（漢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麁書之謂之行草）出示黃淵天叟開卷詑（顧書偏佗）然蔚然似清臞似峭勁實精密實妙巧盤蹙迴幹字字中度叟曰何不書急就（司馬相如亦作急就章韻即廣韻中一東等韻計二百有六）何不作文選（文選周可紫所集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翁曰隨人作計恐然後人叟又試翁平上去入字凡若干與若干韻翁應聲荅韻二百有六字一萬七百有奇世間萬書橫寫竪寫詞人墨客長歌短歌盡在箇裏叟服翁敏口呿（音峼）而退又一年翁序引成來徵叟文諾未上葉又一年翁索叟逋（不還曰逋）叟乃語翁書六藝之一形聲六書之一藝也（六書一象形二會意三諧聲四指事五假借六轉注）有道爲習之童丱皆能不習老宿亦難俗之趨（趨）科斗散軼易爲篆隸（蒼頡觀鳥迹而成字周史籀變科斗爲大篆李斯取籀省改爲小篆秦事多用篆難成程邈獄中改籀文首爲隸字）草書之變迺始秦末（一段）氣之殊風土不同操（聲叉）音亦異切韻之學來自西北（一段）世有秦有周而字書不能少異乎秦地有東西有南北而韻學不能不祖西北（一段）漢以來至于今皆然前乎此識古文惟一楊雄（楊雄作訓纂嗣續蒼頡中重之字凡八十九章）後人大類朦朧然一法通萬法變草雖便急速視壁藏猶彷彿萬分之一（一段）（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尚書論語孝經山堂皆科斗文字）前乎此識古韻惟一韓愈後人如調啞鍾然一音通百音叶韻雖約以四聲視傍韻（四聲平上去入）皆可出入（一段）翁雖後千年生於草書猶可以想禽獸蟲魚草木之群態與雷霆風雨山雲之萬狀而意在筆前筆隨興到（草說字）於韻書猶得因翁闢清濁之異（翕闢如開口合口撮唇閉唇捲舌重舌十四聲是清濁四聲各有輕清重濁）縱橫經緯之妙別字義訓讀之名（字義訓讀即訓詁杜林有蒼頡訓詁）（李斯三倉訓詁）而辭後入吟吟時入腔（說用韻）草韻之所以作與（此句與此）昔曹景宗不解書又不喜問卒以意造晉帖操多作摻百寫類七時師惟不曉音故不識字當走筆時波戈點畫豈能一如古法（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峯墜石作一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一章草韻所以作與（一段）叟又嘗攷漢初（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誦也）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是時未有韻書所諷者何抑蒼頡爰歷博學章數又試六體（六體即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

書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迺皆古文奇字(古文即蒼頡所作繆書即摹印漢興諸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稱工張伯英轉精巧張芝晉人工草書號書聖)篆隸繆蟲(古文奇字篆隸繆蟲即六體)又不教以草書何也或秦草未落人間與翁此書與篆隸韻並行恐與漢杩不合翁曰第書之以俟後身張芝(魏張芝善草書嘗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曰張芝筆)叟迺筆翁問答于集端昔癸未皐月端午(爾雅五月爲皐)

鄭雲我存藁序

唐人語言彭天下者莫若韓柳氏韓以李漢一序傳柳以劉賓客(禹錫)一序傳二序之所以傳者序乎文也

文者天地之正氣亦天地之奇氣天地間惟正人能養天地之正氣故其文正韓氏似之惟奇人能發天地之奇氣故其文奇柳氏似之柳之醇正固不及韓柳之奇崛亦韓所不及天對文義聱牙難讀山水諸記出語崔嵬似窘(音昆居也)邊幅若段太尉逸事狀老史筆當避三舍晉問峭拔高妙夐出魏晉南澗田家等詩絶有泉明風味(以上皆柳文)同視淮西碑中丞(張巡中丞官)傳後叙鰐魚文毛穎傳南溪秋懷(以上韓文)前後差相頡頏(音杭)其與韋中立書論作文源委一一有所自來(柳)殆如答李翊與誨館下諸生時韓政未可少柳而多韓(韓)亦正患不能奇柳亦正未易步趨也(公文醋似柳故甚取柳以韓不柳之奇也)及吾友雲我芳年韶妍凌霄一武誦墮人間嘆滄海之爲桑田醉六經而營四海於易獨論筮變占以測天機之乘除於史專論漢蜀晉以閏人世之新故於人則論箕子千車以明道統之絕續韻語撤羅倒鯨散(聲)上語峭崖惟石對語筆氷擲戟紙上皆見(音現)光惟前無俗人號文章家余嘗以雲諭雲之文或如玉葉或如氷紋或如車蓋或如魚鱗千態層層萬狀紛紛不能皆長空萬里一匹如練也而行者行止者止去自去留自留此雲之所以爲雲而雲我之

所以爲文也未知雲我悟入得之韓歟得之柳歟正乎奇哉奇乎正哉予猶省童丱時君家世父(伯父曰世父)方叔以書贊迂齋樓公問古文法樓復書曰學古文難識古文滋難子讀世本國語戰國策否又讀易爻辭書盤誥禮檀弓內則否方叔早年文聲儀儀(音[illegible])駸長氣吞學舘惜其人與可傳者不得而見見方叔猶子雲我亦奇人也文惡乎而不奇韓柳而上更有人在雲我文豪未已方將余無一毫可論序何可傳然雲我之文傳余之序亦傳余之序傳雲我之文必傳載之末年附之青雲又一奇事余名淵天叟字雲我

中外表序敢辭

鄭雲我孔子年譜叙

夫子儒之祖也儒而不知譜其祖恐如晉公之不知以并官氏對矣夫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而公穀書於前一年年已非月亦訛左氏又不書三家胥失之譜夫子惟司馬遷之史徵世家年表多相乖忤然於魯書夫子本末最詳深矣乎惜乎史遷亦未修之史也後乎此編年有書東家雜記有書今鄭君又有譜是譜也首以聊大夫二事壓卷前書之所未有謂儀封人請見爲由魯適衛時謂魯公問政及答季康子

數問皆歸魯以來事此見又確謂夫子未嘗師郯子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斯言非知夫子者此論又高雖然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此吾夫子自作行狀以僕觀之留而毁。(在後日跋)於卷之左方鄭君曰何如

講春秋序

談經難談春秋尤難高妙者誕幽深者晦新奇者巧皆非也記經解(公羊穀梁春秋石經各有傳記左氏經杜預顏師古註謂之經解)雖非孔子語屬辭比事直勘得破孟子事。文。義。三語(鄒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三語)一大斷案汗漫如莊周只把道名分說最直截馬遷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諸儒之說出其辭贊矣贊則差差則害道徐曠發題(曠字文遠唐高祖幸國學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風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偏舉先儒異論分別是非乃出己意折衷不知合乎夫子也否孫莘老與一時名勝爲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聽說其間卓然獨見者爲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劒意尊經也程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郤又親筆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夏時冠周月之論至今可疑朱晦庵從諸先生長者聞春秋義例終不敢措辭獨於大論大法爲有感焉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

自隨似不草草謂書王存周正未免又落科臼林艾軒主春秋無褒貶大虛即六經若何而求春秋鄭夾漈曰春秋者先後倫理之書而謂春秋意出魯史非出於仲尼殊不可曉信矣春秋未易談也某老矣無聞舊讀遺忘茲等朋友願相磋磨仰觀天道俯察人事欲以春秋溫習何如又嘗聞網山麥斜開(福清林亦之學可號網山有網山集麥斜仙遊僧岩名)講衆以春秋請山曰經未可遽言當自傳始舍經讀傳恐不就綱領處看敢質諸同志曰可淵時乎此當繹所聞以求是正

通志序 代憲使孫澤

山川出雲開必先也屋壁科斗藏有待也曷先乎人先時而已生曷待乎書待時而後出宇宙趍新主上右文崇儒以道化風四方東宮濬哲仁孝以好學聞天下氣數清明之會光岳賢哲之盛書於是時與人相值時乎人也莆夾漈鄭先生著二十略外取歷代史粹音翠爲一書命曰通志某舊守莆求而未獲今茲省椽王某奉命求書郡國是志與在數中鹽使方公出所寫本以授書于帥府憲臺喜劇敦請博古之士鄭鈙陳子修刊謬正訛某適弭節音彌左氏左執鞭弭弓不以骨飾曰弭八閩從史音纖甬茲事聯者明隱者彰亦此書之當

出斂書乎書乎昔炬於咸陽文獻通考曰秦皇取宇春焚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比炬於咸陽也咸陽秦都至漢而後置寫書之官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覆於底柱唐平隋王世充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洲泝河以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至唐而後完庋音鬼書之目通考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則遺書之出信有時邪時乎時今其時乎人乎人上而甲觀次而翰林集賢國史院又次而行省帥憲二府非人孰能致之夾漈先生多子長司馬遷之愛聯比詮次於前鄭陳二士以更生卽劉向之才校讎緝綴於後某於是賀此書之遺且知二士用心之苦遂書于集之右方年月日某官孫澤叙

忍經輯要後叙

忍之義二忍於我則律己之嚴不忍則忿不能懲慾不能窒矣忍於物則待人之恕不忍則疾之已甚亂也克己復禮忍於我也犯而不校忍於物也顏氏之子蓋兩得之王畏匡則曰其如予何壤也夷踞則以杖叩脛求幾日見長者則責以餔啜謂從者爲竊則於業屨不忍孔孟於此或忍或不忍自有權度下之世此義不明避兄離母者豈爲能克其類乎簞豆不

得見於色者又不若好名之人也無它矢人豈不仁於函人惟無是非之心故無惻隱之心此忍經輯要所以爲世戒也深且切矣其餘夷白鄭史詳言之

李氏家集叙

河東貞嶠李侯倜之大父某父某國初之勞臣也然亦仁知人也度別蚡合之機乘事勢之會識權變之宜使玄黃者簞壺者俟服以附厥角稽首此豈孱夫弱子所能了在韓村則一邑之旄倪活在交城則三寺之黔黎活參陪行省轉輸蜀道則四川之兵民活是心所以不忍者何惻隱之心也它謀臣策士懷雲

起龍驤(晉王濬拜龍驤將軍伐吳)之想二父尚可爲而不爲未可已而中已盡蹇之節有豫之戒商羊乎家居嘯詠乎犀浦(李所居也水名)之上之人難強以仕則暗合於道所養可知矣天嗇之齡或僅止下壽(伍十爲壽)或未登五十羅江北去之異又其昭明焄蒿之著也二父之勞之仁之智如此爲子若孫論譔先祖德善功烈慶賞聲名於記有之侯所以自狀其大父行義年而請名於當世通顯者侯之父則宋某也銘二父姚某也趙某也傳二父者劉某序犀浦遯覯者劉某也具見集中侯若曰人生東西南北不常味人善於齒牙者極不

過數十年歇矣銘藏諸幽集傳諸遠庶不沒沒同煙雲變滅然後可以成二父之令名侯之思深矣侯之孝賢矣侯前集賢侍讀學士今中大夫南劒路總管莆四如老叟黃潛覽侯斯文欽誦舊德張中丞傳後敘(張中丞巡也李翰爲傳韓愈爲後序以補其闕文載韓集)跋太尉逸事狀(太尉段逸爲涇州刺史柳子厚爲之事狀文見柳集)筆法亦不是過侯蓋可與韓吏部柳員外比肩矣於是爲侯序於集之右方時至大巳酉良月(十月日良月見左氏)初吉

姚野庵詩解叙

心活動物也詩亦活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說者爲上天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一篇斷之以思無邪一語卽詩論詩它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魯論耳齊魯韓毛四家出(魯申培公齊袁固生燕大傅韓嬰趙博士毛公)傳與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萇於序猶無所與鄭(康成)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又出入毛鄭間耿跋相逆笑者孩之雖然語(去聲)初學者不爲詁釋彼豈知或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此野庵詩解所以作也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雎鵲巢通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

有大小謂王風通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談詩只消如此平易野庵姚姓某名某字玉融之韶溪人

表兄陳可山序

昔人以山號者多然俱不過因其居爲名無擇焉近世有曰此山曰亦山曰自山於名擇矣或所居非山而名軒與庭又皆取可之義今吾方行新築一室扁以可山雖因其居名義亦兩得之吾仲敬鈷爲序謂可山取退之盤谷序語而首尾以不一到爲嘆如退之新修滕王閣記止五百五字篇終寄不盡意於言外也

吾力行乃又求一語於余余非子由豈解作賦使坡兄歎服然不盡之意余尚能爲可山言之可止可仕吾仲弢謂善學者學孔子不知子謂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則止而約仕而樂惟體仁而盡性者安之何者山水外物之可樂者爾非眞樂也眞樂之所寓而已来者爲其景而用其樂可山盖用其景以寓其樂者也用其樂者山水之可樂者盡則寂寥之態生非山水能使人寂寥也其所以樂山水者僞故爾寓其樂者山水之樂在性之樂亦在性之樂與外物之可樂者相爲感發適然有契則好樂之所形在我而不在

彼也然則可山之寓其樂於山其得夫子之仁歟語曰仁者樂山可山仁者也故自山而觀之峩峩其高者皆胷中之故物反而求之巍巍其中者亦椎崎之形著寂然不動者俱乎其靜也屹然獨立者同乎其壽也禽鳥之和鳴松栢之茂悅又與之均乎生息也仁根於性山觸於目四時有以契吾可山之樂則以我之可對彼之可而樂之自不能已也惟吾可山不知山之爲仁仁之爲山故時之可止於此山而處約可也時之可仕於此山而處樂亦可也眞孔子之所謂無可無不可此可山之所以名可顔回善學孔子者用行舍藏夫子亦惟謂顔子而可而農山之巓景山之趾似不容屑屑乎其遊者回之志願至此呈露盖亦自其心三月不違仁者得之耳吾仲弢勉可山以學孔子之可余獨許吾可山以顔子之仁顔子之仁師吾夫子之仁也故有問吾可山於余者余必以是對雖未登可山之山而山已在仁中矣雖然可山之下有溪焉則水亦知者樂也吾可山何不以適類於余而名是溪曰可溪也盖吾可山頗有仁之名不願有知之名此溪所以因其居曰君溪而不敢以名可若夫見仁謂之仁見智謂之智可山自領會於胷次

難與俗人言也昔老泉作木假山記猶謂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則吾於可山之山其不曰可山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可山其必印可是年重陽後一日爲兄可山再序

送歐陽巨夫序

斯文於宇宙間前水後水古今相續何嘗一息頃不行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作與斯文者吾夫子當在人世時困悴無聊嘗十八九雖繩樞甕牖中道必行追去人間久天下像而祠之如前昨日道之行如

前昨日人事覆却萬方州縣學廢亦嘗十八九春秋祠遂俱廢而逢掖者道吾夫子仁義忠信如取諸左右材父兄猶以吾夫子書詔子弟矜坐講肆於馬隊時耶學不學祠不祠不論夫子之道水之在地中也六學鈌伏機發新豐坑儒處縣名絶儒復跡此時猶有抉經爲博士者秦始皇於坑谷爲伏機諸生至因發機塡之坑六藝從此缺陳涉爲王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金甲排蕩青衿憔悴誰復知俎豆事衡山閭讀書聲便有西河風味杜工部題衡山縣文宣廟新學詩旄頭慧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又云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南紀改波瀾西河共風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人以爲夫子之

道不行廢與絶續存乎人如何爾游洋舊學在縣之震東學幾圯獨吾夫子祠在風雨所逼丁丑夏燬于盜葦學者熙熙來壞壞往縱掃地而奠夫子猶不歆止假無官官之事無事事之心夫子臨而炙之乎求夫子顧非寢宮偶像非殿廬無以栖神明求斯文顔非庠序圖書非齋廡無以寓絃歌又非必肖堯顙禹要卿發皐陶項子產肩奇奇怪怪使人號爲聖且異然後爲吾夫子又非必學老子浮圖法金碧綺繡光燗凌亂張皇尊嚴然後爲其道行邑必有學學必有廟廢者必興絶者必續然後爲職思其居職思其憂

二句出詩魯頌游洋士汪汪也又毋曰十室之邑不如吾夫子之好學此事姑少須君四門裔孫拔君子林居諸生上蓋有志斯文者此行朋儕觴之詩之或拔萁簡俾余莊之余故勉之異時立石廟門又當爲君書之卯年辰月戊日東里四如居士黄仲元叙

送術者鼂峯序

鼂峯一日敂音口擊也戶訪叟劇談周禮云凡四方之賓客敂關輾音展然笑曰天下惟儒者爲知五行非儒不知也人者五行之端禮運六言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老宿或道不出木神則仁火神則禮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南方

夏火禮也出漢書天文志正義中語俗師有不經眼數七數八誰不讀呂令問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則昧其來處天時地利誰不誦輒書諸之一畫爲孤無畫爲虛則茫然莫對五勝生一五壯終九不知祖於淮南子甲丙戊庚壬子爲之本不知原於管夷吾水准木觸火化金禁土吐甲巳九丁壬六丙辛七戊癸五巳亥四此皆出於漢諸儒之口言天者求之氣言地者求之位俱不離勝復去化出入升降之妙素問一書最爲精密謂談五行非儒家事惡可乎叟亦口呿徐發一難五行化與前脩嘗言之巳六甲納音海中天上此爲何

義或曰一三五七九其數或曰一二三四五其聲峯將何從峯曰此即十二律還相爲宮也叟唯唯又遥一難九疇一曰水以下箕子文也此千萬世五行之本領儒家之嗣適七篇見知聞知之論言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箕子者何峯曰夫子定書洪範專爲武王箕子設七篇於是乎略叟起曰峯儒而博學者乞人不知峯者也峯獨五行乎哉峯曰叟知音者吾今賀吾之遭矣

序贈吳丹陽

丹陽吳兄某富少人精於課易扣之則曰易占卜之

書昔人以蔭叢蓍千齡蔡卜之占之余用錢卜重交單拆蓋出儀禮疏非講師說且簡易也課外工拆字扣之又曰昔人謂日月爲易此拆字之祖日月以陰陽論余以五行論字外工星數扣之又曰易於七十二候始中終卦俱與經宿合談易而不知星辰之遠可坐而致惡惡可然吾夫子引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曰不占而已矣易非專用占也蜀趙賓以箕子爲荄茲(賓爲論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荄茲者萬物方荄茲也對詔言其椆荄於荄茲)勉(賓荄說猾字)於宇何義楊雄太玄參太初曆論休咎而出處語默之義則未之知未矣丹陽客蕭將歸寓士

交臚以詩余不能詩且不能易唯大書一時字於卷之左時即易也數也年月日大德丙午秋杜戊申四如老叟黃淵七十六歲作

贈楊愚谷序

愚鄙人之稱非聰明者所宜谷山人之居非市廛者所宜以山人而隱市廛叟知子有不獲已者矣以聰明而學鄙人叟於子又有不獲已者矣昔猶有續命田今也磽瘠幾何昔猶有止帶錢今也分釐亡有山雖深無樹可以挂許由之瓢(許由人遺一瓢掛之樹上風吹瀝有聲以爲煩去)性雖達無悵可以讀王充之書(蔡邕人疑其得異書搜其帳中果得)

王充論衡子所以有不獲已而又不獲已者也二不獲已而資人以果其腹子又大不獲已者矣游成都市日得百錢(君平賣卜成都日得百錢足自則閉戶下簾讀老子)子之訐固未爲左人世偏仄有卜賣天津橋者(天聖末處士錢知微至洛遊天津橋挂賣卜)十一(卦帛疋)子之術胡爲而神谷曰愚不能皆顧中也十不失六七爾叟曰谷不愚矣但自信其學勿視人而二三何門不可拽裾(鄒陽既出獄而上客文辦諸名長裾曳王門)

送林理齋序

友人理齋林兄謁叟有行色叟叩奚之曰之清源叟曰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叟爲熏沐命筮遇蒙䷃(下坎)

艮之旅䷷（離上艮下）蓍蒙二三四爻俱變也筮法占本卦
及之卦繇辭蒙以內卦爲主其繇曰蒙亨童蒙求我
利貞旅以外卦爲主其繇曰旅小亨旅貞吉蒙有亨
之理所以亨者我發之也然必求者之意專然後應
者之意亦專旅寡助之至所以亨者處之有道也時
非我所能爲義者我所當盡雖然決疑者蒙不貞何
以筮人方致精誠以求於我我當視可否以應乎彼
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然後貞（嚴君平賣卜成都依筮爲言與子言依於孝
與臣言依於忠）逆境者旅不貞何以安高亢而與物無偶則
絕物非暱而所比匪人則失已或可爲主或不可主

可久則久可速則速然後貞（孟子之去齊滕夫子之
客宋衛）善用易者也用即理理即用亨者其用貞者
其理果貞矣蒙以亨乎人旅以亨乎我有不動動斯
吉遂書以贈其行郡人（韻鄉黃淵天叟）

春臺易圖叙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
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
推理論理遺數惡惡可此朱文公啓蒙所以作也文
公易得於康節邵先生爲多春臺黃君之圖又啓蒙
之義疏辨析精密神智盡在是矣譬如枝頭樹底一

一見花活處不止檐頭看青桃杏豈心猛氣粗者所
能了了然竊有疑戴九履一之象闕五行生成之象
方安知邵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圖書自圖書大衍
自大衍以圖書而合大衍拘矣天地定位此八卦立
圖帝出乎震此八卦舒圖或以前爲義後爲文失之
邵觀物吟乾遇巽時地逢雷處天根月窟来往都春
此解先天圓圖大易吟否泰咸損恒益既未四象相交
成六十四此解先天方圖不止乾一坤八也數往者
順知来者逆謂天地山澤風雷水火此已往之象知
来者逆謂曰雷曰日曰兌而乾以君之曰風曰雨曰

艮而坤以藏之此方来之事以左爲順以右爲逆然
乎不也九十九者蓍之體數用四十九者以其圓而
神也或以五行言之何哉歲月易邁義理無盡長江
浩漾（音浩漾水無際也）欲遡從之邈不可即何時一樽與吾
春臺細論此事爲快敬書右方以荅来辱大德丁未
清明莆四如老人黃某七十七筆也

忍經叙

皐陶明刑而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孟侯）義殺而曰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蓋刑者君子之盡心有當忍
者有所不忍者當忍者豈仁人之得已不忍者乃仁

人之本意我廉使懶齋孫公職司風憲於哀矜庶戮之時寓慈祥惻怛之實比出恐經示寮寀掾史與闔惟多士意在言外刑故無小是當恐者罪疑惟輕所不恐也不孝不友刑無赦是當恐者無或劓刵人所不恐也孟侯皐陶之心即我公之心此恐經之所以作歟吁陽氣噓而靡草死於夏（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生於至陰故孟夏陽月陰盛則死）雨露之中乃有至恐陰氣吸而荔挺出於冬（荔挺香草也凡物之氣感陽者香仲冬之月陽方長矣故出）霜雪之後有所不恐天道且然況人其代天工者乎曰辟勿辟曰宥勿宥陰陽生殺時措之宜孰知我公之用心蕭後學四如黃淵敢僭為公叙於篇端

題宋蜀翁北遊詩卷後

僕蕭士也壯年客遊江浙雖吳門（姑蘇）京口（毘陵）苕（音迢）霅（音二水[illegible]吳興）亦不能買舟縱觀況淮以北乎猶記樞相陸實翁酒邊談維揚事悲歌慷慨令人涙墮言之夢矣大德壬寅郡博士宋蜀翁来踰期月示僕北遊詩卷然後知閱人世之險與求功名之難遇忻感戚或笑或吁寄興深遠似冲澹實壯烈而京師桂玉之地借書温故豈易易得日日楊花家家芍藥春夏之景自佳狂飈旱雪蕭蕭土炕北南之氣或異惜僕老矣前乎此不能弃車從蜀翁後然召伯之坊猶昨九鼓之石亡恙此又僕畜眼之未見暇日蜀翁黨緝御劇話不猶勝於登峰造極也詩卷妄意朱筆數聯李母曰此老僭且繆小寒已巳日韻鄉四如居士黃淵書于卷之左方

題黃耕叟存藁

時文小技耳然試之中否係乎文之工拙吾宗耕叟賦瀏亮論朗暢策明整而前軍尤萃其良不試則已試則穎中政未可以技小之雖然文謂之時與其高下時之春麗澤百篇一變也時之夏精騎再變也時之秋濯錦三變也迨秋而冬變之極則為已效體矣天運回旋冬轉而春安知不復變而為麗澤百篇乎變而麗澤百篇猶有老成人端章甫氣象變而為唐明水披沙揀金則如囊沙背水非老將不能吾畊叟燈牕課兒試拾一二篇何如庶異時可籍此為行卷

跋方石巖正通庸言

石巖此書中庸之義疏也以正通合庸而並言者何君子之道唯中故庸天下之理唯正故通中者其體正者其用庸則有常通則無弊但曰正通而不言庸恐不知言者以為奇但言庸而不曰正通恐不知言

者以爲俗所以合正通與庸而並言也或曰是言也又加中庸二章者何叟曰言豈若是其規規然嚴書末章評史最有深意春秋一經猶權於衡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焉遷好奇是非多謬況遷而下史書嚴之善於立言也不顯言之而微言之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吁無黨無偏者蕩蕩平平之道詖淫邪遁者蔽陷離窮之失甚矣言之未易立也亦甚矣言之未易知也嚴善於立言叟何足以知之

劉畏獨答問

前進士劉姓有吾名畏獨其號也閩人韻鄉黃淵天

叟字蕭人有筆硯之雅一日韻鄉問畏獨之說於畏獨畏獨曰慎獨二字自中庸大學始慎者畏也獨者我也中庸言見隱顯微於慎獨之先示之以當畏大學言視指其嚴於慎獨之後甚之以可畏韻鄉曰所當畏所可畏者何畏獨曰理是已理即天之所賦於我者也無物不有無時不在天下之至當畏與至可畏者莫如理我之爲我毫釐或悖乎理則不足以言人故吾夫子曰畏天命與思之學其有自來乎韻鄉曰是獨也人人之所謂獨必曰君子慎其獨者何畏獨曰小人不知畏天命故中慙者揜其不善自肆者無所忌憚君子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甚重故內省不疚於潛雖伏矣之地誠毋自欺於惡惡好好之時韻鄉曰暗室屋漏慎則慎矣造次顛沛則如之何畏獨曰易天命之書也素履獨行中行獨復若指所居之地言日用之常而下係三言九卦正教學易者以處憂患德吾德也夫豈易自易我自我哉九卦陰陽自乾坤來乾至健而恒易以知險坤至順而恒簡以知阻物有情僞吾無作爲吾惟知閑邪存誠而已吾惟知終日乾乾夕惕若而已吾惟知敬以直內而已吾惟知括囊無咎無譽而已善觀人情世變者莫如詩善

言天命者亦莫如詩乎居暇日上帝臨女小心翼翼如護元氣而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跼高蹐厚臨深履薄如集于木如臨于谷多於變雅見之亦謂窮通之序如寒如暑世故之來如風如雨明理達變者一付之自然而仁人事天孝子誠身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則不順逆異其境哀樂貳其心也韻鄉曰言慎獨必言中庸大學吾畏獨又言詩言易者何畏獨曰恐懼憂患人不能無大學曰不可使吾心之不正貧賤患難或所不免中庸曰不可失吾身之正鵠曰心曰

身即畏吾獨詩也易也大學也中庸也無二理也韻
鄉曰畏塗者（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出莊子）父子兄弟相戒
而後出衽席之上至可畏也人不知戒獨行不愧影
獨寢不愧衾此事大難君子必慎其獨畏獨憮然曰
我輩讀書理會何事命之矣遂筆其語爲畏獨答問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卷三

誨林于高冠辭

前進士林用可（名棟）之仲子于高岡冠父執友黃淵誨之冠屬高赤禮請以冠祝初緇冠再皮弁三爵弁（禮記）所以莊其首也凡人首高於身冠高於首所加彌尊欲成人者德進而又進也譬諸山焉地勢之順而高莫如山山脊曰岡順而愈順高而愈高者也詩與高岡者四獨卷阿之九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與君子游如長日益而不自知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每下幾何不陷此則而大父矩軒先生敬而名之義岡拜而

對詩意不然余曰閒居記賦詩凡二而崧高惟岳峻極于天吾夫子訓爲文武之德表記引詩十有七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夫子釋曰詩之好仁如此中庸記言登高自卑而及於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言極高明道中庸而及於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學詩一一泥於文義皆臆書也于高聽叟之辭然後知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志在子

歐陽學脩字訓

四門博士來耑臣夫梓之子至孫冠（子字臣夫名梓至孫其孫）韻鄉老叟字之曰學脩學有小有大十五則志于大學

況成人乎至孫學大學矣亦知子曾子止至善以詩其與取與乎至善者理義精微之極如切如磋者討論窮理之事故曰道學如琢如磨者省察克治之功故曰自脩由百能而千能然後瑩徹切而不磋脫墼耳墼君的切說文瓴適也一曰未燒者脫墼盡坏已成而未燒者觸之則散由四劫而四無然後粹精琢而不磨燕石耳宋愚人以燕石爲寶客見之而笑矣察之則贋贋僞物也韓愈詩居然見真贋齊人曰贋魯人曰真舜大聖人猶無一日不學舜之學雖無書傳可見然常如深山野人一切皆不能以動其心必至於此然後爲之至學矣子亦聖人也聚天下之賢豪而傳其所傳猶曰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俛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則道學也自脩也豈易易事學與脩一本學所以爲脩之之地脩所以驗學之之功敢以學脩而敬爾名類爲舜毋爲跖類爲孔毋爲墨千里日至始於足下學脩工夫爾其勗哉不則行百里者半九十至猶不至非所以望吾臣夫之雅子

方天覺字重甫字訓

人心之所以知覺者何天牖之也人眇然小天牖之若孔易天曠然大人任之則甚重天若何牖之室以牖而明心無竅則塞心與耳目皆天與我耳耳聽目視覺之小心通衆理覺之大不立其大而從其小覺者昏矣重如之何天者人之天父者子之天子之身父之枝天牖之父教之思也若起行也若異覺不知其爲覺重亦不知其爲重暴者弗克荷喆棄者鮮克舉猶正牆面書且息胥失之重甫重甫來前語汝一貫忠恕達則參唯士弘且毅仁任諸已鑽仰雖勞學傳入約回竭吾才如立也卓大學一書在先明明克拓職分脩齊治平乾稱一篇事親如天或樂或畏子責當然宇宙趨新鳥山如故元氣清淑豈惟爾父天分學力兩遺後人重甫重甫拱璧爾身

學孔字訓 名異

天叟之友君善留兄之子異手姿清令性識機警冠前二日語叟曰夫人處世不能特異者俗不能大同者介余字異曰全叔何如叟復曰伯夷伊尹於孔子未嘗不同而丑也獨以所以異問孟以有若之言對蓋出於其類者生與人同拔乎其萃者德與人異吾夫子所以不獨賢於堯舜而又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獨未有而又盛也然則人患不能異耳雖吾夫子於逸民七人以下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可者不以可爲主而有不可者存無不可者不以不可

為主而有可者存此吾夫子所以異叟請易以學孔字孔何余何鈞之人也然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善學孔者莫如顏猶未由循而微循未達况由賜商偃乎雖然聖無二道人無兩心孔雖萬世而一人心通乎古於一息論語二十篇皆吾夫子之道亦吾夫子之心也而學論語者自鄉黨入學鄉黨然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斯可以語成人於是乎冠異名今冠矣所以異於人者何曰異所願學者孔子惟學孔子故與人異否則與人同奚其異

爽谷可與字訓 名立

爽谷可與之在門也度而文日以四書為問暇時請曰立以可與敬名願先生訓其義授之叟曰論語二十篇唯子罕二十九章最難體認此章重在權字自漢以來談經者俱以反經合道為權先儒謂權只是經又謂權與經亦當有辨吾子不字與權而字可與者何可與曰蓋欲識權之義必先知立之方立者自守之固也立也齒未學與適道雖粗知趣守苟不固前功俱棄叟因訓之曰顏子得夫子博約之誨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孟子之荅公孫丑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顏之所謂立者中也孟子之所謂立者

亦中也惟知所謂中然後知所謂權中未易知也執一則非中矣學適立權四字而立居其三此正是過關處學道而不能立則轉而之它亦易從矣立而不中安知權之為義哉權者所以稱輕重而取中也雖然夫子曰可與者可者當其時之謂與之為言許也蓋學而適正道然後許之以自立許之以自立然後許之以權吾夫子十五而志于學三十然後而立立之一字不亦難難可與年駸三十從孟子之所謂立而見顏之所謂立庶幾可以進吾夫子之所謂立歲月未艾工夫儘長可與勗哉異時人皆與之不獨吾與之

姚平山仲一字訓

夫子生知安行者也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此語原從何來蓋得於易之乾乾健故一誠故一夫子自志學至不踰矩無一刻一時不下工夫健而誠所以一學乾自中庸始庸者常也惟常乃一學夫子至於一然後庶幾夫子彼曰唯者何人哉誰謂華山高企其齊而伸一進之又進之

字汝亦說 名驥

平山猶子之兄弟俱韶潤（跋云花顏得酒尚能韶韶紅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

驥於第爲孟驥名馬佳子弟肖之驥冠畢友人黃淵曰汝來前吾語汝睎驥易亦驥難睎願學焉亦斯齊矣驥之可稱者德非謂日致千里曷謂德調不駭與良不踶齧閑之維則此二句出詩翼翼斯搣人於子弟願爲良不願爲駑願爲駿不願爲驂玉篇音象吉切驂子也不遲頓韓詩曰駑馬遲頓不跅弛漢書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不齟齬齟齬相[illegible]近聲跡落無檢局故弛不遵法度亦不屬摶屬傳晉問云喜者諸屬也者人博教則指毛命物朱子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凡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其之吉尚文武尚強旅立相馴驤則風駿音宗霧鬣東坡詩風鬃霧鬣寒颼颼駕雲來下二句出晉問非人中驥乎顏淵於舜曰有爲者亦若是楊雄於回曰睎顏亦顏之徒余敢字汝曰汝亦

夢雲夢雷伯仲字訓 雲字祥甫雷字澤甫

魁樞忠肅公公名文龍之子伯夢雲仲夢雷公在之日命之也雲也雷也於公名同類而相感者也公之意深乎哉然則曷敬二子名雲之闗抱幽石依深谷雲之中沛雨而徧乾坤捧日而端至尊詩云歸去不成雨崖岩抱石眠公華傳曰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吾字雲曰祥以雷之伏孕根荄保蟄藏雷之起發駭響於地中騰百川於天下吾字雷曰澤以雲屬坎大象言雲者二將作而未大故也

雖小而未舒故需何以故險猶入而未出也出乎險則施平矣人世有平有險險則隱絢然五色賢人祥也韓賀慶雲表五朵五色光華不可編觀平則見爛然輪囷屈曲盤戾見歌云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朝廷祥也宋書曰慶雲五色太平之應也忠肅公之名汝雲也以此震爲雷象於純卦獨曰洊雷一而再故曰洊敬天之怒當恐當懼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何以故氣猶逆而未解也逆者解則雨作矣人境有逆有順逆則困衡拂亂動心忍性辟辟音弭也闢陰養陽卷去聲之澤一身順則發潛振槁闐闐音田雷聲天衢莫我敢遏鼓之澤八方忠肅公之名汝雷也以此祥以從忠肅公以死生險阻備嘗矣澤父思忠肅公之不生還創平聲巨痛甚矣憂不極者智不明困不深者思不發天之成就大才也每於窮困爲造化降之祥澤汝後必矣二子者愼而汝也身勉而學以荅天意世故風雨何足以動汝哉

伯俊字訓 名髦

賓父亞余十歲餘有子伯俊冠余不及從賓賛後賀之曰伯俊以見鄉先生之禮見去聲眉宇軒軒韶舉韶舉陽之義見正韻言其生責之美居然是出群器賓父曰有可以善善否余按爾雅曰髦俊也註云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

然則詩所謂譽髦斯士者其俊士歟又按淮南子曰知過千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夫一人而蓋十人之上難矣又蓋千人之上愈難矣然傑以天資言俊以學力言傑以才言俊以德言資不可恃須學以將才不可衒須德以充人豈易爲哉學者學爲人而已未冠教之小學所以養才而育德已冠教之大學所以長才而成德冠責成人之道人孰大大人身爲大又孰大人倫爲大冠義記誠身爲上盡倫次之大賢地位由此階升顏子之爲顏子者由謹視聽言動之四曾子之爲曾子者由敬容貌顏色辭氣之三故回居四

科之首參於晚年傳道最先夫子猶曰回其庶乎孟子猶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二者成無爲衆人矣何以爲髦士何以蓋千人之上伯俊勉之若夫年少氣盛色矜意高(此二句爲冒)謂能文章爲俊角勝於觜距之場(二句一意)謂取功名爲俊挺立於風浪之津(二句一意)如天邊鶻飛有息時如冀北馬馳有止時竊竊乎何足長雄一世(二句作一意勉之詞人所共知戒之詞出於先生之筆獨得渾厚嚴嚴且敬且服)伯俊戒之

彥聖字訓　名宜春

乾坤軒豁日星明概(音既稍也)人生其間或一值爲舜臣五武臣十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山川出雲有開必先當之者維申及甫東周仲尼乇雄子車斯文之傳千萬萬古然當年老身未嘗一日泰猶之潤溽也而禾盛(月令六月土潤溽暑禾盛者盛火氣也)蟄坏也而鞠黃(月令八月蟄蟲坏戶鞠黃)者成金氣也坏音陪)閉塞也而芸生(月令十月閉塞而成冬芸生者感陽氣也)俱不如勾舉出萌盡達之時(二句出月令季春之月條)惟人亦然天之生人也不偶將福祐而家扶將而身必稟之以中和之氣必畀之以賢聖之資必開之以明昌之運人生於中國又生爲人又生爲夫夫此身不貲(貲音咨史記不訾之身謂貴重無量可比也通作貲)夫豈易得爲雅子然後貽父母以令

名爲吉士然後副國人之幸願爲良臣然後爲清朝之瑞物非但曰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而已非但曰服備可以成人矣吾友戴君存厚之嗣適(音嫡)曰宜春孩名也問字於余春字六經何訓余以鄉飲酒義六言(詰字也下春蠢六字是也)對春產萬物者聖敢奉字曰彥聖甫用彥美也聖生也君與先大夫種德未食其報有子如春生意方將美哉美哉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果如是余與存厚閒我弟兄老伴願見之子如唐虞成周也豈不美哉美哉

明卿字訓

吾鄉莊敏龔公之族子惟月冠其叔景陽請字於其師閑我閑我以明卿字天叟爲之訓曰月受日光故與日貞明而不息古人制字所以從日從月爲明雖然日無盈虧月有圓缺自哉生明而之望明者漸盛而漸滿自既生魄而之晦明者漸減而漸消然消者固未嘗消而明之本體卽在人雖負陰抱陽以生陽爲一身之主幼而冠冠而壯自哉生明而之望之月也壯而衰衰而老自既生魄而之晦之月也養之以理義克之以學問一點光明皦皦生白何少何老昏於情蔽於慾入歲以來卽有蒙氣翳及毫乎音謝重

侍王道子坐月夜明白本傳作明淨 道子嘆以爲佳重曰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耶本事見本傳 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明卿戒之毋斁

林則時字說

韻鄉老人黃淵天叟之友青逸處士林佰雨之良子宜詔妍警敏有耆老氣處士愛之叔父冲素處士尤異之歲己丑十一月丙午朔日南至之明日冠前期處士語叟其以則時爲吾子敬名請所以訓叟曰宜者當然之理時者介然之幾（註曰介然） 理若典要幾有變易以權合經則存乎人易彖傳於隨大過解革言時於坎睽蹇言時用而言時義者四時與義皆兩事獨於隨曰隨時之義與豫遯姤旅不同義者宜也隨時之宜不繫乎人故隨貴變也隨之義大在學者則審已而隨於人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有可隨有不可隨是謂時措之宜苟以無可無不可爲隨惡乎宜乎人性皆理不能無欲氣質之用狹問學之功淺於是公私非是剛柔緩急長短小大先昧乎介然之幾動靜損益出處語默取予辭受俱越乎當然之理惟不識時故不達宜隨之爻丈夫皆陽小子皆陰係陽失陰居正者也係陰失陽從邪者也已居於正凡事皆正

已從於邪凡事皆邪苟隨乎哉則時春秋尚富難驟語易然旣以成人見丈夫小子當謹所隨叟敢申時之義而祝以詞曰

聖人卽乾惟一仲尼稷回參伋賢者之隨軻深於易其庶乎幾楊墨學莫三者俱非改而它師陳相夷之正乎不也善惡兩岐而則時甫謂起家兒昨丱今弁如墻築基大體小體愼從爾思舍賤就貴清斯濁斯稱量尋尺範我驅馳學道立權惟君子時衣（缺去）茲德言福祿來宜

顧舜可字說

天地人物通一氣耳木之受氣有淺深厚薄松也禀天地之英氣故爲百昌之傑（仲尼曰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此說蓋本於此）人之受氣有昏明清濁舜也禀天地之正氣故爲群倫之冠是皆自然而然者雖然君子不論氣木心不正脉理皆邪松惟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人所以虛靈知覺者心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豈異於人哉順其天盡其性耳舜此仁義我亦此仁義舜此孝弟我亦此孝弟此心之存曰我卽舜猶之松爲中堅緻而潤澤自根實而神王豈必注沆瀣之華薄日月之光然後可以柱明堂而

棟大厦余友閔我之子松老冠以舜可教名千歲之材養於拱把昨視如嬰今視如龍虬角雖弁鬆鬆未蒼積之以年月培之以學問老之以師友勿蝕之以好樂而害其長勿薰之以聲譽而耗其實勿深之以嗜欲而搖其本天真全而本性得松乎舜哉舜乎松哉叟亦閱世卧雲壑者愛吾舜可如子姓願吾舜可封殖之

傳彌年字訓

傳元焚之孫與點之子九成名清令可愛踰就外傳之年二受業於余啓發之資達憤悱之志進長善救失余之職也設弧之旦乃先吾魯中叟一日（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一月庚子生）余心奇之雖未冠預爲之字曰彌年彌之爲言益也久也年之爲言壽也耆也舜樂九成遠周之東幾二千年而魯中叟猶在齊聞之德之深者樂之入人亦深豈可以歲月計之雖然年彌高難難德彌邵又難難禮經冠字之詞祝之以成德祝之以麋壽（麋鹿之大者壽千歲滿伍百則色白）蓋欲其德與年俱進進不已也德者何事親孝敬長弟存心仁制事義盡已忠待人信而又詩以養其情性禮以束其肌膚擇正人之居遊遠損者之友樂藏脩息遊不離乎師夫然後德

借身長日益而不自知昌而熾者而艾不知老之將至也年彌高德彌邵惟魯中叟一人當之或曰衛武公亦其人也余於是訓其義以授彌年彌年志夫子之學者也武公事業又係乎時之我以爾聽余言毋忽

林子高三子字祝辭引

前進士年家子林子高之子伯胥祖仲肩祖叔肯祖幼而知學婁（螻音）語叟曰晉人呼名爲小字柴桑翁（靖節）之子孩名之曰儼字之求思余欲援陶例爲三子請所以字先生其惠教之叟諾而未暇一日過于高所

呼三子前誨之曰材衎宗薄公而曾大父也松湖宰公而大父也而知爾父名汝之意否叟爲若各訓以字而祝以辭若其聽之毋忽

師說祝辭 肖祖字

昔傳氏說審象惟肖待以師臣置之廊廟問答三篇如天雨曜興學二言君道體要矧人子者聿念厥紹詩禮傳家用功在少敬內義外父教師詔毋侗好佚毋浪謔笑字爾師說期爾英妙庶肖而祖之才之邵

師孔祝辭 肩祖字

昔端木賜喩墻及肩衛聖人道日月與天雖未至孔

得孔之傳性及聞道晚異早年矧人子者肇錫嘉名養正於蒙習慣自然毋爲物誘毋爲欲遷必弘必毅任重力專字爾師孔期爾聖賢庶肩而祖復舊家氈

師旦祝辭 肯祖字

昔周公旦堂播曰肯大誥告王明訓炳炳特友其辭以敎以儆俾無棄基歷年有永矧人子者學爲本領禮戒四非日常三省透善惡關造聖賢境當仁不讓做第一等字汝師旦期汝忠毅庶肯而祖盛名鼎鼐

以辯以順字訓 以辯并之字 以順升之字

叟祝子高三子以字高之兄子野又請曰行可叔父之子二曰并曰升俱可教先生亦贈以言叟答野曰易大傳三言九卦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九卦一言井德之地二言井居其所而不遷三言井以辯義其三於井曰井以辯義井巽居其所而不移汲者往往來來所以汲者或大或小或本或金應之多少各隨其宜此謂辯義人之酬酢事物亦然敬字并曰以辯辯即明辯之謂善惡不辯寧合於義易大象言君子五十三有言在上者有言在下者有兼上下言者各有受用處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生地中日高一日此升之象而必曰順者蓋惟積故高由小而大木之勢順也君子觀象

而順自有之德性於小者日日積之未有不極其高大者此心此身至切工夫不善學者每於小善多不屑爲遂失又安能積又安能高敢字升曰以順先儒讀大學誠意章方透善惡一關爾辯爾順戒之戒之

野命二子拜曰敢不承教

林起東字訓

叔父林某爲其兄時軒之子寅生冠字則朋友命之禮也易說卦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漢律曆志曰引達於寅寅於方爲東於時爲春天時人事於此乎始書言東作者謂萬事在東而俱作非止農功也一歲之

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少而學者大明東生然後晋而中天不學則晦明者損矣昔晋趙文子冠見韓獻子韓戒之曰此謂成人。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進始之一字旭日始旦之義也戒爾寅生字爾起東此余所以覆蠡子也起東勗哉

甥孫郭啓翁智遠字訓

啓之爲言開也譬之戶焉闢則通闔則塞人之所爲人者心也心之所以通達者識也仁義禮智皆心所有雖仁爲先而智實重於仁是非之心不明則仁義禮智皆失其本心矣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箎天之

啓乎人者在一牖字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人之啓乎人者在一覺字牖惟虛故明心惟虛故智心之智在覺惟覺則悟入甥郭之仲子曰啓翁余爲字之曰智遠人而不智心孔其開乎雖然啓之者天也使之知所以啓而啓者人也人非學不成學非師不啓人誰不智氣貳之欲參之啓者塞也吾夫子之於門弟子曰不憤不啓俟其自憤而後啓也憤則智之天郎在啓則智於理必明愈廣大愈高明智其遠乎然則智之所以遠者自學始學日廢則識日卑智若何而致遠師之良友之勝前之鍵(鍵音虔錀也)今之通啓矣知奚止於一室之內宇宙豁如古今昭如遠矣若夫傳巖老子啓沃一事余未敢遽言之高智遠智遠每爲人下勗哉勗哉

林景惠字說

余友林德符之仲子小名佛奴蓋感吉夢名之也將冠謂與伯子之名不類更名曰和字景惠屬余訓其義余曰人於天地之性一而氣質或失之偏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人不皆吾夫子也中節之和十人中八九失之况制行乎和而不以禮有子惠其不可和而不流子思然後許以強哉矯生斯世爲斯民同流合

汙以此爲和不然昔者高辛氏子豹之惠貍之和各盡其一俱謂之元之二言而欲兼有之不亦難難後來魯是展氏季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薄夫猶可使敦鄙夫猶可使寬和幾於聖矣孟子車尚慮學之者其弊流於不恭蓋學之者但知季之和而不知季之介季降志辱身矣而言中倫行中慮事人以直斷不枉道雖三公莫易其介徒和乎哉景惠景惠而知而大人命汝字汝之意否而質過於循循雖行已有守惡乎和而量失於褊褊則待人太狹矯其褊而歸之和如魯男子之學惠也斯可謂之和矣汝聽余言可當佩

帝毋忽

洪與我字說

先友洪德章之孫恩祖命之名也將冠乃翁問字於叟叟曰人生在三君父師也㦸㜸中閒食土衣毛此君之恩也鞠我育我顧我腹我此父之恩也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此師之恩也入而侍親知所以孝出而就師知所以敬仕而事君知所以忠此爲人之大閑也雖然有此身則有此性性孰命之天命之則此恩若何而報之乎四端五實天旣全而與之人而爲人亦當全其所賦（賦布也分付與也）付而有其所有視聽言動

之勿非禮而後謂之奉天容貌辭氣顏色之貴乎道而後謂之順天侗好逸則褻天矣邇宵人則逆天矣君者臣之天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可也父者子之天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也門弟之師夫子蓋受罔極之賜喩以日月而未足又喩之以天不可階則事師猶天也天豈易事哉雖然知天之與我以斯道也當自學問中來學有二曰知與行孟子車曰知性則知天知之事也養性所以事天行之事也又謂耳目心三者皆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弗能奪此其爲大人而已矣大者曰心之官則思也恩將冠則學爲大人矣叟於是字汝曰與我蓋以天兼君父師言也事天則知所以事君父師矣張遠公西銘一篇盡之乃翁其以此誨而子與我而求斯言

陳汝作字說

鄞江陳耀卿之雅子芳年華月清令可愛慕道而劬書不遠訪天叟于莆叟扣其名若字以雷霖國濟封叟曰濟者舟楫之事不如霖雨之難雨所以澤天下蒼生也國云乎哉爲之更曰汝作易屯解二卦俱震與坎雷之鼓則爲雨其未作也屯之象其旣作也解之象屯者君子以經綸之時（經綸者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屯之

亨則施光矣解者君子有攸往之時解之動則夙吉矣（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蓋解出初險）雖然易不言霖者何雨三日以往爲霖霖卽雨也雖然乾言雲雨而不言雷者何乾之初爻爲震震爲雷時方就潛而未躍故霖亦渴而未作飛則雨施乎矣雖然見龍在田德博而化是亦大人作霖之事也維昔高宗中興商室此飛龍之大人也有臣曰說起於傅巖此見龍之大人也以大德之君遇大德之臣作霖之寄不仰諸說則仰諸誰時之未則潛時之以則見聲應氣求霖其作乎爰敬汝字曰汝作直汝作歸而復于乃翁翁必曰

作霖相業也說之相業蓋自學始叟誨汝以學今日之學異日之行汝作其以此字爲字

陳耀卿字叙

易小象傳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光者明之體暉者明之用光至於暉其明著矣暉至於耀明又盛矣嘗譬之日光其質也暉旭旦也耀則中天而明無不照也天地始判日即生焉若非日昱乎晝宇宙晦冥萬物何所覩哉人之所以光明俊偉者以陽明之氣塞吾其體也故積中發外如日之暉學問之充事業之見炳炳烺烺照人耳目又暉之耀書曰爽邦由哲哲即暉之義爽即耀之義爽以事言哲以人言以哲人而理邦政事事爽快明白決矣吾曜卿之名之字以此或曰前脩名褒字貶今曰暉又曰耀毋乃非用晦而明之理曰不然君子未嘗不晦其明也而明之誠形自不可揜丈夫磊磊如日有豁達無晦昧不昬幽陰之小人耳昔裴耀卿字煥之於唐正觀開元間有直聲後來官至平章僕射豈拘拘以名褒字貶爲例乎吾耀卿之名之字以此耀卿名暉族陳氏鄞江人今佐清漳府幕余因字其子汝作幷叙耀卿所以名字之義余莆四如老人黃淵天叟

大年字訓

從子身道之子熺孫設弧日伯祖名之年十八將加元服伯祖又字之大年穀熟則人民育五穀皆熟斯大有年熺字從火從育穀雖生於土潤於雨炊爨者火餴饎者亦火也（餴甫云切半蒸飯 饎食也與𩞄同）非是惡乎育農之殖苗苗翼其秀秀翼其實然後謂之有年蓄之豊積之高又謂之大有年人之於學亦然學所以育德也如坎之泉養於蒙如離之火進於晝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年彌高德亦彌卲美而知伯祖名汝之意不也而氣質非不美剛或失之過而問學非不諄時或失之怠過非中也怠自棄也皆德之累旭日始旦毋寒於陰雨雪萌方苗毋失於野燒（火音少野火曰燒）而欲爲大人者當防人心之危深慮旦氣之梏親正士則謹繩墨就良師則知詩禮磋之磨之緝之熙之猶農力田年年而大有年老伯祖豈不願吾孫之爲佳兒乎八十翁下筆至此感慨不少大年其衣此德言毋謂我耄

喬年字訓（森字喬年初名晬祖號東軒行北廿九官登仕郎興化路儒學教授四如公嫡孫）

翁老矣欲見一孫六十四歲秣述也房下得長頭兒時至元甲午四月二十三日也喜劇醉劇弧矢之旦命

以疇祖蓋翁號書疇亦斬此孫耕書中之田字書中之壽也元貞丙申甫三晬翁語疇曰汝若冠翁名汝壽字汝喬年梓而父也從木壽從火又取生生不窮之意未及援陶翁字子例外表孫山闌之遠寄字義謂吾道之傳與天覆照同一悠久似大而夸或者疑之疇年十七翁又及見汝冠矣一日微熏快著數語人身難得男子身又難狀貌有雄偉者有奇恠者俱不若精神之淳容止有重遲者有皎厲者俱不若氣象之雅識見有曠遠者有深沉者俱不若學問之高精神閒颯豈胡奇之相氣象便儇豈致遠之器學問卑

陋豈典刑之老壽字從壽火翁祝爾壽汝精神淳則生於色見於面爾氣象雅則望之儼即之溫爾學問高則過則聖及則賢學問二字又精神氣象之本領養自家心濟自家身始則十五年一進自三十年每十年而一進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然後等而上之且八十且九十且百歲不知老之將至豈不光明俊偉哉不則悠悠失之於前又不汲汲償之於今精神氣象俱不惶惶枉過歲月夫奚益翁年八袠斬(間音)汝爲起家兒又爲保家兒使邦人士稱願然曰四如之孫嶄嶄喬岳翁與而父喜當如何喬年勗哉愼哉

壽再拜曰敢不佩服大父之訓

昌年字訓(熙字昌年號耕道行光三十五官將仕郎華州閣寮四如公次孫)

天叟以五行闕水請於先君更名淵梓以子材字水生木也子材之子孫名疇祖光祖從其冠也孟名壽字喬年仲名熙字昌年下於先聖而協木又生火也熙於書傳訓廣於周頌鄭箋俱訓光明獨昊天有成命篇毛傳訓廣而鄭謂廣當爲光敬篇鄭又訓興廣也光也興也字訓雖異於義可貫而一熙字從火地二生火質若微而未著及其炎上大有之在天上而文明重離之照四方而麗正豈不熾而昌乎辰爲大

火於人猶少之年也午爲鶉火於人猶壯之年也人之年學問貴少事業貴壯少而學問始旦之旭大昕之朝煇如也壯而事業晝日之接庭燎之會則有光矣然事業之係乎天者不可必學問之盡諸已者不可廢學問緝熙於光明則可以續詩書之燈可以嗣父祖之徽不惟亢身而又亢宗不者影響昧昧老而無聞與夜行而不以燭者何異若夫事業之來行其素學不必矜察察之政不必求赫赫之譽亦必炳炳烺烺爲一光明俊煒底人庶幾熙熙乎廣哉功名久遠理義悠長而昌爾年熙也允誠時大德癸夘秋光

祖第二晬之旦大父四如老人作示子材教昌年
昔爾大父命名曰熈爰字昌年預作訓辭熈字從
火昌字從日火日光明義訓則一汝今冠矣惟學
則明如火始然如日方升傳書傳人祝爾避壽既
昌而身復昌厥後至治初元清明後一日父梓書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卷之四

清逸處士春山林君墓誌銘

嗚呼天人革命之際仗節守義世自有人直少耳山
林阜壤之士履潔高蹈又一輩人若夫城是民非火
水焦沒人皆逺嫌謗算成敗事如蠛蠓誰爬梳之士
有不幸身值時危浪驚檣旋若山楫維春山林君伯
雨雷龍所以冒風塵而不辭君豈樂諸附邀顯融者
姑尚抑齋陳公尚即尚公主之尚抑齋畫雷龍之姑夫也即忠惠公陳韡開閫秉
樞君朝夕侍何官弗可廻廻翔隨計甘垂翅於青冥
仙冠冕淸君逆難客止北山方公思練事達變者左
右之檄君參録令莆田無何陞佐郡改宣教郎北騎
環城來之皆坎命隻患深墮手樊中與圖混官制行
君以治中署郡事不年餘流離集震撼定君精神倦
閉門卻掃而清逸之褒遲矣鴻巳冥飛猶離矰繳雖
家事落然而賦詩怡然耕吟前藁子䟽醉吟漫吟後
藁子叙本生父天有毋葉氏更葵子銘巳系家牒最
可痛者世父天存卒君後之伯氏霖龍卒君元妃黃
夫人子世雄後之世雄與季敏孫死兵夫人前卒繼
陳氏子循子宜翁宜温恭善爲子婦貢士黃鎰女十
年君卒又五年宜夭毋陳氏以宜兄伯奇次男富孫

圭宜喪彼蒼廻斡胡爲是區區者不畀于君殊未可
曉君貌魁梧襟坦夷詩精毛氏故（故謂經之旨趣云訓故擧大義而已）
史熟司馬治鑑書工顔筆天文地理貫穿融液辰冬
末疾帳坐（末疾謂手足發兒）猶校唐詩明夏端午再作手教
囑宜學禮於余余亟存問連呼易簀者三（曾子寢疾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也曾子曰斯季孫之賜我未之能易也元起而易之）死生大聚散矣君
生乙未正月歿癸巳五月年五十九宜生癸酉四月
歿丁酉三月年二十五伯奇卜是歲閏臘庚申葬君
延壽羅峰原以宜祔女子子四長婿教諭陳大雅男
良壽次與側出住奴許嫁傳黃宦族幼悖其母孫男

富孫女二伯奇欽泣謁銘予書曰
先賤後貴者多壯達晩窮者幾窮似達貴似賤者
此莫之致而致君跡竟於景定驅馳乎丑寅無須
臾之樂有寵辱之危殆如沐而求解未有騎而不
下覺今昨之是非付春華之開謝雖令客之不來
幸處士之可書竹風燥兮霜梧雄鳳去兮呼雛造
物者未定君父子竟制於天歟造物者果定君子
孫其必振歟嗚呼

韶溪姚君墓銘

屠維單閼之歲（屠維巳也單閼卯也）閼逢閹茂之月（閼逢甲也閹茂戌也）

前福清尉姚勉將葬其父（張侍中遺言厚葬晏丞相遺言薄葬二公俱葬揚翟元祐中同爲盜斫伐張侍金玉充塞盜喜列拜而去晏墳瓦器數十盜怒斫棺取金帶亦木也以斧斫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走隸人以善狀來謁銘曰銘所以繫名
傳世先生諱湛字景瞻世居莆之韶溪因號韶溪曰
朝嗣者晦德不仕曾大父也曰野庵先生隆贈朝散
大夫者大父也曰龍川府君直夫階至朝奉大夫者
父也配魏氏息九人男君錫君煥俱夭君舉爲伯貢
士元泰後君厚業於文勉也女適魏節孫益敬顧成
父郭元善皆士大夫族願書之以附繫名傳世之義
銘所以論譔先美先人蚤讀世書侍龍川府君之治

所禦寇捍城士之甚武之甚晩學空竺不幸六欲自
束脩至耆指使（六十曰耆指使經云耆稽久之稱不自用力繼以指意使令人）爲子
孝爲弟弟於僚友稱長者於閭巷稱善人願書之以
附論譔先美之義銘所以志卒葬月日先人不幸甲
戌臘月十七日以疾終禮踰月而葬何以緩亂故勉
未即死危不得葬今茲筮宅于鳳蹟山占曰從卜日
癸酉占曰從卒窆有期願書之以附志卒葬月日之
義淵曰嗟嗟乎景瞻之先系如此不書惡惡可景瞻
之爲人如此不書惡惡可嗟嗟乎景瞻之有子如此
不書惡惡可勉以京學進士恩免受初階爵車蒙塵

承詔扈從特循一資景瞻亦旨贈從事郎惜景瞻之不及見也夫書而予之銘曰

后土濕兮天陰陰山河在兮草木深東西兮乞命大王南北兮校尉摸金人何生兮可藉骨何土兮可托思滄海兮欲傾歎親朋兮凋落若景瞻者積善之餘死順其正葬歸其居淒淒寒風蒼蒼宰木泉石有知護一團玉

書宋故龍川史君姚公墓誌後

公官至二千石而清貧如韋布士德彌厚葬彌薄後三十載或猶尋陽翟葬處張侍中遺言厚葬晏丞相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

厚葬免禍薄葬致禍嗚呼時危世難干戈接聯泉下德人有幸不幸非關葬厚薄也公之孫(勉)偕諸昆弟忍痛更葬事已泣曰丈夫得一幅汗青足矣事謬不然史筆悠悠昔誌吾祖者其人最强項迺大書曰善人曰君子曰循吏曰老壯窮堅陵遷谷易一切毁壞此紙幸留吾將重刻寘上以識吾哀願徵辭於石陰余嘗銘公之子景瞻之墓三嘆玆事忍書之乎雖然自有龍坡有此山川人朽名芳公何憾焉諸孫雅雅書種綿綿時之來兮當復家邇如一株桂散花萬千秋香未歇更有年年維女後之人慎旃慎旃詩旃之也歲辛巳後中秋里後學韻鄉老人黃淵誌更葬月日不書

歐陽君厚墓誌銘

漢重儒林學尚書者班固著以歐陽氏班固傳歐陽生字伯和事伏生校兒子孫相傳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唐尚進士官四門者韓愈號以歐陽生韓愈有歐陽生哀辭生謂詹也曷爲氏若生尊異之也問其人與可傳者問名不問位士有不第進士置籍儒林伍中亦可書已況四門苗裔乎或問其生曰吾里井上君厚也井上粵若來登年矣(君厚)曾大父(渭)鄉爵林州博白縣令大父(祺)父(起莘)世食舊德(君厚)諱德載以質行稱財五十有九卒(君厚)持家約與人信誨

子弟以誠塊處一室對聖賢書目謹勑士偶快意飲酣歌(永叔)醉翁亭記(坡老)赤壁賦又風壓表物初署博士生浮屠氏歸我田博士以文功比於武事命題(君厚)賦出聲籍甚後二十年浮屠氏復取我田(君厚)持左契白大閫卒我歸某田悒音典心慚墨不得意去君厚孺人此事未見儕輩猶交誦義籍棄場屋試州縣什出二三恐未可少弄筆生不辛老死里音圭蓽門圭竇衞董董耳耳(君厚)未死前七日趣具觴客與訣參悟死生如雨日霽此豈無所養者黨晝逝者兮留今視東門其可蕪未知尚端坐讀書或拊缶而呼烏烏唉君厚之弟似幼

孫字之誨之歲甲子累存名娶吳氏子男四椿壽梓稚圭泰吉女二皆歸士族孫至孫丙子秋吳夫人亦亡亡之四月椿壽有兵難明年又明年仲子梓下窆桃枝嶺吉玄月己酉雙合定椿壽從祔綏以亂故梓也才來謁銘渼滿匡問所以表於原上吾曰先大夫之可傳與子之可傳先大夫也氏亦可生亦可不者鄉人之於先大夫也君厚之我其亦君厚之乎公羊子曰稱字褒之也然則亦尊異之辭與梓唯唯吾於是書君厚之墓曰君厚而與銘曰

彼罔碻然(碻音共石頑聲)有宅隆然藏者胄胄然(胄音菜目不明)

也來者顒顒然昔之日鞫鞫然(鞫音弓)今之日蓬蓬然(蓬音逢盛貌)而我銘之𢥇𢥇然(𢥇音同憂也)

李仁可墓銘

嗚呼義士李君之墓君諱汝文字仁可其先溫陵比鎮人六世祖以武功顯析居莆仙遊太平溪遂爲大族甲溪上大王父某王父某父某承信郎出出樹德君倜儻有節槩遇事當否立決盤錯無窘色視之量汪汪於人自青白眼一試進士屈即棄場屋中燬者再不悒悒人以緩急扣俱足分願去或累負券亦不掛口晚年牀(牀即床字)頭金盡有謁猶獲狠者柔之寬者平之餓者活之尸者殣之(殣覆道中死人)於是此邑稱義士必曰李君李君閑居由由然與鄉人皆迎師教子非國士不我乎館精舍規撫視學宮先聖先師像設其閒(先聖先師見記)東西齋寢偃(偃鋪屏廁)庖湢備置都養來衿佩於是學子稱義士必曰李君李君丙子夏西鄉弄兵掀攘而南過溪市二里許君率民伍勇前赴者手之徒有年少仞曰此李官人義士義士挾君挺身逃亡何忠肅陳公以樞參出爲撫諭使辟君授初階君屬予以好辭謝誠不願官忠肅公語余曰此時而有此人義士義士丑冬寅春兵南北來死者坻京君脫寄

厄寄止湄隅不一月重遇攻刼窮空甚兵退君還溪滸招流逋化龍蛇爲赤子變榛莽爲聚落雖北人亦曰李官人義士義士。溪北居者稍寧君倏(倏音蕭)然南山盖茅三間爲菟裘計(左傳隱公曰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名)病已藏(即臟字去聲)不安穀君適(適音的)子師古衣不解帶醫禱萬方里父老俱慼曰李官人義士義士。辦香北嚮爲君祈生君竟不起疾其卒也人有欠君債者無有欠君淚者君所識多勝流獨敬余爲法度士庚午西上君爲治裝乙亥之戌君又治裝比君適播猶資送余余亦曰君義士君義士。每歲務子丹走一力到城是年仔不

来余心怪吾朱錫語君病故余亟寓書問無恙君病在席但寄聲云非止失食飲耶(即也下句讀)恐有死生分前夕君見(音現)夢於余上帝授我山主(山主者爲山之主也)余覺喈(音窄左傳註行宦喈晢)曰吾故人將如白雲在天不可呼不可呼又八日朱錫書言君死適吾夢之明日又明日余爲位哭且哭以文此故人死無已知者師古曰謀葬君戶外事或如疾風甚雨隻手爬梳保先人遺體不暇葬以此故緩今卜宅於某里某山之原食(向食以卜言書惟洛食是也)先一月師古哭徵銘余亦哭曰余尚忍銘此故人也夫然余不君銘又誰銘君元妃梁氏前卒

繼室黃氏春秋六十六死當辛巳七月二十九日葬在某年某月某日師古黃出久從余學頡頏詞章不與鬉(鬉音蓋)俱鬉不與咻俱咻可謂克世其家它姬子某九歲女某四歲君平生厚親故里閈而分曲之田不足供子舍(舍人也)饘粥然後人人知君爲麗公人人知君於死之年余知君於生之前君所以嗜予至老不衰今無此故人矣從倚溪橋與懷舊事(下情風佳日至羈爲未眹皆舊事也)晴風佳日並轡班荊把酒持螯(海蟹也)雨浪(平聲)(雨聲也)之時促滕(滕相通也)語軟鷄鳴未散俛仰已爲陳迹環溪觀(大觀之觀去聲)傍此土人尚有義士如吾故人李君者乎否不待弔君新墳然後洒淚向西風也悲夫銘曰

人促促以爭名君視如涴(音宛泥着物)人劫劫以營生君棄如唾(吐涎也)藐若視乎公卿其交有道若混世於埃塵其身皓皓前此酣歌升平酒掃擊考(書傳所謂考擊也拊擊缶之聲)後乎蜩螗沸羹(古詩有蜩螗沸羹之語喻昏亂也)青山眊矂歲月忽兮流星死生事大(叶拕去聲俗音也)無老成兮典刑科斗瑣瑣埋斯人於幽扃九原者不可作此(叶箇去聲借用也)下馬者讀吾銘不沃酹車勿過

故中山處士林明甫墓銘

國清(地名古有國清堂鄭耕老詩云六月國清堂上堂依拂身更在西湖)林氏之昭曰回年府君贈承奉郎國鈞於艾軒爲諸父行穆曰存庵先生浦生雷震震生丞丞生夢臬(即某字)其嗣適(音嫡)諱遵文字明甫自號中山處士生於甲辰四月娶朱氏生丈夫子二曾度曾𤠗女子一歸吳遯山次男公老孫男三寶寶潜以大德庚子九月某日考終年五十七余聞而哭之三丁禾仲春卜某日窆于其原前期明甫親友存厚戴君元吉爲其孤來徵銘且告綏故余對存厚泣霑襟曰余嘗銘明甫先君子定齋矣尚忍銘吾明甫乎哉敢不諾嗚呼明甫家聲之懿世

學之傳余初意爲快士及門授業逈衣服朴而無華
辭觀德而有度(觀去聲王粲云習容觀注云容貌儀觀也)識高趣(平聲)正余
大器識每月兩講而甚亦至耳聽手抄退質所疑渙
然怡然則於吾言無不說舉子業中方幅閒得前輩
緒論扣所自以綱山樂軒宏齋三先生對結字小楷
不俗(筆後雖得筆勢而結子小疏)五七言安帖深遠爲子弟無違
禮處伯仲皆頎德暇日校讎經史客來開樽觴詠春
初秋九(季也)湖上宴集族戚怡如風月佳時買舟逮余
耕樂堂前濯纓亭上爵油油後賦程伯子四時佳與
(四時佳興與人同程子秋律詩也王業云三爵而油油以退油油悅重自得之貌)殊不減舍

瑟人兵火後明甫孤苦蕠上(上聲)中猶遣伻來勞余戊
戌酌余穀城包蟹擘蟹明甫語余軒冕無分湖山有
緣(二句古生)今猶旦暮明甫已不可作(二句古死)明甫雖事作
業非賜之殖最樂周急非商之恡(音吝)與人立(去也)然諾
非求之辟凡事務乎實非師之過貢法久停擇師教
子惟聖哲之書乃讀焉復有令計祖受庸於刀筆之
習必戒貸裘吾世業主璧爾元身此明甫過庭之誨
可以知所學所存矣婚嫁之債甫畢鐘鼎之養不待
世運浩濊(音諱)人壽爾夭奈何乎明甫追念疇昔落月
屋梁如見顏色不惟存厚痛吾明甫余彌痛吾明甫

銘曰
忠信篤敬若而人文質彬彬若而人之人也斯可
謂之處士命子以曾欲其孝兄弟友于信其孝之
子也斯可謂之雅于二孫皇皇相厥陰陽有封若
堂歸燕爾藏德厚者流光善積者慶長書種兮不
斷來裔兮永昌

故進士謝春塘墓銘

南劍將樂有進士謝景雲諱漢章號春塘者篤實君
子也春塘性資聰穎十三通詩毛氏學弱冠兼治春
秋三傳與老成人相頡頏二十有七以詩經拔解太

常報闈還山著書有詩集傳春秋分國事類春塘小
藁八卷不幸年三十二蚤世執予(去聲)其有不使其施
悲夫先春塘病逾旬自忖不可諱呼家子中筆授之
曰嗟有生而有死兮適晝夜之常理惜祖父之托重
兮依後人以爲衛既未見於朝市兮合於山林而肆
志嗟買山之無錢吁捲茅之可慮無一名一位之可
戀兮無好田良宅之可羨所戀者明師而今不可復
親所羨者佳友而今不可復交生不得以遂丘水之
願死必欲親身於丘水之遊後人成人以成余謀筆
已浩歎而訣僕諷誦喟然曰春塘之所養可知已然

此春塘之學之文也其大者孝爲百行之先春塘六歲失怙八歲而母趙嫁十四而大父母繼歿嫁母與後夫突如來如陽曰恤孤陰則剝廬(易卦爻詞)齎産而去家事落矣他人不堪其憂春塘一身百難自童兒至沒齒無怨言昔孟子車謂凱風親之過小而七子曰母氏勞苦母氏聖善不知其母之過春塘甚似甚似蓋又難於凱風矣有學有文而嗇於年世固有之醇孝而不胡耇未之有也薰致燒膏見焫天何爲哉此可爲春塘嗟嘆也僕於春塘雅不相識於其子聞譽處而已(無疑號也)不遠京春塘行義年寓書徵文於

後死者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禮者曰父母之謂中於日月將改葬先父母敢泣以請僕拊心語我不知其人人奚我知欲辭之而遠不可辭廼撫家乘繫其世出謝方雅之族晉末散居江左入閩則五代之季於泉爲著姓有諱偓者官至工部春塘昇祖也占籍惠安菱溪多聞人有諱瑞者宦學古鏞樂其風土家焉曾大父維清結廬邑南三十里許大父如晦又於泉獅巖下卜宅四載而返古鏞二父業詩爲經師大父娶趙不宜男父炎劉出娶賴盰江受業名未就而夭母亦趙氏生春塘及女子子一春塘妃吳氏丈夫子中前順昌[illegible]峯山長仲文遠季不成殤女昭奴下殤(生八歲以上乃成殤)春塘生於某年某日卒以乙亥八月某日吳矢靡它後春塘三十三年卒中娶李氏文遠娶伍氏孫男三襄詢子一未名孫女三長未行(平聲)餘幼二孤奉春塘吳氏匶合葬于瑞龍山之原至大已酉某月某日也無疑慷慨有大志學贍而工詩文前此迯難春塘平生所著十無二三無疑收拾殘斷廣求魁人韻士印(刻板也)可以慰春塘於九京(九京謂爲九原山也)基吾家山谷叙謝師復遺藁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以隕涕余於春塘亦云吁嗟乎春塘難乎

其爲子也子如無疑又能爲子來者觀謝氏世世不失令名當求之文墨之外不銘惡惡可銘曰

春塘小字曰騫(閔子騫也小字曰騫者言其少以孝稱也)兮終身之孝國稱賢德行雖列四科兮可慟者似顏之年後之人後之人兮如松之茂蘭之滋後之人其謂誰兮五馬山下謝無疑相丘水而塴(吉崩堆也)新阡兮是爲無疑之父之墓銘春塘者又誰兮莆四如黃淵彥安甫

架閣通直劉君墓誌銘

嗚呼丙申之難岷峨僂愴衣冠胥播於江浙湖廣者

夥獨閩最尠丙子之變山岳舍故與徒奔湊於七閩又多惟莆罕見己卯春余坐文峯下有一士巾屨儼如步趨翼如意其官人也揖與之言氣下語溫粹德君子也詢族出則曾森諱存畊字蜀簡池後溪文節劉公之曾孫也交臂而散猶未相知且相善君時僑寓客也爲莆人郡庠學正虛席金賛君氏名於博士曰願借蜀產之珍以爲莆泮之望博士即延致之余寄食西東貧故之以君抽家金舘勝彦買書教子經緝生計雖不豐亦苟美且養先夫人文氏所生楊氏如母而尚乎之債俱了尚平字子平后漢人男女婚嫁既畢乃勅斷家事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時相過存呼樽對牀嘯咏談賞君善余余亦知君矣君靖厚淳質慎交遊遵涯分而意外之来有如疾風甚雨不數年物之倘来皆寄百年之身寄而又寄前執翼之後執顛之天公似太憒憒遂以存吾自號然忍人所不能忍有無畧不掛口篤鄉情者今玉融守梅菴毋公前莆田尉蓟存班君二人耳歲丙申来往延平良苦至未越月家訟復起君心勦形瘵疾於是乎作瘵音再病也余於君雖悃悃款款然亦奈君何哉少間君愀然曰吾祖與父壽俱五十八吾年相符恐止此數余對毋恐毋音無亡何亡音無君果不起倫莫

大於朋友痛莫大於死生嗚呼君之世系大王父先祖即後溪先生學禁中魁人韻士也王父某秘閣監丞父某大理正毋鄧氏君之宦學縣蔭補銓注泰州民曹調三衢辦掾攝龍游令遍剡爲真在有政稱人呼活佛改通直郎刑工部架閣消長涵江書院非君志也君之歲月庚子十月二十六日生于霅川霅音押蜀地丁酉五月十二日卒于莆田寓舍君之妃禨乎舟楊公之外孫女即文氏先巳卯二月卒男季源季深女適前宗正丞蒲公某之子杭前進士趙時搁之子佛孫佛家奴女珠娘外孫旂孫嗣祖續祖女聖奴先是君自度窀音屯壙也於常太里芳蓮塘辰山葬其配而虛其左今二孫塋庚子六月甲寅奉匶即窆音貶下棺壙中也昔有父没而不克葬後好事者攺卜新宅文士多之君家弊矣源也深也二子名垢衣削食復君于土則爲有子矣雖然此子道之當然是則銘銘曰

時之来兮顯融時之去兮窮空日未昳兮數終宴
其歸兮幽宮極必復兮變則通後人弗棄基兮㡳
揚乃祖乃父之清風重曰重猶疊也亂詞結語瞻彼墓門云
誰之思彼西方之美人兮九京若何起之噫

太學錄此堂葉公墓銘

嗚呼天下事有幸不幸惟士亦然士之進身先鄉貢
次舍法偶中鵠則謂之幸非知得也不貫革則爲不
幸非愚失也月書歲攷健者升梯或再優或三優猶
黄甲郎堂下再拜釋褐去余於此堂葉公君選見之
君選攈之泰寧人諱必茂妙年異群兒侍父宦遊師
東莞謝某習周禮學己酉預計偕次年補太學生乙
卯魁監舉三舍積優調温陵郡博士四考循從政郎
監行在阜料場未上改轉文林郎除太學録兵戈横
放蒲海雲以招撫懊辟儒學提舉辟俱不就邑燬於
盜公居深峇而强梗不敢犯敵門温故書敵音皮邑墓也

宰張梅溪基来即家起領學事公勉一出新廟學振
文風張爲行省都事以公行蹟薦聞公已勇退淡泊
無宦情矣自號此室寡言慎行居鄉事上信友無貴
賤老少一以謙和所謂泰而不驕者耄雖及而未嘗
一食息廢學所謂脩馬孳孳者儒書外喜讀關老子
繕生養性所謂修身以俟者其可敬也夫公之先大
將軍從輝自富沙領軍鎮歸化即今邑因家焉洎公
十二世矣曾大父某監潭州南岳廟大父某通直郎
父某從政郎容州判官母三華陳封州某之女所生
母蕭氏配亦廬陵尉蕭某之女公之栖辟雍也孺人

治家課兒一不以諉公丈夫子二長繼與南劒路延
平書院山長次某孫某某孺人甲午冬先卒葬于墓
湖生於丙戌二月某日乙未十一月二十一日終于
家壽八十二卜以戊申臘某日窆公三湖祖堂之右
承公志也余間居無四方之役於公無一面之雅公
之孤某不遠寓書兒梓以銘文屬余後死者得托名
於不腐焉敢以衰凋辭迺叙公世族行義年而銘
曰
天何爲哉奪有道士人生大齊百旦夜耳譬諸流
水流者止矣譬諸行客行者歸矣然而歸者未嘗

歸止者未嘗止詩書之澤流聖賢之道行不在其
身則在其子孫孫子旭日東升又旦之始嗚呼此
堂死乎不死

隱君子林君亨之墓銘

莆士大夫郡仙遊蒲巖邑羅峰林氏仙遊右姓有以
文藝官其族者有以耆老望其里者有以詩書世其
家者余心慕之忻忻然一日過平声詩人春山許許讀爲墅
堂上畫像甚古望之鶴骨松貌川渟止水谷虛蕭然如
雲水人使余已在塵壒之外曰此方山子季常與春
山曰吾先君棠陽𨘗也像之右楷法端勁峭快攢之

即之貧賤自若王公不趨以此自處是名村夫(此四句贊之詞下文故曰翁自贊也細讀乃見)翁自贊也曰此東郊仲塗與嗚呼可以想見其為人矣(此一句結上二意)問先諱曰大有名亨之字以字行紫陽翁其別號也問世出曰唐侍御史藻遠祖也太中公茂宗五世祖也累贈朝散(去聲)大夫亘曾王父也朝奉郎漆差通判江州一鶚王父也宣教郎知南康郡都昌縣冕考也問年曰三百九十有二甲子也(隱六十五歲有奇)問娶曰夫人葉氏正簡公顒之曾孫女也問子姓曰男霖龍終承信郎監潮州鮀浦場為伯父後者雷龍也娶進士葉國佐者女也世雄

承信郎閩廣宣撫大使司計議死于兵者孫也問學行年曰先君年十六即棄舉子業曰三場焉能名世千里求師授六經學不肯為章句儒老猶書眼如月暇則觴客賦詩深酌細論自解謫仙坡老妙處殆異乎弄筆生皓首不能離場屋者(十四字為一句)先君女兄弟璬齋忠肅陳公領招捕使時求士可客者(以上清遠處士錄中姊尚抑齋亨之抑齋即亨之女兄弟之夫也忠肅公諫辭也)先君甫弱冠練事若素宦器為偉人以官聞於朝搖手止止勿破戒殆異乎豪士俠客寅緣僥倖以發身者(十五字為一句)咸淳改元寵秩高年先君以雷龍名薦書故恩錫初階命書下一

御冠棠拜於庭退解褐如它日語子孫曰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吾願畢矣殆異乎纖夫窶人晚名一官沾沾自喜者(十六字為一句)余曰不試進士如伯陽伯不拜聘爵如擊壤翁天也中之矣春山又曰先君事親孝推身潔者義樂施志節可託緩急莫年闢藏室編讀方外書人疑其為三景弟子而不知學伯陽也(內景中景外景謂三景九道通三景稱三景弟子總伯陽作參同契二卷借爻象論甲之庚寓行持進退之候)將謝人封撫琴談笑端坐委蛻(莊子言氣自變蛻如蟬蛻)視家人無戀戀意人疑其為仙臺郎而不知似東明也(使道華長疑於項輝羊謝象曰巫皇語我為仙臺郎今去我洞天大官人死至其中春有職文王為東明)余乃問卒葬曰

卒則戊辰四月二十八日葬則其年十月二十日也邑之慈孝里西明山所葬之麓也後一星終十一月庚申更葬之年月日也葬者霖龍更葬者雷龍也楄柎窀穸如初禮(楄柎也又方木也楄合葬也長埋曰窀長夜曰穸)雖更葬不改宅也不改宅何有舊也春山又涕下不能禁曰葬也者藏也子而藏其親孝斯終矣易墓非古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葬之又更葬於余心有大不獲已者昔人有云蓋棺事了由今言之了猶未了乾乾慘慘盜賊攘攘百室之邑生者或可以隱死而埋藏地下者曾不得安乎若堂若坊(夫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見之若坊者矣塿子堂坊皆𡙇)

(之形)荒炬野草雨夜風晨昭明焄蒿(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不與萬物共盡安知不怒號而悲鳴人間別無冤事孝子創鉅痛甚(創鉅痛甚創傷也瘠也禮記頭有創則沐又刀瘍未合曹參身被七十創)宜於此焉變矣更葬云乎哉十餘年間天祝予天祝予吾所生父不幸大故吾兄死吾從子又死春餘展墓予立捧奠思卜所以爲後者不可食息少遼緩更葬云乎哉元祐子孫一片精白後輩不知給事胡公知之予知我者顧畀斯文光此壞樹余亦有愴於予懷不知哀之來處遂以所聞於春山者書曰有宋隱君子林君亨之墓迪功郎不書成君志也春山

即君之仲子雷龍世其學者官侵(新也)責頭矣今食于家爵以不書書已揭銘牢上曰

吁嗟夫君友羊裘(晉蔣元卿開竹逕有羊仲裘仲與爲友)鼻端不襲(音嚼)聲利名鉤死生夜旦等浮休冷(平聲)然御風逍遙遊空餘駭骨扃巖幽寒沙捲地岠(音巨)齊州蒼生破碎天爲愁九京紛紛離此鄉星飛枕化託留侯櫝而藏之難也收體魄既宅神棲留白鶴柱頭嗟井丘表獨立兮山之脈一酹寒泉蘋藻羞有未者那問松楸仰看河漢占斗牛晞雨將降雲油油詩書之澤百世流

貢士洪德章墓誌銘

丁卯貢士洪德章諱巖虎余親友也自號吾圃里人但以字行弱冠拜鄉先生鄭獻翁爲師言吶吶然如不出口而以詞賦鳴世鄉校選場餘子俱避三舍晚年工五七言詩日鍛月鍊妙處入神有小技存藁軒渠集余爲之序外有講藁二卷余賞識之德章大父奕孫自孝義里窆海鎮析居郡右父一之月書季玫婁占魁亞(婁音呂左傳牛馬維婁)有屋一間介于諸林之側(林姓人家故曰諸林)湫隘囂塵闢而新之左右丈尺不可得諸林門戶熱時以氣凌人獨於此老敬其長者曰此丁宋

傑傑友迨諸郎競奕林戒兒姪曰降家子有錚錚異日俱青雲器爾曹宜折節下之德章果拔解天迴地游林冷如灰(言諸林昔日熱今日冷也)洪升如日仲叔季不幸早世獨德章爲第一流授門徒累束脩買隣地治圃種花澆蔬視鐘鼎猶山雌然(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閈閣在上草敬存若)上無科目舍學校爲之會師閣選諸縣學官人競善地德章退法興化縣教諭囑伯子膺門戶(膺音當)仍挈仲子坐萬山中朝餔盂飯燒芋啖菜課諸生外翁季唱和人或不知無慍色大德丙午代者將至矜佩歌餞亦無喜色秋丁後微得滯後疾別歸問醫

及門信平聲宿整巾而逝九月十二日己卯也生於己亥十一月丁亥年六十有八性不憙音喜飲每好飲余飲半談星行妻語余曰某事先生之日尚長渠豈也料德章命止於斯前娶陳氏其母族也生男珠繼陸氏生男希文女二適林清父林員孫孫思年甫十四德章在時爲其配卜葬靈川里洪庄𡼖之原蓋四世樂斯丘也二孤卜丁未某月某日奉匶窆余不待孤之請而銘其宰曰荀子仲尼謂子貢曰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顚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古文曰宰上之木以此

後之達縣博士不如前之榮鄉貢郎區區升斗之祿而俾壽之不將伸於彼而屈於此憒憒音饋心亂也不可曉兮彼蒼陟彼岵瞻望父兮痛哉厚夜之長左傳註窀厚穸夜厚夜長夜也稽諸卜筮終然允臧子孫孫子書種綿綿留待墳前桂子之芳

夏宣武將軍墓誌銘

天運有別合山岳有故新從漢遊者多猛士隸秦府者俱將才而籍飛騎歌都護執無雲起龍驤之思寒寧也若夏宣武蓋以豪雋而乘明時而成榮聞者也宣武諱璟字元臣其先自淮入閩占籍于泉帳前總轄隱夫之孫閤門宣贊𡡡勝之子宣武舊忠訓郎殿前司左翼軍統領智足應變勇足御軍功足決勝海雲蒲平章靈夔之河漢改色車書共道帥殿士而候服皇玄黃而臣附是時奔走先後捷瑞安捷溫陵捷三陽宣武之力居多觀其所使知在上之德觀其所主知在下之能平章舉最太史書勳迺刻符印以償優勞宣命下初武德將軍管軍千戶再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三管軍上千戶散官如故若省都鎮撫福泉與化鎮守又行省累署表也宣武號存齋資龐厚性寬慈持身廉勤同士甘苦時平固圉養馬也雖憚單騎之嚴明文書省約亦樂將軍之簡易鞍馬餘閑喜延勝

彥絃壺娛笑於鄉黨姻舊敬善于己者慈下己者友敵己者一無間言驟疾音曲脘鴻隆大德庚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感微恙終于三山治所其生之年戊申九月初六壽五十三娶曾氏繼丁氏男定保丁出以父任賜黃組昭信校尉福州新軍上千戶捧萬戶府撥鎮守興化路娶允宣慰孫女它姬子觀僧天明應保尚幼長女歸莊刑部壬在次歸陳天賜孫男大順女一定保卜以丙午某月某日奉匶窆晉江楞伽山前期下馬訪余泣曰孤不孝抱陟岵之痛舊嘗執經師門願丐令辭俾光壤樹余憐其言哀諸而銘曰

嗚呼宣武奮身右科寵功之典不一猶未脫矢石
之勞嗣爵之德至渥宜爾受山河之褒不假之年
者天西風虛送於雲蘿克濟其美者子異時積閥
於節旄嗚呼宣武死矣可憾蒐即安乎爾穼葬穴
也

薛君立墓誌銘

興化吉了薛自侍御史廷覇給事中元𡘋来莆前埭
薛南海令之穆又自吉了来穆生一與與生阿小小
生君立諱鸑鷟而孤母鄭氏携就外家教養嚴教李
天隱器愛之余與君立居相近知相諗音忍告也髫齓音引

誦數百言成童命題立就弱冠志銳塲屋迨至元改
物余捕播深窑解后君立號泣旻天吾母未知存否
禱之吉余酌以酒別去君立訪母果無恙孝通神明
如此戶外事殷征繇趣迫勉受鈔庫使無何以母老
辭母喪甫祥又科治賦君立因號鐵耕道人痛念先
廬弗忍棄基徹舊起廢堂寢雖安應事未完里中子
航海遭寇死君立曰吾舊也讐必復間關癖區獲寇
抵罪暑歸發瘡郤醫遂不起病年四十五大德己亥
八月二十五日也君立生於某月某日佚蕩有膽畧
凡事不與神謀唯決諸心皂白人物無銖兩差葬諸

父以禮待親舊以誠雅不喜飲風月佳時觴客少飲
而未嘗醉娶彭氏生男二長烏公次百公女學道紮
澤觀孫女一烏公卜丙午臘月庚申𡺸柩于常太里
倉溪橋西原哭徵銘余猶記天隱酒邊語余君立踰
三十福力未可量第恐發之驟亨之淺今知天隱之
言信哀而予銘詩曰
婦持門戶勝大丈夫兒肯堂構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異六尺孤六尺十五歲以下也周禮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
征之韓傳曰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為率則六尺者十五歲也隨
時聽屈信之運應變無悔吝之虞嗚呼君立有子

也夫瞻彼堂坊山川縈紆君立體魄其安之乎詩
書苗裔其茲茲乎

故通守太學博士介山林公墓銘

故介山林公諱寐協字若山丙辰大對鼇峯陳公某
讀公策曰得此士可魁天下參詳官以言太直沮公
對人語狀元不做何恨吾母不見吾一第大可恨又
八年以太學博士添差建寧府通判又四年冬不候
代歸刎守迎公溪鐔飲餞賦詩直聲曾向榻前搏先
帝褒加已十年不是主司迷李廌廌爲東坡客坡知貢舉廌下第坡送
之詩云過眼終迷日五色只緣通判屬齊賢太祖幸洛齊賢獻十事帝謂曰汝可輔我

(爲相後有司選齋賢下第帝不悅一榜幷與京官通判)守即暨峯悳猶以前事
爲公惜便道之福淸縣館內子孺人方氏家跛步無
恙(上古書傳人古之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又明年己巳正月感末
疾卒累官承議郎年五十四孤陶纍纍返匶說輤(說音)
(毗陵詩芻說輤載柩事孟大夫布士葦席)後渴葬甚(不及時謂之渴葬過時謂之慢葬)
化變而嬗(鵩句賦出)衣冠蕩析壬午臘月丙申始塴于尊
賢里秋竹原葬迨陶書來曰先生父執幸賜銘余適
播不暇諾比一再泣告余先君宰木之葉再易(宴叔日宰)
(上之木拱矣宰冢也)不表茲阡陶非孝余退考公氏族三山石
井人初從游泮後占籍郡左王大父某成忠郞王父

某松門居士父贈宣教郎爲儒閭家至公則門益大
公七歲失怙家窮約母贈孺人游氏督教有方公不
好弄垂已從師日手抄夜暗誦少長文宿意新妙年
與計偕升辟雍拔胄解魁舍選中進士乙科靑霄步
武健者登梯攀足愈高遠調郢州敎授改監京局未
上尹漕繼卒幙事殷參決無留不茹不吐居無何除
工部架閣文字國子錄太學博士凡所薦皆名侍從
券內官職如稼而穫不丐而有郤授員外司馬家食
課兒時貴不知有此寄公暨進(音奏進也)會府七邑訟累
政不能決公譬禍福曉理義兩造交讓治司綱五年

不及捕公却例卷捐己俸官吏愧服夏五水漂民民
仰存活公白庾臺曰孰重遁開義廩恩貢增額郡欲
扞格公護棘闈曰宜寬果得異能朔齋劉公召公被
旨承乏半錢勺酒不支府帑羸數千緡終更出闈者
宿遜道有百餘人敗(役也)擁一大旗書徹底淸三字留
去余每侍飲從頌語公士夫持身如玉須無點涴(音宛)
(汚也)科第官爵可致欲無慙悳難公惟無慙悳故不受涴學
有本原矣蕭自受軒老征去來晦翁客復齋陳公仲
止堂吾道盡付滄洲後翁門人瓜山潘公來復齋帥
里居良士禮東嚮席時西岳顧君立先君德遠號尊

足(昔兀者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犯患今來何及矣兀曰吾惟輕用吾身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註云尊足則一足未足以爵其德明夫形骸皆逆旅也)潘陳逮二師繼歿公
拜西岳西岳又歿公拜先君永矢靡它公需次先君
屈公書堂月講先後未三載先君與公下世天乎公
本孝友實踐履敬進退審義利於是八九歲時謂鄉
校人人先奪即不肯入客京師時東脩奉母粗稱貴
外悉歸仲氏伯父固山公當軸時公以子姪侍書策
謁請一不聽內舍積優欠進士級俾報母疾公亟輟
試駕湍南下入門不見母哀幾毀將徙月樂(王肅云是月禫
從樂)月舍期復追公寧遲遲一詔掌固實時平湖陳公

榻前特奏林某道德文章超異流俗公初不知後亦不謝拜學官時北地薄福建子無賢否例罷獨器賞公公不爲動丐外補時西澗葉公强留少須一除可得美郡公以書生寧不求多對在富沙時西澗登庸同寅勸公問鈞公以一字不入帝城郤彼詭御者貫小人乘疾顚者敗覆車下視公所學所守可以少愧公白而長身安恬和易飲止栢杓偶微醺卽哦杜詩坡詞上(声)高下(声)下倨(微曲)句(甚曲)皆中律同(歌者上如抗下如隊倨中矩句中鈞六律合陽声六同合陰声律以竹同以銅言助陽宣氣與之同也)散語平粹儷語雅則邈有清韻殊嗇厚福閩送死皇皇事生業業大

者旣識公志必傳陶之子　女　於公爲孫余追念死友猶記軼事收涕次其語銘曰

昔坐齋牕書罷杓(音標北斗前四星爲魁後三星爲杓)星移夢汝先人對床話私士甲乙伍爾雄飛雌官止別駕見州勿爲後兩大試前言中之建古三乃(晉王濬夢懸三刀於梁又益一刀李毅曰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越俎而尸(老子曰庖人雖不治尸祝不越樽俎而待之)以占法原數盡化期介山評于成是邪非越再星終琴鶴歸里一夕館甥老兵假寐聞萬若聲曰迎福師視之乃公覺相驚異明日而五疾不可諱氣體流通咸陟台(二巫)斛(音奇漢五行志四馬斛輪)致司隸何心

非醉非寐彼寘之間疑有是事聰明正直柱國間羅王堂給札訣語又何賢如精氣非物君嵩高不騎箕去猗麟鳳邪千萬億年如水行地龍魚去矣科斗(蛙子)瑣尾相爾未裔故書盈度(音鬼)竟爾緒業吉祥止止重曰夢之占嚮可徵兮耆之命今如神兮墨筆操牘問所以然兮於卦遇同人之乾兮

故梅西先生郭教授墓銘

梅西先生堲壘士也(虞鮑宣傳堲壘之士士壯貌)於夷白鄭鐵異姓兄弟於滄邊(號)郭廷煒同宗兄弟大德乙巳秋先生客二兄所走也周旋其間視予猶叔度也先生和

余十聲韻歲晩七絶余亦有重約十年又十年之詩別半朞舊對自北來(楊伯起家童名對舊對取此義)門過門語余蕭新傳士又我先生余呼樽喜劇時丙午歲後陬(也)二月月也無何先生書來它日黨堪一行去秋之約殆天啓之末一月先生凶問至人能料生渠能料死嗚呼先生昔陸子壽再調郡文學椽未上而歿區區尋尺之祿棄如脫屣宰物者亦不與之年命與數也然乎壽所以傳不朽者正不計官資之崇庳(音婢)歲月之脩短我先生似之先生舊客授時以芳石巖公推爲愛友余爲畏友風日佳時登畔觴詠石巖稽商確理義

磋磨平粹唯余訪問氊寒燈青握手軟語四如禮學
精邃願叩兩端易與四書僕雖有述然不敢示吾四
如遲六七十脫藁就正然否未晚也前於泉山繼於
吳江閑居於里閈與守令佐矜佩講畫者皆學問之
大端經濟之要務長篇近體樂府散語翰墨餘事耳
晚輩以此知我先生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學得於
家傳先生之行無一不可以語人者其事毋孝生業
業死皇皇其待人恕内偲偲外怡怡又余耳目所睹
記此先生所以爲先生先生諱堂孚德基其世出自
光之固始来家長樂芝山曾王父某王父某以文學

稱號書厨家父存齋翁某春秋傳論盡播塵腐登壬
辰第終合浦教授先生甫十一歲毋夫人林氏力貧
教督以至成立甲戌補國子生将積外優貢舉停矣
知先生者馮公某張公某商公某趙公某陳公某潘
公某賈公某最最者翰林學士雲樓程公某也或軛
或推先生淡與泊遭荀焉爲貧奚意奔車之上所養
者大也初號梅西居士中號息齋末後號六平山人
公卿大夫士但以梅西稱以是知先生之心先生以
乙巳九月二十九日生今春清明詣張令尹某燕席
翊日偏謁親舊歸猶課僕種葵丙夜赴玉樓召李賀夢人

告曰天帝白玉樓成請君爲記遂卒二月十八也春秋六十二嗚呼先
生二丈夫子長蘧行入書學博士選遽奪所天次邕
女子一適進士陳某先一年夭葆下五月二十七丙
申奉柩瘞于稷嶺原先塋之側不遠徉来徵銘余曰
以詩哭尚忍銘乎哉然前此余銘先生之毋夫人今
焉敢辭收涕銘曰
嗚呼先生貞不絶俗近於時行危言遜近於知幾
士成名近於仁其類有道者歟唯有道而諸乎古
故盡道而令其終也固可重爲斯文惜惟有子而
續其世也又可爲斯文幸先生之期其子盖異乎
人之期余之期先生之子亦然遂銘先生之竅吉拔

庶人與先生之書而俱傳空也

太孺人林氏墓誌銘

莆郡文學椽梅西郭先生名陛之毋太孺人林氏以至
元癸巳五月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七先庚寅冬梅
西載道来南僅一蒼頭自隨明年春始迎養太孺人
學如舟室如斗糯飯茹薇毋子怡如設悅之旦諸生
講升堂拜太孺人簡脂澤脂澤膚色勝杯杓列子冯問沛公爲門之會
不勝杯杓不類諄諄者暇日佐婦箴即針字縷課孫吾伊三
端午猶酌艾端午節有艾酒詰朝日加午無它恙遽爲歸人

言析三端午猶飲艾酒而次日即死也梅西授代未能歸室不幸親喪
未即返轄（音青臾車蓋）貧故之以梅西言語妙天下蕭士
友孰不愛之而莫助之龜毛成氈（坡詩云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
豈不難難梅西號泣語叟曰先君存齋丞蕭山時吾
毋相其貧不廢禮成其廉不失義視官祿上下節縮
供賓祭餘則置苟簡之田先君晚年懶官未幾無祿
陞甫年十有一吾毋單持督從師嚴脫簪珥致束脩
夜對膏火必從旁紉緝達曙不寐歲甲戌陞補國學
生吾毋喜曰吾今可以見乃翁九京矣天運回旋人
世故新吾毋戚戚唯恐吾之不顯融蓋期以遠者大

者不但一博士耳痛哉吾毋喪矣亡矣陞若何酬毋
之志陞將以是年某月奉靈歸葬于先君稷嶺西之
原叟知余者幸與吾毋銘以寫余哀吁閨閫常德誌
婦人不宜書太孺人教子如軻（言太孺人能如孟毋三遷之教而成其子
如孟軻之賢也）有歐陽氏毋家訓（見龍岡阡碑表）獨不宜書歟蕭距
長樂倍三舍（三十五里為一舍）草棟樹枯丹旐淒淒梅西望
國望鄉哭如何其嗚呼太孺人諱道靜存齋先生之
次妃存齋精春秋學魁辛卯鄉書第壬辰進士官止
廉州教授男陞迪孫襲㫤孫女一人銘曰
閨門恭約得溫溫家以善積子名聞存齋之書令

故存露楸雲塚藏瑤琨相厥夫君利後昆涵暉發
祥紛輪囷（慶雲歌蕭索輪囷輪囷屈曲盤戾貌）

壽藏自誌

唐御史黃文江滔之十二代孫仲元字善甫辛卯十
月廿八日生高大父交遭貢進士曾大父必彰大父
汝守脩職郎父績表德遠為鄉先生晚號獨不懼翁
二毋俱宋監丞藻之孫沙丞克剛之女余十二喪毋
然已工舉子業鄉校婁（音旅）占魁亞壬子（理宗純祐十二年）預
計偕太常（郡國歲計上最諸京所職之人將大倩食與偕來也）報罷與孤山
陳端然可山陳文翁中外表刻意讀潘陳二先生書

雖不甚解然必窮旨趣使自得之翁集四書為近思
本錄未脫藁余日夕刪補翁有詩曰深為助我喜敢
作譽兒癡（王福畤少子勸亦有文采說韓思彥思彥戲曰君有譽兒癖）餘力自韓
柳歐曾文外手抄二百四十二家汪龍溪洪景盧題
於集後妄意貶剝翁語仲元曰吾兒萬一成立末節
必不漏逗（音豆留也住也）及掇邵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
翁又喜曰難難但勿過飲於號斯稱逮聚徒發策呂
問元公問行義多大成集所不載翁代李子仲固答
且謂非吾兒不能問非老父不能對烏山一見器賞
館樵川山殁（烏山即方澄孫莆人字樵川）余坐家不殖生產事如

母(繼母也)起孝起敬歲輟學職俸及東脩四之三爲菽
水歡寄食富沙樗翁三薦達於朔齋劉公余不謁見
公語材太博曰此兒當於古君子中求之歲辛未(度宗
咸淳七年)省闈文本心以論策實第五廷對以直言忤時
宰賜同進士出身(張鎭孫榜第五甲)四十有一矣調監瑞安
府比較務需次食貧如心貽書常齋俾就二劉祠堂
一月兩講爲學者師董之者後坡劉求志也癸酉捧
檄考類試歸過鐔津古崖江公留郡齋(古崖先生萬頃也時守
州即古心先生萬里之第)載之匯江席未溫古心先生買舟速余
之山將及期告假省親抵里門十日鄱彼丘龍頭虎倒

余幸苟活時甲戌臘月也乙亥(德祐改元年也)冬之官守相
陳山泉遠經博士席相處不就岀余入幙有强民挾
貴不禮稅官者有頑佃廿載不納主租者有妄首富
家造麯者一見剖決泉喜得人無何泉罷以書別余
君來我去彼此無福丙子春端明陸君實(秀夫)至自平
江偶同邸一交臂再三褒歎古雅可敬待如子姪飲
食必俱入夜炙燭對酌劇談曙動共飯迺出及聞杭
陷挑包辭歸既資送余又留行橐夏五趣余行都克
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又改刑工部
架閣(改刑工部乃端宗即位改元景炎時也)以通直郎陞武學諭不兼

旬得五京剡處置使楊公刑侍應公祭酒許公少傳
張公一實翁也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
捕使司都參議官雖荷已知竊天寵然未嘗供一日
職升斗不批券曆斯時何時敎而恥也實齋拜樞使
猶命撫諭使毛公邀余同舟將有異除余力以母老
辭及聞公全家投海余哭公詩人皆傳已死僕尚受
其生公忠義終古不朽而余猶爲人猗古崖於余異
姓兄弟有四如吟最簡古實翁於余異姓父子題種
讀詩極理致卓樂山以易解囑余叙篇端未七日而
樂山亦以兵死未着渠不可料如此余當潮汐洶湧

之衝嘗著檮杌集識此邦之仕於朝者與士而求仕
及他州士夫仕於此邦者不敢出客丁丑屠城之變
(丁丑景炎二年也)此集與前後告身無存言之如夢然老身
自甲戌冬混迹大化阽(音炎)死者數客芝山而免客瑞
安而免客碧溪王洋而免客環泉而免可謂不幸之
大幸非宰物者孰相之尺縑寸縷不留著身又孰念
之家世淸白石田茅屋二親殁後余不與叔季分財
東西南北又不殖生產家道敝又敝矣余三十方娶
斗軒先生丁南一之女(斗軒懷安府左廂人)辛巳歲以同產弟
仲會之子子材爲嗣余命屬木於五行欠水人世趨

新余以四字從水虔卜先君拈得淵字北山方公爲字天叟改號韻鄉水生木故子材名梓余舊旅食乇州即傾囊買異書歸干戈横放盗竊兵燹雖欲讀無可借所著學記農談欠改春秋說止閔公欠續他散雜寸片亦未上藁盖無暇披揀亦無傭書者嘗夢感麟翁遺余雙筆志欲脩史而未果大槩見於夢筆記矣一生不能歌樂府詩亦不甚工嘗自以四端差欠智六極占居貧一聯爲得句暮年雪鬓書案黏（音粘）稱（音犁黏粘黏著也黏方是粘）戶外事不到耳間有聽談經者大抵如越人之視章甫（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出莊子）道

世交喪（繙性篇云道與世交相喪也）殊亦可歎孫疇祖名壽字喬年光祖名熙字昌年義又取木生火也女孫名應娘皆子材婦林氏出林癸卯秋中蚤世仰事俯育子材殊亦難難子材於乙巳臘月爲余營一貉之丘於篠塘原余甚樂焉殆天作地藏吾祖留以遺余犬馬之齒行耄及矣書債未了俛焉孳孳萬一應盡便盡（應盡便盡二語出陶集）何憂何懼昭武在軒黃公紹嘗許余文艾夜之太白殘年之卷施子材異時當爲余彙稡（音萃）遺文以成余志子材課兩兒郎讀本分書毋差塗轍得壽斯文一脉以昌我后之人此則老夫區區顒望不然目不瞑於九京大德十禩（大德元成宗年號）丙午立春第三日四如老叟自誌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卷四（郎文煥寫）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卷全

上江古心先生書

古者士之摯雉若見於師以菜爲摯咼爲或以雉或以菜雉言介也菜言絜也士不介不絜不敢見然士之見於周公者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何多周公於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中僅得三士何少周之士倶自好亦將大人以成名乎公好士如不及亦爲之厚薄覩乎舍三士他無人乎漢不古摯禮廢掃門者艱於一見不嫁者禮之上賓(魏勃掃曹相國門以求見蒯通見曹相國曰婦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不嫁者求婦何取曰不嫁者通曰求臣亦猶是東郭先生梁石君齊隱居不嫁賓位之相國當以爲上賓)宰天下士者必有所擇齊之士摯以文賁之甚賤之甚以古文倡者光範之伏其氣餒釋言之辨其辭費芻米僕賃之急其得小不免爲今之人我朝諸賢犖犖(音落)可外文字猶用片言摯於王公剝碌碌者疇能自異然則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何也古心先生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者也某生長東南非不知有伯淳(范祖禹謂顥子不貳過推伯淳能之時陳瑩中不識伯淳作責沈文以自讀)雲山塹隔伏謁無路今詣康廬登龍門矣然與其相羊於某丘某水先生舊所釣游之處使人意邈而清不若侍坐於書冊琴瑟之前得見宗廟

百官之富崑崙在望滄海在前而猶不即猶空此生如獲一見相國矣將與四方奇士交與盛德歟某言吶(音訥)辭拙(音出)政不能譽繼譽之一把泰山不加益國憂如髮坌低如鼠(李斯少時見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倉中鼠居大廡不見人犬憂嘆)舶如人(之賢殷矣)不時人之耳目在先生公論之標表在先生世道之輕重天下之安危在先生九州四海孰不期先生之再提一筆入福蒼生也大臣身在江湖心在魏闕一處一出與陰陽相爲消長亦必有遺又非兒童走卒之所能知前脩偉人魏野一詩獨勸子明(王旦字)以退明允一書獨愛富公以德某也始見安敢輕浮作此躁語將謂孫家同榜子弟當以禮拜沂公歟寒門落落望雲霄閣如梯天政不敢自陳家世事分於相國也將謂文潛客於少公(文潛張耒也少公潁濱也文潛在陸人與晁秦黃吳四先生並從東坡遊張初拜學於陳學官備愛之因軾亦深知而稱其一唱三歎)亦當與晁秦黃學士師事長公歟(晁補之秦觀黃庭堅東坡長公顆)頫視姬姜自覺形穢政不敢居祭門館下士於相國也否則以所業徹於相國歟某生爲人又爲丈夫固不可與空生物穢天壤間然書可成也仰塗十年一書不盧語之門人程易傳寂晩出且謂說得七分史可脩也唐鑑多有好處亟戒開封毀板新唐書經歐

宋名筆猶無一毫前漢義理微密工夫浩大二事俱難草草文可工也語言妙天下者讀同列一蹶乃遂不復自爲人目爲夫子者作六經闕記終不可主公意詩可學也建安黃初暨晚唐幾千百家獨予羨不可擬議江西宗派（呂居仁以歌詩至豫章大出而學者同作共和錄其名曰江西宗派人其源流皆出豫章也陳無己以下凡十四人）傳衣付鉢（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曰君居十三欲傳老夫衣鉢也）不如西湖處士以水影月香一聯行世苟焉引筆行墨髣髴聲欬恐非當行家非不欲爲之不敢易爲也就爲之如北方諍人見者齒冷（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列子書）今之世惟古心先生傳遠之書名世之

史金石之文絃歌之詩與易詩書禮樂春秋等不知可與陳無己盡言否某願執經焉又否則見相國當談政事不談文學歟某謂六經四書言是理言言是用一部論語（趙普）後先可事兩朝正心誠意四字殊中塗可持告君彼行河之禹貢復讎之春秋傷財害民之國服爲息（國服謂生民於國所服之閒歲圓額也息者保之使生息也出周禮泉府）（王安石釋引注訓以息爲利息而行青苗之法）惟讀錯故用錯讀書正要有用書亦正未易讀冠仕冠棄壯仕壯棄某則不敢一行試吏成公（呂氏）之官箴西山（真氏）之政經一一可以爲訓若臨大事當於六一翁處學來今之世惟古心先生

清忠粹德豐功盛烈載旂常銘鼎彝與皐伊傳呂周召並不知可與蘇子言容乎生本末否某願問爲邦焉然則某之來無所摯而敢見乎曰不介不紹不敢見某於道之秋毫百未得一然某之學傳於先君子（緣）先君子傳於瓜山潘（柄）復齋陳（宓）復齋瓜山親傳文公勉齋之學者也學孰大立身行己爲大時若命謀位與材會不要不通顯欲得汗青一幅芬芳百世則實難難故脫凡近志高明陋希世友千古居於家澹澹乎如處女之在閨處於鄉兢兢乎如懷千金之璧而行不待謁刺飾游聲人故識面者少不作一皺

屑事亦不受人指點以廷對見君父第一步直透剛腸所欲言者一落千丈無威容以一命之士皆可行志求爲步兵而歸籠冗淹速不屑意人或朝得軒裳暮馳奔車之上乃獨退然斁戶與孔門冠童者遊（斁徒古切塞也）人或倚一郡爲北道主人（鄧晨爲常山守王郎反光武走信都晨請從光武曰從我不如以郡爲北道主人乃徹郡）一竊竊焉俎豆從事之列乃獨謝以爲煩願從子弟尋劉公父子讀書處則某之所存亦少異乎人也昔黃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而林宗重之李仲元（蜀人）不持一字於揚雄之門而法言書之淆之不濁者其志絜（林宗造汝南往從憲累方還日叔度汪汪千頃陂澄）

之不清者之不屑不可量也不屈不累其行介故可重可書今有
人焉氏名與二子同志行與二子同吉達既取之於
驪黃牝牡之外矣古心先生天眼一盻儻歆然曰若
士也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必不讀父書而敗趙括必不
游師門而叛張師德必不兩來必不三變商書帝王伯商君始說學
公以帝道不聽又以王道不入歟伯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席也以進而教之又幸
也仰惟古心先生之心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
心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心也此心流
行天地並生物我同體相國之門未有一人不爲道
周德全之士豈但薦精華寵其身哉某故願先生輔

之翼之振德之某之挈挈而來也思拜羽儀如渴如
飢五步十步盤紆與中脩摯師門又何遲也若曰子
來幾日然後求見長者則克之罪大若曰彼亦人耳
傲將何求則愈之過小恃此無恐先生儻與其介也
潔也某敢不立雪以請惟先生亮之

有宋莆陽黃四如先生考終東里黃族祭文

則陽四七維公杓度緜闈洗腆致用清酤豈伊異人
耆少和儒公於是時烝衎樂胥促席鳴儔咏猶斯舞
油油三爵桀桀霞炬蓬空坐散醉極而寤謂公徥福
百齡未暮後騎勿驅前山可數暢月生明陽回一綫
訏公不庭翔瞻卓午冀旦候公琅琅耳語謂公介疾
猶可以愈榮枯糟沉何奪之遽全歸胡慚示別有裕
所不粹者井蛇樹鼠公真至人達於死生晝夜之故
嗚呼公之學問不守訓詁公之詞章自諧律呂五經
六經九易十鼓弗圖未偽見此奇古後孔而生易探

其緒茫茫堪輿能言幾許於乎鄉失典刑族無長錐
八壺水流孰斯文主品樹陰成誰讀書祖墳林林
百千何補公像在前寬兮來雨盍字庠行穀核維旋
公寧不來我淨如雨噫嘻嗟哉

有宋莆陽黃四如先生塋家東里族祭文

方春和時鳥鳴花香念茲不見使我惻愴翁遊化城
無何有鄉凋視八極俗物茫茫遐想疇昔鴒枝褒羊
或哦一聯或酬一觴遺韻如存俾也可忘白日千年
埋玉隴岡雲樹窈深回首坊堂東過腹痛諒毋我傷
惟翁德厚奕葉流光一杯黃壤發爲詞章風水惟真

子孫其昌依依活酹衛若薦芳精灵不昧庶其顧享
訖鑒此恍視翁不忘嗚呼

黄四如先生并二先生升侑鄉賢與化郡學祝文

鄉賢祠于學者惟忠惟孝以德以文表表在人耳目者可得而仰也邇者薦紳之士議以爲山宋先生四如黄先生石厓方先生升侑斯堂同時位置尸祝而俎豆之某職教于玆敢不以告明薦馨香伏惟尚饗

黄四如先生升侑鄉賢與化郡學東里孫子祝文

鄉先生祠于學古也以吾祖道脉之傳經學之邃蔚爲儒宗邇者庠序建言謂宜俎豆於諸賢之列聿新綸章洎吉妥靈殷薦苾芬

有宋莆陽黄四如先生事述見文獻通考

黄仲元字善甫號四如績之子也少刻志讀濂洛關閩及父績所傳潘陳二師之書抄拾唐宋名人之文凡二百四十二家文學爲人推重第咸淳進士前後五除官最後除國子監簿皆不赴宋亡後更其名曰淵字天叟文併改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聲翁彦安爲稱怡然窮居深入理奥學文必檀弓穀梁學詩必三百篇陶靖節柳州推廣先志凥其口講心授莫非仰止傳習之懿而尤嚴東湖之祠晨必謁朔望必參二仲釋菜暇則課守者洒掃風雨則視其蓋障雖老不少廢年八十二卒仲元説經閒與先賢異同其爲文亦類艱深至於奇古處殆不可句云有四書講稿等書藏于家出名公事迹卷

有宋莆陽黃四如先生年次見三脩黃氏族譜
萬百十七朝奉郎國子監簿四如先生諱仲元字善
甫幼名犀兒號四如居士後改名淵字天叟號韻鄉
聱翁晚年又號彥安十三貢士房千百三學正獨不
懼翁之次子也以宋紹定四年(辛卯)十月二十有八日
巳時生年十二攻舉子業鄉校屢占魁亞淳祐十二
年(壬子)預薦書明年(癸丑)寶祐改元省試報罷咸淳七年
(辛未)中省闈第五廷對以直言忤時宰貢名張鎮孫榜
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拜迪功郎監瑞安府比較務
需次食貧如心(陳文龍之號)因貽書常齋延先生於二劉

祠堂一月兩講爲學者師九年(癸酉)捧檄考類試歸過
鐔津右崖江公(萬頃之弟)時守饒州留郡齋載之匯江
未幾古心先生(江萬里)招致芝山十年(甲戌)請假歸省
明年(乙亥)德祐改元先生始之官守相陳(山泉)屈致幕
下有強民挾貴不禮稅官者又有預佃二十年不歸
田主之租者又有妄冒富家造墾者先生一見悉爲
剖決山泉深喜得人無何山泉罷去以書別先生曰
君來我去彼此無福又明年丙子春端明陸公(君實秀
夫)至自平江偶與先生同邸極加器重三月杭陷先
生遂辭歸五月陸公趣先生赴行都充益王府撰述

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是月端宗即位改元景炎
遷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不兼旬得五京
薦處置使務公刑部侍郎應公祭酒許公少傅張公
其一即陸公也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
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雖受知諸公屢膺超擢然未
嘗供一日職未嘗食升斗之祿曰斯時而祿恥也及
陸公拜樞使命撫諭使毛公邀先生同舟將有異除
先生力以母老辭既易代先生遂更其名字隱居教
授泊如也元皇慶元年(壬子)十一月八日丑時卒享年
八十有二葬尊賢里吳車南山之原(按先生壽藏自誌云乙巳歲月

嘗一[illegible]之丘於蒸塘而舊譜皆謂葬吳車南山意者初嘗壽藏在蒸塘既卒而葬乃改營於吳車南山耳)
先生少刻意讀周程張朱呂真魏及父獨不懼翁先
生所傳海陳二師之書翁集四書爲近思本錄先生
日夕刪補翁有詩曰深爲耽我喜敢作譽兒癡彼以
以其餘力手抄唐宋名人文自韓柳歐曾外凡二百
四十二家逮聚徒發策以周元公問行義多大成集
所不載翁代季子仲固答且謂非吾兒不能問非老
父不能對烏山方(鑑號樵川)備人一見稱賞館於樵川烏
山歿先生家居不殖生產歲輟學職俸及束脩以事
如母孝敬無盡嘗寄食富沙稗翁三篤於湖齋劉公

先生不往謁劉公語人曰此兄當於古君子中求之窮居怡然深入理與文必擅子穀梁詩必三百篇陶帝柳州下此弗論也獨不懼翁於潘陳二師生為仰止之講歿有東湖之祀及卒先生推廣先志凡其見於脩已教人者無非仰止之懿而於東湖之崇奉尤拳拳焉族伯千三十通判歿所居廳事先生與諸弟姪得之因倡率朔以為祠以祀吾御史府君而下之祖（即今東里黃氏思敬堂詳見所作思敬堂記及碑陰記）嘗著檮杌集識此邦之仕於朝者與士而求仕及他州士夫仕於此邦者景炎二年（丁丑）屠城之變此集與前後告身俱亡又著學記農談未及脩春秋說止閔公未及續嘗夢宣尼遺之雙筆又欲脩史而未果（大學見文集夢筆記）其著述已成而行於世者惟經史辨疑四如講稿及文稿（詳見先生自誌壽藏吳司業源所著名公事述宋學士濮筆所作文集序俱載詩文內編）經史辨疑今亦亡配丁氏懷安尉斗軒先生南一之女也以弟萬百三十一（仲會）季子（稈）為後（羅源尉尹）先生今祀於郡學鄉賢祠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夢筆記後跋

夢筆之事王元琳江文通紀少瑜李太白輩也史不絕書異哉四如之夢是筆也實授於孔子覺而診之曰夫子之筆既絕於獲麟矣而又予授豈絕者將使之續歟夢筆記成持以示僕惟君平素講明於麟筆後有感於二千年間世運之變嘗欲粹會溫公之通鑑康節之經世晦翁之綱目南軒之紀年東萊之事記折衷而為一書蓋志在春秋久矣思慮之極通于神明君之夢孔子猶孔子之夢周公皆其思之所存也夫春秋編年之書年必書王者所以明其大一統之義然二百四十年一周正也王綱鈌裂世道分綸泮合禪仍班班見史漢唐得國近正猶可以統書外乎是有以勢力而帝天下者秦隋之類是也有以虛名而帝天下者漢少帝孺子嬰之類是

也有以女主篡臣盜賊夷狄而帝天下者如呂武莽懿後梁後唐之類是也其事皆春秋之所未有使吾夫子見之將誅絕屏黜之不暇是區區者奚足以言統而諸儒論載有所不容㕃焉大抵則以年相次以統相承統之者不能皆漢唐也雖各持一說求以通之率不免於扞格切謂秉春秋之筆難續春秋之編尤難必也用春秋經世之法變春秋編年之體庶幾其可通乎皇皇先聖夢寐臨之亦既覺悟君之心矣何當成書僕願自附於餘無黨於君用意深處而爲之注釋焉

咸淳甲戌年宗簿余一謙譔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後跋

曩僕客授莆陽獲從監簿四如先生黃公游嘗熟其議論凡天地萬物萬事之理古今治亂興亡之變若江漢之滔滔莫詰其極而其文閎深高古精義入神好作一字二字或三字四字句勢迫曲禮檀弓不造不止蓋其學上接艾軒樂軒網山諸老之傳言言根據字字淵源汪洋奇崛自成一家近世作者誠罕及也爰擢高科官轍所至如吾鄉古心江公盧陵須溪劉公皆一時文章宗伯莫不傾蓋願納交焉則其他名勝從可知已更代以來斂戶掃讀教授鄉里立雪講下者率多奇才今三歲大比巍科疊出有自來也嗚呼貞元朝士不可復得矣以公之學雖不及見用於當時而隻字片言流落人間者眞足以淑後進而範將來其功豈尋常誇一時沽一名者

之可擬哉僕竭来延平甫一載公之子子材適赴汀幕而其孫喬年又来爲延平録邂逅道舊且出公生平所著文若干卷俾僕叙其顛末僕非才何足以當之追惟别公幾三十年而僕亦老矣思芹泮之嬉游懷詠觴之酬酢風廊燈火共話短長猶一日也壺山在眼獨無情乎姑勉叙疇昔交情之舊書其後若夫公之高風雅操與夫雄文巨冊自有燕許大筆發揚編首且將鋟梓上之太史氏備采錄云至治癸亥秋九後學廬山曹志謹跋

有宋莆陽黄四如先生文集後識

吾翁四如先生生平文章自問學中來嘗謂學文難學古文尤難退之子厚正奇奇正自出一家機軸然韓柳而上更有人在六經之文文也又謂爲文不在多一須了伯倫多乎哉晚歲杜門讀來世書遠方士友來謁文者戶屨常滿酬應宿諾迄不贍藁僕東西南北不及時侍筆硯側八袠有二山木頹壞片紙流落矜佩寶惜親友家收拾遺文堇堇未滿百篇傳人傳書此擔甚重寁學它鄉巾篋自隨今又十年餘矣朝夕思所以傳而困於力山城公假督兒繕寫亟遣鋟板不惟思所以傳者遠而又欲廣其傳異時携書歸里捜訪裒粹當爲續集與四書講藁經史辨疑並行庶人與書俱傳而未艾也翁名仲元善甫字取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舉辛未進士第

景炎德祐後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贅翁彥安
又晚年別號云時至治癸亥立秋日男將仕
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黃梓百拜謹識

有宋莆陽黃四如先生文藁後序

夫文以氣為主氣以理為主理何在聚於書
氣無形麗於理主之者誰歟曰心也文者心
之聲也不至乎此則奴乎彼矣天地間惟氣
與理亘萬古而長存凡天地陰陽四時之運
日月星辰河漢之光此氣也其所以妙變化
而神出入現光怪而發精華者非自然之理
乎一以貫之文其形而下之器乎孔子元氣
也文章可得而聞者賛易刪詩定書修春秋
而已曰作則未也文歟理歟孟子英氣也自
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觀其七篇浩
博而豪肆文歟氣歟後之立言君子舍孔孟
奚主哉莆陽自艾軒後以文鳴世者不少以
理為文者吾得一人焉黃四如先生是已先
生抱道藏器戴仁履義不偶於人而達於天
立言以垂後肆筆而成文此風行水上之文

也惟其心孔孟救時之心學孔孟明道之學由體達用著書滿家嘗誦其諸書講義詳明似經解記筆森嚴似檀弓銘筆奇崛似三傳皆充其剛大配義之氣而見於嬉笑怒罵之間特緒餘耳徒文乎哉余以年家子不及拜公牀下從書囑先生借一帙得寓目焉他日編帙彙成獲見其大全又一快也非敢曰觀止此矣他不敢請敬識大槩附于卷末

大明後學三山陳光庭拜書

有宋莆陽黄四如先生文藁後序

黄仲元字善甫號四如莆田人唐御史滔之後父績師陳宓潘柄氏爲性命道德之學雖布衣而名重東南著四書遺說近思録義類及讀畧續畧新畧傳習問荅畧凡數百卷仲元少刻志讀濂洛關閩及父績所傳潘陳二師之書手抄唐宋名人之文若韓柳歐曾外凡二百四十二家以文學盛爲一時諸老所推重至謂當於古君子中求之第宋咸淳進士前後五除官最後調國子監簿皆不赴宋亡後更其名曰淵字曰天叟又併改其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贅翁彥安爲稱亦可槩見其志云怡然窮居深入理奧文必檀弓穀梁詩必三百篇陶韋柳州皆以向上自處自續北面潘陳生爲仰止之講没有東湖之祠續卒而仲元推廣先志凡其口講心授莫非傳習

仰止之懿而尤嚴東湖之崇晨必謁朔望必參二仲必釋菜暇則課守者洒掃風雨則視其蓋障惟恐有穿漏可謂善繼善志而白首父師不忘矣年八十二卒所著有經史辯疑四書講藁文藁然仲元說經四書間與先賢異同其爲文亦頗以艱深至於奇古絕處讀者殆不可句云四書講藁等書藏于家

大明洪武某年月太子賓客

詔充國子司業奉訓大夫莆陽吳源編

有宋莆陽黃四如先生文集後識

吾東里文獻之傳肇唐乾寧吾御史公稽之藝文志舊目載泉山秀句集三十卷已不存迨宋紹興狀元考功公所刻者惟今黃御史集十卷耳考功公所著知稼翁集序於洪景盧者皆無由見至宋慶元之間九世祖獨不懼公所著四書遺說近思錄義類讀畧續畧新畧傳習問答畧凡數百卷咸淳之間八世祖四如公所著有經史辯疑四書講藁等書藏之家者今皆多逸失傳者惟此記序銘說所刻百餘篇而已嗚呼傳集之難若是哉仰獻追遠得無興深長之思乎鉞敬甫竊念東里樓下房祖始十三貢士公至監簿四如公爲七世公之子羅源尹子材公嫡孫喬年公爲樓下伯房仲孫昌年公爲樓下仲房泝流而源今去元大德二百四十禩則四如公實二

伯仲房道學祖思吾道學祖不可得得見者惟茲一二遺文而巳茲集始刻汀幕公癸酉秋希英弟令上海刻之官齋間多魚魯鉞敬甫續家譜時繙録茲文薰盥而讀之竊爲訂其訛謬釋其音義稽其故實第孱才未識畜敞神短訂弗精釋弗詳稽者十遺八九欲再梓以傳未能也重怏怏不克遠紹之慮歲乙酉兒文炳 文蔚應鄉闈點慶以卒業辛卯夏

文炳兒釋服上禮部迺出手稿授之曰默若祐道學祖而當爲閫孫異日有禄俸之入當無負吾志嘗憶吾四如公記思敬堂曰吾家有顯融者良與者脩之庇之猶今之年庶俾勿壞又誌壽藏曰黄在軒嘗許予文艾夜之太白殘年之卷施子材異時當爲余裒稡遺文以成余志余既落落籍甚私於而有厚望文炳跪而受曰敢不服膺以壽先德謹誌之以俟

大明嘉靖十年四月八日八代孫鉞敬甫頓首百拜識

吾諸孫東松地官既畲繼吾　師承德郎木齋翁志新梓
九世祖四知公文集以書寂便道過家掃祭
公墓舉賢里嶺口廷宣方患眼疾不能偕行念公去後二百
三十年有孫文炳克世其家振揚遺落此家慶也因而有作
用見舒喜之私
烏石山之前世家稱東蕃品掛枝以繁印池流且長述者惇叙
廳作者思敬堂逭遠跨陰棟無謀掣道傍圭田篤宏敞私第捐
安詳憲憲既在上言言亦在廊後人非木石家覩知琳琅文軒

尾蹊徑考亭闕門牖紹聞獨不攫御止耿相將父子崇道德秦
漢無文章註疏探國史學殖鋤天荒綫緒者誰子九代生賢郎
挺身甲科顯出門郎官揚得無念爾祖端可肩平當迢迢魚鳥
跡惻惻蟲鼠傷蹐之翼經史勝於陳衣裳茂草鞠周道枯藤掛
斜陽手持日星文步出狐兔場下書化貧掃地傾椒漿疾子
聞蘇息覩駭走傍徨賢賢而親親作法求不忘
嘉靖壬寅歲六月六日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裔孫東村晉頊首書

霽山先生文集五卷

（宋）林景熙撰

明天順七年呂洪刻本

林霽山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林景熙撰。景熙一作景曦，字德陽，溫州平陽人。咸淳七年太學釋褐，官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仕。會札木揚喇勒智（原作楊璉眞伽，今改正）發宋諸陵，以遺骨建鎭南塔。景熙以計易眞骨葬之。其忠義感動百世。然諸書或以其事歸唐珏。今考此集載夢中作四詩，與諸書所載珏作同。珏他詩不概見，而此四詩詞格實與景熙他詩相類。且雙匣親傳竺國經句，與景熙葬高孝兩陵之說合，與珏同葬諸陵之說不合。考集中有和唐玉潛一詩，玉潛卽珏之字。則二人本屬舊友，或當時景熙與珏共謀此舉。其事祕密，傳聞異詞，遂譌以爲珏作也。所著有白石藁十卷，皆其雜文。又有白石樵唱六卷，皆諸體詩。元統甲戌，崑山章祖程爲其詩集箋註，傳本僅存。其文集遂就散佚。此本乃明天順癸未其鄉人監察御史呂洪所編。以章祖程所註詩集併爲三卷。增以元音所錄讀文山集詩一篇，又摭拾遺文得記十四篇，傳一篇，說一篇，文一篇，序十三篇，墓誌六篇，銘一篇，釐爲二卷。嘉靖戊子，遼藩光澤王得江陵毛秀校本重刊，附以秀辨證一篇，於白石樵唱題卷一、卷二、卷三，白石藁題卷四、卷五。書名各別，而卷數相屬。驟閱之，似白石藁佚其前三卷者，殊不了了。

國朝康熙癸酉，歙縣汪士鋐等重刊，乃總題曰林霽山集，較有體例。今用以繕錄焉。

霽山先生文集序

予平陽素稱文獻之邦驪人墨客義士忠臣無代無之宋淳祐壬寅挺生林先生諱景熙字德陽號霽山居州治後白石巷別墅在城西趙與馬鞍山之麓予今所卜築即其故址也咸淳辛未先生上舍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適元勝宋遂不復仕恒與同舍生邑人鄭樸翁輩私相嗟悼以不能死國難報君恩爲愧丙子元兵破杭有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陵墓棄其遺骸于草莽中人莫敢收先生在越痛憤不已乃與樸翁佯爲采藥偕行陵上以草囊拾之盛以二函託言佛經埋瘞越山植冬青樹以志之而哭之以詩旣而返于故鄉隱居別墅研窮經史摛繪文章教授學徒其忠義之懷每形諸言辭間道德之士聞其風者罔不敬仰識與

不識咸稱霽山先生時爲會稽王監簿延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往来呉越殆廿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所著文十卷曰白石藁詩六卷曰白石樵唱一皆本於忠義之所發越傳誦江湖膾炙人口歷歲滋久頗多散亡乃者致政大尹葉公衡出示先生白石樵唱始末具全予又於元音中得先生讀文山集

一詩仍檢閱家藏舊書僅得先生白石藁中記序賦銘而下凡若干篇其他製作迄無尋究予懼歲月愈久散亡愈多輒敢僭踰正其亥豕鳌爲五卷總爲一帙題曰霽山先生文集將鋟諸梓以廣其傳俾人得以誦習詳玩庶幾先生忠肝義膽耿耿不磨也竊嘗思之予不幸而生于先生百年之後弗克覩其容儀親炙其教誨猶幸而嗣居先生

藏脩之地得以仰其高蹤覽其遺文此於逸藁乎不得不爲先生輯也若其詩句之高古文辭之典麗自有諸先正之首引暨夫知言者之評論有不待予贅辭姑序其出處作述大畧云耳

大明天順七年龍集癸未春三月下澣穀旦

賜進士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呂洪書

霽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白石樵唱首引

序白石樵唱

霽山林德陽前禮部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鋭之氣無所於託如水激洪源木擾石峙而情激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胡汲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予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寫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得意處每曰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木禽鳥皆吾情性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得江山助也德陽自弱冠僑會稽寓變荒寒雲愁木慘憑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烟霏之舒卷終感互發凡以寫吾憂隔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以博微以章究其兵義之道音非剙海嘲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致齋居士方逢辰君錫序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陽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將真宋祚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終于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有場屋聲時文既廢留意古文發爲騷章往往尤臻其與晚年所著雜文十卷

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于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為親切其他題詠酬倡雖有不同然而是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善易以名言今輒為之註釋云暨陽後學章祖程和父題

注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寥其鮮儷也雖陶淵明以義熙為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為得詩人忠愛之遺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竊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涵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協融之以風味之悠遠則亦枯淡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為詩也本義理以為元氣假景物以為形質濯冰雪以為精神剪烟雲以為態度朱弦疏越而有遺音大羹玄酒而有遺味其在詩家之椎輪數子常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至今亦有年於是乎采之暇不揆僭踰妄輒釋聞為下註脚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為之發揮而不敢於為第以無精學家無備書其間援据尚有未盡明者姑置諸闕以備其全一日予安儀中二友生詰曰夫註草堂詩者數百家註雪臺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迄今猶未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盍缺之以俟後賢予嘉其言因於此篇件録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雅君子訂其舛訛補其疏略使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後

吾鄉霽山林先生前朝進老發和靖貞悅年英氣挫折為詩非立言命意欲礪風節蓋彷彿乎皐羽忠愛之餘思也今宜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為之箋註誠以其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辭旨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搜奇故推之精詳而已昔李善註文選援据該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蓋年君嘗與予翰札辨論河洛圖書往復數四予固已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齒載僕年强與年少事一資半級于端蒼澤芳中每用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輩追遂雲泉景華文字之樂何可得也重念鄉山寥沆文物凋孫章君乃獨能概慕前脩之流風發揮遺集之芳韻必使光耀遠暢有永以傳等而上之後將有大著述以迪後傳余又當拭目云至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傳書于赤霞城

白石樵唱

南山有孤樹 先生之居南麓崖岩上有老松制故附之成詩以寓慶之意

南山有孤樹其上鳥夜遶光鳴聲啼眇眇風撓無寧枝託身未得所振羽將行逝孰高飛花霜露畢飛[illegible]茅染乾埘豈不容顧影空自[illegible]徘徊向殘月欲盡已復支

南婦吟 寓思君之意

良人滄海上弥漫渺何之十年音信隔安否不得知長憶揮送處缺月隨我歸月缺有圓夜人去無回期回期倘終有白首寧怨遲[illegible]莫苦相吊青燈照孤幃妾身不出幃妾夢萬里馳

故衣

[illegible]中紋衣舒[illegible]辟四壁昔年慈母線一一手所歷春春潛予心憤撫虛堂夕逝水不返流孤雲杳無迹空令攬衣人一[illegible]淚一滴衣弊柔有時母恩無窮期然憐寸草心何以報春暉朝寒縱砭骨念此不忍披且復返所藏永寄霜露思

春吉了 鄭氏朝見錄嘉南有商人畜一春吉了者能作人語後以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欲賣春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胡不食而死

翎禽猶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貧售千金寧死不離主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孫供奉

緋衣受天恩日踏殿陛朱三陳何爲欲使兩膝下蹯蹯 詩以爲禽獸尚知服節死孫供奉二物特會其主而李陽二公以堂堂[illegible]何心哉

長樂老歷代如傳舍

古松

獨占寬閒地不知稀落大山林猶古色風雪自窮年蟠伏靈根壯翁巢絕頂仙棟梁非所有幾見海成田

兌岩

神斧何年鑿南山片石盤玉藏仙箭古草落懸門寒老木天藏應歸雲雨外殘市塵吹不至朝夕静相看

鄭宗仁會宿山中

挑燈悵情景移席近春泉共話忽深夜相看非少年斗藪天末樹殘雨餘田亦有茅簷下飯牛人未眠

桐角

田家無律呂雅好始華桐碧卷春風老清吹野水空客心寒食後牛背夕陽中不惹梅花恨年年送落紅

雲門即事 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里

託跡林中過客稀坐分片石澆忘歸僧閑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城是非瀟洒山光秋入畫清寒花氣晚侵衣一溪栽斷紅塵影西有任公舊釣磯

獨夜

客裏懷逢老拾遺一燈明滅酒醒時百年回首忽成夢萬

寂有聲皆是詩殘夜月枝烏未穩故鄉水草鴈多飢秋衣
初試新霜冷欲折黃花寄所思

舜廟 在會稽

井餘黃葉拔鴻蹤幽三千年事水空流衮衣剝落星辰古野
廟淒涼稼豕秋寿友風雅惟故井神明肖冷尚荒州九疑
回首孤雲遠老淚斑斑楚竹愁

寄葛秋岩

吳地繁華半劫灰故山秋遠夢頻回琵琶亭老春風杪案
落洲寒夜雨杯歲月悠悠人樂換關河渺渺鴈空來酒酣
欲寄登臨帳黃葉斜陽滿𢑽臺

寄林編修 名千之字能一號野人

大雅淵沉尚此翁彌鄉一笑宵無功衣冠洛社浮雲散弓
劍橋山落照空東魯有書藏古壁西湖無樹悅春風巾車
此過青華北城角吹愁送孫鴻

答周以農

一燈細語煮茶香雲影光齋滿石床萬里夢魂形獨在十
年詩力鬢俱蒼山空絡緯悲秋雨水落䲶䴊足夜霜未會
湊園觀物意酒闌猶發次公狂

嚴子陵祠

客星滿下桐江湄傲睨烟雨何年歸空遺清氣滿林壑草
木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黃椒渚薦蘋為祠荒泣山鬼亂峰
欲雪江氣嚴老蛋吹雲日色死白水真人御絳衣勳臣四
七母鱗飛冥鴻遐舉不可致天地浩蕩容漁磯季年東都
成黨獄何購及鼎絲懸繪東都節義何為高七尺之臺一
竿竹

題陸大參秀夫畫牡丹詩卷後

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
有春風寄廣陵

歸自越避寇海濱寒食不得祭掃

持酒無因酒墓松愈聲花色慘東風去年此日身為客又
到鄉山又客中

曉意

僧鐘覺響鳥紛飛美林光宿雲漸離石我起開秋房南山
忽入几相對各老蒼我老幾何年山泊見鴻荒流泉送日
月危石支興亡問山山無言喩徐起前岡

九日會連雲樓分韻得落字

丹丹海霧深荒荒山日薄登高集華裾縱目天宇廓落葉
悲征年寒英照深酌心醉乃文字意行非淵𧄒瀚像針川
游與道久寂寞明窗吹帽人白首無寥寂窮途豫行藏異
代懸美惡吾愛淵明中西風不能落

游仙壇 壇山在州治東五十步

竊寬縣僧寮空山幽諸想上靈境沃家下嫩色五蒼莽樣徧
無宿期今古契真賞坐中風雅談林壑散清樂淙飛泓我
髮白雲隨我杖醉卧松下石不知海月上

飛雲渡 在端州

人烟荒縣少潮落檻秋陰帆影分南北潮聲變古今斷峰
僧塔遠初日海門深小立蘆風起乘槎動客心

道中

程入江鄉宿新炊飯帶沙亂山愁外笛孤驛夢中家野水
平秋葉春風足楝花西來三兩客閒說舊京華

歸白石故廬

四鄰井竈亦荒墟倦鳥飛來認舊廬一逕蒼苔供瘦策半
簪華髮伴殘書斜陽老陌語初燕新水池塘生細魚小立
春風增寂寞忽吹花片入襟裾

春暮

行吟事上得端寂歷東風獨倚闌白髮餘春能幾醉綠
陰細雨不勝寒香飄苔逕花難惜影落沙泉鶴自看碧眼
野僧知我意暮來携就竹西禪

酬端操五

喚起離愁落木聲飢鴉自向暮耕江湖有夢追前事天
地無根笑此生淺晏斷鴻孤客影夜深殘火故人情年來
相就分襟似閑對梅花酌舉觥

同顧寄陳振先同舍

心事淒涼寄鶺鴒石田苔滿未妨耕西風戍角催平旅殘
夜江樓見日生蓴菜名殊鄉有味菊花傲客老無情湖山
猶憶陪歡處笑領春香綠滿觥

送□居士住栖碧菴

越山巉巇越溪孫井中雙鯉曾化龍滿坡叢竹遺舊貌回
首煙業空烟無詩人訪古凄絕壁苍苔竟欲老深碧攀藤
孫枕海濤壯影伴瘦節山月白了然道者亦離塵一龕龍松
下分秋宴抵今虎豹前陸鍊骨准與我青曼琴心飽氣
兩寂寞醉靈淋滴風雨落九十九峯歸夢寒玉笙冷冷跨
飛鶴

春感

柳花飛雲春寞寞漾風一夜吹爲萍萍隨風去渺流水人
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草芊芊半窗啼雨寒食天曉來
白髮稀可數多少朱顏化黃土高原冉冉青烟斜麥飯酒
松椒貧家子規叫殘金粟紫兩紙錢今已飛去

贈玉泉真士

披霞之佩綠玉鞭驂鸞騎鳳八極空碧渺然人懸萬壑黃
冠無數趨下風自言識邑滄海東須臾忽風雨傾靈宮迷盧
夜吼將安從爾來長嘯招葛洪丹氣不死遊爲虹金貽十
月鑪燈伺三花自聚天與功笑我幽夢尋秋蓬十年白石
煮不紅安得四方上下如飛龍

秋夜

片月相隨過竹居風生荷葉酒醒初寒殘半捲秋蟲急猶
有殘燈守故書

吳中會故人

一聲新鴈落花秋片月吳松共客舟却憶去年今夜月思
君猶上越山樓

妾薄命六首 取古書烈女不更二夫之義以寄吾忠臣不事一君之心不然則王昭君蔡文姬非不薄命也而其所以舍彼取此者其意蓋有微在

盈盈吳家妹爽爽晉朝使斛珠不論貲得備巾櫛侍一笑
金谷春列屋俱欲避豈知錦步溫巳復爲愁地念主恩妾
深緣妾爲主累樓頭風雨翠殘花抱春墜 此言綠珠也
縱華隨逝水日暮朱樓空哀哀徐州妾事主不及終空房
燬青冰明枕欲離谷春風燕子來秋風燕子去去來影嘗
雙孤燈抱顛額回首醉嬌時百花不敢媚 此言關盼盼也
二八入宮掖一笑空三千粲借渺何許步步生金蓮纏綿
不消九州若支液仙掌一回首荆棘森我前君恩花上
露妾心井中泉井泉誓不波下照青青天 此言潘妃也
夫君仕虢州不幸早歲折貧賤耶青燐道途櫜復鴞梜柄
不見容落日人烟絶高義無展會辭身願豈肩野露雜瀉
漢皇天鑒孫輩青情一骨殘澆以全體潔 此言高行之妻也
陌上桑欲稀室中蠶正飢妻心知無桑安知使君誰結髮
爲人婦幾年守空幃婦義不移天相邀何乃癡老姑倚門
久不待瞿瞿歸爲妾謝使君風化關庭闈 此言羅敷也
國難義當馳送君遠行役黎明別江郊更上北山脊江雲
妾飛迷江風妾衣坼魂去形獨留兀然化爲石化石君倘
知勿復念衾幃須持如石心爲爾作堅壁 此言望夫石也

寶林寺醴井

雲根藏海脈靈物此中蟠吐沫晴岩雨飛陰夏木寒何年
化龍去半日待潮看消長從誰問微吟倚石闌

寄懷

圃上追三笑詩中寄七哀孫枝非絶物多難亦成才歲儉
米生竹春寒衣上苔不知滄海客化鶴幾時回

宿台州城外

荒驛丹丘路秋高酒易醒霜增孤月白江截亂峯青旅鴈
知鄉遠哀猿不可聽到家追此夕三十五郵亭

賦梅一花得使字

玄冥司霜雪槁地誰爲哉神挽仁氣若枝老醒春力微細
出蛟宮吐物秘芳信不消三兩點已遁春風二十四百花
頭上頭更高空谷天寒弄幽致太素忽開渾沌竅陽奇首
洩河圖秘山林骨格知無雪冰霜精神花寡二道人紙帳
卧江月却發鶴清問此意淩波照影白相稱憶向孤山作
參事斜陽凍蝶愁未知海上先鋒青鳥使

賦冬嶺孤松得秀字

盤丹九轉無仙授橋色千林何可救凍蛟出壑老鱗秀勁
氣稍從玄冥謝秦官不齒空遺臭附從非倚無別冑天寒
落日倚像能如此復陽古香梅花開花謝當春黃蕭摒迎
秋唯恐從此地不知黃落候一蓋高風撐宇宙貞心耿耿
神明佑六陰雖朋不敢冠朔風揚飛雪貿貿君子之傷君

矛守明堂一柱難獨撐青牛伏龜千歲壽
紀夢 此借夢寫題以言散居之事也
江風吹夢到吾樓樓外新鴻數點秋蔦老巾山空落照昏
時帶水尚東流漁蝦市散荒烟合烏雀門深細草幽何處
一聲長笛起覺來獨客在滄洲
葛壇即事 仙壇有平石方十餘丈相傳葛洪煉丹之所故名葛壇
半壑松雲鐵笛川操琴曾此寫風泉日烏月兔神丹古春
剡秋蛇辭豈料世事榮枯成一笑人生好醜在千年下方
城郭塵如海輸與山中枕石眠
挽陳植父
衡門愁絕半詩筋瘦葉荒途況此翁流水年華孤月在黃

花心事幾人同綠書香杳近江鴈客枕蕭蕭避井桐昨夜
夢隨天入麥莓舟歸去及秋風
贈天目吳君實 天目山在臨安縣西北十里
詩與翻翻度雲深處雲根藏猶留題夢回殘月蒼梧曉家
在春風秀麥西營草堂深衣屢守桃花親冷酒重携故山
石鏡無人問空與寒猿照影啼
秦望山 在會稽縣東秦皇登山望海故名
鐫石奇功屬秦來眼中滄海一環杯神山只在靈鰲背徐
福樓船不見回
項羽廟 在山陰縣南十五里
夜半追兵入楚營滿門玉碎卵金與江東父老猶遊兒地

下如何見范增
登謝客巖 在□州□縣
崴嶷鬱九斗蘇嶺秋五丁飛霞適何來縹緲開殊庭永懷
謝康樂坐嘯山水城曠代符真契登眺有餘情松風洒六
月使我毛骨清珠烏亦仙意人生胡營營石麟卧荒蘚問
此誰氏塋野老向我言其人昔公卿珠玉照黃壤衣著冠
蓋傾華朽變百年所貴非脩名乃知鐘鼎貴不如芝薇馨
所以世外人返老還吾嬰倚杖空歎息洞口雲冥冥
秋日榴花
彼夫石氏姊初逢綠陰中借問此何時清霜下百草舞裙
冷猩紅自作苔時好誰家返魂香拾以華表嶺水露晚樹

鮮山日寒更未艤遊綵緞聲園林迹如掃節明以驚昏崖
昧出道聽寒餘寸丹耿耿歲華老
逍遙樓 先生家有樓曰逍遙
此心適無事看雲起南山飛雲棲空影而不礙往還晉年
九鏬化渠此良以荊棘未香物黃埃滿人寰剛風忽吹
斷小寄白石間豈不自怡悅良田變茅菅何當鞭鸞上
扣虎豹關
呂源懷古 呂源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吳越王錢氏於此藏寶之處
牛頭一星化為石千仞毅舒雷鐵斧降隆隱佳氣藏列
峯環拱效圭璧玉棺何代埋雲根三朝萬乘子孫與冊
輝煌照九土盛時園廟巍峻奔輪雲自古幾翻覆山靈不

守松栢禿離殘荒草鬼火青麥飯無人酒林藪我來弔古欲雪天枯苔金碧棲寒烟殘僧相對話寂寞春梅陽嶺長年年

賦雙松堂呈薛監簿（監簿名仲變永嘉人有堂扁曰雙松）

宿覺山中有雙松一朝劫燼歸空端明堂前有雙松至今古色摩蒼穹此物受命本千歲扶持若有神如終天留貞質衣文獻庶言幻學作女谷背悅種松如種德柯葉餘事根本豐百年封植雨露悦厥聲大肆鳴笙鏞撫尋相視雲賢賢擁在對茲雲童童不知天地有黃落玄冥失柄春無功閉孫我冠立松下典刑如待范淳翁舜藏見謂廊廟具天為亦有山林風稜稜鐵面不可犯歷去秦時如飛蓬綠衣奉酒列前影森森頭角皆虯龍

雙栢堂爲作聖可行可賦（聖可名目永嘉人）

然頭公子冰雪姿根柢忠信華文辭乃翁手植豈無意貞固已作他年成家芝术體松栢容成山下神仙宅清陰冉冉生庭除綠霧織織護琴冊風聲對語如賡詩君家伯仲諧塤篪養成材器豐且碩蓄洩雲雨蟠蛟螭黃州酒臣坐詩累杳杳盤龍空九地蒼根留取千載芳何物醜秦益名字

新春

衰顏得酒潤故國得春新炎草兒童長風霜天地仁草心懸落日柳眼看行人擾擾紅塵者知誰效角巾

神山寺訪僧（寺在平陽仙口）

獨客無消伴高僧住別村空山草樹影斷石繫舟痕屋古松生蘚沙虛竹走根小亭閒坐久落日嘯孫猿

莎草

近種庭蕪碧初抽熟待黃千年入風雅一草寄綱常落日空階影餘春宮佩香此時憂正切對爾可能忘

避亂海濱（真宦成山徵為奴先生避地仙口作也）

仍物東浮海孤筇立海頭兵塵何處避春色使人愁腥浪赤蛟空蜃氣浮樓神山空縹緲水弱不勝舟

鄭氏西莊

不踏紅塵道結廬依水鄉寒峯開宿雨高樹表初陽犢卧野門寂雁飛秋稻香午梅花竹地回首已淒涼

客懷

道出蒲臺北青猿第幾山宿雲生遠思臨水覺衰顏石室棲空老花時燕囿還春光已愁寂況復在兵間

太學同舍徐應穰晉叔沉井後十年爽為營基立碑私謚正節先生

高名不與魄俱沉烈魄孤忠耿至今翠碣已書身後謚寒泉猶憶死時心神遊舊月山河改夢斷踈槐風雨深埋骨故林從或稱棲霞鎖樹隔秋陰

寄呈方教事尚書（方名龜年字子君以歌舉用入中書後歷至尚書）

對觀松根翻顧弊雲出動樂尚冷冷南山老翠幾千尺北

斗寒星第一星朶石女春歸[illegible]乾坤正氣寄道經神功
未展潜蛟在還老風雷付六丁
閱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illegible]
南死孤臣[illegible]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
動千年日月懸[illegible]古[illegible]冷蜀山鶴歸來
[illegible]問[illegible]夕[illegible]道
酬[illegible]景五[illegible]
[illegible]江風落燈前[illegible]非汗血材[illegible]下本
成[illegible]性不全風月未[illegible]時入[illegible]乾坤[illegible]年寒城

日出[illegible]耳山中[illegible]
[illegible]氏仁[illegible]
[illegible]青[illegible]梅[illegible]無[illegible]雨[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在[illegible]有山[illegible]道[illegible]任[illegible]珠還子良
去後[illegible]尼老[illegible]空懷十二闕
答洪主簿二首
相[illegible]江[illegible]金山林來[illegible]風
[illegible]十年[illegible]在秋[illegible]一夜入[illegible]深[illegible]
[illegible]無人[illegible]雁音
閑來秋荷白[illegible]衣相[illegible]雨語依依學[illegible]科斗心空[illegible]
跨[illegible]肉不飛[illegible]工[illegible]和雁度[illegible]見[illegible]歸何須

化鶴千年後城郭人民半已非
待應平坡侍郎鄭行口占二首 [illegible]
春寒老流芳[illegible]想浮遠野白首正元人相期古松下
試耕黃犢健入社白鷗真柳外呼舟去水風吹葛巾
別方槐庭山人二首
半生書劍孤心老萬里山川兩眼醒空向西陵問佳氣舜
田禹穴草青青
夜閣深語剔寒缸別意蕭蕭竹半窗明日孤帆鴻影外東
風殘雪過曾江
送果上人游五臺 [illegible]

萬里參師趾上關五臺[illegible]雪花[illegible]出門有[illegible]儔吾老獨
枕殘[illegible]夢杏壇
飄飄孤錫度風沙南北由來本一家參遍五臺臺頂雪知
歸大庾看梅花
故相賈氏居 [illegible]
當年構[illegible]居[illegible]衛霍地力窮斧斤天章煥丹腰花石
[illegible]平泉川[illegible]致[illegible]唯聞丞相嗔肯後天下樂我來陵谷
餘山意已蕭索[illegible]生[illegible]崖國破身孰託空悲上蔡犬不
[illegible]天保[illegible]名風采與[illegible]胡為一[illegible]聚鐵鑄
[illegible]回首來草[illegible]烟[illegible]餘[illegible]
寄周[illegible]院 [illegible]

海桑變紛紛秀色見孫呉山林華髮荅黨遂深衣古獨餘
釣天夢儵然在巖戶野鶴佳偶厭沈沈槐夢雨江濤豈不
深脩鱗挂網罟不知義井船秋風繫何許

別所親

人生重離別况此雙鬓蓬亭柳非故色昨夜吹霜風臨分
復携手野色猶濛濛愁深轉無語遍入濛渼中一水分兩
支來共高高峯出山暫相失到海終相逢

溪行

風高餘著盡欲葉與悠然野色延幽步秋聲入蕭年日斜
倒影亂水落樹根間回首故人遠城笳吹夕烟

仙壇寺西林

舌壇仙佛杳野樹自成群松氣浮清曉経聲出白雲石穿
僧屋過水到寺門分人世無新事山中了不聞

問桂

空吟招隱句林下立多時秋信在何處天香問幾枝山河
深夜影水石隔年期曾是寒英客清愁欲語誰

聞蛩

凄苦難成調秋風入細弦草根語深夜燈下感流年落葉
已滿徑征人猶在邊寒衣何日寄思婦不成眠

寄鄭宗仁

城南懷故別谷口寄春耕野鶴巢雲老林僧帶瀑清蒼苔
疏石澗煙藥伏山情見說孤燈兩年來著易成

哭郭同舍

寂寞青燈淚流離白髮哭新病猶依故國死乃見全人殘墨
家無子高風墓有鄰斯文堪一哭落日冷湖濱

白拒霜（木芙蓉之別名）

美人瀟洒江水東玉爲肌骨氷爲容豈無嫣紅鬧別浦自
性淡泊羞迎逢臙脂（白）斛鬪宮飾白帝有令毋纖穠霜紈
霧縠許在列其試誨冶女不共阿環羽衣曾按舞騰崇何
事分春艷不如淡掃粉亦却諸姨合避號國封當時親承
香霧淡峽夢回首雲無蹤空聞天王守太白朝元圖下悲
秋蕊我來欲勸爲花壽醞釀增爾瑶兎春却向花間酌清
氣叱御勿進琉璃鍾

荅鄭卽初

初陽家牆出林遲貧病雖無氣不衰老愛歸田追靖節狂
思入海訪安期春風門巷楊花後舊國山河杜宇時一種
閑愁無著處酒醒重讀寄來詩

王儒竹監濟名樓曰與造物游命予賦（王公字英孫號儒竹會稽人仕宋將作監簿與先生友善宋亡後先生居越多時其家在乎上）

秦望諸峯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迥三千界月
白風清十二闌欲與海氣清珠佩濕明河影落玉簫寒超然
身在鴻濛上何必蓬萊跨紫鸞

東山渡次胡汲古韻（汲古名偁號天放湖州人）

客來持酒酒烟霏空憶高風應欲兆老洞藏雲安石卧孫

舟載霓子猷歸一川台山自來去千古青山無是非欲上
危亭愁遠眺蘇陵殘樹隔斜暉

寄陳用賓（閩縣人[illegible]）

水竹猗猗帶客居有時披襟自觀魚為儒老入他州稽條
古幽探與穴書日暮留雲歸已脫歲寒青桂看如初文章
自古多憎命狗監無勞誦子虛

喜劉邦瑞遷居來芹坊二首（[illegible]）

鄉心幾夢繞瑤居半老儒冠計未涼岸竹色侵春壓酒嬌
花香度晚樹書卜鄰湖豆三遷後負郭田疇二頃初雨過
新淺青可搖小船難外雲淡然

并辭氣散笑懸把歲月無情忽雨新燈火城南聽夜雨洪
解杜曲悅春風百花新春皆歸燕萬里灘愁獨行湘雪約
扁舟若秀六夕陽疎樹亂雲東

過風門嶺（在[illegible]州[illegible]有之）

客來山風門蹤躚撼雨衝淡兕聚峰新吸絕一嶺之行行
不[illegible]寄沙向畫流年感花錦古道表松秀耶山寄小
酬餘門樹山溜

聞[illegible]士祈雨之歌（[illegible]）

火旂燄燄燒坤堤焚蒸滿道風揚壓梢苗然花不作綻芬
眾扶杖田畝哭泣群不為填溝渠蜜醬何以供官輸[illegible]
唄佛寂不應蜥蜴那能擅權柄桑葭真士灑風奪[illegible]叩
天天亦然玄雲沛雨如買寸粒是盤中飯須臾收飲
歸無聲湖然驚虹出山城我聞調元功自古充為常暘伏
常而廟堂有道司牧良坐看玉燭開金穰淮南捕蝗蝗更
在餓致山人陸成海肥羊日日供大官論功乃使尊黃冠
真士寸田無水旱天教子夜交離坎

寶勝寺僧舍古梅一樹皆帶布頂獨枯即席為賦（寺在[illegible]）

鐵幹[illegible]尺強雪壓[illegible]吹玉香開偏枝南與枝北頂
須不受春風恨情如枯禪坐[illegible]來[illegible]世情
冷暖果休[illegible]雨何有炎州嶺上識袒衣參橫月
落[illegible]老僧與客一笑[illegible]暮[illegible]影壓來忽[illegible]

秋山前[illegible]丹老樹[illegible]天[illegible]江色凍夜[illegible]
疑[illegible]頭到此一一[illegible]自如

哭德和伯氏六首（[illegible]）

採[illegible]紅百年已短更匆匆[illegible]風雲[illegible]地
老大荒一[illegible]
風[illegible]何[illegible]家世梅花水月[illegible]已無封禪[illegible]
[illegible]似文園
空[illegible]心[illegible]生[illegible]小[illegible]立秋雨竹
家[illegible]夜[illegible]
溪冷[illegible]池[illegible]行人[illegible]夜燈
影[illegible]水[illegible]

伯芳齋似松門鐵李氏咏於雲水僧昨夜夢中聞父語覺
來秋在崇堂燈
草枯霜白丘原錦五十三年老弟兄風雨對床緣未了非
花重合未來生

山窓新柳有故朝封事不聞之有感

倘作孤雲宿嶺東四山飲雪地爐紅何人一紙防秋疏却
與山窓障北風

僧門

一閒無笑不如僧及到僧門閑未休昨夜揭袍風雪裏隔
溪犬吠入林燈

霽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霽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白石樵唱

雜詠十首酬汪鎮卿名[illegible]號[illegible]平陽人

踆烏不停飛欻已下蒙谷征途險在前而況車折軸夸父
追成和欲挽丹砂轂竟逐力不任化作鄧林木漫漫夜何
如長歌飯觳觫

百感湊孤夜江樓起呼月秋蟲聲轉悲念此衆芳歇人生
非金石青鬢忽已雪踰淮橘亦移出山泉性汩猗蘭抱孤
芳不變宿莽沒

老桑羿人亭北窓寄高眠翻翻御風遨銀闕開九天虎豹
不見嗔豈予有仙緣玉座一襲紅雲香爐霏紫烟黄冠立小
兆冉冉惹我前下土賤臣微衷懷欲宣兵戈幸休乃飢
饉仍連綿洪惟大生德定制水旱權頭言回哀眷與世蘇
[illegible]閣臣青门其拜豐年再拜謝闕下回啟臣[illegible]泉
夜[illegible]放日澤朝盤田沈[illegible]見文非偶然土抱
當世[illegible]天和[illegible]一涧況此谷[illegible]理從兵亂有房
杜斗米曾[illegible]錢
[illegible]有載道經神功補元宰刪詩
[illegible]春秋筆削藏西春書乃采[illegible]將絕
周[illegible]大道[illegible]千古心後死文乃在
予有[illegible]世心[illegible]見眉睫崇文擬昔人西風寄[illegible]作詩
[illegible]鈹[illegible]與六[illegible]再拜[illegible]或可蹈[illegible]

鳴悲涼和秋葉

青蓮不墮劫金𤥍紙回枯青道寄流水此外何所須豈不
念百年奄忽歸丘墟生死同晝夜逆天詎敢居異端綸淪
人微此吾其魚
淪惡易如墜進善難如登危我方寸地風雨吹寞寞尺水
增丈波鯤鯨方爲鰍游者空變易天地終清寧感此坐中
夕躁林動秋聲
漢日落西崦孤劍明中州玄德有英猛欲挽無萬年龍鳳
一已逝斯人復安求區區守江左老此以兗衮大義固不
識卑哉孫仲謀
垂垂大厦與一木支無力賴衛悲涼漢關暫化荊棘英風
激几碪濱死猶鐵脊血染沙場秋寒日亦爲碧惟留吟嘯
編千載光奕奕
推臣坐衆月黍宜如飄蓬及放顛沛秋翻然挺孤忠一死
木行所網羅推秋鴻渡淮已不食毓搞裏齊風何人續遺
史表爲節義辨

贈與別叢 在[illegible]酉二

巳丑別海夢漸老足閑情野秋日[illegible]家家對到城開池
納天影栽竹引秋聲亦愛[illegible]年來世味輕

芙花

不入群芳[illegible]生機循化工十年多嚥土一種自春風鞋尖六
殘陽影發明細雨叢[illegible]入懷洛艷錦幄[illegible]

夜意

澹然無一事至樂在茅床老石棲雲定蹤松過雨香礎清
秋枕迴燈白夜堂涼此意無人會重城醉夢鄉

老松 [illegible]

七十五松在當年手栽翁龍鬚雲滿壑鶴唳月當空三品
非余爵者卿有節風夜深清籟發歸佩玉丁東

中和節

柳下一絲斜湖風散積陰晴舒生物命春酌化工心鶯語
調寒燠花妙定淺深悠然情性會宇宙入孤吟

天台隱者

俗駕不曾到幽居特復[illegible]肝清洌飲[illegible]老巖棲對巷
猶雞犬春此自鼓舞來應人世外別有武陵溪

行路道上

江湖猶是客歲月已成行山路重雲外人家落木中山痕
經燒黑土脈入泉紅又得春風信孤花照驛東

寄懷

風雨知何夕干戈寄此身青燈少年夢白髮異鄉春水驛
逢花使丹田守谷神行藏隨處樂聊自得吾真

贈吴秀林東歸

秋夜高堂夢不知山水長西風歸雁蕩落日過烏傷斷影
雲空白孤心草欲黄故[illegible]負甘旨戾酒[illegible]

越中送徐若宿歸閩

此地同爲客，當秋似送人。料應留海嶠，遠道惜輕分。老泪逍陵木，鄉山小海雲。天南有回雁，音信倘相聞。

錢塘唐琪教授

空明仙人劍，常所淬纔出匣，紫利劍中石髓，虎不乾聖泉渦入君肺腑，來工陛海一日盡白海濤，被沒千古碧芹水冷海夜潑丹，風山空鳴晚鼓，有時白戰風騷場，小巫見之𤄩費收斂，不足仁義賦增含老桑葉蠶苦，丈夫出處各有道，天地綱常要修挂，俗吏惟知刀筆，徇佛亦或拘訓詁，雲蒸霞蔚實惟廣文仙，有修月斧遊亭酒，起秋帆開瓩海峰前桂花雨

送徐丹真士遊茅山

海鶴吹煙浪千尺，野渡鼓丹人不識。春風未暖六經厭，開抱丹灶煮白石。緑草夜假九虎幽，坐使紫海生青蓮。螺絲寶冷手自掇，西湖一鶴梅花仙。四時茫茫行大堤，君向何山飛羽仙。雙袖攜雲袞天台，脈竹杖龍窮地肺。鄭香杆龍三茅君，上清松發開璞文。十月鷄鳴覺鶴抱，送飛出泥丸跨丹鳳

讀秦紀

琅邪臺上悲六千，虎視眈眈隨八紘。萬里不知人半死，三山空吾草長生。兆米鬼壁沙丘近，咸動神鞭海石當作外。有巷焚不盡，一編圯上漢功名

項羽里

英雄蓋世竟何以，抜迫汝京越水涯。百二勢傾爭逐鹿，八千兵散獨東騅。訟疏白璧孫臣去，淚落烏江後騎追。遺廟荒林人醉酒，至今春草舞虞姬

元日即事

宿寄沈城海日遲，十年舟丹鏡中絲。江湖舊學衣冠在，天地春風髮角知。杜曲茅廬歸已晚，尚平婚嫁畢何時。野人問我行藏事，自向庭前采柏枝

燈市感懷

仙山仙海燈飛，梅如剪棘如……千門疑是繁星落，九陌不知明月高……

寒落殘雪在刺，把荒愁寄濁醪

枯城

寒芒曾動少微星，一水溶溶叠嶂横。落日漁舟吹遠笛，斷烟戍屋帶荒城。沙鷗欲近如相憶，關樹無多亦厭兵。却憶烘花亭外路，太平簫鼓沸春聲

答唐玉潛 越州人

叫似孤心老未衰，一籬瘦菊一瓢詩。黄埃赤日浸多事，老約白……將……相香春壽母，枝書業吟夜呼兒撫琴。妙在無……人何必知音……子期

……廣寒清大觀 四件皆……

銀橋疑駕海天長，丹禁……指擎觴影浸山河瓊殿冷舞

深風露羽衣香亦知無人莫元無野却笑溫柔別有鄉手折
一枝驚昨夢素娥憐老授玄霜

楊妃菊

貽陽舊恨逐風幽歲晚山中霜露饒彭澤歸來空自老中
原舞破爲誰嬌返魂碧海熏初炷宿酒沈香暈不消亦是
前身曾捧硯品題因得入詩瓢

漁舍觀梅

谷口寒溪溪漢韓陰瀟洒苔枝出竹林影落寒磯和雪釣香
浮老兔帶春斟幾回水驛傳芳信紙許沙鷗識素心回首
西湖千樹下短篇丹叔賞夢中尋

陶山十詠和鄭牧心 陶山在溫州南以陶弘景隱居于此故名

晴峰無數擁清流窈窕寒生六月秋百餘不須歎吟嘯沼
吳人在采蓮舟

右若耶溪

巨蹟長竿釣海波空遺滅石臥荒坡千年無此垂綸手多
少飢民向洑河

右任公子釣石

流來一水截人寰虹影秋寒十二闌白鶴飛邊人影絕天
風吹珮玉珊珊

右集仙橋

笑拂青蘿問隱居石千龍秋色北平分當時宴坐無人識唯
有松風共白雲

右陶宴嶺

一室元無斧鑿痕開雲四壁守孤猿空山靜閲古今過不
老乾坤是此門

右石門

玉笥孤帆喚不來衣風破浪憶江淮不知海水何年陸萬
斛龍驤寄斷崖

右石船

聞說東吳有聖人歷山何處此耕雲留苗猶洒當年泣寂
寞春風鳥自耘

右舜田

鈞天春夢破珊瑚枕上雲霞供翡翠屏一卷黃庭燈半夜
深談猶許猿聽

右葛仙翁石床

九轉鉛汞自成灣烏兔年年煎那得開顏問黃粱熟不
知弗非在人間

右上下二鐵

洞口支枝接台峯近石棧空懸蜀道悵一種靈苗人不識年
山衛尖夜猿乾

右附子岡

劉謝泉冰見寄次韻

入山采芝夜附虎據我丘入海騎鯨蓬萊涼飽餵我舟山海
兩有磁我立凝滾愁天人瞻天何理音寄青羽自言招客

墨寒川釣烟雨風雅一手提學子蘇蒲戶行行古臺上仰
天哭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句越落日冬
青枝

送喻舜臣歸壽乃翁七十

聞君有奇氣千萬在胸中歲晚携甘旨歸以獻乃翁乃翁
松柏姿深村保無災風塵了不識七十頭如童樂孩各華
髮花孫歲花若何開意易足食淡神常豐乃知世網外宇
宙皆空同仰山千歲酒爲祝團春風

過徐禮郎狀元坊 [illegible]

名坊臨野渡曾此産魁奎湖帶詩書潤山增科第高劫灰
遺斷碣鬼火出深蒿東海揚塵久無人釣六鰲

古松

[illegible]山役數起石泉香陰無六月老氣欲千年斷藥
人採青巢枝高不仙天風[illegible]仿佛奏虞絃

訪琴月峰不值

見說携琴去西風下日程雲留秋度冷月過別峰明落葉
鶴髮花照落情思君不休麻一瓶叫深更

題長春子百盡圖 [illegible]

碎技曾春日月半年春風不老聚三花玄關一竅通無極白
髮徐主笑有涯叫禍相看盟秀竹洞雲何處食盤瓜技百二
彷彿榴皮迹珍出還此東老家

悅折西提舉李公 [illegible]

文獻凋零半世雲翔扶舊宅冷溪濱欲知禮樂千年事曾
奇行裁八蔡身班卸負天驚倘世衣冠入地見全人獨抱
猶憶談經處風雨宮槐落落薪

輓人何若谷 [illegible]

化鵬有便風初載搏鵬無端日已斜絕突亦傳無死偶故
朝曾是物忠家屏蓍夢斷關山萬深雪見腳院落花公論
蓋棺應自定猶言遺德在東吳

重過虎林 [illegible]

泛泛江湖[illegible]秋清笳吹落日白髮過西州池涸
神龍逝山空老鳳愁惟餘闌外水依舊自東流

故宮

惟風吹沂過歷歷大槐蹤王氣銷南渡僧坊聚北宗日深
凝碧樹芊沒景陽鐘愁見花輦月荒秋咽亂蛩

辟雍 天子之[illegible]

冠帶百年旁晉游今重嗟璧池春飲馬槐市暝藏鴉壁鼓
晨昏寂廊碑風雨斜石經雖不火歲歲長苔花

禮闈 [illegible]

楓陛何親策闈一此並馳九轅風雨化磨墨鬼神司染帥
今不守折花賤[illegible]追昨夢戌屋草離離

西湖

繁華已如夢登臨起怨成塵風物頻西子笙歌醉北人斷送
三竺[illegible]晚殘抑六橋春太一今誰問斜陽自水濱

拜岳王墓 在西湖棲霞嶺

森落一坏在英雄萬古冤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原樹老
殘霞暗塵深斷碣昏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孤山 在西湖北山林逋

回首咸平事清高白蒲湖乾坤一士隱身世此山孤鶴去
空秋影梅開尚舊株耳孫今白髮持酒酹寒蕪

葛嶺 晉葛洪

不識霞光起煌然夾寺門湖山變朝市烽火滿乾坤騰踏
冰天騎玄酣雨村春風吹秀麥談國竟何言

飛來峰 在武林

何年移此國秀色發棱層清極不知夏虛中欲悟僧苔幽
嵐氣重石落乳花凝猶憶宣公茶庵開來話葛藤

留別浙公

壺觴出郭城持酒送餘春天地綠陰中以湖白髮人時平
鋪劒氣客久積衣塵又出三山北斜陽獨問津

五月二十日寓嘉禾學宮頃東浦載酒相過二博士
偕來以就醉翌日留詩爲別

嘉禾古二輔積水何茫茫舊游夢悠悠況此逢端陽來艾
肖人形傾葵抱丹衷詩問記逐依倚夫子牆淵明無五
月宿而生微涼谷從東南來手持紫霞觴采蒲泛綠玉
我亦蒙情散勤而博江鮮出有肉菜普散盡未了一醉齊
彭殤酒醒忽不樂起看北斗芒歲月感此特風烟渺殊方

明當理征棹斜日繫魚鄉

訪二陸故居 故居在華亭縣西北三十里崑山下

風流懷二陸才名動三吳斯人不可作千載空烟蕪當時
羇後筆落紛爭先驅有如明月璧美價傾鴻都世運有翻
覆盤匜貞良同情弐去就乖盭此千金軀人生皆有死百
年同須臾獨遺文字芳乃與天壤俱凄凄崑山寒冉冉谷
水枯白鶴久已叙黃犬誰復呼荒祠掛殘陽扁舟入菰蒲
采菊為秋水庶以明區區

簡衛山齋 平陽人僑居松江府

虎林一傾蓋草窓雪初殘酒酣夜剪燭妙語鏗琅玕回首
隔吳越清風渺難攀爲知白首餘遠訪滄波間大鵬九萬
里神駿十二閑天風非不高乃樂烟水寬乾坤寄一杯江
湖浮九山何當躡飛珮跨鶴青雲端

會嚴陵邵德芳同舍邀宿玄同齋道舊有作

市橋夢忽醒喬柯落風雨何人斧爲薪遺根尚依土緬懷
赤烏初蓊鬱蔭其下有橋門雍雍冠帶聚萬物通衆
或千載一俯仰射策君先登氣勇不再鼓邅迴三合問我
亦蹐寸武雲雷屯尚屯有志良獨苦空山少芝薇大澤多
網罟爾來涉長途征衣拂天姥遊況松江舟薰風采芳杜
故人隱雲間九山青無尸相逢各華顛舊事不敢吐悠哉
抱玄同高卧撫枝古

謁陸宣公祠 在嘉興

冰玉爲骨秋爲神堂堂内相真天人諫草數百篇清芬仁義一洗功利塵剖肝濺血空拂雲白日不鑒吾忠勤奉天詔下哀痛新將士感泣六亦聞皇威雷動清九垠一紙可敵百萬軍草茅學古莿致君以觀和聞九虎頭玉堂雲霧勞華津耿耿何不批龍鱗一尊酹古淒夕照鴟湖之水春復春

雲間懷古 雲間秀州也古

華風短楫小鄰鄰老鶴臨林寂不聞内史祠荒殘碣雨黄門寺冷半堆雲獵場斜日分桑鳩馳道秋深走鹿群家落一觴誰弔古蒸鄉烟景客平分

劉伶墓 在嘉興縣東二十七里

曾笑當年隨酒星醉中萬事一浮萍亦知人世無寵辱一醉松根不肯醒

黄耳塚 陸機犬名黄耳

錦筒音斷水雲村吠入空林杓杷根我亦天涯音信杳盍令詩在爲招魂

蘇小小墓 錢塘名倡有墓在嘉興縣西南六十步

歌殘風流[illegible]一丘落月幾啼鴉芳魂不肯爲黄土猶幻燕支半樹花

過澱山湖 在秀州華亭縣東南三十里其山水色如黛

泖口乘寒浪湖入樹村秋愁蒹浦疑海接危鴈與天浮澤國無三伏風颿又一州平生設爲客許絕在兹游

舟次吳門

懷古心猶壯臨流影自收湖烟迷鵲李城木出姑蘇草暗春臺麋鹿香秋試劍[illegible]舊時月無復聽吳歈

虎丘寺 在蘇州西北九里

突兀僧房倚翠微江精幻虎霸圖非瓊田萬頃山如湧鐵壁千尋泉自飛堂在經聲通老石樓開塔影落秋衣千年幽獨嗟誰氏斷入苔深帶夕暉

劍池 在虎丘

鑿開神斧又何年珠隱金鳧鎖冷烟薜荔帶雲懸古木莓苔卷月出秋泉嵓前洗劍精疑伏林下寺茶味亦存高僧石闌消曉發愁窺池底老龍眠

垂虹橋 在吳江縣

地坼東吳海脉連長橋雨道跨晴川影翻河漢蛟龍國勢壓江湖婦練天葵度征帆浮日月四洲雖角簫風烟三高遠矣荒祠在一笛闌干夕照邊

館娃宮 在蘇州城外硯石山上[illegible]四達得名吳以美女爲娃也

苧羅山女入宮新四壁黄金一笑春步輦醉歸香逕月滿江還有別新人

真娘墓 在虎丘

歌聲舞影散春霞月夠[illegible]有魂飲落花休恨天家無今到黄妃青塚落胡沙

羞墓 朱買臣妻墓也在嘉興縣北七里

遠望車塵汗雨流自知覆水已難收為君富貴妾羞死富
貴如君不自羞

京口月夕書懷（二首此其一也）

山風吹酒醒秋入夜燈涼萬事已華髮百年多異鄉遠城
江氣白高樹月痕蒼□□□□□淮天雁叫霜

許郢州故宅（故宅在潤州南門丁卯橋）

許君丁卯集想見建橋杵荒草一區宅清風七字詩吳雲
合靜慈鄭樹背餘悲落日空懷古長歌知不知

多景樓故址（在潤州北固山上甘露寺西側）

灰飛百尺英雄人斷礎殘蕪但麻群對峙金焦兩拳石平
分淮浙半江雲乾坤鐵拂蕭公鏈風浪空藏郭氏墳□□納
不知興廢事光合金碧自紛紛

鶴林寺（在潤州黃鶴山上）

流水蒼松石逕斜寶城城外梵王家仙林不返雲呆在僧
鉢曾移海國花剩落苔碑秋卧草荒涼竹院午敲茶當時
一鶴乾坤手曾向山窗倚暮霞

金山寺（在潤州江心去城十里）

吳楚風烟崖頂看中流樹色擁禪關一星化石江成陸雙
塔摩空寺眾山衲寄雲林清海怪衆移蛟窟隱僧閒千年
天塹今如掌淑莫寒潮自往還

焦山寺（在揚子江中與金山相對）

山聚中流小梵林實邊□行翠沈沈半空但覺烟嵐合三
面不知風浪深仙井浴丹開曉日海門浮玉漾秋陰洞深
瑤草無人采壓鶴殘碑沒碧潯

宋武帝居今□□□立寺

青衣曾破滿林烟一□乾坤亦偶然僧屋翠微看月上江
山猶似永初年

中泠泉舊在揚子江心今邇金山寺井曰第一名
泉余疑而問僧僧謂神龍所移嘗亦夢方丈亦
愚世也然江心風濤汪洋縱有泉不復可取

蜀波萬里與淮連揚子江心浪拍天陸羽當年亦奇士□
龍□廢識名泉
金□竹上汲清冷僧說龍移遠脈靈若定此泉為第一□
山未必汲中泠

虎山泉（在□□□□□□□□南入太湖）

第二名泉在深雲廣石闌九峯環氣洩三伏細流寒遠脈
松老竹修香茗欲殘花剩悵陸□一掬酹空壇

丹陽泉

揚子江中與夜月慧山亭上揪朝烟遙看丹氣霏微裏二
十泉中第四泉

新豐道中（屬丹陽）

長飈捲炎埃澄空出水蒼茫迢迢鐵甕城回首隔蒼靄酒帘
颭荒市笳鼓發深戍旬篷問舟人云是新豐路離落雞欲
棲野水牛半渡不見抱琴人斜陽花高樹

石翁姬驗丹

東丈楚俗恩鑄金[illegible]佛何年斷雲根偶立此翁姬千春
衣著苦修老食風露世人輕結髮覆水或旦暮乃習無情
緣永與天壤固伴丹一訪古久欲祛此錮父老向我言曾
是梁朝墓衣冠化黃土古丘亦成路當年殉金棺慈物獨
如故閱世如過客興亡了不悟時借牛礪角敲火戲童豎

[illegible]吹太平院壁間畫山水熟視之有飛動勢殆仙
筆也因題

山風不動雲四寂萬頃波濤生素壁三峽夜怒揭星河九
漢[illegible]誰將江海一筆吞華陽入硯玄波翻靈[illegible]
東轉坤軸動驚浪出沒蛟與黿毫端分寸千萬里入心之
險亦如此老僧閱世如閱畫面壁凝然悟玄理嗟余亦作
汗漫遊寒光飛動六月秋乃知瞿塘在平陸安得竹葉入
成舟

舟上即事

村酒沽來還可斟扁舟過雨繫楓林午香吹稻海田熟秋
[illegible]深天地暗塵歸客夢江湖斜日動鄉心衰年
自笑[illegible]投空筆[illegible]卧水陰

蜀頭陀客吳咸久持行精勤有道者也

三峽無歸夢川雲海石床半生修白社孤影寄朱方覺路
心如月高年頂不[illegible]來往者終日為誰忙

練川道中次胡汲古韻

客中還又客回首憶并州一枕江湖夢五更風雨丹水寒
柳葉老森響豆花秋影度芳雲坐吾生亦覺浮

劉龍洲墓 有[illegible]

一抔寂寞幾秋風雲[illegible]洲空憶老龍湖海劉郎詩骨冷乾
[illegible]寄孤松

過吳門感前游

四首前游夢未忘江雲漠漠樹蒼蒼客心空老鶯花月詩
[illegible]不肥[illegible]虎氣銷[illegible]虹影冷一斜陽當時
已嘆[illegible]後二千年更斷腸

舟次吳興二首 [illegible]

[illegible]舟遠隔旅[illegible]雨酒[illegible]風彷彿[illegible]
家[illegible]宮
蒼烟[illegible]笛吹殘夕照紅六客風流今已遠雲
空入酒杯中

釣[illegible]

曲終天上宿夢不離實破宇宙雙臺迴烟波一客歸姓增
江鄉重[illegible]山[illegible]千古登臨意凄涼帶夕暉

宿七里灘 [illegible]

家落空江上[illegible]開[illegible]山含靈意孤艇寄楓根灘近
不成夢[illegible]黃[illegible]語一犬吠前村

方玄英故居 [illegible]

艤舟[illegible]港白雲滿高原借問玄英居遺排無復存精靈

幾百載山鬼護呵獨遺文字香隱隱草樹根轉朽東山蕪彷彿見柴門啼猿助淒惻亦似飾我寃漁父促歸棹牛羊下前村長耕者誰子不識情已盡云十有六漢成通之耳孫緬思幽人後風紫天所敦相構就茅屋一笑酌元尊

詠易

祭河通岷源古出龍馬精包蕤眞天人一見測其秘八卦已支離重爲六十四爻象互立名繫辭發洙泗盡洩元氣槭衍業布文字有如木生瘦發註漫百氏烘飛與揉芋何徐解人惑又滋天下疑又以二物具方寸不自靈袮爲突以夥拆矢岎戰爭紛契起好偽細思未畫前樸枝無一字日月自錯躁今日在天地所以爲今人因之發長嘆

蔡琰歸漢圖

文姬別胡地，氈輜南馳傷哉賢王北一騎挾二兒二兒抱父啼問母何所之停鞭還四首重會知無期孰云王壤內野心無人與允物以類偶濡化猶相悟穹廬況萬里日慕驚沙吹胡笳辨琴智不辨華與夷雖儀形勢迫難掩節義激衝有思漢心悲入哀絃知一朝天使至千金贖蛾眉雨恨去腥羶和鸞忍姿出關非漢月照妾心苦悲妾心倘未白何以觀彤史死尚首丘越鳥終南枝如何李都尉沒齒淪山海

用拙爲金穉徐氏賦

久知拙無用飾巧以相誇而君獨用拙好古與世戀不見百圍新摧落後天年遂其棄匠石無用用乃全孔門七十子與曾承禪傳沖實抱元素神工謝雕鐫藏而刻馬適以戕其天柳州正坐巧其星猶乞憐一讀乞巧文悲悵海不可前

精衛 [illegible]

形微意良苦哀身窺長鯨天高不可訴宿憤何時平欲填東海深餘使西山傾山傾海乃深日夜空悲鳴情知力不能無將畢此生

納涼過林氏居 [illegible]

出郭已盛驕入門特蕭森爲樓無六月聊以解我襟紅日不到地白雲時滿林坐久石根冷酒醒荷氣深飄飄黃冠客臨流鼓瑤琴一鼓洗我耳再鼓空我心山高水復衍拂遠萊音興盡拂衣去城笳吹夕陰

宴德初書樓 [illegible]

樓高不二尋已作百尺想中有湖海豪開襟納萬象頗延素心人談笑落青響斜花吹午香蒼竹蕭秋爽於中了行藏此外斷俯仰西樓曲薰天歌鍾棠華散荒涼風雨餘山愛自來往

李雨山侍郎仲氏儒而醫歸后會稽索詩識別 [illegible]

[illegible]

我懷兩山翁風抱經濟暑曾驅部使車所至問民瘼毘陽

斗大州源吏久竭澤三尺行風霆四知厲氷蘗谷餘接寒
士促膝談積樂以我獨開門前茅訪林壑常遊書秋貴此
道可教濟浮雲於我如林雨用汝作舟何蔵龍蛇斯人竟
寂漠平生許萬鶴耿耿志誰託崗閒仲氏賢風骨似其伯
術來一披懷月梁愁吟索紛紛雞鶩中夭矯見飛鶴陽秋
皮裏囊大素指下脉猶有刀圭功可敵舔廟爵酌百有四
病如翁瘦孩落其病在人心問君有何藥

上饒陳遂欲新醅予與陳用賓老輒先醉座上分
韻得水字

朔風蕭枯林吹寒入肌髓江湖客影孤况復懷萬里白眼
不持螯何以破愁壘惟有無功鄉歲暮足可恃良朋邀我
游先登列山舟軋軋鳴飛泉浮翠疑初髮供所
覺忘我爾一觴復一觴頽然兩爽酒樞杯猪少年
未已雖醉不敢譁昔賢亦書吏所以樂巢釣獨酌有以理
我渴夢西峰樂偕嚼水蓝醒來步虛廊天空月在水

白石熊鳴

麋城朓朓 鄮城東卯出故名白麋城

古城仙鹿逐百感赴斜照海氣千年聚山形九斗分神鴉
飢啄鮮宰木盡藏雲何處鳴鉦發春也又易軍

初夏

春歸不知處採日初長舊遊頌詩扇冰讀易香田蛙
占水旱海兆語與亡復恐閑愁起聽泉過石梁

過北雁蕩山下 在縣東北九十里芙蓉村

靡路入芙蓉秋高見早鴻蕩雲飛作雨海日射成虹一水
通龍穴諸峰遊佛宮如何靈運殺不到此山中

禹穴 在縣南二十五里松山

古洞微茫久雲深鎖薛蘿洞前青壁拆世外素書多鄮
鄮山木龍竅起井波相傳通海眼魚網得金科

禹廟 在會稽東南十二里

萬國曾朝會群山尚鬱盤巖祠鎮玄壁故代守黃冠定入
雲根古梁歸雨氣寒年年送春事來拂薛碑看

荷錢

段段新錢翠雖借柳綿穿鑄冥孫浦外貫鄭鴨鷺邊參官
初學荊求閏不書年漸長薰風價折萬供酒船

過洞嶺 在鄞州洞山嶺也

洞嶺有錢王井又三里有錢王石菴
沙井泉初甃石苔苔已荒不知更宋代猶自說錢王古塚

木根埋脊山雲氣香詩成無紙筆駐馬吟殘陽

久雨

閉門荒草合宿雨梅[illegible]平西海無回日東風[illegible]落花霧冥獲自雨[illegible]冷雁積家書是補天手空懷鍊石媧

訪武伯山居 [illegible]下舜

照書螢聚猿聲天欲哥斯文白髮前朝士青山半屋雲遮花春後見遠漁夜示闘廻看重華[illegible]荒田自來僧

客意

獨夜愁如此殊鄉老奈何故人經亂少歸夢入秋多[illegible]敲舞琵動寒沈海雁過燈前空撫劍酒薄不成歌

漁舶

楚竹聲何遠茶[illegible]想釣舟横當半蓬月吹破一江秋暮來舲前浦[illegible]鴻過別洲曲終挑囊臥無夢到京州

行工 [illegible]

世路不可問擬入雁鄉春高漠枯無潤剛風吹作塵園林霜後色無妝霧中身四望荒荒白誰爲洗日人

枯樹

[illegible]何事青[illegible]窗著有枝樹夜月無葉起秋風著路行人[illegible]空何[illegible]心不死寂[illegible]待春工

渚山定入枯 [illegible]

爲官轉多事行役到[illegible]落日隣州樹西風逆水船飯牛懷白石訪鶴入青田秋殺看行巷仙峰雲溪邊

江心寺 [illegible]

佛借龍宮五百年平分城樹與村烟龍林忽湧中流地雙塔曾擎半壁天石色[illegible]客御[illegible]聲和月落漁船袈袍不限僧門水十載何人坐象筵

長至日

睍物閒中得化機相隨野鶴立多時遺編寂老芸空辟舊念灰寒管不吹夜氣清明非是[illegible]春風消息在梅枝三杯美酒微微醉細和堯夫擊壤詩

元日得家書喜

爆竹[illegible]事新[illegible]燒尚[illegible]巾寒[illegible]冊燈花[illegible]喜江湖[illegible]酒春道在老天扶客健書來稚子識家[illegible]山

[illegible]月[illegible]風[illegible]作主人

[illegible]

花[illegible]湖西別此翁十年[illegible]重逢唐[illegible]永和[illegible]楚水[illegible]閒長[illegible]鐘黃[illegible]妹[illegible]餘[illegible]僕野服拜新封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玉峯

立春[illegible]行次唐玉潛韻

道人[illegible]飯溪[illegible]別[illegible]愁已破除五夜[illegible]聲梅角[illegible]一[illegible]子[illegible]林方[illegible]醒愁[illegible]田野當年入夢魚冰下[illegible]來風[illegible]巴到郊居

憶七山人 [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爲誰斑天借[illegible]冠日月[illegible]秋[illegible]生[illegible]澗開

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尚覺遼城是鶴老空聞蜀道難欲覓
九還憑寄語青牛何日度函關
王德玉席上賦牡丹 拙齋
露洗檀心迥絶塵猩袍曾受百花臣東風喚起清平曲西
洛移來富貴春金縷秋深如勸客香囊醒後欲薰人年年
此地開芳席看到兒孫色更新
和王德游夜感 拙齋
小池荷淨雨初晴世念消磨未到僧衣帶長江空北固歛
棲禽月低西興一春空負花前酒獨夜相知竹下燈自笑
老來甘芻退少年雲路徒追鵬
荷花

淨植元不競芳菲滿柯亭亭出碧漪東欲醉肌渾欲洗無
塵沆氣自相吹製裳香冷微雲護傾蓋盟深獨月知知笑
滿城紛紛發滿溪此意更同誰
納凉
篇卷無端作禍媒火雲萬朶擁崔嵬肖如酷吏何當去薰
自重華知幾來卻踏層氷思遠墅手遮赤日眼飛埃披襟
坐石不能夜忽聽南山起怒雷
次王備竹留贈送羽士過龍瑞宮
龍迎逸珮出珠宮縹緲凉生碧樹中崖裂千春根到海劍
橫七尺氣橫空晝閒敲竹琴三疊曉發猶餘鼓一通後鶴
無期雲自在人間何更有空同

王監簿陶山禱雨志喜
城居苦熱念林丘偶向殊庭送羽流雙袖拂雲禹穴曉一
瓢分雨舜田秋濛濛冉冉來松穿秋夜蕭蕭滿竹樓我與
[illegible]夜夢中猶及赴清游
次韻山中見示
物外高樓宜好奇嫂凉坐到雨來時四愁歲月空平子三
伏乾坤自咎期晉代諸賢曲水會杯京遺澤愛風詩世交
翻覆如雲雨野鶴孤心老竹知
王監簿南登新樓落成
玉佩珊珊不可招眼空塵界等秋毫山林貞白三層洞湖
海元龍百尺高自笑行藏歸數許將歌舞換風騷卷簾

籠愛南山近坐聽松聲起碧濤
石門洞
臨溪百丈不如前城中有洞天削不為杖裂穿沙入微迂古
縣絡樹春笑湧泉引子下飲洞山聯我亦分清冷一重
一掩關後朝朱門金榜開珠庭泉峰環拱受約束何年神
造驅五丁縹緲樓臺鐘磬寂萬籟披窗戶青黃冠羽服
者誰小我坐坐閣南年狂客來揖坐松下石呼茶味滄袍
杷拈笑還青衣道手步米回路轉鍬河傾初看絶壁走雲
掛條然萬壑驅風霆不知何代穿青峽明珠萬斛皆龍腥
欲喚琴高借仙鯉漾游山雨吹孤亭
荷珠

霞衣蕙珮來珊珊水晶之宮綠玉盤誰與馮夷作戲劇貝
闕驪入神淵翻又疑龍織鮫人泣碧淮融作水銀汁圓或
爲璧方爲珪寒光滉瀁不可拾古來欲求艱戒裓傾真宰之
柄常懸盈乎倫買笑輕百斛金谷轉首迷榛荊紛紛魚目
爭珍惜道眼獨照諸幻息須臾海霽山日高綠雲萬柄淨
如拭

遊九鎖山（在杭州餘杭縣西其處有五洞又名九華回抱千岩萬谷秀聚其中）

肥馬輕裘到此難名標九鎖翠微間天開洞府幾千載地
僻風塵此一關謝後空憐迷陽洞蘇詩不是雁蕩山他生
修得清緣在擬亦金堂覓大還

右入九鎖山門

客來偶逢山鶴引□□□□先野徑渡吹來松氣清入骨爲
性東去西南齋坐

右松關

月落梢枝洞鎖芳人間蜡燭燦然猶九苞自是冲霄物會
爲簫韶一出來

右鳳洞

雲氣抹腥隱石扉不知何代有龍歸却徒此洞元無底下
挾滄溟作雨飛

右龍洞

百雷鬪我前八溟環我後誰我辟巨崖縱此翠蛟走又旋
剪川下萬騎赴峽口凭闌神爲搖清寒逼兩肘久乃與之
忘一洗耳目垢骨冷春不寐飛鶴夜撥吼神仙亦愛奇臨
流并瓊玖乘鯉琴高風從月太白手跳入水晶宮身世亦
何有綃懷玉局翁不受荒幻誘爾來謁空祠采蘋奠玄酒
百年等一漚遺先天地壽迹者固如斯川上嘆曾叟

右翠蛟亭

洞天有別雲福地無凡土嘉名此無替靈氣適專聚峰巒
空靈掩雲霧自吞吐飄然來冷風一撫踏瓊宇住山老黃
冠迎客琪樹午原思羨少年華福兼齋敲往者修蘇人飛
昇接高武而來何暇探山川亦今古甲第擬王侯徧萬富
倉庾所以氣體移學道不精苦吾聞郭許儔卓菴老林莽
終日對白雲餐松飲石乳

右洞霄宮

九鎖絕人寰一峰聳天柱自從開闢來若此洞天古奇石
千萬家元不與神斧而劫守六丁山靈敢侮白晝中冥
冥掩若爲炬或猶若霞散或壓若波瀾或豎若旌幢或
湧若鐘鼓或虎而爪踞或鳳而翔舞異伏紛獻酬清音無
聲榭不知金堂仙恍惚在何許褰衣下側逕磴風結瓊乳
運極蛇轉深幽渾若風雨勞容量豎入恐觸蛟龍怒凜乎
不可留長嘯出巖戶

右大滌洞天

聞有真人白日昇洞天千古早峻嶒頂高絕似擁華蓋穴
暝初疑入武陵秋神石枰空暈蘚寒生泉漫忽懸冰依依

谷口斜陽任已光重風滿杖藜

右棲真洞

誰卓孫峯紫翠巔流泉一脈到宮前却憐千尺擎天柱不柱東南半壁天

右天柱峯

仙子淨無塵世勞一般張一尺寄孫高典人失脚風波裏可是當得立得牢

右神仙隱跡

華表鶴歸林深別有天雲陰生石壁杉影落丹泉宇宙名山在神仙古洞幽躑卒九骨換寂照起三田

右過石壁丹泉二亭

留寄沈外翁高士

名山隱處山水茂夢空馳谷口雲來路雪根莽別時玄門尋老宿白數長嘆兒欲問還丹弟林深篇已知

懷叢鄧二友

中歲修玄幽寺結崖結屋寄幻身風露裝滿戶虎非九鎖洞中忘一缺身後許定知明月夜雙鶴影相隨

半雲菴 此菴在□□寄題

天地等蘧廬結廬復何事一間亦寄耳況乃寄所寄我身正似雲於此適相值買降不用錢平分有餘地豈不愛寄窮然立聖所惜平生志入荒擇物乃吾累我行雲不隨雲行我復住出處兩衙心得非以時故造物無全功吾生寬

詠顏石床坐忘言各分一半悅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帶戚死非正命是不知殺身成仁者也併爲發之

衣攜入眼明倚酒對衰西胡爲浪自悲懷古決終委湘江沈悲臣越江沈孝子沈骨不沈名清風兩江水或云非正命是昧舍生理瑕全豈髮膚所惜本心毀哭父天爲驚憂君國將蹙於馬偷吾生何以立蔑穢偷短在百年芳懿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滔滔真死矣

陳子植草廬成求予賦

老矣杜陵客草堂倚江干故人松幽葵皇天憩生還君家付楚炬結構當時難誰得風雅力竹木供大官城邊夜歸

鶴杳杳孤長歎未覺昔栽栽碧君等今曼曼何如蔭白茅容膝有餘安我衰衰亂餘人烟半凋殘風凄孤鬼哭露重星斗寒丈夫出一室此念馳九宸所以草堂人安得千萬間

有感

逢春感孤躑枕古來衆吹如何陵谷遷芳草亦蕭艾自憐歲月晚復覺湖海隘野鶴不受招興在萬里外

寄四明陳林陽 四明山在明州山有四門日月星辰之光故云

高人謝世紛誅茅在絕壁十年不下山舊路掩深棘出門復躑躅步有崩石下臨千仞淵毒鱗正紛藉腥風鼓洪濤石齒鳴咋咋失勢倘一落萬縷那可及不如息我軀援鶴與朝夕

贈東谷上人 灝上人之名以谷自號之意

岸陵幾紛紛岐路誰了了中有定慧人翛然坐深窈山空諸念消月皎孤禪悄一室虛白生天難弄清曉

湖水雲深處

家乘弄閒態混混揚素紋幽人不可即但見水與雲蒼狗紛世情變態在乎他所以盟白鷗萬衡託深處

送胡汲古歸嚴陵覲親

胡君白雲心衡憂撓幽夕挑燈起我言相對竟惻惻問君何時歸心已寄飛鳥我歸萬山深君歸一水直十年湖海間所見皆不稱居然保草廬省親憶色高堂椿樹蒼瑩孫枝再拜獻壽卮時芳滿瑤席境荒夜床溫冠蓋春巷寒萬古天倫中眞樂非外借明朝浙東西片雲渺何極

哭薛樹杰同舍

桂死月亦灰鵬枯海爲陸自我哭斯文老淚幾殘掬故園忽春夢故人復霜木矯矯揄激君白首尚儒服解后一寓心乾坤兩眉愁無力飲怨飛有道欲私淑憶游東浦雲馬悵肯同宿孤燈照夜雨蕭蕭半窗竹君貌碩以方有如丹萬斛敬華流本根耆年謂可卜昨別猶是人今乃在鬼錄爲善不必遐嗚呼眞學皓往年海若怒風濤卷人屋脫身鯨鯢口萬死麻木禍孰寡妻泣帷荒有子繼經術彼我參殘夫食必讓金玉一士首稱膊奇之胡忽遽問天天夢夢秋嵂萬巖谷

贈蘭坡崔翁

深林潛孤芳一洗桃李姿采采坡上英暮待之欲遺誰故人青雲端或在江海涯青雲達者路江海幽人期有如一種蘭井洗亦殊岐南宮香滿握誰使紉湘纍客笑試問君君曰敦所爲吁予偶閑理焚膏自篁時功名十載芬曰有心已違簡貴倘怡與不如貧賤怡吾生吾自斷爲謝君乎惟

雪後

閉廬殘洞醒寥意尚無宙夜色沉全久蒼容變析進寒塘鵝自窓乾戲鶚同纖使欲誅茅隱何山有紫芝

山中早行

短策穿幽徑山煙半掩扉月斜松影淡石瀨水聲微一犬隔籬吠孤雲何處歸相逢松下立風露滿秋衣

寄蘇林故人 蘇林在州北故人守仁也

宿宿多從狗何處續離騷草徑無塵入秋峯與鄧高孫香隨時飯柳色老宮袍笑問劉安輩相看已二毛

躁潮爲四明何君賦

野夜雲同敞閑門草自新不知世網密爲謝客車頻風月從容山林亦怨入咸陽歎黃犬榮辱古爲隣

谷山中偶上人 山中指舊有望寺也

竹房分半榻流水白雲間丹竈餘千載青蘿第幾山有詩多解悟無夢得高閒因笑塵中客重違改舊顏

山陰秋懷

舊游渾似夢短髮不勝簪風雨行金氣乾坤老鐵心舜田
秋稗滿禹穴夕雲深正自登臨懶凄涼隔水砧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江海一晴人猶國愁生緣衰年病過春天
湖色湛而洗月痕新稍抱逍遥在心術貴我仁

溪亭

清秋有餘思日暮尚溪亭高樹月初白微風酒半醒獨行
苛落葉閒坐歎流螢何處漁歌起孤燈隔遠汀

答陳景賢

一劍掛寒壁艱危氣不衰髮添新鏡覺書味夜燈知夢斷
湖生枕愁消鴈入詩思君心欲折又負菊花期

醉憶之之江東簡陳西五諸公

下注還又別龍竹蒻陂陰野水流春遠江雲入暮深斷知
滿湖海遊老在山林解后如相問為君道素心

五日次韻

客鄉吊古重重臨隔水卜陽鳥語深賜易尚餘唇開夢傾
葵傷抱楚臣心滿庭臟釀供華髮稜後春風在綠陰瓏印
塵待何必佩乾坤正氣古猶今

附今汐徐君貞蛤

歸鶴悠悠度海遊閒來野寺看僧共鄉心蕩子叢風國香
路摁花細雨時天地一身愁自語江湖鍺老猶相知鳥絲
闌後淋漓墨片月娟娟照硯池

重游鏡曲次韻

青眼重逢白髮新舊游卻恐是前身野樵如客招呼雨江
燕隨人管領春曾附仙舟追李郭獨提詩律嫌黃陳鏡中
恨不移家住山水蒼蒼老齒綸

和盛簿山中自壽

海桃花仍延秋為壑不嚴引勝遊明月上樹招賀監清
風滿袖挹浮丘忽開什什蔡皆榮身隱猶恨吹齒憂但得
人生作消放飯流飲亦亦何求

立秋日作

暑熱如焚想山湖南一夕破愁顏炎光斷雨殘紅外涼
意平蕪遠樹間此際桂花猶入夢老懷蕭然共枝閒滋顔

遙望鄉家遶海花寒鶴未還

中秋山中對月

收拾山河片影閒舉杯笑問結鄰仙為家絲管誰無月一
點梧桐別有天丹桂梯寒醒楮夢玄霜杵熱毀長年此秋
此夜無清句花亦笑人空醉眼

浙中熱甚六月一雨成對

水餘燈火坐茅齋此夕田家有好懷造物心終扶吹蒼
生命巴頭顧崖燕山清粟初航海浙水移家半入誰肯親
三改淮復識楊衣數起望台階

秋日言懷次韻

潟穴風烟老尚存書門回首憶承明海桂片影星河略城

角一聲天地秋臨水座端爲餘髮落看雲遙悟此生浮枕懸
擬訪神仙宅中有長眉不掛愁
寄監鄉侍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寄不厭買山勤重華事往人何在萬
古春深爲自耘閒拂巖花問陵谷獨憐芳草管烟雲滿林
剡竹供揮洒大書斯文正氣君
別王皆浮
有緣相逢聖湖頭一番欲別一凄然雖云落日馬嘶渡舊
國何風人遶船湖海已空彈鋏夢山林猶有著書年蓬萊
不隔青霄路還折南枝寄老仙
次韻謝常久見寄
千載東籬有晉香客來風雨夢瀟湘白頭湖海孤心在古
服衣冠古味長哭冗巳知僧光度温柔何必老爲郎殷勤
還記南山寺歲歲梅花歲歲簪
訪僧鄭苍次韻
掉不過詩滿袖風尋僧又過竹溪南乾坤浩蕩酒鄉寄山
水谷安琴意之年燕未歸同是客孤寰無住孰爲菴寂寥
千夜松風前徒之中仙樓榮次
答金舉王王成
詩卷梵津渺無蹤不用神丹骨已仙九萬里程鵬落羽三
千年事撫遺編劍盤老淚胡笳裏倉果花愁杜宇前惟有
雙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尚依然

送友人孔清之之金華
餘子紛紛氣可吞青霄萬里合飛騫藻芹池冷三年客絲
竹堂高幾世孫前輩儀名似山斗斯文清氣在乾坤故人
要路如相問爲說蒼苔獨閉門
述懷次柴主簿
少閉柴門本爲親詩筒剝啄不妨頻青燈風雨多離夢白
髮江湖少故人讀書楚騷枯太乙聽郢曲和陽春著
卿氣供吟況是老乾坤父母身
次曾近山見寄
知有哦詩夜正長懶將鼻筆卜行藏風烟萬里別離夢草
木一溪文字香仙姥劍盤辭渭水歸鞭表聖遊陽
偶上西樓立收寒杳色照霜
送葉伯幾之奉化
親携瑤冊出烟郊海國便風近若何早被龍鍾不甚官
那是以之偏多詩書千載開經濟師友三年要孫磨老去
喜雀達持送君酒拂舊冠衣
新晴偶出
無床茶爐潛相依偶爲尋僧出竹扉風動松枝山鵲語雪
消溪中野艇飛行挖春入杖柳杖枝晨寒生薜荔衣古寺
無人僧溪溪行晚得小結歸
題海上人樓雲樓
水村烟渚隔晴霏十二闌干在翠微一緣春年閒獨倚半

簾秋影落相依栢爐貝葉香猶潤紙帳梅花夢不飛會得
此中無所住來來去去總玄機

催梅

余莪月落幾相思第一春風向此期東風竹節霜後路寄
聲籬落水邊枝禁中鼓絶花奴老海上宮深鳥使遲獨浴
寒心惟是件羅浮仙夢繞天涯

柳下窩次韻

瓦甌一醉萬事了醒來依竹清溪曉半簑烟雨披春哭堤
上落紅已如掃荒磯白鳥無離愁明月清風滿幽抱却憐
灞水長亭路幾樹衰條不耐老波搖兩穴今已非斜陽相
尋終縣少何如巻釣兩忘機魚向樹根吹淚飽

書陸放翁詩卷後

大智詩人詩有史杜鵑再拜淚如水龍堂一老旗鼓雄勁
氣往往度其嘔腔裘騎馬成都花氷甌雪椀建溪茶承平
度曲半海賞歸來繞曲盟鷗少許雜林間不負洲但恨未
飲月氏首床頭孤劍空有聲生前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契
烈漢家千戈以蕭天南東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
乃翁

贈余外孫尹醫師

相逢湖海總前緣學更深玄世味輕看子他年游翔心空
留祭市人作城

江東嶽為余寫谷求詩詩以其學佛者也故後

章及之

半神間整坐儼然一笑聊憑筆意傳却有丹青難畫處獨
遺好醜在千年
因形有像轉支離杖策從君畫師若向靜中參一指謁
余父母未生時

夢回

夢回荒館月生秋何處蟲聲喚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木
寒山有未歸舟

送春

蜀魄聲聲訴綠陰漁家門巷落花深游絲不繫春歸住愁
絶天涯寸草心

闘雞二首

外村機動竹宮商樂鼓聲殘夕陽映野桂柯芳學鳥嘯
風一曲和西涼
近交紙薄長歸手舊夢飛空雪滿頭却憶畫船曾聽處夕
陽高柳斷橋邊

與鄒竹芳同舍三首

聚散雲萍亦偶然十年曾此繫秋船當時別意笑蓉老不
道相逢又十年
少小同齋古樹邪文光萬丈婦秋虹不須舊事談如夢燈
下相看亦夢中
簽心戀日還終在橘性踰淮已不同雖喜遠江持釣手曾

寄月窟一枝紅

夢中作四首

經并以書情謂路情 冰錯帝山漠收黃肯 由其酬敢胃事事等 命生節讀前等數人 相本為手佛書至陵 世宗一骨為此筆挾 六章一朝而浮乃盛 且旋冬青樹樓之在 以贊中作為廷下 苗〻青花亦此意也

元佚積家河西借湯勝吉祥行字有 人將頭楊總軌甚教號上 [illegible]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敝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橋山弓劍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 冬青花也 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凌冬宮中種之 [illegible] 此木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遶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

六言

沙鷗對立磯外胡蝶相逢夢中帆去帆來野水花開花落春風

流水獨吟花逕好山重約雲門茶甌竹孫寺桐角斜陽遠村

附錄元音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飛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鋋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書舌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霽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霽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白石藁

重修陰均斗門記

平陽瀕海而川水利多斗門爲大斗門八陰均爲大陰均斗門者金舟東西四鄉之水赴焉爲泰注入々君季良所剏也其裔家以甲林君居雅也今故碣猶在越百年穿漏就圮河流有湮沙當海潮大時溢淋衝突逆入河皆爲田害敝此堅敷而民貧請於官官且不問縱有問者吏持片紙爲汙郡都吏旦民交相漁獵迄無成功大德九年州判皮侯至一日公退與客相署民則有以陰均言者侯愀然曰而非吾吏也實民之侯又不敢燕其戶展轉于中閭盡江湖息之有講師曰叔晃行端嘗質于侯信侯致尺書詞語懇款請共師力以成師得書喜曰成此共細利也侯有命其敢不承乃撝短疏道侯意勸化善風所激咸奔從遂鳩資合用料物以十一月經始先察上下堰決水施工甃石浚斷石限更板閘二十四層條垣必堅表裏堅好侯勤相之使旁午千首十年一月訖工侯視成春波溶溶漾浮止河伯寧海若伏父老攜相語凡此賴功師之力也侯所命也微侯吾其爲魚況能耕稼以食其土也由是三十六源得蓄泄之宜四十萬畝免乾溢之患有年將不一書其利博哉夫以利人者役人雖出有司法以繩之可也侯立心仁恕非欲行所無事不叶眾而集不徵若而辦誠動道感匪師焉遂不然民方倚侯以爲父母侯豈不自信而尚假浮屠以信於人也衆請鑱石爲手記歌曰令侯昔令前江後皮屹茲斗門流德海涯海涯之德河洛之思後有作者其視茲碑

善吾精舍記

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有晝則有夜有春夏則有秋冬更十二時無偏於晝之理歷七十四氣無偏於春夏之理天地尚然夫人則形其間亦未有偏於生而長存者也大塊勞以生佚以老勞不能不以佚爲生地也松喬噓吸握固留形不過陰陽一盜豈真知者哉知道者涞園氏其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達哉言也梅所潘公獨觀萬化覽之叅云而以名廬所謂芋客山陰公貽書屬記曰頌子之記吾亦也予仰天地間事事物物其初何嘗不善易曰一陰一陽之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而後有性未有性時已有此善繼之斯成之孟子以利善之間分舜跖原其初跖豈不善於舜哉吾一日之間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一日之舜也又自一日而往以至周天三百六十日無不爲善一歲之舜也又自一歲之日而往以至三萬六千歲毀之日皆不爲善終身之舜也終身爲舜不爲跖由是體受歸全歸形氣之全於父母歸性之全於天吾受無所愧何適不善善善初也吾不失吾之善而非有以善吾也其言以知道未深於道也故不若涞泗之言爲朝而聞生此

道也夕而可息亦此道也從心而行乘化而盡與道消搖
吾何知焉悔所聞而喜曰吾前所聞者濂閩氏之言也吾
後所聞者洙泗之言也益知聖門天地之爲大也

青山記

宋嘉定年間安晚鄭公爲相於堂西偏闢一榭扁以青山
客有疑而問曰前揆後棘其居淵淵自未嘗有山也而曰
山何相國之謬山也相國曰吾身在廊廟而心在山林頗
不能一日忘且萬一免夫吾願遂矣今敷陵洪君景琳生
後百年家於山之麓青山星頭眆以白帨鄉邑處不同而
實然天地間一青青何與乎惟士大夫一出一處皆有
道存苟無居富貴之心雖廊廟而山林也苟無厭貧賤之
心雖山林而廊廟也況山性仁君忠厚以培之山寂靜以
凝重以鎮之雲其雲可以澤草木其材可以棟明堂而
見飢凡說之物亦各遂其性各安其所雖處也而未嘗不
出也昔陶隱居愛聽松風而朝有大事數遣中使訪問絡
繹不失爲山中宰相又安知[illegible]弟不負茲山也雲山
蒼蒼客星炎炎我思古人高風可即若夫終山徑捷北山
文移卒貽林壑之愧自有青山以來不知幾千載閱人多
矣君勉乎哉

虛心堂記

虛心堂者前餘姚宰鄧君濟翁所居也堂以虛心名君所
居雖堂實心也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廣大而不能虛者
物實之也心固無物不有而何嘗有物哉閩之先儒曰心
兮本虛應物無迹惟虛心故能應物雖無物不應而昔未
嘗應不留物也應物而物不免留留則有迹矣所謂虛如
鴈過淵淵無留鴈之情而鴈無不見之影豈惟淵哉衆物
妍醜畢陳於鏡鏡未嘗拒亦未嘗留脩然而空鐵鑑故吾
心猶是也君試反心而觀方家世節度禄仕路發猷蔡
荒其遠而應之若何限及挂折維裂傾運移而以蒼顏
白髮休來溪山剩水中其窮而應物者又何限回首六十
年餘行藏得失悴欣戚則既與浮埃俱化而本心獨存
夫富貴者心驕貧賤者心怵驕與怵爲實之去其實以
還其虛洞然八荒皆我闥也堂豈不稱乎噫而已乎老氏
嘗有虛心實腹之論既務其虛又欲其實何也曰虛心以
無物實腹以萬物皆備言虛致實其言能近理而少寄故
虛處亦在是已乎誰三聖傳心十六字炳如丹也持以問
客客以爲何如

[illegible]山修竹書院記

歲癸未[illegible]將作監簿修竹王公爲越望歲乙酉予與
山人來[illegible]同客公第一夕漏過丙用賓和予搦予龍嵇
同[illegible]以吾漫待公武林訪草悠氏所庭閣然中縣書
昭記其名物秀異不凡凡區一峯拔地起直入雲際下有
小樓凡六十五穹署陸務觀題誦其文歷歷曰水聲兮
瀑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茲巖以佚放

峇岌萬仞其如削峻一柱而天通余乃跨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拔海氣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乎曰此員哉是何祥也起取英蕐嵓長之離無山成體重大揚犀精而光英之與京此其代偽文明乎用寅吾不寐待旦白公公相視駭命筆識後四年陸氏以陶山歸公有峰筆立出雲門諸山右即其巔種竹萬箇又六年其院成公命客徜徉俯視浮雲起處若有觸乎中願用翁曰獨不記前夢耶用翁恍然悟而亦在旁則相視大喜曰旌乎此豈人力也哉天將出水氣上夫人嗜欲之感必有神物為啓其朕夢神交也夢不於己而於人交益神也凡皆山川勝槩天作地藏以遺其人晉陶貞白高隱錄真聚蓬萊監山因以

氏嘆乎有道者也越數百年宋熙寧中左丞農師陸公退休緑野結擾著書老佚而自藏之今祭在支峰下又二百年始屬於公夫地不自勝勝以人人能勝地勝勝以道公自弱冠入仕首忤時宰閉門十年少舒而浮物終隱而求志合於道矣有於山以至于今理亂殷衰如幾春夢而生生化化不與世數俱盡庸非道哉於西府為先賢祠農師以宗荆公之門不附新法名在黨籍務觀志在中原其猶存根祖孫以道濟美與貞白列祠而三歲時有左丞尊戒勿替務觀以詹伯公而祖之藏其行所龍麻知公之教古道可法也於是秀世書盡哉乃為之記

覺菴記

覺菴主人閒閣帥執刑洛浮念返道德之鄉息性命之圃於是年七十有八矣菴之所曰靈墟有山重掩有水縈紆宴樂斯丘乃效古人像為壽藏選勝日扶杖引客能詠其間于以逍遙徜徉其真覺者與夫人方寸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是之謂覺陶淵明賦歸去來辭曰覺今是而昨非今昨之分即斧覺關寓形復幾何時從禄折腰為是僕僕一覺已往悟與吾懶自適吾倦故園松菊迎吾老自奈不必然放自悅不必為是嘰乎千載人也昇利熏灼然然醉夢至於鐘鳴漏盡而不止抑何痼哉弗覺耳覺往復之理出處一覺然悟之理窮通一覺晝夜始終之理生死一世故樂海歸然□而血氣衰本心見而覺然□百之十餘年閒□□□□誰是誰非吾不自知也于承小試□□□則既散為浮埃而海內交游賢公鄉材華行亦往往凋謝無幾于人世何如哉登魚山臨東阿胃然有終焉之心嘗植所以感也感則未化覺則化也大塊落落吾不知其所以勞我者又惡知其所以息我者方將以天地為物為藏且何所不藏何所藏性無理界心無畛域上下四方皆吾□菴主人聞而喜曰幸哉子之拓吾境也主人為□黃文芳德元父也

梅山齋記

山於天地間為物峙或盤如龍或蹲如虎或儀如鳳或兜如甗或巾而截或華而銳或苛而方或蓋或笏或槩或印

形象物而名隨之昆陽並海而峙諸峯自西南來氣勢杙逸若萬馬之奔距郭近一峯特聳若勒回馬首而顧其群其旁起中伏若馬背負鞍故名馬鞍山春時樹穠西郊見實𣂷吞吐花木紛披宛然紫茸翠毛之飾晃耿吾目周氏族居其下其家詩禮踰二百年行之翁篤于鄉登龍虎鎮春風得意看花於安堂叔父蒼巖先生嘗五馬台蕩其子從府北上行幾爲走馬舍遲程沈景沒望路險傾昔馳今止也昔駛今把也昔康莊今卑坳也翁德不踰閑以一靜鎮群競頤生平出處行以茲山方相羊以盟吾老故自號爲噫噓八駿不進六轡猶在翁將竭奕乎高御驅策乎要途追飈抹電一瞬千里乃掛長林倚高樹使搏夫壯子得執覩而慘悴之昔馬伏波年六十餘自請伐胡據鞍顧眄以示可用上曰矍鑠哉翁年過伏波而貌腴意遠如有用我尚堪一行否翁笑曰呂公後車中公蒲輪背後吾十年吾秣吾馬矣予因翁言頗壯翁而知翁之志未艾也翁行予亦執鞭從後

王氏家譜記

歸德府古亳都也周興封微子奉殷祀遂爲宋帶河襟汴一望平曠亘數百里皆桑麻區王氏中原右姓其居府之睢陽者往往然樂如皆不以名灌維其子孫有弗及知若明之推官之先是也聞其諸曾伯祖二世不遠遺家在黃岡兆爲黃流呑齧今無復存父常北仕以漢行稱墓于忠信村之鳳凰岡松楸如故夫人時氏韋氏祔而藏時有淑質生二子曰珪曰贇贇先逝韋性嚴重綜理內外生一子曰昕是爲推官常從其夫於事而勞其子於學則之以儒飾吏和試浙東宣慰司令史考滿授將仕佐郎領江丹陽鎮江浙行省掾時內外寧靖其才皆擧爲助外劇先上得旨充本省檢校轉水事郎常州路晉陵縣尹今承務郎杭州路推官明之剛毅之資深沈之識達事據慨不撓不私豈五王忠義與日月懸英聲烈聞播于是邦若耿耒垣與將忠厚世積祖蓄父播而不食其秋與是遺後人與明之號忠溪忠父教也出於父教而復以教其子孫溪將坍而深谿而淺矣夫論人者必論其風土之素濟多許趙多俠曾多儒士徐淵啟之餘民可與共患難族既遠矣歷文武成康數世而猶未嘗奪其心至於姬轍已東陽樊之人不背周卿進于河洛者之子孫其先固在亳也嗚忠義之俗遠矣稱情乎哉故併其事附見于王氏家譜云

五雲梅舍記

越城之湖左湖八山四水在禹城之東曰五雲門去城東南三十里曰五雲村天地溫厚之氣聚於南五雲佳邑往往孜瑞王自晉爲江左著氏越千年益著以碩宋淳祐暨定間張光日月仕爲顯官今卧龍府治之西其故第也會陵谷始各治別第於東而避喧居焉吾完梅山若即其居某土爲山種梅百本與喬松脩竹爲歲寒友檄兀[illegible]

幹旋陽和跡影弄夜洸兮浮月至若春芳放腴爭紅競紫則已飄忽謝事如姬公明農光傳解桃遯不可攀紱陰滿屐靈累丟予可以升廟廊調鼎鼐下視桃李輩直與塵垢明初伯仲式跡前美復為堂而構之扁曰五雲梅舍既克紹先翁之志而又不忘先翁執意也乃千里遺書請予記予曰城中數萬户魚鱗相比皆舍也而舍於梅為清夫人余惟天下卉甚俗者亦或蒔花植木以供燕娛固有依梅而舍也而尚於五雲為瑞然而猶物之重也所重惟物允者力若皆可致而清如瑞何如也毋已則存乎其人沂陶王公賦梅詠云雲中来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識者謂公一生事業已安排於此魏國韓公體傳第一太史奏

日下五色雲見鼎銘揖賀以為得人其後二公皆既峯輔梅無情雲無心也而徵於二公況無而有之乎使居是舍者植梅之情於以高致迎雲之瑞嶸以辨賢梅同雲同又安知他日宰輔之事無與同哉由此觀之王氏之興蓋未艾也

永嘉縣重建法空院記

袁子自溫泝栝舟行五十里至荊溪望東南岡巒起伏風物閑秀扶輿鬱積謂當有異人特出選勝而宅其會然而不知有法空院也己亥冬院主僧志紹始以開山志來謂予曰院之剏溪東南十里峭崖飛瀑古木蒼崖攀石穿磴而後至焉宋祥符中勅令額其先曰普懺院五季時僧惠昇書法華經至普賢勸法品筆劃有聲迸出舍利晶瑩然目爲是名僧接踵峻行殊能而院之字曰益崇田日益廣後日益衆越三百餘年丙寅火丁卯水經二厄蕩盡惟普賢懺院巋然獨存豈人力也哉於是僧大義重完舊址旋累斯構會丙子兵其徒竄逃林谷宿聚一室已而支吾里募以畝貲券突久不照屋就圮上漏旁穿剥蝕出入壬辰志紹主是院竭慮殫力懼無以塞厥任賴佛之弘大顯化傾敗而紆其逋之積者續其植之隕者木魚一震衆石皆已葺有門伉如有廡翼如堂殿邃嚴樓閣巍峩陔剏者治漶漫者鮮僧廬高下亘于道室鐘以警大齋財而廣殿土凡昔所欲為者皆遂吾心志吾誌諸後人俾

勿墜前業者之文也頃有述予曰嗟乎無以為有難以為易人不能師能也而浮屠之宮被四海金碧晃耀日新月異則不獨師能之也豈釋氏有禍福語能傾動人耶抑殿不明世有殊尤傑特之才無所於用將入于此而不返也雖然佛以大圓覺為伽藍歷萬劫不壞也而顯於有為之迹者有壞有興師能興壞而又悟其無壞可與則偏河沙大千界皆吾法宇也水火兵革能壞之哉師勉然吾以儒者也而涉吾地進吾於道矣作禮請而書之

孤竹齋記

按平灤在長城南東瀕海古孤竹國也自有虞氏營州恭析而郡之為遼西北平其以後離合廢置不常非有高山

大川與中州角雄勝徒以孤竹君之化夷齊二子之節流被至今其俗質直而好義男女無貴賤壹事耕織子束髮讀書篤業首陽爲風迴若天人雖閭閻有世閥故千里猶使人興起況生其國者乎燕人曾君端甫來昆陽爲學門挹其觀冰嶽雪峙凜然而清也聆其論銳騰虎躍軒然而英也而又持之以不矜襲之以不倦凡有作必循叩予予益奇之一日悃款以請曰吾家世平州祖父皆學而仕金末離亂而徙於燕也念孤竹吾所出取而名齋以示不忘幸子樂之予曰尚象持而恭根柢榦而祭夫人鄉土之情也仰高山景先哲則其秉彝好德之性也造海蒼蹇滋賤閭訊首陽之薇蕨尚與義平聖賢并轡平行以宗表斯世也西土之養當就則就就不爲隨西山之餓當避則避避不爲丐過於義耳今君生長西北當世隆平非孤竹二子比其不可離世而立於獨也吾行吾道凡可以廉頑立懦者是亦孤竹而已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所同者道而不同者時隱顯異以掩同哉夫論人者必攷其風土之素與其父兄師友之賢趙多俠燕多儒君抱耿介雖貴高者亦較作孤竹之染也歟

平陽縣治記

平陽界山瀕海廣袤五百餘里爲鄉廿有五十四戶五萬有奇元貞元年縣陞州治始置牧守長吏以下九六員案牘長副二員大德四年九月朔判官王侯秉仁來謁於予曰職佐州牽揚休德人用晏康一日登父老于庭詢是州前代沿革茂以對予州人李文献有足徵蓋記諸予曰平陽自後梁乾化始名其先曰橫陽又其先曰始陽晉太康元年分安固南橫嶼船屯爲縣至於今千年天下一家生齒益蕃始陞爲州殆茲土之遇也士校農畝商塗工肆民風固亦良然而撫之則循激之則駭人情不甚遠也爲政者洗心貞白一以父母道牧之美衣甘食爲太平民不亦幸歟侯請勒石以詔厥來

公溥堂記

治有廳廨之後有堂廡以莅事背廳堂以燕處貴舒以養深也平陽舊爲縣治闕如牧守居其堂曰橫陽道院令尹山谷用周元公語更其名曰明通公溥之堂至元丁丑冶城毀四年辛巳重建廳事及儀門而廡元貞元年縣陞州治劉顗撥于儀門之南百步前溶寶美樹當寧未構斯堂荒榛無以崇其後綉衣之使省風來止恭鞍決事退食兩偏觀廳不清大德辛丑秋太守孫筠謀於佐曰是不可無室廳則以不可無而無卷逸弗輸也無粟天弗雨也於是於公先自捐俸率六房諸吏會故家鄭氏以攝家山歲遠稍陊其直從以構茲豈民弦歌樂事如子之條自經始至落成不浹月治於是大備入斯堂也布武委蛇凝香深穆晃增而嚴登斯樓也山英川靈舉獻几席風雨霜露昕夕其教化鳥雀𢡟麻駢非生長堂若增而舒乃

即務名緇二字為公洪堂以明自公生溥為通極也守虜
予記予固辭不獲復於守曰惟公之體立則溥之用行一
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一州之治天下之治也同歸而發
觸對面而塊墻莫切於身莫近於伇觸而道不行而况遠
乎孰知變通各自為心間關痛癢血脉不貫蹶弄三尺以
至役迫陰陽戕賊水旱夭札非私也今坐是堂者天地為
[illegible]上赤子焉恪其下充足以公至溥推此心天下可平
然一州也哉守聞而喜曰子言匪泄實我諛疾疢也規築
石也請刻于堂以自勉又以勉後之人也

永嘉忠烈廟記

永嘉述州治右偏學東百步雖故蓄英勝英風勁節與九
十相髙廾他廟比始建於太守王公定重建於今縣尹王
公安貞二公生不同世居不同壤惟尚賢敦化之心根於
天性者同也而又同氏不偶然已宣和間睦寇犯婺所至
同惡相應州連陷且五六建鈍而下蕩掠我境守武將棄
城走教授曹川劉公士英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識逆
順何必怙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
謀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内習安郡無武備
而忠驍義感獨恃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
日王師至賊始驚遁永嘉遂為秉禮義之邦益信欿得執
戩古稱類宮而真儒折衝禦於百萬之騎有非武夫健將
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守太原俞金㕔犯城死於力戰
卒全其節石礪辭禄不居以布衣終曾教然為鬼雄賜廟固
宜哉老穉捐貲况靡神像遺于中大德丙午八月庚申廟
成乃迎以歸尹帥其屬祗役瞻墓嘉思君學椽玩琦世賛
是役與諸生列拜祠下成曰聖天子休養夫受朝廷命以
來爲縣上扶吏勤政不教不政而[illegible]是皆下矣予雖
未始公昧聞其修身子姦建忠烈祠勵于風教尤可書政
而執人於是故因邦人之請為記以壽于石事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於是乎記

[illegible]人堂賦

南陽湯東甫[illegible]堂於山之陽將[illegible]蓋祖春醪在觴索居無朋
欲飲誰相欸有客自[illegible]匝雲而來木佩金裳冰姿玉
貴切流光於唇[illegible]於庭闈不由介紹造几席主
人見而異之曰此[illegible]佳賓也撫與同坐清寒襲肌於是
撤觴與俎抱流泳以爲醑揖斗柄而酌之匪曳帽而投轄
意炯炯以相依主人顧賓曰古稱孟嘗三千珠履勢交何
常合散如市生死翟門嘉然廬里太行之山灔澦之水陶
潛所以思交劉勝因而歸軌乃若高照萬古渺視九霄不
翻覆於雲而豈還變於中爽對之可以增變[illegible]之鄙即之
可以洞寸心之丹君子者子所欽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冉
冉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但主擇賓賓亦擇主尼父所
主必主衛鄭宗元亦寄寓於王孫閒閑護爾入幙何爲黄
金之臺徒觀美五花之騎空遺嗟自開闢以至于今闊人

多矣知愚好醜悴洗疵瑕伏慝度情難有遁照乃若持玉斧兮扶河漢以爲文斫丹桂兮揭雲根而絶壁斯靈府中白具虛與清虛也而未然者豈其所有數我有秋影昔白之翁今翁子乎南樓夜色昔元之賓今賓子乎主人開翁言舟拜起謝顧影復自笑曰嘗聞天地間物之逆旅往過來今形骸何啻方據據焉乎曰爲賓又安能賓夫翁也雖然是當有秋秋者亦天地間爲者惟道不朽夭所以爲也所以一羊木雖所以著明翁實主之夫豈以有限之形而欲結無窮之忘哉百年一瞬大雅帶津何低鷴不吝夫亦不附焉見斜光四海林夫手推窮羽已在西山之西

湯婆傳

湯婆溫鄉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泉因以爲氏允散居臣盛汝水僑遂世居東城爲大家族衍間皆湯氏支派無寒有婆形像腹空而外方湯滿似有德又工坎離之術常以虛致滿伊之者氣和體舒心兵不起故鄉人尊其稱初世未之顯會天寶中上召楊太真賜浴華清由散地入直殿津香液窮於妃妃我手之不出封溫鄉君自是聲價喧湧人手即之折千金然其摯締盟余南硯計是於嚴寒青燈雪屋擁被孤吟能作蒼髯相和發號守口如瓶不以漏泄取柵已而渺和透肌引入華胥之國向晨猶溫注其餘波可供盥類以功茂矣與竹夫人性迥涼燠夫人寵既棄東之高閣遂與婆相於永永自謂有脚陽春惟蕙帳麻衾栢枕雅相善而得專房於山林間又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是熱中雖老年宴事猶謹有德有功自宜姓膺歷榆夷有鄭何當也已

贊曰湯氏派衍遍天下惟驪山之族最盛早遇貴妃因錫封爵卒見捐以全身可不謂知乎後有脚婆者得名樊井黄太史家太史嘲其廠口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溫鄉矣哉以嘲太史寧在臨川得之汝水一派云

聲說

壬北固歸之歲舟舫歷境所過數拔數十里無人烟明年秋予舟夜過北滑半躍躍一如坐舟尾曰何怪也予瞪目視有火青青什什伍伍已而皆漢阡陌彌千豆萬直際林藪予曰異哉此聲人也聲文謂人鬼之血積而有光其信然與以爲視波玩而笑樵拾之丹丹以爲火復麗使去漸遠漸滅予撫而歎曰傷哉西祖萬目如散被漏託幽昏以忘其光怪何獨至也然聲不能近違人而近遠之者人也昔溫嶠然犀牛渚海族百怪不能遁其形若有呼者曰於君幽明道途何意相照世未爲無怪也孔氏不語怪於其常而已矣故人失人之常鬼行其怪中國失中國之常夷狄行其怪且不可皆而况予推之以自近也哉

倉說

陵以前漢天文志載海旁蜄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

予遊冠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以爲何異予駭而出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携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聯如疊巘列如橫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欻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浸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談記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予因是始信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爲焦土化爲浮埃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

悼墨卿文

墨卿友於何冉霜實每飛筆壹實常研磨我波瀾初得之山陰世家曰此柯山葉氏所制制決精妙色潤而性堅予非詞翰不肯用故歲用僅寸許計其餘可支六霜頗珍襲甚有何子愈者竊而去筆悴研枯惜惜累日然不知落誰氏子夏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不如人亡而人得之予非昧於是獨介介焉何也世方仇文操寸管以摘章染紙然也誰不幸入龍斷之場米鹽酒薪戢餘記注以俗卿可柰何設不幸入異端之室飾虛無述荒怪以幻惑可柰何設不幸入鴈鶩之曹舞弄三尺出入人罪以累卿可柰何龍斷以文其觕異端以文其誕鴈鶩行以文其奸使爲是三者相磨於泯滅豈不悲夫

舜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白石溪

季漢正義序

通鑑晉史也綱目春秋也晉史載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至春秋筆削嚴矣或問紫陽夫子曰通鑑綱目主意安在答曰主正統每閱其編如書莽大夫魏荀攸晉處士唐狄進筆削一字則況老瞞漢盜玄德漢胄史不當黜胄而與盜故以蜀漢系統上承建安下接泰始而正統於是大明用春秋法也同時文胎朱子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爲正然而不廢前史者猶晉史之於春秋也正統在宇宙間五帝三王之禪代八卦九章之共主主庸挾勢雖弱不與爲泰山河自二視江左一隅之晉猶挾強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與晉齒秦雖繫年卒閏也則紫陽遽子豈惟紫陽悲之胡君從此學古篤任道殺既事去三國又爲季漢正義于以冀前代而扶正統意何切也抑將寸管以誅奸慝天地鬼神寔與聞之顧所以自柝其身者必無毫髮或愆于正不然彼寔者亦將有辯千古在前萬世在後從聖其尚謹之哉

胡汲古樂府序

唐人花間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傚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調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腸之士譁然非笑以爲是不足涉吾地其習而爲者亦必毁剛毀直然後塊轉合宮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爲情性害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反化爲俗胥此爲寄豈一變爲樂府乃遂與詩異哉求其見得於樂者據其聲風流醞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猶未也荊公金陵懷古末語後庭遺曲有詩人之諷裕陵覽東坡月詞至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謂蘇軾終是愛君由此觀之二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也嚴陵胡君汲古以詩名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焉清而腴麗而則逸而斂婉而莊悲涼於殘山剩水豪放於明月清風酒酣耳熱往往自爲而歌之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出於詩人禮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猶寄於變風者獨詩也哉

洗心錄序

洗心錄者錄古今善惡之報使人有所勸而爲善有所懲而不爲惡仁哉高君之用心也而以洗心名何居蓋善惡皆由心起其終也歸其判天壤或謂陵谷以來真宰茫昧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豈欲使其熟而報始定乎又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爲善爲惡者偷吾身之不及見以至於忽此肆夫必俟其熟而又使之怠且肆天之仁愛斯人未必然也報應之說起於釋氏吾儒所不道誠乎爲一善者豈有一毫責報之心哉苟有一毫責報之心雖善猶利也人生天地間自有此心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凡君臣而義父子而親夫婦而別昆弟而序朋友而

信守本心天理之油然一不如是則有愧於心凛若芒負
術術所以自容是禍福之報不必在天而已在吾之一心
塵而爲四十門析而爲數[illegible]事皆心所造夫子謂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此以天之理言也雖然上焉者不待勸戒而
自爲善下焉者雖有勸戒而不能已其爲惡將使觀是錄
者洗其不善之心而復其本善之心其爲中人設乎君能
勵心而致謹於善惡所自出中人以上者也可以語上矣

宋景元詩集序

又有緒宋氏自學錄公嗜古而文苗焉其子滑室秀才鄉
至雲海少師乃碩其後厥後平齋西塵諸老茂學摛詞不
以水旱輟耕發是先[illegible]曰益闡今於諸翁字景元則其才
傳也僕從稱師往謝渭陽分提[illegible]精比詩評誦聲翁在諸
男中奇宗崇與僕上下議論一何壯也陵谷後十年復
見翁而翁[illegible]道[illegible]如[illegible]闡孫[illegible]之地則琴瑟離雅矣
[illegible]必且畢[illegible]求與時偶而翁因不然
[illegible]日出詩示僕曰此十年間感慨之作也意所欲宜伸紙
[illegible]筆不復有所擇避子爲我評之僕端讀盡卷毛骨泡立
而[illegible]之耿耿者亡恙然則詩中有史固不使石壕
吏廢于[illegible]作得以獨離千古也文之緒有自來矣齊門
好學[illegible]卷而[illegible]之以俟有千載心者

二薛先生文集序

永嘉自[illegible]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傅劉元承給事受業程門
爲最先一著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知者雖不及成
德達材之列而亦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
氏世學垂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落
[illegible]猶從山緒餘僞學禁興變手衛道若伊洛源流各爲譜
傳著成而化吏生人之類不爲[illegible]行道力也又以
[illegible]救其子以容公志以力叙習術千年念聖遠言湮爲
孔子[illegible]二十卷念[illegible]家內外治蹤爲采薇天保未議二
[illegible]伊傅則各之業不復見聞世委淺不能舉其主於三
代[illegible]成[illegible]二十二[illegible]爲神創進上經一[illegible]之秘術
以詔[illegible]其則君亮匪枝枯[illegible]姻埃零落之餘兩世
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
緒從博如於也爲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
學之文並從博而工者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
方[illegible]自矜[illegible]勿克紹以貽[illegible]文無況當外降絶續之會
世方仇學而欲[illegible]此世學者力[illegible]心益苦君亮勉之立
言斯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聚於薛氏祖子孫三
世[illegible]不亦重可敬夫

送林存第序

林氏自閩從居平陽之坳中至子十二世來孫[illegible]歲合族
[illegible]敬[illegible]人叙拜行酒少長秩如子以與里第二支松存
爲伯仲行別三十年更陵谷君自湖海歸省謂爲錄而予
[illegible]州郭於是相見白首陰道氏林舊事方共操數寸管[illegible]

海內英儁角瓞嶄然出羣自師教董習耗思慮而僅工之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始肯雲翁假所業以自見夫殆業者豈必出其所搆相與爲狀以至抗顏倚席貽笑子矜有如君者蜀日越盛政白髮衆大缺以舉善譏鑿精月沓孳孜不失錙銖而又限義利以律身辨損益以取友士洒然矜奮稱其職矣噫嘻穹壤間斯文一綫若有若亡然而生人之類不爲侏歎鬼蜮者無衣文之理也奎後明他日以又瑞世微君而誰我子老矣或恐後死得與於斯幸君之允吾宗也於其行輙贈以言

王佩竹詩集序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紛也風亂也騷也以三騷行三經之中大義備焉一變爲騷再變爲選三變爲五七字律盡自晉宋齊梁而下夜日從而降杜手障狂瀾韓者復合其他掇拾風月組繡花鳥纖靡不且驕者其義蔑如古若洞巷小夫閨門賤妾其詩往往根情性而作後之士大夫反異焉何也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誠之發當哀而哀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匪風下泉之思是也大序言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不失者猶於變見之謂非先儒遺澤可乎山陰佩竹王公有詩千餘首端䛕蓋卷賦核而該比形而切與托而悲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蓋將以發之禮義以止之將以紀傳助以山川老以事物而豈一日之積哉

公弱冠入仕首踰時宰閣門十年至於少舒而復卷舒出而終歸視當貴如空中雲其所自養者固矣天地間惟正氣不撓故清氣不渾清氣與正氣合而爲文可以化今可以傳後而詩其一也予數從公遊嘯吟泉石每一篇作有飛出宇宙之意已而斂入絲粟寂乎無聲使人三數不能已前輩評宋渡南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其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鵑心事悲惋寔同公間其所以詩之心則亦同其詩誰謂務觀之後無務觀也

龍源普度紀勝詩序

横舟良入名注丹臺神遊碧落乃甲辰下元主龍源普度大齋九宵闌高挿寶夜和三泉鋼魄盡使貽篇厥功偉矣笙鶴朝回瑤而觀者心悚毛豎許山曾君爲詩矣之金森玉佩頗怏然豈以異教同源吾儒抱齊川之具不及拯人於生而舉羡師之拯人於死歟雖然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向使受教儒明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小人之棄生順死寧如晝夜之有經正不知何求可度也惟君子少而小人多既自喪其所以生之理又不幸以兵死以刑死以水火盜賊死失其正命卒隨沈寔此荒幻之說與普度所以有功而吾道之不行於世其亦重可慨也故爲併序而書之

庚申王梅會規約序

庚申會崇老氏教也綴及倘寒士如六日賭餘無所於用

往往游心冲素以康濟我身乃或逸出於異教然教雖異
也而有不異者焉老氏謂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即
吾儒不失赤子之心是也道書載庚申日三彭每乘人睡
奏過帝庭遂有守庚申之說會貫昉是乎謂不然使吾掃
除物欲夜氣湛如天地神祇臨之在上雖三彭無所施其
仇若未能寡過彼得藉以為辭而告吾方惕然惴惴如盤
盂几杖之在側三彭非仇乎實迹乎夫夫子云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天即理也由理而動則洪雷聲方寸地即玉樞
也周三百六十日皆庚申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諸君尚
勉之哉

爲靜山詩集序

詩起於虞舜之謌而暢於三百雅頌沈下風晉謝變於
時矣杜少陵白天寶末年感時觸景花淚鳥驚非復和聲
以鳴其盛然而猶有唐也予讀靜山馬君詩清厲沈鬱扶
天隱閔人窮途寄言外方其破硯寒燈蕭然四壁人不堪
之而能發天葩於枯槁振古響於寂寥手挽偏師亦足抗
貴盍之壘君數過予坐一樓評萬象相知至微肝鬲人或
未知也君絨孫聚詩曰遊遊今世耳悠悠古人心噫世無
古耳久矣亂山峩峩流水洋洋乎琴吾鼓游吾之天知吾
者不知吾其病哉

送厲直之遠遊序

東陽厲君直之僕園海同舍郎也老槐風雨若有異物焉
馮之夜秉燭相視如夢寐曰予客江西十年訪舊遊半入
地幸而存者或逃山林或淹黨遂或老或貧廬陵劉會孟
執斯文牛耳盟嘗為予作序雖無註序俄復溘然于人世
何遽也語已各欷歔頹僕偶未死猶以老且貧流落殊鄉
而若兩鬢蒼黑方翩翩輕颺游萬里外何壯也問所挾
則孝不見有物獨孝經一部與胸中耿耿亡恙其為且齊
之愁遊之寓也嘻迂矣嘗聞孝者百行之源自古明王
無不以孝理天下君持是書過東魯鄒嶧泝泗起曾閔於
九原與之講切將必有肯心印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孝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昔賢臨深履薄
以終其身不啓手足曰今而後吾知免夫君奉持行達俞
從身心推之刑使人人得全其天地父母之仁而無毫髮
之幾況乎食稻衣錦不一毀其膚猶謂有人心也於是相
携出西郭門奉酒三酌壯其行曰君不迂矣

顏近仁詩集序

予曩識近仁倜君於稠人中老鶴難群風格挺然已心敬
之先伯氏主鄉校月有書近仁每先諸子焉予因從旁擊
節則又識其文矣而未識其詩也壬寅冬近仁携小稿葉
過予廬道旁一明吾耳乃併與其詩識之蓋詩如其文
文如其人也近世則務雕鑿競剝爭喧自謂能詩而不本
於吾文以文其所不能至裂詩文為二途而不知歸一也
然有拙於文而工於詩哉近仁所語渾雄而發之以華藻

氣骨脊勁而節之以彩律全體互宣森嚴遷不解而及
於古於是近仁善秋高矣而蕃以小懸名也何居予自二
十已嘗冠星雨冉冉學未加進每視舊作愧中汗外幾欲
盡刪乃已而人方許之以為工洪恐復存然不忘潘昔人
謂小慙人小好之大慙人大好之茲蓋得無類是乎故為
次其卷端以郎

鄭中隱詩集序

中隱鄭君前中科進士也亦既寒柱抱月而歸風搏水擊
謂鳳池可立致未幾哭怙恃六親又哭離黍彷徨顛沛將
焉其悲悒無憀之鳴今詩叢寄詩文之一也君詩如其文
冠冕佩玉祭度春容可以施與册應鄒南北雅沈頌韶
為匪風下泉之思回首種崖瞻嗚呼死芳香如開宇宙盡
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所不能挽者時也其體氣與倫豐
鍋遺澤尚隱然於變風中者今復見矣其緣以君之餘來
請為序予既重君之為人又喜君之有子克揚前人光花
淚與驚詩中有史千載猶有考焉於其尚而識之

故太府少卿錢公墓誌銘

公諱應孫字定之吳越武肅王十二世孫曾大父諱景故
奉議郎贈太師鄭國公大父諱象祖故特進右丞相太師
魏國公謚忠靖父諱□故通直郎贈中散大夫妣王氏封
令人公生於寶慶丁亥以忠靖遺澤補承奉郎歷任監
淮東總領所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行淮東帥司準遣知泗
州臨淮縣添差浙東帥司主管機宜文字除提舉左藏庫
兼戶部退換局逐諸軍糧料院出知建昌軍仙都觀除依
舊任除大理正遷兵部郎中出知饒州改知溫州不赴陞
直寶章閣改知徽州得旨予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陞直
華文閣紹興府司馬帶行軍器監兼宣撫司參議官除太
府少卿致仕至朝請大夫初公為倉官時吳門守鄭公霖
檄往宜興覆核圍田水傷先是來者望洋無措公製二瓢
高二丈許載以舟遇圍投瓢決其瓢中水驗稻株損果十
九乃以實申鄭瑞其粗八萬餘斛時不謂智公始至某都
喚里正父不至問故曰為辦過都錢未登問數幾何曰例
一千六百緡半將核官公笑曰今所歷八十六都盡然爲
富翁矣即力革前弊吏卒受錢累以上坐以贓時不謂廉
過瓜洲督視糧船回渡遇風傍舟覆公戒舟師急往救曰
活一人者予十緡於是數十命得免魚腹公如所活酬之
時不謂惠建昌軍學敝風雨懼不支公初下車銳然改作
繚以墻垣一洗舊觀刑部尚書包公恢記之盱江書院舊
有田幾因兵興以其租養軍廢不治公復振之會富民犯
法籍其畝三千餘撥入書院士得養爭聲稱以報公明年
登進士科十有一人禮部侍郎陳公柱記之時不謂敏軍
之南門有娶宗女者夫婦恣暴婢相繼死非命至是復斷
小婢之兩足棄溺獄會赦流之要援不得入時不謂斷
於戲公以王門之胄相國之澤二十一而從政三十六而

毋械意其忽視世故以爲不足經意而弘識遠慮務沈厚
得大體智以用物廉以飭身惠以拯溺敏以興教斷以除
紀使公得盡其用雲油雨沛膏我六合豈止如今所觀哉
會厄九爲日休心已而絶蹟人事植菊號泉放乎詩酒自
號賀慶老人有賀慶集若干卷家藏法書名畫古銅彝鼎
焚香安坐賞玩終日嘗曰吾以適吾情焉耳非有玩物之
癖也自治世于吳越宋南渡後始賜第於台至公晩歳復
捐家遊越而以疾終也乃在台之寓舍實辛卯七月二十
一日得年六十五其孫以壬辰正月三日塟公于天台縣
花桃山娶■氏封恭人先公逝子■因來越侍公遊十年
又十年復來公已謝世其子國衛甫予泣曰先人凡九來

矜而未得銘而爲之君子不獲辭乃採而述之銘曰
錢氏之先曰錢鏐歷仕殷周始封彭六十五葉門益熾
吳越啓運武肅生山川草木錦繡榮忠懿挈土歸朝廷
恥黎留樂不識兵燹磨而宋幾廢興九壬之後耕遠聲
公二千石升月卿培此寸地流芳聲東林得賢子明經
餘慶發衷鍾雲仍是哉丹立辯佳城後千年兮佇茲銘

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

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録長予六向出處人與
其同然而是非妙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固爭極辯不苟
爲異同也不幸公先余往所嘗交者聞而皆哭余哭之倍
明年其孫衎以十二月甲申塟公于五峯之原求余銘拜
且泣曰是不敢忘先人之遺命余雖荒落念相知爲深其
得辭公諱樸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曾大父諱國珍大父
諱得孫父諱阜卿恩封迪功郎妣周氏恩封孺人常熟台
守蒼巖先生女弟公生於嘉熙庚子少穎出未弱冠束書
游京師名譟如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内舍辛未
會校平壬申癸酉公闈連魁甲戌省闈又中公以前廡
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
公少失怙母鞠教劬苦暨成名又失恃毋恨禄不及養追
恭終天卒棄官耕隱孫山淼下越故人厚禮招之往來轍
迹餘二十年其後次子同出乃槐耕萬事遊神高遯以辛
丑十月得疾卧越歸其友周留醫理病日侵至壬寅季春

九日支體登與越十有二日至家形神將離對家人語尚
歷歷已而伏枕又四日倏然而逝得年六十三公學本賁
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洗翳直方自許效淳至於志不獲遂
猶以言論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癡齊衛土其重可悲
也晩甚新予坐忘作雲一朝竟夕不能余則而貽書以真
知實踐四字致愛助公自信力謂吾已得大意余亦不知
公之所自得竟何如也或疑公學主黄老而病且死益實
其議然性有餘盡而命不可期理有餘窮而數不可必雖
立卓之顔而不免於短也況以此議公哉公程文在黄子
雨中膾炙海内至今誦之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
歴倫外稿實可傳余數公之才而惜大節也法宜銘銘曰

公之文兮燦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歷艱危兮忠
孝不遂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故侍制吏部侍郎應公墓誌銘

歲庚子六月丙寅宋吏部侍郎中奉大夫應公年九十卒
閭巷哭庠序哭其號慟不識公者聞而亦哭明日大風雨
拔木偃禾信宿乃止豈哲人淪亡關于世數人所悲者天
亦依與公諱䌌字保父其先縣婺從溢平陽曾祖諱光
大任諱頌道父諱叔度朝中散大夫母朱氏封令人公生
嘉定辛未令人夢仲人紫袍玉帶乘白鳳而下覺而生公
中散命其少名曰夢辰兒乳曾九經如畢河諸子百家過
目輒記至老不忘也決科七歲試童科中三十有四登甲
辰武科六年庚戌再擢文科歷任外任通水教劍澧泉幹
差樂平領倖兩淮刑司權參淮西憲兩浙運判權臨安府
尋內任國子監書庫太學錄國子監簿司農丞軍器監刑
部郎官右司直寶章閣司農卿樞密院檢詳秘書監右文
殿修撰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寶謨閣待制致階初授修
職郎通直郎改奉議郎奉議凡八轉至中奉大夫蓋公在六
館精選所撰政公與學官九人扣閽陳其罪疏不報同時
去國海內高之逮長淮暴會烽燧急公進策元戎奉將校
登陴固守有矢石不動遂賴以安其才自許經濟識大體
周細故治法征誅獄情軍餉咸效其職至於獻替論思每
以四方水旱盜賊爲上言之微拱先王道爪於折雖裂勑
解楊座間闢歸隱自歡樑豐功喬不克徇義恥也客從中
原來見公厖眉皓髮如晉顏園黃中人與且拜問以攝生
之術公笑曰吾有夜氣丹矣爲文精賞詣理有補世教謀
曾孫竹峯一塢丙渦下不倦幅巾藜杖時行虛落間園翁
溪叟忘其昔貴自號平坡居士倏盛夏時得微疾精神笑
語亡恙一日整冠坐命孫傳翁持戒以脩身齊家之則曰
此識之語已而瞑娶朱氏清使遷廬趙公之甥先二十四
年卒子男一將仕郎承世孫一將仕郎傳翁曾孫五以是歲
十一月己丙葬公于管峯之原於戲孟子謂天下達尊三
有一已希況於全乎公爵三品齒九袠德以叅之歷摩節
如斯尭山川炳靈此風雨可不謂竒矣延若吳晉叢者
甘勢剝來人衆前獨仰可不謂介更貴能易亭蜀閣少壯
老然始于學弗倫弗遷可不謂一枝葉盡殘根本獨在乘
化消搖返于太初非有盛德者如是與是宜爲銘銘曰
生也何來有光如虹逝也何歸惟雨言風黃朔四朔白
雲一巖維德之芳縣于世世

宋貢士晉齋先生陳公墓誌銘

横塘豐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翰兵馬使傳十有
三葉而至貢士公其間或隱或仕雖仕或不顯若喬於天
矣而名父子雖兄弟抑夫然婦先後一門銘其墓者皆當
代鉅筆而龍泉葉公銘之再由此觀之斯文之澤畜於前
而出於後天之報善未嘗爽也貢士諱桀字桀生嘉定乙

家曾大父諱某故修職郎大父諱某故承奉郎父諱某承奉長齋公嘗師止齋先生光廟初扣閽不報歸遊林泉以學授子若孫貢士習聞緒餘又益游之其學通經濟而不局於章句其文根義理而不汩於詞藻淳祐己酉薦于鄉景定辛酉再薦禮部始謝舉子業與季弟節菴出壁藏數千卷丹鉛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命微而事物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會運世之故縣封鄉研學益深文益古潔微殫語源淵洽數時宰將起公布衣以重史館貢士固辭曰是不可易吾素行既吾出未聞道之得行也時未可進退以欲之時未可歸晦以養之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於是貢士年八十矣大德戊戌十月微疾卒于家貢士行不求僻言不立偽書必忠信篤敬為受用根柢人亦禀德而良巷有爭者不之官之貢士質焉貢士曰某直直者喜曰某不直不直者愧已而喜愧兩忘各釋爭為睦於以見盛德之感人而人心天理不甚相遠也自類稿叢若干卷謂文未喪天使當有知予心者娶尹氏先十五年卒孫彌仲泣而求予銘予非其人濯忝先哲彌仲請益堅則敘次其語志之銘曰

知士藏愚達人據槁維此齋居而以晉表晉之自明明非外徼惟退於時乃進於道嫓隗千年孰寄執夭請學之功乾淳諸老

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誌銘

故台守常簿周公既葬之三年夏其孤益昌以公行狀來泣請銘余謂公行應銘法宜求當代鉅筆使非其人敢辭益昌固請按狀公平生歷官書之悉獨立朝二事闕而不書恐久遂淪沒且死猶有知將遺憾重泉矣遂志其大節以俟來史者狀所已書殊畧公諱元鼎字錫明溫平陽人生慶元戊午謀書迎解落筆驚人少有志度窮有通識以六典貢禮闈廷對闕擢嘉熙進士第教授廬州歷江淮諸司幹官沃藝倫贊城畫革有能稱用舉員五改官試縣一岐州舟登朝一縣有疑冤公摘清之州有滯獄公平允之朝有公議公建明之凡材而仕者猶能焉至於蔡賢類消長之幾關國事安危之會而見遠識微固爭力卻雖觸虎牙中傷益而不以為悔則仕而材者或難之而足以見公之守也開慶己未提轄左帑轉太學六士扣閽耿耿讜之三君八俊也當擬怒其攻己特薦公書路讞以意公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市私恩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怨祖宗三百年學校公論所自出柰何摧折之乎語已未嘗明日坐謫下矣景定初登庸元載咸謂公相國故人要津立致公只肯不叩尤範一察六霜矣亥始以主管官告院除來餘委買江東限田用為心膂公昌言排之曰熙寧間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騷動釀成中天不悉書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聞齊手以肥父而家可為也聞者震耳讜者交吻而公復不容於朝明日又坐謫

下矣夫豈不知唯唯之爲福諤諤之爲禍然寧此勿彼何也富貴電光也名御日月也公素疾邪其於不義富貴視之若浼故隨仕輒已進尺退尋十有三年而通籍二十六年而扞攖人方悶悶我獨徐徐勁節高風爲世仰慕然則彼譊人之致力乃借與而揄揚誠如歐陽子所云也嗚呼曲臺意天以禮樂俟君子不牟枯子郡邪又不及試豈古道之難復生人之寡祐歟京歸道得疾及門而疾革以咸淳癸酉五月一日卒年七十六階朝請大夫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累贈朝請大夫是爲戒軒先生先生嘗言及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根義理達事物所撰立父教也自號蒼巖著八十卷又書集若干卷

大苑文苑心嘗師友四聲韻史大義會見類要詞科類藁奇字法語各若干卷夫人林氏封宜人男三益昌台州黃巖縣尉晉昌郡武革戶曹兼昌台州戶曹兼監幹周氏世居馬鞍山下垂三百年祖墓在其東松柏蒼然公就旁龍自營幽室先是宜人至是年八月庚申始合窆焉銘曰

挨河漢兮爲章抱鐵石兮爲腸與世蹇落兮與道翱翔維此馬鞍山兮生養而死藏彼圜形兮同死獨不死兮留芳

故國學內舍遠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德威遠其氏也遠爲昆陽希姓今族於南江者是自衛來至于君九葉爰稽厥先在春秋時衛大夫名瑗孔子稱之曰君子是爲遠氏鼻祖譜牒弗傳寥寥二千年間君子之輝若是乎遠也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耀其裘忠孝遺君殖以孝友華以詩書益蕃且碩君少穎發經傳諸史過目成誦試有司數不利借逕韶庠戊辰補國庠校藝居先明年升內舍又明年請監舉下第東歸不以付畀累懷事親菽水盡歡執喪哀毀以至骨立評於外舍而略其家豈於時祭而菲其奉邪每白每遺父母時事輒泣下嘗曰兄弟均父母遺體也與仲氏怡愛然家事鉅細悉以付之仲氏疾醫禱彷徨不幸不起則一歎曰人生大夢耳須臾組何爲幸而有因可以備鑑先人之逝可以蔽風雨吾亦從此遯矣會侯谷兵父所居無以容君始拓荒藝竹結小屋數間隙以揄柳種竹菊乃竹小野服披笠杖羊雲風舒花草木榮謝無不至學而心飲淡焉景撫洽其姻命家童歌淮海清真詞盡醉而止會生無所用遠不能澤當世近猶當惠其鄉歲役爲目前人日頻鐵吞食能下咽乎輟農夕賑又海糴以續其以食人而服出入德其濟曰遠公活佛也悲夫以君之行已及人則於大體而周於細故其爲君子之後也無乎無娶林氏節堯公之女男蓮先娶某氏女適某君生於宋嘉定庚寅二月以大德辛丑十月戊寅終于正寢年七十有二初君自卜兆于雲溪之原部從龍曰美哉斯丘窈而深廓而有容是爲千秋之幽宮乎死葬毋越三月

猶古稱也。靈龍根治命以臘月甲申奉柩癓期薄而乞銘於予。予以同舍郎不得辭。銘曰

桑田兮海水，槐國兮風雨，彼美人兮在何許，采芙蓉兮江之涘，抱貞芳兮以道終始，百年兮抔土，再孝友兮韶孫子

玄宅銘

晉陶淵明履運秋歎逝之酒，既不可將，遊於永歸之宅。今晟陵玄同子部君尚友千載，緬慕高風，自志玄宅，又擬自[illegible]七章以寄親友於是。君年六十七矣。自度書已有玄德[illegible]揭雄草玄，韓愈鉤玄，非惚非恍，玄在天地先，窅微深[illegible]然乎此，入乎此者也。君知皦皦之爲病，將敢昭明[illegible]然則世所忘而世返於玄，雖玄於中，虛明若古不夜[illegible]至於澹淡，掩其光而光乎不掩，玄得無尚白歟？乃爲[illegible]銘曰

橋門之北，月窟之仙，宇宙無窮，陵谷忽遷，衆皆危踐，我獨璧全，操以敬壽，斯以明哲，孰云其宅，維德之玄，知白守黑，返天地先，如龜抱息，靜閱千年，君曰旨哉，斯銘可鐫

森山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真山民詩集四卷

（宋）真山民撰

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刻宋元詩四十二種本

眞山民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眞山民撰。山民始末不可考。宋末遁跡隱淪。以所至好題咏，因傳於世。或自呼山民，因以稱之。或云李生喬嘗歎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考眞德秀號曰西山，謚曰文忠，以是疑其姓眞，或云本名桂芳，括蒼人。宋末嘗登進士。要之亡國遺民，鴻冥物外，自成採薇之志，本不求見知於世，世亦無從而知之。姓名里籍，疑皆好事者以意爲之，未必遂確。今從舊本題曰眞山民集，姑仍世之所稱而已。其集宋藝文志不著錄，明焦竑經籍志蒐宋人詩集頗備，亦未載其名。江湖小集始收之，而亦多未備。此本出浙江鮑氏知不足齋，較他本爲完善。然皆近體，無古詩。元詩體要中錄其陳雲岫愛騎驢七言古詩一首，此本無之。或詩本兩卷，而佚其古體一卷。或宋末江湖諸人皆不留意古體，山民亦染其風氣，均未可知。然就其存者論之，黍離麥秀，抱痛至深，而無一語忿及新朝，則非惟其節至高，其安命知天，識量亦不可及。視謝靈運輩既襲康樂之封，而猶稱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者，相去不啻萬萬矣。詩格出於晚唐，長短皆復相似。五言如鬢禿難瞞老，心寛不貯愁。煙碧柳生色，燒青草返魂。風竹有聲畫，石泉無操琴。笑醉風扶起，柳眠鶯喚醒。地皆堪避暑，人自要趨炎。飛花游蕩子，古木老成人。新葬塚無數，後來人更多。七言如欲談世事佛無語，不管客愁禽自啼。懶看世情晨睡去，怕傷時事暮吟休。商嶺定無屠狗客，雲臺寧有釣魚人。囊空儘可供詩債，腳倦猶能入醉鄉。雕鏤花柳春無迹，沐浴山川雨有恩。炭爲畏寒偏索價，酒因不飲懶論交之類，皆不出晚唐纖佻鄙猥之習。至於五言之鳥聲山路靜，花影寺門深。風蟬聲不定，水鳥影同飛。與鷗分渚泊，邀月共船眠。隱月燈昏見，巖泉雨歇聞。水清明白鷺，花落失青苔。曳杖雲同出，開簾山自來。寒塘倒山影，空谷答樵歌。七言之泉石定非騎馬路，功名不上釣魚船。水禽與我共明月，蘆葉同誰吟晚風。隔浦人家漁火外，滿江秋思笛聲中。小窗半夜青燈雨，幽樹一庭黃葉秋。澗暗只聞泉滴瀝，山青纔見路分明。幾畝桑麻春社後，數家雞犬夕陽中。則頗得晚唐佳處矣。一邱一壑，足資延賞，要亦宋末之翹楚也。

真山民先生小引

嘗稱詩不在縉紳而在布衣蓋謂涉略有淺深臭味之雅俗也吾猶號詩而論之真子之稱山民不寧惟是丁宋元之際不屑仕進其心石隱至節有足多者况詩又真得布衣之風乎高襟遠韻具見是帙自進君程賞之外殊不作江湖酬應

語故所著不廣是以少許勝人多多許者所謂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也李生為吾稱不愧西山延祖使能吾語哉不知山民為何人矧雖我昔鄧子之處五人裹牧而下並可踪聚迄今高之則西山反為山民累矣李寺情尚在林君復之上識者鑒之 潘是仁識

眞山民詩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律詩

幽居雜興　新春
光霽閣晚望　典福寺
夏曉江行　修眞院訪催道士
春遊和胡叔芳韻　山亭避暑
三山旅夜　枕上偶成
泊白沙渡　夜話無上人房

獨坐　春日
曉行山間　山間次季芳宿韻
春感　春曉園中
溪行　除夜約張梅境飲
渡江之越宿蕭山　宿寶勝寺
閑居　兵後寓舍春
僂居　蘭溪舟中
兵後劉秀寬見過　清明
臨江晚行　寄郊月逢
舟中峽口　次韻章鄒溪山居二
夏日　歲除寄王中齋
宋道士同遊　妙因寺次施敬所韻
晚春　冬雪
新涼　江樓秋夕
初夏訪劉道士　春行
孤標上人留宿　秋晚
李修伯山居二首　道逢過軍投宿山寺

第二卷

七言律詩

述懷　春曉雨
西湖閑　隱懷
泊舟嚴灘　題永嘉夏草堂
遊鳳棲寺　漁浦晚秋旅懷
連城春夜留別　夜坐
春行　初冬
東粤廟　歲暮
閑居漫賦　三峯寺

江頭春日　次韻潘恕堂見寄
初夏　閒吟初冬
奉賀頗動遊與　夜飲趙園次徐君實
平章命　幽棲
讀劉元城言行錄　次李林居春曉遊園
聖果院訪忠上人　山行
秋夜次葉一山韻　杜鵑花得紅字
客中臨歸仍送　自適
永嘉秋夕　醉題齋壁

客中遇鄉友　山人家
劉伯山寄隱　朱溪澗
丹山書堂　閑中
送雲泉入山　冬暮小齋
宿南峯寺　歲朝
春曉山行　王廉使
幽興

第三卷

五言絕句

梅仙山　螢火
蜜蜂　觀書自嘆
吉水夜泊　草
百舌　秋扇
訪李延不直　七夕

第四卷

七言絕句

楊妃　水墨海棠
三月晦日與邵石　年少遊春

山間早春　三月晦日
高帝　晚步
春閨詞　山間秋夜
新年　九日
醉餘再賦

眞山民詩集

宋眞[redacted]山民[redacted]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五言律詩

幽居雜興

松桂小菟裘山扉幽更幽蜂王衙早晩燕子社春
秋鸎禿爲遨老心寬不貯愁年來把鋤手無復揖
公侯

新春

餘凍雪初乾初晴日驟暄人心新歲月春意舊乾
坤煙碧鄰山色燒青草返魂東風無厚薄隨例到
衡門

光霽閣晩望

一閣納萬象危闌俯渺茫白沙難認月黄葉易爲
霜宿鳥投烟嶼歸帆趁野航孤吟誰是伴漁笛起
滄浪

興福寺

爲厭市喧雜携詩來此吟鳥聲山路靜花影寺門
深棲閣挂巖界池塘清淨心松風亦好事送客出
前林

夏晩江行

行盡山頭路江空帶夕暉風蟬聲不定水鳥影同
飛蕭散烏藤杖輕鬆白苧衣試呼垂釣者分我半
苔磯

修眞院訪崔道士

竹扉苔蘚合林下小丹房風定香烟直月斜簾影
長淪茶泉味別點易露痕香安得棲塵外求師却
老方

春遊和胡叔芳韻

春光深暇明占勝得新亭棠醉風扶起柳眠鶯喚
醒非無盃泛綠安得鬢皆青且事日爲樂歌聲莫
暫停

山亭避暑

悄凝清風入丁寧莫下簾地皆宜避暑人自要趨
炎竹色水千頃松聲風四簷此中有幽致多取未
傷廉

三山旅夜

獨坐本無況凄涼吏旅中檻低簷碍月牕破紙吟風隣館笛三弄譙樓鼓二通半觴聊自適新荔擘輕紅

枕上偶成

長夜更難曉天寒吟思清夢魂山館枕燈影雪牕檠守拙深生理安貧識世情淒風響簷竹豈是不平聲

泊白沙渡

日暮片帆落渡頭生暝烟與鷗分渚泊邀月共船眠燈影漁舟外潮聲客枕邊離懷正無奈況復聽啼鵑

夜話無上人房

蒲團一榻上坐到夜將分戀月燈昏見巖前雨歇聞茶甌勝飲酒禪論當論文只恐紅塵跡淹師松下雲

獨坐

寒齋淡無味孤坐思悠悠時事三緘口年光一轉頭有書遮老眼無藥療閑愁假使册心在衰遲也合休

春日

韶光今幾許我欲問流鶯花影掃不去草根鋤又生心空諸妄息身老萬緣輕正是春風好幽蘭不自爭

曉行山間

出門誰是伴只約瘦藤行一二里山徑兩三聲曉鶯亂峰相出沒初日乍陰晴僧舍在何許隔林鐘

磬清

山間次季芳宿韵

好山多在眼塵事少關心風竹有聲蓋石泉無操琴許猿分野果留鶴守雲林不是閒邊客誰來此地吟

春感

春光元自好我却為春愁但見柳青眼不知人白頭一身浮似寄百歲去如流賴有芳樽在花前日醉遊

春曉園中

綠陰留我立清曉小閣東林外一鳩雨柳邊雙燕風吟懷愁渺渺春事去匆匆莫恨芳菲盡葵榴花又紅

溪行

春暖溪西路行吟又幾廻水清明白鷺花落失青苔雲過日吞吐樹搖風往來漁歌聽未了欲去又徘徊

除夜約張梅境飲

今日人除夕君能爲我來燭光紅照席酒淚綠搖杯臘帶吟愁去春隨笑臉回相看俱健在莫嘗歲華催

渡江之越宿蕭山縣

昨夜大江舟今宵小驛樓隻身千里客孤枕一燈秋市酒難成醉鄉書莫寄愁胸中無史記淚作會稽遊

宿寶勝寺

苦吟吟未了只向兩廊行月去塔無影風來鐸有聲禪心隨水淨佛眼共燈明安得雲邊住與僧分此情

閑居

虛明兩竹牕瀟灑一書房風動烏移樹花香蝶過牆身安知病少貴靜覺春長不必全無事終焉也勝忙

兵後寓舍春

觸景多悽傷凭欄易愴神飛花遊蕩子古木老成人世換山如醉田荒草自新鄉關渺何處回首暗風塵

樓居

携書來過此便覺不塵埃簷冷留雲宿牕明報月來閑愁山隔斷幽夢鳥呼回湖海元龍氣從渠俗子猜

蘭溪舟中

一網下中流西風雨岸秋櫓聲搖客夢帆影掛離愁落日魚鰕市長烟蘆荻洲篙人夜相語明發又嚴州

兵後劉秀寬見過

冉冉歲云暮閑居安所之途窮身是累痛定語猶悲衰鬢數莖雪空囊一卷書儒衣例如此惜也不逢時

清明

清明今日是原上一經過新壟塚無數未來人更多此生曾悟否不樂復如何莫待荒墳土樽前且醉歌

臨江晚行

茅舍亂鴉聲疎林淡見星霜輕留草綠霧暗失山青蹤跡去來燕交遊聚散萍浮生原是客不必悵飄零

寄郊月遂

經次秋草外活計一魚遂淡月别寒蒂新霜醉睫探身雖殊出處道徒有窮通俯仰看人面何如數過鴻

舟中峽口

亂山如碧玉處處見鵑花水漲傍分港舟行倒走沙宿依沽酒市仮過釣魚家喜脫風波險推蓬數暝鴉

次韻章劒溪山居

想無書赴隴林鵲莫驚猜曳杖雲同出開簾山自來池堪供洗硯籬不碍觀梅靜倚長松立藤花點翠苔

夏日

虛牕暑亦涼境靜晝偏長樹色烟明滅蟬聲風抑揚家貧書是業身老睡爲鄉赤日黃埃客紛紛爲底忙

歲除寄王中齋

徂歲已匆匆何人似此翁事雖隨世異道不與冬窮身老心猶壯插班臉自紅椒花一盃酒明日又春風

宋道士同遊白雲關

扶携方外友來入白雲關入九峯如畫兩三人倚欄棋聲敲竹外簾影落花間一曲瑤琴罷翠陰生晝寒

妙因寺次施敬所韵

松蘿一徑陰踏破白雲深約客分茶供逢僧倚竹吟風留香篆迹禽和閣鈴音話久不知晚新螢照出林

晚春

有恨青春老無營白晝長葉新林換綠花落地生香雨意一番足人家百事忙為儒竟成悞悔不學農桑

冬雪

雪凍飛禽少林深落葉多寒塘倒山影空谷荅樵歌不有梅花在其如詩思何霜風吹落帽應費裁絲鞵

新凉

煙火村幽處田園秋暮時深村人到少閑月獨書運旋決[illegible]分水新編竹補籬地爐煨芋栗莫道貧人知

江樓秋夕

樓高古城遠無奈漏聲催幽夢風吹斷新吟月送

來江長漁唱遠雲冷雁聲哀明日重陽近黃花勝未開

初夏訪劉道士

白雲隨杖屨伴我到山房暑薄疑天別林深見路長木芝皆道味花竹亦詩香更待荷花後來分半榻涼

春行

東風物物新花外步清晨蕉葉卷舒雨鳩聲問荅春園林三月景詩酒百年身試數交遊侶如今有幾人

孤標上人留宿

山僧留我宿我亦似山僧香茗半甌雪寒燈一篝水廊風響黃葉墮雨晴青燈參透詩三昧何須契一乘

秋晚

暮色入江郊霜風雨鬢毛笛聲吹月落詩興挾秋高謝絕南柯蝶留連左手螯孤燈竹窗底危坐一歌騷

李修伯山居

係予自不到幽扉何必爲苔衣和月臥山雨維泉聽有髮徒班白無名入汗青未應閑此事尚可擬玄經

又

寒燈幾簷盡借問夜何其舊夢青燈在新愁白髮知吾爲三逃隱今作五藏題多謝梅梢月留人得睡遲

道逢遇軍投宿山寺

窮途欲爲往薄暮此相投懸崒數聲雨芭蕉一寺秋猻鬧來梳畔時事上眉頭長嘆爲僧好今途更說愁

眞山民詩集

宋 眞山民 著
明 潘是仁 訒叔甫 輯校

七言律詩

述懷

不敢尤人敢怨天愁來覓酒醉來眠五窮有鬼偏相守九轉無丹別自全遊食懼違新下令力耕苦乏舊有田靈臺坐受憂兵觸荏苒霜華剝鬢玄

春曉雨

破曉簷花未放乾披衣和夢倚闌干釀成苦暈地猶濕老盡鶯聲風正寒無客醉敲金鞚響有人壓枕翠衾單牡丹一夜成消瘦下却朱簾不忍看

西湖圖

兩袖春風一丈池等閑踏破倚湖西雲開遠嶂碧千疊雨過落花紅半溪青舫有情邀我醉黃鶯無恨爲誰啼東城正在桃林外多少遊人逐馬蹄

隱懷

樣不趁時合便休都將往事付東流眼看浮世自

今古迹與孤雲同去留泉石定非騎馬路功名不
上釣魚舟有時但得句無㫫只與漁歌互唱酧

遊鳳棲寺

十載重遊古鳳棲連宫新造緑楊堤欲談世事佛
無語不管客愁禽自啼苔滑空廊妨散步塵昏老
壁失留題僧家田地鄰家種菜甲春風緑滿畦

漁浦晚秋旅懷

西風吹夢越中遊剪剪輕寒入短裘鴈字不將鄉
信寫蛩聲空和旅吟愁鄞亭冷雨孤燈夜漁市斜

陽一笛秋是處山川即吾土仲宣何用怯登樓

泊舟嚴灘

天色微茫入暝鍾嚴陵灘上繫孤蓬水禽與我共
明月蘆葉同誰吟曉風隔浦人家漁火外滿江愁
思笛聲中雲開休望飛鴻影身即天涯一斷鴻

題永嘉夢草堂

留得斯堂萬古名江山不改閲英靈池光曾染吟
邊墨草色猶如夢裡青南浦詩香流未歇東家魂
冷喚難醒當時園柳俱塵迹惟有鳴禽尚可聽

連城春夜留別張建溪

飛絮遊絲客子心連城那忍遽分襟青燈應見詩
情苦濁酒不如交味深一榻暖風棲竹屋半闌淡
月立花陰離懷今夜先收拾盡付明朝馬上吟

夜坐

匹馬平生汗漫遊如今寂寞老林秋小牕半夜青
燈雨幽樹一庭黄葉秋懶看世情寧睚去怕傷時
事莫吟休寒蛩可是知人意未到莎根只說愁

春行

短帽輕衫步履遲微暄天氣乍晴時池融嫩碧鋪
殘凍春剪新紅綴舊枝嵐翠滿衣堪入畫禽聲到
耳足供詩東風苦欲招人醉頻掉橋西賣酒旗

初冬

林葉新經數夜霜地爐獨擁一山房塵書邀我共
高閣濁酒勸人歸醉鄉貧省家貧還似富身閑日
短亦如長梅花若欲催吟興又破梢頭半點香

東嶽廟

頽欄斜照網蛛絲陳迹凄凉萬古悲栢木尚鳴亡

國怨山松曾見受封時碑因苔蝕無完字城爲田
侵失舊基當日東吳知幾戰如今贏得一荒祠

歲暮

顏不常朱鬢易斑流光難駐兩桃丸一年又是等
閒過百歲只消如此看把酒何曾長在手種桃能
得幾凭欄痴人醉梦不知醒日夜雙眉積死攢

閑居漫賦

紛紛裘馬走紅塵頗得閑邊可著身兩嶺定無居
狗客雲臺豈有釣魚人溪山蕭散青鞋履風月夷
猶烏角巾萬事如棋君看取一番局面一番新

三峯寺

寂寞烟林乘亂鴉青鞋步入野僧家雲深不礙鐘
聲出日轉遲移塔影斜廊下蝸粘沿砌蘚佛前蜂
戀插瓶花竹床紙帳清如水一枕松風聽煮茶

江頭春日

風煖烟亭荔消香簷聲如帶是他鄉鶯言行適路
千里豈不懷歸天一方春事漸消鶯語老離愁偏
勝柳絲長無聊莫向城南宿淡月梨花正斷腸

次韻潘恕堂見寄

抱瓮區區老漢陰空齋擁鼻日長吟青山隔截而
朝市白髮消磨豪傑心書既無成休學劍貴無可
買耻言金儔知不入鴛鴦侶賴有鷗盟尚可尋

初夏

一架薰風帶暑回雨天濃翠與庭槐不隨春去鶯
猶在好競時粧榴又開剪尺旋裁新白苧盃盤聊
薦薄青梅簾中敲扇披閑久依舊圖書入手來

閒吟初冬

一架琴書一筆床杜門荏苒送年光囊空儘可貧
時貸鄉僻猶能入醉鄉既有菊花偏耐久未開梅
藥已先香眼邊管領閑風景不識人間更有忙

奉賀顏勤遊與吴雲耕叔祖

節過中和景漸暄自疼倦眼望前村雕鏤花柳春
無迹沐浴山川雨有恩憶昔踏青終日醉如今垂
白幾人存木應便作衰翁看藉草猶堪倒一樽

夜飲趙剛次徐君寅韻

銀臺絳蠟淚成堆四面軒窗盡放開花影忽生怨

月到竹梢微響覺風來豪揮彩筆詩千首醉倚紅粧酒百盃遊玩未闌歸未得高城漏箭幾相催

平章命

萬甲蟠胸老氣雄將星光照海雲東聲名宜尉裴中立地步平章韓魏公大纛高牙山水縣褒衣博帶藻芹宮青生端為斯文喜俎豆先行軍旅中

幽棲

鶴護松扉久不開蒲團端坐思悠哉故交只向夢中見閑事不經心上來雙屐躡雲春採藥一篛掛

月夜觀梅東風似見山前懶自與幽人補徑苔

讀劉元城言行錄

一掃權奸九十章七州不憚歷炎荒黃梁富貴百年短青史是非千載長丞相雖存心已死先生既葬骨猶香向令鉄漢常留在天下何緣有靖康

次李林居春曉遊園

淡淡晨曦弄淡晴追隨杖履竹間亭花逢濕侶容先醉柳見詩人眼剩青三月光陰半流水百年身世一浮萍啼鵑只管催春去不道衰翁已懶聽

聖果陀訪忠上人不值

骨領東風入枝藜蒂梅香裡已招提苔痕一徑白雲濕花影半隱紅日低欲見高僧聊爾耳便乘餘興去來兮葛藤有話無人共付與隔林幽鳥啼

山行

林梢初日弄陰晴露浥溪花笑欲迎澗路只聞泉滴瀝山青翻見翠分明違峰忽轉還如進險逕徐行亦似平莫謂詩成無與和風篁也解作吟聲

秋夜次葉一山韻

自笑秋來似轉蓬偶然飛落過山中一燈幽館蛩花雨孤枕小樓梧葉風涉世悠悠旋磨蟻催人杳杳寄青鴻浮生何預光陰事抵死相催作老翁

杜鵑花得紅字

愁鎖巴雲往事空只將遺恨寄芳叢歸心千古終難白啼血萬山都是紅枝帶翠煙深夜月魂飛錦水舊東風至今染出懷鄉恨長掛行人望眼中

客中臨歸仍送游教諭

建括相望天一涯快我此地話襟期芹邊春暖幾

盃酒門外月高千首詩去去先生此𫏐[?]𢘻棲梧遊
子蘇何之送行折了郵亭柳歸臥白雲歌紫芝

自遣

年來心迹兩悠悠若比孤雲儘自由旣不貪榮安
有辱縱饒無樂亦何憂一絲風月嚴陵釣千里關
山季子裘到底行藏定誰是試將心事問沙鷗

永嘉秋夕

颯戲梧桐敲欲隱擁衾無寐夜偏長譙樓三鼓夜
將午雲鴈數聲天正霜寓世此身驚逆旅寬懷何
處不吾鄉江頭風景日堪醉酒美蟹肥橙橘香

醉題壽壁

此事閑中安樂窩從渠忙處爲奔波人心少欲秋
湖婦世事多疑春夢婆但把功名齊蟻垤定無榮
辱到漁簑醉鄉境界偏寬濶天地都歸一浩歌

客中遇鄉友李芳遠歸省親

河梁邂逅話襟期獵獵西風透袂衣酒臉未酡紅
葉醉鄉心先逐白雲飛客中送客難爲别此上安
山胡不歸借使家書君可寄此間無復問庭幃

山人家

片雲隔斷嶂西風三兩山花屋角紅幾畝桑麻春
社後數家雞犬夕陽中拾薪澗底青裙婦倚杖簷
間白髮翁我亦願來同隱者種桃早晚趁東風

劉伯山寄隱

寄隱幽蹤何處尋春風十里薜蘿深青山不說是
非事黃鳥自歌長短吟百折畏途休着脚十分明
月是知心不應誤放桃花出惹得漁翁話古今

朱溪澗

路轉峰回又一村天寒大半掩柴門雲融山脊嵐
生翠水嚙沙洲樹出根任擁重裘風亦冷未投荒
店月先昏今宵只傍梅花宿㾓得清氣入夢魂

丹山書堂

作室懸知要肯堂而翁家學劇增光一朝衿佩儒
脊合千古詩書屋壁香鑪幽煙霞歸羽館鐘山風
月落僧房如何只搦粉麻仔解縮斯文氣敢長

閑中

敢咎章縫解誤人廿於閑處着閑身腹中書在溫

仍熟麥裏詩成記不真引鶴徐行三逕曉約梅𨶹醉一壺春今朝有書誰知得新換街頭號散民

送雲泉入山

薜蘿叢裏鬱青青別是幽捿一段清水色山光皆盡本蟬聲禽語亦吟情人今不改永寇古道重方知富貴輕爲語俗交休見問邑從麋鹿訂新盟

冬暮小齋

布襪青鞋敝絮袍松扉柴几小衡茅雲甜纔釀篘三月梅吐又橫春一梢炭爲驟寒偏索價酒因不

飲頗論交窮年兀兀從人笑未用多方作解嘲

宿開峯寺

禪房花木鎖深幽借與詩人信宿留幡影分夾半廊月磬聲敲破一林秋僧偏好事能青眼佛本無心亦白頭試問青松峯外鶴歸邊曾見幾人遊

歲朝

畫角聲中舊歲除新年喜氣滿屠酥陽和忽轉冰霜後元氣更如天地初曉色催詩歸草夢春光隨筆上桃符閑門賀客相過少靜對梅花自看書

春曉山行

風掃迷陰作快晴瘦筇伴我出山扃路從初日紅邊過人在野花香裏行古水殊無趨世態幽禽頻作弄春聲棕鞋踏遍山南北只與白雲相送迎

王廉使

鼻祖名高三諫官耳孫玉立又臺端氣增浙左霜威動雨帶終南山色寒攬轡肯教狼臥地歸班便合豸簪冠公餘詩興清於雪細嚼梅花入肺肝

幽興

不喊千鍾賦一簞天公有意養痴頑書猶能看未消老詩亦莫吟方是閑寛着庭除貪貯月少栽竹村要觀山客皆雨日無行迹又上苔花幾點斑

眞山民詩集

宋眞[redacted]山民[redacted]著

明潘是仁訒叔甫輯校

五言絕句

梅仙山 梅福鍊丹地

西都不知壽安用獨長年縱有丹爐在難吹漢火燃

螢火

微蹤一腐草霜重不禁秋想悟浮生短常爲秉燭遊

蜜蜂

釀成百花髀聊爾了口腹人知口中甘誰料腹中毒

觀書自嘆

皓首抱遺經堪憐悞一生空共蠹魚飽自作恐饑聲

古水夜泊

入夜始維舟黃蘆古渡頭眠鷗知旅客飛過蓼花洲

草

草枯根不死春到又敷榮獨有愁根在非春亦自生

百舌

花間報曉晴巧弄百般聲未可嫌饒舌猶勝鴈不鳴

秋扇

人心有炎涼我心無歡悲篋中重自珍會有薰風時

訪李延不値

白雲滿空山山空人未歸拄杖莫敲門恐驚白雲飛

七夕

世上痴兒女爭趨乞巧筵婦鳩甘抱拙不詣鵲橋仙

眞山民詩集

宋眞[seal] 山民[seal]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七言絶句

楊妃

三郎掩面馬嵬坡生死恩深可奈何塵土驛傍何足恨潼關茂處骨埋多

水菓海棠

不將翠袖捲紗紅惟得陳玄奪化工想是太眞春

睡足夢魂正在黑甜中

三月晦日與鄧石諸友閒遊東園分得空字

韶光收拾太匆匆眼底浮花一掃空留得數枝紅藥在五更分付與東風

年少遊春

錦袍朱帶玉花驄嘗意追歡紫陌東只道春風屬楊柳不知楊柳有秋風

山間早春

小桃枝上逞年華隨分紅開一兩花將謂春風只城市也吹春色到山家

三月晦日

九十風光能有幾東風遣作送行人樽前莫惜今朝醉明日鶯聲不是春

髙帝

未央前殿養疴時想記當年俎上危借問杯羹何等語如今安用玉卮爲

晚步

未暝先啼草際蛩石橋暗度晚花風歸鴉不帶殘

陽老留得林梢一抹紅

春閨詞

愁鎖眉尖未肯消何心更待兩娥嬌一春螺黛渾無用付與東風染柳條

山間秋夜

夜色秋光共一闌飽收風露入脾肝虛簷立盡梧桐影絡緯數聲山月寒

新年

粧點春光到眼邊凍消殘雪暖生烟杏桃催換新

秋色惟有寒梅老一年

九日

懶把黃花插滿頭正緑老大見花羞年來破帽獨
冠悞好倩西風吹去休

醉餘再賦

堪嘆詩翁酒興豪醉餘猶復一登高西風抵苑相
搓撼爭奈儒冠裹得牢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

（金）元好問撰

附錄一卷

明弘治刻本

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金元好問撰。好問字裕之、秀容人。登興定五年進士。歷內鄉令。天興中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事蹟具金史文藝傳。是集凡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為明儲巏家藏本。宏治戊午、沁州李瀚為刊版以行。前有李冶徐世隆二序。末有王鶚杜仁傑二跋。集末附錄一卷、則儲巏所裒輯也。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末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衆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為具有法度。晚年嘗以史筆自任、構野史亭。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裒輯紀錄至百餘萬言。今壬辰雜編諸書雖已無傳、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所著。故於三史中獨稱完善。亦可知其著述之有裨實用矣。

遺山先生文集序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為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噎白則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趨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滌盪其襟靈故天下之人為之咨嗟謠詠鼓

舞踊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已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獻能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圍棊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

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方希翮羽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沒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得什一二其所謂大全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歉焉若懷宿負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

第忠傑有文如淇與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予序引予謂遺山之文之名有目爭睹有耳咸聳庸何序為惟君有盖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

主上龍居潛邸挹君盛譽一見遂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

神聖御天文治蜎興
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西堂東觀
金華延閣之選尤所
注意者曷嘗不
設燎以待之而
側席以求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
鑾坡掌
綸誥稱內相久矣柰何遇千載而心
違際昌辰而身徃此非君遺恨也耶
尚賴挪如京之賢有慰韓吏部之志
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
足騰芳於百世頋予朴學未暇顕評
言念舊游聊為揚搉云爾中統三年
陽月封龍山人李冶序

遺山先生文集序

文之為物何物也造物者寔靳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為人則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歸之雅故為詩為歌為賦為頌為傳記為誌銘為雜言為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為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斲喪文氣奄奄幾絶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

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已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奬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泛愛至于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

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澁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

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爲斯人乎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求其完集刊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世隆序

附錄儲太僕先生手簡

憲旆出巡時匆匆不克一奉
高論迄今耿耿昨揚令書至適
執事欲刻
遺山先生文集使来嚾處取之
嚾慕

遺山甚篤嘗以不見全集為恨
訪之十數年始得秘本于今禮
部程公錄而藏之欲托好古者
刋行而未得也承領
雅意忻喜無量遂借初本再校
一遍但其中亦有一二處訛缺
緣無它本可證柰何柰何然古
書之行於今者未必皆能完好
也
遺山文章大家著述贍富如中
州等集不行於世久矣
執事企仰鄉賢汲汲表章之甚
盛舉也全集四十卷納上外傳
誌題贈諸作乃嚾於它集中輯
錄者亦請并刻之盖遺山在當
時已為名人碩士所重不待後
世始知子雲也須得楷書有典
則者另寫槧本乃可入梓閒下

許州規措諒承委得人矣太康
吏田謹附狀秋暑唯
惠時珎攝不宣
七月十四日嚾頓首復
省齋李先生行臺執事

遺山先生文集總目

古賦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雜言
古樂府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五言六言絶句
碑銘表誌碣　記
序引　銘
賛　頌
七言絶句　宏詞
書　疏
雜體　上梁文
青詞　祭文
題跋

遺山先生文集總目

遺山先生文集目録

顧齋張德輝類次

卷第一

古賦
秋望賦　蒲桃酒賦
新齋賦　行齋賦
五言古詩
箕山　緱山置酒
同希顔再登箕山　光武臺
潁亭留别　隱亭
出京　元魯縣琴臺
潩水　雜著五首
古意一首　潁谷封人廟
贈荅劉御史雲卿四首
送欽叔内翰并寄劉白二君五首
飲酒五首　後飲酒五首
德擇師清凉草堂　少林
龍潭　麥歎
北邙　龍門雜詩一首
豈山懷古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示姪孫伯安　種松
虞鄉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雜詩四首　釆杞
宿菊潭　觀淅江漲
鸛雀崖北龍潭　五松平
阻雨張主簿草堂　贈答楊煥然
送詩人李正甫

卷第二

五言古詩

萬化如大路　曉發石門渡濡水道中

放言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
黃公廟　學東坡移居八首
歷下亭懷古　舜泉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同妳熊賦濟南廟中古檜
銅鞮次村道中　蕭齋詩并引
別李周卿三首　訓韓德華送歸之作
戊戌十月山陽夜雨二首
看山　九日讀書山十首
留月軒　梨花海棠二首

趙吉甫西園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
寄英禪師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
山橫幅　宿張靖田家
曲阜紀行十首　寶嚴紀行
鴈門道中　岳祠齋宮夜宿
示程孫四首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痺
同白兄賦餅中玉簪野史亭雨夜感興
哭延孫　贈鸎
讀書山月夕一首

卷第三

七言古詩

虞坂行　畫馬為邢將軍賦
秋蚤　南溪
送郝講師住宗福宮　范寬秦川圖
赤壁圖
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西園　愚軒為趙宜之賦
雙峯競秀圖　西窗
二月十五日鶴　聞欽叔在華下
聞商卿還山中　送李長歸關中

雪後招王子襄飲　半山亭招仲梁飲
鄧州城樓　宛丘嘆
游黃華山　巨然松吟萬壑圖
密公寶章小集　荊棘中杏花
太白獨酌圖　松上幽人圖
送張君美往南中　戲題新居
贈蕭鍊師公弼　送弋唐佐董彥寬南歸
蕭仲植長史齋　送宋省參并寄洛府諸人
覓神霄道士古銅爵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圖
洮石研　贈休粮張鍊師

天井關

卷第四

七言古詩

讀書山雪中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過晉陽故城書事　蟾池
贈答張教授仲文　高門關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年夏六
月作花　馬嶺
賦王君璋雲峽并序　賦張聖與雲岩并序
劉遠筆　贈周良老

鴻溝全欽叔賦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祖唐臣愚庵　過井陘
北岳　天涯山
智仲可月下彈琹圖　常生棼生四十月然
作字喜為賦詩　贈利州侯神童
奚官牧馬圖　紫薇劉丈山水濟川賦
王右丞雪霽捕魚圖　跋酒門限邵和卿
醉歸圖　題張彥寶陵川西溪圖
為韓德華子阿魯制字阿平并序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

字送夢臣北上并序　送王彥孝
趙題學以酒見餉且求制名
劉時舉節制雲南　贈張潤之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送張子益北上并引
贈別孫德謙　汾亭古意圖
太原贈彥遠
換得雲亭帖喜而賦詩
康泉新居　過劉子中新居

卷第五

雜言

去歲君遠遊　此日不足惜
送希顏赴召西臺　嵩山玉鏡
虎害　飲酒
送高信卿　許趙宜之
題志堅畫龍為劉鄧州賦
送詩人秦簡夫歸韓城別業
紀子正杏園燕集　送李參軍北上
王黃華墨竹　泛舟大明湖
九月七日夢中作　賦邢州鵲山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湧金亭示同遊諸君　南冠行
醉後走筆　晴南湖雪景乘騾圖并引
癸卯歲杏花　題劉紫微養民野醉圖
贈答趙仁甫　下黃榆嶺
驅豬行　靈臺感遇
水簾記異　洪谷聖燈
食榆莢　李峪園亭看雨
游龍山　醉中送陳季淵
游承天鎮懸泉　送弋唐佐還平陽
游泰山　付阿秃誦

卷第六
古樂府
天門引　蛟龍引
湘夫人詠　湘中詠
孤劍詠　渚蓮怨
芳華怨　後芳華怨
結楊柳怨　秋風怨
歸舟怨　征人怨
塞上曲　西樓曲
後平湖曲　洧川行

長安少年行　黃金行
隋故宮行　解劍行
征西壯士謠　望雲謠
望歸吟　梁園春五首
探花詞五首　獵城南
春風來　幽蘭
梅花　寶鏡
續小娘歌十首

卷第七
五言律詩

懐益之兄　汴禪師自斵普照瓦
為研以詩見餉為和二首
懸雨　病中
叢感卿挽辭　老樹
陽翟道中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
上韻　太室同希顏賦
送登封張令西上　方城道中懐山居
孟州夾灘餞承之御史家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勝槩
少室南原　寄贈龐漢茂和
洛陽古城曉陽門早出
聞希顏得英府記室落睨
得姪摶信三首　阿千始生
長壽新居三首　少林雨中
十二月六日二首　癸巳除夜
得一飛姪安信　短日
送毋受益自潞州歸嵩山
寄握孫鉄安　贈汴禪師
已亥元日
送楊奐公兼簡秦彥容李天成

發濟源　倪莊中秋
荅潞人李唐佐贈詩陽興砦
懐粹中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
遊七嵓　送崔振之還家汴梁
驂仙臺夜雨　續陽平愛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
九月晦日王村道中　十月四日往閔南
寄王丈德新二首　舊國
和仲梁　甲辰夏五月積雨遣
悶二首　陽泉棲雲道院
劉子中梦庵　丙午九日菊詠二首
感事　酧中條李隱君邦彥
送邦彥北行　同冀文明秀山行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壬子月夕　庚子三月十日作
送　揚善關中之行　京兆潘司官居三首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詩
送關子賁集和之北上庫城
妻生北上　遣興
八月并州鴈　示白誠甫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寧魯伯
送文生西上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卷第八

七言律詩

秋懷
帝城二首
僕射陂醉歸即事
春日
橫波亭
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
度太白嶺往昆陽
寄希顏二首
懷益之兄
昆陽二首
寄西溪相禪師
葉縣雨中

寄答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
潁亭
山中寒食
楚漢戰處同欽叔賦
懷叔能
留別仲澤
鄭州上致政賈右丞相公
寄答景玄兄
寄辛老子
後灣別業
劉文仲通家挽
會善寺
寄欽用
楊之美尚書挽章
李屏山挽章二首
內鄉縣齋書事
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馬鄧驛中大雨
除夜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光甫內鄉新居
西齋夜宴
十月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丹霞下院同仲澤賦
春日半山亭游眺
別程女
出山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新野先主廟
石門
獨峯楊氏幽居
渡湍水
十日登豐山
岐陽三首

圓城病中文舉相過
讀靖康僉言
雨後丹鳳門登眺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浩然師出圓城賦鶴詩為送
追用座主閑閑公韻上致政馮內翰二首
懷秋林別業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
永寧南原秋望
中秋雨夕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喜李彥深過聊城
與張杜飲
秋夕
夢歸
白屋
淮右

徐威卿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贈別
即事 望王李歸程
秋夜 甲午除夜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三仙祠 送輔之仲庸還大梁
𢇁江沉舟有懷李郭兩君
送杜子 眼中
送杜招撫歸西山 寄欽止李兄
有寄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
別王使君文從之 寄汴禪師
衛州感事二首 望蘇門

卷第九
七言律詩
望嵩少二首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羊腸坂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太原
外家南事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
家秋日牡丹 桐川與仁卿飲
過濟源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

官園採梅同康顯之賦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
別康顯之 寄楊飛卿
雨夜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
別張御史 出東平
再到新衛 別冠氏諸人
入濟源寓舍 鎮平縣齋感懷
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
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
四哀詩

李欽叔 冀京父
李長源 王仲澤
過李長源故居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
晴夜半讀書山看月明日作
杏花二首 醉後
賦南中楊生玉泉墨 贈張文舉御史
寄答飛卿
留別龍興汴禪師普照鑑禪師
赤石谷 贈楊君美之子新府
𪓬亭同麻知幾賦 答公茂

過應州　應州宮寶寺大殿
懷安道中寄曹徵君子玉
五月十一日擇軒忌辰追懷
感事　王溪
華不注山　岳解元生日
感興　發起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
感事
閔特上書華國幕府感懷
春寒　即事

示懷祖　示崔雷詩社諸人
弘州贈曹丈子玉　和仁卿演太白詩二首
燕府白兔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藏詩卷
出都二首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紫牡丹三首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贈答樂丈舜咨　都運李丈袁挽
贈答郝經伯常　呂國材家醉飲

洛陽
過三鄉望女几邨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二首
為鄧人作詩　贈張主簿倩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寄劉繼先　寄楊弟正卿
為鮮于彥魯賦十月菊
贈答同年敬鼎臣　寄英上人
寄答仰山諶書記　九日登平定涵雲樓故基
平定鵲山神應王廟　寄答商孟卿
答石子璋因送其行留別仲經

別周卿弟　寄叔能兄
賀威卿徐弟得雄

卷第十

七言律詩
追錄洛中舊作　東園晚眺
十一月五日發杜西張石嶺閑書所見
陀羅峯二首　追懷曹徵君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晉溪
弔岳家千里駒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
十三日度嶽嶺　玉泉二首

玄都觀桃花　贈張致遠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菴英上人
汴梁除夜　與馮呂飲秋香亭
哀武子告　贈李春卿
甲辰秋留別丹陽　龍興寺閣
別緯文兄　寄掾崧甫北上
荅定齋李兄　空山何巨川虛白菴二首
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
哭樊帥　寒食
送樊順之　蜀昭烈廟

宿翠屏口　王敦夫祥止菴
過寂照菴別陳文　梁移忠詩卷
喬千戶挽詩　贈王仙翁道成
常仲明教授挽辭　追錄舊詩二首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即事呈邦瑞
和白樞判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超然王翁哀輓　大名贈荅張簡之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　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
贈荅鴈門劉仲修　餘慶堂
寄荅劉生　別董德卿

送端甫西行　讀李狀元朝宗禪林記
同嚴公子大用東賞梅
中庸先生吾示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內翰
擇之所述家傳　賀中庸老再被恩綸
趙汲古南園　挪亭雨夕
玉峯魏丈家挽　清明日改葬阿辛
寄謝常君卿　送武成之往漢陵
送劉子東游　甲寅九日龍泉二首
十日作　贈荅普安師
孝純完立還奉　曹壽之平水之行

追懷趙介叔　追懷友生石裕卿
挽鴈門劉克明　贈荅平陽悅舜臣
賈浩東城中隱堂　約嚴侯泛舟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　贈蕭漢傑
送曹幹臣　國醫王得民詩卷
慶工部趙丈八秩之壽　唐祖臣挽章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龍泉
感寓　存歿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趙元德御史兄七秩之壽

張村杏花

卷第十一

五言絶句

洛陽高少府　陽後庵五首
内鄉詩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山居雜詩六首　梁父吟扇頭
南樓月夕有懐　辛亥寒食
山中晚春　得綿文兄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六言

定齋兄寫真　巨然秋山圖
德和尚墨竹扇頭　曹得一扇頭
唐子達扇頭

七言絶句

論詩三十首丁丑歲三鄉作
文湖州草虫　京都元夕
西園　藍采和像
鴛鴦扇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出京　惠崇芦鴈三首
早起　書生

銅雀臺瓦硯　步虛詞三首
拙庵為温甫賦　風雨停舟圖
納凉張氏莊二首　送窮
楊柳　梁縣道中
自題寫真二絶　再題
吳子英家靈照二圖二絶
劉鄧州家聚鴨圖　戊子正月晦日内鄉西城遊眺
長壽山居元夕
閻仲澤丁内艱　贈眼醫武濟川
感鞹中師竹拂子　題醫陽楊氏戲虎圖
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賦二首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絶
同希顔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華華二字
同希顔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絶
從鄧帥覓酒　鎮平寺孫伯安箏
黃筌龜藏六圖為左丞賦
鎮平書事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超化　山居二首
寄女嚴三首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無題二首　題省掾劉德潤家藏畫圖
布顏挽詩五首　出鄧州
過布顏故居四首　雜著九首
戚夫人　題山谷小艷詩
冢山歸夢圖三首　四皓圖
雜著

卷第十二

七言絶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
春夕　梅花

溪上　危軒楊秘監雪行圖
楊煥然生子四首　記夢
啓母石　雜著四首
內鄉詩　眉二首
送窮　三鄉時作
出都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登珂山寺三首　夢中作
奉酬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
杏花　聊城寒食
姨母隴西君諱日作　宿神霄北菴夢中作

夜雪　寇氏趙庄賦杏花四首
自趙莊歸冠氏二首　戲贈白髮二首
戲題醉仙人圖　濟南雜詩十首
題解飛卿山水卷　趙士表山林草堂圖二首
倫鎮道中見槐花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聞歌懷京師舊遊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龍泉寺四首　李進之迂軒二首
出鎮州　過邯鄲四絶句
楊秘監馬圖　竹溪夢遊圖
藥正卿餉酒　王都尉山水

贈絶藝杜生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自題二首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內黃道中楚王廟　題蘇氏寶章
劉氏明遠菴三首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
南關二首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二首
惠崇獐猿圖　寄史同年二首
宋周臣生子三首　乞酒示皇甫季真
李白騎驢圖　許由擲瓢圖
九月晦　雜著

送窮　即事
過侯相公雲溪　陳德元竹石二首
同漕司諸人紅梨花二首
吳子寳樗庵二首太乙蓮舟圖三首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初發潞州　雜詩六首道中作

卷第十三

七言絶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賦餅中雜花七首　贈友卿二首

解嘲二首
為衍聖公題張公佐湘江春早圖二首并引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杜生絶藝
以玉連環為呂仲賢壽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數首以詩為贈
壽之貫南中山水并畫序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横披四首
東山四章　曉起
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華縣夢中所得

春歸　感興四章
從孫顯卿覔平定小山
發南樓度鴈門關二章
墨竹扇頭　王希古乞言
龍門公墨竹風烟夕翠二首
從希顏覔篤耨香二章
戲贈柳花　喬大夫人墨竹
醉猫圖二章　自題中州集後五章
講武城　桑山道中二章
善應寺五首　摘瓜圖二首

黃華峪十絶句　七賢堂
峽口食鯿魚有感　大簡之畫松風圖二首
秋江待渡横披　贈答要襄叔二首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秋江曉發圖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餉謾成三詩為謝
題鷺鷥敗荷扇頭　西山樓為王仲理賦二詩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章
燕省掾馬張彥通舉釋菜之廢仁卿以詩
美之亦賦二首

来菊圖爲北京侯潛賦二詩
無塵亭二章　李廣道寫真二章
錢過庭烟溪獨酌圖二章
蒼崖遠渚圖二章　三士醉樂圖
鄉郡雜詩五章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章
題商孟卿家晦道堂圖二章
題商正叔隴山役行圖二章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章
東平李漢卿草虫卷二章
郭熙溪山秋晚圖二章

七賢寒林圖　右丞文獻公著色廉圖
李仲華溈流高樹圖二詩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三詩
前高山雜詩七章　楚山清曉圖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
贈子范家兒子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三鄉雜詩三首　鈞州道中

卷第十四

七言絶句

揄杜峽口村早發　十月二十日雪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章
哭徽君子玉二章　早發安生道中雨木冰
書貽第三女珎　隱秀君山水
送子微二章　楊秘監馬圖
岳山道中　雪行圖
寄杜莘老三章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劉君用可菴二首　耀卿西山歸隱二首
雪岸鳴鶴　東卅射騎
虚名　校書圖二章
題劉庾卿小字難素冊後二章

龐都運山水　歸義僧山水卷
武善夫桃溪圖二章
巢雲暗雪圖　書扇贈李湛然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章
祖唐臣所藏樗軒畫冊二題
客意　走筆題十老會請跡
七夕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壬子寒食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過威州鎮厲王故居　眞味齋
歸義興侍者谿山蕭寺橫軸
喬夫人絲繡仙人圖出山像
胡壽之侍月軒三章　論詩三首
起禪師晦迹庵　自題寫眞
贈寫眞田生三章　贈高君用
周才卿拙庵　郭大方自適軒
風柳鳴蟬　晴景圖
僧寺阻雨　金山
王子文琴齋　賈彥清飛雨亭橫披

讀漢書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
石勒問道圖　花光梅
舊與趙景溫　夏山風雨
眷雲滄治　雪谷早行圖二首
胡叟楚山清曉　辛亥九月末見菊
答俊書記學詩　夜宿山中
臺山雜詠十六首　跨牛圖
贈湛澄之四章
乙卯二月歸自汴梁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
三門集津圖　乙卯端四日感懷

山村風雨扇圖　跋蕭帥鷺鷥敗荷扇頭
麥顯之扇頭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貞燕二首　楊秘監雪谷早行圖
杜莘老夏日汾亭橫軸
武元直秋江罷釣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
題馮漕緩之碩人在㵎橫軸
題邢公達寒梅凍雀圖
秀隱君山水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章

梁氏先人手書
題杜國寶祖考行狀後三絕句
詩贈嘗子野三章　戲相師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卷第十五

宏詞

章宗皇帝鐵券行引
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擬賀登寶位表　擬立東宮詔
擬除樞密使制　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

擬除司農卿制

卷第十六

碑銘表誌碣

評章政事壽國張公神道碑

王黃華墓碑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卷第十七

碑銘表誌碣

閑閑公墓銘　朝散大夫胡公神道碑

寄庵先生墓碑　朝列大夫張公墓表

卷第十八

碑銘表誌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卷第十九

碑銘表誌碣

內翰王公墓表　內翰馮公神道碑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馮君神道碑銘

卷第二十

碑銘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張君神道碑銘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濟源張公神道碑銘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御史程君墓表

平叔墓銘　希顏墓銘

太司農丞康君墓表　聶元吉墓誌銘

卷第二十二

碑銘表誌碣

大中大夫劉公墓碑　中順大夫張公墓碑

陽曲令周君墓表　奉直趙君墓碣銘

史邦直墓表　御史孫公墓表

卷第二十三

碑銘表誌碣

廉訪使楊君神道碑

景玄墓銘　文儒武君墓銘

郝先生墓銘　曹徵君墓表

卷第二十四

碑銘表誌碣
真定教授常君墓銘
善人白公墓表　南峯先生墓表
臨海弋公阡表　遯然子墓碣銘
蘇彥達墓銘　廉太醫墓誌銘
張遵古墓碣銘　張君墓誌銘
卷第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族祖處士墓銘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敏之兄墓銘　贊皇郡太君墓銘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聶孝女墓銘　孝女阿秀墓銘
卷第二十六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卷第二十七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朮虎公神道碑
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奉國上將軍武庫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卷第二十八
墓碣表誌銘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寶豐縣令郭明府墓碑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卷第二十九
碑銘表誌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忠武任君墓碣銘
信武曹君阡表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故帥閻侯墓表
卷第三十
碑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冠氏趙侯先塋碑　西寧同知張公之碑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卷第三十一

墓銘碑表
清涼相禪師墓銘　華嚴寂大士墓銘
積雲墓銘　孫伯英墓銘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天慶王尊師阡表
沖虛大師李君墓銘　通真子墓碣銘

圓明李先生墓表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告山贇禪師塔銘

卷第三十二

記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東平府新學記　博州重修學記
趙州學記　壽陽縣學記
代冠氏修廟學記　葉縣中嶽廟記
長慶泉新廟記　三皇堂記
崔府君廟記

卷第三十三

記
鄧州新倉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警巡院廨署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市隱齋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順天府營建記
邢州新石橋記
睹錦堂記　馬侯孝思堂記
致樂堂記　友山亭記

卷第三十四

記
王無競題名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故笠澤叢書後記　畫記
濟南行記　東游略記
兩山行記　毛氏宗支石記
尚書吳辨夫壽冢記　樊侯壽冢記

卷第三十五

威德院功德記　竹林禪院記
少林藥局記　壽聖禪寺功德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忻州天慶觀重脩功德記
太古觀記　長庵記
紫微觀記　朝元觀記
清真觀記　通仙觀記

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杜詩學引
東坡詩雅引　東坡樂府集選引
錦機引　集諸家通鑑節要引

十七史蒙求序　拙軒銘引
如庵詩文序　琴辨引
雙溪集叙　鳩水集引
楊叔能　亨集引
新軒樂府引　逃空絲竹集引

卷第三十七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陶然集序
木庵集序　南冠録引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送秦中諸人引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送高雄飛序　寒食靈泉宴集序
太原昭禪師語録引
髙和尚頌序　寒食會要引
元氏集驗方序　周氏衛生方序

卷第三十八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良佐鏡銘　默庵銘
布衾銘　無絃琴銘　最樂堂銘

超然堂銘　太古堂銘
皇極道院銘　天硯銘
小紫玉池硯銘

贊

手植檜聖像贊　老人星贊
范文正公真贊　趙閑閑真贊二首
苑録師真贊　寫真自贊
讀經圖贊　張炁道煉師真贊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卷第三十九

書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與樞判白兄書　答中書令成仲書

答聰上人書　答嚴大用萬戶書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清真道院營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太師住天封疏

興國院改律為禪請住持疏

曹子歸塋疏

雜體

麻社張諸人詩評　射說

酒裏五言說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商氏家世錄　故物譜

卷第四十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南陽廨署上梁文　外家別業上梁文

青詞

中令耶律公追悼先妣國夫人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劉宣撫設醮青詞

張善千戶青詞　樊守謝土詞

郡守天池祈雨詞

祭文

祭飛蝗文　爲第四女配婚祭家廟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跋閑閑公自書樂堂詩

跋張二相帖　跋蘇黃帖

跋松庵馮文書　跋蘇叔黨帖

跋東坡和淵明詩後

題蘇氏父子墨帖　題許汾陽詩後

毛氏家訓後跋語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跋龍岩書柳子厚獨覺詩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遺山先生文集目錄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一

順齋張德輝類次

古賦

秋望賦

步裴回而徙倚放吾目乎高明極天宇之空曠闖纖律之崢嶸于時積雨收霖景氣肅清秋風蕭條萬籟俱鳴菊鮮鮮而散花鴈杳杳而遺聲下木葉於庭皋動砧杵於燕城穿林早寒陰崖晝冥濃淡霏拂繞白紆青紛蘿薄之相依浩霜露之已盈送蒼蒼之落日山川鬱其不平瞻彼轘轅西走漢京

虎踞龍蟠王伯所憑雲烟慘其動色草木起而爲兵望崧少之霞景渺浮丘之獨征汗漫之不可與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清風於箕潁高巢由之遺名悟出處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并繄南山之石田維亭晧之所耕老鍤盤盤空谷淪精非雲雷之一舉將草木之偕零太行截天大河東傾邈神州于西北悅風景於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寂寞而潜驚激商聲于寥泬慨涕泗之緣纓吁哦哉事變於已窮氣生乎所激豫州之士徒於慷慨擊節之誓西域之侯起于窮悴傭書之筆諒生世之有爲寧白首而坐食且夫飛鳥而懷故鄉嫠婦而憂公室豈有夷墳墓而剪桑梓視若越肥而秦瘠天人不可以偏廢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則時之所感也非無候蟲之悲至於鑿六翮而睨層霄亦庶幾乎鷙禽之一擊

蒲桃酒賦并序

劉鄧州光甫爲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

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秘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于予寧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予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决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

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

蔓千年醬其無涯豈斂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胚
胎意天以羌醲而飽予出遺法于湮埋索罔象之
玄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霎已薄而仍
栽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悁于中懷覺松津之孤峭
羞桂醑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蘗之中妹水泉資
香絜之助秫稻取精良之材致衆技之畢前敢一
物之不階艱難而出美好枝說毒之貽哀緊工倕
之物化與拊慶之心齋既以天而合天故無往乎
靈臺吾然後知珪璋玉斝青黃本災音哀而鼓鐘
味薄而盤捧惟捍殘天下之聖法可以復嬰兒之

未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新齋賦

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饜飫若有所得以爲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爲新齋且爲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爲說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丘陵爲山而器乎畫萑霜堅冰而致于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再之漸狂聖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爲神附陳迹以自觀悼吾事之良勤夫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出處語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穀有一日之歸仁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根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津捐塵名以自攀適以增煩而益囂我卜我居於淅之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蓋嘗論之生而知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躐憤則啓悱則發亦愚智之所均齋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絜己以進童子可以進聖門顧年歲之來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

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又安知溫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爲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行齋賦

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得王氏之敗屋爲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君爲之補鏬漏治蕪穢蓋十日而後可居蓽門圭竇故事畢聚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予以爲士之貧至於君極矣無祿以爲養無田以爲食無僮僕爲之負取無子弟爲之奔走無好事

者爲之謀緩急而功薄少率貲無旬日計泰然以
閉戶讀書爲業不以爲失次而以爲當然不以爲
怨不以爲憂而又且以爲樂也然則不謂之無媿
其名也而可乎遂爲賦云

賦分在人如物有常互鶴與鳧無益短長力有可
求勝天不祥福不盈賤一敗莫償莫難養心操存
舍亡出入無時兮莫知其鄉飽飢有時而激兮怒
殆拳虎之貽殃我思古人動靜有方靜以養虛剛
以作强兮以勉汙愚以退藏屹中立而不倚遊擯
濆而獨障直釣磻溪之魚完節單于之羊有漆身

以爲厲有被髮而爲狂仕汙世而執靮拘殊俗而
解裳太阿存蕪善之達縕袍有不求之臧惟夫長
劍大冠以揖讓人主之前者若固有故木食澗飲
雖至於勞筋骨而卧體膚者爲無傷古有之居不
隱者志不廣身不抑者志不揚士固有遯世而不
復見然愈揜而愈彰南山蒼蒼北風雨霧有蘭不
彫俟春而芳偉哉造物又將發吾子之幽光耶附太
卯阿衡見文選

五言古詩

箕山

幽林轉陰崖爲道人迹絶許君捿隱地唯有太古
雪人間黃屋貴物外秪自賞尚厭一瓢喧重貧寧
所背降衷均義稟汨剝志智决得隴又望蜀有齊
安用薛干戈焚爇福宇宙日流血會連蹈東海夷
叔采薇蕨至今陽城山偽華兩立埋古人不可作
百念肺肝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緱山置酒 同內翰馮丈叔獻雷見本韻賦詩分韻得貴字

靈宮肅清曉細招含古春人言王子喬鶴馭此上
賓白雲山蒼蒼平田木欣欣登高覽元化浩蕩融
心神西望洛陽城大路通平津行人細如蟻擾擾

爭紅塵蓬萊風濤深裂毛日夜新殷勤一杯酒媿
爾雲間人

同希顔再登箕山

千年箕山祠蘿逕深以悄桂樹不復見克鼓餘秋
篠盤盤盡絶頂石峯平木杪長風萬里來筋骸覺
輕矯側身望岩寶辭衣憩林表是時夏春交野色
亂青綠川光乍明滅地脉互縈繞岡巒蟻垤出井
邑蜂衙擾紅塵洛陽會白雲太行曉元功信寞漠
一覽疑可了悟彼東山人胸中魯宜小

光武臺

東南地上遊荆楚夾四衢游子十月來登高送長
淮當年赤帝孫提劍起蒿蓬一顧渙冰斷再顧新
都空雷霆萬萬古青天看飛龍巋然此遺臺落日
荒烟重誰見經綸初指揮走群雄白水日夜東石
麟幾秋風空餘廣武歎無復雲臺功

潁亭留別（同李冶仁卿張肅子敬王元亮子正分韻得畫字）

故人重分攜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
借北風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鬱崢嶸了不受
陵跨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
本閑暇壺觴負吟嘯塵土足悲咤迴首亭中人平
林澹如畫

濦亭

春物已清美客懷自幽獨危亭一排徊倫然若新
沐宿雾淡野川元氣浮草木微茫盡楚尾平遠疑
杜曲生平遠游賦吟諷心自足瑀來著世網抑抑
就邊幅人生要適情無乃復何求乾坤入望眼容
我謝羈束一笑白鷗前春波動新綠

出京（史院得告歸嵩山侍下）

從宦非所堪長告欣得請驅馬出國門白日觸隆
景半生無根著飄轉如斷梗一昨隨牒來六月阻

歸省城居苦湫隘群動日蛙黽斷嬈山中人圍茅
遂幽屏塵泥免相涴夢寐見清潁矯首孤飛雲西
南路何永

元魯縣琴臺

荒城草木合破屋風雨侵千年一琴臺巍爲湍盈
撲遺愛食縣社公卑不堪任此臺即甘棠忍使無
餘陰勞舍高以華大豪日捐金矜云玄武春見物
憑陵举尚倚抑玄虛墮興誰當爲我與薦寒泉百
拜公來賤公來不能知落日下飢禽懷我空山裏
鶴飛猿與吟當年千萬歌補衮一何深承平示得
意獨能正生活君相此一時又復悟良箴諫臣坐
廢熱盡亦起幽沉蒲輪竟頹毅香火空深林寂寞
投書室孫甥舉遺衆生平諒已然蔣俗刻來今千
山爲公臺萬籟爲公琴變聽不益世月露爲知音
人間蹄涔耳已矣非公心（元道州大梁以元魯山爲元魯縣見臺今爲玄武之祠故）

濦水（國郾城張伯玉郡音作）

濦水復濦水東望隅行役鼓動一杯酒適酌隱亭
月來懷紫髯卻冠佩見宍兀岩岩石青崎嶺鬱松
有發裝四功名會脫落豪俠窩中州有士論指與

雷李吾掛弓須扶桑洗劍必須拗皇天斬姦䰟一
世惜英物神交付冥漠生氣凜毛髮古來天下馬
萬里入超忽良樂不出世無市空駿骨狂歌叫扶
雲北風撼林樾

雜著五首

稟氣寡所諧衣食固無端所業在農桑甘以辭華
軒田家豈不若歲功聊可觀帶月荷鋤歸裴回丘
隴間曖曖遠人村紛紛飛鳥還養真衡茅下無
異患于遊謝荷蓧翁躬耕非所嘆
守拙歸田園淹留自無成長吟掩柴門遂與塵事
冥素月出東嶺夜景湛虛明揮杯勸孤影杯盡壺
自傾逍遙望白雲千載有深情
榮叟老帶索原生納決履遊我此前脩久而道彌
著人生少至百每每多憂感量力守故轍餘榮何
足顧棲遲固多娛幾人得其趣
桃李羅堂前霜露榮悴之咄咄俗中愚人道每如
茲冬嶺秀孤松卓然見高枝提壺撫寒柯慷此貞
秀姿願留就君住終身與世辭
世短意恒多時駛不可追感彼栢下人泫然沾我
衣還生會歸盡彼此更共之理也可奈何一觴聊

可揮酒中有深味情隨萬化遺西南望見墟靈人
侍丹池我無鵬化術帝鄉不可期且極今朝樂千
載非所知

古意一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蹟討入成
春秦中多貴游幾與書生親年年拖關吏空笑西
來頭在昔學語初文兒已卜鄰跛鱉不量力強欲
緣青雲四十有妝衆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獻賤
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適合僅一二
飢寒我何人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嬈飛花濃半容盈盈兩無語纖纖爭春
風春風何許來艸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夸
兒童昨夜花正開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駐併與
繁華東擬摘千歲姿觀鮮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
復難為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潁谷封人廟

洩洩潁谷雲融融潁川水封君去我久水雲自清
美人言君善諫微意得鄭子特於悔悟時一語發
天理夫孝動天地土苴及頑鄙反身而未誠善諫
且敗矣如何千載下乃與茅蕉比我行潁川道來

念貧甘旨願作頳尾魴因之日千里

贈恭劉御史雲卿四首

稽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派辟翩萬里氣聖途已駿
駿太華語三日副我夙所欽濂溪無比派此道日
西沉百年牛山木不復秀穹林南風絃寥寥聞紋
猶賞音獨憐寄是于一我無古今共學君所貪適
道我豈任相酧無別物徒有好賢心
阿京吾所畏早生號能文初無王家癖聲光自流
聞此行不虛不得拔大小君信知珠玉羽及當盖
礪群君家有箕裘聖學待冊敎但使本根在枝葉
復何云敎勤五色筆未用推千軍
學道有過蔽今人乃其尤溫柔與敦厚掃滅不復
留高齋當父師排擊剜冠警眞是未可必自叔有
足羞古人相與同寤復操戈才春風入萬物枯拼
特和柔克己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胥已齊百
爲不汝酧胡爲文字間刮垢捜癥疵吾道非中韓
東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
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傳聖途同
一歸論功果誰優戶牖徒自關膠漆本易投九原
知可作吾欲起韓歐

老鶴何許來澹與孤雲同相値太虛室悠然發西
東聖學要深誠惜君別匆匆何時沂水上同詠舞
雩風

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擧編

俻五首

忽忽歲云暮烈烈風霜威擧頭望長安游子從此
歸我有平生懷愛君如連枝半年姜肱被所樂良
不貲尚恨人事異離合無定時送君酒一杯侑以
拜欽辭上言行路難下言長相思
六月波盟津十月行汜水風濤脫沉舟冰雪危墮
指孝子在中野未念貧甘旨家貧親已老形瘵心
欲死古稱季路孝負米曾百里願作鯉與鮒享當
怒頳尾君歸不可緩獻壽追歲始遂知慈母心已
爲烏鵲喜
一年不製衣春服犯霜風一日僅兩食腸胃不得
充生平萬里氣頓入仳囬中田夫怒攘臂縮首甘
盲聾老兵賜顏色微喜無所容求索厭朋友勞苦
慚僕僮無聊復無聊又復招尖凶我有一樽酒澆
君塊磊胸君年始三十白髮成一翁願以寸心微
受此百慮攻君窮復何嘆不見關開公文章二百

年不滿四壁空
君性我所諳我心君所知凡我之所短君亦特有之諒事恨太銳臨斷恨太遲持論恨太高徇俗恨太卑人道自進始貧富理不齊君自不得飽欲齊何人餓乞醯乞諸鄰聖哲有明訓拔髮拯鄉人智者所不爲且如與人交交有非所宜白黑不復擇谿谿慎心脾泛愛豈不可後悔終自貽又如與人言寧復無失辭剌口論成敗白眼談歌詩世故飲黄閒能不發其機關君作損壽似覓豪華非戀念與室慾百年有良規與子各努力歲晚以爲期

古人遠相望每恨不同時同時得古人歡樂良在玆君歸豈不佳爽將滿京師門前車馬來笑言慰所思細話洛陽事高詠嵩山詩宮壺發新篘宮梅耿幽姿故應劉與白亦復念微之

飲酒五首 [illegible]

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艸深床頭有新釀意愜成孤斟舉杯謝明月蓬蓽肯相臨願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

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真獨餘醉鄉地中有羲皇淳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

刺端始萌芽忽復成禍根名虛買實禍將相安足論驅驢上邙阪逐兎出東門離官寸亦樂里社有拙言（離官寸亦樂晉諺詩云然）

萬事有定分聖智不能移而於定分中亦有不測機人生桐葉露見日忽已晞唯當飲美酒僥倖非所期

此飲又復醉此醉更酣適徘徊雲間月相對澹以默三更風露下巾袖警微濕浩歌天壤間今夕知何夕

後飲酒五首 [illegible]

少日不能飲少許便有餘比得酒中趣日與杯杓俱一日不自澆肝肺如欲枯當其得意時萬物寄一壺作病知奈何妻孥良區區但愧生理廢飢來到妻孥吾貧蓋有命此酒不可無

金丹換凡骨誕幻若無實如何杯杓間乃有此樂國天生至神物與世作酣適豈曰無妙理混漠莫容詰奏獨吾自樂何者爲帝力大笑白與劉區區頌功德

客從崧少來貽我招隱詩爲言學仙好人間竟何

爲一笑謝客言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與爾
同歸

酒中有勝地名流所同歸人若不解飲俗病從何
醫此語誰所云吾友田紫芝紫芝雖吾友痛飲真
吾師一飲三百杯談笑成歌詩九原不可作想見
當年時

飲人不飲酒正自可飲泉飲酒不飲人屠沽從擊
鮮酒如以人廢美祿何負爲我愛靖節翁於酒得
其天龐通何物人亦復爲陶然兼忘物與我更覺
此翁賢

捷禪師清涼草堂

舊隱伊陸巷把茅入宴息新居蘭香峯老屋補竭
圻鍾魚有勝氣缾錫無滯迹回頭仙人隊談笑勿
未隔結草幾成壞逆旅誰主客道人鄰許許一笑
山月白多生負詩債秋物若催索還知得新句必
少爲動色上人舊隱伊陽伊陽有伊陸巷仙人隊者女几山諸峯名

少林

雲林入清深禪房坐蕭爽澄泉潔餘習高鳥喚長
往我無玄豹姿漫有紫霞想回首山中雲靈芝日
應長

龍潭

層冰積浩蕩陵谷互吞吐窈窕轉幽堅突兀開净
宇回頭山水縣亦棲壁壘土孫雲鉄綠北宇宙一
俯仰風景初不殊川塗忽修阻寒潭海眼净黙黒
自太古蟄龍何年卧萬國待霖雨誰能裂蒼崖雷
風看掀舉山中人禱雨則轉大石入潭以蹴隨瞬息致雨故云

劵歎

借地乞麥種徼倖今年秋乞種尚云可無丁復無
牛田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眇眇三百斛寬我飢
寒憂我夢溱洧川平雲綠油油起來望河漢旱火
遍東州四月草不青吾種良漫投田間一太息此
歲何時周向見田父言此田本良疇三歲廢不治
種則當倍收何如落吾手半年變鷄狗身自是旱
毋咄咄將誰尤人滿天地間天豈獨我讐正以賦
分薄所向困拙謀不豫且不播取未亦何由辦作
高敬逼露兩將漂流吾貧有溢饟貿達未始羞畢
衣適至骭一劍又削鐵焉知寄食鍼不取丞相侯
作詩以自廣時用商聲謳

北邙

驅馬北邙原踟躕重踟躕千年富貴人零落此山

隅萬塚不復識㩁葬餘龜趺貿愚同一盡感極增
悲歔欷粤人惟物靈生也與道俱一爲物所睃遂爾
迷厥初蜕骨栾山丘百年不須臾歸蓋固其理交
喪亦已愚陳迹有足悲矣此萬化途焉知原上塚
不有當年吾

龍門雜詩二首

石樓繞清伊塵土天所恨人言無僧久草滿不復
剗灘聲激悲壯山意出高寒當年香山老掛冠遂
忘還高情留詩軸清話入禪版誰言海山去蕭散
仍在眼溪寒不可涉倚杖西林晚

不見木庵師胸中滿泥塵西窗一握手大笑傾冠
巾青山有佳招一游負因循老節動高興萬景森
前陳乾元先有期清伊亦知津細香潛漫樹高卧
香山雲學詩二十年鈍筆死不神乞靈白少傅佳
句儻能新逍遥洛陽城梅花千樹春山中有忙事
寄謝城中人

豐山懷古

豐山一何高古屋蒼烟重開門望吴楚鳥去天無
窮連山横巨鰲白水亘長虹川原鬱佳氣自古南
都雄炎精昔季興卧龍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

揭孫忠騎專有可論生晚恨不逢漢賊不兩立大
義皎日同吴人操等耳忍與分河潼奪操而與權
何以示至公一民漢遺黎尺地漢故封守哭及守
土天地與相終不能禦冠讎顧以冠自攻既異溝
壽初又非列國從一券損半產二祖寧波容端本
一已大孫唱誰當從至今有遺恨朝梧總陰風舊
聞清泠淵天籟如撞鐘山經野人語誕幻欺我童
開元有亂階鹿飲溫泉宫黄猿何爲者乃爾能肅
究乾坤之大音久嚮理當適清霜且夕落佇爾鳴
群聾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一旱迹兩月河洛東連淮驕陽佐大火南風捲黃
埃草樹青欲乾四望令人哀時時憐事發雨雹如
李梅我夢天河隸崩騰走雲雷今日復何日映雨
東南來元氣淋漓中焦卷意已回良苗與新穎欝
欝無邊涯齷齪書生如老農苦樂與之偕闤闠聞吉
語一笑心顔開西年酒如眾乾溢要能栽唯當作
高廩多具尊與罍家人咲問我君田安在哉驗快雨
錫同志音先

示姪孫伯安

伯安入小學穎悟非凡兒屬句有風性詵字篤老
歸見汝校書歸憶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齒髮忽
如茲讀書誤人多潤蹤亦天資元無倚天劍可斷
扶桑枝倚掃望青宵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
謀欲何施幸此掌中孫未染如素絲就令奸紙筆
門戶誰當支我有薄餘田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
樹未用城南詩伯安方詩據集特讀書城南

種松

百錢買松蕪植之我東墻汲井洗塵土插籬護牛
羊一日三摩挲愛比添丁郎昨宵入我夢忽然變
昂藏昂藏上雲雨條濇含風霜起來月中看細鬣
錯針芒惆然一太息何年起明堂鄰叟向我言種
木本易長不見河畔柳顏踰百尺強君自作遠計
今日何所望

虞鄉蘇長官成趣園二首

鑿池承交流棨翠山四繞衙門在人境三逕深以
悄中庭八九樹晨坐聽百鳥人生信多慮長籬客
未了虛舟有天游我定物自擾豈不與世遊自是
萬物表遠觀無不可言外當意曉

蹉跎匡山游爛漫彭澤涓慨然千載上懷我平生

友夫君負奇節劍氣豁星斗爲吏非所堪徑去如
避走王官唐以還寂寞甚已久柴車君來隱清風
動林藪至今溪上詩往往在人口淵明不可作此
士寧復有

雜詩四首

相士如相馬識淺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批與
驪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劭語受之不
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娃妍在水鏡盆粉
徒自欺孰爲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恩
與曾瑞期

世事如大勞人若材官然衆勢易發機非時勞挫
弦又如大水中罝拔萬斛舡維有帆與檣亦須風
動天不見周公瑾發斷已飛霧不見師尚父鷹揚
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貫鎰基喻智慧要
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嘗爲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唯其不自衒故與頑石
齒和也遠於售再獻甘藏趾在玉齋何傷惜君兩
足耳

螢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廈良斧
難我衣敝縕袍我飯首蓿盤天公方試我剝鉄力

妄辟

采杞

仙苗不擇地榛莽散秋實擻霜綴赤隕潰露紅狀
滴方書尚服餌僅僕謬采拾花葉久已厥功實從
此得苦茶羨奇味凡臨化靈液人傳東坡事世驗
西河術謝口亦自佳輕骨況可必雜物多似是致
用相萬一向非觀玉篇論爲分杞棘

宿菊潭

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且勿往聞汝我所
懟民事古所難今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

毫釐汝鄉之畢會尊爲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鬥
後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
盡下村稱我雖禁吏出帑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
努力逃寒飢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
遠鞭朴傷汝肌傷飢尚云可夭閼令人悲

觀淅江漲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淅故以江名暴與衆壑
會初驚沙石捲稍覺川谷隘雷風入先驅火塊供
一噫千帆鼓前後萬馬接後泳崩崖不暇顧援木
無留碍憑陵如藉勢洄洑各有態平分作舒徐悠
弱忽碎塚雲蕩樊樹杪雪映商嶺昔聽帶千丈潮
況與海門對伏飛閃蛟鼉燃犀出鱗介陽侯宮陰
族萬首露光怖翠幾濤低凝鉦鼓亂硠磕來懷疏
鑿力重數神禹大乾坤海爲壑未殺變橫潰納汙
非無處流惡聊自快鼓詩與能盥襟滌煩一再滌

大畝五日叟

鵲雀崖北龍潭

疊崖開頑陰水赤深以阻淵聲半空落洶洶如怒
虎風生木葉脫呪動不敢語何年潭池毀靈物此
接魂初從一綫罅開鑿到神禹雲雨鼓飛浪噴薄

齊萬竅藏珠驪龍頷百斛快一吐油油入無底細
數不滿綫歸藏海有穴坑溢愁下土南峯天一柱
萬古鎮幽府江山有奇探落景迫行旅多勉茹芝
人終年看飛雨

五松平

竹港養露白石門秋氣寒湍流落澗壑細路深茅
管江平白石出竟日沿清灣四顧不見人山鳥時
聞閑蒼崖入地底烟霧青浸浸力盡不能過卻坐
空長歎青天白雲閑可望不可攀虛名竟何得行
路乃爾難

阻雨張主簿草堂

溽暑雲氣蒸浸淫釀成積雨南風竊陰機萬籟困
撼舉飛濤限江岸幾派迫茅宇堀坐百憂滋歸興
生鳥羽兒童十日約竹馬候門蕪曾是百里程川
途忽遐阻少游去我久念子平生語猷段劣可乘
羸餘果何取河汾敵蘆在坐滯西南楚世事不可
期客心徒自苦

贈荅楊煥然

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𤥨石誰當
分聞中楊夫子高論世所聞十年玄尚白燕雀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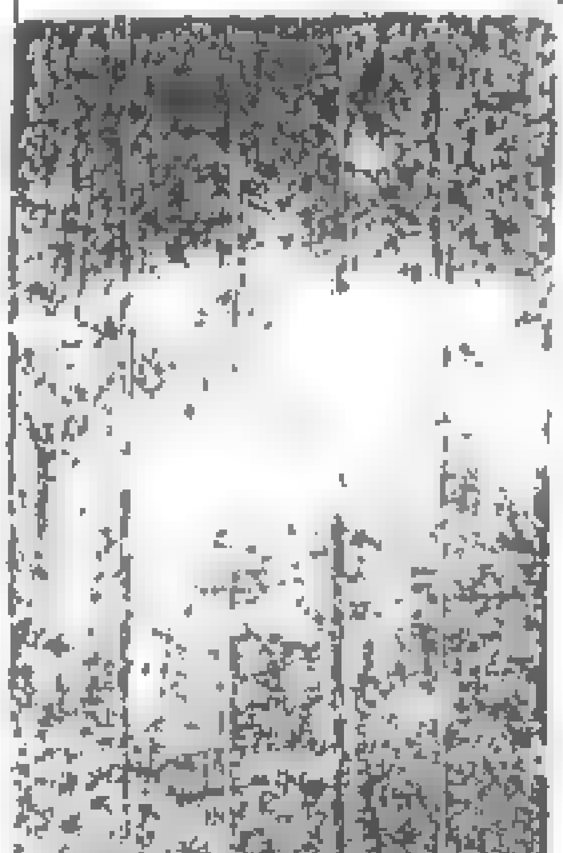
長貧有來河大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拉生
知予云古來知己難萬里猶比鄰千人國中和要
非心所親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
別去徒殷勤白雲不可贈相思秋復春

送詩人李正甫

陽和入枯株靄靄含芳津山頭太古石不與萬物
春朝從木客游暮柵山鬼隣紫芝僅盈匊幽蘭不
充紉青雲入長吁肝膽空輪囷我嘗讀君詩天趣
觸眼新春𦭢得處宕晉產餘真淳怒虎不受嚇駿
麂未易馴安坐誰不如半生走逡巡蒼蒼不可問

兢兢誰當覷青山碾為塵白日無閑人空歌東野
曲不救西州貧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

五言古詩

萬化如大路

萬化如大路物我適相遭往來限隣屋寤寐阻同袍斷金幾何人年運劘銷膏相歡願不足爾戈矛暇操古來太山名達觀等秋毫蠻觸徒能國蝸蠡竟誰豪曠蕩覽八紘羨思自爲曹造物無巧揮大塊有并包暴公今在亡轉燐起蓬蒿孫心既悄悄衆口益嗷嗷同塵寧當悔枉己乃爲勞塵門有高蹈世網儻能逃

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 水經湍音專

跡星澹秋明陰霞絢朝映積雨成坐愁晨光動幽興石門歸馭引湍浦漁刀鼓曉蕩萬景新歸藏四山靜平湖風漪綠遠岸秋沙淨洋洋遊鯈逝汎汎輕鷗泳隱顯爭風心感寓見真性倦遊徒自悼遠巳將安竟憂端從中來茫茫發孤詠

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囚人生定能幾肺肝日相讎井蛙奚足論梓鳳良足羞正有一朝樂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赤松游大笑人間世虵威真浮漚曾是萬戶封不恃一棹頭有來且當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大川日東流紅顏不暇惜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嵩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觀齊州

李道人松陽歸隱圖

北山范寬筆老硬無妍姿南山小平遠濃若常郎詩松陽古僊村佳處我所知長林連玉華細路入清微連延百餘家柴門水之湄桑麻蔽朝日雞犬通垣籬媿我出山來京塵滿山衣春風四十日夢與孤雲飛可笑李山人嗜好世所稀逢人覓詩句不恤怒與譏道人本無事何苦塵中爲京師不易居我瘢君更癡山中酒應熟幾日是歸期

黃公廟

羈客無恒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公祠地古欣所遇劒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談笑取帝傅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預誰謂圯上人異事驚竹素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間一編書甕埃嘆遲暮

學東坡移居八首

廢地三畝餘十年長蒿萊瓦礫雜糞壤白骨深蒼

苫孫客無所投即此營茅爲毀斷豈不苦寢處亦
可懷奔身賤者事寧當惜筋骸伐木荒林中運甓
古城隈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諧買宅必萬錢一
錢不天來今晨見此屋一笑心頗開
誰謂我屋寬寢處無復餘誰謂我屋小十口得安
居南榮坐諸郎課誦所依於西除著僮僕休休得
自如若我於其間兀兀窮朝晡起立足欠伸偃卧
可展舒聰明火焙燈似欲忘囚拘屋前有隙地客
舍不可無㡍欄及菜圃次第當耘鉏東野載家具
家具少於車我貧不全貧尚有百本書

故書堆滿床故物貯滿箱渾渾商寶萬纍纍漢銅
章杖飾昭敬恭嚴卯詞瘞劚雷文統杖節歌面出
佩玦私印刻王尊王斗蚊龍翔逸少留半紙魚網
非硬黃亦有墨首帖不辨作鴈行雪景齋思物宜
政舊所藏晉公古漁父浩歌濯滄浪圖觀宮騎圖
卧聽識提囊谿石含餘潤奚墨凝幽香南榮桂風
陽雲裾珮鏘鏘鏡背先秦書八字環中央讀之三
嘆息此日何時光
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東
縛毫釐脫兕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狽何

所託諸公頗相念餘粒分危鶴得損不相惜拯土
填巨壑一冬不製衣縕纊如紙薄一日僅兩食強
半雜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識瓢飲樂敵貧如敵寇
自信頗亦熟兒啼飯薦空堅陣爲晏却滄溟浮一
葉耿不見止泊五窮果何神爲戲乃爾虐
舊隱嵩山陽夢寐畫䰟餉新齋淅江曲山水窮放
浪乾坤兩茅舍氣壓華屋上一從陵谷變歸顧無
復望燕漁憶遠往風土夢聞曉恍如悟前身姓氏
心不忘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尋丈今年僦民居卧
榻礙盆盎靜言尋禍本正坐一出妄青山不能隱

俛首入羈鞅巢傾卵隨覆身在頗亦強空悲龍髯
絶永負魚腹葬置雖良有餘終身志懲創
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
知廢興屬之天寧豈盡箝遠傳聞入僞敵秪以興
罵譏老臣與存亡高賢死兵鐵身死名亦滅義士
爲傷悲哀哀淮西城萬夫甘伏尸田橫巨擘耳猶
爲談者資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拜官雖家流
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故朝我何所
管慕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嚘欲得快吐之濕薪烟
滿眼破硯冰生髭遺物留此筆吾貧復何辭

東坡謫黃州狩藓行江湖荒田拾瓦礫賤役分僮
奴我讀移居篇感極爲悲歎九原如可作從公把
犂鉏我貧公亦貧賦分無賢愚論人雖甚媿詩亦
豈不如

此州多寓士論年悉有隨風波同一舟異必骨肉
爲倪家蓮華白每釀必見貽李昌妙琴事足以相
娛嬉郭侯家多書篇帙得徧窺趙子篤於學問以
問所疑王生舊隣舍窮達心不移千里訪存歿十
口分寒餞獨有仲通甫天馬不可覊直以論詩文
稍稍窺藩籬永懷王與李朔漠行當歸書來聞吉
語報我脫縶維慚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我作野
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

壓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東春富佳境北渚擅名談茲游亦已久纔得了二
三南山壓城頭十里杢與函狀流出地底城隅滿
泓渟金綠弄晴光玉玦響空嵌清漣通畫舫秀水
深雲龕華峯水中央龍鬱堆烟嵐荷華望不極綠
淨紛紅酣毒熱非山陽卑濕無江南承平十萬戶
他州隔仙凡劫火土一丘樹老草不芟巧盡露天
質到眼皆奇探千年歷下亭規摹見覃覃懷賢成

獨詠勝賞何由參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重華初側陋嘗耕歷山田至今歷下城有此東西
泉喪亂二十載祠宇爲灰煙兩泉廢不治平漸若
瓦礫塡蛙跳平聚浮沫羊飲留餘羶我行歷荒基
涕下何漣漣舜不一井疵下者何有焉帝功福萬
世帝澤潤八埏要與天地並寧待一水傳甘棠思
邵伯自是古所然我欲操畚鍤浚水及其原再令
泥濁地一變清冷淵青石壘四周千祀牢且堅石
渠激清溜日聽薰風絃便爲泉上叟抔飲終殘年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爲正有苦心人舉世幾人
知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棊國手雖漫應一着存
一機不從着着看平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
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功夫到方圓
言語通眷屬只許曠與夔聞絃知雅曲今人誦文
字十行誇一目関顚失香臭瞥視紛紅綠毫釐不
相照覿面楚與蜀莫訝荆山前時聞刖人哭

瀨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

亭亭祠宫檜鬱鬱上雲雨扶持幾來年造物心獨

苦青餘玉川潤根入鐵岸古雖含棟梁姿斤斧安
得取流洑地中久駭浪思一鼓天柱屹不移求國
真平土乾坤此神物甲乙存世譜瀬鄉留耳孫關
里傳身祖秦松徒自汗蜀柏聊共數會待十抱成
茲爲重摩揩

銅鞮次村道中

山逕一何惡一澗復一嶺昂頭一握天放脚百丈
井武卿有便道故繞銅鞮境涉險良獨難又復觸
隆景羸驂蹄已穴怨僕氣將變與世恒背馳用力
何自耆河汾絕業凝信紛莫甚鍩石出壙中脉
者宜少警少時曾一讀過恨不再省南北二十年
憂寐猶耿耿喩如萬里別燈火得對影行役豈不
勞聊當忍做頃

蕭齋并引

故民部長陵蕭公泰和大安之間名德雅望朝
臣無出其右其爲太原道漕使時不肖方厠諸
生間頗嘗一望眉宇以爲甚幸然亦以幽久且
賤不得與撗經之末而爲恨也北渡後居陽平
見關中人邢公達談公平生往往色揚而神躍
問之知其爲公夫人之猶子也蓋公達之先人
於公恩義良厚而公所以報之者爲甚力公達
初仕部掾年甫三十遂爲州上佐出入畫閣者
二十年雖其材致然亦藉公爲之司命耳予雖
知公達之敬公也凡欲聞公之故則就詰之公
達所居之屋乞名於予因以蕭齋目之且爲之
說云士之生世有一鄉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
人之所私慕有天下之所共稱分限所在不能
以強人而人亦不得而強之也惟公承王公餘
烈弃葉台鼎世譜完具與當陽杜氏相上下故
言氏族者推其貴出入經史優柔饜飫發摘校
異不減前輩榮無可故言討論者服其傳奏讞
疑獄致力忠愛一言之仁利及來人故言斷獄
者歸其平彊禦不奪其操公相不易其介幅巾
鄉社坐鎮頹俗故言進退者推其高蓋天下所
共稱非一人之私慕高山仰止其誰曰不然古
人有愛蕭子雲筆札者得蕭之一字遂以名所
居況於其所天乎因爲詩以貽公達有好賢如
緇衣者請爲同賦焉

十年金門客一日蓬蒿人埋照兩椽屋因公名字
新昔公無恙時四海望經綸斂衽一古儒風采自

名臣人亡典刑在百世留清塵師尊世共欽況予
夙所親愛公入夢想遠邇見無紳教兒多讀書公
言諒諄諄他時門户改亦惟公所姻我嘗望公顔
道左遲來輪至今誦其詩喜色爲津津歸來如未
老會買東家隣

別李周卿三首

行路旋於韓單車望千山歎君歸雲曲滄浪留餘
潜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唯君篤高義日來欽
崇關古交松柏心今交桃李顏古人去不返古道
挽不還相思一樽酒幽恨寄山間

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柱天手功自斷鰲
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常
排止詩人王爲胄徒徃墮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
作婢使望君清廟瑟一洗箏笛耳

城居日蹉跎觸促復局促去作山中客放浪誰檢
東溪光淡於冰山骨淨如玉懷我同心人園茅住
深竹無論鮮可食種秫酒亦足石壇三萬丈醉眼
天一粟安得萬里風相從兩黃鵠周卿嘗有淵不東州詩人未見
其比與予俯西隣如詩中所說

詶韓德華送歸之作

良朋滿東州歲月見息烟韓侯晚相值意氣尤懇
懇我寧相斯人趣向識端本立節拍有心樹德蘭
在畹官榮晩不顧寄與浮雲散今世走名場旗旆
戕作偃賤子本無取玉趾猥佳返昨聞遂歸養見
謂竹林阮暑涂三百里遠送不憚遠觀君本訥妥
百念爲日換顧方懸衣網又被以華袞森捨儻可
收織事在轍轅里門眼中見歸袖勞重執鷄黍先
有期作堂來書晩渠循繁然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

朔吹作還止雲意鬱以周十月雷收聲陽和自油

油此雨非舊雨春旱歷夏秋道路土三尺今朝見
浮漚三城信樂土凶年未消憂一蝗食禾盡半菽
不易求流民四方來斷港魚蝦稠忍死待一麥秋
種且未挨乾溢誰所司雩壇徧九州醉飽到孤鬼
巫覡自懷羞帝命制江湖野語良悠悠龍公爲汝
賀柔掄定可收

霏霏散浮煙靄靄集微坌出門望白塔但覺襟袖
潤繁聲忽起節細點復成陣久渴宜未厭平已作
爭小斬山陽冬候嬡麥脚易滋分去土膏入滲漉
破粒容可趁此邦信可樂風土同一晉單車我東

來塵土滿歸鬢衰粮失先具閒鞋因餘杏今朝人
事改一兩開百頃僧窓曉色凈吾梧葵爲盡挑上
一詩成燈花落紅燼

青山

慘慘悲去國蔚蔚賦卜居不來西山薇恥當菲江
魚今日忽有得蕩如脫因拘青山坐終日忘讀案
上書嘉壞與山林使我欣然歎我身天地間託宿
其蘧廬無窮閱有限萬期亦須臾坎止及流行何
計疾與徐百年險與夷又似萬里途良馭馳康莊
九折亦摧車必惟易之就遇險當何如化化艭生

生體異理不殊鷺非浴而白烏豈染而烏誰續長
脛鶴誰截短足鳧孔墨不煖席盜跖華堂居公車
困方朔太倉飽侏儒杜子露叉肘朝參出無驢軟
裘與快馬照耀與臺輿天隨偃笠澤把菊供盤盂
擊鮮日爲具大嚼皆屠沽乖逢自乖逢賦分無皆愚
作計窮一我造物良區區斷也憂不足乃今樂有餘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凄暄風息氣清
天曠明爲韻賦十詩

行帳適南下居人蹋庭戶城中[illegible]青山一水不易
渡今朝川塗靜偶得長衰步蕩如脫因拘廣莫關

四顧半生無根著筋力疲世故大似丁令威歸來
歎墟墓鄉閭長亂久觸目異平素枌榆雖尚存歲
晏多霜露

今月復何日霜氣倏已淒登高有佳招山中古招
提翩翩劉公子王田重相携乾坤動詩興澗壑忘
攀躋霍侯家甚貧芳有酒與鵝城居猒鼙鼓移家
此幽棲世網不易逃所向皆塵泥何以濯我纓林
間有清溪

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園亦有野人居層崖映崇
門昔我東岩君曾此避塵喧林泉留杖屨歲月歸

琴樽翁今爲飛仙過眼幾寒暄蒼蒼池上柳青衫
見諸孫蹤燈照茅屋新月入頹垣二句先人詩也依依覽陳
迹惻愴不能言

霜氣一匡薄沓沓秋山空臨高望煙樹黃落雜青
紅造物故豪縱窮秋變春容錦障三百里不盡瑩

山東黎桊黃金華羅生萬丈叢野人不知貴幽香
散秋風秋物自横陳頑撣苦不供誰能揣辭筆吐
句凌清雄

宇宙有此山閱世過爲疾何人不此遊名姓穿榎
識故長世所重前代多盛集崇禾有故事二謝留

後筆併數孟與桓此外誰記憶人生百年內踏地皆種迹獨惟我輩人與懷念今昔山林與阜壤自古長太息

賞心古難并暮景日易頹故人成此游尊酒重相慰新詩互酬唱清談見滋味韙䘵方偃蹇龜黽共騰沸懸險劇褒斜清渾雜涇渭爭教十圍腰箸府憂與畏情親到真率客棱轉喉諱鄭重伯雅生韓汝聊吐氣

性年在南都闕閣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盍名卿酒酣公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户破壁春

雷轟堂堂韓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含秋清我特最後來四座頻爲傾今朝念存殁壯心徒自驚

我在丁大初作吏浙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船菊潭秋華滿紫稻釀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清妍歸路踏明月醉袖風翩翩父老遮我留謂我欲登僊一別半山亭回頭餘十年江山不可越日斷西南天

吾山一何高清凉屹相望龍頭出白塔佛屋壓青峰雲光見秋半旭日發臺相峩峩寶樓閣金界儼

龍象鄉曲二十年香火關瞻向金花杳綿草慶想雲兩上福田行欲近重爲詩酒障終當陟層巔放眼天宇曠

紫微老仙伯以日見承平甲子五百餘煐瞳益清明拔萃不盈尺脩然濟無營庭柯挂秋疏老樹風泠泠我有年德尊公深鄉曲情思得菊潭酒爲公制頹齡作詩語同游明年復尋盟香翁九節杖翩翩上崢嶸

留月軒

丈室何所有琴一書數冊花竹緜四隣繁陰散芳

澤閉門無車馬明月即佳客三人成邂逅又復待嵇伯驩伯爲我歌嫦兔爲動色商聲隱金石挂樹風索索乾坤月與我尤臧即生魄元精貫當中寧有天壤隔外君尚奚待言論累數百多談令人厭坐疑驚墮情一笑鶴未鳴虛窓自生白

梨花海棠二首

梨花如靜女寂寞出春暮春工惜天真玉頰洗風露素月澹相映蕭然見風度恨無塵外人爲續雪香句孤芳忌太潔莫遣凡卉妒

妍花紅粉粧意態工嫵媚窈窕春風前霞衣欲輕

舉金槃湫華屋國艷徒自許依依如有意脉脉不
得語詩人太冷落愁絶殘春雨

趙吉甫西園 園名種德

王城比民居近市無閑田閑田八九畝乃在城西
偏久矣瓦礫場莽為狐兎阡高人一留頤老木生
雲烟築屋臨清流開窗見西山人境偶相值遂無
城市喧趙侯嗜讀書兀坐守遺編性情入吟詠古
澹無妖妍酸鹹與世殊至味久乃全我作別墅詩
請為子孫傳耕耘有定業歎豈屬之天寧作鹵莽
兒袖手待逢年汲古先有齋種德今有園期君在
晚歲無腐計目前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 并序

彥仁從軍久厭於事物之累念欲脫去
之而不可得也故嘗鬱鬱不自聊求予
發繇之予名其居曰任運堂且為賦詩

官職有何好凛凛蹈危機車塵及馬足拱手仍伍
胥棄去何足道無從脫繫維不如聽其然歲晚儻
可期此心未馴初養虎時飽飢一為金石止坐閱
萬物馳汨泥揚其波哺糟歠其醨漁父我所學靈
均竟奚為上堂壽慈親兄弟如塤篪菽水足致樂

況有甘與肥人生天地間長路有險夷過險即欲
避安得皆通逵君家北山翁百世留清規樂天而
知命行矣君何疑 北山翁彥仁之伯祖泰和間以高道提點天長宮華公贈詩有百世清規之語故及之

履危恨無幾避禍欲有察後慮徒自寃前路寧汝
測七戰殘孀下坐談得剌客周身容孔智伐樹不
豪厄九折怯乘險瘴海悲遠謫就令家長安獨不
死林賓人生多憂畏年壽幾至百惴惴首尾間天
字坐成窄重泉青雲梯平地黃土陌未逢有定在
拙計徒巧擇行樂當及時莫待頭雪白 黃土陌見初學記冢墓門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橫幅

層崖閟長陰細逕緣絶壑梯雲欄干峻廓廓清眺
展斜陽半天赤飛鳥大江遠清霜張秋氣草樹生
意剪風雷斫堅敵旗旆紛仆偃崢嶸峯巒出莽蒼
林薄晚盤盤范家筆老懷寄高寒經營入慘澹得
處乃蕭散嵩丘動歸興突兀青在眼何時卧雲身
團茅遂疎懶

宿張靖田家 地名壽陽

川塗盡坡陀嶺路入荒梗微茫望煙火向昔得廬
井殘民安朴陋倦客喜幽屏兒童聞叩扉祖吏有
餘響兩崖紛藂薄砯石立碩礦湍流落空嵌百折

不容騁山深餓風露夜氣凄以秋園花滄相望邊
月空照影深居苦不早素髮忽垂領誰謂林野人
識爲惜清景

曲阜紀行十首

荒城卧魯甸寒日澹平蕪千年魯王宮突兀此城
隅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百不曉但有嗜
成珠火長授魯論稍與義理俱攝齊念升堂壞壁
想藏書翩翩七十子佩服見舒徐慨然望闕里日
思膏吾車五原東北晉因循追桑榆今日復何日
南冠預庚趨隱隱金石聲帆如奏清都偉哉神明

觀欣幸當何如
殿屋刼火餘瓦礫埋荒基入門拜壇下儼然想光
儀憶當講授初佩服何逶迤登降幾何人鸞鳳相
追隨千年仰瞻級天險不可躋文杏雖此栽世世
傳清規植根得所託在木將何如
堂堂魯三檜培植出天巧規摹欲十抱奇秀供百
繞誰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燎青煙干雲上群鶴空
自矯哀哀嶧陽人腸肺痛如攪魯郊木何限名取
唯一火神明信扶持厄運豈易曉零落滿荒榛逮
宮餘曲沼紛紛閱成壞何異晏與早道存有汙隆

物齊無壽夭霜皮眼中見鬱鬱自塵表君看太山
石萬古青未了
陋巷陋復陋老屋在人境門前軒蓋多閉户自幽
屏近郊無百畝負郭纔半頃饘粥聊自供取足唯
一井此井閲千歲清節傳箕潁尚想瓢飲初至味
久益永德鄰與周旋聖域容造請賓中有此樂日
暮獨何炳泓然窺古甃一勺試甘冷上池果能神
韓眄得深省塵埃竟何有素髮忽垂領共學誰我
容從之抱脩綆
泮宮何所有鏘琴但荒臺泮水涸已久北風捲黄

埃頭賤魯公宮感極令人哀獻賦亦盛事規摹到
平淮作計萬萬古而今安在哉獨愛鼓瑟翁不與
三子偕宗周方訖籙聖師猶卷懷但欲春服成風
乎詠歸來我亦淡蕩人涉世寡所諧浴沂行有日
一笑心顏開
大姦何所如揳揄雄且猛雖然弭耳伏擇內會一
騁卯也不敗露各與聖師竝天刑竟莫逃不待七
日頃曹瞞盜漢璽僅得保腰領與卯均小人脫網
乃差幸小偷學不至適足汚蠅鼎不從市朝肆必
就遼方屏兩觀餘坡陁萬世示頑獷神兵懔可怖

過者宜少徹
不見講堂處指似存世譜遺基洙泗間荒恐餘十
畝聖師既已老自衛歸在魯正樂脩六經卒業此
其所當時季路室完整逮建武太僕忠且壯特用
方欒傳如何唐盛日一廢不重舉中和天地位穿
復候庭廡所嗟世道衰師授日莽鹵空餘千歲莽
黝黑照終古
白塔表佛屋萬瓦青黏黏何年勝果寺西與姬公
鄰塔廟恣汝爲豈合魯城闉魯人惑異教吾道宜
湮淪許行學神農耒耜手自覩當時子孟子直以
爲距民況彼桑門家糞壤待其身一朝斷生化萬
國隨剃椿孟氏非所期安得楊與荀丹青贊神化
舊染爲一新坐令鍾魚地再睹籩豆陳吾謀未及
用勿謂秦無人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聖謨聖師極善誘小智祇自
愚文章何物技不直吹噓餘操戈競虛名望塵拜
高車所得不毫髮釁責滿八區公論懸日星豈直
小人儒喻彼失相者倀不知所如指南一授嚮聖
門有脩途陽光照薄暮尚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
洒掃今其初

林墓連魯城方廣十里間林間百草具棘刺死不
蕃楷槐作橫理青青閱千年懷人成一概何止召
公墅博陵石翁媼名字無留鵠兩獸墓前物歲久
乃訛傳喞我游魯門規作孔林篇聖人與天大聖
道難爲言所見不一記來者何述焉詩成私自媿
小子良斐然

寶嚴紀行

陰崖轉清深秋老木堅瘦城居望已遠步覺脫氛
垢寶嚴夙所愛丈室方再叩犢黑繞入門徑就石
泉漱遑遑金門寺寶焰出岩竇我豈無盡公昔見
今乃又同來二三子寢飯故相就況有杜紫微琴
筑終雅奏曈曨上初日深樾洞穿漏逶迤陟兩巘
萬里若迎候絕壁三面開仰看勞引脰兩山老突
兀屹立柱圓覆諸峯出頭角隨起隨偃仆不可無
煙霞朝暮爲先後橫亘連巨鰲飛墮集鸞鶴九華
與奇巧五老失渾厚想當位置初遂欲梏宇宙太
行有拱谷勝絕無出右大似塵外人眉宇見高秀
衰湍下絕壑雷聲龍怒鬪崩奔翻雪窖瑩滑瀉瓊
甃窮源得懸流倚觀駭初遘像人寶樓閣白雨散
簷溜天孫拂機絲素錦絢清晝永懷登高賦意匠

困馳驟窘於游暴秦百說不一售林間太古石稍
復杯飲舊已約銘塗尊細鑿留篆籀茲山緣未了
僧夏容宿留終當丐餘年奇探盡雲岫

鴈門道中書所見

金城留旬浹兀兀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
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穟吐一昔營幕來天明但
平土調度急星火逋負迫捶楚網羅方高懸樂國
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擇肉非一虎呼天天不聞感
諷復何補單衣者誰子販糴就南府傾身營一飽
豈樂遠服賈盤盤鴈門道雪澗深以阻半嶺逢驅

車人牛一何苦

岳祠齋宮夜宿

煌煌德寧宮望秩年祀來厚來燹焚蕩規制仍峻
整龍旂嚴黼座金罽散光烱嶽拜行且周僑觀竊
欣幸青紅留壞壁兵衛自馳驟木杪見龜趺雄筆
映鍾鼎中和昔喪亂已溺寧再拯有來鴈門公赤
手探虎鬚經營入條澹麗落出鋒穎凶豎竟自擢
神鑒益彪炳青山閱人代今古一炊頃摩挲盤根
槐甲子誰記省朅來石門道煙岫接雲嶺霄漢躋
上階溧碧插秋影青林雨聲集懸瀑激奔猛淼然

心魄動氷雪凄以秋飄飄想僊袂飛下玉蓮井卯
麥知是非復此造真境妙香淨餘習灝氣發新警
鴟書來何遲素髮迫垂領女壇展衰步似欲遂幽
屛高柯月紛紛裴回惜清景

示桯孫四首

幷州望南宮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孱孱心不
舒桯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况是涉
長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爲焦枯白凡應凡突此行
亦區區

吾女在吾家先以安卑弱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

薄財廉出仁讓語省見端慤婦道化一州母女皆
賴學州人聞我至相與喜且悍謂我六十翁齒髮
未衰落擊鮮日爲具和氣動城郭爲說婿女賢宅
相知有託乃公私有賀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
今有爲丈樂

直孫年志學玉立無纖瑕簡孫甫勝衣芳蘭茁其
芽欒欒彩翠翔鵷雛映朝霞諸孫啟公壽喜極侵
長嗟吾母河南君閨門靜無譁拔勤教女孫乃今
成汝家老我何足道外舍儘得誇

會聚樂不貲言別憤以惻風雲動老懷車馬見行

色明年吾六十家事斷關白唯當近酒醆亦復抛
書册提携兩童子欵段或下澤玉雪念吾孫未覺
千里隔乘興徑一來著婚當速客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疾作

留飲工作祟背腰半風瘓風瘓喜陽景旬浹坐秋
霖兒寒盎跳梁哀慕苦難任病枕怯遥夜破窻風
露深兩年魏大名千門鬱霜礎客行足蹭蹬家居
但踈衾絢縁不易得候蟲徒自吟無衣思南州傷
哉非獨今

同白兄賦餅中玉簪

畏景衆芳歇仙葩此夷猶水姿出新沐娟娟倚清
秋昨夏今見之風鬟玉搔頭誰言閨房秀高情眇
林丘碧蓮古銅壺一室香四周懷人成獨詠遠思
徒悠悠

野史亭雨夜感興

秋緑關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
舉衰遲鄰自惜憂畏當誰語展轉天未明幽窻響
踈雨

哭延孫

兒生去年冬閭里日相慶今年迫周晬疹瘡俱已
竟爛斑緑錦衫未與玉雪擁宅相望此孫惜愛均
氣命一宵誰奪去遽有亡華横情鍾未難忘力挽
將安勝憶昔點粧初李女抱臨鏡灼灼芙蓉花濟
與清波映霜風入芳渚瘦緑餘荷柄嬌紅耿在眼
百喚不一應寂寞空鏡前老眼淚如迸

贈鶯

鄰墻擁高樹深樾蔭樹宇山禽十百種長久所棲
處獨愛黄栗留婭姹如稚女笑啼啼又笑宛轉工
媚嫵伭窺疑欲下轉盻忽驚舉花暗抑陰陰尚記
兒時語詩家此尤物名字喧樂府天真累縁竹客

服仍楚楚宮額畫眉濶黛黑抹金縷根不掌上看
毛羽得細數山城無與樂好為亦求侶時將貫珠
來有唱當和汝

讀書山月夕二首

層崖多古木細路深莓苔柴門關曉日雲際青山
來靜中有真趣孤賞何悠哉
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胡床對明月樹影含清
華墻東有灣池欹枕聽鳴蛙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

七言古詩

虞坂行 丙子夏五月將南渡河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虞坂盤盤上青石石上車蹤深一尺當時騏驥知
奈何千古英雄淚橫臆龍蟠於泥易所歎麟非其
時聖爲泣玄龜竟墮余且網老鳳常飢竹花實天
生神物似有意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
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驥不如世百萬億中
特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
坂路多鬪馬敗轍群空如冀北孫陽已矣誰汝知
努力鹽車莫稱屈

蓋馬爲邢將軍賦

大宛城下戰骨滿窮駘入漢能種藏將軍此紙何
處得便覺房駟無光芒人中馬中兩勍敵天門厲
門昔戰場并州父老應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秋蠶

室人蠶中無寸縷一箔秋蠶課諸女朝來飼却上
馬蠶隔簇仍開竹間雨阿容阿瑣墨滿面盡徹床
城前致語上無蒼蠅下無鼠作繭直須如甕許東
家追胥守機杼有桑有枕吾猶汝官家恰少一絇
緣未到打門先自來

南溪

南溪酒熟清而醇北溪梅花發興新前年去年花
下醉今年冷落花應嗔梅花娟娟如靜女寂寞甘
與荒山隣詩人愛花山亦好幽林穹谷生陽春風
鬟峩峩一尺雲芳香幽卧如相親山堂夜半北風
惡一點相思愁殺人

送郝講師住崇福宮 郝早晉人

大方之家幾知津郝君七十老斲輪書文五車喙
三尺劇談混沌今猶神太玄博士爲絶倒君言吾
矣天公嗔長安冠蓋羅青雲洛陽車馬爭紅塵枉
君掉頭不肯住寂寞來作由東隣嵩維岳古所
稱三十六帝有外臣玄都石壇待飈馭宮殿突兀
松輪囷上界仙人鄧雲山洞天治所名司真蓬萊
方丈去不遠明星玉女時相親瑤華可擷蘭可紉
煙霞永隔塵中人黃鵠一去不復返白鷗萬里誰
能馴爲我殷勤謝鄧君玉華歲晚當平分

范寬秦川圖 裁徃王致復同麻擬君知幾賦

亂山如馬爭欲前細路起伏蛇蜿蜒秦川之圖范
寬筆來從米家書畫船變化開闔天機全濃澹覆

露清而姸雲興霞蔚幾千里着我如在峨嶺西山盤盤天與連九點盡得齊州煙浮雲未清白日曉矯首四顧心茫然全泰天地一大物雷雨洞龍頭軒因山分勢合水力眼底廓廓無薺蘚我知寬也不辦此泳寧有筆如椽揮紫髯落落西溪君長劍倚天冠切雲望之見之不可親元龍未除湖海氣李白豈是蓬蒿人愛君恨不識君早乃今得子留中泰作詩一笑君應聞 予七年自過郾城伯王知予來而鄴侯有主簿于方雁窦而去因投鞭殺石馬爲戕兵未嘗不以爲快也今日予思見華山泉圓求予賦詩姑溪淵明中魁爲賦此篇本來元肅家物有種子君顯名元章以爲中立而元肅以爲中正以予觀之此皆張爵胃中物耳知者當不以吾言爲過云

赤壁圖

馬蹄一蹴荊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解事悞認孫郎作阿琮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爲紅至今圖畫見赤壁髣髴燒虜留餘蹤令人長憶眉山公載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興極憂思集天淸雲閑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群雄可憐當日周公瑾憔悴黃州一禿翁

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五年不唊溪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君詩悃悵良辰又相悞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門鬱煙霧丈夫不合把鉏犂青鬢無情忽衰素平泉漫作窮愁志笠澤休題自憐賦長安正有五侯鯖觥餅誰能作樓護青燈老屋深蓬蒿蝙蝠掠面莎雞號劒歌夜半激悲壯松風萬壑翻雲濤區區基上曹征西我知蜥蜴王東皋人生只有一杯酒螟蛉蜾蠃安能豪

西園 興定庚辰八月中作

西園老樹摇清秋畫船載酒芳華遊登山臨水祛煩憂物色無端生暮愁百年此地旆車發易水迢迢鴈行没梁門回望繡成堆滿面黃沙哭燕月熒熒一炬殊可憐膏血再變爲灰煙富貴已經春夢後典刑猶見靖康前當時三山初奏功三山宮闕雲錦重璧月瓊枝春色裏畫欄桂樹雨聲中秋山秋水今猶昔漠漠荒煙送斜日銅人携出露槃來人生無情淚沾臆麗川亭上看年芳更爲淸歌盡此觴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須作賦擬阿房

愚軒爲趙宜之賦

心生心化誰搏控舉世偎偎皆大夢百年只辦作朝三爭識群狙先汝弄人人具此淸淨眼妄嘗無

根嗟自種天機嗜欲涇渭雜道念紛華鄒魯關令
人郄澹愚軒愚一蹴藩籬開廓空𡓨愚軒虛室久
生白掌上精真元自洞氣從神火俱長物豈有古
方傳會來人言此眼本無須死恨冥行人所共賀
愚何預阿堵中或者桔槔賢抱甕病瘖能揞跛能
履胥豉雖存寧復動我云俗士蔽一曲全突不全
從古最渠儂六鑿日相攘內不錙銖徒外重守宮
綠壁弩蠆射懸虱如輪視命中天知一洩不知止
膏火自焚良可痛從教自此方相多幾與瞽師論
伯仲先生真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遂五官止
廢而神行就令有眼將無用寄謝諸方五味禪葛
藤莫作金鎞頌

雙峯鏡秀圖爲黎攻揚侍郎賦

江烟霏霏雲拂石山木蕭蕭山鬼泣江岸人家失
南北兩峯突兀何許來元氣淋漓洗秋碧畫家晴
景費經營共愛移山入杳冥安得北風吹雨去倚
天長劍看峥嶸

西窓

西窓鳥聲千種好樹陰離離動微風青山滿前捲
書坐欲話懷抱無人同花枝不笑綠蟻叚尊酒自

與黃金空少年樂事揔消歇落日滄滄天無窮

二十五日鶴

九龍岡上玄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遵年年二月降
靈鶴來無定數有定期城頭曉露生新警萬首望
穿雲際影不知濁世誰下臨只許霜毛見脩盤石
埋花落松風冷戛然長鳴人語定百年黎黑老落見
聞萬里黃冠赴靈應只從游騎突重圍城郭併與
人民非可憐俊殺荒墟纍無復當年丁令威

聞欽叔在華下

翰林偎人詩酒豪平生稽阮參遊遨山中草棘滿
霜雪可惜梁家宮錦袍聞君忍飢讀離騷思之不
見心爲勞舉頭西望忽大笑太華落落長庚高

聞商卿還山中

阿卿去月從我來今日西山成獨往野人不是城
中物閒飲擬棲妻餘想翰林漏新爆竹聲待詔疊
穿沾雪行蘭臺從事更閑冷文書如山白髮生孤
燈靜照寒窓宿北風夜半歌黃鶴田家閉門風雪
深擲花開時酒應熟半世虛名不療貧捿遲零落
百畝辛遜君莫向山中說白石清泉笑殺人

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山骨稜稜雪花白北風不貸單衣客與君此别欲何言若箇男兒不漣洏相濡相呴尚可活轍釜何曾厭求索從知鮫鱷無隱鱗芥視三山需一擧自古飢腸出奇策漢廷諸公必動色見君野盡長安陌

雪後招隣舍王賛子褒飲

去年春旱百日強小麥半熟雨作霜青山無情不留客單衣北風官路長遣山山人伎倆拙食貧口衆留他鄉五車載書不堪賣兩都覓官自取忙無端學術與時背知督失相捷倀倀今年得田昆水陽積年勞苦似欲償隣墻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秋稻亦良已開長塘掩烏芋稍學老圃分紅薑宋公能詩雅好客勸我移家來水旁一闕入手豈易得夢中我馬猶玄黃君不見幷州少年作軒昂雞鳴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賣刀買犢未厭早腰金騎鶴非所望河南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如蜂房崧山東頭玉旆出父老知是豐年祥南溪酒熟梅花香高聲爲喚墻東王使當過我取一醉聽歌長安金鳳凰鄰舍宋可字子之謂君子也幷州少年謂李汾長源長安金鳳凰者辭得閒田舍兒所歌

半山亭招仲梁飲

孤城矗矗山四周外人乍到如罍囚半山亭前浙江水只可與君消百憂江山百年有此客雲樹六月生凉秋世上紅塵爭白日一丘一壑去來休

鄧州城樓

鄧州城下湍音專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愁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宛丘嘆

秦陽陂頭人迹絶荻花茫茫白於雪當年萬家河朔來盡出牛頭入租帖蒼髯長官錯料事下考大笑陽城拙至今三老背腫青死爲遺愍出膏血君不見劉君宰葉海内稱鐵壁寒樹哀孤悍碑前千人萬人泣父老發兒如平生冰霜純綺渠有策如我碌碌當何成荒田滿眼人得耕詔書已復三年征早晚林間見雞犬一犁春雨麥青青劉季令南陽既深民以牛頭租迫而逃者數萬家劉雲卿以史宰葉縣逃戶歸者三萬餘百姓爲之立碑頌德賢不負用心撫達如此予之後十年予爲此縣大爲遺愍所困辛卯七月農司檄予按秦陽陂田感而賦詩李與劉皆故宛丘故以宛丘嘆命篇

游黃華山

黃華水簾天下絶我初聞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歡宮銀河下濯青芙蓉耶朝一游亦偶爾更覺摹鳩難爲功是時氣節已三月山木赤立無春容湍

聲洶洶轉絶壑雷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
眼芥蔕一洗平生胷雷公怒擊散飛雹日脚倒射
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輕明
圓轉不相礙變見融結誰爲雄歸來心魄爲動蕩
曉夢月落春山空手中仙人九節杖每恨勝景不
得窮携壺重來岩下宿道人已約山櫻紅

巨然松吟萬壑圖

胷中剌綆無九澤畫裏風煙繞一涯阿師定有維
摩手斷取江山着筆頭石林蒼蒼崖寺古銀河浩
浩松聲秋方外賞音誰具眼莫將輕比李營丘

寄公寶章小集

天東長白大寶幢天河發源導三江有木蔽映山
朝陽云誰棲者雛鳳凰雲間吐氣日五色百鳥不
敢言文章名都盤盤鎚大梁黃金甲第羅康莊王
家書絶畫亦絶欲與中秘論低昂寄公書院無綠
簀窓明几絜凝幽香元光以後門綸廢文士稍得
連壺觴客來喜色浮清揚典衣置酒餘空箱生平
俊氣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淵明素琴稽阮酒
妙意所寄誰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綱扶桑爲弓射
八荒攫取大國如驅羊甄陶民風朴魯資贊彊文治
未及武剋剛興陵之孫越王子天以人瑞歸明昌
十三執經侍帝傍十八健筆陵阿房擢腸文字五
千卷靈臺架構森鋪張高陽苗裔襲餘芳胡不置
之貢玉堂袖中正有活國手地下饒得脩文郎悲
風蕭蕭吹白楊丘山零落可憐傷承平故態恥猶
在拂拭寶墨生輝光恰似如庵連榻坐一既春露
潛相忘明昌寶玩群玉中秘内府圖書印也越邸有柳公權紫絲靸歐率更虞永興上楊凝式乞花帖柳柳元章筆迹爲古今號書宋畫譜山水以李成爲第一關翔張大師諸蔡王内翰子端李營丘第書畫謂成筆意紫深有畫史氣象次之則關范許之下蔡公鼎賢起諸亦以此論爲公得第畫樣公以爲當在太古無上君以來諸人筆蠢筆實皆非其比惟李將公次之將軒公自號也又州名有如屛鋒擧殘如毫小集越玉堂十樣蜀牋寶墨與未沽酒之句益實録云甲子三月二十有一日爲閑之書于聊城至覺寺之寓舍

荆棘中杏花

墻東荒蹊抱村斜荆棘狼藉盤根芽何年丹杏此
留種小紅璣璣爭春華野人慣見謾不省獨有詩
客來咨嗟天真不到鉛粉筆富豔自是宮闈花曲
池芳逕非宿昔蒼苔濁酒同天涯京師惜花如惜
玉曉檐賣徹東西家杏花看紅不看白十日忙殺
遊春車誰家園亭有此樹鄭重已着重幃遮阿嬌
新寵貯金屋明妃遠嫁愁清笳落花縈簾拂床席
亦有飄泊沾泥沙天公無心物自物得意未用相
陵誇黃昏人歸花不語唯有落月啼栖鴉

太白獨酌圖（宣和所藏李伯時筆）

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翩翩豈知龍眠天馬筆忽有玉樹秋風前金鑾歸來身散傫世事悠悠白髮邊會稽賀老何處在千里名山入酒船清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傳往時長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張不顛想得三更風露下醉和江月弄江煙

松上幽人圖（宋宗婦曹夫人仲姬所畫上有曹道冲題詩）

秋風颼颼松樹枝仙人骨輕雲一絲不飲不食玉雪姿竹宫月夕頻望祠竟不下視齋房芝人間女手乃得之眼中攙攙昨暮兒畫圖獨在羲皇時予懷渺兮幽林思

送張君美往南中

南朝辭臣北朝客棲遲零落無顏色陽平城邊握君手不似銅駝洛陽陌去年春風吹鴈迴今年鴈逐秋風來春風秋風鴈聲裏行人日暮心悠哉長江大浪金山下吳兒舟船疾於馬西湖十月賞風煙想得新詩更瀟洒

戲題新居二十韻

去冬作舍雖貲助縣侯雅以平原故賢郎檢視日復日規制從頭盡牢固南風一夕怪事發突兀赭垣殘半拄乞槳得酒過初望曲突徙薪忘後慮長淮千里燕巢林明月一枝烏遶樹東家老屋西北走衆木拔撐留火住由來馬隊非講肄況與彘牢通過路聚塵託處何暇擇重爲主人推拚誤夏秋之交十日陰抱被倚門愁旦暮君問新居在何許只去火餘纔數步學宫分地與閒冷使館有墻遮雜汙就中此宅尤費手官給工材半傭顧十寒一暴半載強纔得安床置鐺釜紛紛臍被兒女笑老禿般冠今幾度曾中廣厦千萬間天地一身無着處北來衣冠日枯槁十九挑符傍門户乾坤血肉得此身剩有把茅能勿懼上方下比良易見好惡且當隨所遇仰看片瓦聊自賀疾過岩墻寧反顧合歡明日召諸隣狼藉盃盤從飽吐

贈蕭鍊師公弼

吾家阿京愛公弼吾家澤兄敬公弼半生夢與公弼游豈意相逢在今日春風和氣在眉宇玉壺冰鑑藏胸臆人間萬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盡識蘇門水木無纖埃聞君家近公和臺仙家近日多官府黃帽青鞋歸去來（時太排老家甚急故云）

送弋唐佐董彥寬南歸且爲潞府董公一吏

河汾續經名自重附會人嫌迫周孔史臣補傳久
已出浮議至今猶洶洶薛收文志誰所傳貴甚竹
書開汲冢沁州破後石故在爲礎爲矼吾亦恐暑
涂十日來一觀面色爲黧足爲腫淡公淡癖何所
笑但笑弋卿堅又勇自言浪走固無益遠勝閉門
親細覓摩挲石刻喜不勝忘却崎嶇在岡隴路人
本淡新有杜淡事重重非一種有人六月訪琴村
不爲留難仍從臾懸如蠟本入渠手四座色揚神
爲竦他時記籍社中人流外更須增一董

蕭仲植長史齋一作脩武

張顛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和南宗北宗知
幾人醉眼紛紛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
漓隨咳唾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蛇并虎卧當
時誰有戰國策長史杜云借戰國策可付之凡七字門外雷車忽驚墮天
星無數不知名色正芒寒繞七箇蕭郎家世陵谷
後爭信空囊蓄奇貨蘿齋故事今復舉未怕秋風
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爲子賀藏舟
夜壑未厭深隄備有人來倚柁

送宋省參并寄潞府諸人

茅齋囫圇蝸殼大苦被傍人嘲塞破官豪眼孔十
萬緡未與書生供一唾長杉只辦包瘦骨故紙何
緣變奇貨不因三致大耳兒老雪屯門甘棄卧國
中廚鼠凡幾嚇玉上青蠅非一箇剝人美璞刖之
招君足幸存仍可賀雲間太行青在眼上客歸來
傾四座因君寄問社中人前日淡公行復過

覓神霄道士古銅爵

雷章著土紛朱碧秋菌春蒲人不識若非儀狄墓
中來應自杜康祠下得古人我得酒之傳摸索飲
器流饞涎巧偷豪奪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錢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研有銘云王將墨爲圖縣洮去日歲纔可會者六百餘萬其於中國得用者此研材也研作璧水樣

舊聞鸜鵒曾化石不數鸊鵜能瑩刀縣官歲費六
百萬纔得此研來臨洮玄雲膚寸天下徧璧水直
上文星高辭翰今誰江夏筆三錢無用試雞毛

贈休糧張鍊師

金砂霧散風雨疾一點黃金鑄秋橘中林宴坐人
不知野鹿銜花蜂課蜜富兒盤餅羅羶葷擾擾飛
蠅復聚蚊見說西山好薇蕨一枝青竹願隨君

天井關

石磴盤盤積如鐵牛領成劖馬蹄穴老天與世不相關玄聖栖栖此迴轍二十年前走𩥇大梁當轢臺土困名場山頭千尺枯松樹又見單車下太行自笑道途頭白了依然直北有羊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

七言古詩

讀書山雪中

前年望歸歸不得去年中途脚無力殘生何意有今年來兀家山陋限前東家西家百壺酒主人捧觴客長壽先生醉袖挽春迴萬落千村滿花柳山靈爲渠也放顏世界幻入兜羅綿似嫌衣錦太寒乞別作玉骨㨾山川人言少微照娜井推倫黃雲三萬頃何人辦作陳摶中來與先生共炊餅陳先生䭾宜使春泉師人書云南州有何事今年好雪明年炊餅大耳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海棠一株春一國燕燕鶯鶯作寒食千古萬古開元日三郎搦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嗔不得寧王天人玉不如曾辭樂句不可無宮殿不按羽衣譜奏舞底用牧豬奴風聲水聲鬬清都夢中令人羨華胥何時却垃宮墻聽不恨將身作李暮

過晉陽故城書事

惠遠祠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水上西山如卧屏鬱鬱蒼蒼三百里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闕雲煙中望川亭上閱今古但有麥浪搖春風君

不見紫舟山頭龍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薛王出
降民不降盈尤亂飛如箭鐵汾流決入大夏門府
治移著唐明村只從臣子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
昏東闕蒼龍西玉虎金雀觚稜上雲雨不論民居
與官府仙佛所廬餘百所鬼役天財千萬古爭教
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
南人鬼巫好機祥萬夫畚鍤開連岡官街十字改
丁字釘破并州渠亦亡幾時却到承平了重看
宫家築晉陽

蟾池

老蟾食月飽復吐天公一月頻年替下界新增養
蟾户玉斧誰憐鑄月苦郡國蟾池如數所碧玉清
流水仙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張頤努於虎渠
家有闇有黄兒青深大丁正須汝何人敢與月後
餘疾遇池頭不容語向來爲私今爲官從今見蟇
當好看紀沙耶上青雲端

贈答張教授仲文

秋燈搖搖風拂席夜聞嘆聲無處覓疑作金荃怨
曲調哦辭元是寒螿月中泣世間刺繡多絶巧石
竹殷紅土花碧窮愁入骨死不銷誰與渠儂洗寒

乞東坡會次丹青圖天孫緑綵天女織倒風翻鸞
金粟尺裁斷瓊綃三萬疋辛郎倫發金錦籍飛波
海東星斗濕醉中握手一長嗟樂府數來今幾家
剩借春風染華髮筆頭留香五雲花（七言長詩於中獨一句九言書都有此例長吉亦有此例）

高門關

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繞亂餘村落不
見人蕨雪霏霏暗清曉莘川百里如掌平開田滿
眼人得耕山中捫蝨亦不惡誰遣多田知姓名許
李中揚克何得只今唯有石灘声（許致忠楊湯臣中伯虞李仲常）

（名官因芳隱虞氏時以多田推之亂後俱不知所在矣）

甲辰秋洛陽得黄葵子種之南宫明年
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静
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爲
賦長韻于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芳蕤浥露嬌黄濕五疊湘裙輕襞積袁粧午醉一
日間白白紅紅總狼籍上陽宫女要頭冠華寫鉛
工妝的難看來明淨復柔軟花中乃有閻浮檀千
里移根洛陽陌主人不飲誰看客乞與金盃自傾
側明年爲渠當擧白

馬嶺

仙人臺高鶴飛度錦繡堂傾去無路人言馬嶺壺可行比似黃榆猶坦步石門木落風颸颸僕夫衣單望南州阜落東南三百里巽乇衰颯兩年秋（予去歲往河南還甚亦予黃榆曲）

雲峽并序

君瑋昝事西涼占對稱旨其還也行臺公以宣和寶石為貺奇秀溫潤信天壤間之尤物君瑋因之曰雲峽邀詞客賦詩予亦同作

石盆清冷貯秋水水面著煙飛不起一堆寒碧几研間寶氣崢嶸插箕尾中山雪浪空影像長安鷃猶紈綺枉著奇章甲乙中稿項總堪把耕耒不天褒此尤物鬼刻神劃通有鐵蕭蕭似欲出泉脈墜滑定應凝石髓剝裂變華漬月秋李苦詩傳貫摹擬車箱篩箸連西東仇池百尺怨玲瓏飛空不嫌靈鷲小奇探已覺太湖空故都喬木今如此臺想熙春百花裏青血網船枯九州亡國愁頗為誰洗主人天質粹以溫天然與山作知聞退食從容北窗臥今古起滅真浮雲（仙人王子可賦石有石裂變章濟月秋之句）

雲巖并序

觀州倅武伯英崞縣人少日舉進士有詩名其賦剪燭刀有帶殘瘦王蘭心吐燉落春紅燕尾香之句甚為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為河東之冠貯書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悉自他州移植為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斷琴和墨皆極其工嘗得宣和湖石一窾竅穿漏殆若神劃鬼鑿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繚水上濃淡霏拂有煙江疊嶂之韻吾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書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獨侍寶石以穫奇泌晉聞耳興定末伯英殁於關中揚戶部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予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王帥得之汴梁兆塗中而以見貽予因歎一物之微經歷世變遷徙南北乃復為好事者之所寶

玩似不偶然乃爲詩道其故壁與三世
相家以文章名海内其才情風調不幾
前世賀東山晏叔原故卒章以蕭閑明

秀峰故事爲之

壺中九華玉孱顔紫煙著水往復遥小窗虚明瓏
相對不數漢宮銅博山會稽禹穴深無底實石倫
來定山飛一堆疾碧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阿
欣秀發見眉宇小壯才情論骨髓摩挲不作几上
看綠白紵青使千里渾沌日鑿竅空缺漏天蒸漏
鏡風嵐世外元無種香回海南真有補陀羅觀州

變現頻滴枝民部平生幾業未藏舟夜壑未厭深
竟作新軒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尊翠鬟婷婷自
有人只欠宜和鄭先覺爲君留寫五湖真

劉遠筆

老蛻力能擧玉杵文陣挽強猶百鈞惜哉變化太
狡獪曾乞褐衣令兄文宣戒諸葛叔無闕前後兩
劉新雨點謝郎神鋒恨太儁雖然豈不超人群三
錢雞毛吐皇墳奚奴定能張吾軍何時酌我百壺
酒爲破醉草香天雲狡獪變化事見麻姑傳

贈周良老

于公斷獄多平反高門大車在乃孫我居聊城欲
二載喜見周叟醇而温十年大理書上考宜有陽
報如于門大兒書來問安否妄饑不死天所存鄭
孫毛骨殊秀發賢氣鬱鬱含朝暾棱聲喔咿啼朝
昏稚孫五石當酒壽是翁福禄知未艾昆弟和舉
連孫根白髪阿兄應念我南雲寂寞賦招魂

鴻溝全欽叔賦

劉郎著手乾坤了未害與渠分九州李兒叔繡自
楚楚作計豈復西鴻溝雌雄自決已無策尺寸必
爭唯上流韓生已死言猶在千載令人笑沐猴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道人詩有塵外緣道人塵埃私自憐三十六峯一
夢屋裏衰西家掠杜錢津津喜色見眉宇峩峩青
城當眼前瓊瑤徑入風煙去恰是梅花欲雪天

祖唐臣愚庵

小智膠膠盜所羞大智移國鬼與鄰浮生匹觸兩
蓋粥心計擾擾知何求青州荊州免三窟古人今
人貉一丘喚起墨池御夫子與君同醉營家洲

過并陘

北山亭亭如驛堠南山眈眈虎翹首土門東頭望

井陘漢家風雲自奔走市人豈識英雄材金鼓一
朝天上來此山行人萬萬古我不磨滅隨蒿萊白
鹿祠前一杯水着顏聊爲洗塵埃

北岳

太茂維嶽古帝孫大朴未散真巧存乾坤自有靈
境在地位豈合他山尊中原雄鎮白日晴上階棲
覩蒼煙也誰能借我兩黃鵠長袖一拂玄都門

天匯山

九州上游推大鹵獨恨山形頗稍魯天匯一峯今
日看快似昂頭出環堵何年飛來此融結鬼鑿神

鏡未奇古八窗玲瓏透朝日洞穴慘澹藏雷雨昔
花鋤石梁可喜乞與雲烟相媚嫵半空擲下金芙
蓉想得飛來自玄圃傳聞絕頂更靈異云是清都
群玉府五雲飛步吾未能風袂泠泠已輕舉東州
死灰葬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教亭不著謝宣城
斷岸何緣此天姥酒船何時朝復暮倒卷滹沱洗
塵土喚起山靈摧石鼓漢女湘妃出歌舞詩狂他
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山川石敘神祠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

莫春舞雩鼓瑟希琴語解吐胸中奇誰言手揮七

絃易大笑虎頭真絕癡北風瀟蕭路何來流波湯
湯君自知三尺絲桐儘堪老兒童休討鶴書遲

常山妖生四十月能握管作字筆意開
廓有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洛誦之

大兒小兒舞菊羊東家西家競迷藏牙牙作群隅
隅行是中乃有常山郎常山嬌嬌可憐虫四歲未
有三歲強黑鬚破敵自神駿黃犢放腳須跳梁只
知兒絃郎塗抹誰謂轉腕能低昂梁家兩公破天
荒劉煇夢靈界尊場榮鄉亭中詩版在岐山名字
香山香此郎晚出西掘旁虎穴虎子不可當天驚

地怪見落筆便合抱送中書堂文星煌煌照燕南
青青子衿滿框陽教官連被鳳尾諾瑞物多生金
聚岡兒曹變化不作難何必二十始弄張明年作
字一丈大當有稜角晝光芒廻頭都看元叔綱鼻
涕過口尺許長常山自萬壽第三子叔綱遺山之孝子也

贈利州侯神童生十四月識字予兒時生二十一月識字無算

牙牙黠㸌杏蕾紅阿兄抱之來學宮今春學語語
來正已能見書識姓名隨指隨讀無數重多生想
曾文字中拯知之無不足詫更恐洛誦難爲功土
中㸌龍成脫萬千丘山起象末君不見黃金寶

與翡翠青未要春官許衣鉢人閑失卻麻神童明
星熠熠出蒼龍只知江陵圖籍盡一火誰謂死草
生華風遺山老子未老在見汝吐焰如長虹（見金元好問）

吳宮牧馬圖息軒畫

曾韓畫隷出中秘燕市死骨空千金息軒筆底真
龍出凡馬一空無古今安閑自與人意熟蕭洒更
覺天機深吳宮有知應解笑世無技仙誰賞音

紫微劉文山水爲濟川賦

畫家李范真勍敵方外只今誰第一自非劉宗恭
洞皐呂孫未信得鞱輕落筆長淵遠濤各淸冷萬

頃風煙一草亭千章古木散叢谷鶴髮松姿餘共
刑紙尾不須題姓字人人知是老人星

生右丞雪景捕魚圖

江雲滉滉陰晴半沙雪皚皚照江岸畫中不信有
天機細向樹林枯處看漁浦移家妮未能扁舟蕭
散亦何曾白頭歲月黃塵底笑殺高人王右丞

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邵伯根之父）

邵翁頭白甫三十高吟大醉無虛日風流若似靖
南湖每恨聞名不相識太平村落自由身畫維扶
携意更真醉歸圖上見顏色喜溢眉宇猶津津好

看蹇驢馱我去與君同醉杏園春

題張君寶陵川西溪圖

松林蕭蕭映靈宇爍石流金不知暑太平散人江
表來自訝淸凉造仙府不到西溪四十年溪光林
影想依然當時藤上王文度五字詩成衆口傳想
見畫圖疑是夢而今塵土流華顛（本遂字今改作院陵川本大行之）
（貴豈天來閒淸凉境作仙江淮太平散人題詩東廡自已遊仙府恨君氏不知其辭耳此錄先君子書法實詩西溪候以畫子傳馬孝貴出此圖求賦詩感今懷昔者之請然故猶中有及癸五十一月三日題）

汝州倅韓君德華其十祖二世相邊封
魯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

益有之予通其家命書出拜請予言魯
名矣而未有字敢以爲請予字之世公
德華曰願終教之乃申之以辭

昌黎諸韓散處龍魯公相邊開邑封爲行究後六
侍中大參高文能神功龜石穹窿與天終百年故
家餘素風汝州有子今成童玫古制名龜盤從貴
以道發紡汝躬良璞不治九石同貞而絕俗執予
容濟贊以文介而通頭雖宗起其起宗魯也不漸

哀氏公

壬子冬至新軒張凡聖與求爲兒子阿

平制名予名之曰琥以仲虺字之小字
明後有善禱之義焉詩不工當令阿虺
灑落誦之
阿平玉雪絶可憐皎如鶴雛下青田呼來拜客執
不前啼声如聞遏奏篇陳王入門漢帝賀新軒文
筆尤翩翩大照掛壁誰使然我知一經會有傳玄
默之冬客須城闕平之年纔五齡廼公爲兒求制
名兒名從虎王與并仲虺爲字以字行佛書舊說
無空青豈知空青今有形紫公嘗公遝我明看兒
着脚青雲平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
楚字韻
瑤光樓前技歌舞桂樹秋香月三五白頭誰解記
開元四海歡聲沸蕭鼓兩都秋色昔喬木三月阿
房已焦土天上亦有別離情可是田郞心獨苦承
平舊物覓霓裳譜寶氣輝輝敢千古銀橋望極竟不
歸賊沒紫渦下平楚
送崔夢臣北上
于真抱關買臣負薪朝奏暮召名動縉
紳此有志之士所以自奮於昌辰者耶

夢臣崔卿玉樹淸姿土門華胄成童授
學與雖俱興肄筆成書倚馬可待雖泌
水之洋洋堪樂舜門之穆穆方開惜歲
月之虛擲欲雲霄之坐致遇順風而縱
大壑其孰禦之登金馬而上玉堂在此
行矣詩以勸駕序寧關乎癸丑二月望
日新與元某序
并州書郞年少客細馬金鞭日三百生平意氣凌
青雲未怕天山雪花白西園此日盛徐陳鳳閣鸞
臺氣象新由來草創資潤色況復天造須經綸他

日南歸吾未老與君同醉晉溪春
送王芳華
中朝名勝龍山奧喜色門闌得佳婿一朝天府効
驅馳萬里青雲在平地金粟岡頭俊造多莫從人
品問如何迂齋受學青衿日獄重遺山爲掛摩來
國人倫吾豈敢只憑月旦決巍科
孝成之王芳華雖孝先以提學命兒鉤
佳酒且求制名輒以詩記
子雲敢實將謙覩廷之鱻妻意自真君家公婿兩
冰玉酒味自合淸而醇無賴俗士無風神紅珠女

兒茜裙新一杯香絕韻亦絕只今唯有酴醾春

劉時舉節制雲南

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幽幷豪俠意功名咄叱碩將風雲生今年肘後印如斗過眼已覺烏蠻平諭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有新名

贈張潤之

許年不唱龍津第人物尤難到衰世明堂他日要梗楠造物也須論銓計晉人裹賦例真淳兒能讀書知養親遺山門客富儒雅綠髮張郎名姓新莫道琴工有師法海山深絕辭紛人風之實甚美故觀其可取者而勉之他日學業有成老夫當以風鑒自負矣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道人醉柚蟠蛟龍掃出古木牙須雄開巷飄飄來陰風翟卿論畫凡馬空能知畫與詩同宗解衣盤礴非衆工遺山筆頭有關全意匠已在風雲中留待他日不忽忽

送張書記子益從藏相北上 并序

子益省郎覲國之光從公于邁揚雄詞賦良惜力於吹噓鄧禹功名本無心於

祿仕詩以送別亦以趣其歸云

故家人物饒奇俊聲華登昴宿今已信康侯晝接拜寵光百里自應沾海潤六月貂裘風雪深天河天駟日駿駿莫把聲華動臺閣東方書檄要陳琳

贈別孫德謙

津橋官楊雪花白挽斷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意濃絕似銅駝洛陽陌湖亭醉卧春風到手金盃不放空謝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

汾亭古意圖

允民羲皇去未遠日作日息天機全杜侯袖裏姑汾筆辯與南華啟賓然發興知經幾今昔淳朴別有一山川白雲高上秋風客不比倦翁甲子年以亭郭熙明昌森知開張公住當年過八十而以山水擅名於雲中杜文華老與張郭年相若而畫品不下古人為洪廣道作汾亭古意横披遷然有塵外意為題四韻其後仰仙張界生帝堯甲子年詩家亦傳習用之故末句有及

太原贈張孝遠

并州城邊十月末清霜稜稜風入骨因君夜話吳江春酒先激灩金杯滑開閑騎鯨去城沒當年變君俊於鶴平生我亦識翁人惆悵流年如電抹官家新築文昌臺耆生不憂墮嶻崖眼看東閣奇士滿如君豈得歲蒿萊晨雞未鳴子當發明星煌煌

大於月野夫一笑冠纓絶

換得雲臺帖喜而賦詩

周官武臣奉朝請紉佩來縛非天眞世間曾有華佗帖神物已化延平津來狂雄筆照萬古北宗華書絶九人今日雲臺見遺墨黃金牢鎖玉麒麟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

土門西邊井陘渡野日荒荒下汀樹榆關石嶺都幾程客夢往往迷歸路塵埃風雨半生過催着筋骸支世故寧州假館又兩年未保東來不西去山城百家家有山觀酉呈山誰一顧賣書買得呂氏

園不謂金山來相付北崖老作土灰色擁腫形模一夸父婘婘正有小蛾眉却立不容親杖屨旋中抱犢尤峭拔望見韓山即攀附韓王砦頭四望闊全趙木如總數聚眼中麗盖天上來添水鼓旗紛偃仆漢家威靈萬萬古石子連岡猶兀兀夏秋衆壑會鹿泉浩浩湍聲瀉餘怒西南諸峯不如數蕩海鯤鯨兀背露霏煙空翠有無中百態陰晴變朝暮靈巖龍泉曾一到獨欠封龍最袞步學儒不變徐童花李相書龕心所慕生平懷抱向山盡老氣崔嵬如有助巖居枯寂朝市喧喧聲兩間差有趣

得行固頗留不思深坎且當隨所過何曾萬錢何用許方丈有山客下筋管城初無食肉相黃帽非拱折腰具明年高築野史亭天已安排看山處多慙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一本尙慙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在方丈有山家下節之下

過劉子中新居

郢州城隔兩茅屋市聲喧喧自幽獨春風吹盡山杏花只有青青一叢竹先生愛畫如惜玉練鵲翔鸞餘百軸大兒踉蹡挾書歸止錢瑑烟絶一粥撤官枉貧半生閑也着區區簿領間何時却與溪南老桒盖山前共往還子中舊與溪南諸老李敬之游故有下句

遁山先生文集卷第四

雜言

去歲君遠游送仲梁出山

去歲君遠游今年客它州青天萬古一明月只與行人生暮愁問君游何許情多地避兮倘㝎處金鞭斷折騏驥死萬里長鳴思一舉憶初識子梁王臺清風入座無纖埃華嶽峯尖見秋隼金眸玉爪不凡材西園日晴花滿烟五雲樓閣三山巔玉樹瑶林照春色青錢白璧買芳年三年一夢南陽道沐水迢迢入秋草孥雲心事人不知千首新詩怨

枯槁破屋仰見星躔余夙靈清匣中有長劒爲君鳴不平泥塗久尋思一濯去去舉足皆清冷鄧州大師材望雄愛客不厭奇章公軍中宴酣笳鼓競銀燭吐焰如長虹幕中多士君又佳談咲已覺南爽空東州春迴十月後梅華分香入春酒平生得意歙與京青眼高歌望君久浙江南下青浤浤石門細路蒼烟乜五松平頭白日靜千山萬山如亂雲苟源不逐時事改芝蘋自與商顏鄰他日想思一廻首漁舟時問武陵人歙謂歙叔京即京父也餘天書以歙之爲微

此日不足惜

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頹怪昌黎公亦復爲世儒天生至神物與人作華胥一酌舌本强二酌爆吻濡三酌動高興四酌色敷腴連綿五六酌枯腸潤如酥眼花耳熱後萬物寄一壺十酌未罷夬百觚亦奚拘人生一世間忽若過隙駒有酒不解飲問君誰與娛君不見東家騎鯨李磨濡六尺軀萬言黃石策八陣夔州圖酒酣起舞不稱意長吁青雲指爽吾又不見西家苦𥶡郎老氣雄萬夫狂歌飲燕市擊筑聲嗚嗚倚天長劒挿少室頫欲四海皆東湖麼蟻兒視今爲如河山求隔黃公鑪喇盂

直待秋弃場青苔白骨憐君愚少年覓計生白須捫參歷井無危途榮不備睫良區區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餘名安得潤枯骨四十世不知頭顱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太虛爲室月爲燭醉到不用春風扶

送希顏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

來日游崧丘今日西臺行勞生好事亦大少挽中馬嘶車鐸鳴山林之樂無爵成玥爲餅蘭縛塵纓蒼生望君須一起我知無地逃功名關中得君作金城氣象已覺西山平諸人誰出仲卿右一座想

爲相如傾風華浩蕩春冥冥馬頭仙掌遥相迎長
安市上見李白爲我一醉秦東亭

嵩山玉鏡

玉鏡見何許今旦東山陰積雨洗昏霾旭日發光
輝光輝奪人目灧灧如動移初如秋月圓漸如曙
星微曙星不能久併與晨露晞此鏡何從來造化
秘莫窺山精或寶氣恍惚令人疑誰爲問嶽祇山
川英秀會有歸不能生申與甫端王國萬丈光芒
使爾爲

虎害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爲群目光如電聲如雷倚蕩
起伏山之垠百人一飽不留骨敗衣墜髻徒紛紛
空谷絶無聲長晦無行塵呀呀垂涎口耽耽闞城
闉天地豈不仁社公豈不神哀哀太山婦哭斷秋
空雲可憐封侯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無復李
將軍北平太守今何人

飲酒

江南秋泉雲液濃遼東抹利玉汁醲椰瓢朝傾荔
支綠螺盃暮捲琊珠紅此酒誰所督今日乃汝逢
仙人一丸藥洗我芥蔕胸金沙一散風雨疾世事

盡與浮雲空東家劉伯倫西家王無功醉鄉日月
萬萬古眼中擾擾誰爲雄人會有歸盡飲不飲所
同所恨獨醒人百年枯槁中獨醒恨未過獨醉恨
未公安得清江變醇酎盡迴天地入春風

送高信卿

高卿去嶽山中居椽朝栗暮分猿狙今年移家入
城市甑中生塵釜生魚文窮智亦窮五鬼更噓呼
逐翁延客著上座兩兒已復遭揶揄三冬兔園冊
牧豎咿語庭濕薪烟滿眼破硯氷生須賣符與行
藥不養堂堂軀無衣思南州千里走單車我嘗相
夫君不是山澤臞十八學擊劒二十了陰符平生
結交王與李神中頗有魚龍圖文武志磨誰不如
不能拔劒斫蛟鱷亦當赤手降於菟胡爲坐守
寒饑坐令兒女悲窮途萬事糊塗酒一壺別時聊
爲鼓嚨胡中原麟鳳今如此莫道皇家結網疎

寄趙宜之 趙時在盧氏

大城滿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掘草根
官軍聲北人南來向何處共說華川今樂土華川
三月春事忙布穀勸耕鳩喚雨舊聞抱犢山摩雲
出蒼稜長林絶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

麦擁當果穀煎朮甘飴餳此物足以度荒歲况有
麋鹿可射魚可罾自我來嵩前旱乾歲相仍耕田
食不足又復遠覲朋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一
瓶一鉢百無累恨我不如雲水僧嵩山幾來層不
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陽一昔秋風起奕然吳
中張李鷹

眼志堅畫龍爲劉鄭州賦

豬龍可豢亦可屠世人畫蛇復畫魚夭飛忽入阿
堅筆始覺衆史欺膚愚腥風萬里來白浪橫江湖
一麾走海若拜額失天吳浩蕩明河翻尾鬣滌不
濡只愁絲上出雷火搏控大千如此珠天生神物
與化俱來沒變見何所無逆鱗自古不受網乃今
縮頭隨卷舒往得堂堂韓御史平生長有兩隨車

送詩人泰啥簡夫歸蘇墳別業

三月不見君渴心欲生塵論文一樽酒雅道誰當
陳昨朝見君緇水句乃知抽青配白非詩人南山
明月北山雲恨君不作由東隣擊鮮爲具非無好
事者天隨杞菊年年新石田茅屋連蘇墳兩兒力
耕足養親君詩或者昌晚節不應道路長邅迍白
髮刀聯一幅巾豈年鄉社樂閒身蹇驢駝入醉鄉

去袖中知有眉山春

紀子正杏園燕集 甲午

紀翁種杏城西垠千株萬株紅豔新今年寒食好
天色晚氣氤氳含芳津天公自愛此花好朝薰暮
染煩花神融霞暈雪一傾倒非烟非霧非卿雲未
開何所似乳兒粉粹淨綽香能啼能笑變復駭盡
出百子元非真半開何所似里中處女東家隣陽
和入骨春思動欲語不語時輕颦就中爛熳尤更
好五家合隊競與秦曲江江頭香車馬十里羅綺
爭紅塵陽平一邑多詩豪主人買酒邀嘉賓花時
有成約恨少揚子張吾軍落花着衣紅紛紛四坐
慘澹傷精魂花開花落十日耳對花不飲花應嗔
愛花常苦得花晚爭教行樂無閒身芳菲一破不
更合且看餘紺烘殘春

送李參軍北上

五日過居庸十日渡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
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別離間今朝送君
行淸淚留餘潸生女莫作王明君一去紫臺空珮
環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我知驥子
墮地無齊燕我知鴻鵠意氣青雲端草間尺鷃亦

自樂扶搖直上何勞搏一衣敝縕袍一飯苜蓿盤
歲時壽翁媼團欒有餘歡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
爭似綵衣起舞春斕斑去年雒陽人今年指天山
地遠馬蹄破霜重貂裘寒朔風浩浩來客子慘在
顏鉅胡嶺上一廻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桓
山鳥乳哺不得須臾閑衆雛一朝散孤雌回顧聲
悲酸寒鴈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

王黄華墨竹爲邦瑞賦

古來畫竹尊石丞東坡欽扶不敢評開元石本出
摹寫燕市駿骨將空名亦有文湖州畫意不盡形
一為坡所賞四海知有篔簹亭深衣幅巾老明經
老死不敢言縱橫豈知滏江一派最後出運斤成
風刃發硎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與刑月
中看竹寫秋影清鏡平明白髮生娟娟略似萱草
詠落落不減叢臺行千枝萬葉何許來但見醉帖
字欹傾君不見忠恕大篆草書法超生怒虎噴墨
成至人技進不名技游戲亦使通真靈百年文章
公主盟弇山見之蹤且攀聲光舊塞天壤破讖論
今着兒曹輕有物於此鳴不平替耶孃耶誰汝令
只恐破窗風雨夜怒隨雷電上青冥

汎舟大明湖待杜子不至

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
更佳一堆蒼烟收不起山從陽丘西來青一灣天
公擲下半玉環大明湖上一盃酒昨日繡江眉睫
間晚凉一棹東城渡水暗荷深若無路江妃不惜
水芝香狼藉秋風與秋露蘭橈鬱鬱散芳澤羅襪
盈盈見微步晚晴一賦畫不成枉着風標誇白鷺
我時驂鸞追散仙但見金支翠蕤相後先眼花耳
熱不稱意高唱吳歌叩兩舷喚取樊川搖醉筆風
流聊與付他年

九月七日夢中作詩續以末後一句

桃花紅深李花白昨日成團今日折歌聲滿耳何
處來楊柳青旗洛陽陌拊君背握君手朝鐘暮鼓
無了期世事於人竟何有青青鏡中髮忽忽成白
首六國印何如負郭二頃田千載名不及即時一
盃酒

賦邢州鵲山

去時唐山道望望鵲山背今朝西北看秤奇秀益
可愛蒼然失晉疊觧駁見紫帶浮雲自來去盡巧
寧發壞吳粧入小筆隱隱拂殘黛蛾隅靜女人不

知擁髻依顰如有待太行横截九州半一掩一重
俱有態只知天平六峯天下稀此山東來亦間在
烟埋雨沒今幾時殆天所藏予發之郭熙未是語
乎遠峯寫誰有韋郎詩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一日兩食蔡藿葵三冬一褐酐與齊監河貸粟困
欲死望望江水濁塵泥故書一束手自勞亦兒跳
梁翠文啼出門疾走勿反顧正恐五鬼從之西馬
中豈是無龍媒世人徒如牝牡黃與驪只如黃金
絡頭亦不惡誰謂茅索能相羈天公醉着百不聞

汝偶而偶奇而奇前途兀兀焉於漆昨日把汝今
扶犁乃知世間倚伏不可料井底容有青雲梯春
風雨淮多鼓鞞軍中少年舞荒雞因君南望一大
嘆落日澹澹青山低

湧金亭示同遊諸君

太行元氣老不死上與左界分山河有如巨鰲昂
頭西入海突兀已過餘坡陁我從汾晉來山之面
目腹背皆經過濟源盤谷非不佳烟景獨覺蘇門
多湧金亭下百泉水海眼萬古留山阿觱沸瀑水
源濟瀹晉溪波雲雷蛰鬼物窟宅淵蛟鼉水妃簸

弄明月珠地藏發泄天不訶平湖油油碧於酒雲
錦十里翻風荷我來適與風雨會世界三日漫兜
羅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長哦今朝一掃衆峯出千
鬟萬髻高峩峩空青斷石璧微茫散烟靄山陽十
月未搖落翠蕤雲旓相盪摩雲烟故爲出濃淡魚
鳥似欲留婆娑石間仙人迹石爛迹不磨仙人去
不返六龍忽蹉跎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孫
公和長安城頭烏尾訛并州少年夜枕戈舉杯爲
問謝安石蒼生今亦如卿何元子樂矣君其歌

南冠行

南冠纍纍渡河關畢逋頭白乃得還荒城雨多秋
氣重頹垣敗壁深茅菅漫漫長夜浩歌起清涕睆
睆留餘潸曾侯少年出紈綺高門大屋垂楊裏諸
房三十侍中郎獨守殘編北窗底王孫上客生光
輝竹花不實鵷鶵飢焦桐切切鮮人語海雲喚得
青鸞飛梁園三月花如霧臨錦芳華朝復暮阿京
風調阿欽才暈碧裁紅須小杜長安張敬號眉嫵
吳中周郎知曲誤香生春動一詩成瑞露靈芝滿
窗戶魚龍吹浪三山沒萬里西風入華髮無人重
典鸕鷀裘展轉空床臥秋月寶鏡埋寒灰鬱鬱萬

古不可開龍劍出地底青天白日駈雲雷層冰千
里不可留離魂楚些招歸來生不願朝入省暮入
臺頗與竹林嵇阮同舉杯郎食猩猩唇妾食鯉魚
尾不如孟光案頭一杯水黃河之水天上流何物
可煑人間愁捧建裂月不稱意更與倒鸚鵡洲
安得酒船三萬斛與君轟醉太湖秋

醉後走筆

建茶三盌冰雪香離騷九歌日月光腰金更騎揚
州鶴儁求不羨大官羊短檠熒于移近床秋風吹
簾月轉廊一歌再歌魂魄動入眼渺渺横沅湘湘
妃漸遠望不及金支翠旄滄飛颺漁父話獨醒孺
子歌滄浪山鬼獨一脚拊掌笑我旁湘纍歸來弔
故國遺臺老樹山蒼蒼掩書一太息夜如何其夜
未央東家女兒綺羅裳銀瓶瀉酒勸客嘗一酌均
駐顏再酌齊彭殤宇宙不令古氣鄭無陰陽少年
避酒不肯與畦步乃有無何鄉愛茶愛書死不撤
乃以冰炭貯我腸世間唯有麴生風味不可忘

南湖先生雪景乘騾圖并引

南湖先生原武人年二十許時嘗以鄉
賦兩魁鄭州然其資倜儻所以自望者

甚高終不樂爲舉子計即棄去學擊刺
當正隆征南頗欲馳逐戎行間既而大
定詔書下兵各罷歸先生抱利器而無
所試乃浮湛里社以詩酒自娛買田南
湖之上築亭種樹徜徉乎其間盡置家
事日與賓客酣飲歌管蓁與窮日夕不
少休家故饒財又好施予其赴人之急
猶疾痛之在已故人尤以此歸之所與
游如許洺王逸賓游宗之大定劉之昂
其人皆天下名士互論人物必曰靖逢
卿令日之奇男子也先生生於天會初
歷大定明昌泰和優游於太平和樂之
世者五十年大安矣與乃下世平生喜
作詩樂府尤有蘊藉觀西子寨詩可
見也畏壘蕭如孝羅敖千古青溪水自混興廢兵爭竟何得風流輸與五湖舟嘗雪中
騎青騾行京水道中作長詩卒章有安
得西都畫史吮筆出新意寫作南湖老
子雪景乘騾圖之句其子文煒比渡後
來東平始以先生之意追畫此圖求僕
賦詩文煒貲直好義讀書作文有聲時

畫中觀其于可以想見先生之為人故
為道其事并以致懷賢之思
大河茫茫白連空寒雲迢迢度南鴻汴梁高樓皆
斂裹成阜行人西北風北風吹雪來飄瞥捲孤蓬
異色變慘澹元氣開洪濛襄陽湖陽詩境在掇拾
物色真難工青驪誰此游望見知是南湖翁南湖
翁少日飲醉今能鍾猶能吐氣萬丈如長虹閶門
兀坐意不愜要看銀海翻魚龍寶華世界瑯瑤宮
江山隨翁入清雄詩成仰天一大笑飛花落絮春
濛濛營營梁宋郊翁家出強宗許與必豪右收入
等侯封萬戶翁年十八九弄筆學既蟲壘取兩解魁
隱隱何隆隆一旦拂衣去學劍事孫公正隆適南
征疋馬走從戎壘瓦磨楯鼻意與江流東紫微出
東方淮海亦來同都將書與劍田間就春農仕宦
不作郎身容醉鄉自愛王無功鷄豚從條致鐘鼓
野鶴豈合棲樊籠南湖煙景多魚鳥亦從容亦有
兩小船綸竿揷舡蓬高亭出秀樹牕戶連青紅清
飆隨睡興瞋色赴吟節門前車馬來日釀日不供
但若佳客少焉知清興終看翁棄觚詩調戚鶍臾
老子如兒童雄吞已覺雲夢小寒縮寧作書生窮

當年我得奉談咲晝夜肯放清樽空東家西家不
相從南海北海不相逢風流耆舊今誰似惆悵相
看是畫中

癸卯歲杏花

南州景暴媛杏花見紅梅讀書山前二月尾向陽
杏花全未開待開竟不開怕寒貪睡真人催妾花
被花惱不徹一日遶樹空千回牙牙嬌語山櫻破
稠鬧成團稀作顆小蕾從教絳蠟封繁枝未要晴
雲晏兩月不舉酒半歲不作詩更教古銅瓶子無
一枝綠陰青子長相思今年閏年好寒節花開不
妨遲一月加齋賈鼎作與鄭宋如齋先生李知幾語

題劉紫微堯民野醉圖

蒼苔濁酒同歌呼白鬢紅頰醉相扶堯時皇質未
全散不論朝野皆歡虞望雲雲非雲就日日非日
先秦迂儒強解事極口譽堯初未識堯民與酒同
一天此外更誰為帝力仙老曾經甲子年歲將陳
迹畫中傳山川淳朴意當眼迴望康衢一慨然不
見只今汾水上田翁鞭背出租錢劉甲子年仙人張果事

贈答趙仁甫仁甫名復雲夢人江漢奇士也

我友高御史愛君賤以真肰朝識君面所見勝所

閭江國辭客多玉骨無泥塵軒昂見野鶴過眼無
鷄群想君夜醉海陽時明月對影成三人散晉紫
綺被草裘烏紗巾浩歌魚龍舞水伯不敢嗔何意
醉夢間失脚墮燕秦萬世一旦暮萬里猶比隣世
無會連子黑頭萬蟻徒紛紛君居南海我北海握
手一盃情更親老來詩筆不復神悶君兩詩發興
新都門廻首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

下黃榆嶺

北壓玄武暮黲黑如積鐵東壓瑚火餘絢爛錦
綳就中嶺頭一峯凸巉巖剩費寒雲幾千疊學圍

可望不可到青壁無梯猿叫絶林煙日射彩翠新
程亦疑有黃金鬪畫工冒次墨汁滿那得氷壺貯
秋月直須潮陽老筆廻萬牛露頂張顚揮醉帖石
門細路無潤泉行人飢渴挽不前辛苦黃榆三十
里豈知却有看山緣

駈豬行 黃臺張氏作

淞山蒔苗多費力辨與豪豬作糧食草菴架空尋
文高擊板搖鈴閙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
田夫睡中時叫號不似駈豬似稱屈放教田鼠大
於兎任使飛蝗半天黑官田爭合到渠邊可是山
中無稼术長牙短冢食不休過處一林無禾頭天
明攏畝見狼藉婦子相看空缺流早乾水溢年年
日會計収成総什一資身百備粟豆中瘩石都能
斂斂直兒童食桑須愛惜此物群豬口中得縣吏
即來銷稅籍

瀟臺感遇

裝回五岩上浩歌弥激烈望望螗旁翁倒影乍明
滅池古是靈異祠廢餘像設子規夜啼山竹裂老
鶴亂啄枯松折瀟臺音響杳不聞蕩蕩青天一明
月荒山破丸色十步九室壁水泉出泓泐一綫僅

不絶翁乎何意留此居可是他山無地穴太道既
下衰日鑒聰明開王從珪璋鼓木以青黃災天和
散不留去狼無東廻咽咄咄此老者骯髒仰怪覩覓
年生甲子含德如未孩櫟枝野鹿致足樂火倉屋
居良所哀史筆亦辱詔何曾枝計識與村纏身正
有一文變互以何物觀形骸大笑黃冠師金丹羽
化之說何從來豈知大人先生獨立萬物表太古
元氣同胚胎不見今日孫公和揆絶四海隘九垓
松康養生安在哉

木黛記異 癸卯九月四日 同杜仲保賦

黃華絶境探未窮道人曾約山櫻紅鏡臺懸流不
易得世俗名取香爐峯七年長路今一到剌鯁欲
滿平生肎豈知早久泉脉絶快意一濯無由供神
明自足還舊觀湧浪爭投徵靈通何因狡獪出變
化勝槩轉盻增淸雄天孫機絲掛夜月佛界珠網
掛秋風稱奇叫絶喜欲舞恨不百繞靑芙蓉銀橋
淸凉巓玉鏡㙮丘東世外界無物邂逅乃一逢書
生眼孔患易破勺水已復誇神功東坡楜掌虎大
笑不見蟄窟鞭魚龍

𧄍谷聖燈九月五日作

金門寺前山突起幷底寶巖三十里舊聞聖燈在
山上紫微侍郞宜不妄山空月黑無人聲林間宿
鳥時一鳴游人燒香仰天立不覺紫烟峯頭一燈
出一燈一燈續一燈山僧失喜見未曾金繩脫串
珠散迸玉丸走拌光不定飛行起伏誰控摶華麗
淸圓自殊勝北荒燭龍開晦冥南極入地多異星
豈知心光毫相有真遇物外恍惚終難憑腐儒心
𩲸爲動蕩弃拜中庭謝靈貺何曾辦作劉更生下
照乃辱靑藜杖昨朝黃華瀑流神所憐今朝金門
佛燈佛作緣紛紛世議何足道盡付馬耳春風前

食楡莢

露葵滑寒芋㷰糧春楡作莢絶可憐楡令人瞑何
暇計田舍年例須濃煎簫声吹暖賣餳天家人鑽
火分靑烟長鈎矮筐走童稚頃刻綠萍堆滿前炊
飯雲子白剪韭靑玉圓一杯香羙薦新味何必烹
龍炮鳳誇肥鮮巢肝蟲背萬化途神奇腐朽相推
遷夢中鵾鶴亦大槩隨意飲啄眞飛僊先生捫腹
一莞然此日何功食萬錢

李峪園亭看雨

龍山右脇松十里細路蛇蜒繞龍尾松林迫塞闊

熱渠北望玉泉巖幷底玉泉元自別一天眼界廓
廓無神川金城百里綫一俯半尖浮圖揷蒼烟行
行下絶巘捫援忽當眼未到倦不勝小憩遂忘返
玉泉一杯甘以冽未須張陸誇冰雪主人不在客
不容烈風崖下風颼颼石頭路滑馬蹄怯山雨未
落雲先愁將軍林園永安下秋露村墟絶瀟洒濃
雲壓屋風打頭僅得羈勒脫疲馬只知龍山之神
神更神永安亦能撼詩人晦暝變化千萬態盡出
風雨元非真山靈亦愁歸後夜半面時時見雲鋒
天瓢細洒供晚凉不似草堂迴俗駕晉陰一掃群

峯出一洗深青黴山背夕陽展放紫翠屏尺尺松
梢一輪月山中一石廻萬牛況是一壑復一丘不
如一詩招將入南州先生興來時外游

游龍山

曩予魏大梁得交此州雷與劉自闕兩公誇南山
每恨南海北海風馬牛老龍面目今日始一見更
信造物工雕鎪是時山雨晴平田綠油油並山京
氣多况得通深幽山泉谷口出迎客石罅焉擊琳
琅球蜿蜒入微行漸覺藤蘿罥衣樹打頭惡木拉
颭樓直幹比指鋼石門無風白日靜自是林響寒

飂飂一峯忽當眼仰看看不休一峯一峯千百峯
維欲一一額揖知無由金城偃蹇不得上瑤臺回
合如相留苔花萬錦石井碧硎不收天關守虎豹
武庫開戈矛小山隨起隨偃仆獨立千仞絕頂繚
緲之飛樓百花岡頭藉草坐瀟洒正值金蓮秋亭
亭妙高臺玉斧何年修躋高攬元化快如鷹脫韝
山靈故為作開闔巧與詩境供賓搜白雲何許來
織絲弄輕柔蓬蓬作霧湧飄颻與烟浮玉衣仙人
鞭索蚪翁忽變化令人愁須臾視六合浩蕩不可
求初疑陶輪北運覺今悟夜壑真藏舟劫石拂未

窮杞國浪自憂斷鰲立極萬萬古爭遣起滅如浮
漚快哉萬里風一掃天四周誰言太始弄開闢日
馭本自無停輈舉手謝山靈就無清凉毫相非神
羞賤子貪名山客刺已婁投黄華挂鏡臺天壇避
暑瀑太山神明觀二室汗漫游胷中隱然徒有此
大物便可揮斥八極隘九州玉峯有佳招絕唱須
一酬為君探囊擲下珊瑚鉤白雲相望空悠悠異
時華表見老鶴姓字莫忘元丹丘

醉中送陳季淵

寒食不數日天氣殊未佳翩翩金門客行行指龍

沙朔襲析城暮飆飆頭頭地寒無草芽拂雲堆邊
春更晚雪花茫茫揚白雪紇干山高凍縠雀榆叢
離離小蔓薄愛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飛何所樂
書生弓馬能幾何乃今賀枝金盤陁孔璋文筆妙
天下敕勒不數陰山歌向年賦奇兩擁海駝雲筆
項注快如懷素書布障狂笑劉义寫冰柱李汾王
鬱俱灰塵天意乃在溵陽陳舌吐萬里睨一世眼
高四海空無人賤氏假息仍瘡痏誰作東山謝安
起恨我不比長桑君一月鎬君上池水眼中之人
不易忘誰作冰炭置我腸襄頗明鏡兩寂寞別意

春江誰短長但願年年見顏色與君連日醉壺觴

送弋唐佐還平陽

我從崗餘之山過屠羅聞君六經百家富研摩會最上指冠巍我豈肯俯首春官科舉條變生十載後我時避兵方北走遁家弋宋共有無行箪許之爲老友晉卅一書君肯來握手大笑心頗開春風着人不覺醉快卷更須三百杯鶴骨騫飛法當壽况是丹房藥餌留心久崑崙神泉灌禾芝乞與餘膏潤蓑枯天府學士登瀛洲松頂仙人爵直鈎愛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千古黃金鑛中淚不獨屋全并爲異蘇州常郎交分深香山白樗金玉音借渠兩詩寫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離愁何從生生從情愛中不見行路人拂袖自西東分流滔滔兮日千里青眼高歌吾老矣寶豈山中有壁羅寺唐佐嘗從叔內翰天益開學於此

游泰山

泰山天壤間屹如鬱蕭臺厥初造化手擘此何雄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階積蘇與累塊分明見九垓扶搖九萬里未可誣齊諧秦皇惜咸靈茂陵亦堆材翠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古今一俯仰感極令人哀是時夏春交紅綠無邊涯奇探志羝登頓意惬自遲回惜無賞心人惟然盡餘杯夜宿玉女祠崩奔湧雲雷山靈見光怪似喜詩人來鷄鳴登日觀四望無氛霾六龍出扶桑翻動青霞堆平生華嵩遊茲山未忘懷十年望齊魯登臨負吟鞋孤雲拂層崖青壁落落雲間開眼前有自道不得但覺胸次高崔嵬徂徠山頭喚李白吾欲從此觀蓬萊

付阿耽誦

昨得商子書知有阿耽名今朝見阿耽驚喜喜復驚迺翁雅望傾漢庭仕才千石埋九京我知渠孫不虛生虎穴生虎子墮地骨骼成舉頭爲城尾爲旌衆人雄猛得寧馨繡衣青春佳御史路人望見行且止老夫從旁當識似前日晦道堂前小兒子雷動風行自應耳菾蕒不來今其始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六

樂府

天門引

秦王深居不得近從破衡成欲誰信白頭游客困
咸陽憔悴黃金百斤盡海中仙人黃鵠舉大咲人
間争腐鼠丈夫何意作蘇秦六印才堪瞥兒女古
來多爲虛名老不見阿房淨如掃千年虎豹守天
門一日牛羊卧秋草

蛟龍引

古劒咸陽墓中得抉開青雲見白日蛟龍地底氣
如虹土花千年不敢蝕洪爐烈焰初騰精橫海已
覺無長鯨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割
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虛尚方未入朱雲
請盟槃合與毛生俱誰念田文坐中客只將彈鋏
嘆無魚

湘夫人詠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遊千秋萬歲帝
娜遠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波上寒
烟引輕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湘中詠

楚山鶴鳴風雨秋楚岸猿啼送客舟江山萬古騷
人國猿鳥無情也解愁西北長安遠於日憑君休
上岳陽樓

孤劒詠

薵薵重薵薵夜半長太息吟成孤劒詠門外山鬼
泣清霜稜稜風入骨殘月耿耿燈映壁君不見一
飢縛壯士偃卧時自惜黃鵠一舉摩蒼天誰念樊
籠束脩翼

渚蓮怨

阿娭何許來素面流風雨寂寞烟中魂依依欲誰語

芳華怨

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裊春風前天上仙人玉
爲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
金縷盤雙帶雲裾踏雁沙一片朝雲不成雨披風
吹去落誰家少年豈無恩澤候金鞍綉帽亦風流
不然典取鷫鷞裘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悄
無主燕子不來花着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向琵
琶得私語無情難勸翡翠兒有情蜂雄蛺蝶嶋勸
君滿酌金屈巵明日無花空折枝

後芳華怨

江南破鏡飛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圓豈知汴梁破
來一千日寂寞菱花仍半邊白沙漫漫車轆轆靚
鷄絃中杜鵑哭塞門憔悴人不知枉為珠娘怨金
谷樂府初唱娃兒行彈棊局平心不平只今雄蜂
雌蝶兩不死老恨天公如有情白玉搔頭綠雲鬟
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著入無氣力不必相思餅
銷骨洛花絶品姚家黃揚州銀紅一國香千圓萬
繞看不足雨打風吹空斷腸丹砂萬年藥金印八
州嘗不及春宮一生花裏活長門曉夕壽相如儘
著千金買賦渭

結楊柳怨

長樂坡前一盃酒鄭重行人結楊柳可憐楊柳千
萬枝看看盡入行人手輕烟細雨綠相和惱亂春
風態度多路人爭走風流樹無奈朝攀暮折何朝
攀暮折何時了不道行人暗中老素衣今日洛陽
塵白髮明朝塞城草柳色年年歲歲青關人何事
管離情春風誰向丁寧道折斷柔條莫再生

秋風怨

碧瓦高梧響疎雨坐倚薰籠時獨語守宮一着死
一生休狗走鷄飛莫為女雲門簡鼓夜厭厭禁漏誰

將海水添一春門外芊車過又見秋風拂翠蕪揔
把丹青愁迥寫不知猶有竹枝盆

歸舟怨

渡頭楊柳青復青閨中少婦動離情只從問得狂
夫處夜夜夢到洛陽城南風吹檣聲北鴈鳴嚶嚶
江流望不極相思春草生

征人怨

瀚海風烟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
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塞上曲

平沙細草散羊牛一夜征人在戍樓忽見隴頭新
鴈過一時迴首望南州

西樓曲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
瑤瑟一曲未終坐長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
蕩隨金鞍今年匹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并
刀不剪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爛兩鴛
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
為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挿花枝淚如洗

後平湖曲

越女顔如花呉兒累於王天欲並墻居不肯同枕宿羨人一笑千黃金連城不博百年心攘上墻頭無一物暮變朝春一生足秋風拂羅紫秋水照紅粧畢頭見郎玉低頭采蓮房郎心只如菱刺短妾意未覺藕絲長與郎期何許眼碇同舟女春波澹澹無盡情雙星盈盈不得語十里平湖艇子遲岸花汀草伴人歸鴛鴦驚起東西去惟有蜻蜓接翅飛

淯川行

淯川迢迢日欲西誰家少婦掩面啼漫漫長路行不徹粉綿鏡衣手自勞自言娼家女家在梁門東

夫婿輕薄兒新人不相容憶初在家時只辦放嬌慵爺娘惜女知惜玉近前細看面發紅無端嫁作蕩子婦流落桑梆風埃中可憐桃李花顔色嬌紫茸朝看花枝好暮看花枝空安得明珠三百斛重贖褸蕪圖春風

長安少年行

黃衫少年如玉筆生長俠門人不識道逢家客問姓名袖把金鞭側身揖卧馳行紫錦帕裹石榴壓鞍銀作筒八月蒼鷹一片雪玉花驄馬四蹄風日暮新豊原上獵三更歌舞灞橋東

黃金行

王郎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頭仙語後鬼語只有溫李無他人天公着詩貧子身子曾不知乃自神人間不買詩名用一片青衫衛霍兒貧女富母兩心何論同抱不同夢入門喚婦不下機淚子拭面兒啼飢君詩只有貧女識何曾夢見金縷衣外家翁媼日有語嫁女書生徒爾爲昆陽城下三更酒醉臚輪囷摔星斗一昔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後伍胥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隋故宮行

渭川揚柳先得春二月鶯啼百囀新長春宮中千樹錦綬日晴雲思煞人君王半醉唱呉歌綵仙起舞頸翠娥呉兒謾説曾行樂三十六宮能幾多千秋萬古金銀闕海沒三山一毫髮繁華夢覺人不知留得寒螢泣秋月

解劍行

古劍黑於漆鬱蔚動星文摩挲二十年今日持贈君長鯨鼓浪三山沒知君不是泥中物袖間一卷白猿書未分持刀買黃犢壯懷風雲鬱沉沉嫦娥

漂母無千金長安侏儒飽欲死萬古不辭天公心
北風浩浩吹行客驪水無聲雪花白荊卿墓頭秋
草乾擊筑行歌欲誰識君不見秦相五羖皮去時
息雞炊扊扅又不見敬衆絲孝子合從歸來印累
累丈夫墮地自有萬里氣鷹忽変化安能知大冠
如箕望吾子富貴同生亦同死

征西壯士謠

三十未有二十強手內她矛丈八長捴爲官家金
印大不怕百死向沙場提都賀蘭山下賊金鞍綉
韂好還鄉

望雲謠

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風登山采蘭苕蘭苕霜早
彫美人亭亭在雲霄欝摇行歌不可招湘絃沉沉
爲鋭悠悠心歷亂如曳璽金支翠蕤紛在眼春草
迢迢春波遠

望歸吟

塞雲一抹平如截塞草離離卧榆葉長城窟深戰
骨寒萬古牛羊飲兇血少年錦襜佩吳鈎獨騎疋
馬覓封侯去時只道從軍樂不道關山空白頭北
風吹沙雜飛雪弓弦有聲凍欲折寒衣昨夜洛陽

未腸斷空閨梧秋月年年歲歲望還家此日歸期
轉未涯誰與南州問消息幾時重拜李輕車

梁園春五首 京車駕遷汴後作

軍從南去三迴勝雪自冬來二尺強今歲長春多
樂事內家應舉萬年觴 長春節名
暖入金溝細浪添津橋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
街遠幾處春風揭綉簾
上苑春濃晝景閑綠雲紅雪擁三山宮墻不隔東
風斷倫送天香到世間
樓觀沉沉細雨中出墻花木亂青紅朱門不解藏

春色燕宿鶯喧處處通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麗澤門
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 龍德宮有玉谿館麗澤燕都西門名

採花詞五首

禁裏春龍啓九關殿前鷄鵡喚新班沉沉綠樹鞭
聲遠娟娟薰風扇影閑
浩蕩春風入綉鞍可憐東野一生寒皇州花好無
人管不用新郎走馬看
六十人中數少年風流誰占採花筵阿欽正使才
情盡猶欠張郎向玉鞭 李欽用二十七張去夢 俾以一歲人未婚

芙酒清歌結勝游紅衣先爲渚蓮愁曲江共說揔
挑宴不見西園風露秋
人物風流見藹然逼人佳筆已翩翩龍津春色年
年在芙著新吟惱必先

獵城南

翩翩游俠兒白馬如天練朝出城南擸暮趁軍中
宴先乎有眞虎變惜歷間箭

春風来

春風来時瑤草芳錄池珠樹宿鴛鴦春風去後瑤
草歇来鴻去燕遞相望鴛鴦不得雙燕鴻天一方
娟娟愁眉色靜與遠山長錦衾夜羅舊夢語相思
怨月明烏夜啼空閨淚如霰

幽蘭

仙人来從舜九疑辛夷爲車桂作旂晄麻導前拄
若隨披揭芙蓉散江蘺南山之陽草木腓凋尚重
後人迹希蒼崖出泉戀素琬脩然獨立風吹衣問
何爲来有所期歲云暮矣胡不歸釣天帝居清且
夷瑤林玉樹生光輝白索中野誰當知霰雪慘慘
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雙棄不逐臭叔飢欲芳
食菲向廉餓西山高高空蕨薇露架無人薦湘累

山鬼切切雲間悲空山月出夜景微時有彩鳳来
雙棲

梅華

去歲梅華晚今歲梅華早和羹要佳實春風莫草草

寶鏡

寶鏡掛秋水青娥紅粉粧春風不相識白地斷肝腸

續小娘歌十首

吳兒沿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聲唱得小娘相
見曲不解離鄕去國情
北来游騎日紛紛斷岸長堤是陣雲萬落千村藉
不得城池留着護官軍
山無洞穴水無船單騎駈人動數千直使今年留
得在更敎何處過明年
靑山高處望南州漫漫江水遶城流頓得一身隨
水去直到海底不迴頭
風沙昨日又今朝踏碎鷄頭路更遙不似南橋騎
馬日生紅七尺繫郎腰
鴈鴈相送過河来人歌人哭鴈聲哀鴈到秋来却
南去南人北渡幾時迴
竹溪梅塢靜無塵二月江南烟雨春傷心此日河

平路千里荊榛不見人

太平婚嫁不離鄉楚楚兒郎小小娘三百年來涵養出却將沙漠換牛羊

飢烏坐守草間人青布猶存舊領巾六月南風一萬里若爲白骨便成塵

黃河千里扼兵衝虞虢分明在眼中爲向淮西諸將道不須誇說蔡州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七

五言律詩

懷益之兄

世故伊川嘆鄉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陸已向来沉冉冉愁看老源源事益侵謠言易排遣自分不勝任親影驚疲馬鍾聲急暮禽歸中無曠迹嘆外有幾尋夢失名家筆書存遺子金山田和石瘦茅屋過雲深春雨疏成圃秋霜柿滿林樹陰凉拂席花氣潘盈襟宿鷺窺栽汲孤猿伴嘯吟溪僧時問字野客或知琴抱璞休奇售臨觴得被斟何兄圓

來日曾話百年心

汴禪師自斲普照瓦爲研以詩見餉爲和二首

寺廢瓦不毀研奇功亦多已知良斲少更奈苦心何挺挺剛無敵津津潤可呵羽陽陵谷变氷井字書訛贈比黃金璞辭慙紫石歌遣知王音在洗耳俟研磨紫（長吉有硯歌）

點化鉛仍見堅凝鐵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天古色秋烟重哀音夜雨懸有刀堪切玉是鏡不名塼佛𥦗淪空刼書林結後緣禪河一勺水更擬

就師傳

惡雨

惡雨惡復惡龍公何遽然霆轟氷塔碎雹掣玉繩連高岸皆深谷層霄一漏泉黑来旋攪海白散忽成烟市響千門合潮頭萬弩穿天瓢休晝建（上声）枯旱有他年

癸巳除夜

𢧐定周元重薪安漢已然不随南渡馬虛逐北歸船身並枯蜩化心爭脫兎先塵埃嗟落薄光景強留連往事青燈裏浮心白髮前更殘鍾未動猶爲

出京年

病中 病因食猪動氣兩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戰勝頗自恃寧知徒外腴文章工作祟時運迍推枯止酒嗟何及燒猪本不圖膏粱無与爽山澤有真臞詩信慚條識方遠鐵彈詎盡声去紅忘後頭黨黑見先驅脫入投床仆晨滄伏枕呼萬錢誰嘔泄一聲爾秉除龢伏心仍悸深調息亦鹿蹄嬿因宇宙渴憶捲江湖風柳留蟬蛻霜松映鶴孤養和戀往失九九久名隨番和事于詩扶老念時須抔杓歸神書垣墻任佛踰閒路且垂翅望或在桑榆

蔡誠卿毅挽辭

東海于門舊桐鄉邑甚遷秦東海人承卿之祖制公知忻州因家焉特芝蘭宜有種珠玉自成淵慈母依隣切名卿獲舉先豪華非日損信厚出天然詣理言猶訥持心靜益專咲談千里到咳唾百金捐論齒推予長垂髫得子賢通家仍孔李知己與王田刻責誰斯切推扶最所偏孤嫠平日託昆季再生緣摧割詩寧寫精微夢或傳都將百年淚一慟夜臺前

老樹

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花沙平時泊鴈野迥已棲鴉旅食秋看盡行吟日又斜干戈正飄忽不用若回家

陽翟道中

長路伶俜裏羈懷莽蒼中千山分落照萬籟入秋風頗見參旗縮虛傳朔幕空故園歸未得細問北來鴻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

月觀知名舊池亭發興偏露涼驚夜鶴風細咽秋蟬綠泛兵廚酒紅依幕府蓮無緣遂清景空羨飲中僊

太室同希顏賦

壯矣嵩維岳盤盤上窈冥中天瞻巨鎮元氣有遺形雨入秦川黑雲開楚岫青欹一柱在萬古壓坤靈

送登封張令西上

羅縣人稱屈悠悠僅此行渭城秋鴈到秦嶺暮雲平道路衣從典風塵劍已鳴山西多俠客莫說是書生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

技拙違時用年饑與食謀江山貧士嘆日月賈胡

留楚客戯招隱文園故倦游衙門有幽事还我北
窓秋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同賦以作

美酒禁愁得芳梅發興饒紛紜聊且置碨磊故須
洗雞黍成前約千戈有此宵平生揚大理惜不預
佳招雲卿赴召五日矣

送曹吉甫燕及遥甫

意氣羡君豪憐君屈騎曹安能事筆硯且復混弓
刀風雪貂裘暗關山馬骨高南飛見鴻雁應爲惜
哀勞

勝槩三卿作

勝槩烟塵外新詩杖屨間偶隨流水去澹與暮雲
還吾道三緘口時情一觧顔從今便高卧已負半
生閑

少室南原

地僻人烟斷山深鳥語諠清溪鳴石齒暖日長藤
芽綠映高低樹紅迷遠近花林間見雞犬直擬是
仙家

寄贈龐漢哉弘

之子貧居久詩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見高誼許誰

同萬里虎食肉一鳴雞長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怨
丘中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岡荒村自雞犬長路足豺
狼天地憐飄泊風霜憶閑蔵微吟詩行役要斷不
成章

聞希頻得英府記室

近得蘇泰信知從兎苑游文星映朱邸勝槩減黃
樓進退存中道功名揍上流徒慚貢公喜塵土隔
瀛州

落魄

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雨聲孤館夜草色故國
秋行役魚頳尾歸期烏白頭中州遂南北歎息付
悠悠

得姪搏信二首

今日鄭州姪知從虎穴還百年陰德在幾日鬢毛
班隔闕家仍遠羈棲食更艱誰憐西北夢夜夜遶
秦關

號驛傳家信坤牛玩吉占團圓知有望悲喜亦相
兼過眼書重展伸眉酒屢添關河動高興百遠望

清癯

阿千始生

四十舉兒子提孩聊自誇夢驚松出笋兆應竹生
花田不求千畝書先備五車野夫詩有學他日看
傳家

長壽新居三首 同仲野賦

地古村墟迥川迴縣郭斜蒲池餘老節菊水引去聲
新芽卜築欣成趣歸耕覺有涯迎門願兒女今日
是山家
隱去初心在覩朋後此偕荒田歸別業高樹表新

畬泉石深三逕風塵限兩崖青山坐終日無物寄
幽懷
昔有姜夫子來家寂寞濱基田耕已熟研石字猶
新詩酒娛中歲山林有外臣三生可信否吾亦記
前身 宣和中姜夢得處士常隱于此嘗以馬事得官上書仁宗既老以詩酒自娛稱文定地名白鹿泉長壽耕之

少林雨中

西堂三日雨氣節變蕭森偃卧復欹卧長吟時短
吟鍾魚四山靜松竹一燈深晝夾禪樓塔都無塵
應候

十二月六日二首

偃鬼魅巢久群雄結搆牢天機不可料世網若爲
逃白骨丁男盡黃金甲地高閭門隔九虎休續楚
臣騷
海內兵猶滿天涯歲又新龍移失魚鱉日食鬪麒
麟草綠荒山雪烟花故國春聊城今夜月愁絕未
歸人

得一飛姪安信

音問他鄉隔存亡此日知夢中憂凍餒意外脫艱
危避地何嗟及還家敢恨遲衰年吾事了似有鹿
門期

短日

短日砧聲急重雲鴈影深風霜侵曉飾天地入歸
心零落滄中斷酸嘶變下音五年朝與夕清血發
沾襟

送毋受益自潞府歸崧山

薄俗科名賤孤生志頗遠正須謀獨往何暇計群
飛泌水真堪樂荆州況可依青山吾舊隱此日羨
君歸

寄程孫鐵安

御史陰功在孫兒玉不如已能騎竹馬想亦愛銀

魚異緣關山關街門骨肉睽幾時隨阿男盡讀外
家書

贈汴禪師

道重疑高㐫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減三
餘趙子曾相問馮公每見招風波門外客無事且
相饒

己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換鏡中
人野史疏張本山堂未買隣不成騎瘦馬還更入
紅塵

送楊次公兼簡泰彥容李天成

海國山如柒雲堆草易荒時危頻虎穴路絕更羊
腸吊影雙蓬鬢辭家一雁行殷勤泰與李無惜惜
餘光

送濟源

早嘆今年劉他鄉底處歸藏穫失先具歎世本無
機棄鄉爲皮凡裘回白版扉殷勤雙語燕媿汝遠
相依

倪庄中秋 己亥

強飯日逾瘦袂衣秋已寒兒童謾相憶行路豈知

難蘇氣入茅屋溪聲喧石灘山中夜來月到曉不
曾看

答遊人李唐佐贈詩

聞道嗟乎晚求師愧子賢泥途終自拔璞玉豈虛
捐書破三千牘詩論二百年文章有聖處正脉要
人傳

陽興若

亂石通樵逕重岡擁廢城山川帶淳朴鷄犬見升
平雨潮汝仍歉秋偏氣自清年年避營馬幾向此
中行 自州入府時騎兵李馬者多由此路

懷梓中

醉鮮不復寐吟君田舍詩從知石門老未比木庵
師日月冷書尺江山入鬢絲何因重談笑却似少
林時

同周師夢卿崔振之遊七岩 七定岩泉

客路頻年別偕君半日閑同遊畫親舊舉目是家
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尊酒落景未
知還

送崔振之遊家汴梁

老伴不易得殘年唯有閑桑麻一村落鷄犬兩柴

關契守能供酒周侯許買山從今約溪上日日盤
君還
聚僊臺夜飲
求夜留懽席高懷遠市塵月凉衣有露風細酒生
鱗鄉社情親舊僊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良記坐
中人
續陽平十愛
我愛陽平酒兵厨醸法新百金難著價一琖即醺
人色笑櫻華重香兼竹葉醇爲君留故事與作杏
園春杏園指紀子正家園爲言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
市近厨無肉書香蠹有蟲深居誰不樂去声兀坐竟
何功天日伸眉後江山洗眼中蓬萊如可到剩借
玉川風有坊縉
一室盆歌後供樵只短僮求風可無日牧犢未成
翁挂樹春風近揚英燮律遍明年孟德耀應與伯
鸞東
九月晦日玉村道中
水涸沙仍濕霜餘草更幽烟光藏落景山骨露清
秋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隨陽見鴻鴈三嘆惜

淹留
十月四日往關南二首
短日晨光澹高風宿霧澄山寒渾欲雪水涸劣能
冰振厲時何有躋攀卷不勝我詩聊自遣松液已
香凝予方醸松醪書以今日熟故及之
行路見新月獨行還獨語勞生塵袞袞晚色莽蕭
蕭野曠無遮礙林疏有墮樵迴頭参山嶺更覺馬
蹄遥
寄王文德新二首德新時在文州
沙際暮還去雲頭雨不成興來誰共醉事往獨含
情禁還留行客黃冠隔戍城岸花何處在空憶擢
歌聲王津時事
清汝風華地平生記此游酒館十日醉春必萬金
酬攬鏡非疑暮逢花儘滯留只應歌笑處偏欠李
鄜州欽叔許趙鄜州幕官
舊國
舊國分崩久孫兒展省初客衣留寺緣驛傳失肩
輿參拜悲兼喜心飛疾亦徐殷勤南去鴈先爲到
商於
和仲梁

林影兼秋薄雲陰帶晚涼石潭魚近藻沙渚雁留
霜笑語無長路登臨豈異鄉一尊堪共醉惜不是
重陽爲留霜作舍霜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甲子霖霪雨巡簷悶不禁幻泡成實相水樂激哀
音摩海闚天漏堯年見陸沉鶱飛想雲表癡坐看
爲心南宋景文傳人居貴要但問心者爲耳

甲子霖霪雨農郊搏手空排墻宇有禮蓊登竟何
功戰蟻侯王上鳴蛙意氣中掃晴應晚夕少忍待
秋風排墻事見王衍論云排墻之壓猶有知也

陽泉棲雲道院

方外復方外翛然心迹清閑窗納山影推枕得溪
聲川路遠誰到石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留看錦
崢嶸

劉子中夢菴

寤寐生與死幻欻爲是真如何夢中境不爲覺時
人朝徹從渠夜形開亦此神披勸花上蝶分我漆
園春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

秋菊有何好抵緣風露清花中誰比數霜後獨鮮
明九日惜虛過一尊還自傾今年病居士吟繞更
關情

几案得新供小窗幽更宜風霜寧小怯報擬要深
移黃素金行正芳苻藥品奇三薰復三沐歲晏與
君期

感事

壯事本無取老謀何所成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
生潦倒封侯骨淹留混俗情百年堪一笑辛苦惜
虛名

酬中條李隱居邦彥

州路限南北相逢今白頭蟲沙非故國人物自名
流學道慙高步留詩惜暗投歸泰如有便終伴竹
林游邦彥自關中挾奉其李父於泰事故有竹林之句

送邦彥北行

此數推前輩陪從結後緣川途即睽隔詩酒重留
連白鶴歸華表青牛得老僊泰山好行脚倚杖待
明年余欲約大雅有游泰之異被嘗中有及

同冀夫明秀山行

春景披攢幅山閒二老同雲如愁成若雪亦笑詩
窮古木凍欲折斷崖行愈通從今胡谷夢時到水

聲中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路轉川塗闊天低雨氣昏綿山連溴壘汾水入并
門來往頻鞍馬登臨負酒樽聯詩強一吹淒絕恐
銷魂

壬子月夕

明月復明月今年還遠游關河動歸興時節重離
憂老眼耿無寐病身偏覺秋遥憐小兒女把酒望
東州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殘夢忘書帙餘寒殢酒杯青銅元懶照白紵更寬
裁水際時獨往花邊知幾迴放勤雙語燕應自謝
家來

七月十六日送馮揚善提領關中三教

爲愛秦中好西遊日苦遲青雲動高興白首得新
知道在貧何病官閑老更宜相思詩酒社無計與
追隨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符節推通貴江山入勝游名園隨地改高棟與雲
浮簿領歸閑暇鶯花接獻酬不知秋夜月何似庾
公樓

複嶺雲橫野孤峯玉柱天退知閒歸日剔破見山
錢夢出紛華外詩來寂寞邊亭中誰舉酒高興相
悠然

聞說梅軒好長吟有所思入簷看瘦影挂月見橫
枝東閣今千載風流彼一時西游曾有約到日更
題詩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

雪磵不得過陽坡如見留林烟常暗澹木葉自飄
颻齒髮悲行役鶯花惜舊射塵埃與風雨看待幾

時休

千里不易到三冬須少留居情猶晉產去意已雕
丘遠出每爲苦離孝還自羞君心未肯在應待肯
時休

六十復半十年年添白頭秖知詩遣與未覺酒忘
憂人七因循過元宵塊坐休殷勤行記上今日是
東州

送閻子實樵和之北上

秦府賢初聚瀛州路不迷謀謨在廊廟物色到漁
樵布褐豈終隱旌車匪兒招春風兩黃鵠老眼看

雲霄

庫城

浩浩庫城水岸高知幾尋疎林護懸險絕壁入清
深跼步無曠迹勞歌惟苦音年年一來此老我亦
何心

婁生北上

并府虛荒久大城如廢村草茅知世故泉壤隔天
閽六月甘霖決一言陰理存明年佩符節知有奉
春孫

遣興

凡業溺書史欣然忘百憂一篇詩遣興三盃酒扶
頭千載陶元亮平生馬少游但留強健在老矣復
何求

八月并州鴈 三首作

八月并州鴈清汾照旅群一聲驚晚笛數點入秋
雲滅沒樓中見哀勞枕畔聞南來還北去無計得
隨君

示白識甫

之子吟爆竹迺公欣樹萱崑山多美玉江水發初
源名教有樂地詩書皆雅言過家吾亦老倚杖望

高軒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宰曾伯

滹水曉光動霸橋詩境同衝寒騎瘦馬認影識衰
翁長路風聲裏孤城雪意中迴頭歌笑處凄絕意
何窮

送文生西行

今夜東山月隨人知幾程從軍少年事分守故鄉
情渭水風露早秦川烟樹平相招有仙掌無計與
君行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村靜鳥聲樂山依鴈影遲野陰時滉朗冷雨只飄
蕭涉遠心先倦衝寒酒易消紅塵忘南北漱漱見
長橋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八

七言律詩

秋懷（嵩山中作）

涼葉蕭蕭散雨聲虛堂淅淅掩霜清黃華自與西風約白髮先從遠客生吟似候蟲秋更苦夢和寒鵲夜頻驚何時石嶺關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

帝城二首（史院夜直作）

帝城西下望孤雲半廢晨昏媿此身世俗但知從仕樂書生只合在家貧悠悠未了三千牘碌碌翻隨十九人預遣兒書報歸日安排雞黍約比隣

羈懷鬱鬱歲駸駸擁褐南窗坐晚陰日月難淹京國久雲山唯覺玉華深降村墹煖雞黍局野寺荒涼松竹林半夜商聲入寒廓北風黃鵠起歸心

僕射陂醉歸即事

多生曾得江湖樂每見陂塘覺眼明詩酒共尋前日約風陰新自夜來晴春波澹澹沙鳥泛野色荒荒煙樹平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出重城（是日招樂府不至）

春日

里社春盤巧欲爭裁紅暈碧助春情忽驚此日仍為客却想當年似隔生貧裏舊益憐節物亂來歌吹失歡聲南舟判有還鄉伴戎馬何時道路清（歐陽唐春盤賦紅暈詩巧助春情爲韻）

横波亭（爲青口帥賦）

孤亭突兀插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丘疎星澹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鴈秋倚劍長歌一盃酒浮雲西北是神州

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

柴桑人去已千年細菊班班也自圓共愛鮮明照秋色爭教狼藉卧疎烟荒畦斷壠新霜後瘦蝶寒螿晚景前只恐春叢笑遲暮題詩端為發幽妍

度太白嶺往昆陽

斷崖絕壁裂蒼頑竟日長林窈窕間舊許煙霞歸白髮悔隨塵土出青山飢蚕濈濈催人老野鶴昂昂羨汝閑畏景方隆路方永南風迴首暮雲還

寄希顏二首（後一首希顏在徐州幕時作）

偃卧崧丘七見春商餘歸計一廛新悠悠華屋高人意兀兀田夫野老身動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鳥亦相親蹇驢踈懶倒今如此樓上元龍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騎曹彭門千里入憑高山頭杜甫長年淚樓上元龍先日豪木落魚龍失歸宿天長鴻

雁獨哀勞酒船早晚東行辦共擧一杯持兩螯

懷益之兄（時在關西）

牢落關河雁一聲干戈滿眼若爲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黃耳定從秋後到白頭新自夜來生西樓日日西州道欲賦窮愁竟不成

昆陽二首

古木荒煙集暮鴉高城落日隱悲笳并州倦客初投迹楚澤寒梅又過花滿眼旌旗驚世路閉門風雪羨山家忘憂只有淸樽在暫爲紅塵拂鬢華

去日黃花半未開雨來忽復見寒梅淹留歲月無餘物料理塵埃有此杯老馬長途良憊矣白鷗春水亦悠哉商餘記有滄州趣早晚乾坤入釣臺

寄西溪相禪師

靑鏡流年易擲梭壯懷從此卽蹉跎門堪羅雀仍未害釜欲生魚當奈何萬事自知因懶廢一官元不救貧多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雲山入浩歌

萊縣雨中（時在早光縣）

春旱連延入孟秋今朝一雨散千憂龍公有力迴枯槁客子何心歎滯留多稼卽看連楚澤歸雲應亦到崧丘兵塵浩蕩乾坤滿未厭明河拂地流

寄吞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

窓影朧朧納暝陰風聲浩浩急霜砧秋鴻社燕飄零夢穎水崧山去住心黃菊有情留小飮靑燈無語伴微吟故人憔悴蓬茅晚料得老懷如我今

穎亭

穎上風煙天地迴穎亭孤賞亦悠哉春風碧水雙鷗靜落日靑山萬馬來勝槩消沉殘今昔中年登覽足悲哀遠游擬續騷人賦所惜悤悤無酒杯

山中寒食

小雨斑斑浥曙煙平林簇簇點晴川淸明寒食連三月穎水崧山又一年樂事漸隨花共減歸心長與雁相先平生最有登臨興百感中來只慨然

楚漢戰處（叔同賦）

虎擲龍拏不兩存當年曾此賭乾坤一時豪傑皆行陣萬古河山自壓門原野猶應厭靑血風雲長遣動心魂成名竪子知誰謂擬喚狂生與細論

懷叔能

別却梅侯又一年西風毎至輙凄然酒官未得高安上詩印空從吏部傳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鳴一息定誰先黃塵憔悴無人識今在長安若箇邊

留別仲澤

避俗無機日見侵逆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嘗合前日入山唯不深綠水紅蓮衛大府清泉白石識初心相思命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

鄭州上致政賈右丞相公（時被命就公訪先朝遺事）

黃閣歸來鬢髮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此後瞻依近長傍斗南候極星

寄答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頻着書來約對床甚喜耕夫與爭席所憂薄吏後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嵩山引興長蓄柚高談夜窗白幾時危坐聽琅琅（韓）

寄辛老子（復登堂李長吉詩景玄去歲大爲羅粹州田）

草堂西望郲煙霞夢寐西南一逕斜爲羨鳶風安枳棘悔將猿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後日從翁問奇字可能遣客待侯巴

後灣別業

薄雲晴日爛烘春高柳清風便可人一總本無華屋念百年今見老農身重重翠蓋柔初合灔灔蒼波參已勻便與溪塘作盟約不應重遣濯纓塵

劉文仲通哀挽

批官深喜遠業期無兒更結下泉悲溫純如此豈復見報施言之尤可疑四葉名家今日盡百年替德幾人知元劉交分平生重才薄猶堪第二碑

會善寺

白塔沉沉擁翠微魏家宮闕此餘基人生富貴有遺恨世事廢興無了期勝槩只今歸嵩嶺煙花從昔繞龍墀長松想是前朝物及見諸孫賦黍離

寄欽用

顑頷京華苜蓿槃南山歸興夜漫漫長門有賦人誰買生揖無禮客亦寒蟲臂偶然煩造物犛頭何者亦求官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羊腸乃爾難

楊之美尚書挽章

冠蓋龍門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將窮景星明月歸天上和氣春風在眼中千古孫劉有餘責一時燕許更誰同受恩知己無從報獨為斯文泣至公

李屏山挽章二首

世法拘人虱處褌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

有不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
談麈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
堅白博士真堪補太玄孫況小疵良未害莊周陰
助恐當然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內鄉縣齋書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
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飢鼠遶床如欲語驚烏啼
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舂陵老使君遠注次山舂陵行云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故子美有興含滄浪清之句

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

臘雪春泥晚未乾馬迹殘照入荒寒初無鳧鳥將
安往正有牛刀恐亦難倦客不知歸路遠孤城唯
覺暮山攢黃金鍊出相思句寄與同聲別後看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幕府文書鳥羽輕敝裘羸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
自笑豈不懷歸官有程十里陂塘春鴨鬧一川桑
柘晚煙平此生只合田間老誰遣春官識姓名

馬蹄驛中大雨

萬壑千岩一雨齊先聲貫耳捲湍溪投林鳥雀不
暇顧接穴蛟龍應自迷便恐他山截孚夜豈知高

樹有晴霓兩江合向西南闕坐想風雲入鼓鼙鳴鄙西南兩湍水相合處也

除夜

一燈明暗夜如何夢寐衙門在澗阿物外煙霞玉
華遠花時車馬洛陽多折腰真有陶潛興扣角空
傳甯戚歌三十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輕陰十日暮春前和氣朝來已沛然河潤定應連上
國雲來端合自中天鄧與洛陽接壤烽霧帶濕開幽障麥隴
分青入廢田共識使君霖雨手調元消息在今年

劉光甫內鄉新居

矛冠平日慣秋霜老去聲名只闕歲父老漸來同
保社兒童久已變文章疏隨處地皆成圖竹放新
梢欲過墻爲向長安舊遊道世間元有北窗凉

西齋夜宴

飄零無物慰天涯酒伴相逢歆倍加惧謬君當略
彭澤回旋我亦笑長沙金叙醉舞迎春髻銀燭光
搖半夜花只欠東山攜妓事不來堅坐看紛譁叔能信之張傑維人中在而叔之獨不至

十月

十月長年見早梅今年二月未全開春寒春暖花如故年去年來老漸催大藥誰傳軒后鼎習仙虛築漢宮臺憑君擬置人間事不負浮生只此杯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且爲解嘲

柴車歷鹿送君東萬古書生躓路中良醞暫留王績醉新詩無補玉川窮駒陰去我如決驟蟻垤與誰爭長雄快築糟丘便歸老世間馬耳過春風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淅樹蛙鳴告雨期忽驚銀箭四山飛長江大浪欲横潰厚地高天如合圍萬里風雲開俯觀百年毛髮凜餘威長虹一出林光動寂歷村墟空落暉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時與鼎仲玉南歸

鞍馬忽忽去復還霜鐘今得見豐山千年香火丹霞老滿眼興亡白水閒壯志自憐消客路深居誰得似禪關只應賴有西來夢夜夜青林杳靄間

春日半山亭游眺

日照春山花滿煙獨攜尊酒此江邊江流袞袞望不極世事悠悠秖自憐小草不妨懷遠志芳蘭誰爲發幽妍千年石壁留詩在會有騷人一慨然

別程文

芸齋淅淅捲霜寒別酒青燈語夜闌生女便知聊寄託中年尤覺感悲歡松間小草栽培穩掌上明珠棄擲難明日幾山東畔路野夫懷抱若爲寬

出山

松門石路靜無關布韈青鞋幾往還少日浸思爲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閒塵埃長路仍回首升斗微官亦強顏休道西山不留客數峯如畫暮雲間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憂端擾擾力難任世事騷騷日見臨三載素冠容有媿一時墨絰果何心首丘自擬終殘喘陟屺誰當辨苦音迢望朱門涕橫落相公恩德九泉深

新野先主廟次仲韻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爲漢用江山初不假吳強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常寂寞永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石門

兩崖橫絕倚山根草逕依迷旁可分潭影乍從明處見竹香偏向靜中聞石林萬古不知暑茅屋四鄰唯有雲曳杖行歌羨樵叟此生何許得隨君

獨峰楊氏幽居

村墟滿洒帶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世外衣冠存
大朴雲間鷄犬亦長生淸江兩岸多古木平地數
峯如畫屛惆悵朝陽一茅屋酒缸茶竈夐生平

渡湍水（湍作書中見水經）

悠悠人事眼中新悄悄孤懷百慮紛伎倆本宜閑
處着姓名誰遣世間聞秋江澹沱如素練沙浦空
明行暮雲早晩扁舟載煙雨移家來就野鷗群

十日登豊山

十日登高發興新豊山孤秀出塵氛村墟帶晩鷄
聲合林壑得霜煙景分芳臭百年隨變滅短長千

古只紛紜詩成一嘆無人會白水悠悠入暮雲

岐陽三首

突騎連營鳥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形勝無
今古千里傳聞果是非偃蹇鯨鯢人海涸分明蛇
犬鐵山圍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
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
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
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
耽耽九虎護秦關懦楚孱齊机上肴禹貢土田推
陸海漢家封徼盡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瀟
瀟戰骨寒三十六峯長劍在倚天仙掌惜空閑

圍城病中文擧相過

擾擾長衢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愁多頓覺無
詩思計拙惟思近酒盃潘岳鏡中渾白髮江淹門
外即蒼苔生涯若被傍人問但說經年屛不來

讀靖康僉言

浚郊沙海浩茫茫河廣纔堪一葦航顚沛且當懲
景德規模何必罪朱梁滄溟不掩蛟龍窟大地同
歸雀鼠鄕三百年間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雨後丹鳳門登眺

絳闕遶天齊景開金明高樹晩風迴長虹下飲海
欲竭老鵰呼群秋更哀劫火有時歸變滅神葛何
許得飛來窮途自覺無多淚莫傍殘陽望吹臺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蟲夜語低兩窓孤客悵頻移野情自與軒
裳隔旅食難堪日月遲平子歸田元有約魏舒襆
被恐無期一莖白髮愁多少慚愧家人賦皮彥

浩然師出圍城賦鶴詩爲送

參寥西山飲鶴泉羡君歸興渺翩翩昂藏自有林
壑態飲啄暫隨塵土緣遠海故家人幾在華亭淸

淚世空憐明年也作江鷗去水宿雲飛共一天

追用座主閔公韻上致政馮内翰 二首

峨坂平生幾疾驅歸休甫及引年初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早櫂老歸千里騎白雲閑釣玉溪魚非熊有兆公無慈會近君王六尺輿

草堂人物列仙臞萬壑松風酒一壺少日打門無俗客老年爭席有樵夫巨源不入竹林選元亮偏成蓮社圖野史他年傳耆舊風流一一似公無

懷秋林別業

茅屋蕭瀟淅水濱豈知身屬洛陽塵一家風雪何

年盡二頃田園入夢頻高樹有巢鳩笑拙空墻無穴鼠嫌貧西南遙望腸堪斷自古虛名只誤人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

翠被葱葱見執鞭戴盆鬱鬱夢瞻天只知河朔歸銅馬又說臺城望紙鳶血肉正應皇極數衣冠不及廣明年何時真得携家去萬里秋風一釣舡

慘澹龍蛇日鬪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精衛有冤填瀚海包胥無淚哭秦庭并州豪傑今誰在莫擬分軍下井陘

鬱鬱圍城度兩年愁腸飢火日相煎傖頭無客知

移突曳足何人與共舡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書絕落日孤雲望眼穿

萬里荊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卽荊榛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虱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

玉雲宮闕露盤秋銀漢無聲桂樹稠複道漸看連上苑戈船仍擬下揚州曲中青冢傳新怨夢裏華胥失舊遊去去江南庾開府鳳凰樓畔莫迴頭

來寧南原秋望

浩浩西風入敝衣茫茫野色動淸悲洗開塵濺兩

繞定老盡物華秋不知烽火苦教鄉信斷砧聲偏與客心期百年人事登臨地落日飛鴻一線遲

中秋雨夕 寓陽園建中作

南樓高興在胡床十日秋陰負一觴庾老未應妨嘯詠素娥多自惜昏黃此生此夜不長好行雨行雲有底忙却恐哦詩太愁絕且燒銀燭看紅粧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指安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只知濁上真兒識誰謂神州遂陸沉華表鶴來應有語銅槃人去亦何心興亡誰識天公意留着青城閱古今 國初

聊家外城食肆青

喜李彦深過聊城

圖城十月鬼為鄰異縣相逢白髮新恨我不如南去鴈羨君獨是北歸人言詩匡鼎功名薄去國虞翻骨相屯老眼天公只如此窮途無用謾悲辛

與張杜飲

故人寥落曉天星異縣相逢覺眼明世事且休論向日酒尊聊喜侶承平山公倒載群兒笑焦遂高談四座驚爲醉春風一千日愁城從此不能兵

秋夕

小簟涼多聽思清一牕風雨逐秋聲頻年但覺努衰敵萬古何曾馬角生寄食且依嚴尹幕附書誰柱鄧州城澆愁欲問東家酒恨殺寒雞不肯鳴

夢歸

顦顇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日東流青山歷歷鄉園夢黃葉蕭蕭風雨秋貧裏有詩工作祟亂來無淚可供愁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蕭盡萬事休

白屋

白屋寒多變夕曛靜中歸思盎紛紛長門誰買千金賦祖道虛陳五鬼文地盡更無雖可置寬閒唯

覺井長勤明年准擬萊蕪往寄謝東鄰范史雲

淮右

淮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輔車謾欲通吳會突騎誰當擣蔡門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空餘韓渥傷時語留與纍臣一斷魂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贈別二首

衣冠八座文昌府樸被三年同舍郎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傷時賈誼頻流涕卧病王章自激昂保社追隨有成約不應閑羨未相望

東南人物未彫零和氣春風四座傾但喜詩章多俊語豈知談笑得新名二年阻絕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別後相思重迴首杏花尊酒記聊城

即事

逆豎終當鱠縷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臍易盡嗟何及遺臭無窮古未聞京觀豈當誣翟義裹衣自合從高勲秋風一掬孤臣淚哭斷蒼梧日暮雲

望王李歸程

一褐霜寒晚思孤眼中行李兒歸途虞卿仲子死不朽石父晏嬰今豈無義士能沙元咫尺纍臣駒

隙自紆徐何時斗酒歡相勞驚看無家頭白烏

秋夜

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似荒村春雷讀說驚狂户皎日何曾入覆盆濟水有情添別淚吳雲無夢寄歸魂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與細論

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太官餘麪餅爭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衰淚洒吳天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十度新正九廢家今年癡坐轉堪嗟一冬殘雪不肯盡連日苦寒殊未涯重碧總誇燕市酒小紅誰記上林花殘魂零落今無幾乞與春風惱鬢華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獺髓能醫病頰肥鸞膠無那片紅飛殘陽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煮酒清林寒食過明粧高燭賞心違寫生正有徐熙在漢苑招魂果是非

三賢祠

三賢祠下往來頻憔悴紅衫滿路塵簫鼓未休寒食酒憔蘇特見舊都人吹殘芳樹紅仍在屐破平

田祿已匀西北并州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送韓之仲甫還大梁

辟廱爭道聊聯翩誰遣風塵失壯年四壁舊閒懸磬宅一囊今有賣書錢淋浪別酒青燈夜滅沒孤帆落照邊想得還家過春半故山喬木滿蒼煙

湘江泛舟有懷李郭二公

荷花如錦水如天狼籍秋香擁畫船長白風煙最瀟洒外臺賓主重留連勝遊每恨隔千里樂事便當論百年咫尺西州兩詩客不來同作飲中仙

送杜子

洛陽塵土化緇衣又見孤雲着處飛北渚曉晴山入座東原春好妓成圍來鴻去燕三年別深谷高陵萬事非轟醉春風有成約可能容易話東歸

眼中

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蛙自一天何處青山隔塵土一菴吾欲送華顛

送杜招撫歸西山（杜亂後為黃冠師）

少日先聲憎虎貔只今騎馬欲雞棲邯鄲枕上人初覺秋水篇中物已齊父老樵漁知有杜將軍桃

李自成蹊因君喚起思鄉意君在西山我更西

寄欽止李兄

征車南北轉秋蓬關塞相望兩禿翁哀哀便當隨世路悠悠難復倚天公銅駝荊棘千年後金馬衣冠一夢中尊酒雲州古城下幾時携手哭春風

有寄

飛鴻來處是營平喜向斜封見姓名千里呂安思叔夜五更殘月伴長庚關河秋興風景春長路渴心塵土生南渡詩人吾未老幾時同醉鳳凰城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

翁仲遺墟草棘秋蒼龍雙闕記神州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眼中二老風流在一醉從教萬事休

別王使君丈從之

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傳相看只故情尊酒風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記升平太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風四座傾別後殷勤更誰接只應偏憶老門生

寄沄禪師師舊匾濟源

白頭歲月坐詩窮止有相逢一笑同齋罷空床想君瘦冠巾收斂定誰公夢魂歷歷山間路世事悠悠耳外風見說懸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降翁時沄以得老家書忠獻青巾扈杖欸之句

衛州感事二首

神龍失水困蝣蝣一舸倉皇入宋州紫氣已沈牛斗夜白雲空望帝鄉秋劫前寶地三千界夢裏瓊枝十二樓欲就長河問遺事悠悠東注不還流

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師不知江令還家日何似湘纍去國時離合興亡遽如此棲遲零落竟安之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欄干有所思日一作偶兄

望蘇門

諸父當年此往還客衣塵土淚斑斑太行秀發眉宇見老阮亡來尊俎閑出岫春雲歸有處投林孤鶴杳難攀湧金亭上秋如畫興在青林杳靄間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九

七言律詩

望崧少二首

崧少飛來冥闇山山家茅屋翠微閑雞豚鄉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結習尚餘三宿戀殘年多負半生閑長河一帶入千里望斷西城碧玉環

欽鶴池邊萬木稠養龍崖上五峯秋藤蔓絕壑雲添潤澗落寒湍雪共流田父占年驚玉沛詩僧留迹歎崑丘西風落日山陽道空對紅塵憶舊遊欽鶴池在緱山養龍崖在玉泉峯下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臥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洛陽見說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王後盧前舊往還江東渭北此追攀百年人物存公論四海虛名只汗顏詩酒聊堪慰華髮衡茅終擬共青山相思後日并州夢常在琱林照映間

太行醞秀在山陽嵇阮經行舊有鄉林影池烟設清供物華天寶借餘光承平故事堪猶在雅詠風流豈易忘稍待秋風入涼冷百壺吾欲醉籌堂[illegible]

羊腸坂

浩蕩雲山直北看凌兢羸馬不勝鞍老來行路先愁遠貧裏辭家更覺難衣上風沙歎憔悴夢中燈火憶團圞憑誰爲報東州信今在羊腸百八盤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此縣先隴城府君太和中措令

列宿澄明墨綬尊中臺良選到名門來時現筆誇健訟去日攀車餘涕痕一片青山幾今昔百年華屋記生存恭和道老今誰在向道甘棠有子孫

鈴閣文書到酒卮諸曹小吏亦抄詩座中佳客無虛日簷下歌臺盡雅辭崇㮽有花移舊巧攖桃和露擇繁枝書郎寒落頭今白腸斷荷衣出拜時案韓樓桃學書詩事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

行行汾沁欲分疆漸喜人聲挾兩鄉野谷青山空自繞金城白塔已相望湯翻豆餅銀絲滑油點茶心雪蘂香說向阿師應被笑人生生處果難忘

太原

夢裏鄉關春復秋眼明今得見并州古來全晉非無策亂後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幾人在西山薇

旅此生休十年弄筆文昌府爭信中朝有楚囚

外家南寺 在王寺村予兒時讀書處也

鬱鬱秋梧動曉烟一庭風露覺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裏殘陽更亂蟬去國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記當年白頭來往人間徧依舊僧窗借榻眠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家秋日牡丹

千古吳中富貴家秋風吹送洛陽花真妃鏡裏春難老玉文車邊日易斜紀瑞定誰增舊譜換根元自有靈砂來遲不及西堂宴猶想分香入棣華 周有棣華堂

桐川與仁卿飲

瀟灑茅屋繞清灣四面雲開碧玉環已分故人成死別寧知尊酒對生還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海内斯文君未老不須辛苦賦囚山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

廢邑蕭條落照邊山陽遺迹世空傳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然寶鼎運來元有力考槃人去更堪憐因君憶得曹瞞事銅雀臺荒又幾年

官園探梅同康顧之賦

挪夢榆櫬寂寞邊儘饒梅事得春偏留殘瘦骨猶堪賞未展幽香已可憐千里移根自何許數枝臨

水記當年關時重約花前醉試手東風第一篇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

少日騫飛製臂鷹只今癡鈍似秋蠅枕書業力貧猶在涉世筋骸老不勝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一瓶一鉢平生了慚愧南窗打睡僧

別康顧之

玉川文字五千卷鄭監才名四十年誰謂華高吾豈敢恥居王後子當然河亭笑語歸陳迹里社追隨失後緣後夜并州月千里南窗尊酒且留連

寄楊飛卿

客夢悠悠信轉蓬梨床殷殷動晨鐘西風白髮三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沙水有情留過雁乾坤多事泣秋蟲三間老屋知何處慚愧雲間陸士龍

雨夜

夢裏孫蓬雨打秋茅齋元更小於舟無錢正坐詩作祟識字真為時所讐千里謾思黃鶴舉六年真作賈胡留并州北望山無數一夜砧聲人白頭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

天山曾望使車還官柳青青此重攀去國衣冠元易感中年親友更相關鐵雲自可無千里隱霧難

教見一班海内文章在公等不應空老道途間

別張御史[small: 剡 文季]

晚學天教及老成翰林詩裏羨鴻冥[small: 湯内翰[illegible]之句]筆驚此日歸頹巷銅臺當時動漢庭華衮詎勞紆直筆[small: 御史見贈之[illegible]]絳帷無復與横經秖應千里并州道常並虛危候德星

出東平

老馬凌兢引席車高城回首一長嗟市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滄倒本無明日計往來空置六年家東園花柳西湖水剩看新詩到處誇

再到新衛

蝗旱相仍歲已荒倖傳十口值還鄉空令姪孛喧時輩不救飢寒趁路傍行㑭馬斯臺須洞空村人去兩淋浪河平千里筋骸盡更欲驅車上太行

別冠氏諸人[small: 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東舍茶渾酒味新西城紅艷杏園春衣冠會集今爲盛里社追隨分更親分手共傷千里別低眉常愧六年貧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人

入濟源寓舍[small: 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未辦驅車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風霜遺編墜簡文

章爛樵食盡衣歲月長奮迅[illegible]嫖扶老杖龍鍾今爲貝愠腦中刺刺閑人語季子金多過洛陽

鎮平縣齋感懷

四十頭顱半白生靜中身世兩閑情書空咄咄知誰辭擊缶鳴鳴却自驚老計漸思乘款段壯懷空擬浸峥嵘西窗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

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

晚景蕭疏盡不成晚花作意出繁英鮮明獨向霜露見爛熳都隨蒿艾生南國騷人知有待西風胡蝶更多情南山正在悠然處安得芳樽與細傾

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

厝火誰能救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暖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四哀詩

李欽叔

赤縣神州坐陸沉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生耻視死如歸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無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一憶同衾淚滿襟

冀京父

先公薄銋識紓壹曾拔嵬山玉一峯不見連城沽
白璧叠關烈火燎黃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
魂耿耿膈欲吊南雲無覔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李長源

冀都事死東州椚李翰林亡洪府兵方爲騷人箋
楚些更禁書客墮秦坑石苞本不容孫楚黃祖安
能貸禰衡同甲四人三横貫此身雖在亦堪驚

王仲澤

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
頗耆幕下籌邊大吠稀拄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

紹血沾衣從來聖牘寃忠義誰爲幽魂一發輝

過詩人李長源故居

楚些招魂自往年明琳真見掋深淵巨鰲有領雖
堪釣怒虎無情可重編千丈氣豪天也妬七言詩
好世空傳傷心鸚鵡洲邊淚却望西山一泫然

乙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

東窓看月

四山寒雪夜深明未恨崔嵬失舊青青女有功加
粉澤素娥無意惜娉娉微雲河漢非人世太古鴻
荒凡與刑剝看新詩記今夕年年來醉半山亭

明日作

晴光晃漾入危闌萬象都歸一色看搖筆尚堪凌
浩蕩舉盃誰與慰荒寒化成銀界清涼近散盡冰
花碧海乾後夜霜空月輪滿可無秦女共驂鸞

杏花二首 戊子 南丞時

芳樹春酣絳蕊凝春風寂寞掩柴荊盡眉盧女嬌
無奈鄰處孫娘笑不成已怕宿粧添嫩粉更堪緩
藥鬧蜂聲一朶疎影黃昏月獨愛寒梅恐未平
二穗盧敬一穗墜西園紅艷眼中新惆悵分去家
家喜酒面飛來片片春梅柳幾曾同故事櫻桃纔

得綴芳辰荒城此日腸堪斷老却探花筵上人

醉後

發歲披書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天公不禁人
間酒崔瑗虛留座右銘身後山丘幾春草醉來日
月兩秋螢柴門老兩青苔滿一醉狂歌且自聽

賦南中楊生玉泉墨 墨不用松烟而用燈煤

萬竈玄珠一唾輕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園更覺香
爲累冷刺林諺漆點成洗袖秦郎無藉在畫眉張
過可憐生晴窓弄筆人今老孤負松風入硯聲 中宮以張敞賫香小圓爲畫眉墨

贈張文舉御史

安穩萘床坐欲穿合教絕學到真傳清貧自苦知何負神理無憑恐未然廉乳尚憐孤竹餓龍頭誰識管寧賢無窮白日青天在會有先生引鏡年鑿

寄答飛卿

一首新詩一紙書喜於滄海得遺珠古來獻玉猶難售此日聞韶本不圖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終放月輪孤并州命駕饒千里稽呂風流未可無

留別龍興汴禪師普照鑑禪師

十年不見木庵師二老相從又一時便曲只知無

白雪遺音誰謂有朱絲書難盡信何如默人各為家枉自私三月春風滿桃李青青留看歲寒枝

赤石谷

林嶂陰崖霧杳冥石根寒溜玉玎玲雲來朔漠疑秋早山近清涼覺地靈靜愛鳥聲存野調鬧嫌人跡帶塵腥南臺說有金銀氣可是并汾處士星繫舟山僧從頌之小五臺九月中時有景星如佛光云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

書林頭白坐吟呻青佩橫經更幾人総角未逢韓吏部伏膺先執裴靈均岳蓮畫戟三峯秀玉樹初聞三月春看取楊家伯男子今年天壤姓名新

灑亭同麻知幾賦

木落樓遲後此遊一尊聊得散羈愁天圍平野莽無際水遶孤城聞不流元是濟字如無情子改作聞字柳意漸迴淮浦煖雁聲仍帶塞門秋登高望遠令人起欲買烟波無釣舟

答公茂

文昌除目入驚看似覺規摹到漢官冀北已空天下馬江東全倚謝家安黃圖赤縣風流在碧落銀河病眼寬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應許駐金鞍

過應州

平野風埃接戍樓邊城三月似窮秋人家土屋纔容膝驛路梅車不斷頭隨俗未甘嘗馬湩敵寒重欲御羊裘十年紫禁煙花繞此日雲山是應州

應州寶宮寺大殿

縹緲層簷鳳翼張南山相望鬱蒼蒼七重寶樹圍金界十色雲華擁畫梁竭國想從遼盛日閱人真是魯靈光請看孔釋誰消長林廟而今草又荒

懷安道中寄懷曹徽君子玉

赭水歡游事已非褒山回首重依依義熙留在陶

元亮華表來歸丁令威袖裏短書懷老筆夢中
腹見褒衣稅君飽喫殘年飯會有隣牆白版扉

五月十一日樗軒老忌辰追懷

遺後交情老更傷每逢此日倍難忘神光何處埋
泉壤落月無言滿屋梁秘閣圖書凝外府謝家蘭
玉記諸郎盡均護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公基

今秀亂叛所遊被有上句

感事

富貴何曾潤髑髏直須淅米向矛頭如聾此日逢
三怨風鑒生平備九流懲缺不甘頹巷樂市餅真

有楚人憂世間安得如川酒力士鑪頭醉死休

玉溪 端夫

邂逅詩翁得勝遊煙霞眞欲盡菸丘玉溪如此不
一到今日曠然消百憂林影蒼茫開霽曉岸容瀟
洒帶新秋酒材已辦須君釀要及西風入釣舟

華不注山 濟南作

元氣遺形老更頑孤峯直上玉屛類龍頭突出海
波沸鰲足斷來天宇閑齊國伯圖殘照裏謫仙詩
與冷雲閒乾坤一劔無人識夜夜光芒北斗寒

岳解元生日 邦彥

天日晴明見岳時只君消得謫仙詩篇花到處供
杯酒霜雪何緣點鬢絲已辦紫雲新活計又添驥
子好男兒扶風里社他年看開簇靈椿桂五枝

感興 讀書山作

侍拂從昔望烟霄七葉何人竟珥貂道路常教車
歷鹿功名唯有鬢飄蕭勤如韓子初無補晚似馮
公豈見招五十三年等閑裏一窓風葉雨瀟瀟

晨起 壬寅正月九日

燈火青熒語夜闌崇荆寂寞掩春寒歡悰已向杯
中減老態何堪鏡裏看多病所須唯藥物一錢不

直是儒冠學鯨莫倚平生手只有東溪把釣竿𦎫

經雲神山村書院云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

狼藉麻衣見酒痕悵君醉別掬邊村離愁擾擾理
還亂來事悠悠誰與論薄海漸添春浪闊冰崖唯
骨暮烟屯人間底似三峯好箭筈通天有一門
風華漠漠水迢迢長記金鞍入灞橋霜鬢而今滿
霜雪羽毛此日是雲霄火餘函谷青猶峙春動長
陵棠未消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仙掌不相招

感事

紙疥歸來位望尊駸駸雷李入平吞飢蛇不計撑
腸裂老虎爭教有齒存神理定須償宿業債家猶
足読驚魂且看含血曾誰噀偖當關頭是鬼門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

老天無緒入平蕪朔吹崩奔萬竅呼雪意旋媒行
路景詩家新有入關圖地爐圍坐衝田父寨帽衝
寒捉僕夫故國煙花重迴首蜀樓山斜記金臺

將上書莘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杜風筌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何
幕府不防幽夢落蓬窓驚鳥繞月枝難穩羸驥對

風氣未降愛惜平生請綴手一篆休慈弄秋江

春寒

草木荒城屋數椽春寒閉巷益蕭然僅奴撫愛頭
如張推女跳梁最又穿白石經魚空尺半朱門食
客自三千松枝麈尾山中滿去去南華有內篇

即事 [illegible]

適客而今不屬官住山盟在未應寒書生本自無
燕頷造物何嘗蟣虱肝會最指天容我慟鴟夷盛
酒盡君歡到家慈母應相問為說將軍禮數寬

示懷祖

憔悴經年臥澗阿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髮先
潘岳人笑藍衫似采和狗盜雞鳴昔有用鶴長鳧
短果如何業閑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示崔雷詩社諸人

一寸名場心已灰十年長路夢初回江山似許供
詩筆廉鑮猶能到酒杯實始買牛真得計腰金騎
鶴恐非才游從肯結雞豚社便約歲時相往來

弘州贈曾文子玉

丘園舊德詢幽艾耒耜今聞識姓名故國衣冠有
遺老歲寒松柏見交情寄書千里空頭白握手一

歡俱眼明來往襄陰從此始剩將歡笑慰生平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二首

蕭蕭窓竹動秋聲紫極深居稱野情靜坐且留觀
衆妙還丹無用說長生風流五鳳樓前客寂寞千
秋身後名解道田家酒應熟詩中只合愛淵明
蕭蕭窓竹動秋聲簷間白雲濟以成白雲朝飛本
無意白雲暮歸如有情淵明太白醉復醉李主唐
生鳴自鳴四十九年堪一笑昨非今是可憐生

燕府白兔

仙頡迷離望莫攀爭教失腳下高寒吸殘瀣露瑤

窓曉揩畫玄霜玉杵閑傾影乍疑雲外見寫生何
似鏡中看楊衣㩳㩳皆三寀幾在梓經吚唔間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藏詩卷
見約題詩同諸公賦

飛亭四望水雲寬亭上高人杳莫攀已欣湖山攢
奇秀更教鄉社得安閑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常
留天地間勝貲休言隔今昔有吾新自會稽還

出都二首

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奈何但見觚稜上
金爵豈知荆棘卧銅駝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

悲春夢婆行過盧溝重廻首鳳城平日五雲多
歷歷興亡敗局碁登臨疑夢復疑非斷霞落日天
無盡老樹遺臺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露廣寒猶
想鳳笙歸從教盡刻瓊華了留在西山儘淚垂壽寧宮有瓊華島絶頂廣寒殿近為黃冠輩所撤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壘嶽沉沉積素蟠長松栩栩擁高層湖山已為新
晴好風露還疑此夜添身外作緣良自苦世間除
睡更無餅溪堂借宿從今始便約兒童具米鹽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應接紛紛又浹旬枉教虛負杏園春尋芳自分無
閑日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川原經
雨更無塵憑君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濺濺猩紅間曉晴攢頭真似與春爭舒開楊柳聊
相映瘦殺寒梅枉自清粉艷依回工作態綷存寂
寞獨含情畫圖只愛殘粧好未信徐郎解寫生
露霧輕塵細洒勻綠雲紅雪一番新風光爛熳供
歡席酒味清醇似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魚
鳥亦相親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紫牡丹三首

金粉輕粘蝶翅勻丹砂濃抹鶴翎新盡饒姚魏知
名早未放黃徐下筆親映日定應珠有淚凌波長
恐襪生塵如何借得司花手偏與人間作好春
夢裏華胥失玉京小闌春事自昇平只緣造物偏
留意須信凡花浪得名蜀錦浪淘添色重御爐風
細覺香清金刀一剪腸堪斷綠髮劉郎半白生
天上真妃玉鏡臺醉中遺下紫霞盃已從香國偏
薰染更惜花神巧剪裁微度麝薰時約略驚移鬟
影抑依回洗粧正要春風句寄謝詩人莫漫來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蕭蕭風雨打僧窓耿耿青燈對客床每恨相望隔
関塞豈知連日醉壺觴荞韲味薄堪長久茅屋寒
多且閑藏三十餘年老兄弟此回情話獨難忘

贈答樂大舜咨 中求副卿會

舟車何地得通津書疏相忘意更親但愛栢臺排
峭直豈知梅賦更清新两都秋色皆喬木耆舊風
流有幾人詩酒陪從約他日鷄川已許濯纓塵

都運李文哀挽 有之

平日剛稜觸禍機老年天遣故鄉歸登車攬轡名
空在濯足臨流事已非白鶴會須尋舊約青蠅猶

辟避餘威 李文晦於壬寅夏七月長會滿宜三日不近 西州正有花千樹波
盡羊曇醉後衣

贈答鄭經伯常伯常之大父子少日從
之學科舉

故家珠玉自成淵重覓英靈賦予偏文陣自憐吾
已老名場誰與子爭先擇勝正有五千卷下筆須
論二百年莫把青春等閑了蔡邕書籍待張傳

呂國材家辭飲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長嗟虛傳庾信淩
雲筆無復張騫把斗槎去國衣冠有今日春風桃

李是誰家螺蓋剩有如川酒變為紅塵拂衣華

沈陽

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見陸沉巳為振采感
衰淨更須同草麥秋余城頭大匠論燕主地底中
郎待搃金搬就天公問翻復蒿萊丹碧果何心

過三鄉望女几部追懷溪南詩老辛敬
之二首

雲際虛膽奎士星象頭多負讀書螢筆端有口傳
三篋石上細禾養百齡從昔萬陂終變滅秪今錦
擻談英靈因君重為前朝惜枉破青衫買一經 几女

山丈人詞之墓啟

萬山青繞一川斜好句真堪字字誇棄擲泥塗豈
天意折除特命是才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
壇子美家欲就溪南問遺事不禁衰淚落烟霞

為鄧人作詩

再見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执恐相違蒡盤渭水堪
流涕種柳金陵巳合圍事去恍疑春夢過眼明還
作故鄉歸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

贈張主簿偉

江岸墳荒草棘秋朱陽南下重君憂弓刀近塞人

烟少林壑經霜虎迹稠荒荒長途知有衛激昂萬義報無由從今弟妹通家了莫向公田認故侯（戒爲先兗作驛遇險惡是）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十五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歸（先大人墓歙依）王母未信羈魂似粵阡（柳文）特爲頹存戀吏報（故吏畢義時戰於）偶成期會殆天憐（兩先二師遠在千里外子姪輩已曾待會面）荒林破屋江聲裏坐想孫城一泫然

寄劉繼先

清霜茅屋耿無眠坐憶分攜一慨然楚客登臨動

歸興謝公哀樂感中年蕪凉古驛人煙外迤邐荒山雪意邊千樹春風水楊柳待君同繫晉溪船

寄楊弟正卿

馬迹車塵漫白頭蒼生初不待君憂且從少傅論中隱儘要元規換上流東閣官梅動詩興洞庭春色入新篘歸程未覺西菴遠夜夜清伊繞石樓（正卿西菴公名酒甲浙中余嘗賦酒詩有拯溺亢涸之語似謂清漢流石樓之句故及之）

爲解于孝魯賦十月菊 追錄

清霜淅淅散銀沙驚見芳叢閒歲華借峻定誰含翠被鍊頹應自有丹砂秋香舊入騷人賦晚節今傳好事家不是西風苦留客衰遲久已避梅花

贈荅同年敬鼎臣

四海舟山放一頭爭教塵土走東州長身奉米侏儒飽束髮從軍妾尉侯千首新詩工作祟百壺清酒未消憂悠悠世事今如此付與烟波著釣舟

寄芙上人

世事都銷酒半醺已將度外置紛紜乍賢乍佞誰爲我同病同憂只有君白首供傷千里別青山真擬幾時分相思後夜并州月都爲湯休賦碧雲

寄荅仰山謙長老（揚州隱住）

木菴推出謙書記乞與雲林百自由想得驅驢入招隱勝於騎鶴上楊州衆祖皆喜芋初熟一鳥不鳴山更幽日暮王城市聲合松風亭上莫迴頭

九日登平定湯雲樓故基樓即閑閑公所建

詩翁曾此宴重陽老樹遺臺謾醉鄉流水浮生幾今昔高秋雲物自淒凉飛來野鶴聊堪喜望隔長餘又可傷頹是風流未全減白頭門客有王楊（時王集楊子楊希聖公在珠時學生也）

平定鶴山神應王廟

古鄗輪囷欲十圍鶴山祠廟此遺基萬金良藥移
造化老眼天公誰敢時巴爲養生証單豹不應遺
綱發元龜半生磊硯洗仍在擬問靈君乞上池

寄答商孟卿

窮鄉朱絃寂寞心得詩何啻得南金冷猿挂夢山
月暝老鴈叫群江渚深異縣五年仍隔闊荒城連
日想登臨書來且只平安了撥觸離愁恐不禁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石梁詩好先知名尊酒相逢意自傾寶劍沉埋惜
元振鐵㙞豪宕見胡鉦笪田月出多壺韋豊嶺霜
餘卽大鳴後日天山望征騎燕鴻歸處是雲提

留別仲經

來將兒女拜燈前此日臺觴是別筵聚散共知陰
有數笑談爭遣病相先秋風古道將誰語殘月長
庚更可憐雞柵魚梁一村落若爲還似浙江邊（仲經方病）

荅上字

別周卿弟

曉嵗論詩辱見收相從許久重相留苦心亦有孟
東野眞賞誰如高蜀州萬疊寒雲度歸鴈孤洲春
水滿沙鷗荒城後日思君處風色蕭蕭人白頭

寄叔能兄

星斗龍門姓字新豈知書劍老風塵郎君未省曾
開閤王翰何緣得買隣銀燭對談辭館夜雪揚同
醉浙江春秖應千里東州月處處相逢卽故人

賀威卿徐弟得雄

利市金錢四座俱阿卿新喜到充閭跨牛楊朴空
頹酒秣驥王良已問途桂出孫枝知秀發鳳雛毋
嬌亦舒徐明年別作飛黃句來賀君家第二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

七言律詩

追錄洛中舊作

樂府新聲綠綺裘梁州舊曲錦纏頭酒兵易壓愁城破花影長隨日脚流萬里青雲休自負一莖白髮儘堪羞人間只怨天公了未便天公得自由

東園晚眺 東平

霜鬢蕭蕭試鑷看怪來歌酒百無歡舊家人物今誰在清鏡功名歲又殘楊柳擬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餘寒一詩不盡登臨興落日東園獨倚欄

十一月五日發往西張

城隈細路入沙汀黯慘街風日再經歉歲村墟更荒惡窮冬人影亦伶俜林烟漠漠鴉邊暗山骨稜稜雪外青四十年來此寒苦凍吟猶記灞閑亭

石嶺關書所見

軋軋旆車轉石槽故關猶復戍弓刀連營突騎紅塵暗微服行人細路高已化蟲沙休自歎厭逢豹虎欲安逃青雲玉立三千丈元只東山意氣豪

陀羅峯二首

念念靈峯四十年一來真欲斷凡緣鑿開混沌竅元氣散布兜羅彌梵天雲卧無時不開在樓居何處得超然殊祥莫詫清涼傳會與茲山續後篇

每恨奇探負盛年松崖今喜入攀緣初驚靈鷲多飛石更信金牛有漏天鄉國登臨乃如此名揚馳逐亦徒然留詩便與香泉約起本西游第一篇 借行平陽僧慈太宗

追懷曹徵君

生死論交不易忘一回言別淚千行空勞結伴歸蓮社無復題詩寄草堂楚國先賢宜有傳粵阡羈鬼讀思鄉因君錯怨天公了且道今誰晚節昌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

鄉社荒殘住不成無端蓬葦接紫荊流年又見東風菜樂土空懷北斗城父老只供留我醉兒童也喜從君行周侯見說應相笑共隱二泉先有盟 東風菜見本草茶部

晉溪

石磴雲松着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青瑤疊巘通懸甕白玉雙龍挐迅霆地脉何嘗閒今昔尾閭真鮮泄滄溟乾坤一雨兵塵了好就川妃問乞靈

吊岳家千里駒

蜀客淒涼土一丘身後還有化身愁靈槥丹桂偶
相値蔥草淸霜寧久留掌中玉雪恩憐在筆底雲
烟取次休過眼空華只如此不如無子卻無憂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

狼牙路滑馬鈴傳老鶴超超欲上征一曲松風焉
幽致九秋雲物愴離情天開貝嶠方壺境澗落銀
河月窟聲觀面靑山入渠手定誰胸次玉崢嶸

十三日度岳嶺

神岳規模亦壯哉上階絶境重巒回冊靑萬木秋
風老金翠千峯落照開川路漸分猶暗澹瀟聲已

遠更凄哀石門剩北靈丘遠正坐登臨欠一來

玉泉二首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公官秩見僧碑雲栽佛屋晴
猶暗樹近禪窓老更奇竹杖只供行險易蒸床偏
與望川宜同時不及聲中令猶得泉名北風池
玉水泓澄古殿隅又新名第不關渠每因天日流
金隙更憶風雷裂石初百里官盡分韻勝千人齋
粥薦半餘八功德具休誇好玩景臺荒有破除
寺東北有玩崇臺盡得神川之勝
臺身□引之鳧山一矢故有二句

玄都觀桃花

前度劉郞復阮郞玄都觀裏醉紅芳非關小雨能
留客自是桃花要洗粧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
發少年狂一盃盡吸東風了明日新詩滿晉陽

贈張致遠

茅屋蕭蕭頭水濱兩山相望卽比隣禪房道院留
連夜酒榼詩囊浩蕩春老鶴千年見城郭徵君晩
節旁風塵相逢不盡平生意耆舊風流有幾人

夜宿秋香亭有懷本菴英上人

兄弟論交四十年相從旬日却無緣去程冰雪
仍在硯節風塵和自憐蓮社舊容元亮酒滕後多

負子猷紅第裔一夕愁多少窓竹蕭蕭耿不眠

沐浴除夜 此錄

六街歌鼓待晨鐘四壁寒齋只病翁鬢雪得年應
更白燈花何喜也能紅養生有論人空老祖道無
詩鬼亦窮數上戶日西園看車馬一番桃李又春風

與滿呂欽秋香亭 三子曾吾友之號庵生

羈眉書客感秋蓬更在京塵傾洞中莫對靑山談
世事且將遠目送歸鴻龍江文采今誰似嶋之鳳翼
禾亭此亭年光夢已空剩看新詩記今夕尊前四客一
衰翁

哀武子寺

生氣曾思作九京迷塗爭得背南轅渠溝故事要
離墓衛國孫兒祇樹園手本舊說布衣甘絕脰今傳
史筆記歸元知君祿仕無心在推挈終當到李源

贈李春卿

賓十郎家指頓間因君我亦愛西山丹房藥鏡平
生了禪榻茶煙歲月閑春雞有情供白墮秋風無
力拔紅類重來已有明年約剩破都城幾往還

甲辰秋留別丹陽

踈踈衰柳映金溝祖道都門後此留千里關河動

歸與九秋雲物發詩愁嚴城鍾鼓月清曉老馬風
沙人白頭後夜相思渺何許西山西畔是并州

龍興寺閣

全趙堂堂入望寬九層飛觀儘高寒空聞赤幟疑
軍壘真見金人泣露盤桑海幾經塵劫壞江山獨
恨酒腸乾詩家總道登臨好試就遺臺老樹看

別緯文兄

玉壘浮雲變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沉眼中離復承
平舊言外驚聞正始音異縣他鄉千里夢連枝同
氣百年心行期幾日休相問觸撥羈愁恐不禁

寄錄端甫北上

馬頭風雪遠相迎颯沓弓刀四十程自是青雲動
高興未甘白髮老諸生書來沙漠燈花喜夢到秦
川煙樹平長句遠君還自姚半山已有鴈飛行

答定齋李兄

小山叢桂姓名香舉世何人得鴈行滄海揚塵幾
今昔長庚配月獨凄凉虛芳裴相求白傳正倚源
明識漫郎十載相從未言晚城南泉石有雲屋

空山何巨川虛白卷二首

借向卑棲悟枯槁肯隨文木被青黃吉祥止處無

餘物知見薰來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爭
得翳天光只愁八月風濤壯夢裏江聲撼客床[illegible]
露菊霜蕉枕槁石泉崖密破松黃只綠山遠無
來客更覺心清閑妙香甚句儘堪消日暮吟毫真
合染溪光剩談不盡江湖景重與青燈約對床

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

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窗霧閣有
今夕寶髻羅裙無此聲蕭洒寒松度虛籟悠颺飛
絮攪青冥胎僊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浪驚

哭樊帥

自倚沉冤有舌存，爭教無路叩天閽。裝囊已竭千金賜，絶幕誰招萬里魂。東道曼悲梁花客，南園多負壽張孫。春風花落啼聲在，夢裏能來共酒尊。

寒食（王子青唱後作）

上苑春風盛物華，天津雲錦赤城霞。輕舟被馬追隨處，翠幙青旗笑語譁。化國樓臺臨瀛海，吴兒洲渚記仙家。山齋此日腸堪斷，寂寞銅瓶對杏花。

送樊頎之

弓刀十騎岳蓮州，渭水秦山得意秋。王粲從軍正年少，變郎入幕更風流。寒𦈢況未貫，麟閣清銳功名屬虎頭。寄謝祭風亭上月，老夫秉與欲西游。

蜀昭烈廟

合散扶傷老益堅，荒祠重過爲凄然。君臣洒落知無恨，庸蜀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充故事，三年章武魏長編。錦宮羽葆今何處，半夜樓桑叫杜鵑。

宿翠屏口

鬢髮蒼白葛衣寬，事外閑身也屬官。撥簡如閒數枚叔，乘車初不少馮驩。沙城雨溜名空在，石峽風來夏亦寒。兩飽三飢已旬日，虛勞兒女勸加餐。

王敦夫祥止庵

三縣人推二樂全，有親可事子能傳。昔時詩禮閑家學，此日丹砂見地僊。蕩蕩天光虛室外，融融和氣彩衣前。情知不羨燕山桂，一樹靈椿歲八千。

過寂通庵別陳丈（甲辰）

陳丈未識某而多其詩，曾對高御史士美言：我他日見遺山，當快飲百醉。後見之而公已病，乃相約易百醉爲百杯，每見以酒籌計之，至七八十杯。後有此別，故詩中及之。

心遠由來地自偏，不離城市得林泉。從教上界多官府，且放閑身作地仙。三月有期何敢負，百杯未滿會須塡。遠離更覺從公晚，却望都門一慨然。

梁移忠詩卷

一箭功成塞上歸，延翁垂白藉扶持。燕雲義俠風流遠，里社陰功父老知。龍種作駒元自異，虎頭食肉未應遲。高門更與增華表，丁令還家先有期（時遷丈已下世，故詩中及之）

喬千戶挽詩

高塚巋看石表新，空將事業望麒麟。燕遼部曲千夫長，楚漢風雲百戰身。赤羽有神留絶藝，素旗無

誄記連姻陰功未報天心在累將重候又幾人(當世仁構)

(使君誄有素之素俠之句秀與予昔世式之贈)

贈王仙翁道成

兒郎休驚白髮新弈棋翻覆見來頻燕南趙北留詩卷王後盧前盡故人平地青雲一炉藥滿都香木百年身憑君剩醉淨香酒(館名)殺花而今不奔春

常仲明敎授挽辭

雲際虛聽處士星豈知談笑已忘形鎭州肥膩無毫髮晉楚眞淳有典刑白帽枉教淹晩節綠囊元擬濟含靈汝南後日先賢傳猶欠知幾爲勳銘(常代州牌)

(鄉人家爲賊㫄知幾游 從知靈臣終未明了)

追錄舊詩二首

短褐單衣長路塵十年四首一吟呻孤居無著竟安往宿債未償今更新相馬自甘齊客瘦食魚誰顧夜郎貧問君話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悮身(自用杜韻)

潦倒聊爲隴畝民一犁分得雨聲春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無心誰我貧類上雲炯隨處好洛陽挑李幾番新悠悠世事休相問年來今年晩得辛(用舊韻)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春山晴煖紫生煙山下分流百汊泉未放小桃裝野景已看茅屋映秋千飢烏得食爭相喚醉叟行歌只自顛寒食明年定何許故人尊酒且留連

卽事呈邦瑞

鄭莊父子重相留似爲良辰散客愁涎巷新成一茅屋今年連醉兩中秋開尊便覺賢人近汗足寧論力士羞明日燕臺傳盛事坐中賓客盡名流

和白樞判李宏齋有詩寄白以因風何惜散行書爲落句白酬答云欲搜春草池塘句藥裹閑心夢不成余平辭之

金粟崗頭有髮僧遙知默坐對龕燈書郵但覺浮況久詩卷何緣唱和與白日放歌須縱酒濤朝有味是無能相逢定有池塘句藥裹關心恐未應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圖畫先民大朴存衣冠兼得見高門種松千歲如種德教子一經令教孫代日舒長留暮景秋風搖落變春溫聘君羔鴈休疑晩正及新年爲壽尊

超然王翁哀挽

直擬期頤薦壽尊却從圖畫記生存百年喬木衣冠古一夕西庵笑語溫故事未需通德里素風多負讀書孫吳陳諸老今誰在咸淡歸鴻是薊門

大名贈答張簡之

譽平家名變溫文所見今知勝所聞只道生涯無長物爭教詩壘築奇勳找新未致須名士載酒能來過子雲後日山陽萎衰疾藥籠儲品正須君

燕都送馮郎中北上

功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但愛紅蓮映芳渚豈知寒谷變陽和珠襄不載猴猢錦銀管先書茂異科太史占天應有喜一星朝處五雲多

馮雲溪方鏡背有飛魚

劫火依然百鍊初護持元自有神魚影寒似覺雲

身邊光落應分玉斗餘閑朗休嬿露圭角圓通穿後滯方隅衣冠正了渾閑在一片靈臺欲付渠

贈答厲門劉仲脩

仲脩省郎來傳過新興有詩見及推激過稱甚非衰謬所宜得者媿汗之餘輒用韻爲謝仲脩詩律深嚴得於葦公風山老人過庭之訓且其類壯絕類吾友李從事長源故篇中有及

車騎雍容一坐傾幷州人物未彫零共知祭酒傳家學劉向劉歆以祭酒獨愛中郎餘典刑東壁圖書欣有託南

溟風浪駭初經少微見比吾何敢洗眼儒林候客星

餘慶堂

五年霜戟照康莊萬里春風擁畫梁已覺幷汾增勝氣更從王榭借餘光靈椿丹桂知難老玉節金符豈易量剩着殘毫授辭客南堂兼是棣華堂

寄答劉生

西州消息到東山懷袖新詩百過看白璧明珠驚照座朔雲寒雪入憑欄省郎共結交情厚野老還欣種數寬後日秋風一尊酒草堂應得駐金鞍

別董德卿

爛醉秋風四十場此回歌笑重難忘楊雄詞賦金誰識陶令田園先已荒同甲弟兄雖異姓宦游州郡即吾鄉懸知後日登高地剩爲行人望太行

送端甫西行

瀛洲人物早知名車騎雍容一座傾美酒清歌良有味綠波春草若爲情渭城朝雨三年別平地青雲萬里程老我泰游舊曾約夢中儀掌已相迎

讀李狀元朝宗禪林記

李守濟州城破不屈節死贈鄉郡刺史

偶向禪林見舊文濟陽南望爲沾巾張巡許遠古

赤少羽日秋霜今更新千字豊碑誰國手百城降
虜畫王臣知君不假科名重元是中朝第一人

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梅

東閣官梅要洗粧青雲公子不相忘翰林風月三
千首樂府金釵十二行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
發少年狂花行更比探行好誰道并州是故鄉

中庵先生索示
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內翰擇之所述家
傳受仰不足情見乎辭

嚴訓常知天日照名家元自古今同只知楊秉餘

清節爭信熙玄有素風楊行傳第一人過德里門傳故事安
平韻語到兒童青青留在懷賢樹更發曾南一獻
宮

賀中庵老再被
恩綸

萬古千秋麗澤堂紫泥恩詔姓名香治朝例有高
年秩神理終歸晚節昌東魯儒生傳舊學南方
志發幽光李春蒸隱秋風酒准擬年年爲壽觴

趙汲古南園分得野韻

林園近與六街隣塵漲都歸一水分魚樂定從濠
上得竹香偏向雨中聞擁蘇倒着客山簡老屋高

眠獅陸雲萼酒相陪有今日卻愁詩壘不能軍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

關塞無緣笑語同偶然情話此從容青天蜀道不
得過山色歸心空自濃九日茱萸藍瀾酒十年朝
馬景陽鐘三間老屋知何處惆悵雲間陸士龍高會
自藍田令入拜監察御史殁後錄遺稿臺而因於嘗貴者二十年矣

玉峯魏文家挽

風馭翩翩渺獨征幾人終始復哀榮秪緣大事存
遺葉重爲斯文惜主盟北斗太山初未識秋霜烈
日凜知生莫發知己無從報直筆君看我進明

清明日吹葬阿辛

掌上青紅記熙粧今朝哀感重難忘金環去作誰
家夢綠勝空期某氏郎一瞥風花終過眼百年冰
蘗若爲腸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詩哭杏殤

寄謝常君卿

百過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遲文除嶺外初
無例詩學江西又一奇楊柳不隨春事老貞松唯
有歲寒知仙鄉白鳳瀛洲近洗眼雲霄看後期

送武誠之往漢陂太原酒攻瑞甫之父北時鳥貴起

行李中春發晉溪雖進辭客賦新題青雲有路人

看老秋水無言物自齊杜曲舊遊頻入夢兵廚佳
釀惜分携因君爲向蓮峯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劉子東遊

劉郎世舊出雄邊生長幽并氣質全陣馬風檣見
豪擧雪車氷柱得眞傳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嗚
嗚傾自憐後日東州飽歸載且休多送酒家錢

甲寅九日同歸漳提領王明之龍泉令
張奉先買千戶令春李進之冀衛甫遊
龍泉寺僧頻求詩二首

遠水寒煙接戍樓黃花白酒浣羈愁霜林染出雲
錦爛春色併歸風露秋歸社歲時客客醉石牆名
姓爲僧留登高舊說龍山好從此龍泉是勝遊
柿葉殷紅松葉青黃花霜後獨鮮明西風浩浩欲
吹帽石溜泠泠堪濯纓皇統貞元兒題字良辰美
景記升平何人解得登臨意拔沒蹤雲鴈一聲

十日作

闌樹蕭條返照明并陘西北算歸程青黃大似海
中斷文字空傳海內名千地煙霄還如許秋風等
屋可憐生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

贈答普安師

入座臺山景趣新因君鄕國重情親金芝三秀詩
壇瑞寶樹千花佛界春閒道舊傳言外意忘年今
得眼中人種蓮結社風流在會向藍輿認後身

孝純究丘還葬 張弟新葬弟二節閒其玉雪可愛因以字之

鬢毛衰颯面塵埃孝子穿年古所哀千里長河限
南北一丘寒土見萬葬還東華表何人在拂氏玄
瑩此日開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雛先與喚迦來

曹壽之平水之行

關塞相望首重擡相逢衰颯嘆頭毛驪珠可惡輕
彈雀饋餌何緣得釣鰲從昔丘園昌晚節何來山
岳趁秋毫西風先有龍門約共擧一杯持西鰲

追懷趙介放

今古人門各一時燕南剩有桂林枝清風明月懷
玄度綠水紅蓮見杲之善政傳歸遺愛頌陰功留
在稱家兒哀歌不盡平生意空想翛然夜鶴姿

追懷交生石裕卿

人物休評第幾流條然豪俠數并州壯懷歌闋尊
爲破達句才多筆不休金馬只敎聊避世玉犀誰
遣失封侯酒酣握手今無復惆悵西園是舊游

挽鴈門劉堯明

詩骨翛然野鶴孤，兩年清坐記圍爐。金初宋季門
遺事，第華波流見古儒。已分幽人嗟古柏，爭教孺
子莫生芻。鳳山後日先賢傳，再有劉宗榮酒無。

贈答平陽仇舜臣

兩尋裝詩過草堂，曾君師席有輝光。飛勝自是功
名具，潦倒何堪翰墨場。滄海驪珠能與見，鄧城龍
劍不終藏。太行殘雪春風近，且趁梅花爲壽觴。仇曹益大門生也

賈漕東城中隱堂

智水仁山德有鄰，擲塘花塢靜無塵。家僮解誦閑

居賦，田父爭持社甕春。安吉綜輪中隱士，共刑其
見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運，共看青蒲景畫輪。

約嚴侯泛舟

風物當年小洞庭，西湖此日展江亭。詩貪勝疑題
難偏，酒怯清秋醉易醒。白鳥無心自來去，紅渠照
影亦婷婷。仙舟共載平生事，未分枯槎是客星。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二首

千佛名經有幾人，樓遲零落轉情親。承平風集今
無復，衰樂中年語最真。衣上緇塵元自化，鏡中白
髮爲誰新。水南水北相逢在，剩醉酴醾十日春。

亡奈源光冉冉何，逢君聊得慰蹉跎。飛黃老去空
奇骨，拙燕歸來只舊窠。舉世盡從愁裏過，一尊獨
愛醉時歌。洛中定有人相問，休道今年白髮多。

贈蕭漢傑

蕭漢傑大興人，金國初嘗賜姓奧里氏，
故時人又謂之奧里漢傑。父寬居之，飛
龍防登科，同知青州軍州事致仕。有子
六人，皆使宦學，獨漢傑不樂去声，遂作舉
子爲人。慷慨有志膽，好讀書古兵法，及
陰陽孤虛祿命之術。從軍一十年，積官

從三品，領鞏州倅，閑陝總帥府提控。佩
金符，並自熊城圍解之後，閑間南渡，出
入行陣間，瀕於死者屢矣。鐵嶺之潰，後
入陝州，陝州亂，群不逞輩縶漢傑獄中。
漢傑乘昏暮破械而出，懼爲追者及，駕
浮臺亂黃流，筋疲力涸，僅達北岸，爲失
侯故將者又二十年，流離頓躓，人所不
能，而意氣都不少衰。以人情觀之，豈祿
祿者所可辨耶？壬子冬，與予相值於東
原，問其世，知其爲故人大鈞之同母也。

問其日亭則曰止以唐生李主之業游時貴間耳因與論余之行年而有契於余心若私竊慨嘆以爲倚伏回測衰與樂相尋生也有涯而蹋於憂畏浩浩乎如乘舟而過風波非知其亡可奈何而安之其可以救利涉之功乎漢傑爲有得失其別也因爲長句以贈

射虎將軍右北平短衣憔悴宿長亭雷轟寶劍無留迹火借青藜爲乞靈四壁不知貧作祭一瓢誰識醉中醒相逢莫話精衛石自有枯槎是客星

送昔幹臣

和林音驛日懷思燕市歌歡有此時老我真成鐵殭步感君時送草堂貲黃楊舊厄三年閏赤驥非無萬里姿平地煙霄付公等不妨閒和鳳池詩

國醫王澤氏詩卷

萬古君家父事兄豈知衆俗有王卿一篇華袞中書筆滿紙清風月旦評鴻鴈自分先後序鶺鴒兼有急難情闔門雍睦君須記方伎成名恐未平

祖唐臣母挽章

白髮承平一夢過怡然冠帔見慈和有與燕書今無復手綫留殘恨更多含肉已耳非頭谷學仙何敢望西河升堂結交平生事重爲王君蓼莪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龍泉

風色澄鮮稱野情居僧閒客喜相迎藤垂石磴雲添澗泉激山根玉有聲庭樹老於臨濟寺霜林渾是漢家營明年此日知何處莫惜題詩記姓名

感寓

南揚北李闕中老樂丈張兄病且貧叔夜呂安誰命駕牧童田父實爲隣功名富貴知何物風雨塵埃惜此身歌酒逢場變陶寫不應嫌我醉時真李仁卿楊正卿兼寄崔雜緯文

存殁 鮮君放之 劉兄景古

行間楊趙提衡早老去李劉入夢頻扶上酒杯聊自慰柚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書來聊得慰悽悽思渚鏡平明見白髭明月高樓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沉轉何多態兒女青紅又一時澗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歲寒枝

趙兄德御史兄七秩之壽

富貴浮雲世態新典刑依舊老成人松身鶴骨詩千狀玉潤冰清德有鄰已卜新居近泉石不應晚節傍風塵平頭七十從頭數才是撈溪第一春

張村杏花 丁巳二月初二日

昨日櫻唇絳蠟痕今朝紅袖已迎門只應芳樹知人意留着殘粧伴酒樽濃李尚須羞粉艷寒梅空自惜黃昏詩家元白無今古從此張村即趙村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五言絕句

洛陽高少府瀍陽後庵五首

溪上弄明月風露發新響心空無一塵萬竹掃秋影

一水隨人意蔬畦復芊濤風波河洛近莫放出山流

韭早春先綠菘肥秋未黃殷勤遶畦水終日為君忙

地僻境逾靜林疏秋已分清溪一片月脩竹四山雲

方外人長樂山中物自幽百年梅福隱萬古謫仙游

內鄉禳詩

犬吠桃源近鶯聲柳巷深蒼苔留醉卧青竹伴幽尋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畫諾由官長昂頭顧吏頻只從明府到判筆不傳神

麋鹿山中盡公厨破幾錢只從明府到獵戶得安眠

木索人何罪纍纍滿獄中只從明府到牢戶二年空

驛舍無歌酒淸談了送迎即看明府去畫鼓有新聲

舊日逃亡屋鎌鉏色色新即看明府去還作賣牛人

疾惡看平日天然御史材豪姦休鼓舞驄馬即西來

山居雜詩六首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

石溜雲先動橋平水漸過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樹合秋聲滿村荒暮景閑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山
川迥楓林散山深竹港幽跡煙沉去鳥落日送歸牛
漲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樹閣浮槎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凉陂長留積水川闊盡斜陽

梁父吟扇頭 孔明英雄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磔礴萬古心塊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和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

相望不相見山中君得知南樓今夜月也到洗參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迥不同秋千與花影併在月明中

山中晚春

雲光金碧聚林煙綠翠新山花發較晚今年兩見春

得辭文兄書

鵲語喜復喜山城誰與娛青燈一盃酒千里故人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關山小雪後絮帽北風前殘月如新月今年老去年

六言

定齋兄寫真

朱黃筆底三篋白黑胸中兩奩畫作蕭然野服雲龍

蔽日曖驟

巨然秋山爲鄧州相公賦

筆端游戲三昧物外平生往還爲問阿師何在白雲
依舊青山

德和墨竹扇頭

翛然離離新粉動時細細清香明月清風自在紅塵
白日何妨 [illegible]者新粉墨離 [illegible]李長吉竹詩

曹得一扇頭

機中秦女仙去月底梅花晚開只見一枝疎影不知
何處香來

唐子達扇頭

溪光冷於冰山骨淨如玉白雲白老人自閑莫遣秋
風破茅屋

七言絕句

論詩三十首 丁丑歲三鄉作

漢謡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
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
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

少温李新聲奈爾何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柳子厚晉之謝靈運陶淵明唐之白樂天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仍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鬪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陸蕪而潘靜語見世說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次山事又其欸乃曲云停橈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

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校幾多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鬥輸贏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

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
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
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
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
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
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
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留得詩千
首却被何人校短長

文湖州草蟲爲劉使君賦

造物無心筆有神翩翩飛動百年新蟲魚瑣細君休
笑學會屠龍老却人

京都元夕

袨服華粧着處逢六街燈火鬧兒童長衫我亦何爲
者也在游人笑語中

西園

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皇州春色濃於
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藍采和像

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百錢忙幾時逢着藍衫
老同向春風舞一場

鴛鴦扇頭

雙宿雙飛百自由人間無物比風流若教解語終須
問有底愁來也白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杏花墻外一枝橫半面宮粧出曉晴看盡春風不迴
首寶兒元自太憨生

露華浥浥泛晴光睡足東風倚綠窗試遣紅粧映銀
燭湘桃爭合伴儂眠

嫋嫋纖條映酒船綠嬌紅小不勝憐長年自笑情緣
在猶要春風慰眼前

煖日園林可散愁每逢花處儘遲留青旗知是誰家
酒一片春風出樹頭

紛紛紅紫不勝稠爭得春光競出頭却是梨花高一

者隨宜梳洗儘風流
露浥清華粉自添陽溪遥見玉蘢葱眼看桃李飄零盡更揀繁枝𢬵帽簷
小橋南北夢幽尋殘醉瞢騰不易禁一樹杏花春寂寞惡風吹折五更心
西山漠漠有無中幾日園林幾樹紅燕子銜將春色去錯交人恨五更風
屈指殘春有別期春風爭忍片紅飛若爲釀得千日酒醉著東君不放歸
楚客離魂不易招野春平碧水迢迢齊楊也被多情惱瘦損春風十萬條
小雨班班曉未匀烟光水色畫難真西園春物知多少一樹垂楊惱殺人
魏紫姚黄有重名洛陽車馬鬧清明吹殘桃李風總定可是東君別有情
紅粧翠蓋晴風流春動杏生不自由莫向芳叢厭閑冷小詩供作錦纏頭（[illegible]）

出京

巫峽歸雲底處尋高城渺渺暮煙沉春風不剪垂楊斷繫盡行人北望心

思崇屋鴈三首

衆沙折葦靜相依故國春風早晚歸意外羈棲誰盡得羽毛草澤稻粱微
鴈奴辛苦候寒更夢破黄蘆雪打聲休道畫工心獨苦題詩人也白頭生
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萬里身不似畫屏金孔雀離離花影淡生春

早起

北舍南鄰獨樂聲秋衣晨起覺秋清豆田欲熟朝朝雨喚殺雙鳩不肯晴

書生

書生千古一蠹腸蓋世功名不自償更笑登封武明府兩盂白粥半生忙

銅雀臺瓦硯

愛惜松花洗又看畫欄桂樹雨聲寒千年不作鴛鴦去喚得書生笑老瞞

步虛詞三首（[illegible]二首此時作）三

閬苑仙人白錦袍海山宮闕醉蟠桃三更月底鸞簫聲急萬里風頭鶴背高
萬神朝罷出通明和氣歡聲滿玉京見說入間有新

異綠章封事謝升平
瑱樹明霞碧落宫歌音娟娟度泠風人間聽得霓裳
慣猶恐鈞天是夢中

拙庵爲温甫賦

毫端棘末幾人爭懸智相懸賦分平畢竟世間誰是
巧鬢毛愁白可憐生

風雨停舟圖

老木高風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畫圖喚起扁舟
夢一夜江聲撼客床

納凉張氏庄二首

小橋深竹午風便一道垂楊帶亂蟬山下行人避日
去却從茅屋問瓜田
樹陰環合水縈回樹下行人坐綠苔絶似蔡家山下
路眼中唯欠繫舟嵬（蔡家繫舟晋卿中山卿人留之際所嵬）

送窮

日吉時良利動遷可能顔巷卜終焉主人不倦屋奴
倦辛苦年年織草鞋

楊柳

楊柳青青滿水涯鶯兒調舌弄嬌柔桃花記得題詩
客斜倚春風笑不休

梁縣道中

青山簇簇樹重重人在春雲浩蕩中也是杏花無意
況一枝臨水卧殘紅

自題寫真二首

山林日月老潛夫骨入窮泉未擬枯幽澗有冰含太
古無人和玉試洪鑪（琛辞雖汲泉洪尸且不朽）
一泓春煙滄不收漁家已許借扁舟山林且漫蹉跎
去莫問人間第幾流

再題

高談世事真何者多竊時名亦偶然山鹿野麋君自

看擬從何地著貂蟬

吳子英家靈照圖二首

紅入西江萬有空漉籬活計百錢功阿靈了却無生
話想得蕭然似卷中
抱犢山高記洛川寸腸西去似纏牽兩今恰羨龐家
好兒女生来只眼前（詩紋擬在靈氏納縣寧未至）

劉鄧州家聚鴨圖

沙浦空明洲景微枯荷折葦淡相依若爲化作江鷗
去拍拍隨君貼水飛

戊子正月晦日内鄉西城遊眺

雄蜂雌蝶爲花狂陌上遊人醉戲場前日少年今白髮却來閒處看春忙

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燈火共荒村黃葉漫山雪擁門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黃昏

聞仲澤丁内艱

升堂未幾訃音聞凶服哀號日念君昨夜東南雷雨惡遥知號哭遶新墳

贈眼醫武濟川

世眼紛紛眯是非不應刮膜在金鎞知君要處工夫到且道心盲作麼醫

賦粹中師竹拂子

了却香嚴一擊緣滿枕華髮伴談玄誰知拂月披風意已具鈴鎚未落前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

大班哆哭口侵耳小班蓄縮如乞憐戲閑真成兩勍敵發機鋒在卞莊前

王子端内翰山水同躋山賦二詩

鄭虔三絶舊知名付與時人分重輕遶海東南天一柱胷中誰比玉峥嶸

萬里家平一夢閒風流人物與江山眼明今日題詩處却見明昌玉笋班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

官街塵土霧中天入眼茫寒一灑然大似終南山下看比風和雪捲蒼煙

老眼蕭郎筆有神岩姿洲景盡天真情知一段幽閒趣不必清談着晋人

同希顔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

並山一逕入秋雲草樹依迷另可分閒道無煩謝康樂挽强須得李將軍故（時有虎害）(?)

深山水木湛清華興到窮探亦未涯轉石猶能起雷雨題詩自合動煙霞（轉石曰）(?)

同希顔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

高風捲盡四山雲泉石煙霞得細分大是山靈設清供楷無佳句荅殷勤

詩翁徹骨愛煙霞別似劉君住玉華鐵笛不曾從二草頭巾久已挂三花（劉隱君子端同年進士任城尉得吏所興遂隱居今年八十餘自言胎化成不久去世云）(?)

從鄭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寒日山城雪四圍空齋孤坐意多違江洲未覺風流

減可使陶潛望白衣

鎭平寄姪孫伯安筆

陸顧犀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領取阿翁郵管筆試教學寫問安書

黄巻窺藏六圖爲張左丞賦

無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劉腸亦偶然世上疑謀待君決可能藏六便安全

鎭平書事

勸農冠蓋巳歸休了却逋懸百不憂可是諸人衰老子半窓紅日擁黄紬

自鎭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風雨塵埃了半生西山歸去眼增明浮雲夫婿今如此莫遣迎門有嘆聲

超化

秋風娟娟入僧窓盡得諸山草木香却恨大梁三日醉不来超化作重陽又云賊惟爲如弄秋水自憐塵土夜沙鷗餘不記

山居二首

斜陽高樹挂晴虹肅肅微凉雨氣中一道驚飛花不斷審香吹滿馬頭風

詩腸搜苦怯茶甌信手拈書却枕頭簷溜滴殘山院

静碧花紅穗媚凉秋

寄女嚴三首

鵝崖魚窟路間關旬月無由一往還寒食歸寧見鄰女舉家回首望西山鵝崖魚窟在内鄕往盧氏道中

添丁學語巧於絃詩句無人爲口傳竹馬幾時迎阿姊五更教誦木蘭篇

眼前兒女寥關情不見經年百歲并聞道全家耕稗理擬從香火問無生

自鄭州幕府暫歸秋林

升斗微官不療飢中林春雨蕨芽肥歸来聽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無題二首

七十衰翁五十絃酒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黄金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嫁與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却歸来

題省掾劉德潤家駿鸞圖并爲同舍郎劉長卿訖異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遇如芙蓉城事云

千劫情緣萬古期樓中簫史姓名非洞天花落秋雲

冷腸斷青鸞獨自飛

希顔挽詩五首

官銜寥落在銘旌才命寧論重與輕不作漢家賢傳去空勞明主識藺生盧馮與漢趙紀表實觀書隔惪傳中語山立揚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從教不入麒麟畫猶是中朝第一人

人間無路問天公自古才難更阨窮日月不為千載計江山長惜萬夫雄

萬古文章有正傳驊騮爭道望君先傷心一入重泉後再得斯人又幾年

一世龍門屬李膺待君提拂遂騰升千年荊棘龜趺在會有人尋下馬陵

出鄭州

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髀肉生未到白頭能幾日六年留滯鄭州城

過希顔故居四首

缺壺擊裏短歌行星斗闌干醉膽橫虎視鷹揚何處在道邊孤冢可憐生

鶡蓋成陰着屐同一時人物酒盃中臣門如市心如水世俗論髀豈恐來公

暮去朝來萬化途飛揚跋扈亦區區劇談不盡平生意能有精微入毫無

把臂論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猶今百年唯有區區在地下換應識此心

雜著九首

萬期流轉不須臾物物飛來定有無玉屑紙衣全一蓋枉將白骨計榮枯

鳧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鷦鷯看水擊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貧藏獲古來多鼎食可能夷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洛陽荊棘千年後愁絕銅駝陌上人

六國爭王走下風神人瀝血海波紅無端一片云亭石殺盡蒼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黃金浮世等閑休埋愁不着重泉底儘向人間種白頭

泗水龍歸海躍空朱三王八竟言功閭基局上猪奴戲可是乾坤闘兩雄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塵百年蟻穴蜂衙

裹笑煞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塚卧麒麟山間曾見漁樵
說辛苦凌烟閣上人

戚夫人

海鵠冥冥四海飛戚夫人舞淚霑衣無端恨殺商山
老剛出山來管是非

題山谷小豔詩

法秀無端會熱謾笑談真作㧞泥看只消一句儋儋
利李下何妨也整冠

家山歸夢圖三首

別卻并州已六年眼中歸路直於弦春晴門巷桑榆
綠猶記騎驢掠社錢
繫舟南北暮雲平落日滹河一線明萬里秋風吹布
袖清暉亭上倚新晴
遊騎北來塵滿城月明空照漢家營卷中正有家山
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四皓圖

身墮安車厚幣中白頭塵土涴西風當時且不山間
老羽翼區區有底功

雜著

老儂慣看沐猴冠卻笑傍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喘
在我儂試舞竹儂看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七言絶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亭在故汴宮仁安殿西）

滄海橫流萬國魚茫茫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生
下濁劍長鋏不信渠

洛陽城闕變灰煙暮號朝虞只眼前爲向杏園雙燕
道營巢何處過明年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爲長得熙春
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醇和旁近洞房環碧瓦參差竹木閒批奏內人輪上

直去年名姓在宸闈闕御

天上三郎玉不如手中白雨趁花奴御牀零落宣和
筆留得華清按樂圖

詩仙詩鬼不爭與時事先教夢裏知禁苑又經人物
散荒涼臺榭水流遲（十年前商帥國器方城參中得後二句爲言如此）

金縷歌詞金曲卮百年人事幾成絲重來未必春風
在更爲梨花住少時

楊柳隨風散綠絲桃花臨水弄妍姿無端種下青青
竹恰到湘君淚盡時

琵琶心事曲中論曾笑明妃負漢恩明日天山山下
路不須回首望都門

爐薰浥浥帶輕陰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輦車雲三
尺盡羅伕繒麝香金（泥金色如麝香宮中所尚）

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梁園
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苦才多思是春風偏近騷人悵望中啼盡杜鵑枝上
血海棠明日更應紅

暖日晴雲錦樹新風吹雨打旋成塵宮園深閉無人
到自在流鶯哭暮春

萬户千門盡有名眼中歷歷記經行賦家正有蕪城

筆一段傷心畫不成

春夕

暮雲樓閣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髮纍臣幾人
在就中愁殺庾蘭成

數枝殘雪梅仍在幾日東風柳已嬌春酒價高無可
典小紅燈影莫相撩

梅花

一樹寒梅古寺邊荒山草木動春妍東家賴有詩人
在照影橫枝莫自憐

溪上

短布單衣一幅巾暫來閑處避紅塵低昂自看水中影好箇山間林下人

息軒楊秘監雪行圖

長路單衣慾僕僮無人說向息軒翁長安多少貂裘客偏畫書生着雪中

楊煥然生子四首

掌上明珠慰老懷愁顏我亦為君開異時載酒楊雄宅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為湯餅客買羊沽酒約何時

半生辛苦坐耽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戶了玄談何必似童烏

阿麟學語語牙牙七歲元郎髫已了更辦使君湯餅局兒童他日記通家阿麟張君美兒子

記夢

天上材官老不材從教兀兀走塵埃夢中望拜通明殿曾見金書兩字來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內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殿前殿設冰簟導引書幄最前有負袋之二人中有金書小字遲福之者夢中不自知其為予也

啓母石

書載塗山世共知誰傳頑石使人疑可憐少室老突

兀也被人呼作阿姨

雜著四首

白髮劉郎老更痴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尊相待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仍為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迴首胡粧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囀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內鄉雜詩

行吟溪北復溪南風日烘人酒易酣無限春愁與誰語梅花嬌小杏花憨

眉二首

香墨燒殘水麝塵內家新樣入輕勻郭熙只為吳山老爭信窗間有小顰

石綠香煤淺淡間多情長帶楚梅酸小詩擬寫春愁樣憐着分明下筆難

送窮

煎餅虛拋墟撒堆滿城都道送窮迴不如留取窮新

婦貴女何曾喚得來

三鄉時作

山林鐘鼎不相兼說著浮名夢亦嫌藪水盡歡吾豈敢老親自愛蒸羹甜

出都

春閨斜月曉聞鶯信馬都門半醉醒官柳青青莫回首短長亭是斷腸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傍僵臥滿纍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迴頭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排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疎煙却數家（桑梓[illegible]龍沙）

登珂山寺三首

澹澹長空白鳥迴江山都入妙高臺六鰲只解翻滄渤不駕東南日觀來（太山在東南而此山不之見）

悠悠誰了未生前一落泥塗又幾年堪笑長清鄭明府再來仍被葛藤纏（長清鄭明府自省夙世是此寺比丘及作寺碑究驗業話也）

白日紅塵往復還深居那得似禪關出門樵被山僧笑休得雲林半日閑

夢中作（夢人讀賦四角語其一泥滑滑也）

春泥滑滑滿春山嫩蘸幽禽與客還安得便乘雙翼去綠陰清晝伴君閒

奉訥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

南風穩送北歸船留得虛名一指禪從少詩僧幾人在因君迴望一凄然

稽遊重憶故人詩一點青燈兩鬢絲不似戒壇明月夜杏花香裏唱歌時（往在嵩山時僧為內鄉御史附戒壇詩中所道蓋當時事也）

兵塵千里遊相望亂後相逢話更長若見山堂憑偖問幾時同宿梵公房

杏花

桃李前頭一樹春綠昏深注蠟猪新只嫌憨笑無人管閑殺枯枝不肯匀

聊城寒食

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宜城外杏園人去盡煮茶聲裏獨支頤

嬢毋隴西君諱日作三首

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嬢懷袖阿嬢香一龕白骨黃河隔遙望梁門哭斷腸

病起拈針眼未花團欒兒女運司銜今年得在應猶健更好從頭說外家

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諸劉鄭城今日無雲煥紫氣誰當辨斗牛 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動渠一女子狀小之一日先以鏡[illegible]中庭乃[illegible]開門戶[illegible]出光燦燦然一室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無數[illegible]三方亦無所睹因一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媪母時伏床下得竊見焉兵大使北家惟一男子在媪母能指鏡所在否則不知也故予詩及之

宿神霄北巷夢中作

素月流空散紫煙座中人物半神仙麗川往事渾如夢信手題詩一泫然

夜雪

三更殘醉未全醒夢裏嬌兒索乳聲茅屋不知門外雪黃紬衾煖紙窗明

冠氏趙庄賦杏花四首

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襜褕花中誰有張萱筆畫作宮池百子圖

文杏堂前千樹紅雲舒霞捲漲春風荒村此日腸堪斷迴首梁園是夢中

錦樹烘春爛不收看花人自為花愁荒畦明日知誰到憑仗詩翁為少留

東風誰道太狂生次第開花卻有情聞道紀園千樹

錦一尊猶及醉清明

自趙庄歸冠氏二首

春華滄滄晚寒輕野草搖風半白青誰識杏花墻外客舊曾家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雪披離楊柳無風綠線齊寒食人家在原野乳鴉墻外盡情啼

戲贈白髮二首

鏡中昨日又明朝破屋春添雪未消摘下數莖聊自笑貴人頭上不相饒

問愁何怨復何譬直要青春便白頭拼卻鏡中渾似雪且看渠待幾時休

戲題醉仙人圖

醉鄉初不限東西桀日湯年一理齊門外山禽喚沽酒胡蘆今後大家提 提壺胡盧沽酒皆禽語也

濟南雜詩十首

兒時曾過濟南城暗算存亡只自驚四十二年彈指過只疑行處是前生

匡山聞有讀書堂行過山前笑一場可惜世間無李白今人多少賀知章

華山真是碧芙渠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如

雨西城橋下見游魚

呉兒洲渚是神僊畫遍溪光碧玉泉别有洞天君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

石刻燒殘識集餘雄樓傑觀想當時只應畫戟清香地多欠嵇郎五字詩

斫來官樹午陰輕湖畔游人怕晚晴一夜靈泉菴上宿四山風露覺秋生

白煙消盡凍雲凝山月飛來夜氣澄且向波間看玉塔不須橋畔覓金繩

入秋雲物便淒迷一道湖光樹影齊詩在鵲山煙雨

裏王家圖上舊曾題（王有鵲山煙雨圖）

荷葉荷花爛熳秋鷺鷥飛近釣魚舟北城佳處經行徧留着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由身着處題詩發興新日日扁舟藕花裏有心長作濟南人

題鮮飛卿山水卷

平生魚鳥最相親夢寐煙霞卜四鄰奕發濟南山水好幾時真作卷中人

趙士表山林春雪圖爲高良卿賦二首

颼颼林響四山風雪後人家閉戸中應被火爐頭上說水邊清殺兩詩翁

黄塵遮斷山間夢白髮重尋寺裏詩好似玉溪溪上路醉和王老喚船時

倫鎮道中見槐花

名場奔走競官榮一紙除書悞半生笑向槐花問前事爲君忙了竟何成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幽磵雲凝雨未乾曲池疎竹共荒寒扇頭喚起西園夢好似熙春閣下看

聞歌懷京師舊游

樓前謳唱綠腰催千里梁園首重迴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斂用共聽來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臨水華枝淡淡春水光華影兩無塵風流一枕西園夢惆悵幽禽是故人

龍泉寺四首

懸麻白雨映層崖過盡行雲晚照開可是登臨動高興馬頭新自太行來

泉石煙霞自一家殘僧隨分了生涯雞鳴山下題詩客曾到靈巖不用誇

河邊殺羝尚能飛無角無麟自一奇甲子紛紛更兒戲壁間休笑阜昌題寺北齊時建又有劉豫阜昌中石刻并題名

遊渠寒溜夜潺潺說有蛟龍在石間可惜九天霖雨手一泓泉水伴僧閑

李進之遂軒二首

白髮歸來世事新書生風味是清貧欹斜歷落從人笑潦倒龍鍾我自真

舉世營營共一途要來閑處費工夫入門且莫分賓主不但君遂我更遂

出鎮州

汾水歸心日夜派孤雲飛處是松楸無端行近還鄉路却傍西山入相州

過邯鄲四絕

富貴榮華一嘆嗟依然夢裏說君華千年幾度山河改空指遺臺是趙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時娛樂恨君遲後人共指叢臺笑三尺兒墳竟屬誰

川原落落曙光開四顧河山亦壯哉前日少年今白髮只應孤塔記曾來

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妄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客猶是黃粱夢裏人

楊秘監馬圖

大青小青天馬姿楊侯房星非畫師忽見奚官記前事東華馳道曉涼時

竹溪夏遊圖

意外荒寒下筆親經營慘淡似詩人何時萬頃風煙裏白髮刀騶一幅巾

蔡正卿餉酒

宿酲未解渴生塵驚見王弘餉酒人獨恨文書困佳客不來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平林漠漠數峯開詩在岩姿隱顯間自是秦樓畫眉手不能辛苦作荊關

贈絕藝杜生

迢迢離思入哀絃非撥非彈有別傳解作江南斷腸曲新聲休數李龜年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寒沙折葦浙江皋詩在波痕滅沒間前日扁舟人老矣却從圖畫羨君閑

畫家朱粉不到處淡墨自覺天機深費酒壚邊見崔

白玉孫真有玉湖心（米元章畫史湖州王友柱白但可為酒家壚壁耳）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讀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藜羹不糝日欣欣。鏡中自照心語口，後世何須楊子雲。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南來山勢漸坡陀，蕩蕩川涂接大河。馬上哦詩無好語，聊從白塔記朝歌。

黃屋何曾土作階，揭基休指九層臺。書生不見千年後，枉為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迴車曾此避虛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遂時人信武成。

內黃道中楚王廟荆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却須推讓內黃兒之句因為范增解嘲

一怒署城一試留，書生剛為范增羞。軍中老子關何事，付與兒曹調沐猴。

題蘇氏寶章

二老風流有典刑，諸郎蘭玉映堦庭。峨眉寶氣千年在，未數陳家聚德星（張文忠義叔評東坡公冲嘗松林西湖訪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為最怒耳）

劉氏明遠菴三首

豪氣元龍百尺樓，功名場上早抽頭。路人不識閑居士，袖手雍容活兩州。

世間無物礙虛空，宴坐經行一體同。老眼不應隨鏡轉，江山元只在胸中。

落落雲間晚照開，上方別有妙高臺。栽花種柳明年了，柱杖敲門日日來。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二首

萬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璧照河東。衣冠忽見明昌筆，更覺升平是夢中。

景星丹鳳一千年，合着丹青與世傳。誰畫風流王李都，大河南望淚如川（王謂仲澤李謂長源都謂仲純）

南關二首

風業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團拍關前水，流盡朱顏到白頭。

路轉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溝。多情團拍關前水，却共清汾一處流（是日自南關宿徐）

馬坊嶺大師清真道院三首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閒伴玉溪魚茂林脩竹山如畫蘇碧軒中恐不如

枯蒲折葦障清聲十里風荷指稻間安得西湖展江手亂鋪雲錦浸青山

靜中人境兩翛然我亦因君有靜緣已約青山來枕上水亭風樹看明年

惠崇癯徠圖

月靄煙呼本不群筆頭同是一溪雲野情山態令人羨世路機關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情話通宵慰別離殷勤釀酒趁花期沁南只道梅花早猶較歸程十日遲

相君許送買山錢晚歲鄉居定有緣一樹梅花一尊酒知君東望亦凄然

宋周臣生子三首

試手君家助喜詩秋風丹桂長新枝昂霄聳壑他年見木月同宮記此時木月同宮五星家謂人以此時生者長必貴

玉季金昆世共賢天將文筆付家傳清新未要梅花賦射虎留看第二篇鄉先生宋楊川以射虎詩著名

雛鳳來時鶴卵成兩兒前後不多爭阿寧解語應須道猶是渠家百日兒

乞酒示皇甫季貞

醉頭慵舉睡昏昏夢裏青旗雪擁門枕上一杯風味好糟床何處得茶渾

李白騎驢圖

八表神游下筆難畫師留欠自酸寒風流五鳳樓前客枉作襄陽雪裏看

許由掛瓢圖

不知黃屋不知兒喧寂何心計一瓢我是許由初不解只將盛酒杖頭挑

九月晦

松楸千里動悲哀說道迴家早晚迴九月忽驚今日盡蒲城風散紙錢灰

雜著

燒殘芻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繡帽新好箇路傍官堠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送窮

送君君去欲何之暫去還來也不辭但愧苦無相贈物柳舡輕似去年時

即事

四長東州貢姓名阿茶能誦木蘭行元家近日添新
喜掌上寧兒玉刻成寧兒叔開小字阿茶第四女字叔開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曾命賦詩三首但記
其一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宮
車紙應千古狼溪路人說山中宰相家相
公以體重不任步趍詔許駕小車至朝殿
外門故予詩及之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
溪因為之賦
黄山圖子翰林詩千里東州有所思前日相公門下
客國亡家破獨來時

陳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雲雨未乾兩枝新綠倚高寒瘦龍不見金書
字試就宜和石譜看
萬石網舡出六湖九州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
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同漕司諸人賦紅梨花二首
梨花曾比太真妃別有風流一段奇白雪為肌玉為
骨淡粧濃抹總相宜
瓊枝玉蘂靜年芳知是何人與點粧可道海棠羞欲
死能紅能白更能香

吳子賢[illegible]槿二首
人道槿形百醜全我知造物向君偏世間正有明堂
柱偃蹇風霜得幾年
廣莫初無匠石過一丘一壑奈君何世間正有明堂
柱春草輸贏校幾多
太一蓮舟圖三首為潛源李先老師賦老師吾宗盟
冷冷風外到仙臞球玉羊欣定不如六合空明一蓮
葉更須遮眼要文書仙人在蓮葉間看書
仙人寧得此婆娑亡奈冊青狡猾何我與太虛同一

體也無蓮葉也無波
春一青藜出漢年明窗開卷一欣然憑君莫問題詩
客不是韓駒第二篇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芳樹陰陰鳥語譁綠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人
恨藏著中岩十里花
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依稀看不供總道槿花香氣
好就中偏愛玉瓏鬆花名玉瓏鬆
只願長城没徼頭豈知蒸土更堪憂秦人若見千年
後抱杵臨洮老死休避秦

溪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想是近山營馬
少青林深處有人家

僊貓聲在洞中聞憑杖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丹
鼎不隨雞犬上青雲（仙貓洞是日兒子叔儀呼貓應者土人傳燕家雞犬升天貓獨不去）

諸峯羅列擁朝基落日行雲一望開絕似太山山上
看分明齊嶺是徂徠

空翠霏煙海浪深鰲頭鵬背半浮沉不知脚底山多
少還盡平生未足心

滿壑洶洶落懸崖見說蛟龍擘石開安得天瓢一翻
倒躡雲平下看風雷（時旱甚故云）

僊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挿素秋也是天公閑不
得海東移着海西頭

道民終不忘天台姓字依然在寒崖為問松臺千歲
鶴白雲何處不歸來（近歲盧氏寒崖人迹不及處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松臺即白雲老叟也）

僊人龍蹻玉為鞭石穴留書世不傳弱水蓬萊三萬
里青山今古幾何年（近年人有得司馬先生石穴所藏丹經予獲覩于山陽）

風期身後復身前一讀丹華似有緣八表神遊吾豈
敢或能揺筆賦壺天

擬着茅齋北斗平殘年細讀洗心經詩成應被盧仝
笑曾見青山養伯齡（盧仝送伯齡出山云伯齡不厭山山不厭伯齡浮以浮當出山故伯齡云北斗罡在）

天壇之後

初發潞州

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白塔亭亭三十
里漳河東畔幾迴頭

雜詩六首道中作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喚傖
父却來河朔作炎兒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浣塵
土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龍擊迅霆却恨暑天行過

速不曾赤脚踏清泠

黄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欲
近粥饗渾覺水泉甘

莊休遁蔽玄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還藉
觀髑髏端合羨侯王

鄉閭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千
首不愁錦繡褁山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七言絶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并州一別三千里滄海横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
古力幾家兒女待安全

天門筆勢到閑閑相國文章玉筍班從此晉陽方
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繫舟先大夫讀書之所閑閑公欽爲元子讀書山又大參楊公叔玉趙先生篆題）

眼中華屋記生存舊事無人可共論老樹婆娑三
百尺青衫還見讀書孫

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

堤上高柳清風睡殺人

賦瓶中雜花七首（予既愛未開杏花故末篇自戲）

老柳驚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盃親東山一道花
如繡從此他鄉不是春

香中人道睡香濃誰信丁香臭味同一樹百枝千
萬結更應熏染費春工

生紅點點弄嬌妍半折花房更可憐傳語春風好
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臙脂綠染衣綠嬌紅小雨相宜華邊剩有清
香在木石癡兒自不知

素艷來從月姊家溫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
枝玉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桃華錦片新先葵今日到殘春低枝留得稀
疎朶比似全開更惱人

古銅瓶子滿芳枝裁剪春風入小詩看看海棠如
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時

贈羅文卿三首

一段花木各榮枯筧庫西匯亦仕途前日江東羅
給事只今城裏范萊蕪

不離城市得幽棲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

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關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幾人莫怪門前可
羅雀詩家所得是清貧

又解嘲二首

鴈從花前日日開頗思尊酒慰愁顏憑君細數東
州客誰在花花綠綠間

詩卷親來酒醆疎朝吟竹隱暮南湖柏中新句知
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

爲衍聖孔公題張公佐湘江春早圖二
首張自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

一先大夫嘗題公佐畫有雲靜洞庭秋寺月雨昏湘浦夜船燈之句因及之

郭熙畫筆老益壯未比并州九十翁想是江南春夢裏水村曾見酒旗風

黃陵祠下雨如繩老筆題詩想舊曾今日圖間見晴景依然愁絶夜船燈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四月山泉寒未開東君纔爲挽春迴多情山杏知人意留着雙華待我來

兒時憶向西溪廟山杏曾看百葉花今日山中見

雙朶自憐顦悴老天涯（陵川西溪二仙廟有百葉杏兩株在殿前）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東洛西秦往復迴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寂與南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

汀樹微茫岸草青滹河四月水泠泠風山可是生來巧堪與南樓作臥屏

杜生絶藝

杜生絶藝兩紙彈穩護砂詞不等閒莫怪曲終雙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

以玉連環爲呂仲賢壽

玉環何意兩相連環取無窮玉取堅願得主人如此物呂翁他日作回僊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數首以此詩爲贈

牙牙嬌語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好箇通家女兄弟海棠紅點紫蘭芽（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原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蒼愛玩除教寶繪堂且道中州誰

具眼晦菴詩挂酒家牆

跋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橫披四首（劉時年八十六）

溪橋獨步

吶吶溪橋逼晚風水村山閣往來通馬蹄踏遍黃塵路畫裏初逢避俗翁

胷次江山老更奇太初元氣入淋漓僊翁不是人間客俗筆休將比郭熙

江亭會飲

瓦盆濁酒憶同傾鄉社豐年有笑聲世外華胥誰復夢且從圖畫看昇平

秋江待渡

筆頭雲景性中天誰似僊舟有靜緣只合此間添此老脫巾和月弄江煙

東山四首

半欲天陰半欲晴層巒疊巘各分明去年風雪無多景看盡東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謾看山只向畫中看天公老筆無今古枉着千金買莚寬

錦里春光馬牛爲飛不到太湖秋一立一趍都堪老且具神山煙景休

馬水橫陳聖卑前滹沱陂堰遠相連魚多只說牛家匯何處秋風有釣舡（牛家匯在神山下）

曉起

鬢毛衰颯病凌兢暫入紅塵倦不勝學似玉山頹客了八年流落醉騰騰（予病廢至是八年故用歸歎見此句）

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華縣夢中所得

夢裏哦詩信口成分明洛水道中行夢迴真到哦詩處滿馬西風雲月清

春歸

野杏溪桃三兩枝春歸也作送春詩東君自愛衣

安好難住山城得晚時

感興四首

夢中驚見白頭新信口成篇卻自神天上近來詩價重一聯直欲換青春（後二句夢中所得）

詩印高提教外禪幾人針芥得心傳吳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

郁達靈光見太初眼中無復野狐書詩家閱換知多少一鑰拈來便有餘

好句端如綠綺琴靜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黄華曲未要千人作賞音

從孫顯卿覓平定小山

突兀熙春萬玉峯綱舡廻首太湖空一拳秀碧煙霞了早晚東山入袖中

發南樓度碼門關二首

鷄聲未動發南樓澗水隨人向北流欲望讀書山遠近碼門關上懶迴頭

稜磳石磴倚高梯穹谷無人綠樹齊總爲古來征戍苦宿雲常傍塞垣低

墨竹扇頭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筆風流自一家只欠雪溪王

爽士歸來肝肺出枯槎

王希古乞言

支幹空虛不抹貪素衣空染洛陽塵一名早晚搢

紳了袖手風簾閙市人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翠二首

渭川東望水雲寬雨潤煙濃下筆難今日龍門圖

上看蕭如只合老荒寒

煙梢露葉捲秋山揮灑縱橫意自閑莫問筆頭龍

未化看看霖雨滿人間

從希顏覓蕙梅香二首 遂錄

綠洋奇品賽濃梅未惜叢煙試淺灰尤物也知人

愛惜簾筛風動只縈回

自倚詩情合得消暮寒新火覺無聊誰知受用無

多在試往新詩乞斷歌

戲贈柳花

韓孳輕綿亂張飄不教羣細綴長條只緣更作浮

萍了風轉波衝去轉遙

喬夫人墨竹二首

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霧閣雲

窓晚幾就扶疎月影看

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

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 夫人朱淑下韓眘者

題貓圖二首何尊師畫宣和內府物

富遑癡坐費工夫側輾橫眠却自如料得仙師曾

細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欽罷鷄蘇栗有餘花陰真是小華胥但敎發尾如

五丁四脚撩天一任渠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

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

曲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

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

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

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絃屬子期愛殺溪南辛

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藁天

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

講武城

作計千年復萬年似嫌蒸土不能堅枉令講武人

何在衰柳殘楊有亂蟬

藥山道中二首

石岸人家玉一灣樹林水鳥静中閒此中未是無
佳句只欠詩人一往還

西風砧杵日相催着破征衣整未迴白鴈已銜霜
信過青林閒送雨聲來

善應寺五首

平岡回合盡桑麻百汊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
重複武林何處覓仙家

石潭高樹映寒藤閒有沙鷗静有僧總爱山陽竹

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

夕陽人影卧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且放游魚覓
歸宿爭教白鷺選風標

山中魚鳥夙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讀舊題還
自笑七年鞍馬只紅塵（前題善應寺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之句又七年矣）

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燈火夜深明無因洗耳風
沙底枉費潺潺落枕聲

摘木圖二首　樗軒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詩阿婆真作木腸兒飽霜只說琴
心苦不見房陵道上時

高鳥長憂挂網羅如菴日月坐消磨憑君莫話前
朝事比似黄臺摘更多（如菴象國公所居）

黄華峪十絶句

嵯峨玉壘舊經過自倚胷中勝槩多擬久太行高
絶處青天白日看山河

樹經凍雨半青黄山入高秋老更蒼且就同遊盡
佳客不妨五日未重陽

紅葉黄花風露清比來春色不多爭秋山却也堪
人限白與高歡作錦城

絶壁孤雲子細看雲間龍窟想高寒君瀾寸寸橫

秋色空對山靈說到難（居人則雕窠有芳號之下寸寸秋色之句見文粹）

玉立千峯畫不如天公自有范寬圖閒山要着黄
華老千尺珠簾得似無（前輩閒山詩有兩便千里學士子端屬不說黄華老句學士指閒先生也）

團團石甕琢青瑶仰面看雲覺動摇誰著天瓢瀉
飛雨半空翻轉玉龍腰

萬古飛流瀉不供枉教噴薄困魚龍謫仙剩有銀
河句不道香爐更一峯

天漢何因有蚌胎無窮冰雹落懸崖只愁飜背摸
翻錦翻倒龍宫復此來

落峽飛流散不收瀨聲洶洶動高秋也應嫌被紅

塵洗才近山門便狀流
乞得三泉住不成風沙鞍馬負平生故山定已移
文丁又被黃華識姓名

七賢堂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露玉無塵竹林未根風
派藏負羨共城麴米春是日有鈞名洞得酌水違

峽口食鯿魚有感

無奈微雲躡雨何玉公詩律費研磨憑君莫受襄
陽好縮項鯿魚刺頗多

太簡之畫松風圖爲脩端御賦二首

董元老筆鬱盤盤萬壑蒼雲復此看絕似鳳凰山
下路秋風無際海波寒
新亭相泣血沾襟一日神州見陸沉好說崆峒山
叟問醉眠春畫果何心

秋江待渡橫披

物外琴尊合往還爭教俗駕溷溪山畫師果識閒
中趣只作橫舟落照間

贈答要藥叔二首

長洲連日遠相迎展讀新詩眼倍明都下舊人多
念我感君蕭有故鄉情

文撥邪侯下筆難豁春一請不知寒名家未覺風
流減洗眼青雲看阿端泉叔之先人撥下邪侯傳作賁懿家以吐人皆又其兒子小字端平君方氣爭

贈脩端御張去華錦君懋三人六首

姓字舊無相知新三子皆我眼中人洛西荒山有
此客酒光瀲瀲梅花春
去華手中倒掘掤亦要筆力挽千鈞知君辨作南
山豹霧雨七日蔚成文
掃地焚香樂有餘情知快快未盟書枉教棄擲泥
塗了醉髮偷却玉不如
古來馬隊非講肆錦生頗似周生勤學家都無擔
石渠老氣仍有垂天雲
中齋胡公隔天壤中齋日本老近大才失望工師來明堂老
手李明府我知此公無棄材時李詩顧
乳虎守穴子可探斫頭不屈貪所甘異時三客俱
婚婚人倫東國吾無愁

秋江晚發圖

百轉羊腸挽不前換車轆轆共流年畫圖羨殺扁
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女几燕人塞上詞刘賦溪南老子坐中詩因君喚

起山亭芗好似三卿共醉時
曾將心事許烟霞酒榼書囊便是家前日山亭亭
上客而今鞍馬老風沙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成三詩為謝

敗筆成丘死不神侯門書卷欲誰親纍纍魚目漫
漫夜將到明星老却入
參旂亦自逼炎年掛被狐星射右看牽牛只有揩
拱石送與天公析聘錢
西虎東龍總伏雌老蓁却是可憐兒星圖何物堪
相報借用盧仝月蝕詩

題鷺鶯敗荷扇頭

荷柄凍雨緑全枯蕭蕭到窮秋影亦疎為問風標兩
公子此中能有幾多魚

西山樓為王仲理賦二首

天日晴明四望開樓中舒嘯亦悠哉闌干十萬人
家裏只有青山入眼來
拄笏西山老騎曹朝來爽氣與秋高休將人物輕
題品湖海元龍也未豪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癡兒自不知就使此情忘
得了可能長在老頭皮
芙蓉脂肉荼霞芝別是仙家煖老方不枉柳枝撩
下得忘情一馬亦何妨

燕省掾葛振甫通事釋菜之齋仁卿以詩美之亦賦二詩

一奠區區入詠歌請看文治竟如何李侯落筆非
無意告朔羊存得已多
一日新儀見泮宮共驚綿蕝有遺風化州亦可慙
中比只枉令無百李通

采菊圖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淵明此意亦悠哉枉教詩景分
留在百繞斜川覓不來
夢寐煙霞卜四隣爭教晩節傍風塵詩成應被南
山笑誰是東籬采菊人

無塵亭二首

霧靄雲開病未能波流草靡亦何曾胸中自有西
風羽身外休論有髮僧
日日門前車馬喧玉壺冰鑑酒如川亭中剩有題
詩客獨欠雲間李謫仙（時仁卿尚未謝病）

李廣道寫眞二首

華髮蕭蕭玉鍊顏一篙秋水想高閒須知八表神
游客不在秋來擁絮間
擁絮披裘動數千肉身那得盡飛僊玄門此老留
教在滄海橫流未必然

錢選廬煙溪獨釣圖二首

鞍馬風沙萬里身眼明驚見楚江春綠蓑衣底玄
真子不解吟詩亦可人
小景風流二百年與刑來自米家船詩人無後承
平舊重為遺音一慨然（畫寧宋元年楚山清曉故有上句）

蒼崖遠渚圖二首

深谷高材白一天紅塵無路近風煙兩椽茅屋平
生了況是清溪有釣船
竹帛功名一筆無殘年那復計榮枯青山未得勞
家去惆悵題詩是畫圖

三士醉樂圖

依様胡盧畫不成三家兒女日交兵免教一醉糊
塗了比似高談郡較爭

鄉郡雜詩五首（余家自五代以後自汝州遷平定家未忻下定襄竹被大字中山平定為鄉郡）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為向揄關使
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楊吏部之美年節人閑閑曾守此郡）

神仙官府在瀛洲何意闌闠得此留莫笑山城小
於斗他州誰有湧雲樓（樓闌閣竹建）
一溝流水幾橋横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
千樹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過遺霜樹秋若道使君無
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羅禹亦裴回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好
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

濟人澹杜有來源濟水分流到澹軒莫問軒中賓

與主一家同是濟州元
濟中無地着碱歐老口年多不受讒深外已曾增
一董不妨傳法到黃冠

題商孟卿家晦道堂圖二首

松亭竹閣數家村遺德仍餘舊里門喬木未須論
巨室青衫今有讀書孫（一作青衫猶有讀書孫）
東國人門幾百年素風終到此公傳卷中甚欲題
詩句慚愧當家祖德篇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

隴坂縈紆十過春也隨風土變真淳吳山汧水不

必畫留在泰寺已可人
梦中陳迹畫中詩前日行人鬢已絲我亦寒亭往
來客因君還寄出關詩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擲網牽罾太俗生煙波名利不多爭綠蓑衣底玄
真子可是詩翁畫不成

擧竿空天網截河得魚何曾一尾多漁郎不作明
年計奈此纖鱗細甲何

正始風流一百年竹谿衣鉢有真傳玉堂人物今
安在紙尾題詩一槩然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

蠛穴蜂衙筆有靈就中秋蚱最關情知君夢到南
華境紅穗碧花風露清

造服千金一噱輕畫家元有老書生草蟲莫道空
形似正欲爾曹鳴不平李漢高亢視紱冕如糞土貴人求畫或大罵而去故不與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煙中草木水中山筆到天機意態閑九十仙翁自
遊戲不應辛苦作荊關

雲樹微茫石崦開吳兒洲渚不塵埃憑君記取題
詩處扶犢適從谼谷來

七賢寒林圖

萬古騷人有賞音畫家端意與幽尋題詩記得嵇
前事絕似濡雷入少林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

野鹿標枝氣象閑老皇頻歲蔽秋山不妨布相丹
青筆時到霜林紫翠閒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二首

細寫功夫見自神經營慘澹欲誰親卻應林影湍
棽外猶欠異山小筆春

小景風流恰入時留題紙尾竟何辭不因脫免投

林了何處而今更有詩癸巳正月之變也岡中有欲採書已者攜仲華高樹得歸故篇末及之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已亡
秋七月予得於燕城宋文通家會侯之
子仲新自燕中來遂以歸之仲新謂予
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
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
者方謀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端
因賦三詩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謹題

紅綫還登掌上看十年音息海漫漫渠家王謝堂
前慣猶認曹劉可是難

古錦詩囊半陸沉吳楓句好入江深世間妻婦爭
相妬禽鳥區區却賞音首句頌慈家技李長吉詩知中
才氣田儀絶世奇山丘零落更堪悲休驚燕子詩
留在化鶴歸來未可知

前高山雜詩七首

夢寐煙霞卜四隣眼明今日出紅塵山中景趣君
休問谷口泉聲已可人

山經地志摠難憑鄉杜流傳太俗生前後兩高從
我改合教松海作新名

蚊聚蛙喧沓不聞已甘麋鹿與同群胷中所得知
多少半是青松半白雲

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晉堂堂四望開不上朝元峯
北頂真成不到此山來

世上初無物外緣人間却有洞中天如何長伴王
居士買盡青山不用錢

白驢前日鳳山迴為愛朝元後此來却憶黃陵劉
老子醉吟應在釣魚臺

白首同歸未省曾青山獨往竟誰能莫嫌麋鹿無
情識比似人間少愛憎

楚山清曉圖

兩溷煙濃十二峯雲間合有楚王宮遥知別後西
州夢一抹春愁淺淡中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

寓樂堂

此心安處是眞歸念念今知故習非一首新詩一
盃酒五陵裘馬自輕肥

德恒齋

養心如死亦良勤血戰紛華老冊勲百草千花過
春雨白衣蒼狗看浮雲

雪巖

貞松勁植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
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

聾齋

弓刀陌上未知還心寄漁郎答簡閒名作聾齋栽
未盡悟山衣鉢在道山

贈李子乾家兒子

神理乘除不偶然只疑陽報向君偏試評掌上明
珠價幾倍諸家賣藥錢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眷舊能讀相國貫功名欲占冷巖前清風萬古猶

應在未用仙公甲子年

三鄉雜詩三首

夢寐滄洲爛熳游西風安得釣魚舟薄雲樓閣猶
烘暑細雨林塘已帶秋
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筇枝痛柚風草合斷橋通
暗綠竹搖殘照漏疏紅
溪南老子坐詩窮寡到簞瓢更屢空五鳳樓頭無
手段碧鷄坊外有家風

鈞州道中

野陰莽蒼日將夕歲律崢嶸風有聲從昔南山欺
短褐何時北闕請長纓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七言絶句

楡杜硤口村早發

瘦馬長塗懶著鞭客懷牢落五更天幾時不属鷄
聲管睡徹東窻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氣休論歲欲豐且看蕪穢一時空臨高賞雪人
何限誰在瓊瑤世界中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

翠葉輕籠豆顆勻燕脂濃抹蠟痕新殷勤留著花
梢露滴下生紅可惜春
枝間新綠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愛惜芳心莫
輕吐且教桃李鬧春風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

去歲流言到處疑聞君哭我不勝悲今年我在君
先逝淚盡荒城君得知
遺墳三匝去無因千里氷霜半病身斗酒隻鷄孫
晉約素車白馬屬何人

二十六日早發安主道中雨木氷

玉樹瑤林世界寬水氷真作雨花看青青也被糊

塗盡松栢何曾保歲寒

書貽第三女珎

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象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

題秀君山水爲范廷玉賦

萬壑風煙入座寒六銖仙帔想驂鸞多少金閨畫眉手吳山纔得鏡中看

送子微二首

老年鞍馬不勝勞更問孤裘與緼袍到了龍門有何好伊川清淺石棱高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亂後洛陽花木盡不妨閑作水南人

楊秘監馬圖

天閑誰省識真龍金粟堆前草色空忽見畫圖疑是夢東華馳道麝香騘

岳山道中

野禾成穗石田黃山木無風雨氣凉流水平岡儘堪畫數家村落更斜陽

雪行圖

太一仙舟雲錦重新郎走馬杏園紅騎驢衝雪吟詩客到處相逢是雪中

寄杜華老三首

夢裏雲山一卧昇先生畫筆果通靈不妨行藥長安市總是前生許道寧

一片青山共白雲春林煙景入晴曛祝君老眼明於鏡豪末清妍子細分

盃酒殷勤與不孤更教懷袖得新圖緑囊自是君家物醫得煙霞痼疾無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四海壺名直幾錢世間何限好林泉無情石嶺關頭路行去行來又十年

劉君用可庵二首

末節繁文費討論經生規矩是專門惡惡不可惡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

着脚纔檣已足憂節卿匍匐更堪羞惡惡不可惡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惡音烏

耀卿西山歸隱三首馬卿爲耀卿張君寫真未幾被召北上

静裏箕瓢不厭空北窗元自有清風傳君只道無人識已落君王物色中

馬卿似與物爲春難狀靈臺下筆親預拂青山一

片石異時真是巷中入
寃矩雲臺大縣侯富春漁釣一羊裘山林鍾鼎無
心了誰是人間第一流

雪岸鳴鷗

離離残雪點荒蕪更看幽禽恠決中突敉畫簾雙
燕子秋千紅索海棠風

東丹騎射

意氣曾看小字詩畫圖今又識雄姿血毛不見南
山虎想得弦聲列石時

虛名

虛名不直一錢輕喚得呶呶百謗生可惜客兒頭
上髮也隨春草鬬輸贏

按書圖二首

一束空書不療飢浮沉隨水恰相宜留蒙藥楮輕
拋却却是洪喬見事遲
居作書郵未肯心百函隨水聽浮沉虛名底用寒
溫問却是洪喬最賞音

題劉威卿小字雜素冊後二首

伎道精微得燮難書林頭白一儒冠陰功厚薄君
休問只就蠅頭細字看

齒牙餘論足輝光東國人倫趙與楊曾是兩翁門
下客残年抽手亦無妨

麗都運山水

門閥書色到崔盧文賦聲名逼兩都畫爲溪山感
嘆昔風流還有此翁無

歸義僧山水卷

松少經行二十春野麋山鹿盡情親而今身落京
塵裏畫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源圖二章

物外煙霞下四隣武陵不是避秦人软紅香土君

休羡千樹桃花滿意春
金屑迷遙六月寒桃花春夢隔征鞍青山歸計何
時辦畫卷空留馬上看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昌名士題詠

風流人物見承平半向巢雲有姓名畫手休輕武
元直胷中誰比玉峥嵘

書扇贈李港然

江楓摇落海門秋江水無風月半樓未要吳儂誇
勝槩巳從詩境得天游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首

嚮日神仙看地行只今煙駕想雲程石梁畫出西
流寺無復鏗然曳杖聲
傾蓋論交了歲寒眼中人物似君難流波意在誰
真識未絕朱弦已發彈
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人間只說來
風了覷面相呈却是誰
相唐臣所藏撙軒畫冊二首
綠淨紅香夢已空草黃沙白思無窮波間野鴨渾
無賴長着詩人惱濟中敗荷寄鳴
牧笛無聲畫意工水村煙景綠楊風題詩誰得撙
軒老更覺升平是夢中風物牧牛

客意
雪屋燈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見歸途山間兒女應
相望十月初旬得到無
走筆題十老會請疏
痛飲形骸百不成天教鄉社送餘生病夫近日添
新喜十老圖中有姓名
七夕
天街弈弈素光移雲錦機間漏箭遲誰與乘槎問
銀漢可無風浪借佳期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冥鴻正恐絓疑網脫兎不忘援茂林世故驅人真
有力天公困我豈無心
壬子寒食
兒女青紅笑語譁秋千環索響嘔啞今年好箇明
寒食五樹來禽恰放花
為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太古清風匝地來紙衣長往亦悠哉織牛力負黃
河岸生拔曹山挽鼻迴
過威州鍋屬王故居

天道循環只眼前果誰烈焰與寒煙種太四摘渾
閑事抱蔓無人更可憐
真味齋
虀飯寒虀老此身高人那計匙生塵味無味處君
知否道着琴書已失真
歸義興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石磴雲松百八盤東峯日上海波寒老來丘壑風
流减却就禪房覓畫看雲溪此畫甚有泰山與刑因記泰峯看日出時故有上句
為夫人彩繡仙人圖
綠服仙童畫不如直數茅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

風巧一頌報花更有餘

出山像

不見恒星莫漫驚日頭從此向西生只知大事因
緣了依舊雲門望太平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

一幅清風竹寫生月華霜白紙如水天公老筆無
今古枉却坡詩說右丞
愛竹髯翁發巧新能教一影具形神千門萬戶清
光裏袖手東窓有幾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每從游戲得天成墨君鮮語應

須道猶欠風琴一再行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
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
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乞靈不信驪珠不
難得試看金翅擘滄溟
暈碧栽紅點綴句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
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超禪師聯寂庵

無波古井靜中天三尺蒲床坐欲穿一語調君君

莫笑妙高峯頂更超然

自題寫真

東塗西抹竊時名一線微官悞半生不畫幼輿岩
穴裏野麋山鹿欲何成

贈寫真田生三章

人物翩翩羨少年書中頓悟亦天然燕南只道丹
青好素擲泥塗自可憐
萬態千形畫裏看人人眉目與衣冠情知不是裴
中令一片靈臺狀亦難
市井公卿萬不同依然見鮮一兒童張顛草聖雄

千古却在孫娘劍器中 作逖不同

贈高君用 君益從弟

者苑仙却合採花虛傳佳句端京華丁寧王謝堂
前燕文采風派有故家

周才卿拙庵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本略無痕著名未使遠
藏得拙衷元來大巧存

郭大方自適軒

自適還曾自適無半生枯寂坐禪居馬卿若也知
人意只畫梁家舉案圖

風柳鳴蟬

輕明雙翼颭風前一曲哀箏續斷絃移向別枝誰
畫得只留殘響客愁邊

晴景圖

白日青天下筆難要從明潤細尋看藏山只道雲
煙好畫史而今盡熟諳

僧寺阻雨

山氣森岑入葛衣砧聲偏與客心期借窓連夜蕭
蕭雨又較歸程幾日遲

金山

積青疊翠幾何般玉鏡脩眉十二鬟常着一峯煙
雨裏苦才多恐是金山

王子文琴齋

天上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
何物直要文君與鷫鸘

覃彥清飛雨亭積拔

百道懸流注夜光畫中亭榭亦清涼何人與問長
安客亦日黃塵有底忙

讀漢書

室方隆棟非難構木到頹波豈易迴豐沛帝鄉多

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材

內相揚文獻公袞挽三章效白少傅體

征南諫疏無多語大慶高皇有至仁留得青囊一
丸藥異時猶可活斯民

中臺啓事山吏部東閣詞臣何水曹松栢蕭蕭一
丘土龍門依舊泰山高

姓名三字金甌重事業千年片簡青試向雲間望
光彩看從何地現文星

石勒問道圖

輕比韓彭作李陽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

文叔肯說鈴聲替戾岡

花光梅

草聖前頭一樹春豪華落盡只天真寫生今向君
家見疑是花光有兩身

舊與趙景溫

浮雲流水易西東回首梁園似夢中一別十年今
又別酒尊能得幾迴同

夏山風雨

條澹經營有許功兵僧誰得嗣宗風情知一雨收
晴了更沒塵沙到坐中

春雲淡冶

一抹平林素練橫數堆寒碧白煙生春雲可是多
姿態五字常加畫不成

雪谷早行圖二章

雪擁雲橫下筆難争教萬景入荒寒詩翁自有無
聲句畫裏憑君細覔看
畫到天機古亦難遺山詩境更高寒貞元朝士今
誰在莫厭明窗百過看

胡叟楚山清曉

剪得吳松一片秋江山小筆也風流卷中未有題

詩客留得才情趙倚樓

辛亥九月未見菊

黃菊霜華日日添也應有意酹陶潛鬢毛不屬秋
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簷

答俊書記學詩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
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夜宿山中

月華人影共徘徊未筭歸程夢已迴澗水悲鳴易
愁絕長松休送雨聲來

臺山雜詠十六首 甲寅六月

登臨風有故鄉緣試手清凉第一篇知被錢郎笑
寒乞不將錦繡裹山川
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靈鰲太行直上猶
千里井底殘山枉叫號
萬壑千巖位置雄偶從天巧見神功湍溪已作風
雷惡更在雲山氣象中
頹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真
面目争教坡老不曾來
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此景只應天

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峯
山上離宮魏故基黃金佛閣到今疑異時人讀清
涼傳應記諸孫賦黍離
一國春風帝子家綠雲晴雪間紅霞香綿毯藉僧
溪草蜀錦鸞看佛鉢花
沉沉龍穴貯雲煙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將人
境比誰家隨步得金蓮
兜羅綿界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解脫文殊俱
有說是中知有幾人
真向華嚴見化城翻嫌金碧[illegible]明惡惡不可惡

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
總爲毗耶口不開龍宮華藏頓塵埃對談石在維
摩在弥重曼殊更一來
咄嗟擅施滿金田遠客游臺動數千大地嗷嗷困
炎暑山中多少地行儂
石罅飛泉氷齒牙一盃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
橋水汲得中冷未要誇
凜凜長松臥澗阿提壺悲嘯撫寒柯萬牛不道丘
山重細路沿雲奈爾何
熱惱消除佛作緣山頭氷雪遍尖天法王悲智無

窮盡更看清涼遍大千
靈蛇不與世相關特復蜿蜒水石間何處天熱待
霖雨一龕香火梵仙山

跨牛圖 才子書人寇眼作畫 謝求竹嶺摹寫

畫出升平古意同江村渺渺綠揚風看來總是哦
詩客遠勝騎驢看雪中 隨寫張世叔 又集古人本

贈湛澄之四章

眼花看書漸成朱凢凢陶陶樂有餘柳岸醉僧堪
一笑強教分別竟何如
兒女團欒覆行婆澆蘇活計苦無多布囊歸去詩
千首猶久庭珪墨一螺
十年不見山堂老賴有澄之在眼中總道木庵枯
淡好東風花柳各青紅
散聖風流有別傳漆壁一揮出人天石門故事君
知否好佐浩翁學刺舡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
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追錄
於此今三十年矣

桑條沾潤麥滋青軋軋耕車關曉晴老眼不隨花
柳轉一犂春事冣關情

三門集津圖

南北爭教限大江吳家纔了又陳亡畫工只說三
門險不記茅津一葦航

乙卯端四日感懷

衆年那與世相關苦被詩魔不放閑好箇舊家長
樂老無才無德只爽頑

山村風雨扇頭

總爲詩翁發興新互教畫筆亦通神莫嫌風雨無
多景截斷黃塵亦可人

題蕭帥驚燕故荷扇頭 徐參之畫

蕭蕭煙景帶霜華公子風標浪自誇可道浣花詩
境好鵁鶄鸂鶒滿晴沙

袁顯之扇頭

雙鷺聯拳只辨愁枯荷折葦更窮秋風派緑影紅
香底好箇鸞鶿百自由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慣見河邊織女機枯槎八月未成歸樓邊零落今
如此狂却星翁比少微

天容海色本澄清萬古東方有啓明七十七年強
健在不方林下看升平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

鶴骨脩然卧石床情知合眼即仙鄉安時處順吾
儒事狂却南華說坐忘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西風早晚送歸鞍無因料理黄
塵了只得青山紙上看

貞蕤二首

杏梁雙宿復雙飛海國爭教隻影歸想得秋風漸
涼冷謝家兒女亦依依

汚絮難將一顆推舊家紅綫可無疑豚魚自是詩

家語輕擬庭闈恐未宜

楊松監雪谷早行圖

息軒畫筆老龍眠雪谷冰橋自一天六月高樓汗
如雨豈知方外有詩僊

杜華老夏日汾亭橫軸

杜侯老筆老民意黄閣清風有故家膏俗紛紛小
兒女枉教塵土涴煙霞

武元直秋江罷釣

碁山明月曉溪雲今古仙九此地分醉後狂歌問
漁叟殘年何計得隨君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奉使時所見

楚江平漫楚山流放眼江山得意秋一寸霜毫九
雲夢合教畫醉岳陽樓

題馮潛緩之碩人在澗横軸明先生畫

見說雲霄意氣豪幾回攬鏡惜頳毛不爭畫得林
泉好轉使山人索價高

題邢公遠寒梅凍雀圖

褐衣相婿不勝情只許乾啤畫得成却被詩人笑
寒乞一枝風雪可憐生

秀隱君山水

烏犍踏破軟紅塵未信溪山下筆親圖上風煙看
蕭洒畫家亦有魏夫人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章

錦水休驚散彩霞換根元自有靈砂瓊枝不逐秋
風老自是人間日易斜

翠袖紅粧又一新秋風秋露發清真丹青寫入梅
溪筆桃李從今不算春

梁氏先人手書

玄鈞飛跳九天門秦火驚看片紙存春舊風流知
未滅青衫還見讀書孫

薊北杜國寶以真定教官李進之所譔
大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
狀見示用題三絶其後

總道清流鮮致君白袍唐日巳紛紛科名屋鼓漁
陽老杜甫何人不惠文

兒戲將軍百不知枉將壁壘付安危論功纔得盤
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誰

堂掾談經見發成諸郎難弟後難兄長留北海文
章在千古雲龕有姓名

贈答子野高士三章

僊翁高弟獨君優會次清明辨九流我是愚溪一
愚叟不妨同醉醬家洲

月旦今誰許與陳乍賢乍佞日紛紜爲有燕頷非
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虛名玉表或磻中薄命何堪與共功東國人倫要
真識好將傳與黑頭公

戲相師

珥貂簪筆起鉏犂何必人人慣伏犀會次九流君
自了看來唯少醉如泥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信得人間比夢閒一卮芳酒且開顏當時笑伴今
誰在詩客悽涼飯顆山

爛醉玄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桃花一簇開
無主留著東風與兎葵

幹盡貂裘白髮新京華旅食記前身僊翁相見休
相笑同是邯鄲枕上人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章宗皇帝鐵券行引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說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後盜據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鎮冀根結盤互一冠死一冠生天子不問有司不訶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溫言善辭以開慰之高爵厚祿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惡質之於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當是時武冠不剛君

臣相與爲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於此者將奔走而奉之故所謂丹書之信特迫於不得已焉而與之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鎮鐵券來上者上爲製七言長詩以破其說名曰鐵券行臣幸獲覩焉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大朴雖散天理之真淳者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誥興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益惑蓋自結繩而爲書契自書契而爲誓誥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於其臣臣有不得於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

毫髮況又自誓誥而爲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難矣故施之藩鎮不可也黃河泰山之盟不能救韓彭於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語又安可保唐室於威令復振之後乎施於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爲不直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爲不義不直不義幾何其不以功臣爲藩鎮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乎此則知聖人所以及豚魚者爲不在彼也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聖之姿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脩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間大信之

所孚股肱大臣之貴輿臺皁隸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膠而固其視前世誓誥之繫固已貫三光而洞九泉矣況於特片鐵以爲固者乎宜其播之於号令發之於歌詩慨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柱千載之惑爲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爲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聖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雲漢之昭回日星之炳耀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幾自託於不腐云臣謹引

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已上二篇正大

元年五月應奉翰林文字時二篇充
武中興頌大司農歲七月及錄

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王者所以恐臣而恭主當
違之擊無不臧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其有怙惡
自終同惡相濟雖合從連衡而自為得計而禁暴
誅亂者理有固然輔車之勢未成連頸之刑已及
陳餘之輔趙歇竟成泜水之亡公孫之得隗囂何
救咸門之酷明鑿不遠覆轍相尋我國家統接軒
符亂除秦跡斷鼇足以立四極射旋頭而靖八荒
南征北伐而俱荷來蘇西被東漸而無思不服獨
茲狂狡猶爾跳梁實逆德王世充者闒茸下材會

遂小醜要領不足以膏斧鉞名姓不足以污簡書
僭號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於晝出
鷹鸇當化於陽和敢為犄角之謀自隔照臨之造
魚肉兆姓塗炭二方稔惡貫以既盈諒靈誅之莫
逭五侯共憤期分項羽之尸四塚既成待葬蚩尤
之骨臣與諸將等致行天討動稟睿謀謂賊既殘
則虜自亡故燕可先而齊當後爾將禁旅進次東
都賊既身來義當面諭人有請師之舉天開悔禍
之期令不自歸後將無及計即從於剿伏乃更肆
於憑陵不虞當轍之難遽有背城之役臣等先登

進擊併入合攻戰聲騰洛水之波怒氣動邙山之
色紛投戈而蔽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將既殲謀
智潰世充則堅壁自固待求援之方來建德則掃
境赴期曾昏亡之不悟臣等鼓已振之勇迎自送
之師破竹未比乎發機建瓴莫踰其乘勢武牢方
啓突騎直前諸將引陣以當其衝臣擐甲以出
其後鱣鯢自驚蟻虱相悲以彼氣之既歸當我軍
之方銳亂離復整徒誇軍屬於鵲山勢不久存果
見豆亡於牛谷臣以既擒夏賊尋詣洛師示之已
獲之俘縱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謀已敗內勢又窮

知無地而可逃乃詣軍而自縛一卒不損二盜克
平其東都吏民等雲政久罹王靈甫及金鼓動發
生之氣旌旗導長養之風莫不動地懽呼戴天感
泣廓妖氛而一掃混文軌而大同亦平之期自今
以始蓋伏遇皇帝陛下沉幾先物神武應期從
容高拱乎九重之中纖悉周知於萬里之外日將
旦而群陰伏顧小竊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時行宜
僞功之丕應臣某等謬司戎律初乏將材仰憑折
衝之神術遂請纓之志七旬來格徽勞深愧於禹
征萬壽無疆善頌敢忘於武拜

擬賀登寶位表（已下五題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新凡在照臨畢深慶抃中謝竊以社稷隆神器之重父子處人倫之先付與既公衆庶斯定我國家光宅天下丕冒海隅世祚承平古無倫擬先皇帝摠持權柄弘濟艱難安強成道德之威信順得天人之助大功甫集明命有歸欽惟皇帝陛下孝弟通於神明忠孚及於草木聖神文武克享皇天之心獄訟謳歌皆曰吾君之子百年享國初得正傳三后在天更無遺恨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宜及於

此時周宣夏后之功專美豈容於他日風雲嘉會日月中興臣等夙被生成重叨際會揆千歲之統既欣歷數之有歸上萬年之觴行慶邦國之盡獲

擬立東宮詔

惟王建國篤爲長世之謀惟國立儲茂正萬邦之本位号定而莫不以爲悅典禮崇而莫敢以爲私眷予上嗣之良優有中興之略內則視膳問安之禮備外則尊道諫諭之義隆藹然仁孝之稱粹矣溫文之表朕自紹休於大統猶虛位於東朝乃考蓍龜之占乃稽方册之寶夏后與子天人之望攸歸周家尚親親社之尊斯在載消穀旦爰闢青宮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對兩宮之訓某可立爲皇太子於戲文昭武穆夙詒燕翼之謀震長离明本有承華之象尚因主鬯之重嗣啓建衛之期

擬除樞密使制

在天垂象璣衡通紫極之嚴稽古象賢有密樞洪樞之峻故非智辯無窮則不足以語成敗安危之要非威望素重則不足以馭梟俊強悍之臣敷求天下之奇才以爲國家之大計誕告於衆予得其人具官某沉鷙有謀矜嚴不技建用兵之善志厲

許國之精忠戎陣有年廣公屢奏出奇應變森然武庫之雄厭難折衝隱若長城之固屬機庭之虛職洛群牧以擇賢才氣無雙士皆樂屬李廣梁虞惱慮時則有若陳湯是用假以本兵之權置諸右府之長於戲漢有汲長孺邪謀寢於淮南唐相李文饒威令行於河朔蓋得人實乎不戰而銷患在於亡形予將以中興而責成尔其以上策而自任尚恢遠略無及近功

擬御史大夫議樞密使表

憲術備員積有妨賢之畏樞庭選帥遽膺制勝之

求拊陋質以何堪對寵光而知懼中謝臣聞受祿過量忠臣恥其素餐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蓋物勝於權則銜為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於顛臣雖至愚敢忘斯義伏念臣智靈弗競器蘊尤疎初無落落過人之材徒有區區自信之志將更中外無補事功竊虞大譴之方來敢謂異恩之橫被而況樞極通帝位之紀宥府嚴師律之謀周設六官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中台故必文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爪牙之任人歌宣后豈無吉甫之憲邦天啓高皇宜得留侯而籌幄顧以非

才而叨擇在於公議而謂何伏望皇帝陛下大道由全至明傳照察臣心之有愧憫臣力之弗勝追還誤恩妙柬良輔退而勞力是貽名器之至公用是得人旋致朝廷之增重

擬除司農卿制

田疇雖天下之大綱古有播百穀之命衆臣分户曹之外務今為治六府之官況假以部使者之權位於中執法之次自非智數足以豐財賦風采足以動縉紳則何以發吏治之否臧究貨源之通塞嗟若予來僉曰汝諧具官某志大而氣剛智明而

才邵通事不滯岩然新發之鋒挺身而前寮予後彫之節自預時髦之選浸階華貫之游茲為名臣簡在朕聽是用進以樞臣之貳委之邦計之繁朕惟西北用兵以來朝廷多事之際斂散之術既廢罪功之辨不明官必御給於創罷之民民或重困於侵漁之吏蓋基本急於發養而綱紀責乎設張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責成尔得以三載之功而自效於殖生之有道則財恒足率之以正則令必行劉晏之輕重相權算不忘於馬上范滂之澄清自任志已見於車中罔俾斯人專美前世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某言先大父之薨參知政事高公子約爲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蹤獲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未遠而人代既遷徵良史則隆簡已亡懐舊俗則高年零盡聽言丘壠拄紀寂寞好退無所似肖不能奉揚徽烈負業蒙累無以自處誠

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顧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維於高公之文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盖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爲宰相尚書左右丞叅知政事二人爲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預腹心之謀者爲多清雪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叅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繫人望焉爵軒輕之權既分踈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迹處乎危疑之間難入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苟容爲得計循默爲知體矣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琚董右丞師中胥華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歴任四朝再秉鈞軸不難於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爲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表百僚敦龐耆艾足以填國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爲稱首夫善化一鄉智効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乗筆

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爲東阿人曾祖諱睎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青榮祿大夫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匱贈金紫光祿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弥學篤於學問以尚書爲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嘆曰丈夫寧老於

童子彫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常銘其左右云欲
求子孫先當積學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爲名
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
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署曰張
萬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穎悟號稱
博聞強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穎
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
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群起公有策禦之盜爲衰止
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辰渌鹽司判官
課最超淄川長山令去官之日百姓爲之立祠十

五年充尚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西路轉運司都
勾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寧軍節度
副使二十一年召爲尚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
始將大用矣未幾擢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
乃真受爲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
中數奏事明不爲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
張萬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詔以
遺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爲河南
路提刑使不朞年御史臺奏課爲天路之冠擢拜
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

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脩右
拾遺路鐸翰林脩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
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不相
容卿以爲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
爲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
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
公爲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內觀察使其後立
后議寢上思公言召爲大興府尹二年九月拜參
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表數
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

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爲言乃聽歸侍六年
起爲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爲之平物
價寬民力比它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
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爲建
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
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
公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衄凡以軍事所給
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所以無鬬志願
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
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

後瘵疾未復百姓㪷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
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
之斂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
以養軍可歟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
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共食振
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
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勝言者五
也必不得已乞已冐地之已括者召民佃之以所
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
從即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尚醫調

護之泰和元年六月建章請老遂榮祿大夫且以
公第四子某四赴庭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閤門
祗候又以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
者佗相莫與爲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頗上章告
老寧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
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佗
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祿大夫三
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已者求去甚力上爲感動中
使宣旨朕初即位首命卿入政府總還相位以卿
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

以機務相勞今去意既堅不得不爲朕以從卿耳
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
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
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
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東西路宣撫使便宜行
事公爲之布教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寬流亡
假閑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埸毋敢
妄動在州郡者戒之以存恤黎毋敢妄擾經畫既
定即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
以榮其歸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洒掃

庭內曰吾將逝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戒子孫以
貴薄尚儉而已尋薨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
輟視朝賻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考行
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
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祔
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庭
公質朴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沉默自養平
居不妄言笑事親孝侍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
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
必望拜庭下欷歔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爲感動夫

人前殿章宗欲有所賜冊拜謝不敢當家居終身
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與父老
游敖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
州縣則治化清淨不事科罰而人有畏愛之實在
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
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為大臣之體大定
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修具周密公在相位
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動聲氣而
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
茲見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

興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
而章宗從之括田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
悍卒倚國威以為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
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
成痼疾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
威以為重者人視之以為血讎骨怨必報而後已
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
蓋立后之事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獨上以為可
故公之言易為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為可而公
獨以為不可故難為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

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為遺恨異世相望亦
嘗有太息而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往雞鳴濟北有期廼祠嘉平神物不
亡時出如蜃穀城之張帝傳載生帝俾維何文貞
壽公木訥之剛朴魯之忠以靜而應以介而通愊
愊無華安事勇功即署擢長憲臺進貳相業之良
興陵所試大定之治講若畫一公如曹參守而勿
失守而勿失民以寧謐賜則陰受跡容致詰皇天
生之曷不成之孝孫受之曷不究之在昔所難在
聰思聰烏群於前孰知雌雄兵以農戰國從本固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興作法於
貪敝將焉勝悔罔後及患無前痛哉思古人愛而
莫助黃山之陽喬木蒼蒼公墓有碑千載湯湯

王黃華墓碑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
無餘財將無以為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
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祕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
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
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
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

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慙琬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
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
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
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譜載其三
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曾
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
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為西部將歿於王事
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
其子為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為翰
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成銜遼大林

延之難遷漁陽咸銜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
白霫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益州之熊
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
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
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為中大夫翰林直學士
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
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
君子名其泉所為志也中大夫四子庭至庭堅次
即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朞視書
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

十一歲賦全題詩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
郡王公翛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
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
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為
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
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
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
簿公既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
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
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

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硔
硲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脇尾皆具而黃
華蔚然涵瀧秀之氣山有寶明覺仁二寺上下相
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鶴趙洪之懸流幽林穿
谷萬景坌集一水一石皆足閟閒物頑視塵世殆
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為
栖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袞隱居
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代無所知名
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
自號茲山因之榮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

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賜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脩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衰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脩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某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貞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丞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

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官公歿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李女幼在室公旣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宮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閒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

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斷琴飛來精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叢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号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閒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書鑒旣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

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号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殁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缺然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徼自初學語先

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
寐見之雖不逆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
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為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
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
石傳來久碩安所逃責乎乃勉為論次之而係以
銘銘曰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
兮隆隆明昌天關文治昭融婉變龍姿軌雲之從
望公脩門翱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閒燕論
思袞職弥縫顧局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

間氣所鍾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
歎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傑文以潮陽而雄
假公歲千寧阨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
愈工養吾棘而先代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
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為遇耶方積累之為功畀鎡
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乘逢馬鬣兮蒿蓬摧熊嶽
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
吟俯氷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觴孤憤於
迴風譴傳長沙鵩賦內訌邂前席之不再俄占書
之告凶貴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

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為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
恫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
汴梁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為大定府金朝
取遼有昭信校尉諱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孝直為
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兗丘令即君之考
也兗丘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為淄川人路孟州
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
轉運司押遞官特正隆南征在所寇盜充斥及歲

終受代間關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
立甚嗟惜之九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穎
悟雖已在仕籍亦以為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
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景純大為
驚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為不乏人矣俄登
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換承務郎調歷城主簿
改積石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
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
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啓事退目
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陝右旱

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關輔馳奏百姓苦
饑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即開倉賑貸所全活不勝
計朝廷以爲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
五朝參既著養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之
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
君遍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隱洳者率真決之
得從官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爲之有秋
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存
大定間一時府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
運司例以正員督餽餉同列方以從軍爲憂而君

自請爲宰相重君之行爲改撥他員五年召授沁
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詔朕比欲以郡守
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卿猶故有此
授卿宜悉力爲民以稱朕意政成即召卿矣朝貴
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人
張氏無疾而歿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
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苦寒非
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長告歸
侍年過五十每遇遠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
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

菲柴毀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
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祔于某原之
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悽愴其誠孝
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即以和雅自將究丘程官
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餘十五
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於官
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
選張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
程卷皆鋟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
其半人以比前世龍虎榜至論孝弟忠敬尚以君

爲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
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女再娶兗平王氏忻州
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試
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
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葉令淳正古雅爲時聞
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壽僧次
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曰
奧爲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藁
然既孚其實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爲求錫爾類
從古有辭人子養親易失者特含飴弄孫爲樂不

賢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諱為隙駒忽其崚嶒碩瞭
玄堂泣涕漣洏及毋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
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
銘詩是惟純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遺山先生文集十六卷終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碑銘表誌碣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由遼宋而為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斲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牵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為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

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号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来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郿邯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

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嵓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
上顧謂萬公言御史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侍制

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虚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閏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掊殺之聞赦將至先掊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屛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遮號慟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

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强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

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為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撫膺擣而有不及其之禍猶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寸矢是也隳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角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藉近塞之憂　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為朝廷守殘破

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為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言以卿嘗告老今遽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將還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為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為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

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剛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荊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辟發不及大夫士相

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侍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肖知管差除令史張鎮三婿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

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
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為害於世者其教耳
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為之作文章若碑誌詩
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
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
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
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
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
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
書尤警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

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
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
孤子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而
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
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為大儒繫道
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
辯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
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
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為何物生河朔鞍馬間
不本于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
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難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
為餘事自少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
道歟祖謙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
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為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
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
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頹波為世砥柱優柔而求
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起步心與理叶默以
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律

為柄在治為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
恃義不懼莫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
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崧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
靖康之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萬父
謙之讀書涉獵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
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
歲以為常趙魏間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為稱首
去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

之趣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儒素起宗實兆
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洛
嘗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大定初再赴廷試不中即
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歿用公貴贈
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
成疾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
學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
者爲甚力故公十五知屬文弱冠有聲場屋間年
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
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即墨令縣治瀕海土

墝而俗悍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舊
縣界多世官侵欺細民累政以爲苦及是有以牧
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強暴爲之怗然初
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變化
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傳被襆
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又以香火
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
官舍所以居賢令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
空已久頽圮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聽事理務
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狐鳴後圃中一唱百和少

頃群集周匝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乳如欲搏噬
林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爲動而狐亦不
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
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寢語公以朱書迫
逐之置奴飲間奴即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遣群
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爲神
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
薦遷河南府推官姬師逵強寇十數輩尹以下謂
此寇爲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逮者皆平民
爲緩其獄尹怒強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

議之次忽有馳報姬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即日上
書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爲大興推官時道
陵新即大位留意庶獄勅尚書省吾往判大興獄
犴填滿推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
慎者充宰相以公爲能故有此授公涖職不三月
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
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丁內艱
服除爲國子監丞兼戶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
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
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爲主典者之累公

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攤配之數悉從貿貨在
所倉官坐傷耗而礙銓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
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叛者
朝廷以戶部員外郎爲其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
公決之蘇法吏尊事榜掠因不勝慘毒皆自誣服
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竭籠
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寃以此爲識引吉者
詣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吉者搏頰自恨言所以
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
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

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爲不得前及奏上道陵
春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冤乎
隨以它使者覆之蘇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譽由是
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簽
事陛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非例所當
言者其一 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垂拱而治可
也其二 今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
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夤緣
至宰相者故公爲上言知此不報改同知鎮西軍
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

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
入縣境公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
平民顧盼之際蝗去無留者衛紹王大安初擢坊
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並著旬月之
後但臥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
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
二年五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雒陽之傳
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後幾日葬於某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
君婦德母儀中表以爲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

長曰德璉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
德璐早卒次德琳以公蔭爲禮曹掾女二人長適
刑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洧川楊振文封弘
農縣君孫男三人柢通柢永柢畏公美手儀善談
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
悌唯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卹睦
之小大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經擢高第
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
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
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歲丙午某

過彰德德珪方爲府從事謂某言先人奕養將三
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殞踣先壟有旌紀寂寞
之感迨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祔有日誠得吾子
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
拜以請某不敏嘗問公於曹徵君子玉子玉公卿
里知公爲詳以爲公無他過人但能充孝弟之性
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
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也公
可以無媿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絪緼之奚取于

眇焉之身元氣維何由孝而仁智効一官大或
秉鈞民吾同胞忍弗愛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
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猷
伏而鳥馴闘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惠文
不足以謂之楯我思胡公煖然而春蔚彼佳城
志以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尚知爲泰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
虎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
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
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
之猶蛇虎兕兕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
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
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
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寧我負人
終成噬主之狗虎篡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
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
誣奏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
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無可撼搆乃奏之上前謂
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譖爲不得

行蓋自承安迄至寧之弒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
剛稜疾惡不畏強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
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
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
諜散失無可攷案靖康初先生之祖圯自濟南齊
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拯
居藁城仍食先業貨藥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
客及貧無以爲資者未嘗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
病既平又量爲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玄
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

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詥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耶於是攺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廢爲無異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吏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槀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宣風令攺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之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

供飲雖洗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爲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識於他邦入爲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擢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按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辨獄頌而還比增劇考滿坐爲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祕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

以邠城頹圮爲壘築之州將爲浚築計不合歇闘之朝俄攺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闕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房西矣秋八月攺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弑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爲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源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蒙晦自居烽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

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爲人雅爲王內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間畫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爲第一所在求謁者縑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弦歌棊弈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預尅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秦城劉氏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敏脩之文末娶大興

崔氏冀州倅晏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案治官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人皆嫁士族壬寅某月孫子治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葬於學城某原之先塋塋有日再拜涕泗請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孫惟治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祔獲葬神明無所於死惟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問學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盡以所聞見者爲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

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閭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慈後顧以不獲爲恨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責以爲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謙若實治之尤謙之或遠尤將誰任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綸萬方以心爲權嗟維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歲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善迓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特義與存豈樂自揣禍違至寧初服歸田情請討之無所事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還行無理適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閎籌計則賢礪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

利器而莫之試竟臣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廢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爲世砥柱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焰焰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爲言公時爲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題之佗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掃地而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殲而名益著至今言

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
張氏初名守以夢兆改焉世爲太原陽曲人曾大
父某知宋時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
術數卜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卻後三十年吾宗
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禀寬緩輕財好
施以詩書棊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
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輒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
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遥丞
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
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

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
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
固寵負恃恣爲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
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
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
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
趍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爲人衆
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爲慷慨致卒云扈從
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爲近侍所擾撫所於斷公弁
騎從著大席帽行圍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爲之

斂手或相驚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
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
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司事
持擊豪右發擿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
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朞年改
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
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
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
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
駭率城中壯士逆千人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

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曾氏
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緯以蔭補官女四人皆
嫁士族男孫三人曰華曰貴曰恒公天性孝友爲
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
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
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鞫之一問
得情人以爲神明之政在所敦獎儒學留意風教
舊俗爲之一變起文廟于所居安生里杜延致名
儒誨子弟授業二姪經綸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
第張氏遂爲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孫子緯

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
九月某客燕中錄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自衣
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
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
吾子誄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
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獲正辜公惟義所在死
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勉聞而敬道之累
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預有榮焉敢不
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阜魯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
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
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
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
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鄙夫之不
可以事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表誌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
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
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
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
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
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
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
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
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
之材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
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
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欽剛
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
許司諫道真陳習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
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爲盛
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
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

内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宋衍傳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絶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曽祖慶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擧嘗謂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已則忠加諸人則恕

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眞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大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丞安四年出爲陜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决獄寛平大爲總管賢

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丁内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乃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輒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膽精於術數乃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攝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

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詢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歳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内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脩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通達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推貨拔擧王三錫奏請榷油高

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宗楣
天鑑輩百餘人司楚賛可公獨引趙秉文時哉等
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
為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
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竟
以事譴公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
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万夏
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
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
後命御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
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極政裁畫有
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
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駁去公奏
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為之縮手
朝眷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
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
戰為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
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
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
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

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鞫之獄成遂奏
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
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
擁強兵聽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
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
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
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
達遂擬擢務五年以疾求解後為禮部尚書兼翰
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後
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
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策
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為省費事小一戶部若
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
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
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
利病兩不相妨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為禮
部尚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宿
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
經進實内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
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

生擧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擧任賢
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
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
聽忘倦壽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
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
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
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
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見趍見君之几杖
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
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
休戚一在數隙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
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
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
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翻輪有不恤焉者當是
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
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御朕不聞此矣
公自興定元光間痼風痺至是稍愈上覲問療之
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
獨治身至于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
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嘆

然知其爲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徹猷
閣學士李弁來議玄市及報危急者數事數往返
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
年知禮部貢擧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
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
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諡曰文獻娶某郡呂氏
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撲前公卒次曰怨
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初公娶
胥氏左丞通獻公之孫平章政事忠簡公之女以
事姑背有後言即日弃去不以相家子爲難待二
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貧悉推與之至百須之
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
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
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
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
既寡挈孫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踈属及外親
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
徙撫導二甥卒爲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
資雅重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
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爲天官爲春官爲翰長爲奉

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号楊趙高文大冊多出其手與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奬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苟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絕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然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毅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

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餽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

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令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為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万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

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汎溢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乣軍亦恥之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禽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之夏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佞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

報是歟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為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為遊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敵所迫奔入於河為逭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兩寃詔公審理寃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寃陝西公之重人命慎于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約衆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為德陵以庚寅日啓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為絶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為金王終與行年相尅請名不諱

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為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為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祕府孤子恕孝公之柩將塟於芥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請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於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薦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鹿事狀具在基當有碑敘質之以為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為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肯我槩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隣緇山甫吉甫其葵而會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渡傾朝支忿兵横出紛優尸丁男役苦輸膏腊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豈裕神泉襘木逆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芟夭孽尚父實為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遺隆準時東隅之日

令㟈峨碩踏喬木為齋谷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嘉議大夫陜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歲己酉冬十月故戶部尚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先公棄諸孤餘三十年矣惟是特從南北無歸祔之望乃令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今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辨之罪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以爲先大夫有功吾晉鄉里睨生與受其賜今史冊散逸既無以傳

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繫金石是賴識得屬辭比事以相致役雖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撰行事之狀而論次之公諱擴字充之族王氏世為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為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昇以符契使後晉紫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別籍次第拘係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官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贈儒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

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公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即有聲儕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鄭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懷安令麻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尚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遂專賑貸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乏絕人受實惠豪猾不得貪緣為姦棣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發之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宣撫濟南以德符多盜檄公總諸郡兵討捕群盜為平泰和五年吳曦納款外五州內屬

公以選為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為宋陝西安撫司奏公為經歷官俄改真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冤獄異時審讞者專以未減爲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之公謂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雪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物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剝為事臣愚以為刻剝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間一曹望之為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

今三司所掌即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唯當從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㥦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公鞫之公比劾失濫錢帑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是并按之㥦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耶乃列奏㥦內結閹豎外連權貴姦贓狼籍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他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東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頼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太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為行宮尚書戶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創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據以它詐郤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為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猶何所不為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

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歐里白以御膳羊瘦瘠被詰問曰竟奏御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後問公卿先朝舊人竟為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苦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辨天下知者以為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為急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閱御羊及故計犒餉水食公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饍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為刑部尚書領關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省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即付刑曹以受命不即行為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敘刑奏上宣宗曰十日畢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識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褫一階未幾有旨特

起公遥領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別詔慰撫良厚時興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後奏疏云古者内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也者無慮數十萬衆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疲薄失次無所營爲唯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爲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既有恒産孰不爲自養之計淘汰冗軍悉歸耕穫授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春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既豈妄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技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餽饟自足此策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宜權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尚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即以謝事爲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志疽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攷行謚曰剛敏内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

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爲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使司管勾何其次適監韓城酒貫仲淵次適同知鎮戎軍州事蒲鮮石魯剌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蕭榮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爲考官昭事有幹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寶趙公子文號爲稱職公恭來自見舉動有法操偶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寶寛緩欲爲不忍欺子文周密欲爲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欺爲有徵云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謂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違所長又陳河東利害汰冗兵禁游墮節浮費惜民力等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爲多識者謂公策慮儲備洞見事幾雖軍中老臣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識也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爲人體貌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爲某既件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士材非難獲用爲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爲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爲盛教養既久人物輩出公

生於其時稟賦之殊固已絕人遠甚加之內承父
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
於爲御史爲外臺爲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
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薦歷戶曹郎擢三
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
於不負所學識使之爭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啟
旃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爲彊臣所擠
折蓋蔽賢之禍孫劉華實當之非獨公爲不幸也
元䕫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祔於某原之先
塋其銘曰

訓以作彊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大武
維何維閒氣之維揚于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
車乘御史驄持擊所加姦宄爲空公寧經生儒
雅從容外臺賜環入計程膺以給京師以饟河
潼我從事獨賢一奮籌射論列上前大計兵農
啟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運
而四體之充成周既東正塗既窮扼天關以九
虎矢頗牧于禁中往在北門身爲金墉有來捬
輳不利仰攻就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
地官位望維崇唯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爲

不逢忠臣不和知臣不患名譽寧失我豈彼同
衣冠堂堂珪璋頎頎山立揚休頹然嵩而不吾
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
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
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
曆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
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
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

明閒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迭膺是選四賢之
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閒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繄
數公是賴籍胡養士之効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
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
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
家食名氏之櫃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儒札爵爲
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金盛爲無媿是
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
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廢舉孝餘波之所
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

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為永平人曾大父諱
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僎贈正議大夫天水
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諱明法決科仕至乾
州奉天縣令官累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
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
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且云二南
有不次之喜寤而觧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
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
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
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

錄事判官權覲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
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畢再調
耽州司候轉泰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
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
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
新節度到軍士閧傳敵人遣間者來白公欲收之
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收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
日公輩何以自解耶衆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
城下公率壯士數千拒之力盡而陷公自謂抵死
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贊克剛北走聃縣

都受圍唯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爲順州守王晦薦
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
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潜跡陰巷
以訓童子學為業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
山經略使苗道潤求平主將李琛同受恢復之寄
而內實相圖琛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為我持表
奏辨曲直乎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
聞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
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
宣宗不說曰思文棄歸國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

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
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
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適安北堡陷經略使
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為請皇太
子曰已遣人救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
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
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槩謂當豊委積汰冗兵
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
怨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
冤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耽州軍州事耽州刺

史號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徒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訛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為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對雨為之霑洽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

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遷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積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特從權耳乃今吝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需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勅識稱焉元光改元遷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為園陵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

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失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縶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識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渡鑾為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遊之民舉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為不可上省奏大悅即命赦之且以義為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構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為富家厭其丐貸

先被毆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釋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侯趙王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為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紿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衆售利愚民賫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為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舉而毀之七年正月擢授僉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

州管內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轢居民
前政不能制公以静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
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
無一人恣横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寛厚為化裁
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
終不以得情而為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雖
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
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群
公為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
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

禮部尚書十月恭聖皇太后上仙公復充園陵使
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户
部尚書夏四月望陰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薬
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
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
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先
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
尚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
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報
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貴所出贊尚書省

令史充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
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
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贊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適祖
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
户部曹公景蕭之孫倫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
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交朋無不得其懽心
揚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苞賄
之玷宰相進除日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恩文君子
人也其見知如此譽與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
亦無怨言為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

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
時後公殁十有二年孫子贊偕夫人孫氏扶護北
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
也諸孤以王内翰百一所譔誌銘見示且以神道
碑銘為請好問肯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宫獻賦謬
為揚浚所賞樞府条軍重辱褚裒之問報叙東國
人倫之鑑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
之者未至何婉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是習歎之
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植主知允矣

貞良之臣君子誠謹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
見聞異代而得良吏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碑銘表誌碣

內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遊化於泰山初公
以汴梁破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為神
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
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
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
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為留十餘
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

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
具故在及迴馬嶺褰裳就道頑捍岩岫欣然忘
倦逾還至黃峴峰憩於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
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
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
視夷險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
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
柔輭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敬以為黃冠
衲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
仙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拱舁而還安置於郡北之

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辭侯時以柔讓
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
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随
而詰之者嘗時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
帝觀皆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
大風雨之所匿蔭萬乘且然况其下者乎若夫天
門日觀遊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爾宜有開衍
傳大之眞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廷俗
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
大老既殤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

重至於鄙朴固陋挾兎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
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詎不爲山之靈所貪慕
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
境相値爲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
雅志未遂零落中途杜陵見於感詠而爭慕爲之
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旣還鄉里以六
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祔先塋也
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恭人撰公行事
之狀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
姓王氏藁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考諱靖贊直尚

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
散大夫妣石氏泰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
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
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諸公茂先而後有周先
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郘亂間識公爲偉器教督
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
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様丁朝
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録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
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
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

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
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表宗正大初
章宗宣宗實録成遷平凉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
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侍制
遂爲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
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群
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
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
横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
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昭笑將來

不若死之爲念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
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
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
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
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
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
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
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
微服北歸以至將泰山浮湛里社者十餘年得壽
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卽恕

也女一人嫁爲士人妻所著文編號慵夫者若干
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稟醇正且有
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
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
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爲功謂天下
自有公是言破卽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
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
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
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
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

之爲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
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
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
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
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辯鋒起公能
三數語窒之唯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獎吏道
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搒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
公書諭之曰民之詿悖久矣旣不能撫又恐加暴
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
寧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感

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屢置程
恆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王亦推服焉雅負人
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値眞識者始一二
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
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故閒置散不自衒鬻故百不
一試耳與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
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敬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
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坐使
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歿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
哭之者云却後數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

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虛而不礪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崇天之高而不揮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辯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康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會集群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洽枯朽為華嗟惟公乎孰嘗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瀛海而蘇波况然而游亦何討乎東觀之與墨坡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為冢然則為瑞人神士者其翁忽變化固如是耶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為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衆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偉儁傑之士從容於措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為雅而劣不可以為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身次律坐鎮邪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為之斂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洄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為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為縣人郎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叙述世德之譜備矣公幼頴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

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述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籍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邊濱主簿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衆事為姦民殊以為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鄜州録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

書檄斐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
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
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敵發甚衆公爲參佐言
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戾乎主帥
聞而韙之擇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
官屬涉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
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
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
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
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授應

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
大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弒逆隨以子涓婚
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徙單
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
視河防脩上津渡也戊之第二年同知貢舉事竟
詔公兼侍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脩撰
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
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備萬
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冑增僞代主客同坐
總領撒各門冑券四百餘口勒柴以聞詔扶撒之

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錢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
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譟爲
變本温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
將屯衞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懼宿留孟州
樞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衞召四將諭以
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
直氣壯將士慴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
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
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陝
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責自

足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
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雨人以爲無冤民之
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
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
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吕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
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
滁揚詔京東總帥紇石烈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
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強臣之尤難制者也
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
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爲志軍所殘原野

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迤邐而東掠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淮西上遵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物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帥臣特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從奏之獄不必究也志伏地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用所擬閫將議枉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給事侍御史詔問時

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綏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廢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郡縣殘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器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強此弱且在所必爭況本吾故國中物遷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為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副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

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厚撫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殽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切乞詔夏人為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為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擇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為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為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彼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饑饉

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賊賂百家與令有違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無語之際又許來住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言不為備一日紅襖數百聯筏運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而弛備且求不戰去不進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實累臣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

責果何益耶公嘆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
戶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使何望乎有法而
已吾不知其他卽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
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畏祈審理冤獄待河中
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入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
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爲
言故相胥公益謫判河中聞絳陽受兵丞軍救之
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救至解圍去僚屬請
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
之公言諸君未之思耳吾救絳陽所以守河中也

諸人皆謝諸人不及河中在今日尤爲重地朝議
欲爲駐蹕處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脣亡之
憂以[illegible]宗室勲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爲
言竭民膏血爲浚築計剗新絳及解梁乃以金城
之險爲不足守還焚蕩而去驅迫老幼塡塞桃籍
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
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
吾嘗恨南渡倉卒胥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極
之失可使後見於今乎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
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

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
衛紹王專尚吏道雅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
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
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笞贖之玷然其撫四方者
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卽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
官致仕徑歸松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
丈室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菴因以爲號
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詘信道普不少倦是以神
明不衰飲食起居與豐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
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遁世於空虛

之境以睎倖枯槁而爲高也明窗棐几危坐終日
琴尊硯席翦然無塵埃客至啓書清談雅論俗事
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
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略可見也
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惟公
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
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儒兒賤夫塵土
氣爲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僊野客人
詩數本詒公以香韻高絕者爲勝少劣則有罰謂
之[illegible]蘭鬬蘭松醪遂爲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

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
十有九葬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
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
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尚幼公
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
幼皆以孝謹稱安李氏為臨海所絶公奉之於外
家而事張夫人唯謹嫌疑之地能使内外無間言
公孜孜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讀書小弱弟嶷與
同年吾族弟琰七歲失怙恃而貲産殊厚公處為
奴輩所侵籍於有司辨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

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疏而實親
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彥祖奉使
江左得公詩鐵行書見頻問詩四韻每誦一句輒
為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為不足玩見公
必為之慘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為海内稱首
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
筆清峻似其為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為
禮部閑閑公所激賞制詰典雅當代少見其比尺
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醞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
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

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禹自
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
故渭以請述墓碑莫好問為宜尚憶公遊潁陽過
好問冠氏時方為中暑所苦然語及為事則往往
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掛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
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
來文章鉅公教育者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
嘆使公得時行道褒衣大冠坐于廟堂託六尺之
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以減古人
朝廷用遺其長頓每以城旦言見役卒使之不遇

而去雖淮陽非公所薄孫劉筆有不得不任其責
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為
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　陽剛在中鯁自持
巖巖青峙峻以奇　壓衣胡尚莫可梯
白筆一奮雷風馳　耽耽虎如毛髮咸
奔走魍魎號狐狸　元精降材匪一機
三九九泉絶等夷　大君裁成相协宜
望公廟堂佩安危　聲氣不動山四維
冠之愚文其敢卑　九原大名棄若遺

貧而趍者先所甦　鳳兮德衰天實爲
正有來者吾何追　竝王之饑草木腓
兩崖出泉懸素霓　朝猿與吟暮鶴飛
不飲不食玉雪飢　勿安東還人代非
館流濯足尚庶幾　滹河北原公所歸
墓形馬鬣大茂齊　龜石有銘告無期
公名萬年我前知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避難倉猝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渙吉單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涉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閒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間關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孝子亨蓋君既為騎兵所得欲挾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謚為次第之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為吉州

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且好與羽人禪客特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輙云吾家生義將不復耕鉏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閒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寧察事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邊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為發粟賑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滏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為平凉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為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宋詞科尋被詔

審理冤獄七月出為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宋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鄉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耶貴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為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

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須髯甚偉乃薙去還之豊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鄆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緣廣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耳惡顧校尉遥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德次

嫁監湖城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龜孫衆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仲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為茂縣中長生柳取以為材廟用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邊日學詩於閑閑公授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切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宮省殿上急召草宮誥三篇君授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碼不能盡知愧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謂

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為言丞相求君文甚急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翁自號有橫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為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為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明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背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殲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

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咸基嘗横溪兮
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淫迹
壅兮亦何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推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博之高唐人曾大
父某大父極皆潜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
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
家之望正隆末盜蠭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
林莽間懼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
啼先難宗黨異焉童丱入學記誦出儕兒上稍從
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

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
城壁頹圮公日以救災爲事公廨已毀僑寓縣民
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
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塑像還開封縣
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
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既淤
墊有未曾種植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
於訴任其凌轢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
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詒租
者不得逞加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

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鄉簿遂令關公攝縣務
南樂劇邑民頑事繁號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
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訴縣廷自陳云民以
受杖自拌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
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公爲横恣無
所顧籍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
之抖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
自歛迄於吏境內兇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
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坊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
卿家文籍書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

我寧不知然渠家闔縣皆尹子雖曾同場屋今部
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謝
遣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與農功亡異農夫璽牛
縢背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逮年爲
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
有時譽閑老師宿學論議爲多歸仕二縣仕之初
筵乃能以仕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弘
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
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逮年爲幸者歟秩滿遷
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

去介時尚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
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
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封二女姪恩過所生撫
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
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
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默自將正大中
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持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
渡後破召授奉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
節次安國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鄢
陵醋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遹餘

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
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
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
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
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
卜葬公洎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
竣事詣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柏
椁衣衾不能揀擇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穀
採旌紀其何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
世不天既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

名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
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談旋古難其人
公如斯行可士郎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
蒼耋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媿辭罔羅放失會
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
於輔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

子知剛源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黎狀其行
東明王鶚誌其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
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爲自貞
祐南渡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
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墾殖以糾姦
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以碩材雅望
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總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
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
細民亦皆能聞而厭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
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

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
之國特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
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被秦之
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存不都關中
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
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控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
建行臺河南根本既穩國勢乃振今不都關中而
又棄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
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
之機爲誌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

亡故老無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欲發潛
論成敗殆特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
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蕩陰
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
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
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
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
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
憂服除調許州郾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万配之
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

簿特北部用兵科徵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為鼠尾
簿按而用之保社有号引散戶有由帖揭榜於通
衢諭民以所當出及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
緣為姦自是為縣者皆取法焉鄰境多嘗屯世襲
官主兵挾勢橫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毆縣民
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
大苦之一日闕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鈐枝兩使以
出公謂夜破門鈐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數且
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
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犯者調

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穀熟令未赴改丞豪
右斂迹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假檢覆御史先知
公麾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為尚書省
令史執熱民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
德陵欲賜可寧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為
奏詔以晉諭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
部銓選選法積弊公為之更定周密備具遷正大
末仍遷用之興定三年超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
相華公行臺關中辟公為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
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野歸焉

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為敵有誠能就
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
略依古制封建之使自為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
計也是後遂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乞歸
養卜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
行臺檄公為沿山軍馬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
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
号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
年敵退辟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為
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皆兵

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獎厲士衆親當矢
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栅相繼陷沒獨
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万人元光二年
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
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饋餉公躬歷山
谷延見父老諭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
軍餉情感激人樂為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
之力為多行臺以樊澤雜阿外留屯阿外土人取
城日嘗為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
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為帥府經歷官公至晚

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蘭之事二帥佩服公言吏
爲輯睦城又陥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
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
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悦如受更生之賜正
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
遮道馬爲之不前至流涕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
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
事都水使者冐河禁貿易曹單間致貲鉅万且虛
增兵籍盗取縣官錢米賂遺權貴公爲不道達章
發其姦卒廢爲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鐸鄢城猾

吏韓祖謙舞陽捕盗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獄法
官納賂宿留不爲決以俟末減公廉得之嘆曰若
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
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
伯砦免卒高鈸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誣招撫
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聞
官後事敗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箠楚自誣伏家人
訟其冤尚書省付有司讞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
抱登聞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
公終以爲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款伏而

其家訴鈸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逆報至始
比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爲首惡罪疑惟輕忠孝之
至且歲旱已久願縱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爲然
遣中使赦倫者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
霑濕上爲之喜見顏間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
檢撒合輦上所倚信聲勢熖熖權過將相其娣妙
淵爲女官依託營建挾勢斂財以侵擾州縣至役
衛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爲有司所劾上以弟
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勅妙淵返初服出
撒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

置貟旣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
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寧遠安平等十都
尉各以勝兵万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前行
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宰相
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
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
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
陛辭上諭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
能鎮靜故耳公爲政内寛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
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

京師上畢論良久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
式尋授戶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
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臺遣中使
驛召之仍詔鄜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
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遂赴潼關
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間關至闕下為上言
平章政事百撒奸邪誤國雖已遁迹而典刑未正
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合喜將軍中年韋與恒
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恒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
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發合喜為

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車駕東狩懷慨請從行不
許未幾汴京送款公帥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
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遣者而已癸卯正
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
大夫勳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戶實封
百戶娶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
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
祖尚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即能敦風化立
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欽發奸賍
以械府吏棊疆悍以標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

公特小者耳既為朝廷所知為郎官為大農當官
而行無毫末顧望姦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
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居農司十年事以苟
且為恥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
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數規成否若父兄之於子
弟然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舉軍興之際籌
領填委米鹽之繁雜朱墨之料紛先後緩急亦心
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
宜不屑為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
可犯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閎博風岸峻整似不可

掃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校而有素宦之
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
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
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踐
於自檢坐為文吏所陷弃不復用人知其寬而莫
有為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蹶而廢千里況幾
士乎書之宰相乞為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
子竟得復叙後為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為知人所
著詩文牋奏簡重典雅稱其為人為集若干卷藏
於　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

稱故太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詖
使易全盛而為季末起坐嘯而權奇遠是猶拯溺
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
功名減於潁川治家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
鶩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嗚世
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
而都百壘爲防乃積乃倉豐我戎糧百冗全來
倚公設張嗷嗷創罷望我小康林寒樗櫟癡飢
膏粱愛育本基繄公慈祥孰求稽尋公材明堂

孰濟巨川公任舟航溫貽顯號龍起雲驤何僊
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
興邦之言天久矣其廢尚屹頹波之砥柱又安
得逖橫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
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剛公
是所存矣必太常嶽嶽佳城繼公之藏勒我銘
詩發其幽光千秋兮万古耿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
君神道碑銘并引

保靜一軍北當沂海滕兗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

兵之所萃大河而南寂為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
帥右都監娃石烈志明府此州不終歲復有總
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牙吾塔行
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戍之外
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為人強悍鷙狠操
縱巨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闇與古合自二年泗州
來勝虜巷之後靈璧土山龜山蒙城五河九岡前
後斬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為之膽落兩淮
之間多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癡歟戕既高知
朝議倚以為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

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漂
寮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橫被陵轢殆一食頃
不可與居而君乃以著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
計舉世敢與之抗者惟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
閣衣冠顏貌見者以為儒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
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胃聽妄有執持君必為之
委曲開諭不動聲氣擯捍化而柔良既久乃更親
愛外有手足之能而內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
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為多蘧伯玉衛
顏闔說蒯聵人以為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

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飽饑達其怒心虎
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與君諱
汝翼字季雲族張氏世為河內人曾王父甲王父
琳皆隱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
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
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毋馬氏清
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丱中以
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
陽簿丁外艱服除調猷次丞復以内艱去職衛紹
王崇慶二年任西寧主簿西寧近接夏境頻被侵

胡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
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為所陷君衆亂
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
四年召為尚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
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為規措
所就充規措使州將移剌羊哥以宋兵脆弱不足
為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預五年正月宋人乘
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哥在東城羊哥聞
變計無所出謀弃城而遁君戒厩吏毋敢給州將
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静軍來援碭山

縱宜張惠出弃宋兵乃弃城而遁州人德君為立
生祠尋改雲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總帥府經歷
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静失君
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秘書
少監兼行戶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紇合六哥劫
殺行省事忙古剛以州降宋詔揔府李東方兵攻
取之攻城中兵民有能誅六哥及正者官賞有差
脅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
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六哥首來降
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怒曰此

州從賊叛國賊既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
此不盡阬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
已竟有何罪況嘗許首惡之外示戮一人必欲阬
之朝廷將不以為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
日不降其請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
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一人被
誅謬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静軍節度使事哀宗
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
關者亡慮數十万志以關東人心易搖重為避兵
者所驚則或有意外之變欲稟命于朝然後納之

君進曰陝西老幼投死無所竄以關東為生路今
生視不救任為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
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自計窮闕無從而入間
有挾詐雖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
者不過三二日命即下稟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
進曰帥府故經歷官主帥所行得預商略帥若專
輒而參佐曲意從之雖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
為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即命開
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詔諭之云牙吾塔
資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為參佐而主張大事

如此朕甚嘉之當益盡乃心勉建功業朕不汝忘
也擢府軍遷鎮改遠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
年志行尚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君歸
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總帥赤盞元凱起為經歷
官明年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
故未幾徐州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
戶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官且諭之曰卿昔
佐牙吾塔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與卿有連屬卿
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之
憂也及尚書左丞完顏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使

宜授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遙領
鈞州刺史進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為沛縣人崔
球所破挾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
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翌日
葬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孫子翔等舉君
柩祔於山陽南徐潤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
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第封
清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
將軍遙領鄭州防禦判官次曰家武義將軍遙領
河內縣令女一人適汴京東水門副使邊汝礪男

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壬
子冬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
譔家傳以神道碑銘為請三請益堅業不得以不
敏辭乃為論次之君向多可稱弟著著所以活万
人者其銘曰

柏松青青風水斂寧張君之阡樂石有銘福福
嗟君仁信篤誠一說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
風漸物無聲有篇詠之堯詔無水火之災爭徒
舉頭而城壁屋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磔裂之
敢萌有方無方孰為權衡使存諸己者而來之

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
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爲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

銘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其行世爲其
路貴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爲眞定人祖諱
昔九乃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
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
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舉年十
一登科移籍大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

釋褐未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爲左三
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
箠立威及君讞獄之地忠愛款曲求生者爲多法
家稱爲貞祐初從行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
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
府事部民吏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刃其妻
詣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
入爲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
獄犴填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
彼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問非情有

不可貸者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
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
臨淄郡王張惠鞫之辭連二偏將一遂領陳州防
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諭卒言汝以小怨
置人進退之地就使人詿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
不可誣冤報何時而已耶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
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
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
感惠並舉公議翕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
節度使亳州管內觀察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

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
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夫人王氏燕
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致整潔有內助之功
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
桓端護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
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
夫人祔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爲
請平時以公恂恂遜讓不爲鍛鍊之風所移嘗竊
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爲銘曰

廷平之子大理之徐議獄關疏至可以漏吞舟

之魚乎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
維初傳翼虎臣恣爲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
與俱公適其時職司刑書乘御史驄登使者車
悃愊無譁閑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之間溫
其禍寬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籍
而有治古之騶虞禍慘河陰或僇或仵不爲國
殤即亡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于黃壚湯
旱焚如一溉者後枯執秉執除吾知神理之不
誣乎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

碑銘

真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奄行事出倉卒乃留
幼子令先鋒使斜烈於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
子相失者餘二十年先鋒既長立能自奮發立功
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梁下乃奉　朝命迎公
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國之感頓瘏
裴回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苦食蔬糒不厭既君
民間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
日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
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茹之細

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
污已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叙外白不得通白
我亡國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切自聊城居宣德惟
渾源魏內翰邦彥以鄉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
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
之義於名教爲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
之恒典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
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
福不以回其慮廢興存亡不以貳其節任重道遠
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

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北
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肆非誠何以
當之是故誠之所在即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
合焉者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
者斯可矣居今之時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
去古人爲遠近然則不以名教康之其可乎公諱
土剌字大用姓夾谷氏世爲合懶路人曾大父息
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握兵柄史諜載其功詳矣
大父僕于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顏氏父阿海驃騎
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

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
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寧海濱壽貞祐初被
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
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更除武寧軍節度副使
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經歷司主帥牙
古大資驁狠恃功自高奴視參佐往往置之死地
從事輩畏之惟意所嚮莫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
無所顧籍論事之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
則移疾不爲出帥悔悟或詣公謝之其秉志抗
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勢甚張
公爲畫策渚軍趨靈壁出其不意殺獲甚衆以功
遷兩階四年召爲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中
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稜疾惡材
任刺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朱錢以稱職聞是
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
裕州刺史改雎州是歲大蝗公境獨無有秋旱甚
禱之而雨識者以爲善政之報三年召爲戶部郎
中初置申州擬公爲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
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移剌瑗雅敬公事
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使洛陽之民惜

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公以形迹自嫌
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先聲
所暨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銳軍餘百輩率以戰
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後不
能制一者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撤送本管一
郡帖然考城胥吏所聚結黨爲社有大刀之目把
持令佐建起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
籍其姓名且之罷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
請者御史張特立繫發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土剌
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罷勉王事
強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聞以例告老而有司亦
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未盡特望重加拔擢
以親自媢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事
明昌以來鍋屬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
幽閉絶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俘手既久賤同匹
庶詭有絶嗣誰與同惡宜釋其宿怨弘以大度使
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譬匹夫
譬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況骨肉乎語雖不即
從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
六年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兼提舉

河防使詔旨褒諭遣所以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
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魯倉官王邦昌褒彙爲姦
盜官糧二万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爲之
少寬踰年竟以衰病不仕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
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
夫金源郡開國侯歿後三月權殯宣德州東南天
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
堡之西北原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畢蘭出及其
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孫去先塋久不能
歸祔故改卜於此前夫人奧敦氏贈金源郡夫人

繼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與
輔國上將軍早卒次斜烈○宣授先鋒使佩金符
總統質子軍次万僧女一人嫁爲世襲官妻早卒
男孫三人留住拔実七十二女孫二人泰奴元奴
皆尚幼姝二人永喜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
威將軍老哥之子姝孫二人阿憐壽童從孫一人
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姝女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
收養之者將葬五路万户郝丑和尚以行狀來請
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寧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
之義公之葬猶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賜之寺

表善郝侯義不可辭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
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祖被築室天實厚
其基温乎召杜之慈凜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
吏不敢欺真識幾希顧以能官爲見知風雨如
晦雞鳴有期滄海横流叅足不歆幅巾布衣陋
巷棲遲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啜餔餘之醨周
粟京坻采薇以療飢尚友千載匪義迹其高追
緜雲之邦丘壠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
與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聖與文士李周卿所録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為良民吏於臺閣為材大夫朝譽翕然君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泰然以閉戶讀書為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為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汨沒簿領間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銘範闇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為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廣爵有閒田豈鎬之間男女異路孔子述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為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張丞相永錫日熙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公參政高公奉高丞旨先公貴山內翰趙

公嵩陽內翰閑公敦厖耆艾海內取以為法其餘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謂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若晉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已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致治書侍御史守中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大父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為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住評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冤即縱遣之不數月諸賊卒以贓敗郡人以為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數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狀權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為六年二月召為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

遷户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
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
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濬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進領
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
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達化坊私
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
也今為東平萬户府經歷官適領同知單州防禦
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
孫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汶
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

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
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
他尚多可稱弗著著不為窮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愚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為之鄉維御
史君尤魯士之良沉潛而剛耆艾而敦庬可以
為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東華帝旁謁然
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羸粮衛門棲遲詠
歌虞唐謂其達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達
也耶泰焉如暁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
而不忘在君為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深而蘭芳

風雨如晦而雞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為發
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雎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
雲中三州遂為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
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
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群從
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
雷內翰淵述世德之碑備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
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

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舉起身官懷遠大
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
犯之幼日鄉人呼為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
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
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為西京招
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粮草尋擢王剛榜詞賦
進士一科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為尚書省
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
秩滿例為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
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

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今得
盡力尹誥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率
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
民牛運粮徐邳君為使者言吾麥秉雨將入種牛
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寛十日程耶民事
畢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
種粮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憂擧小民不以
軍食為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為天
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為奏首且言可充臺諫
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

辨職慨然有理綸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荊王以
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
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
縱吏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
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
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
耶且有旨切責荊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
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為斂手東方
頻歲飢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燕
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粮八万石賑徐邳君經畫儲

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致其斧斤以完器
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勵藉以通留滯輦運相仍
如出衽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為貸為糶為賑
贍付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
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為部官詔再
往徐宿邳荊王積不平家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
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為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
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
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為縣治行
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為留難已而璋伏

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
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
罷官君泰然自豪都無已仕之慍聚書深讀蓋將
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
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
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歿子
一人思温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金
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
實難盡其才重為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
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車折其軸有才

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
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
不遇而去仲有高誼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爲銘
曰曲士貪直見射而悖鄙夫婞婟與免同波犯父
子之至難執絞訐而上劘橫潰我陣闖弊我阿
錄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却日之戈古有之和
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矣後福之
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詔開

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
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語道真赴都堂
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
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
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之詔數往復右
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
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
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縣遷
郭七世祖南華府君諱偉欽官于曹遂占籍焉曾
祖諱陶以武弁入官累事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

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
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
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
才每賙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
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
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
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
例罷入爲尚書省令史歷兵草邊關知管差除三
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
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

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
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佐
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
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决於公矣明年
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内艱乃得還時
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
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
由[illegible]道之[illegible]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
夫壘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
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

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
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
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
長曰挺次曰撝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
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
未嘗有惰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
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博
世之學自名高者闒咯而無統紀下者或胥胥於
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
措手率優為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

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
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世所惜也孤
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季
公知為季敢述梗槩而為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為憂黄琮禮天
帝所休毀之櫝中孰汝俾海內殘異君上流坐之
廟堂衆職備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兕有角不我
牧人以死請我則求衣冠李衛汗楊褭氣息奄
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為囚枯龜千年一好蟒
昇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
無千秋君孫君子公且保亙蓬奔走物崇羞魂
兮歸君安此丘北陰莽墟不可留

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
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
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
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
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
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
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
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
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談為常之純於朋會中
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
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
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
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漆不以時
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
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
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
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

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
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留於春秋有
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
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曰
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
入倒廻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
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
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
追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狐注之論謂機不可失
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
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
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
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
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
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强行而必致之則與
二子爲絶異也蓋自延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
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
臣之後士論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
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
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幕子也崇慶二
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换東
平府録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
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
遷應奉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
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
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
驕將悍卒倚外冦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
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
不爲屈故頗有喧爭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
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户部
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鋭擊豪
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北行河
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遂出
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
兵與權貴有連脱役逃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
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
殺之老幼聚觀万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

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
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
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凌
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
口哆頰溼冊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
間或醉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撝折終亦不能變也
食蒜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諧問作
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
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 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
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乎

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
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
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
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
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
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將爲變止不
知於誰之壓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荊襄京
師戒嚴銘曰

維季然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声伯具文武
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廷前
有趙張耻自名目中之獻無遁情太息流涕請
進兵挌聽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綱
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拔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
經或當著書晝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
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淵綱賦子形
漑爲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騰上征知有龍劍
留泉爲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爲寧晉人大父諱成嘗
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

人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爲里胥資
純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溢自
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
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
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骼異他
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卧起躬自調護備
極勞苦得辭赴鄉一日暮行茭葦中懼爲同行者
所遺丞負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束脩不
能備周輔與諸生共賙給之中崇慶二年進士第
釋褐櫟陽簿警延判官辟彭原令入爲尚書省掾

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熾熖公門請托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韙之遷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群不逞把持之黨殲其人以贓汚尤狼藉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輩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為民吉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唯伯祿為然同年生如雷御史

希顏冀都司京父李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日龍虎榜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祿為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宰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為之後伯祿先娶蒲州游氏再娶曹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歿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
魚等晉之墟維君之吾眷焉顧之泣涕漣如
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畀乎詎夫百歲而下有

壓九關為上許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入為尚書省遣閱糧草身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子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為

陝西行臺所辟仍用為書遣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為右司員外郎俄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參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牡抹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列將守鄧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至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詔其寃者即召為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

長黄童次亥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殁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絶脰而死時亂已極凌奪殺掠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免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顔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祿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識人多以爲不及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枉過直卑屈已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爲之銘以哀之辭曰

羲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乎衆力獨莫競多壽辱隨曠日爲亮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長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揖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弄吾於吾元吉識變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槩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碑銘表誌碣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為淄州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陸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為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恇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群盜愁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亡鏃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為多父諱時昌太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兗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為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揚翟縣令縣戶籍餘三萬豪猾所撓令丞少不自檢為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斂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牓于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熾熖人莫敢與之抗一為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縣賊褚二養馬者為子羅富民鬭毆有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棓擊兒胷背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訛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討械褚送獄褚包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馬者命一縣稱為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為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為洛陽政成召為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為戶部員外郎官太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　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與子辟尚書省參佐癸卯　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

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
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衎癸差淸滄鹽司都
提舉次曰衎眞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衍淸鹽司
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
進士謝之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
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孫等以年月日
奉公之柩歸葬於邳手梁鄉孫鎭東原之先塋
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葉葬燕城
角僧舍既冠問知旅櫬所在持牲迎之大夫人鍾
愛于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

燕城歲月既久丘壟荒沒舊墓訪求十數日乃獲
刻甓爲識官識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歎公之立
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賦選以翹內輸承
元賦周德輿若文王題出倫等有司目爲金字品
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
取之亦當在優等故雖有金字之褒達寧二大縣
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强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
爲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
律視師弟子之傳爲重從公請學者如雷鼎臣賈
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一榜第其有功後進益如此

其早以詩文披知于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
以碑銘爲請輒爲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
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詁訓瑣細
春官科益政弗達矣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眞
積力久無僥加石磨玉琢絕纇瑕內美信孚外
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奢是時
單聲振三河星火鍛鐵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蔫
瘁獨以砥柱當頽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
静無敢譁廢疫剛彊公葉訶流離顛頓公拊摩

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殷愁今笑歌望公長劍
冠巍峩百未一試老稠阿不龍不蛇賢人嗟
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欝以華會與毛鄭俱
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淄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鎭南君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逐鄉里予每過寧
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閒居何以自娛
景賢爲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
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寓志如此隨寫隨讀頗
若有所得異時汨沒科舉數掌簿書殆於學業無

原缺

尚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
服除辟淯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
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
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
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曰費
菽米數拾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
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淯川課最陞一階改開封令
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兵景賢為人
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為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
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進領鎮南軍節度副

使兼蔡州管內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
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以丁未九月之七日
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
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有
縣康士成之女後景賢七年卒子男一人即世其
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
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迩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惘愊無華念久不
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超然飲食壽康聖
謨洋洋謳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為善之樂歸老

令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户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
於自律滴水不受部民兵來耕稼既發軍食為重
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
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賛之府經歷官輸
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
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
為門破兵勢騷駭而南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趨君
弟獻臣說謀去就君為獻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
子也尚欲逃死乎獻臣欲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
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吾

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歲
城陷沒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
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
方知獻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
於五村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好問尋從君游獻臣
以基表見屬尚憶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
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
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為述其故且
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于陛兮徇以擬羁魂儀

兮寘素途巫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孚予兮內美
俱結銅墨兮握瑾瑜豢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
兮甘糲蔬謨念所救兮剔㲲膚組治強梗兮患
惸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棄之兮又孰除
蒙山之丘兮鬱紛榆櫟子之鄉里兮迺厥初擬
蓬之言兮直學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紛沮洳
兮參之壒埃揄群走兮雄才須俱萬草木兮孰
別區現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逃
俗譪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州乘得汴人之賢
者四人焉曰王彌逸賓王世賞彥功游總宗之學
易高先生仲袁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
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
簿彥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單州教官宗之讓不
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
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
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為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
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
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與魯舉孝
養士大學蓋涵濡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
民溺於宴政傷靡之習而不能逃至於學士大夫
通經學古安貧樂道讀先王之澤而不為風俗之
所奉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洲入遂祖
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餓騎營指揮
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
求隱君不為出故於宋之世為民家其居通許以
教讀為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丕父
諱遲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貫綜
重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
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
魁多士遂登乙科擢授徵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
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為
根本身自率先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
碑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
為書以絕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錄據禮部之美越
內翰周臣達章奏君為編修官君至史館力辭而
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
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

揖鄰人閭婁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
少變投筯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
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
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
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郝鎰男孫
一人六九尚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
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禄之學盛且百年間
有以經術自揉者私欲既勝强爲揉治之往往齟
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
柔饜飫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爲善人
君子力省而功倍豈有不可誣者耶來速銘用所
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聲如其文渙如其躬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
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訏乎遼遼塡蔽
然蔽霾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泯至
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膺清
崇華鑿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就傅松
栢之丘石表其前是惟于趙子之墓追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爲武陟人某年遷河内乃占
籍焉曾祖良祖萬父遷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士族
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
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
年詞賦一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
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句三白渠入爲
尚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
利害邦直以善對細字楷三十紙推究原委凡公
私所以爲弊者無不備技而用之穏有力者將舞
所容奸適之大稱異之遷管勾黃河漕運未幾河
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迭授彭城
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建白仲
德甚倚重之喪亂後間關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
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
直爲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劍客而廉事詳雅
倉猝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
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女
邦直無子以姪爲之後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内王
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沒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
奔潰城爲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
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煌旱達

厥遺孤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
存拊惠幼入門懸挂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
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賴雖健男子有不能
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予同年進士又交分殊
款其孫請為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為始終之全我
銘詔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懿聖宮珠具上怒甚公
時為監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讞

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釋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
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青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
欲以為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向不為理遂訴於公
公為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郯國夫人溫
敦氏過廟門而不偃蓋公劾奏以為失臣妾禮上
不忍加誅但罷勑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
舊制承天門非將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
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為公輟軍庚寅辛卯
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
夫士以自保為幸或高蹈遠引晚棄世務或耽歌

縱酒肴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數
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者惟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
人大父奉遣靖康之亂流寓大原之文水因家焉
父楫資禀淳直樂於為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
賙卹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
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
游太學有聲場屋閒至寧元年以三赴廷試試補
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廨試魁登擢考成升
尚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

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修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儲
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
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
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入相率請留詞旨
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擢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進領
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
居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
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某所娶要氏吉州倅
伯升之女累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順次觀次

季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祭酒吉州馮內翰子駿之子季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尚幼公美須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絲髮不少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值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等以王內翰百一所撰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為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為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知臣不忠忠臣不知磨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為家以執言而觀卜其柔嘉悌然開義而起勇莫我加剸罷我扶剛霆我訶不量寸鐵之微折九關而磔妖綦白筆風生朝著無譁宗周不綱蕩而頹波亦有不二心之臣衰表亂之弘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卻曰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爭厄我哉逢當一丘君此禍何天之發尚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碑銘表誌碣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鄭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略之曾大父琳大父起遺父振是為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曾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知之不能答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獨曰若老矣守佐皇以恭勝相煩開若有佳兒姑徵試之即檄君為倉與事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案簿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迥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廬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

羨而不能得者君荅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諫
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
大初朝廷一新庶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
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語其指陳時病辭旨
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
君何得爲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
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
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鄜
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秦乾恒二州軍事判官爲
言世議追謚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

春試技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
孫得君主善老夫治弓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
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寇氏
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極自
京師齎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
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
裁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
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
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
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

雲燕儀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
大蒙賞異力奏薦之
宜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
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
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
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
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
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
招致名勝如蕭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
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

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
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欲習舊例以增額爲
言者君詞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即減元
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
拒絕亦有被刑責沒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
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爲之如是也在
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元禎襲職壬
子九月　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
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
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

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兒華皆當孝弟力田以
廉慎自保毋習弄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
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
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㕑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
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
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
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
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萬山㠑山皆早夭駒郎
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聞君
講授即通大義尋爲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于不

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
堯次華陰王孝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
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
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
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
公而已君投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
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
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
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變得
于彼而失于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吾公持

達之過致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君如君言吾
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關中地震乾守
呂君子成編禱祠廟請爲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
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
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歌觀
詩者舉酒歌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
篇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爲鄠郊即席
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闚
其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
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

罷作文刻刮磨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其
持論亦然觀所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
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孝山李
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激脩張公
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稽
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
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
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
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
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槃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

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敘曰正統
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
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揖曰
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併王乃猥類前哲欺以
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
復曰與曰陷曰絶曰歸始皇十年既絶陷者何禮
任細之夫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李宗之惡
也貴景帝者何短遁衰也貴明帝者何存異端也
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
而在複禦可與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

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觧
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
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世後以口舌為
辯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
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䘏孤遺扶病疾
助葬祭習以為常力雖不暇猶強勉為之與人言
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惟恐其名之
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
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
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

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為酸鼻丙辰冬十月寺閽
居西山之鹿泉負生自奉天來持京兆宣撫使
商撰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臨終念
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撰述為硬惟不腆之文曷
足為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求雪涕寒往復四
千里為其師為不朽計門弟子夙誼知生者幾人
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為論次之而系
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蝕於昧者蠹是為關西夫子楊君之碑
頌聽佳城法為蕩蕩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

擅名場深蘩孫羅龍逸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
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谿而濯池一命而佩
金紫何若若考槃景鄰賓于唐世久衰微河潤
九里蔚松標芳增輝謂君為遇歟徒以文窮而
自嬉戟伐俗學力洄筋疲世無玄聖久矣望伯
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為悠悠者之所詆緊正
統之與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卉倫執
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最是而今非豈有一
定罪功之名而際辯世之成虧我無我非我招
我麾不主故常不貸甚鑒白我作古奚竊取為

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四河之見
維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㐌神寶而弗移執誼
漢君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遲之仳歸我車司
南爾輒背馳傳者是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
出邂千載兮求知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府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
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
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
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擇因問讀書有後

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荅無所
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嘗見汝
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李房泰
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讀贋
記年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
取市人日曆鱗雜未盥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
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闚六經百氏外世譜官
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作爲文章淵
綿致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横生自有奇趣他人
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

横策危坐掉頭冷諷幅巾書袖談辭如雲人有發
其端者微辭閑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解析絡脉
浸者知所以統宦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
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
評者以爲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
玄談號爲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僉叩而愈
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辯博則不知去古談士
爲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
心肺世間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潯源雷
希顔王官麻信之皆海内名士交久而無間言人

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
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
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試辭科而景元病不
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
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
最爲知已當爲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
銘吾兄者莫好問爲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
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海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
官至嘗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
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㓜以元光

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于永寧之寓居權殯郡西南一里許庽持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塟陵川之先塋銘曰

涤心而文淺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爲家元精當中散爲雯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埋其正途不涉蹊旁有喙三尺有書五車禁不得一騁一本作施萬古長嗟塟君天門峯埠我我達萬一丘窖此潮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蓋積力久積久而恃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說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圜鄙而外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枝之萬金良劑以湔浣潵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鈞距化而真純庚癸豐羽山之年郝律發棨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發久矣安得散罷耆艾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士先孚之秦乎河東人元某銘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念所以引而致之者煤諸親舊間皆曰漢澤風土完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魯直孝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卿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皆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既多廣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

爲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先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官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

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歆案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均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予成均曾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爲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歿無十金之產實志下泉有識與業拔萃將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敘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官學斜爲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爲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棄舉於名場遂不就還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落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輩料理者以甚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歎自得若不以生死爲意者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挺從弟天祐猶子思忠曾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

奉璋峩峩其誰曰我孤昇雖基而奇之時據剝

器而莫施宮巷抱書在理而不紐曳履爲瑕長

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變察細人而悠容

良璞含光平僕不貨毒揶死聖識者游而執物

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至於

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曾微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曾微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卿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間居鄉

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妾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𧺫日者王希道推予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妾也又為之喜見顏閒君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為位而哭且為文以表之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為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華父海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試舉選即有

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後籍大學特擧翕然推重之君貲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為業僅有中人之產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為具豐絜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襃衣博履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館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勑家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郭聚爲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爲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爲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類以

全活者甚衆群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虐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君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自號蓋蓋老人有卷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姑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愨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沒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即孝也曾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

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備行槩之敘善具
并何負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
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維子曾子之墓尚
可以爲鄉人之榮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碑銘表誌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鄜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欵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沒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遣報巳急以内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爲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于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巳慕嚮之及知幾將還内鄉託於予者爲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于代鴈門用是交遂欵知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来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孫子德推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爲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爲乃作銘并論次之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崞縣大木張家里而葬於衆福鄉之石鐵原者不知其幾[illegible]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譔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家初世有諱

素者娶星甯氏生子夔夔娶康氏生子玘玘娶種
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磊落孟
豈取予之際已潔而辜於人家近霽姻塞群從爭
以武藝相尚有提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
子起家善以瞻男推擇爲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
曰宗亮儻倜多氣節中武舉官脩武郎鄜延路第
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亮以騎射應募官保義
郎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郎君之曾祖也金朝初
避漢陽貴子之後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
官者有留居京門盧利者有折居指仁坊麾者文

水君遷河朔寓居平山建占籍爲生九子其一爲
比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間言時人爲之語曰
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
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遊卒於榮城父諱振孝悌
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爲恨
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府城童能爲文
鄉長者以脩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
成父志自㳄日有聲場屋間遊梁之後交文士益
衆賦業外古書亦能研究國醫宛丘張子和推明
岐黃之學爲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爲之潤文君

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爲發藥多所全
濟窮家賴爲資業淳質言行有法遭値亂離知時
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爲風俗所移蔬食僅足而繼
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評者謂
先世之義俠閭門之孀睦傳至于君故家遺俗有
自來矣喪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蒸俗
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
之不幸遘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書示
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
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

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
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祔於汾河西岸
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爲門孝某所撰
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孫之養
內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閑閑趙公爲之書
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偕止六秩未及
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遣離板蕩閑閑手筆亦
獲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

嘗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推紀郛家隨世磨滅
孫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暝矣敢以通家之譜
屬筆於吾子幸爲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
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
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溫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
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爲經紀其
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
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歿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
禮有加又爲建塋於白氏丘壟之側一以祔外
祖氏一以塋澄初僧舅既奉浮圖恐其家世不傳

爲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爲嫌已而事不
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
大定初通檢因附爲籍舅已亡又歷三推之父弟
爲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
之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
顧藉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
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
陰德乃厚德也司户王伯常晉都督郝民之不爽
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
爲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遘疾

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
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
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
孝外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覽強記尤
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弱
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寧主簿汲山令
遠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
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
次曰僧寶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
曰麟登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挂次適大族張

訪次適進士賈餘次未嫁而卒孝升女揚女張王
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襲澤酒曰恍曰恒
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
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
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晉筭中年耽
著佛書皆所成誦爲人敦信義樂施予一言所諾
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爲正大中累贈
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
雖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爲軍雖有學校而肄業
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

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魏科取美仕邦人築亭以
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為作記辭與事稱相為
不朽故公雖歿不受祉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
者其利豈有旣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敎遷惟仁人君子
之所居若時雨然洞山之顚莊為為鍋娓心登
之孝方學業後於焦玄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
書先賢在昔矣乞河曲雄邊爰及公家乃論乃
敘身為義方舜之周旋兩息踊躍起為儒先炭
枝發薹大伏在參根而鼓之有光為天仲也銅

章惠決岐嗝俶也奉璋入侍禁廷講芝蘭之
庭娟兮琢玉之淵州里鍾鳳媚學躍躍至於餘
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歆深望歲
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指祿匪我榮殆以為黨
塾亡窮之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既縣社
之食尚有攷焉

南峯先生墓表

先生諱豫字孝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瑛
皆力田為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
以易為專門經明行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
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
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孝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
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為號示
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權興鎮大
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聚館陶
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為人廉
介沈默為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
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
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嘆曰癸
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

於杜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還
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
二十三日也兵退孫子天民收葬於館陶大張里
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殁四十年矣天民與
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
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為之銘天民嘗仕冠氏主
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
披髮衝刀搗執與還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
之龜息鳥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
老聃玄扈莊周氏之自然兒以為真兀以為全

穿薪火之可續置土捉之自指者夫鴻毛權重輕所宜然寧定從違之先有巖墻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惟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古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璧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禧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謹祐嘗以事客內鄉者二十

年比還公推產指於諸姪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護無損耗耳兄幸歸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爲謗口所間慚恨無所及尚欲言分異耶乃更相友愛官以公家貲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恕心爲質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爲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轉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被兵君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劫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爲之開論辭情懇到聞者感悅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措不碌碌振贍貧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方施人而貧棄難逃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喜爲人解怨嫌鄉鄰訴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賴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某獷逆無從生矣其爲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實盡多文士結夏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者爲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實頼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丱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辦淮官複啟重教督翥卒爲良民

吏河陽人聖臺像事之士亥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虜逃一年見公稱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違公舉家去是夜所得悉院之里社爲空公家獨全觀者嘆曰爲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過滑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鼓英師事程內翰天益未冠爲鄉府所薦再赴廉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作學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

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
且行且鬭從旦至暮有敵數千創而戰不衰者騎
兵解去遠近莫不歎伏比還後歿於其所女一人
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交皆習
儒業毅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同德里
西南原之先塋毅英于交游中審可保任者以墓
表為請義不可辭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
衣冠之藏子孫宜遠歲時蒸嘗魂兮來歸安此
故鄉于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

以為自勝之彊流耆可以屈殘頑直諒可以扶
善良桀柯犀剛莫我敢當儆兕周鏖而辱在抱
關為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佚伯之不如僅斗
食之見償惟祿不計靡兮知賦分之靡常頹波
天來一柱獨障彼四廢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
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為長使奮志而
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亡與亡
者為不亡銘其表之尚以發幽潛之光

遠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
多倣之而但得其形似巳而南渡後始有遠然子已
遠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
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歎宗室胙國公文
來風流照映一時而遠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
與之商略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
麓王黃華之緒君若真贋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
真賞稱為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恭也
亂後予客冠氏遠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
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槩遠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
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為多及長

耽於游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
盡學詩學論文立志既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為人
彊記默識不遺微隱君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
成誦如目罰考論文藝辨析脈絡若風昔在文
字間者盡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廟尊作
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內陸德太一
故宮樓觀臺沼門戶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
聽之者蹴然知觀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
坊曲與其家行輩群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
長降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談

僧言五泳傳授圖大不易作遂然子笑曰易與耳
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
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遂然子聞之誦予
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
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遂然子下世以數月矣
其壻商挺孟卿爲予言予已北歸遂然子爲之飲
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漂爲可
喜事而公爲之損眠食何也遂然子曰是豈兒輩
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遂然子故書凡予所
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聞亦記之也因竊

爲慨歎遂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
入投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知此予愚
陋不足比數何以得遂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
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
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覆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
掠而北爲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
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衆
人之所棄曲相獎借如渠輩者晚節末路乃復有
一遂然子思欲與之隣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
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錄之曾不五六年而又

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
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遂然子
之遽也遂然子諱滋字齊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
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爲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
子不能歸遂爲汴人父諱青字漢卿遂然子三男
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卿
所娶者遂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瘞於東
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
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
獨專自拔泥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
碩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蘇彥遠墓銘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爲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
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贇以文蔭補官中遭大亂
不能歸贄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
內翰礪榜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
傑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壁主簿彥遠靈壁
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爲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
監平輿陽安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最

閒陞真定酒使司監使及百分真祐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孝遠守職如故事定以兵除進四階城中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州獲嘉縣令召為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留為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閒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鄭氏子一人名夔盧田尉官宣

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氏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讓德普德恒德獲孝遠資稟仁孝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變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為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強勉為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孝遠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仕子槩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孝遠其一也仲明之歿予既表其墓矣若孝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投其弟孝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圓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游烓
雖游道日廣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懸
州里曾鄙漠然少年頗不屑於謝仁祖之豪寧
就陶生而乞憐貪夫狥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
角逐相先萬物並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
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崩奔混為齊編蓋君
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為銘詩表君之阡
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尚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尚樂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為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闕析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侶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為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赴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造治心養性

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即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為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為陽善人自報之人為陰善鬼神報之人為陽惡人自治之人為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已治已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寧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乎門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黃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尚藥公有得內經探病之源起死而生為醫作鏡衮裴洞明道風既翕取重漢庭陽報沓來壽考康寧倏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邐邐華胄後起魏京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為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宮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葬殯祔於縣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游將因以碣銘為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為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窮來謁率欣然為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為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太安庚午不肖孤纔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勸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鄢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尚醫子和推明河間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為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為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予謂伯全斯言可以致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為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備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洺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大事至有旌紀窆冢之歎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

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洛州之寓邸
城安邑先從太夫人之塋娶東鹿劉氏同知雄州
軍州事德溫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
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成安溫氏次適雲中
谷氏公嘗用黃縣蔭仕為監博平酒稅然非其好
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
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舜以來下
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
不可誣者承安泰和間文治熠然教興士生於其
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為名卿材大

夫者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為公卿大
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
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拙繫其遇不繫巧愚如公
者皆是也今仲經學精而行脩聲光爛然高出時
輩陸安張氏遂為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
無恨矣銘曰
發祥脩體柔嘉內美克播不遐哀哀蒼天孰使
然耶天耶人耶其父母耶從容以思其得之耶
茁其芽藝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穫穫滿
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兮其末涯不有

俎豆於士夫之未念歆追誌墓究以俟百世誠得
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
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宇有年
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氏本出於遼東為
著族國朝併為若遷之陸安以世官就之至公之
考黃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間官洛水遂為洛水
人公即黃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奉資穎悟略通
經史工書翰習學亦過人黃縣初令欒城召趙簡
德新授館德新名士杜亦達公與兄瑢咊造從之
學德新安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黃縣下世太

夫人吳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
公有成人之量即以家事付之公內尊母兄外睦
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貲財不
以入其室御童僕有恩信不忘管屬而人人敬畏
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乖語昔欲絕之公辭釋百
至味道為感動乃歎曰負此媼易而遺吾賢弟難
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寒暑不解帶藥必
嘗而後進及君喪以孝聞明昌初歲饑以飢死者
千室而五公日設橐粥以贍旁近病者親調護之
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公沒人多為感泣　以承安

以逡之其未柰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其子孫者尚信然耶尚信然耶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義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即以力田爲業年五十有七終于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召楮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爲可見乎爲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巖玉杜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語又無根蔕每及一事則

麁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爲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過曉果然其人愁而去日文態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與語者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教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舅間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復欲何食乎此腹旦欲其食午欲其食晡欲其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蔽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

理自固閒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人所軒輊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群嫉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居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殁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沒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爲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逵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遺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餔餟之醨吾寧反閉樂我所知来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高之高無責可幾孰能自信於毁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間教授以武弃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又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勳級不得進公閒居鄉里竟又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祿食者不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寄居崧山時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兄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諲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承服妥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持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絕未卜歸葬遂爲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上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吏遷一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鎖辟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閱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岩已殁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户爲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沒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傅南州鵩鳥告凶賈臣歌謳老死溝中馮衍
幽憂棄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脫欸豐莫雖生才
百蛇一龍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窮巷抱書被褐
弗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
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耶

贊皇郡太君墓銘

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忭遼秘書監弟援某
朝宰相其後秘書之孫某大定中戶部尚書相國
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為閭山甲族大
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父鎮宣武將軍鼓

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
有七嫁為河中李侯誠某之夫人李族自王父龍
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貲雄鄉里侯資稟豪邁好賓
客援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鮮雜
米鹽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姻睦族屬
內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
贊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孝實娶龍山劉致君之
女於夫人為娣妹議往內帑時次子獻誠生始朞
月暑塗二千里不以跋涉為辭振貧乏撫孤幼僮
僕之無依怙者取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

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僞券訴有司云是陝右
饑民為侯家強娶法當為良徵謂宜辨其妾夫人
曰奴而良之義事也奚以辨為聽其去者餘二十
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
省夫人以為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
回竟為入粟縣官度為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晝
哭之後益以教子為事其後獻卿中泰和三年進
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
卿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為戒
南征之役朝廷倚為政并牧之馬似涉蘇療宜有

被其決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為憂夫人言禹遠至
難遂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
亦可乎夫人之兄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
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君能為舅氏覓一官
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
為求河東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拊
孤禮無違者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周官騎蹋夫
人戒之曰從仕之服宜讀書養性鞍馬間乘危蹈
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為識者笑況必不能
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

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
諸孤銜恤襄事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
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為正議大夫宣差規
措解鹽司兌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
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
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尚書戶部
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瑛次適經義
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
之狀涕泗百拜謁某言先夫人弃諸孫之養亦已
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暇不給孤奉慈訓尚

有雄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為淑女為良婦為賢
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以
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
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
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愧
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辭比事以
相益役聊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焉
其敢不策厲駑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為
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秣驥閑塗司南適達鼎於

華腴動與禮違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宰圖
壼之可幾嗟惟夫人女宗婦師詎直宗師母儀
百之油燈煌々誦書琅々兒不致嬉母也在寄
雖龍虎公北方之彊武庫再傳化而文房甥壻
庭之佳樹乃異貫而齊芳版輿委蛇于祿孫貽
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何
速兮來何遲睹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
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期有觀如是而不得
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為陝
州人母邢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
焉年二十嫁為贈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諱某之妻
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
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
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
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月
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
長曰賁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
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為樞密院判官次曰塋弃

家爲佛子有詩筆聞于時次曰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鉌賁塈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汴陽鐵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既冠從兄賁官學擧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詡當執科擧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爲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吾弃以長子持門户勞苦爲甚賁擧進士塈與麟皆幼可代吾弃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識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鳲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賙恤貧者其歿也哭者皆爲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擧既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某銘其墓某自經亂識文擧於太原與之游爲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擧合其親者爲詳且久乃爲之銘曰

祿不於豐惟祿之時三釜逮親萬石不貲母氏劬勞織紝可挽姆淨而風霜露涕洏悠悠蒼天孰命之尸含飴弄孫彼何人斯嗟唯夫人女宗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稱此王樹堦庭且蘭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背形永世有辭重之以五福之發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尚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擧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絶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惟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户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絶一日張不可謂之亂一夫
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
今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聶政之姊哭徇其季于杞有侍猶聶之世嗟惟
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手則孝
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雖夙
之瑞莫勤者名天曰義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
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弟
三女也興定乙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為南陽令
其母張病歿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声人不忍聞
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為言親
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曰女從
母為順寧從母死耳竟以閏與壬辰三月朔死死
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指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枢榇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本病
本根枝葉乃傷曳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
母亡與亡孝女之冢千載滎澤白水南東維母
之藏藐魂搖搖望女大泉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
滑濬等州戶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考於前世興
王之迹蓋帝王之興天將畀全所發者而畀之時
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
之同異定群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
雲雷合勢為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
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

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
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
以為趨為嚮者皆倚之以為重至是曉然知天命
所在莫敢有異志　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
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
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夫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
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諱實字武叔其先博之
博平人後徙長清遂占籍焉曾大父考大父祺父
琪皆以農為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琳字才叔
次即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

生產為不足治者為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
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
多為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　國兵破
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為兵以公為敍所
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揖據靈岩遣別
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
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
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為守禦計
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于行
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

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
公為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
之東皆公　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
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為請於主將主將逗
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
足恃者謁先太師於軍門挈所部以歸太師時以
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
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于宋
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

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弃城而奔公
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
海叛公公之家人複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
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孛
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
斌亦欲籍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
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奇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
也其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
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即
連趣孛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
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
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
之功所在皆為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
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　上歡甚錫公金虎
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
真福人矣又四年朝于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
户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
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
則別大名又別為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兗濟單
歸于我丁酉九月　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

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荆棘扞
豺虎散放羈食暴露風日挈携墊轉徙之民而置
之袵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
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僚
良汰逐貪墨顧指所及竭蹷奉命不三四年由武
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于塗
則知其為善俗觀于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
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使數為僉其功
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寧壽
考之福故　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入有勸
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
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之正
寢是夕大星殞于縣界人以為公殁之應五月壬
申舉公之柩葬於鶴里之新塋禮也公既握兵柄
頗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
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
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閒厲不
可犯至於仁心為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
既下又破水栅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欵屠
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

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永柵之議公爲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截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壘壁一縣當殺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資弊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饑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

有犯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亡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爲之蔽野公命作橐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閻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爲賙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既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

之賜卵翼之惠日積而月累之蓋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內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前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　清濟洋洋　佐彼嚴公
尹茲東方　維大國齊　維魯所荒

大安衰微　元元遺凶　鋤耰棘矜
迭爲長雄　遺黎憫然　適埴斯窮
公乘其時　奮從兵戎　心爲蓍龜
往逆大同　挾右太行　以入王封
人瞻者烏　我龍之從　儼景同翻
欝爲雷風　乾端坤倪　一廓屯蒙
奔走先後　莫予敢侮　莫予敢侮
惟公之武　乃錫金虎　民汝予撫
民惟天民　惟公受之　有內之溝
職公救之　大布我裘　大帛我冠

斜傾我扶　罅漏我完　爾有痿罷
我逸我安　金革之威　肅于凜秋
化而陽春　悴槁和柔　祥風愉愉
叶氣油油　河潤之溥　暨於他州
民拜公賜　有亹斯禱　祝公壽考
爲國元老　如山如河　受福則遐
齊政方報　賓婦已鑒　布宣王靈
繫公是賴　愛養基本　繫公是臧
巨室喬木　式瞻誰在　相彼邦民
古無遺愛　有開必先　惟公之功

寵以不名　公名之崇　巍巍堂堂
哀榮始終　誰其配之　錢氏孝忠
茌平之原　龜石穹窿　勒我銘詩
以對景鐘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以裁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靡不糜滅燕城既開朔南分裂賂爲受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挺勁鋒膺大命之去就一群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萬歸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强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無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賓歙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尚無愧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蓋公資稟沉毅威望素著且屢於軍旅少所覺覽見者流汗奪氣

莫敢仰視中歳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懷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栅縱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請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親主兵者下迨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饘粥所救者尚不論也盡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恃公爲司命公爲之開田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敦以農里之言而勉

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覺流亡假閑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牧恤孤嫠佽助葬祭救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純粹入出強勉我則樂爲故堯舜之日境內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複活非策靡愷悌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繼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勳臣之右況

符擁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散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德録與參佐部曲士庶耆舊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致礿祠烝嘗之敬宜有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爲祠祿之之爲大事尚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齊布之五社魏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鉀章王珪通貴不嘗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貴於從人之情況乎時則綿蕝未遑人則烝嘗將見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有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尚有攷焉好問既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榴有徵　風雲感會神與期
乾龍用九方奮飛　潛蛟豈得留汙池
王伯之柄魏所持　金城千里山四維
公籍盈數數有奇　燕趙廓廓無藩籬
六合遂入天戈麾　猶之歷下關濮基
楚破竹耳將安歸　天官英功絕等夷

介三大藩疊邠圻　大帛之冠大布衣
煌煌德星出虛危　扶傷合散傾復支
民恃保障輕蕃綏　年穀屢豐物不疵
諸侯代與公維師　誰謂華高可齊而
武公司徒居於斯　眉壽保魯止於斯
昔歌且舞今涕洟　人實依乎遽奪之
甘棠之蔭公之祠　麗牲有碑碑有詩
戰功曰多民政慈　尸而祀之寧我私
公福我兮無已時　子孫數民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以天路軍民萬戶
張公勳德碑見示謁僕言此內翰濟南王君從之
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爲吾州披荊棘立城
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彊梗拊存
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國其有德於州之人爲
甚厚如輔不敏亦得彙技成算自竭徼效猥先衆
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忘食息項而逸無
萬分之補姑取境內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意就
公所以成顯顯爲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
永久王君備公之功而有取於吾爲之誠且一故

樂爲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壘障由西山之東流
堝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潤
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餘黨戊寅之
秋兼名天朝以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
寶書錫命自千戶陞萬戶佩金虎符順天別爲一
道者亦既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
勳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
爲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
人終至於統百萬數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
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輔論以爲

義謂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常鼎鍾竹帛於是乎
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 龍興之運開拓
疆宇爲國虎臣治民莅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
百不宣一其餘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爲筆於
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勝之文不足以俎豆
於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
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
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武
仙會鎮定深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
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

日公兼其老且怠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
西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仙軍果驚潰公追擊之
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
張甫河間公毅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
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
出戰甫毅哥皆敗走由是祁陽曲陽鼓城諸將帥
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卞急吏卒每欲
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于宣德群不逞乃環
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于
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即棄輜重而南問

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爾即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為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磔殺之緣山反側鹿兒和和義女檐車堵墙百峰東西五峯施家

西水姑姑堝紅花谷閂堂水谷白虹白家野鵝諸砦望風降附及武仙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棘中日以營建為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為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鷄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為亭榭為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屋下則無卑濕之患此州遂為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

被重鎧躍馬横戈而出大呼謂諸帥吉公輩平時陵轢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即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為也諸帥無應者公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別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衆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堤上諸軍隱堤自蔽待敵下舟即力捲之

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入聽節制我欲決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雖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亦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于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子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破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

城陷論功第一鄧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即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狗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襄陽之役公奪傳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落南門出諸軍爲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衆十餘萬多溺漢水餘軍西走後爲史侯所襲而公擒盡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追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即漢水公乘勝擠之溺水者如山岡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伏莽爲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

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既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上公率衆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即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即取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鬬公奮擊之誠虜數萬自相蹂躪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偕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爲三一並江路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邀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尚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遂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慴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二百人而南時盧泗盱眙安豐

滦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
以四千騎欲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
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
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射輒中敵不能近良
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除之兵時大帥
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
麾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況新被異恩圖報
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
君之後還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
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

圍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
畢劍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
自大河放而南杞為中潬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
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間殆無寧歲朝議以
杞為　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葦所航河不能
廣矣公以甲辰歲被
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為
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既固姦諜坐屈艫艤有撲截
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汴豫公
之力為多初太軍從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蕩

條耕耨俱廢我軍爲困狼之計初不以餽餉自資
北軍還間關千里道殣狼藉公一軍先事爲備故
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賙
給焉君與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
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
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
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
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
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
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寓欣幸初彬刺

殺哥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爲敵既破其妻子流離
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卹顯長子國祥以
材具署爲郡守次黑子爲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
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
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絕蓋不可以
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帥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
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飯
放略平之後日與文儒考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
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
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

僕老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岡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瞭然為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荊高義烈言言嶭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治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凌崩奔公乘其時萬夫稟韃 乾龍天飛霆裂厚坤有盤者螭儼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冦攘盜販黠兒自爲侯王妖狐夜號平民畫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強指以神鋒孰我敢當蟲簞風之威訶禁不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陽 王旗嘽嘽頻蹴江瀆於光於黃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輒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爲隣中澤新 矗若長雲具兒艟艨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鶱望見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既平荊楚既同觀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瑱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國世封臣拜稽首

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千年此碑當配景鍾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大父內剌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閤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衛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爲西山閤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閤門尚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華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

剌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
北兵襲荊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
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
奉 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
汴梁家宗幸和議可成賜金幣遣之君臣相視
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技於内東城濠中水
而殁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衷悼贈工部尚書龍
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
爲尚書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
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

遇事明敏雖老益不能遏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
有笞贖之玷其畏愼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
孫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
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
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
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爲賢哉生長見聞者之
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裴回故都而不
忍訣則鐫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朮虎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于天其初
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盖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
用體畸則璞也用畸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
而材每患于有餘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餘故
超於壞人知椎鈍朴曾拙於變通難於鐫鑿之爲無
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有爲苟安於隨俗爲大可
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因而學之又

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
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朮虎氏世爲上京人五世
祖朮不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登論功第一一命銀
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
人謀克十七人而駙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
西北路挑山之陽因古籍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諜
詳焉曾大父布苦德贈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
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剌明威將軍北部詳穩官
妣溫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illegible]
姊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陀滿

民進封太夫人公即孟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
道陵特旨改爲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
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衛直點撿司
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奴文
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
之嗟愕大數曰君人奴耳何敢耳耶直前擊之爲齒
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撿喜兒人爲公危之
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撿公宮闈之長果辭事當
知重我戚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又於富貴者我何
推爲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入見吾家鷹犬且

知愛之君乃能辨此可謂不畏彊禦矣奴輩懷復怨
擠無惜教習之公用是知名嘗聞一家論老生曰世
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許
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況
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焉知成制羅旁
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
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
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
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
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

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
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
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
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
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
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
乎復取劉顏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體
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選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
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
伎給使令玄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

即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
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
公從縉山高琪軍時
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
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發軍合河公
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
南山與都統與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
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
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
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

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疋貞祐
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
及新樂為上言妃右車乘餙盡鮮明徒事外餙而
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
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
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
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鞠仗命料理之
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
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弃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
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

供不急之用況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
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為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
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烽警則聽河防民丁數更啼省
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
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拒會
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
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撗槊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
單棄馬潛由澗中路傴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
軍為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
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

騎乘高而下顧聘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
西師雖不侵突而群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
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為立生祠樞密
院剡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
且主帥敬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
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彊梗之餘當以
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獨暴
横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
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
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閑輸校兵

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壁之役乞以農隙為
之秦民頼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
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
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
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
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趍西道公
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
以巡撿蕃寨每能有名焉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
藉𣏌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耻以求索見汙為趙
言彼部落族以馬為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

爭於是總管者怨且懟乃誣再能有叛討遣趙掾勒
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家馬可免罪再能率所
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
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冤
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討刺
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
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
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凉行臺奏公爲馬
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弃鬱鬱不自聊雖
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僧周官游崆峒遂有

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疾遂革帥親問後事公強
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牀簀獨是爲介介
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
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孫扶護東還權
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
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秘書監歐
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並封金源郡夫人子
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閤門令次
彭孫轉孫俱蚤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
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幹秀

偉資稟沉毅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予事
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孔祈居公悉有以
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殁其孫當郵
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
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
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其苦至　盛夏不操扇
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
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
殆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間悉能
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爲

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鬬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
可用亦猶鷹隼養之素至耳公既耽嗜書史故親
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
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北歸卜塋於
輝州蘇門比之某原祖道過好問新興投公行事
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
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件右之惟公故大家
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尚公家累鉅万僮
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碁槊可取諸左右而足
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眞

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番
宿更休之餘爲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
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内儒化
家存鑑巖金之壽士有播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
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
著高擒射隼足致要津公則爾近乎仁義形於
色未信不屢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蹈
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
致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
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

暴也被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
復上六經掃地淩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
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雖強間氣雖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
宗金石獨止而死埴泥脂膏共死而不自
豊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
匪惟公賢篇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戰鄧通
北山諫書乃在箕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
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徼巡周
廬寔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祿不計虧我銘
墓石鑱孫慎乎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
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
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
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
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
殀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奮然
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致
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

以自守也不汨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
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彊其視
橫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
暑旦暮之有常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有太山
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死取於
海隅之伏劍湛身之志既篤不屑於晉亢之獻
圖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无終
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
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
槩論乎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

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君臨洮之
狄道盡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
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扶日而
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
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
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
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權喜讚嘆爲作福田
以處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貰爲平民賜錢幣縱
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
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

壁玄市所在於殖産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
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
資禀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
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
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
王始通問　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
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
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
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
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

君百奏不類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遣賜之
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渠乙
里只再至復弁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敦
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
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
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
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
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
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
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

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
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睞而不能救也出騎兵
千人與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
夕臨者三日塋之尋具君死節辭奏之詔贈恒州
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
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三達
次鐸剌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
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
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沒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
習諸國語泊字書授之爲宅日起家之地其後馬

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己酉秋九月晦三遼涿四再
拜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
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屢道之矣蓋君
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
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
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
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願以盡此身以答萬
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
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
事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亦嗟
莫畜者才賦君則多沉潛而剛悃愊而無華曾
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俗崧我乃負荷何以矢
之之死靡它參手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
還偕妻婦而娣姒河源九天放爲頽波砥柱中
流終古不頹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即華匪我
前知神理不遐漢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璘上故禦侮中
郎將陳和尚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爲
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
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
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爲褒忠廟碑
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
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
士大夫至以李氏爲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
蠶室蓋天倫之重表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
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丞學之臣之
多而猥用下臣緊之古人所以爲辱者臣與有榮
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

於國姓爲疏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
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
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
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
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
沒入北中二人者名爲群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
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
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
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大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
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大夫人以鹿角車

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
爲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
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宣詔以提控從軍安
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爲
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希顏能相上下故
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
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
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
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
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吾下阿蒙矣三年

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
鎮防千戶葛宜翁鬪訟訴于鎮南鎮南在其兄軍
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
不直即量笞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
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于朝且
有挾私讎之愬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
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
一以人命爲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
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搒掠過差輒
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

兵間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攢恣之犯谷或有
之使者承望風旨即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
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盡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痛
之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
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
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
有言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
所得笞而強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
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
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

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
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
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
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
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
衆勝逐北營帳悉還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
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
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
紇乃滿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
鷙狠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

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驅羊豕而逐狐兎所過州邑當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為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簽使蒲鮮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為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為劉刼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為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鮮蒲鮮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鮮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全誠有之以不鎮南欽酒竟徐曰有之蒲鮮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

匿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接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為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脛不為屈脛折畫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語口吻至兩耳噀血而呼死至不絕北人義之有以馬湩酹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銘七

韓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為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懸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邊執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傳直之目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推酤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愚賢同滯之嘆論者以為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為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

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操慎自守不爲
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
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某遼
澄州刺史祖娀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
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
臨終敎諸子言九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專當
從正貨利不得關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
軍京兆郡侯公卽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
蔭歷耶鄆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
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撿佩服遺訓無敢失墜
及蒞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
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
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貴畏忠不毫末取也
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
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
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
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
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旱已久公下車
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貶貸之公出俸
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賛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

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
定戶籍異時耶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表裏
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往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
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
高下一出其手籍旣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
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
者言於朝馬蹄堝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
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蘆葦荒穢之地河壖腴
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
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
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
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
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遷授襄陵令平陽
縣十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强尤更致力旬月之頃
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
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
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
故决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
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
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

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户每以爭水為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撒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盖渠路歲久爲泥滓壅塞受水絶半分溉不能給因開鑿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爲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于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瑭興定五年擢詞賦

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尚幼瑭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公事狀來謁某言劉内翰拯之誄先府君墓已納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為請某於瑭為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叙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屢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汙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蕩如使九徽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雖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内剌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倜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八

以門資試護衛技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莫州録事判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詔北軍議和事遂爲所劫行及君庸關潜謀歸國奪老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中選授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

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為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為許州兵馬鈐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閔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尚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

請銘故畧為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耦奇則天實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援蓬之賢

遺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畧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為偶公輙入座共食意態自如 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卿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 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

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 上前公資稟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 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期須不少離千載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 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罕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遼丹之斜速思于普花兒指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 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閔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户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

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
技所出軍立二総管公皆将之錫之玉𤣥金虎符
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　聖訓詩復
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回讓金符於佐官宋
元高達辰别請銀章而歸是後立　行宫改新帳
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宫闈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継統万國連絡勲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
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陜之命公實膺之以
公前後而言盖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肅将使
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
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白門
之婚嬙辨諫夫之媟䙝新宫落成則以有功遍諭
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父子
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
稠叠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
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盖不足道也公
每以　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
闕拜章既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
所矣恭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群從仁卹媥
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

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累之舊命
文士譔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
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盖有年矣曾大父雲自
遼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瑋曰璦曰玹曰瓚玹之
子四人顕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体
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
以貲雄其鄉委積豊富畜牧蕃息北山之㮚家閭
西鄉之土亭皆有别業與世官榮禄家同里閈出
入遊觀表焉相尚輕財好施少不斷固求者多所
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
子長敦字德厚季効字德信皆無禄早世公其第
二子也自大父以来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
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
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
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諸亦奚必以憑藉積累而
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髙蓋之重矣
累将一得於手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
衆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
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擧雖天愛民甚一物暴殄
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

又者特十百而一耳使鴻藉積累一切以謎辭折
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膺曾
高之世業華腴之奉蔚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
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盛名源深流長緊見於
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沉潛筆慮
幅億坐鎮兼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
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
方隅交搆既興忿爇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
赤心智勇既殫重爲輯睦又吾夫意盃酒意氣妄
加人以兵要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

若論列　御前皆天下大計肆情激烈　上爲動
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
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
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
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略遠圖忠良明智
上以尊王中以庇民下以爲劉氏無窮上傳當大
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
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侑
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素以小字
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宰其原是爲龍門劉氏之所劉爲
大家出用武國從公魯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雖
幽燕之習曾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
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惟左右是奉而不
違闔闢風雲出入範圍婉孌龍姿躍而天飛股
肱心膂成肺而一穆度無棣爲履而十命以南
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川
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彝常勳有鼎
鐘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褒異魏義會無所階世
舉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幬家之德公泝其

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
遺往躅嶽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尊其
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十發源濫觴其少不然我
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晷爲忠孝
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甥佐陳珍李侃侯珍自曹南
走書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叟自束
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遇藉先世
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

之禮展省墳墓孜之令甲諸位及道貫廟與墓
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
士之見信於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
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夏亭在大梁承之左
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
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裴信奴之幕客張子良
由間道貢奏牘至者都堂趣召問所以來公爲言
國用安自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爲勤
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
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關百死乃

令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
座勞賜殺重凡奏牘所請舉用安者無不關允
特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九繫之左曹者予
渴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宦
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
都人日望東節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躓跌
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特論所保
任故雖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
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
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公頗知予而予

亦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頗交之日久矣誠得
家筆以相益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
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
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
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
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
命未嘗擅割行及庖湢閭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
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
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泛溢
漂壞廬舍至於丘壠亦爲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舡

投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瘞於
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
長即公次曰子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
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
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
乃在浾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三世耳
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
統時耕稼既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户
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還壽春充防
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僕散詐勤與公不相合公

諱會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金胡州民出屯難口附隨爲李敏所擄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悚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竹公與宿州帥魏石烈阿虎翃之遮老幼數萬壘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情會邳徐軍來復讐公復與宿帥衆僧奴斫全營於鄭縣全僅以身免至寶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死于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宗重以地土卑薄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塋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數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濱制方面之命嘗謂金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裁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推視趙魏齊爲大鎮以桑粟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之國以太行恒山扶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地之藏海山況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其國學多魁偉敦厖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倔起閭巷間而捭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逆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不至於人物邪然絕無而僅有也濮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易間雖譜諜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

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愊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冠使大梁特夔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乎旅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爲事暮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衣冠之藝業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既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本拓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壽縣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繄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穫之猶上農之季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周既東兵連兩河鉏耰棘矜奮而橫戈矯矯維公屹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曰多夏冠熊兕劍佩巍峩食飽而颺誕爲盜李公斫其營壯士無譁鼓憤亡幾時化而蟲沙有來同盟唇齒輔車詰關拜章畏途寖艱執爲田疇而克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
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劾撒封國於趙子
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魯熙宗朝平章
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
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
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
監務用課最調嵩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
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
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
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掊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

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變代有期而中夏
被兵盜賊充斥互爲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
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賊擅地之酷
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
託宿群不逞鬪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
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
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
屬百方藏匿有以全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
定確然不移其撫救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
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總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

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
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
僑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
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
厝其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
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
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
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
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
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令相君度其付委

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
領之職提領求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損
棄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
金源陪臺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
之某山副節度塋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進在河外
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孫援死無後矣乃
遣長子阿海護輀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
金谷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阡我先府君是爲北
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省介㕘某
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之子婿世昌予門弟子

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官宗室諸老怒其闊放自棄欲強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單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亳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亳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誅相間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為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潜政守典官胡魯文孫通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膚敏作祼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違遼江狄流王謀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曠於丞嘗溫厚思歸睠言涕滂輙車北轅金谷其藏欝欝佳城松檟有光惟彼臨潢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紈袴冰霜惠利所漸愛於桐鄉殆天以孫衛之俾壽而康何血肉之瘍而有萬夫之防偲偲嗣侯福艾奇厖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傍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僑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

英潜德弗耀大父顯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徹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充尚書省譯史選儀鸞爲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興陵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佗所對如前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任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浙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臨政仁信爲誠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懽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挾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喪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

政驗於此與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今承事
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
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
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中伯勝和獻之諸人
倘佯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二月日年
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于寓舍官懷遠
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
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
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爲太原交鈔庫使
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

自同州錄事來寧中升陝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員
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
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爲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
興祖以公廕試補戶部掾今爲燕京總府參佐顧
祖來仕男孫九人曰家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
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
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袝宛
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孫子寧以壬寅三月日奉公
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
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

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爲遷還公生
其間氣質渾然入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
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
淪浹之深人合而天豈尚炎炎之日掇賢不拾
孝乎親而賢友于弟是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
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
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所是惟良民吏之墓
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破平陽取
道太原分軍西六州時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
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
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敢以
掌許地抗壓境之兵強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
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害軍皆有去心
驅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
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爲
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夾老幼
走西南龍門砦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

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録君功以便宜授嵐谷
簿攝録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
諱珺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
之子孫散居汾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
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
自大父以來以貲雄鄉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
母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
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諫歷舉會
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
吏歷仕州縣又叙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
陜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
兼提領捕賞興定元年入爲尚書左三部檢法改
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
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以正大二年歳在乙
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
天資淳厚有晉人渾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于
無少厭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
無不盡在陜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冤不數
語而決閭郡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
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鄜事危急之際調

度百出君區處鋸録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
許之華公晉和之參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交行
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
舊時以書問及焉君伊川既久先以酒交於屏山
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君此州與焉倖之良
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
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殁之日送葬之人傾
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
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
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殁於襄
陽子男有人長曰琥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
掾爲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
威舉進士次曰擇善業家爲黄冠次曰仲文以君
陰補延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蔭補
候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延爲女官孫五人曰
汝霖曰捸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
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
原之先塋歳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
之行幕介於教授吴子賀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
仲文温淳有蘊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撰碩

能正傅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稱僕郭氏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橫流湯湯身為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録事毛君墓表

君諱恭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潢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弟詡同登進士第仕為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

父大壯廣威將軍承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承年三子君為之長自幼以孝稱丞受二弟遂及宗黨資豪剛毅肅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起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廉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塋斬焉衰絰中日誦佛書為課迄于終制言動之間觧不

知禮人以為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辟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續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為攘敓同官亦挾輕貲而遯僕隸因以為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既無所逃責矣尚敢以監臨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録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赴都府海壖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餼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

降愍其倔强不為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兵退塋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莊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勲騎都尉封滎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翛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君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玉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酤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户喬惟忠次適順天

路軍民萬户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鮮而仕敬之仕官連蹇累生課殺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任人往往陷沒行生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已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將官隔闊無歸省之便君問遺殺重不以遠道爲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門競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淑當嬪貴官寬厚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婿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榮顯在當代侯伯之右庇蔭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南渡君數年始知二婿所在羸服累糧千里就訪及兵破河南張侯委君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群從安居雖氷之上歲時燕集復見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駁駁乎性理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洎君伯仲通譜牒思文備至有骨肉之愛

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教以弘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袞取義稱爵息焉視是足矜忠臣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世祖臣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吳咸雍十年劉霄榜登科仕末遼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諒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閤門祗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崞縣烟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即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蔭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尋遷濟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衞紹王即位用大安霈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因為所親言吾猥以貲廷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擬以先君

子蔭世不及過顯故強顏未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蔭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海莞庫久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衰過所生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為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辦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若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為之嗟惜名士赴弔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某郡張氏閨門雍睦有內助之功封濮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佩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緯曰綰曰績曰級皆早卒繼借未名仲傑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黄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為請仲傑學為通儒德為善人殆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為論次之并用子之所感為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獨彼責守閫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有使卒不能以自濡莬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歸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㴱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汾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謁其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兔卒大事墓

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謀述為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并著子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為汾陽人有諱才琡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瑴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為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群小積不能平造作飛語搆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旨惡者八人以欵為朋黨誣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興復朝散大夫生

子徽以蔭補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禀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隸學為鄉府所稱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得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　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

家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斂息定家人疑哀良久復開目云無恙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鄭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鄭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

姦黨題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爲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俱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魄既喪猝爲讒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讒疾不已增元惡嫉合而爲聖癡始於天地一變卒之古今一變致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枉正人端士若

有血讐骨慾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歧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爲人所食者凡爲讒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交病既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又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姦人敗交亂

四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禁吕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温公黨爲恥又欲以黨禍絶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爲吉先毒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
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盍當以實爲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禧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爲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先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來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業事狀益甫所譔益甫子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爲次論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爲隰州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稱祖妣郭氏宋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

女父鎭賁仁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齠齔受學年十二孫初父病革衢命君未有所立殊以爲憂及父歿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鄕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得通經傳以至陰陽醫卜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爲人謹厚擧動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鄕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凡植既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撫諸孤又爲賙賻有問之者君不聽曰鄕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收之況兄之子乎貞

祐之兵陽州破群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香州被兵惟州倖獨存今逃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衆曰諾乃安集境內還倅於州群黨破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爲官長者君義而卻之明年大饑民無所於糴君出所儲以救饑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與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掾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爲多君歿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禧年調官京師夫人紿兵士言我主婦藝財所在當盡措倨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爲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偕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祿吾欲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歐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長郎擧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鄆人周惠今爲眞定參謀擧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爲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蔭補侯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

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爲政之方施於閭門義存義亡凜凜皚皚豈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世宗借隰川其未央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爲農家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沈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膽壓衆靳沈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夸示

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
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
今萬户張公聚族爲鄉曲保西山之東流埚別自
爲一軍及張君副經略苗公遣䦨承制封拜公
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君無數何　國兵由
紫荆而南張公以馬趺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
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壕下諭公使降公盛爲
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爲爪牙
且嘉其忠慎不撓力爲保全益以腹心倚之來特
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特

爲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挾銳卒數千北向
犄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
義斌僞馬武仙胡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爲金張公
會諸道兵擊之公特將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
千鼓而行西聞敵將保抱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
謂都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
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鬪志吾邀擊之取款於大
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
所料特別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
諸叛者日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

逐攻彰德彰德下略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
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
鬪衲軍敗走塡壓山谷間無慮數百人益都之役
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援軍資甚衆
城中軍突出將爲犄角公隨以短兵邀擊敵退保
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
張公開幕府滿城公爲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
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還西
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峰山明
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白

白撒攻圍衛州公力戰却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
從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　朝廷第功張公因
陛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
於是特恩以宣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户自是愈自
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
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略授公使戰公亦禀而
後行故所至克捷暮府既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
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安安出于
翼贊者爲多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
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

侍瀛藥士大夫以為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在病
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
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于正寢越某日
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洺
州錄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為法子男五人長
璉襲公職出也河南次曰瑀順天路人匠總管權
州新城等處長官先殁皆毛出也次暐次琳女五
人長適千戶賈某早卒次女繼爲亦毛出也次適
彝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公受源
彝秦上詳雅有書官之風脩於書然未嘗見於色

每戰勝將佐共為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
攻黃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領卒與戰主帥
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為
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
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母妻撥重惜物
命公亦視母意所在以寬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
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幕中問知為士人即館之
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弟屬者今真見之嘗
以時俗傷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
見之朱墨才卒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

必重為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劵以安之識者謂公
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
祥必富教龐孝艾玉福具備令祿不酹庸壽不符
德者乃如此天之量報施可易量耶孫子某等以
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莩
之末以神道碑為請乃為件右之其銘曰
洸驚其姿甬遂其特贊彝所施豪傑以為資成
周旣東日薄崦嵫志横漬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
毅釋嚴顏殆天使之大邪維藩虎臣桓桓爪牙
方張而傳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濤堅陣枯

株名城彈丸有來劍昬葦膏靡完封豨荆棘摯之
妥安我思我威爾煦爾寒疾發則痒覲我敢予
北方之強碣石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刊勒銘
豐碑以求後觀重侯亐畧特虎虎乎麻初之難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丈事持地後生所習
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
姓風俗旣成恬不知怪惟侯在軍旅中日以文史
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挍
壹雅詠揮塵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

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
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
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源委蓋自
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為冠氏人曾
祖諱存金國初以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飢
發粟振貧為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
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
尉歿于王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
之次子也趙為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
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稅官歸遂為縣防城

提控屬
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洺水洺州防禦使蘇政召募
下擬克冠氏令許稼既發城邑無所恃乃率縣人
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于
青崖固行臺聞侯之名辟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
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權前職甲申宋將彭
義斌據大名辱以兵來侵人心頗搖矣朝莫已事
行臺公不可以寡兵勢弱不振始少避其鋒以圖
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未幾破義
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

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
帥李泉為義斌所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覆
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
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椿棠納河南軍從宜
鄭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為計侯每戰每勝氣不
少衰其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
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風縱火而遁己丑五月
朝于
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
列且當尤加意焉壬辰正月黃龍埋夾利將佐千

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
宣授行軍千戶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黃間
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
于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恭郡夫人子男六人長
復亨次泰亨賓亨森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
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替里甲幼在室侯資
重厚遊必以禮事太夫人孝意所屬必奉之惟
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
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笞一人誅殺不論也人
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為賙卹之脫之于奴虜活之

子屠戮者前後不勝筭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爲
意也初縣經寇亂之後荆棘滿野救衣糊食與士
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俗樂盜
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
上下如一四境之内獨爲樂土賓客至者擬李稿
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礼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爲
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大槩侯所長者甚多所
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
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廣揚虎規自當有萬里
之望百未一出竟賫志以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

悼而屢嘆也孫子復亨等以其年十二月庚寅朔
葬侯之柩壁於保義里之先塋礼也既已事以予
嘗得幸于其先人爭以神道碑爲請予往客平陽
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于太原
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單行河平予與之偕分
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泓涕
之霑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
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
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爲之碑而系之以銘

銘曰

趙衰祠綠孫有稱秉時雲風志壽勝伯府退勞
埋遊登樹之折推冠汝憩大縣萬家既分崩瘦
痛之民侯所拊摩拊不給剝恭陵遣亡日李月
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練縞賓礼
師儒譔頓曾弄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道薛
縣東州百城文治興賢推弘之侯所弘仁心爲
質莫我鉄錫不受杜世所應執爲除之又執秉
我侯種德既有俾建方允宗哩可過者胃嗣人
其敬承

故帥閻侯墓表

辛丑元日　方客東平載之堂爲具召予及大與
張聖予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
太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于家
之養壽齋載之先病子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
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賓既給護閱作坐
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　憎甚不自顧藉亦復大
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
貨利與人交無大小餘得其懽心以故來哭者皆
爲之盡哀將葬孫子德榮請于予曰先人得幸吾
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

唐臧耶予即爲叙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
先諱綸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
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卿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
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頗借知讀書及長仕州
縣累至公府掾上黨公闢署爲武岦遣別將李松
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
國兵略地上黨公選儒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遁載
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
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
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

勝言者矣尋有譖于行臺者以爲載之多斂部民
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
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
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承　制封拜載之用行
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歸
金宼符且令載之積粮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
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欄守者不能堅乃命選
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復謀南
歸乃劫載之送馬武上黨公聞頗知載之參佐諸
人又爲之出力乃歸不誅敘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

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
從處之凡帑藏賞賜無不預浮沉酒間者十年辛
以疾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即德榮
次義榮女一人嫁爲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
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違俗而狗不激渾而枯不木石
而愚身爲觴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濯
盧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廬八荒庭除蝸左
臣臣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
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曳有車而弗驅溘

死中塗他人是娛領雖不死殆基賁露船尾轄
而強行者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碑銘

穎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壻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爲幸使不隨世磨滅爲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爲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卻爲游騎所執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緣馬侯因拔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東平出遼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遷提控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爲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戶將自經矣排戶直前曰公死城耶破大兵一擁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曰望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爲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李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閒夙夜公倍倚之如家人父子他部曲莫能比也凡略地于濰淵于淮楚于徐亳于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觀者率以不測爲憂侯曲爲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貸未減前後不勝數矣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婦人李俳子之獄詿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并死之命特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拯乎先相惻然感動爲之列白故帳制決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銀贖之故被俘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遷授鄆平齊河兩縣令兼軍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

侯故技藝之至是始偹展省之礼立新塋於會城
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弼相拉事以総府都提
領出爲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総領還懷遠大将軍
遥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
甲寅還充本路課税所長官幹局旣優歴練亦久
不事苛細而曾務畢擧時議稱焉是歳十二月之
二十七日不幸遘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
五十有五娶紬合氏鎭國上将軍鎭西軍節度使
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
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孫子守約

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擧侯之柩祔於新塋之次
礼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減撥
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故之自與一毫無所取與
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
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爲之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溜之阿畢氏有子婣婭故家維侯
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
彈丸虎磨牙非排户直前噤頦奈何鄰公堂堂
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其訶侯承事之子職
有加敬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
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拊瘡痍曾是毀巢戴笑載
歌功歸所天不以自矜若夫與哀無知之場援
手高懸之羅計長淸之所全活蓋青社爲尤多
不寵不蚍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豈神理
爲差汶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
者尚信然耶

宣武将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爲濟南人曾大父某大
父某考榮皆隱德不仕君資稟信厚蚤有成人之
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禄公壁

青崖山君挈家徙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隸帳下
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旣久爲
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爲比大名彭義斌來濟郡
耕稼廢倉無見糧悉衆守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
和義斌拜公爲長強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于
國兵大師大師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
贊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旣至
我當全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擧幾不可失也公
即馳赴之将士氣倍皆殊死鬭大名軍遂潰義斌
捉死無所辱即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

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尚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略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贊皇之功爲未報也再加宣武將軍己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錄事君莅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退閑復都指揮使及充捕事未幾以疾告公又以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嘗學知義理氣節不凡命代父仕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冨春郡君後

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楚琛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孤子宰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請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爲請按康侯所載君所善二人其一兗人劉德淵其一鄒人闞載之德淵仕行臺辟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殁泣爲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願之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瓊身後獨一老嫗在漂安能辦此吾死不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淵殁君爲之送終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落魄嗜酒身没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爲葬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成儀繁盛祖祭填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譔述其不朽也必矣尚何俟於不腆之文固辭不獲嘗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强爲論次之其銘曰

㷀男兮翩翩纓縷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必前魏寇來攻執觭其堅君於其間知犄角之

擢材官職張發擺其先登五十城之復興有勞焉迨今贊皇之謀強譽騰然費登佳城紫石千年誌以康侯之文貴彼下泉願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求清都元帥金紫光祿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闢　國之功　太師承　制封拜命公闢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真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隸金紫公

幕下侯雅以幹局爲公所知遷署龍安府庫使改
永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遣侯及從兄
真定府判官真玉脫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季弟
玉路萬戶帥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侯招降
臨城吾樹等砦還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
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啓　太師授趙州
慶源軍之號以侯爲節度使兼趙州管內觀察使
己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謀辛卯
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後功上於
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同官李推川周

才卿爲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
末有諱臣頡者官至靜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內
觀察使弟臣衡及八世孫褒暨仕於宋皆至通顯
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爲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
山遂占籍焉雖譜諜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
蓋如此振玉之曾大父仲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
氏生大父寓貴倜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
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
以豪爲自喜爲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
由大父而上皆葬鄉里振玉之考妣兵亂中權厝

縣西佛寺北避兵還而寺屋被焚蕩失葬壙所在
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既絕感愴霜露殞
身無及向辱我公悞知承乏大郡安習既久眷焉
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里
之南原爲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冀氏物故因
從祔焉雖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考自
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
之大舉不勤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
誠得吾子辱以文賜之爲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
予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佗州郡莫與爲

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
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蓋一本於侯之經
度出貲於家畜廪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鑿
年而後乃克有成因以爲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菴
爲姝師及參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城之舉竭事君
之節奮復讐之義獎厲士卒輯綏同異裨益之力
爲多初涖慶源戶不能百爲之披荊棘拾瓦礫招
散亡立廬舍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群盜時出
剽略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爲參佐豪猾無
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

舞迎勞歌謳載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數
德家婦手刃以報之閭郡稱快故言治郡之効者
率以矣為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
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累將之族糜滅所存曾
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汨沒於奴隸寒餓
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
靖康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絕而復續稍微而
更熾暮功群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
以開之耶趙侯幼仕州縣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
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

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涖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
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為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
難所以致之者為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為尤
難予閱人多矣長劍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
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瞀不得着身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
也子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
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
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搆蓋有任其責者矣為山九
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

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
□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
而往矣吏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
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冢置萬
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
招䰟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
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録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
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為邑

丞太中群公以便宜行諸道升縣縣長佐謂先人
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宏乃
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
署軍中都提控弟願軍民都彈壓仍佩金符天錫
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
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昔為大有
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彊敵之間率剗羅之民而
為城守計百謗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
城俱陷槀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隷今行臺特
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効及𢍰受父任而縣民人

力又嘗於往時乾於他盃田於凶荒弱而振雖而
合立官府於擾攘之際歸田喟於林莽之域重為
公所録假之旌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叢表
制之命榮及祖祢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脩之
矣惟是繫世之瓊弱稱其舉松檟百年而有益紀
寂家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象類先世以武弁起身
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
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為雖人宋靖
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
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
其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
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賓客好施予貧
乏之家有貸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
留滯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頓之望君悉貲遣
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
三十年河朔之禍極矣盛業大德名卿鉅公之後
遺胤元元遂絕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
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為千夫之長
年未五十孫息滿前胖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
侯之婦氏乘時書與所撫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

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
以女王目之孟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
變譬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
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為之書雖然此予聞
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尚內典
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為上僣者所奪於夫人
也擯斥如廢侍妾嬪如因房井臼之事率躬親之
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
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僣奪者故在
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劬藉且教諸子事之惟
謹既沒之後並祔過礼無降殺之貶夫婦為婦之
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如不報直千萬人而一
耳況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息其報也不以直而
以德不出於強勉不由冷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
幾人女有捷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順甫及福
祿方來乃令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
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毋矣因述侯
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為東平左
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
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為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為本縣尉及縣改西寧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為令經畧使史侯所倚信累功至監軍兼行西寧州事挍撫招集未附為叛者所脅偪塞不屈竟歿於難幕府存念勞旧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為人有志膽善騎射持筆少有及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不得出鑿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畧公壯其勇以為不減古人具以名 聞還總統坰山軍民千戶恒山公仙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宜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巘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間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為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

旁近之民陰為齎助以紓焚劫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為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縣當關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斂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曰仮次曰某孫子仮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原礼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為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欵椎牛釃酒與相娛樂下逮廝養亦獲歷飫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密終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為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為昆弟不敢以爵位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閑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為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臨度吏民奔走從事無敢隨衆言政者不敢以武人鄙之初監軍没其子繼祖纔十歲公攝其任三

十年於今僅輩既冠娶矣公念為叔父所保養生死報之學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為感動經暑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為難況乎縣治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讀風俗之壞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為讐敵血戰於鋒刃之下頸肯以大縣萬家推之群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為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為之銘云

重甲兩鞬馳突翻翻惟勍敵是求而與相周旋
蛇矛之所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發笑言
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剖腹短後殆先趨之所然
叢叢西山遁逃之淵刁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
之所撫臨人為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斂袵
千金食客四海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
之白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絶滅同父子參
商且百且千孰於禮服之群從釋銅盡而自推
戒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
氣質之渾全贊贊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
以信無窮之傳

兗州同知玉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使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為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為兄弟王之殁今十年遺女孤弱葬殯不克舉還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為誌之予謂朋友之癈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為不多矣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

將殯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於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況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祿北京興中府人世為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玉翼軍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畧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州事為人質善柔而戰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

張左相之孫濟壽其壻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
將軍云銘曰
实如其馳驀如其鬣焉 華自隨非壯夫之悲魂
兮來歸汝爰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畧
挈全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 制封拜麾下諸
將剖符錫壤懐黃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
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麗福艾之士然乘
時倔起徼倖萬一舍短取長爲公所録用翕忽變
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恙時捐罷癈之民恒
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
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
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
威而効公之儉弓刀旧習爲之一新盖儒風之所
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塗隨復嫉貪
冒而廉介欲雄夸而信厚抹鐵推食臨深援手心
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爲稱首云光祖
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
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

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並縣之榆
河者不知其幾邵矜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
鄉里有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
祖幼有志豁不甘落人後負諸兵興以良家子隸
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矦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
一二年國世淪敗它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
圖光祖者光祖借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倜
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衂聞光祖姓
名者皆恐怖毛豎倜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衆矣
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貲誘降光
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
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
招降石城爲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
之殺獲甚衆壬午守曹州不觧甲踰三年事定還
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爲多
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
軍渉太行及太師於大夾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
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爲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
敗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宣武將軍畫疆既
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

偏任公以兒子畜之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銑戶萬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爲難馭光祖統之乂然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畢之族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輕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產至婢無完裘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䘏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饑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爲質多此類也暮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諠浪不爲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

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特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變而學之落筆即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迺漸貫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既盛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礼也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爲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崔氏次適崔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

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爲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登科務令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觔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爲不忘矣黃金滿籯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再然卿子冠軍收之棄捐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尚有考於斯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墓銘碑表

清涼相禪師墓銘

清凉虖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移公開荆棘立之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移歿後道塵廓文之西岩德來居德業流中號為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為之讃持荀可以用力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盖又一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為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

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涼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贊雄相夸齋鼓粥魚之聲赦然山谷間清涼儉伏斜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躬而雲山為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即棄其家為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盡讀內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閱虛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虛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小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師勤於接納有

諸决之者為之傲詰開示傾囷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八人曰義曰喆而為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今嗣師席曰静曰儔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凉并録一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擒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

有程沂州戡名惜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款歿後歲時祀之予用是與之交嘗同遊蘭若峰道中談避冦時事師以為凡出身以對世者能外生死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為石頭所動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

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為人欵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佛然之氣不能自抑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决不可入世間學謾費日力耳及自為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為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予來習靜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殁矣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為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蕨不充朝詩有黔暮詩有僧潛其無心愈出愈工屢顛而老安常而終覺海豈舟莫知

所寄嘗試陟西溪相曾峯為京前障而白塔屹于其中悠然而雲泠然而風頹然而石巋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亡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為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殁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

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鄧城師以華嚴為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為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一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吾為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既枯而華隨來隨生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為人所得舍利及乜質異甚多此不具錄起塔於普照華嚴廣陽之大聖舜陽之弘教傳法者觀四人祖瑩法昌福森尼了遇落髮三人辛卯夏四

月日等因比丘尼淨蓮求予銘其墓蓮助道學郝葉縣之易父尉南陽扶溝棄官翁媼及諸弟加祿上龕禪家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仕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為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歸須斯圓究竟去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為大法舡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頴歸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為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住在鄉里時已棄家為佛子遺

歲飢乃能為父母執車執食千里母亡廬墓旁三
年號哭無時父歿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靈旌其孝
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諸師來講法示
觀明旦出門見廬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盤狀
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塔瓦上者皆持去文士
為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用講學者患
之一日寺西岩石間出一泉衆謂純孝之報也世
之桑門以剃髮為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
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出
之然後為出家耶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
十一出家于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五具戒
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銘山義公來南陽主
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為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
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
人覺懃行思行了為上首明年起塔於山前劉鄧
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為評托予銘其墓予以劉
為不妄許可者乃為之銘銘曰

僧靈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土泉激沸
天花紛孝聲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趙公日
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
兵朝廷脩純府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号為
衣冠龍門大尹彼興募之會有為非語者云治中
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
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
一綱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
先事遁去依放翁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
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
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
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
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
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益漠然
矣予喜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東以
詩禮優柔饜飫倡以蒞籍見名其錚錚不能平者
時一發見如鷙鳥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
無可為忍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日
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朝
或安從博徒賣漿者游其實皆出於無聊賴之至
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松山者云伯英其為

黄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殁于庵之太清
宫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瘞之始祖堅國初以
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
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
氏前殁子瑋塈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敗
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足駕犢徒破車覊馽所貪世譏之拘我足
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
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區千百載
而下或有接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

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虚大師于公墓碑

有爲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离峯子之行請
予爲墓道碑曰始吾离峯子事異生劉君年未二
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并州間雖腐敗委棄蝇
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爲定居討城市道
塗遇昏莫即止風雨寒暑不恤也吾全真家禁睡
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
吾离峯子行丐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
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

大車載薪藉而過者衆觸其身忽若有所省懽喜
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
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
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偏通内外學作爲歌詩伸紙
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
傳之爲人律儀觀超豈寛博世俗毁譽不以關諸
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
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爲門
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宫陽
紫虚大師离峯子之平生大畧如此致夷將以某

年月日塟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
成之予在三鄉時益嘗望見离峯子於稠人之中
及官東南离峯子亦嘗寓書求予爲録章封事予
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
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從自聊城走數百里
及予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
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
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
自黥劓若枯槁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
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革頹脫[illegible]律自解心光燁

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
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為然然
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
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為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
以為然者予誤爽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
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願卒販夫
且然况念念在道者乎張内翰赟之嵩峯子旧也
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
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職塵中幾娥耳又曰悠然而
風鳴況然而谷應後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

天籟以宫商而責渾沌之妙丹青也吾友孫伯英
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
顔渊李欽之愚劉景玄畢當其人皆天下選伯英
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
之竟為黄冠以殁張予所敬而孫予所愛也二君
子且然予於嵩峯子何疑哉乃為之銘嵩峯子諱
道顕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飛花平過
洛陽得劉君懽遷舊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宫
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淶水公迎致鄉下餓以
疾終春秋六十有五嵩峯其自号云

分食鷄豚訖屢飃蛇視身冤讐自干罝羅樂有加
耶年可避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
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絶矣何
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磎交爽則多于
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皆實而
趨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學若人者不潰於
流不礙於磨始於同氣關弓於以大方為家碩雖
有基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号也世為秀

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
道人曰來相就既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
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
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
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
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宫道衆
問所以來師具言道衆駭其為異人挈之能一日
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為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
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
佐材尊師資稟重厚不妄言笑剔服朴素若不以

世界為懷而內故殊甚間讀史傳哈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發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為崇建規制峻整遂為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籍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為冢丘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閏二十九年顏渥丹須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必謂他日為吾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壓教龐普艾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其日寧神於州西北原守冲等為植碑予用所知者為之銘

銘曰

至人翩翩坐淩八遐惟其識初平於留牧故不

以長房縮地而為吾道之所存不於泰華必有

敎龐普艾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偽而淫來我偪

偪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

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冲虛大師李君墓銘

其昇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孰為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乘泠泠之風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銘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推重父諱器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期以詩為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琱斲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長也自髫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惧親旧以禄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王御簾龍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默其推遷洸漾中而無可譏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北歸過披雲光師宋公於上黨署數語即有契歎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為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易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

受教乃立爲二十有七後工五百有奇通
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
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
記烟霞録繹仙婺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
間奉教
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
頫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
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
居玄都壘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玄學字章句自
遠方至者源源不絶他主師席者昔稱有切磋之

嘆實藏既成之五月爲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關幽
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人緣已竟吾其行乎
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
木隨拔沐浴易衣端形于所居之檡櫟堂得年五
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室神
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
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真子
之大父閑居鞍山與西溪翁爲詩酒之友者十五
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
故志實輩百拜求爲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

玄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
勤有足哀者乃爲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遺羅元元
坤軸旋壞刦欲墮未開前道山絶業當時傳百
於茂務了大緣若有人兮靜以身翳也易老固
初遊玄綱力挽執我先苦節終志執我堅綱羅
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黄研玦函璞笈閉九
淵壑老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盍上遷乃今出
鏁烏飛翻安常履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
華陽九障名一爲豈不變形殆賓天爲後延康

轉靈篇爲後益珠參七言爲後虎書校三元爲
後逸度論九玄寧當七祖歸枯禪松堂有名觴
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三水人幼有至性宗黨
以孝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王
峯周君伐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
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illegible]結茅以居
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歳飢
資用乏絶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

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圜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幽逆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号曰圓明子先生資稟醇正寡於言論行己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邮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為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維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号活死人墓者蕪沒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閑輔略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道徒衆力為經度之是為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即名駕西還

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玉峯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瘞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宋新興踵門致語以先生墓表為請曰吾圓明老師嘗成道訖功將訖太原語文吾予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為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強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丈編達者猶將以為塗跡況蔦蔦不相侔者乎吾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為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觸焉道奔執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系若人復

其元始於補劓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為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磵逸賓張達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己求志有可以貿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蓋君天資沖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嫌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党公世

係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晉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為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為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道世為汾西人父以醫為業母甯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冲佑觀道士郝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即辭師往趙城請書天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秘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關中道風藹然有翕飛

不群之目諱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即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俾上清三洞秘籙主盟泰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號體玄大師俄被旨以祈暘設大醮君嚴恭升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瑞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賛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亹亹聽者忘倦章宗特嘉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嶽瀆投金龍玉冊為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通玄大師所至靈

應貽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靖凉山一日布卦得剝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撫光如萬人下山君為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家以我為有道者很以徵書見及寧當負之耶而輩第往毋念我為也乃策杖入澗谷眠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

蕭鍊師公弼所録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雄紀寂寥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為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嘗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為論次之

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孚通玄昇之玄綱祖彼少微出此藐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微處之常巨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

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爲不亡望君
蓬萊海日蒼凉千年一歸裴回故鄕勒銘墓石
維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爲覃鄕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沉默不好爲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声如鍾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

蓋終身焉初觀瞻以先生能蟠風蕭有雲漢之想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巍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頹圮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爲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号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支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樞部閑閑趙公周臣內翰屛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尊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宪王隆吉雜鳴道李欽止吉仲

龍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己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爲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如禮州里稱爲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旣長又爲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衆兵後歲飢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賑貧者或時出鄕人爭延致之談經論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爲嘗獨行

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子名氏却後當爲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爲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朝方兵再罷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裝栰攻先生義不受辱頋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略釋列子章句莊子略解雲菴妙選方傳於世始予罷內鄕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

生之基及官京師見閼關公亦以為言并以挽詩見示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尚城李邦彦過吾州邦彦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為請予問邦彦藏雲所以為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彦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拊手曰有是哉乃為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往遊物之初謂當風岸絶出而莫可挨乃温乎其玉如以君為黃冠師耶合煉之刀圭複繪之綿蕝又非句

漏令寇謙之之徒况乞靈於綠囊進技於黃精勸義人倫之先盡雖拔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絶學我傳宿惑爾袪以君爲縫掖生耶胡不縻文以拘而腊膏以濡嗒焉尸居奄而亭毒塞為斛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與以命之殆方內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歟

告山贇禪師塔銘

龍興汴禪師為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贇公承事五六年貽避兵而南北歸贇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殁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事湮喪師之行事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其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聴之師諱法贇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幽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穎利同學者少所及游泰和詰洞見深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岩才師即大名曾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墜師道風藹然為諸方所重再住兗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法内典與師為淘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袖敬維為先大

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為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記師疏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為門戶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寔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以誤述為請幸吾子惠顧之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虛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亭直上不為霜風淩雨之所摧偃能興梵蕩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傍時貴之門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謇禪枯耐寂寞

蓋頭茅一把鏡腹茂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畧記贊公遺事故兼及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

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記

令旨重脩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路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旣進見　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歲收官帑行故事營繕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頹圮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董葺之權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故難為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翕然知上意所嚮用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為佽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蒇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湯遠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為禮殿為賢廡為經籍祭器之庫為齋居之所為牲薦之廚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為師資講授之堂為諸生結課之室為藏廩庖湢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修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為可見矣旣丁酉

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為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為仁義禮知出於天性其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飭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為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為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為之

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為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為井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

道以平治天下 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為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鉏而德色取箕箒而誶語抵冒殊扞熱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權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陰周之舊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與礼僅出綿蕞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錫珥為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登郡國長吏勑為之篇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為漢矣況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

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於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為用為周為漢同歸於治何詳略遲速之計耶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屬武功剛矣且以文治為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孫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急優徒之處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淵計遠覽所以貽王顯之謨而啓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礼故老延見儒生謂大經不可不尚邪說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攷古

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絕業舉大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雖有必吏瘖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綫獨吾　賢王為天下倡是可為天下賀也故樂為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舍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廟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配焉舜鄒大名從學于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為聖作者不預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万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

郡國為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令嗣侯莅政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乂安長治之盛敢不罷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闤闠湫隘殊甚非絃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　朝廷徒藏事上力偕作首淑礼殿堅整高朗視大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衮鄆兗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為賢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藏書之閣豆籩之庫堂齋館庖湢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棣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為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礼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礼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為獨異乃人

月丁卯侯率齋為諸生舍菜于新宮玄弁朱衣佩
玉舒徐晬落之礼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擾
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音稱嘆以為衣
冠礼樂盡在是矣越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請僕言
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煩還
普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
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齋魯諸君之前
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挍簡之末俎豆之事固
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典造之踏已身件
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輙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嗚

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
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為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
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
者故刑之屬不勝煩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
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為教者
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稟以率于教乎何謂政古
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
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
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卿大夫嘗見于設施而
去焉為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

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于斯時
揖讓酬酢升降出入于礼文之間學成則為卿為
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
猶為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膚之者
如此麻頑譊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旌以記之記
之而又不從是叛陷眸逃終不可與有言然後弃
之為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
政之壞久矣人情若于羇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
廢嶔惡若崩特則為揣摩為捭闔為鉤距為弄角
為城府為守攫為谿壑為龍斷為捷徑為貪墨為

蓋藏為稜固為乾沒為面捷為力誠為跃駿為識
殫為婣笑為淩轢為癥瘝為腥膩為構作為操縱
為麾斥為切制為把持為紋訐為妻婦姤為形声
吠為厓岸為階級為高亢為湛靜為張互為結納
為謗交為死黨為豪案為淵藪為陽擠為陰害為
竊發為公行為蠹蠧為盤咸為狐媚為狙詐為鬼
幽為怵惕為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為聖
癲敢為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
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為危悲讒薰天泰山四維吾
術可售悪悪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

違則斯攻我必攻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為周
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發身之學而未若
自附于異端雜家者為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
以德言之則雖為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
方皋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沒存亡之間可以為有
道之士而不可以為天子之有司今夫綫步澗視
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為耳乃羞之而
不為竊無根源之言為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
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
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為弛張之

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
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
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
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于一時清
虛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為魏晉之
易與嵩觀之周礼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
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
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備述之既
以自省且為無忌憚者之勸侯名七歲入小學師
名士龍江張某澄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
衍聖必其為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為名諸
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旦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
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
兵民居被焚州將間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廢
土木之羅甲于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
不存今什畫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
之內仙佛之所庐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
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荏平石侯青彰德總管黃州

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
大其正位又為從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講誦之堂
休宿之庐齋廚庫廐無不備具經始于某年之某
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
予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為雄鎮風化則魯
礼義之舊人物則曾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
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為良善
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
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為元氣庠序
黨術無非教太子至于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

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于弦誦之域而饜飫于礼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為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史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為俗則美以之為政則治以之為國則安且义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　王政掃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于為血為肉之後于喪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倀倀之為徒亦肯教焉不

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兎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鬻人于國門之外取其嘗而辭語借耰鉏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為太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廣修人紀者出則而後有攸叙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闢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官為事士之有志于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如何哉故為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礼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尚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為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于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中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允為門為廊廡為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爲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避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于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戶牖既壞瓦木隨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頹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為事發貲于

家頽工于民躬自督視不廢晷刻正方隅崇峻堂陛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騶騶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為學官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為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為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劫剗甚調度僅能有成然諉盈路所謂可為美觀而不可以爽玖也趙侯不出于強率不入于承望崇儒嚮道自拔于流俗者如此在于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為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吉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為力可致而使學官有鞠為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

趙任路三使君為言視今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興文士游蓋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錄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太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為限其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係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為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鉏有不待屢屬而樂為之者化民成俗槩見于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廡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

新之既乃毀于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釐縣下于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借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又欲請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費寧不知學校為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礼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于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

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絃歌當不以割鷄為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蠢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肥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指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頻呻顧盻化瓦礫之場為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于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為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為曾謂斗食吏不得執鞭于其後乎使吾不為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

欵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涉為鏟之辱為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曹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礼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来民居皆被焚毀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復為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為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

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為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畢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来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曹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其月日

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嵩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為嶽祠址

禧笑泰和末太原祈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爲地本故堤廢圮已久荊棘瓦礫蛇虺所舍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板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群起而助之貴鄉豪張祐孫寧秦商人党珪爲之倡廟既成邦人有以白石爲中天像歆肇而壯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者有所徼焉何耶徼福于方來逃罪于已然百來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謹篤實神亦有以望于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刲羊豕具儀衛巫現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刮剥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道潛持難得是期內人于溝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饜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于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持嗌愈獲報謝愈豊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怫然于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睹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

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貪而不能自覺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常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爲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儆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兒童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蓋嘗至固其有廟于此則不可考也廟再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按間有得香灺埃煤若丸劑然若吞之病良愈閭里間相傳以爲神斗酒彘肩禱謝曰豊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秘怪而不常故靈荒誕幻被于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奇傳創鑿丸起廢見于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

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决脉結筋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拾心覡斷喪若醉若狂滔然而不能自还者百千為群日相遇乎前為扁鵲者獨不能随俗為變練精而易形使之為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示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蓋亦無以靈丸神膏為也此之不為區區之香灺块煤自奉于閭巷細民之間以為神嗚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于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為扁鵲者

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内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淅酈諸山絡脉相屬而為之餘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耆舊以為禱之有雨賜之應旁近之民有以歆羊牛洗詬厲者泉輒匯而迁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謬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亦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秋有此泉為言者予率父老詣焉齋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決明年里之民作新廟于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為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于禱祠不幸而不見荅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為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于物者豐則享諸已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瑶宫璚室萬舞在庭金支翠旗紛敝輝映雖首出萬物参以四海九

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宫壯不揜豆而祠之豈度德量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即神神即人人即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侍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盼耶正大乙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閲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農黄帝氏以来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為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

此自三墳爲吾夫子所斷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黃至眞其大要三墳書特止于此今其論故在本于大道之說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三聖人所以仁後世者幾至茸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某當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棟宇旣俗像設旣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爲記始予甚難之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暱民仁壽之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踸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享者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豊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報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恒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取取自信賠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爲甚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爲惠民局直長壻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于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内行弗俗且有贓賄之郡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礼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礼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卑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

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推無以進使其止於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兒悍妻詐有時而怠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為諂尒所敬非吾之所謂敬尒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毀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推殿南服重兵所宿燕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于山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子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于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本極矣盡年而耕曝芟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螣蟊賊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劉民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待農而戰農則待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于道庶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

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遭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書而樂道之也雖公為徐為陝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于茲知民之所難知我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為堅甃廣狹陋為宏敞增卑濕為爽塏潰壅瓶為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贖縢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

之熟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為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聞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益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于五刑成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教率作興事必于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振積敝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于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者者僞快如刃之發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

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惟稍自振厲不入于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家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為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為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為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

求無紀極舉身以狥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最善
跼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
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
成實生于此夫以天下錢穀之係與夫公卿達官
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
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録南事以來名姓凡
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
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
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
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
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
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
分乃今僑寓于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
位德爲辭彼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
民寢廢之不飭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
又非所以謹官常而後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
官又之得故教授位于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
爲民舍蝸漏邪傾風雨弗庇矣以暇時易而新之

治有廳事寢有堂與庖庫井廐以次成列外周以
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即以
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于人勞其心者逸
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
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
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
未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間
君子以爲不智可也故予樂爲書之侯名九嘉字
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
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
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劉汝明之深以滹水新
渠記爲請曰滹水之源出于雁門東山之三泉過
繁時遂爲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
居橫山爲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與之
由宋尔朱氏而下凡三人焉尔朱丘村人家有賜
田百頃因以推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
流爲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爲較固之計莫有助之
者且姻父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

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于興建復以渠為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盗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睽眜甲乙鉤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為請承安中吾里喬金吳宰鄉曲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喬共事悉卒前業頗賴豪傑鄉父兄子弟佽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上下迤六十里經達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謳呼動

地出乎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寓示永久章吾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于人事者為尤多粟余宦西南鄉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間為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睹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為不平不爭為必爭損有餘不足侮水之性逆天之道穫罪之藪前後相接田

野卿氏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予刻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豐豊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懸勞贊否異情理難膠合彼已分利孰為胴髀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比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令且無望于必成況創始于鄉社二三之議予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強也故能立天下之儒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究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黙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九可以取利者無不盡

舉鍤扶秋隨為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夫當乘之機如懸貫操金昧于貿遷之術旱暵為害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為焚疕暴巫穰禬家之所悞椁于困窮谷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活活淨濂丑滸若大有力者捧之而前農事昌興坐享豊潤禾麻菽麥醬醬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萬夫趍勞而有七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津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

由三霍而東直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丘壟特沮洳之藪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于麥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緣貲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聚又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于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陰當補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蘇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叙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為予言予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為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為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于農于工于商于醫卜于屠釣至于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為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于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身有以入市豈足以登壟斷利蒲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于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為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子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

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賈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邪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吳以此為我子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

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

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素文矣不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illegible]士馬強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駛流不數步遠可以載舟楫匯為巨陂泳為通渠猶勝建瀰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關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捉灌溉之利春祈秋報惟神之為歸割牲釃酒日月不絕宮爽靖深丹碧瑯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予兒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窮敗故踏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賈城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頹毀也力為新之起于辛丑之正月而成于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晉晉有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矣時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為之書明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于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為鄚州屬縣宋境興遼接故改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號都總陞縣為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偃蹇挾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最為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張侯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之東流堝綿經畧苗公累功至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為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屢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即推侯為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荊而下侯率所部隊于狼牙嶺為所執大帥以侯龍豁無所屬義而釋之且復舊職侯招降旁郡咸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西山豪傑皆投印號為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自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劉之黨時順天為蕪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君之隨為水軍

所焚庚曰盜所以来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于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荊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為事適永寇北渡得大名毛君鄭正卿知其材幹強敏足任倚辦署為幕府計議官兼領衆役矢心計手披俱有成算正卿恍于見知勞不言倦底績既展百廢具與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為病滿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塘潦發源于北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為獄水口庚顧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

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作為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兵營百舉武而北別為東流實及東城又折而西双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渟舒徐青綠獨望為柳塘為西溪為南湖為北灠為雲錦[illegible]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會容與飛鳴下上若與[illegible]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戰馬間令人沖然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營[illegible]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為北衛為

南宅宅庚所居工材皆不資于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為之至別第悉然為南樓因保塞故墉而為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山如見吳嶽于浙水之上青螺千仞頫行而前肩骿指比歷歷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為燕趙之奇觀也為驛舍為將佐諸第為經歷司為倉庫為芻萬場為商稅務為柢栱所為藥局為傳舍燦室為馬院市陌斜曲者依所甚思必裁正之為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吳澤懋遷歸厚楢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與文為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

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為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為燕樓四北曰拱極南曰麗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為廟宇一增葺堂廡三倍其初為佛宇十五曰插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嶷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插隱而下剏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發者獨大悲出庚新意尤為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于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為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

為神祠四曰三皇堂宗武安城隍祠酒館二曰浮香金蓋亭榭皆水中為橋棚二為圃圃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為水碓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析引諸水為稻田于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淺而不能載舟也為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為城居既有定為郵聽民築屋四關以授州制迄而四郊周治千里完保聚植衆蔓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攪擾門涂驛騷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

帥賈輔良佐按侯經度之事請記之于石曰始吾城無寸甓尺檻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驚迷而未集卒則蹙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啻于道旁築舍之戒則必安于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衆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顯賊如此夫立城市營君宮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予其有意乎予因為言自予來河朔雅聞侯名人謂其文武忠膽可為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户良金虎符如探囊中

物紈城三十[illegible]制詔以州為府別自為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竹帛者雖為古人之所重亦觝角逐觔疲力酒有不敢望者矣則顧盼頫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隍山池游沱

空大茂之林以為搖盡抱陽之石以為礎然後為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于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寬庸調以貸怨闕薄征斂以業單貧懋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寧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魏君愛利之實于是乎張本予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尚能為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澧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為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

鄉狎人之遺語也其可曰野枎泉亦傳有妖狐穴于此滌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猶折而東去為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往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弥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現制偽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恳欵為經久計鈎訪耆舊行視地脉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于宣使宣使亦以為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清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于埋沒之下砥石堅整與始構無異堤口既完滌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于柳公泉之右遂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褰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奇始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謂古人以慮始為難改作為重重以憚勞而好逸安卑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于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傳公奉新作南門傳

謂啓塞有時門戸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壍謂之塞閑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修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為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為惠而不知為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啓閉之急與不知為政可乎雖然北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redacted]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壓為得善君宜者若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修治圮神崇峻堂構以為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而已乎儻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壞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為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為人氣所移物產豈潤與趙魏無異大飛既南禁籞隨廢北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實所以濟宫掖之勝者固以散落于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源淑古渚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

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栽其西北隅為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蔥蒨行布萊列嘉花珍果靈半湖玉往往而在焉堂于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為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會弄華騷人詞客多為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于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虛語河朔板蕩以來公宫矦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救外內不得通其不為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豈鄉里之驛按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為之書

馬彥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問答必以因心為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慕篤悽愴哀哉所述始于鞠育顧復卒至于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彥作孝思堂請予為記予以為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彥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為都省掾屬凡使者聘報親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為賓人所保任續十數年之久乃為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誨諸子以為吾家始于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胥之仕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答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為無窮之傳耳予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為百行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

之預孝共必有以得之間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
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倫今諸子布列府
寺急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
家之宅相者蓋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執諸子
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緒孫雖不迨
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
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
雖在於途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
特馬氏孫息而已哉于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
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温陽
張無咎謂余言武可賈仲德仲温貪慕高誼久欲
奉狀發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箄爲介吾子既
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序孝兄弟力供子職所以
事其母者瀡滫脂膏醪醴乳菓無不給昏定晨省
寒温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孝稱燕中比年以
來仲温者又能嚴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
駸乎行已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
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爲法毋

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拜跽之外尚能眎諸婦補
紉嚴時顧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其方來而未艾也
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
堂未有記幸告于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顧何
以答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
之淺深與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
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
邇相通也愛慕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本之有根心
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于
襁褓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焉雖然吾四無人
聲之鄉疾痛苦困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于心
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
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怡怡之下託二天以爲
庇日爲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
老萊子衣斕斒之衣弄烏雀于親側非矯飾也惟
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
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著察之
誠其要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
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
舊而不爲遼雷之所壞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眎他

郡國為庬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為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于儒素之業不逝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將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為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為雖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牲牢不加于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為兄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

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轘轅南為潁谷轘轅嶺高在焉潁谷潁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運延二百里間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為山者九而嵩高以峻極為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嵩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為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為比自昔号為東望唐人陳寬記潁亭所見以為雲烟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蕭灑迴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為歸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闤闠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家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閟先丞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

致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為具館之或荷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棋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材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變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資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木一石皆崑閬間物

顧揮所不暇觸觸所不能畫愚獨以為岩岩高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朝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施文章雖公金玉淵海漩為而無情點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木石瑂鈌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文豈復加於此耶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雖無所以髹無可致賓客清閑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惧其敢以三祇遠及五交貫纂自附于王丹朱錦劉李標之後纂實屬是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群而將手千笑之日有是哉予何所疑辭然矣子歸辛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彤丘方抒文以謝遁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猿雲壑而為嬿紫雲仙李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末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于吳蔡諸公間九燕逸汴梁宮殿題牓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為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于丹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已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曰得無競崞山神三字問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米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先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廷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齊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不然遺鄙荒陋時無責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沆禹子安彝少尹仲容胥華公和之張大與信之楊大鼎叔玉王盟使正之皆嘗于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為希

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為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牒始祖曰鎮州都督洪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贈尚書右丞杓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諱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墓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為左正諫議大

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琰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為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人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參知政事致仕黄中次為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號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為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㕍務次為光禄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于鄆因而家焉次為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衆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説累二千言次為顯謨閣直學士尚書户部侍郎倚節嘗著勸翁婦脩進書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為都水内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為廉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為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嘗古學尚友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章見于紀録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首仁宗朝識裁減浮費文元建言析相戚里之

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糧而為私門奴隷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孰此為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遷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毋后之家自青國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平為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為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

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曆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邢州州新去湯火殺僇之餘盡為俘虜故州有戶籍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頒出金帛贖生口田藏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于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賑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抹餞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眾聚居

病疫所起君出己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為買棺以瘞之某不敏嘗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為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為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

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曰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弒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衛謂王失道天命絕之虎賈無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為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其言我聞海陵被弒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

其淫毒驁很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曷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孫商候極星公答云兒說才名自妙年多愁政府舊姑賢物華天

實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
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
天公又教諸子賛鄉臺掾翔鄉閣門九某京師用
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此某北渡後獲從
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宇顕之少日為名進士
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
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嶽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
歡謠載路某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
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了絲納去得
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令代取

魚須寄綱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
民安習狂迁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却是行臺未盡
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顕之以此本見示
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
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
生之家撫屛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
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
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顕
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赫赫不白于後世槩
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

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歛袵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
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
定塗抹綢疊殆不可讀此本得于閻內翰子秀家
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蕘後
引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為完
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
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
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借一日之功為精年之

貧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
文如叢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
既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
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
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
甚鐫刻太苦譏罵太過惟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
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
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
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
宋儒為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聞道其大較然非

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愧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寓居之西牎

畫記二

朱錄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然憑几而坐二天女侍双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双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而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挺馬銜施絳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將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橫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躰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須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伸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擁急殊甚肉袒髮上指颿大錦旗泊一力士負劍者拔龍而行一掾吏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頭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角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插欄楹檻渥丹為飾綠琉璃塼為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未備磁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几案者皆有双帶下垂戲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剪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縱步回首按錦帕捧之髻鬟之後峨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邂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臺之後吹笙者紅衣

素裳第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園花藍紗駃生衣紅纈為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琛氷盤坐一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渠鷄鵡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拂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為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按上二藤杌在旁為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椅而累裙一持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拄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持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蓋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為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為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綠背搭紅繡為裙坐方牀繡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候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綉窄衣藍半臂挑花裙双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跂床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挑花錦窄衣綠繡襠裁縫段二女使捧素綺女使又一內人手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為戲中二人双綾褂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斉者此上為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搏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滿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遥冊而搖桶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蓋紫薇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插花帽冪首衣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柱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垂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

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斑不知何物為之一內人插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匝其中凍鴨並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為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離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

一至焉曰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
之好事者杨至齊河約杜仲深俱東並道諸山南
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
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
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
水香水西凝波押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
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
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
人溉然有吴兒州渚之想大縣承平時濟南樓觀
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惟有荆榛瓦礫而已

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頹圯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
古澹之趣雖高甍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
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
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
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
七八月烏鵲群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
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
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峰
焉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
際遥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絶勝處也華峰

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
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黃堂嶺東十里
有南北兩妣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
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
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
爲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
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脩廣出材不匱今但尺
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蝋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
千里與海山通突爆泉在城之西南泉濼水源
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洑而不流近城出而爲此泉

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豁没脛故
泉上湧高三尺許今漫流爲草木所壅淤及尋丈
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
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
故爆流寺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
金線夾猶池面泉今爲靈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
人目爲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
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就少日曾見所謂
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實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
尚或見之予與解裴四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

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技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瀹茗不减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并露園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沇水注泰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沇水東之逾溫逾墳城入於河溢於滎洑於曹濮之間乃出于陶丘北曾於汶過歷下濼水之北遂東流且瀆之爲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

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洑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爲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簟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泛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

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鉛珎墓誌珎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俚字以巴爲已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埊岉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爲岉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揆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揆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

事至恭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爲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略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

千里而在審馬者入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念
於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
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
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
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
頭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
狀字作隸書文齊梁軆而不甚佳後題云居士慧
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
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
年題字并長清尉李阜條文陽馬祠在長清馬山

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
記云盧城圮洞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
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
刻載齊師為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
是得名字當為格而今為陽馬疑與左氏不合人
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冦兖鄆山之神陰障戎
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
考其所從來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
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
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

於朝令牓云豐施侯廟者皆端肅遂得所請耶靈
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
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双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
御書今亡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
党承吉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
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
双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
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吉亦未嘗稽考耶承
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
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

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
者邪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挨叔
文蘇轍子由吳栻碩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
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
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
遂登天門岳頂四峰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
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
太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
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雞宿山上
者雞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

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總牀爽開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洪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關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東有岧嶤亭山水自溪礀而下就兩崖爲壁如沓山石積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屛而瀑流出几席之下眞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瑩若三山幡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陁地中如大冢甚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剝落

不能究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君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兗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鄒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莘府從事宜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葺環堵而居甚欽見之乃爲其徒鄉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毋坐不肯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因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棣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携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予問前高景趣比鴈門鳳凰山爲何如純甫

言前高去　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岩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七友蘇筆老閣據澗張九成玉　仲容筆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埛蓋柱立閑揖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鑿霹聲使人耿耿不寐最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為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為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鐘秀李

文必以此山為言是則鳳志為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純甫之姪益山而東出為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菴菴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為此觀黃冠者至孫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蔽關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為勞也半山一峯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鳳門由鳳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為來儀觀觀在山

腹峯迴路轉基殿突起雲林情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琛所造思琛務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為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略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號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為立觀且以鳳凰名之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為言而訛為賓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為言亦轉而為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陰紫圖誌求故實審為辨之天

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頹毀者在所長官量事修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度加檀聯此山廟爲北京居士高談幽辟殷綠師高敬良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為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玄元為祖天長者以繼祢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玄為通玄朱自然孫泠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畫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上上昇

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甦皆有敘書碑唐以後
等經喪亂焚毁略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甦額政
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
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誨書甦之東有養虎峰歛
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
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
有玉女峰峰南有會仙峯傍有五蓬樹北有王母
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蘸朱砂白雲三洞
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藥池鏡與月
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
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
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疊石故在白虎池
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藥望仙昇仙藥竈
悉來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
峰四子峰有莊列亢倉文子柯土人便謂向上諸
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非其可
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
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古詩
十韻去醉走白騾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
着獨壺瓢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

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靈
虛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項種秫
釀白醪便是仙家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
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操撰書龜
鶴齊壽四字題云廣寧閒民劉操書此詩宋白韓
于西曾次韻于西於詩號爲專門極力追之曾不
能彷彿仙材九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
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
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
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爲一
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
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
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
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爲無意也
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
囊破履襤褸之氣韻古瞻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
旣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守真住山
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蟄所傷害者山中靈異
甚多佩劍峰劉犀鋒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
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亭皆歷歷可辨仙

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
㹀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
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聲
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雨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
變夜參半星月清澗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
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
為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
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為前髙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于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

毛氏村其後又迁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
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為彭城人祖
諱琳自宋日雄于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
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為吏一郡以吏能稱之
生子曰矩曰鐇矩字仲才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
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
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
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遂陽縣丞吏
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
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

降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
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
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
女一人嫁関中婁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
于桓州鐇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
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
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
書來濟南從名士劉鐇于章丘備歷艱苦鐇知其
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魁再試孟都
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峄縣簿權折家右

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
祐三年入為尚書省令史雄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
撫洽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録事判官果以政跡
聞召為戶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
榷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萊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
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
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寃憤
感疾終于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
氏生一子曰思遹再娶遂陽髙氏西京路轉運使
旻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遹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

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繼毛氏祖考積累
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未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
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預作
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
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禄葬
何必恐人嘗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
毋庸知試以常理為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
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為
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
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是相送猶夜之
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
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衒刀杖鼓為厭勝之術愚
婦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山禍滅亡之語必向
之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槨
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
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以
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曾相孔聰之神祠
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

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為
殷重吾意子類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
然達覺聞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
願終教之乃為作壽冢記吳氏世為東平人祖瑋
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為史社為郡功曹
以康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帥讀書知義理資稟靜
默容服脩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光本言世
係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實文顯之及見之
道其姓行如此辨夫童丱失怙特年十七尚醫王
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惸獨弁小弱念思義養于家
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
令旨权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即大位用隨龍恩澤
掌藥太醫院尋授官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累官
懷遠大將軍汴梁下比歸復以婦翁舊業行臺府
署醫工都管勾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
于外舅之喪衰祭推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
事不問乃為其妨姪殖產畢兒女婚　娶最後營
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
六十八云

樊保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公積官眼民政者凡二
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修寵榮於鄉國今年
冬十月修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祔
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礼備而孝子
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為他日寧神之地謀於塋
家卿鄉之父兄皆以為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
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
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
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戮者
懇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鬭轉戰
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幷所守
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盂五臺阜平軍
東山先鋒大帥已殺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
滹沱原侯設方畧開山軍據其巢穴殺獲甚衆主
帥知侯無它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
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為
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為侯言生而養死而葬
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
者遂以形骸為外物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甚
者至有拋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脊飾彼閒以

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
內外之辨矣吾豪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
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
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為諱況其下者乎漢桓
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
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
聖曰吾寧暫游此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尅死期
作棺槨置黃堂上飲食坐臥對之彼皆名世大賢
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吾侯雖未之
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
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
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予之文於石以
詫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所他郡為尤多宣政之季廢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為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啟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現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為嫌行視寺後平崖其上可剗治乃乞地于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賓侶于韓厚而僧圓為之勸也現初刻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燒二指為供誠意堅苦為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為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為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現為予言如此且屬予記之現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綜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

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為人天師也惟其生死一節彊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滿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為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况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為區區之塔廟豈不謦咳嚬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現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畝之宮亦何遠有鞠為園蔬之嘆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為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邑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辯黠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名乃為殿為堂為門為齋廚為庫廐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墝地衍沃分流支貫嘉木高陰良穀美稷號稱河南常杜而寺居其上游東

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鎭之舊偎㢈㧞立茥可梯接儓人諸峰頫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複嶺絡脉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鳥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烟杳靄濃淡覆露朝寬夕霏萬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后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蟠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嚴偉絶之觀至于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户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聳復福之所徼意有所觸群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樓鐘擊鼓列坐而食見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間

居空上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爲予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四月望日前内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辯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厨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爲百年齋者自冠彦溫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又廉于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修追予三年矣子章以文記之予以爲醫雖事也自岐黄盧扁之書而下其說累數十萬言皆與雅淵奥本于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蓺專而業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

徒方以禪定爲習于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
爲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
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
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
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
老歲月于參朮間乎謂之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
專取未必甚辭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
㾑者取之什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
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
治藥不必皆良造床而當蘼蕪薺苨而亂人參昌
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
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
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
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
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
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俠之實與㾑皆選之十
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任矣時鄧州土無不
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俠固亦盡其
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
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子爲知言也故備述

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侃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
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
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于吾子幸今
至矣稅駕于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
曰無他惟乞文以記寺事耳請其道所以然蓋此
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
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
非無聞剎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燹城
邑廢毀偎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
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荊棘瓦礫地雜來
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
人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
且其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使佛陁以爲歸宿
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
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
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
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侃不敢洒掃于此者
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廚下逮庫廐粗有廢所而其

大較出於鄭之書捨潤之力費者爲多初慶壽庵
休大士聰聰爲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迴
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寥休以鄭家其
子之廢不暇他及頤力維堅法施未溥故就其燬
闕彼労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
莊嚴聚化朽壤而金碧𡨋蟄户而騫飛煥若神明
頓還舊觀于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爲有佛望之而
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劫
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
熾燄光而照臨之頤豈以一室生白而爲究竟哉

況乎天雲借潤晨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壁
兵鳳詔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
中宮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
所贊嘆乃至鼎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
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緊吾子是待幸有以贊
就之子拱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
佛法則師當爲子說而予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
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
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睟事詳雅初受具王山
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價裹糧千里以巾侍自

挈松一見即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
他人無與此者出世住萬壽荒廢以久無幾何爲
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于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
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鄧智
進買地于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浄
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
子居祟前往來清涼如吾家別業自第一代琇公
而下若萱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靖儔

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子赴召京師過
興顧惜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
然以趨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道闊興之兵不
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于興福之事則未嘗不
往來于心也丁酉之秋見浄文于山陽蓋自河南
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
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鄧氏耳予
欣焉爲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
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爲著前
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子俱脫兵劫

子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為清凉之敍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修光寵廣覃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鄉郡武川之清安寺為僧衆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蠲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姻婿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余二十幅於宛丘相好備具有顧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顧謂郭言

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與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寔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頹弊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勝之頃

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終其始也就命董其役善權所擬肆步之地率從後自得之中命滌水公具顛請大覺住持共為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蕆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即松為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庭齋廚庫廄以次而具盖規撫仰山而差滅焉滌水公纂說勝緣復以為題牓龍跳虎卧雲烟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後善繼之提點相秀曰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蹙從事故衆務益辦道場峻潔四衆安隱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間清安遂為燕北名刹 思維夫異實權輿于此竊惟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為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斡蠱用磬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頤待哺而求能備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譬之辟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此特為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為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為念至於派

河法界雖仇讎怨惡品彙殊絶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賊所燒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嶮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所閡者我願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内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内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之既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深恩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恭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燿乎典冊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俟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説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之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玄元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者舊謂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爲額是存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爲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纂容增葺之書于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于玄

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宮宇亭榭齋廚
廊廡還唐舊之半見于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
閔明慶觀記及著作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
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
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
役歲月不絶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
易起殿于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
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
鎮州管內道士王守冲謁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
無尺木寸甓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

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起
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
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大乃一歸始
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為元節云是
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
二州人習以為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勝捧
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
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
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
為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

之勝古木蔽映窗戶幽邃屏障几席翦焉無埃塵
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
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挺風濤起伏之
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
重可怖號為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僉
指既衆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為多宋
中葉有王尊師洞誠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
王冶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
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
每杖屨出游路人為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

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
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
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為道
士氣質淳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
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
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令紫微劉君
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賀以所聞
謂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予平
生之言乃為記其事且為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并
刻之以為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烱景微遊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皤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予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萬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浚忘歸趨雲裝兮莫予遺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娌婿郭長倩為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履歷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為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擇斥公人以為玄門之臨濟聞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燹于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吳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

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殺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詣予于慶源道院為予言某今發兵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凡寂然亦為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凡野人辛忍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脩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為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益以敬之之言為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子諸師為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與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為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吳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姊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按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廚庫廄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城請予記其

事予為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為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為列僊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僊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劵書以徽卿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鬻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為

高而終為高所畢始欲為怪而卒為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循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禬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陁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

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趨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無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于黃老家數以為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鬬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

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乎為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寒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為知言矣非漫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為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

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郍里曰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淡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于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掁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為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為談經講道之所碩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終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冀福之可徼也庀徒蒇事土木皆作蓋經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斷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設有

殿榱檜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逮門廡庖廄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為侯立祠以致其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為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為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為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為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為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棄之矣況乎執

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于風塵之際而角逐于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煉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眷壽耳雖然上方飛舄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

以神僊為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翱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為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為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于太原為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李劉交甚歡辨疑其高弟云望日

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為丘尊師之

所建者大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于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為有道者興陵名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為之冠濵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于此則與濵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于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徃徃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

居劉縣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屋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卑懷來介于幕府楮君請予為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為次第之并著于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蟲蟲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為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

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為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雖然而有恩于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于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

皇極之數王伯而降至於為兵火為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符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為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名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凶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迴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

以慰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埽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丘阜連屬於華蓋峰爲近而紫淵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僊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厨庫廐以次而具壁兵亂

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剃隸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虚過者而未嘗丐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冠之學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

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寐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黄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跨宇宙而遺俗翛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絶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

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字從六宫宫主悉以天衆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問答已竟太一現深明輪閣雲軒羽蓋沸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真拜跪於齋壇之上晻曖之際太一與衆共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略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絶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賾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

真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遠
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啓
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繼之者可勝
悼痛維玉匱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沈之期故遺
遇之者識萬世之一耳余令不敢泄慢天寶復藏
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
時所藏也夫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
仙爲疑令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
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
能知况出世間乎偎偎之與游憒憒之爲曹未嘗

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
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
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
都真境自昔閟衍博大真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
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
及之以爲素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
吉太原人元某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
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
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璹之等十數公號
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
記誦有爲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
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
其餘頗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脩此書十五餘

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
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
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晉
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
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
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衆因鋟木以傳
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
而有所待發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
面墻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
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

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為道其所以然

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奥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為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為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切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為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

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為劑其君臣佐使之玄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為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為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

子美以為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為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

厚最為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為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為風俗所移為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

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閑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㨿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胷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書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媵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悞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過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至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考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備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閑居汜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譬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考意舉要曆法及與道原史事問荅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曆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某于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溫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

不盡孱處閑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頤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辦與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藏完書縱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奧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切有所感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

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于中秘外郎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旣爲成書上之後自爲通鑑詳節傳于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于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步纖之漸乎唐佳其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講明之以曉我輩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册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達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爲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傳會何所不有雖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傳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達原旣以十七史命篇矣

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柳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

籍之在天下有棣字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足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強記九經傳註率皆自抄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已之所知能已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叙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汨心汨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虱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戇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巧咸共嗤點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由堅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于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庵詩文叙

密國公韓璹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

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譏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宮縣寶玉秘器所以資奉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

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事倉卒朝廷止
以乏軍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殆盡歲日所入大
官不能贍百指而審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
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龍門禁縱文
士稍遊歎謁然亦不過二數人而止矣公資稟倜
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
巨觀學詩龍岩任君謀學書眞積之久遂擅出藍
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
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
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
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窓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
第顏陸米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眇及論二王筆
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
紀錄其衣置酒或終日不厭客去爐薰茗椀或棊
審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
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
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作公身
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
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
宮若太乙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

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瘋馬鈍
於墻馬上官人病且尪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
五度燒香盡實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稾者亦
梁鄴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
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間城者闕
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晉人之自放於
酒耳吟詠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
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
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顏面正朝之任長轡遠
馭何必減古人頡頏與橋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
於筆硯間哉朝家疏遠族而倚疏 屬其微乃至
於此可爲浩嘆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
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李德雖議和李
德不若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
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狀
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
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
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月
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
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琴辨引

考實苗君平陽人童丱中爲鄉先生喬孟州扆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字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傳兼通音律教考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考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指揺耳即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廢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勅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考實出于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敎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嘗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爲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爲省郎閑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弟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讌輙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名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弘之後遂無宋弘則考實

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為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為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為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為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顥卿趙昌齡為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為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為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

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與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變化例不一其体裁乃欲與造物者爭初因餘怪異破碎陣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鄭寒餓之士以是物為顧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嚬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過有悶解如以無礙辯才游戲翰墨能拏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泯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風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此征南山叉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惟吾讚嘆失吾噫嗚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憮然自以為不足長譽遠取遐追而不已如欲辟宇宙而遺俗溷翩翩而獨往者尚矣以序引為哉顥卿昌齡為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闕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劉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籍筆有例子欲我叙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

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為恨今欲鋟木流布子辱於宋者請為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脉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為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以文言之則

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鄭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内翰濟川潞倬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為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酧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道之器顧所遺何如耳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搖撼子耳非吾心相料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于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嘆賞稱譽以為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内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漢游于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為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為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謂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為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為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于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成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

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饑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于先生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驁狠無

崖異無狡訐無媕阿無傅會無籠絡無衒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癲無爲妾婦妬無爲仇敵謗傷無爲聾俗閧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祇以增愧汗耳子既以如上語爲橥引又申之以雅松之詩因爲複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缾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已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体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体亦豈可以宮体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

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豪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謔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侯

特命不偶十得補掾中臺將南抑已久日薄西山
吳鳳國勢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
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驩或別之
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
焉以嘆況思而遠望鬱摺而行欲以為玉川子嘗
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盌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
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
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
恐穎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
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

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媱言媟語深入骨髓
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
下犂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
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
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已怨懟沉江少之若孤憤
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
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
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
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
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

煩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年在桑榆正賴絲
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
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
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貫珠樓前風物彼打
破頭陀與長三者三擅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
望日河東元某題

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
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
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者皆畧

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
亦以此為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
或亦有不逮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
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
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
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官濟南從名士劉少宣
問學客居東平東平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
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爲以詩文見稱
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
寧翠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
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
北渡後薄遊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

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
致力文史以詩爲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略也
今觀其詩求寧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行
稍殘雪墮氷花號空老木風歸定倒影荒山日又
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村寂寞
無人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
來內鄉會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淅江觀漲
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
嘆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
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

菊水滿流實薄景氣古洛陽崖四抱綠波盈尺臘
月紅梅藏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讌豫彌日
仲經有詩云寒容遠峯猶帶雪樓松幽圃已多花
仲梁雖有樓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爲不及
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十年物病鶴摧
頹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違日苦多風野樹
凄迷綠篬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衰與酒樽空巢
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
兩鬢蓬浚從南望盡塗自北來霧破瞻螭映日枯
梢鵲變風後從搖白首違日遠歸鴻贈員善卿云

詩材鎮滿腹家具少於車琢珠泉感舊云紅槿有
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蝸篆
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
怯秋聲憶東寧㫖將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曉
翠游東樓小飲春紅獨酌云洛岸蕭蕭雨送春老
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
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柢園雨亦看又
如風琴一首回軍詒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
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
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

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為荒唐不及為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為人資稟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敎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志禮讓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鉤距之吏奮髯抵几者吾從決保其善而不為至于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侯擬篹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多符持橘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賫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歸頭白遲之句大為欽叔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瑞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如此其所以為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為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徳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為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汚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為難魏晉以來復古為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

獨至初不為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為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詠謳謠詞調怨歎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祕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為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為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

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為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為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

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溯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盡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為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庵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耶木庵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論議為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因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

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坐寀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屛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顔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迨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賞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爲序引

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眞積力久住龍門嵩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晩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子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父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鄕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彤妻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晩生止能道其梗槩予亦以家諜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晩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諜乃于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嘗命予修千秋錄雖畧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尙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邀在泰

渼迻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摶俘縶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尙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顚仆于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王公餘烈賢雋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皁隷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顔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言貌言語之動作乃

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
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
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為民自少日
有志于世雖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
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為多而謗亦不
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盍之凡一人人生
一世間業已不為世所知又將不為吾子孫所知
何負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標事附焉
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迨正大之末吾
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為東曹都事

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于諸相請小字書國史
一本隨車駕所在以馬負之時相雖以為然而不
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
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
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
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
一之名曰南冠録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
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
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

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
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
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賦者
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
而已為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為吾百人
者其何以自處耶將俛焉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
靳固一命跼蹐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
美食大官耶抑將為奇士為名臣慨然自拔於流
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為名臣奇士以千載自

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充賦之多至
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
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
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
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
莫與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
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
紈綺氣未除沉湎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

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奮色津津然動于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返南山孱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張書深讀時時醞酒為具從賓客將伸眉高談既畢世事覽山川之勝槩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荊署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歸也清秋揭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

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貪入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于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脊刻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狀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三月入則楚因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不李之百金行盡鐸射鉤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勃去國之寬徒有九招而九散（一本云東都水關一斷而一遊西北却關寬九招而九散）見銅駝之荊棘夢金馬之未冠感今懷昔慼焉如摶況

後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煕煕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為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為　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　鶴書特徵與　鳳尾諾之所招致賦他郡國為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聲光四馳權動州里僉

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為業真積力久故留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累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至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為之一言　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為潤色近見故老網羅豪儁必當致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媺惡以成長治之策以建久安之勢金城

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
麼蓋厲而献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
以寬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
天淵之路絶逢干之游赤遼伊管之辨易窮諫臣
嫉立仗之鳴說家惧嬰鱗之怒況乎朶耀三月枚
髮九閽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象秋沸
冤霜天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
之選擢曳裾之遊使者牽車太官捐酒主好善而
忘世士見義而得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
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

才奚用是則爲吾髙子者亦豈輕負所學棄以爲
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逕乎諺有之見卵而求時
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
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
臺勸爲之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靈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風山之東麓有寺
曰靈泉阻以絶磵蔭以深樾重崗複嶺回合蔽映
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
樓之與刑枝在僧寮禪室間見疊出南望坡陀小

山如几按間物出花錯綉群鶯下上雲光金碧林
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紛集盖輞川之鄉社而桃
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爇
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
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揚雄獻賦自詑雕蟲之
工許汜求田乃爲元龍所譏尊前見在身外何窮
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湫而樂閑曠卬須我友天
與之時兵廚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諧
間作魂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苹無此時之
美一之爲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幷苦夜長而

畫短謫仙所謂醉盡花柳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
本不有蘭亭絶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
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
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讓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瑯瑯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
下十餘世得玄實顛禪師瑯瑯而下亦十餘世得

壓明亨禪師玄寘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絶嗣而不傳壓明急于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加慈雲海清凉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屛山為壓明作墓誌以為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屛山所作銘于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為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為壓明作塔于法王之朝堂有偈云以塔為身以鈴為舌萬仞嶠頭橫說竪說予為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為書之蓋師家父子為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徵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為予說而予不當為師說故畧以數語遣之太原元某引

暠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凉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暠和尚頌古百則語護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屛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為萬松老人號稱辯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七之日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為名父之子雖東林隆萬出十百輩而暠於是中猶為上首其語言三昧直不必置論余獨記屛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為祖師禪東坡為文字禪且道暠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余亦嘗贈嵩山儁侍者學詩云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暠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余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冰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盡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数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

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詔之也大槩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

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煑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

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頃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陵師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㳟喘欬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

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引延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錄予所親驗者為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撫州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于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多鄉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君之作舉于遼雞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

符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為事孤虛壬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倫軍旅間病憊瘡痍為之技劑救療既廣遂為專門之業以吏課緩簿之勤而移之芝术蓑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可責目前之効者必求古之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為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救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乎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羨其已試

之功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擁千軍之勇累非樂于戰鬪以人命為輕者故為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山元某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龍圖孔公亰魯擊蛇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入室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諸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贊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猾庚庚色黃澹殷血一線著怯迹殷士膺敬世戴德天以亰魯配夷實支柱指拔兗屈軼屈之儗持氣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能指（指閒 一作鑿）妖蛇區區吾擊正以痛快爽泚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謀）

良佐鏡銘

鄆城張氏當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日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關衍博大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為銘良佐忠於奉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校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為治心之要

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鑿時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鍜鍊之功自其細
者而觀之不過為擲縱巾帨几杖盤盂間之一物
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
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
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須眉之不燭姸媸之不
別與亡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亡視同
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
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俞感爾
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庵銘為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
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
喑啞視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學群静如持城其
中鏗鋐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服有否臧
切無青白欲息予言嘗息予機一庵區白天地同塒

布衾銘

晉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
為辱我以貧為福人以儉為詐我以儉為德惟福
惟德服之無斁

無絃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
言矣貴於琴草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
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揚歷中外餘
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為君子長者晚節末
路浮湛里社乃無夫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
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
古人為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致之

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為作銘
樂外有樂樂內莫窮惟樂為有外內之別斯君子
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釀四體
以充熟不來憂而天獨以享公醪醴腐腸鼓鍾聵
聰誠有囂囂者存洶憂長其誰攻相彼力田秭蘗
於迭就七遇之皆比要萬折而必東瀉海管寧鹿
門龐翁幽蘭深林豬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
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彊而子孫吉若將非為善之
功乎

趣怡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癡㖟㖟一時無眼瞬匡床兀坐屢
獨賢恳澤小侯佳少年成儀秩秩寄初筵榮觀無
慶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
雲騁驅淵翻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榮世爵蓋嘗從吾叟輔
之教授張君學故時養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
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爲請因就
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
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
高第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
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
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貫道成因立
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
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
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
爲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爲作太古堂
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凝心砥柱不移一念萬
年後天爲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
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濟玄學布處大
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操杖究居野處且暮見之
彼儇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
復者殆昨暮見耶

皇極道院銘

盧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
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採三聖書而問
津焉討其真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猶爲
餘刃耳道風既爲旌車時徵寔括　王門大蒙寵
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舉被
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爲皇極道
院年月日某實敘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
人盧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
彝有物有則厥惟皆馳固有而失有造有明有比
其德匪伊司南俛其趨埴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
自爾求知欽而錫洛爾盧白隱然後得言以道數
中由權統賢王好善而處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
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來建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為予言福昌之東轅城長真譚公舊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營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因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為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貴彦亦享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入道其子逵及于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移逵入嵩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棄還堵于轅城而居之道俗歸向以為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郎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為有所養者長真為得人矣辛吾予為之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參用溪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為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楊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封藝有頭陀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即色而實指即空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揚子得片石於焉山之前方廣一尺厚咸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為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鸜鵒味惟鳳髓火維纓求中産之管滋室縱衣致賓筵之奉彼金猊而石癸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貴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忽於漢陰之抱甕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瓶之次緋實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祕歸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為　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檜為龕像出于手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儒家世寶是百拜而為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郎之溫然見其參於前
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歛之管窺浩浩其天矣將以
爲其案之賢耶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
不一先精何年貫此石非丹非青非漆刻玄龜畫
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尚
爲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雄命其宗入堅
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環爲之贊石刻有二一在

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
存亡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
不可讀己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
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爲贊以補
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
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真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
爲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
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
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職乃爲之
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爲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爲有餘其
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圜蓋而增
方與未衣玄冠珮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
之所謂搢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
業歛迹於萊無可覺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

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
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于丹青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鳳衰息周龍移豫鍾殄瘁
攸屬古爲悲歎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
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
可教爲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
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奬借過稱旁
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
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

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其詞科公為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為聳動顧座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于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張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寧欲為利祿計欲使之爾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

而迄無所成用是為愧負耳比淩從求汴人趙濟甫為公寫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祿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于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搜之提之且挽且前爲馬之所馳不足以比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為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絃千載一人猶以上莫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僉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彼粹而溫純與不可得者死矣觀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跫然

范鍊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遷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為贊鍊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丘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哉其同介哉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宮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横絕四海若亦何慕冥冥

之鴻耶

寫真自贊 崧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主張勃窣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為擬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為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醖藉仲澤之明敏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權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卿雲漢為仲梅甫寫真撫坐叢

然六籍在旁目曰諸經圖欣然有會於
予心者為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教則新兮司南通涂及門而
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府學
所知效之所天逮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然
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緇黃兮緇衣好賢
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美人兮

張愛道錄師真贊

玄學為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言
五車吾知為益季若夫自後而先絕囂隱之累方

外而內無多岐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
人之所以敦龐耆艾者其未遲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
侯之來前政適為飛語所被牽小焰焰如焚縣如
沸鑊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
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大留務釋滯獄不旬日
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民民之賓
富丁之衆寡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綈閒詳審

纖悉具備著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遣賦以寬
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一衆之斂一夫之役均配
周及推術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
強責計以近胥之貲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
遣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
訓懇切至到人為感動以為前乎此蓋未嘗有令
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槩侯之治仁心以為質不屑
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數以改過而已至於
若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
為孝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

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
莫不以登前為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冦之舉
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即相與
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我邑侯往矣吾屬雖
又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
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
中進士乙科釋褐淮陽簿即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蹏皆章穀盜符魚肉視
人以膏自濡百壑雖衆患而不鉏饞喙既饜督之
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斂擎幾何日腊以枯孰

當青之俾還數股侃侃醉侯仁信篤誠優為趙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釀千室更生侯勸于郊民爾良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而遁孰為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墮不勤游末是趍辨爾稑稑相爾菑畬區爾欲深苗爾欲疏稂莠既芟蟊賊既除穫穫蕭家貢以羨餘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暇時從侯于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當移鼓蕭蕭馬鳴我侯于征侯無慍容民有嘆聲吏昔畏氣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子涓未濡蔽其泉流子喁未蘇撤其庇庥侯去不留云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為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雨東瞻望裴回篙立盤盤頻水潛潛我侯之思其有旣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恭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以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柟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椳楔楹棧甍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

公書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大異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獻甫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

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教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後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吾兄亦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為慰胃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疾證頗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屢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妒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惜有實錄一件只消覩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

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為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為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為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答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

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琪池被李百詩百馬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謂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將逆之還乎後有來命斷不敢往求本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聰上人書

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吾侄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又從熟讀且喜且歎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

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贗考古今詩人之變有態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後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落將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屢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為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

以相告錦襁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郎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答大用萬戶書二

某頓首啓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內省衷謬媿無以當之耳郎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鐘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為候向膣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啓

某頓首啓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衷謬無以當之郎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郎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婿能言之所需橫笛侍史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歆器賦全文并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強學為親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䟽

忻州修學䟽代郝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遵有教無類作人之効可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傳侯完穫於天德小康之際（傳守名璣字幾先）晏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晏守名介字伯升）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學廟下有雙鶴碑）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岡最上）弦歌絕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藩孫內翰之科名相踵（孫名九鼎字國鎮國初狀元人）郝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郝軒先生所作名姚暘字仲然徐州人）不圖劫火之餘遂有圜蕪之嘆頓懸小邑猥守大藩方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再舉不能廣厦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政况乃玄壇竝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敚之場化金碧於顛盼頻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扶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㳟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䟽

奉為本庵欲創聖位以為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弘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廚繼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為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緡之相先凡我同仁幸垂一諾謹䟽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䟽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䟽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偓聖所廬翎飛而古栢
仍存石澗而仙蒲未老孰為真隱再暢玄風揚瀋
馬之徽音續華劉之正脉李公大師源分潙水名
動漢庭靜一得精微之傳冲退為袁薄之鎮惟望
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虛敢因黃鶴之書敬
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聘星漢以非遥玄都石壇
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興國院政律為禪請住持䟽二首

執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實具存星河同
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換轉話頭

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兹興國初議安禪誰
堪選佛道場來奉開山公衆集公清風匝地滿月
當秋不甘北覩之鈴鎚自得壽寧之衣鉢（壽寧僧副寺月）
光明既露難擬盍藏賓主相請共為推挽雲山改
色鐘鼓同聲暫從華表之游盡革青氊之舊法筵
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
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為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
祖之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
齋鼓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閑幸我

賢侯特紓淶眷擗打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
槩空孤受遇既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
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
輪桂樹新新別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
某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繩穿透向上諸
人鼻孔林間几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為大事因
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援手自救自禪之已竟誰
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遶舊巢自是龍行故道高
提正令行十三八枯之權永為皇家進百億萬年
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䟽

松栢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
求父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曾君牧之風調張祐
才名誰謂雍容闕職之平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
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蘿一丘事益揞而
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賻贈之文凡
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溢存之卿閭沐
上麥舡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振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内鄉山中以作詩為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敝於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為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弟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婿馳射婿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頰閒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欻作一射而矢隋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馳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躰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為一的雖風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為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為一身不暇騎騎不暇彀彀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交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頗嘗學焉敢請外厩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是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為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為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黄醇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余二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傳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為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偽無一真中有羲黄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為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歟抑嘗見余詩竊以為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時者記余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余詩為渠所作故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橫臥一

蹴蹷空破顔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麽醉鄉天
大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高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為惡月端午為惡日赴官者頗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為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乞字於余余以為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鎮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

史漢魏晉之書為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袪雷同之惑故詳悉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登巖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淳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遺紲世故又使不能舉宜為造物者之所秉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戶今六歲青衿縳襦温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為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媼火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錄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衛所著千秋錄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為僞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諜者以鄭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殺高宗家在為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孟孫傳宗聞其有檀學擢為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瞳暄之子夷讓處讓之子嶽皂上失其官號俱為唐

人嶽之子璩像歙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劇璩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諜蓋自司空而後為鄆人南華而後為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建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捷淳化三年孫何膀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傳宗四宗弼宗旦宗奭宗呈宗傳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膀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陽絶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膀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特眷諡

然有鄉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
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爲
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吳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
傅儼傳佑佽佖偕倚備傳佽四子登科郎節度君
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
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
氏生四子伊瀕份侁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諡倚
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
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與碑其名於餘官之
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榜擢第三子務之

伯之適之傅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榜擢第繼登
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祿寺丞出知穎州朱
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
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郎節
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
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佽嘉祐四年劉煇榜擢
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
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
寧九年徐鐸榜擢第終於丞議郎濟州鉅野令縣
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國冉丙因登科

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榜擢第終於衛州恭陵令貫
之字以道後改名乂元祐六年馬涓榜擢第張君
向辟爲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
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郎節度君之高祖
也生六子周同冏冊丹甬皆業進士說之建炎五
年李易榜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
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撤文商文學素勤學
古可使入官令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
享年六十娶傅氏郎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黙點
勲黙黙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整襟量夷曠

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郎金紫公鄭獬女孫
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於世諡九舉終場建中靖
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
年何昌言榜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
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
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
騤冏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錡太尉辭老滄州奏
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郎
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
冊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内翰

朋望詩酒之友生二子驥騤皆早世甬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畇字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强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衛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衎字信叔穎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牓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慶戎令時興定巳卯歲饑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番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為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考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郕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山奴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

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為決杖八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温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插諸司貪墨狼藉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温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温果可罪當貶逐温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温為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遷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權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泰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閿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饑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衆降敵公為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瞋目大聲曰汝欲脅從我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稽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

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頸時年四十有六殁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璹瑝皆業進士璩瓛琯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詔關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為可相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

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致之後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為可相則公之材為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慍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株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為之茍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

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 按公所撰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遺祖司空勛國公開山詔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珠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已下皆據遺金建炎備往家錄 自餘王嵲按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那甫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秀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崇與祖尚書左丞壽

國公金城高汝礪巖甫同知臨洮府事秦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書右丞汝水賈守謙益之諫議大夫濟南許古道真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藁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詩篇在錄 末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寧作措詞云出知外縣凜乎其德諒之遺入掾中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為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遍家之故請為

千秋録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豊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閒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絶及其合支流會衆川澈畜淵渟盡迴狀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遅迴頓挫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館嚴保之門者十餘年侯温然執摯萱之敬海内名勝李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立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貲於人而自嫌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閒樂易福禄方來他日蒸爲成群極人門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 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絶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内府物也銅硯雨小山以涵泳之青瑩可掬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篆一天禄一壁重緘客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閒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擧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册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住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擧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根也或曰物之閲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又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屨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毁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爲惑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欵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

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外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知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愧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亘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舉清廟之新基肇攻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癃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閟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兒郎偉抛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極目桑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鼙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齏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獨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踵藻廣川君奎壁光芒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

應勤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簡絲不媿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官府之常繫政作之果雖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隸新州一朝公廨之遷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吏卒扉騎依之地簿書失扃鐍之嚴加之獻直猾懲公移郎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習陋安卑職者亦為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鼓旗樹入舂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為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遙陞級不為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後足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逆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匪簿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故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蠹書癡魏虫祿薄根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又矣公私之俱盤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荊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訊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胡太學之名流丈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使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褾書史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吳之世修越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原內史表伊誰安實於我嫁名悼同琴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憤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痒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鱉始於養虺以成蛇追痛之瘡甫還射羿之弓隨鼓莊子漢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殺所費養天下名士蜂湧者二三亦書中放畢之類也以流言之白止知神理之可憑模齒平民權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吳窮懷先人之故廬可憐壯士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封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眷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松楸之一丘東牟子北山賦首一丘近桃花之三洞子此別業西白子西所居

拍近東牆西壁無補圻之勞上兩旁風有閉藏之固
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畝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
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嘗
接田父之歡春韮晚菘尚媿奉園夫之刹彼扶搖
直上擊水三千常杜城南去天尺五生廟堂佐天
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輙取合歡
之意演爲助役之謡
兒郎偉拋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
處且將耕稼教兒童
南年谷山中好石翁扶侵一逕無脚力會稽禹穴

更須探
西來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
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
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眵昏
無後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鐮
行晴稼長松萬株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鐮將引兒孫行晴稼此事蓋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爲美鄰德不孤子期求作知

音曹子建書長生李膺早思命駕張緒文無敘皆起居飲食身爲
無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醆旁沾親舊共
樂安閒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思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
卵翼之未於忽栝捲之永棄敢伸悃愊仰訴昊蒼
中謝 伏念臣毋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
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
者其勤盡三釜得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消

歿之頻莫施風樹之悲冐已惟忱誠之有假或冥
福之可徼敬叩玄科竊依真旛土灰有望儻沾再
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歎然捷懲恒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
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愊
仰叩穹旻中謝 伏念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
崩離之過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
微勞之可録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彞擒尋
陷長途之荊棘憂虞甫集衰病隨來暴貴非祥固

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撓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
尊將安適春深衷之有假尚後福之可徵載舉玄
科竊依真廕恭惟至公立德弘濟為仁閔其翾飛
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厥有並懺靈善
貸之私溝壑未塡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戶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菑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
欲敢殫悃愊仰叩希夷臣某商朽餘生編齊庶品
匪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戶封已迫於通侯
子婿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乘是憂果催堊夭
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尚賴至仁之弘濟庶幾大道
之曲成恭披玄科竊依真廕自同草土罔所謝之
莫知未即灰釘惟攺新之永誓

梁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舍辛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
扣玄科切依真廕有相之道何知陰陽之私永建
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
官等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

方青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
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
雖嘗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
秋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
訴乃消吉旦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奉
迎甘澤某畢職所限止於道左顒俟雲輿風馬尚
屛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粤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
秋以紓日夕沴氣所召百螣踵來種類之繁蔽映
天日如雲之稼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
之傳紀事有前聞魯公中牟今為異政貪墨汝罰
詎曰弗虛旨念茲時瀕於陸沉吏實不德民則何
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救敢殫志懇神其憫之

為第四女配婚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
孫元某謹以家莫敢昭告于顯曾祖忠顯府君曾
祖妣王氏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
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

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爲第四女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婚家居𧁁𠋫叶吉今正是時謹按有儀式伸虔告尚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敢昭告于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𠂤嬰蒙累貽禍庭闈𧁁𠋫告期迫於襄事尚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緜鼎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愧維我嚴君蚤逢昌運仕非爲巳義不及私家致所由倚之中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内助謂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養相彼庶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倏焉傾圮龍是榮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百賈奚贖人皆有母今我獨無哀哀旻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内崩摧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嘗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撥訛堅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愧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爲一時風流且置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氷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彬彬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秘皆臧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

裁者唯公與龐看運才鄉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九歌遺音多山斛陳山蒼務千章竹萬竿巖頭雲自閒香花殘欲斜闌立玉峰前水一溪鷗深際無閑至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爲松庵書

跋關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觸虎兕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礎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爲一窖塵雖光百世把較其得失間奚

翅十萬里所以賢達人夫彼而取此道腴時倚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已關閑公此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有不覺歛衽生敬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賣文士者賣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况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向討少作耶

跋松庵爲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關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有能辯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騁殊有風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辯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燕窠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抵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年消彊秦淵明决不能辨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

與論無紙纂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
不辭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
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把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
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
大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
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岩黃華黃山諸

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
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
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
南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
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醫西周廟
賣誠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
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
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派在中朝百餘年少有
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
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

媿也此詩梁家青氈其寶秘之富令後人知世德
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疏進河東元某
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鄉方從事洛陽之西拒君手
書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內翰王君伯
冀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
與君通譜諜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粱高亮
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覘驛
方城鄉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逆陷詔獄一僨而不

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敘述始末終之以許國
之誠雖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後知誣染亦無爲
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
細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
容僞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
顛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
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
不有以啓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
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
府館客勸甚公夫人予姨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

蕭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壻河東元某敬拭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旣列其姓名刻之石又騰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攘地以爲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旣不聽卽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

臺東平威惠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執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前賢鄉里後生定任其責鄉子厚先交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命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賢文願之

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爲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晝千巖秋

氣雪滿群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開闢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

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書為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書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今諸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嵓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嵓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惟其在有

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為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愧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遺山先生文集後引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弱歲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為尤長不惟可巨追配古人而一時學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

子尊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偬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為榮間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敘事之工槩可見矣

國朝將新一代實錄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

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椎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十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遺

葉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為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著書諸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己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遺山先生文集附錄

金史文藝傳
遺山先生墓銘
祭遺山先生文
元遺山真贊
原古上元學士
壽元內翰
辨磨甘露碑
游華山寄元裕之
寄裕之

繫舟山圖裕之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
李平甫為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繼作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馬圖同裕之賦　韓筆定襄霍盛之家物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次韻答裕之
寄裕之二首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贈裕之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爲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韻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一字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離字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送裕之還嵩山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和裕之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贈答史院從事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清城壁兩者因及之

寄裕之

古月一篇爲裕之賦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跋遺山墨跡

遺山先生輓詩

題中州詩集後

金史文藝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為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為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謡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見陵川集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昇歸葬奠文酹酒哭于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遂事先生者有年義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癖澁淺昌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為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為其或為之則羣聚訕咲大以為異委隆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馬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鬖發雖弄金璧綵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

把酒歌謡跌宕挟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
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
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寓怨思者又百餘篇用
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
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
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
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
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
文曜晻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
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

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
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
録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
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
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
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録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
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録雖甚辦不忘於是雜
録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
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
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故魏姓元

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
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
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
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
或者讒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
子尒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　肆意經傳貫穿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
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
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
不就選往來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

其什人實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
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
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
辭劇致養轉内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
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
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
張氏再配隴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長
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息以爲詩文作
無益奚裨擲弃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

入據黃室開闢文源剸判轉大簸復完金玉孽燏嫚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陰姤護前喝肝朧群犬猇猇共説妖塵埃野馬爲鬼蜮遺山岩岩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爲董狐筆定襃高寒拓拔國馬昇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論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

成是理其可明耶嗚呼先生萃靈蓄英爲非官學嶽嶽棱棱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爲閒世生閒閒如見公文曰是閒世生者遺南河而爲名公入京師而爲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拔鴻章而擬纏摚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攄壓言與滯思瀹錮濁以爲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灝汗而淵澄而乃沛發淪亡蜚血淩城氛數俱盡萬化崩騰特惟先生獨犄首而行挽崦嵫之日慧欲瞑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楨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耶去魯西來聿峻有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械捭天地之筆因鎖造化之才究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爽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爲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嗌玉噴珠肴花飲醇而乃焚香讀易坐席凝塵假耶真耶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耶

原古上元學士

麟死九鼎淪萬世無孔孟文字粃粃餘扶猪不絕聖伊昔大鈍季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淫吾道孰不競金源東北來一洗河海淨斯文甚澀觸幾墜土根撥兵焚割半天殘瘕僅續命伊洛遠塞騰朱

張立朝廷弘辟六藝學俾與日月並中原有奇才
詞賦方飯飣天門黃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爲
得父師此爲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驚聆睇熟意元
化精不逸入昏瞑潑發自蔡党高步出邀叟墨浸
天壤深筆掃風雷動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塋諸
公繼踵作互執造化柄黃山與黃華雙鳳高蹭蹬
清風玉樹鳴千古一輝映有若閑閑公光彩璧月
恒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璽璽金聲鏗矯矯銀
鉤硬楊馮李雷麻嶷粵胥倡應五行運躔天四海
望而敬偉哉遺山老青雲動高興文林剗荊棘翰

府開疆程叔望玉琴發特措分雅鄭三閭一曲歌
急爭劉伶醒哀哀汴蔡亡六合爲懸罄此老獨巍
然孝價駭群聽振扶麥孤寰珠璧飛聲警人宗一
代代文天賦百年風紛紛夸毗子捆撫爲訾評自
謂人勝天詎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爲天下慶
作磊達子月投我以照乘薊丘驚見斗寒焰忽燭
亘經也生已晚弗及拜先正窮閻一束書十載成
塑餓學問苟有邦貧寠安足病今乃得漢渤問津
有龜鏡葦我登龍門縱我出斃穽搖搖風中旌兹
始見依凭嫺思先世澤于今果無競嗚呼世道喪
欲語寒淚迸何時倒銀漢與世開聾聵昂頭冠三
山倚睇旭日晟陸海闢文源生民共涵泳

壽元內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橫太虛遺山先生曳
長裾醉鞭黃鶴來天隅蹴開化窟肆搜耴玉斗倒
瀉明月珠九原呼屈原庭事爲焦枯青冥問李白
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氣一盃酒千丈光輝萬卷書
高卧一曲歌聲價百碑磔雲璈宮徵奏玉宇春鶯
花擲鳴天衢惜哉時不與命偶西周削弱爲東都
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爲唐虞遺山山頭有

舊廬歸來亦足爲歡娛既有墮地風雲之驟駒又
有竹花弄語之鶼鶼仰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
遊蓬壺

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訟德召
學士浑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況爲起
丱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
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閑流涕數樽黃封幾斛
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貴金源大兆搢口
無靦顏作詩爲告曹吖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游華山寄元裕之　　趙秉文　見滏水集

我從秦川來過歷終南游暮行華陰道清仲明雙
眸快東風一夜擴作惡塵埃咫尺迷嵩幽山神戲
人亦薄相一盃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拂劍
戟涌泉夾道鳴琳琅希夷石室綠蘿合金仙鶴駕
空悠悠石門劃斷一峰出婆娑石上爲遲留上方
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絕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
青柯平上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趾傍
無倚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
勝在高頂脚力未易供冥搜蒼龍嶺瘦皆蘚滑嵌

空石磴誰雕鎪每冷風自四山而下不見衣惟聞
松聲萬壑寒颼颼捫參歷井到絕頂下視塵世區
中囚酒酣蒼茫瞰無際塊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
中山碧玉簪亂抽況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
中漚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
有千歲之玉蓮花開十丈藕如舟五鬣不朽之長
松流膏入地盤蛟虬采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綠髮
三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軿羽蓋來瀛洲乾坤
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輈君且爲我挽回六
龍轡我亦爲君倒卻黃河流終期汗漫遊八極乘

風更覓元丹丘

寄裕之

久雨新晴散痱瘰一軒凉思坐中間樹頭風寫無
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官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
得老來閒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繫舟山圖裕之　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
岩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閒名字不經從
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亦
繼作　　楊雲翼　俱見中州集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況復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
嵓有佳致書室方丈寬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
澤有餘曾顏骨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
其門孤鳳騫羽翰討惜聊爾耳平步青雲端揭來遊京
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
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曾點冠五言造平淡許
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倡而三嘆世人非無才多爲
才所謾高者足詆訶下者或辛酸吾子志厚文不受薄
俗漫晴雲意自高溯水聲無湍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

完會使故山名與子俱不朽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李純甫

蓬鶴歸來萬事空人間無地着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
長在經營慘淡中

馬圖同裕之賦韓幹畫史家畫益之家物

天馬飛來不苦難雲屯萬騎開元間太平有象韓生筆
曾見眞龍如此閑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趙元

蓍龜不須問我命只自知多生墮宿業世網纏綿之驛
駒受羈銜大笑跛鼈過鼈亦復笑編首甘自平何必奈

漆園物理本自齊猿猴可消穀志士常苦飢稷之萬人
誰猶不免此譏我情更多病區區欲何爲鐘鼎不可俾
藜藿分所宜安能如黃蜂爲人塡窠脾清白儻少汚平声
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來厭酸鹹淡
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回頭四十年言動
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曾
相期
窓扉有生意山間春到時長安飛蓋塵滿哉不如茲西
崦將有事老農眞吾師不見元魯山麥寨役所思遺山
乃其後佛處政坐詩時復一相過瑯瑯珊瑚枝寄書多

攜來爲子卧聽之
少從白衫游氣與山峥嵘一念墮文字賜服朝挂撐多
機天所災窒聰燈不焚枯書枕頭瞰鼻息春雷鳴泰山
與鴻毛何者爲重輕蹤孔與渤澥誰能較孰盈如能平
其心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奇姿世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幾年有
子羅讀書求種山間田栗里愧淵明香山慚樂天二老
已古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攝衣欲
起舞稚子不須牽

次韻答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水萍風絮共天涯行藏一話傾心肺
古律三詩淬齒牙米研不妨閑度日青山終得共餐霞
扶持老病須君輩滿地豺狼萬里家

寄裕之二首

洞裏兵塵滿鬢霜買鄰心樂古清涼閑陪老秀春行脚
閑欠臞元夜對床正欲脫身求免窟誰能隨世轉羊腸
南陽未比嵩陽好滿眼交游卽故鄕
老愧愚軒百不能飽諳人意冷於冰清狂舊日詩客
灰朽而今有髮僧眼界帝余三丈日話追雪屋一龕燈
新開一逕通蘭若斬盡清涼植嶺藤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妄遠庵砧乾坤萬里雲無迹
氷雪三冬栢有心故國鉤留清夜夢歲華分付白頭吟
華川擬作林泉隱共與青山閱古今

古屋颼颼四壁塵不堪憂獨足吟呻病餘有客常年慣
家貝為衣近日新世味飽嘗唯可賦詩情湯舌不醫貧
相從分我西山半欲乞耀元伴老身

題裕之家山圖

縈舟盤盤連石嶺牧馬登登倒山影山光水氣相混涵
中有元家舊廬井臨門一開對虎埸鴬吉投迹嵩之陽

青山雖遠不可將十年夢隨兵塵黃更嵗風物知猶在
說與寄庵神已會一揮潑墨能似之清輝遠寄形骸外
元家故山吾與鄰夢見不如畫圖真舊曾行處聊經眼
未得歸時亦可人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馮璧

寺元魏離宮十日來凡兩前與裕之昨游共少林往其
時已薄暮諸勝不暇訪今同魏諸孫再到嵐煙上寺僧
導升殿雄深肅瞻仰柱礎門限砧追琢成大壯不見磨
琢痕瑩滑明晃朗摩挲三嘆息後世無此匠歌登西南
亭碧玉對千丈如王官天柱如太華仙掌留宿贊公房

秀色夢餘想夜靜耿不眠泉溜琴筑響悟騷今不來聯
詩共清賞

贈裕之　麻九疇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絕處
相逢殊兆雪消時賢人樂古華猶在聲更文高世豈知
只恐神嵩不留客春川如畫渭如絲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
中之意仍其韻

石華政可採負我孤舟蓬胡為紅塵裏搖搖挽安宮山
間綠蘿月一照千巖空洪崖去不返清游誰與同空餘

松根泉雜佩流無窮人心墮泥滓不如與天通舉頭視
霄漢浩蕩洗心胸

日月兩角蝸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
笑區中人朱門丐粱肉清曉登少室日夕眺王屋紫煙
歸我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濯足物物怡
幽情不獨蘭與菊

南風入桂樹高葉碧崢嶸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煙横黃
金間白玉過地先晶熒笙簫坐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
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
鴻盡青雲萬里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為玉臺詠鉛粉嬌華年政
須洗妖冶八駿踏芝田青苔明月露碧樹凉風天塵土
一一盡篆綿聯貽懸寂寞抱玉辨爭竟捉尾倖幸有元
公子不為常語牽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　雷淵

幼安謝辟命子雲老寂寞趨營豈獨異時命非所度我
久困流離一壓永負郭雖無斬敵功尚舉力田爵於必
啓吾封四履盡伊洛有客來問津辭眼入寥廓世事久
閉眼終日只睡昏清風何處來佳客已在門倒屣往從
之玉色何我溫妻孥趣作具歡喜傾瓶盆清夜褉棖柱

共就遺山元朝論及俳語發揮閒微言懸斷漏天樞高
犧驚鄰垣胎合政相和竟劉俄孫騫恨不倒囷廩矧肯
留籬樊弃為獲珠玉披榛見蘭蓀我狀已三折辭壁偶
全渾知無適俗韻量力任灌園二君清廟器市冪翠罍
尊蒼生望休息朝廷待崇尊出處既異途會合難預論
此樂未易得此夕勿憚煩白酒舉初子黃雞酒諸孫水
樂喧後部山鬟秀前軒一醉萬事休商聲滿乾坤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洗耳潁川水療飢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輝末
路風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得與歸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雞字

閑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過登高酬節物少室聳嵯峩逍
遙謝塵土夷猶出煙蘿欲如猱鰲頭萬壑俯蜂窩浩浩
跨積風瀰漫渺長河日車昃紅輪天宇發蒼波指點數
齊州如覺氣埃多我無倚天劍有淚空滂沱驚麟貽與
諸僊異占尼柯悔不與家來結茅老巖阿歸與塗睦老阮
廣武意如何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名賜相倣半成尺戰退紛華沛始迴文字喜逢倩月手
津孫愧之濟南才等閑有酒輒共醉信口俄詩不貫才

最憶平生劉子駿紫芝可惜不惜來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　李獻能

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霏曉不收軟脚山堂一壺酒
暮涼閑對兩峯秋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入境兩崢嶸関河落日歲云暮
草木臨風氣未平虎擲龍拏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
一盃欲洗興亡恨爲喚窮途阮步兵
送裕之還嵩山　王惲
高懷不受簿書傾頹歸盟欲重尋老去宦情知我薄
閑來道念見君深對床夜雨他年夢嘶馬西風此日心
嵩頂勝游誰得共仙閒仙馭待知音（末句仙人翔語）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孫王分得留字

霧落豊山白水收歲華全在竹圖頭賦詩較馬慚真賞
載酒林泉阻勝游野色自迎人意遠夕陽麻爲鳥聲留
仙源回首旌旗隔一宿西風喚客愁（丹霞下寺士夫以竹圖頭名之）
送裕之宦鄧下兼簡仲澤　崔遵
青燈別酒夜沉沉力負相思自不任閑裏更誰留我醉
與來無復伴君吟一枝仙桂知難擬十頃黃陂未厭深
爲向荊州王粲道安排佳境約相尋
和裕之二首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經春君方倫意原思病
我亦私憐仲父貧底事卻成今日別拈腸難著此愁新

爲有火色真將驗馬虎何勞更問辛
不幸還能作幸民十年同醉潁川春酒船載我雖堪老
仕路有時或爲貧少室山人三白惡夷門紙價一番新
盍知衰樂終年事未唱驪駒鼻已辛
題裕之家山圖　劉昂霄
萬里神州劫火餘九原英甫有餘辜作詩爲報元夫子
莫倚家山在畫圖
贈答史院從事　賈益謙
先說才名自妙年多慚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
風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在子當傳

莫言老驥會花蒲及見風鵬上九天
送裕之往許州酒閑有諸子歌渭城煙雨者因
及之　辛愿
白酒留分袂青燈約對床言詩真漫許知己重難忘爽
氣壓嵩岳文星照許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悲傷
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郎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蹉過
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何處春風錦瑟傍
昌谷煙霞久寂寞欲邀還肯到三鄉
古月一篇爲裕之賦　李汾

古月天不收敵君三萬秋天孫弄明鏡光湧雲間流處
昔放逐江南州金陵女兒歌揮誰草裊烏紗巾散着紫
綺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捫參歷井騎汗牛醉中呼兒掘
雙舟吾欲乘流下石頭起來茫茫視八極萬里只有元
丹丘丹丘子游人間鳳塵何為往後還玉華山人近招
我九日朝帝蒼梧山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

其後　　兄敏之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着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
新篇爭遣兒泉知

鶯藏深樹只聞聲不着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
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先人臨終有剖腹留書之語背
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跋遺山墨跡　　劉因 見容城集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
注家參校有他年

遺山先生挽詩　　閻復 見元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駒曲
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蟲蠹簡錦機春暖鳳停梭

秋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見文類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
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
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
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為斯世而生斯人氣化
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
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
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
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

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况於在中州者乎余
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
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
士鉅儒達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
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為詩與
其人斷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
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
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
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
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胷

儻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先度偉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

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掎右扯橫安豎置搓挼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訒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

字斲之又斲不用險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飣餖可謂饜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如韓退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俟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予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駔儈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

文亦安用艱辛奇澁為哉歟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為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揚子雲後出子何必業業乃爾濟南杜仁傑直序